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經部第九五冊目次

經咫一卷（清）陳祖范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日華堂刻陳司業集本　〇〇一

古經解鉤沉三十卷（清）余蕭客撰　清乾隆刻本　〇三一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漢）趙岐註　題（宋）孫奭疏　元刻明修十三經註疏本　三六六

經咫一卷

（清）陳祖范撰

清乾隆二十九年日華堂刻陳司業集本

經咫一卷、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陳祖范撰。祖范字亦韓、亦字見復、常熟人。雍正癸卯會試中式舉人、未及殿試。乾隆辛未薦舉經學、特賜國子監司業銜。是書皆其說經之文。名經咫者、用國語晉文公咫聞語也。祖范膺薦時、曾錄呈御覽。此其門人歸宣光等所刊。凡易七條、書十二條、詩七條、春秋十三條、禮六條、論語十三條、中庸二條、孟子十條、而以雜文之有關禮義者八篇列於禮後。其論書不取梅賾、論詩不廢小序、論春秋不取義例、論禮不以古制違人情、皆通達之論。原序稱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說不參乎支離怪僻。觀蕭山毛奇齡之專攻前人、同一說經、而純駁顯然。今觀其書、如駁公羊傳弟為兄後之說、而取其母以子貴之文。駁婚禮不告廟之非、論語無所取材主鄭康成桴材之說、謂曾晳子不及仕衛文公、謂瓜祭非必祭、及政逮大夫四世之類、取奇齡說者不一而足。惟古文尚書顯然立異耳。祖范學問篤實、必非剽取人書者。或奇齡之書盛氣叫囂、肆行詆訶、為祖范所不欲觀、故不知先有是說、偶然闇合耶。然如奇齡經說以諸賢配享為多事、而謂學宮祀文昌魁星為有理、則祖范終無是也。

司業陳見復先生像

經說滋多經義逾眊鋒彼茲途蓬蒿
蕪薉於戲　先生學純養粹單辭隻
義洞見奧窔蒂廿生庭耿自炫耀鶴
鳴聞
天
趐然高蹈約已成文辭尚體要餘事
佐詩嫿閒雅謂哲人兮萎吾徒是悼
色夷稟清可見香組於戲　先生年
高德劭經師也師是則是傚
受業門人湯愈謹識

經咫序

乾隆歲甲戌海虞陳見復先生年七
十九以疾卒越二年其子鍪函先生
所著經咫屬余為序先生與余同舉
經學而並受司業
恩命者也憶余丱角時酷嗜經籍中間幸
成進士旋即放廢以其餘日著書適
以十五年之功著春秋大事表又七
八年著毛詩訂詁俱曾經進
御府仰塵
乙覽顧卷帙繁重頗費筆墨今讀先生之
書僅五十餘頁而論孟中庸及五經
精蘊咸備中間附論七首晉稟情酌
理準古宜今所謂呰於經者之經甚

矣先生之深於經學也先生說經率其見所獨到雖紫陽之說亦不盡從於易不喜康節先天之學謂朱子以方圓縱横四圖列於卷首及變卦之說為非是於書疑禹謨泰誓多罅漏謂瞽瞍難化甚於苗民非伯益口中語於詩謂朱傳不免淺俗粗直桑中三姓女期送一處非情理所有於論語謂泰伯不從翦商以太王與曹瞞司馬懿同譏寗武子有道無道只云有事無事與史魚蘧伯玉一例文公與武子無涉執圭非諸侯之命圭此皆余平日隱隱致疑而未敢質言者得先生發之為拊掌稱快獨以金縢之弗辟為致辟居東即東征此則朱子已經辨過而經尼猶執前說惜不能起先生於九原而質之也噫海內留心經學余相識不過數人桐城方望溪武進楊農先蔣東委長洲楊文叔暨先生俱老死盡矣今僅存者惟武進楊符倉與元和惠定宇而蹤跡離合卒難合併因序先生是書而并及之

丙子二月錫山年弟顧棟高拜撰

經咫序

六經四子書聖賢之精蘊探之不窮研之愈出漢唐諸家起為箋註與疏宋儒作傳闡明漢唐諸家取其博宋儒歸於約經學固已大明矣然而旨深理精有儒先解釋尚存罅漏而千百年後之人從而補其闕遺者有儒先所傳尚憑臆見而千百年後之人一言彈駁反若星朗冰釋者不必前人皆是後人皆非也近世承襲科舉陋學不過誦習文詞以為弋取爵祿之具間以經學有茫然不知所謂者間有志之士能首窮經然或氣餒詞弱即中有所見而不敢出其議論以質諸古人經學所以不彰也陳見復先生好古畏榮潔身厚志不近名不倖進生平篤於經學窮究疑義或發前賢所未發或考正前賢之錯誤辭意和平不樹旗幟反覆數百言而不嫌其繁簡括三四語而不病其略文不離乎六經四書論不泰乎支離怪僻視蕭山毛檢討之專攻前人衆呈叫號攘臂而不能自已者孰為中正孰為怒張有同一説經而醇駁顯然者矣乾隆十六年

詔命內外臣工各舉通經之士核其尤者四人見復與焉大吏取文以進遂陳

乙覽嘉其稽古之功並授國子司業見復受官不就職將舉此編擴而廣之以教來學以垂諸久遠乃蒙

恩未安遽成古人不能與申伏諸公齊其年命可悲也前者舉經學時

天子嵩及德潛姓名謂學有本源於時捧讀感
泣思以衰年重勤樸學不負
盛朝崇尚經術之意而經義淵邃繭絲牛毛臣
資良朋共析乃指人云臣質疑無自能無三
歎哉名曰經咫晉語文公學讀書於臼季三
日曰吾不能行也咫聞則多矣耿義或在此
乎

乾隆丙子夏五長洲同學弟沈德潛譔

經咫目録

易七條
書十二條
詩七條
春秋十三條
禮六條
答服問
妾服議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晏平仲蘧伯玉不死君難論
請昏禮述
學仕辭
祭物論
論語十三條
中庸二條
孟子十條

經咫目録終

海虞陳祖范著

易

孔子贊易文言元者善之長數句魯穆姜已引之雜卦傳句法頗類春秋傳筮辭也圜比入皆昔有之語歐陽氏遂謂繫辭非孔子作不知聖人善與人同樂取諸人豈若後代文章家以蹈襲為戒必言自己出乃為能事乎

經分上下謂以簡册多大之故非必有意者非也穿鑿附會其居上居下之故者尤非聖人序卦言之已明何必更煩曲解乾坤坎離四正卦綱維上經乾坤為易之門坎離為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咸恒二卦男女少相感而長相恒也水火之既濟未濟猶天地交為泰不交為否也否泰為世運樞關損益為人事樞關皆居上下之第十一第十二乾坤下六卦連有坎先歷險後平夷也此大端之可指者

兩卦倒換而相連者十有二水天需天水訟也地水師水地比也地天泰天地否也天火同人火天大有也火地晉地火明夷也水火既濟火水未濟也爻畫變換而相連者十有二純陽為乾純陰為坤也二五兩陽為坎兩陰為離也初上兩陽為頤兩陰為大過也三四兩陰為中孚兩陽為小過也初四五三陽為隨三陰為蠱也初二四三陰為漸三陽為歸妹也其餘皆以全卦倒轉而為一連

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大傳明文亦謂聖人神智啓自造物而已非必真按圖畫卦龍馬是伏羲本師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亦大傳明文也為何專祖龍馬背文乎邵氏始有伏羲先天之圖朱子遵之解數往者順為起震歷離兌以至於乾數已生之卦知來者逆為自巽歷坎艮以至於坤推未生之卦易之生卦則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故皆逆數牽聖言以為圖之註腳其果然歟帝出乎震云云邵氏所謂文王後天之卦卦位顯然子朱子乃云未詳其義何也

兩儀四象而八卦易已全矣重之為六十四隨手提來一齊撒出不假位置自然停停當當焉有此自彼來若朱子卦變之說乎程傳解隨剛來而下柔賁柔來而文剛等處只用乾坤二卦直截了當而朱義不勝其煩擾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朱子於否之初六云初之惡未形也故戒其貞則吉而亨於師之上六云小人過之亦不得用此爻於遯亨小利貞云小謂陰柔小人也小人則利於守正如此則不幾為小人謀乎

漢人以象數言易星歷灾祥兵陣修養丹火無不託焉鍾王

輔嗣一空諸膠葛沉滯之說專言義理并互體亦不論唐僅
止義宗之而前虞鄭諸家俱廢至宋陳興康節先天之學卦
圖布有方圓橫縱學易者不求諸文字而先觀圖象以為秘
妙貴東於有哉其以上晚余祖父之說婦然有有專書既造
更求轉建自之此可為解順然世儒方從事焉朱子以易
本為卜筮而作故得占事以象得為占此義使前所未明指
哉諸說之曾聞一老生云讀易且先理會大象傳六十四個
以字曳言不須極合聖人學易寡過之旨易本隱以之顯學
易者務合顯而未隱得毋務而寡效乎

書

舜典亡篇首二十八字以今攷之典為一篇此今文家說也然
孟子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不曰舜典而曰堯典可見
本無分出舜典[illegible]也[illegible]以此大學引書亦通謂
帝典而以[illegible]有不謂[illegible]必皆為
兩以[illegible]以下皆史之史臣
所記故左傳所引謂之[illegible]
古文之取信於人以他書所引其見其中也然參考而其偽
作者亦紫淵摘尤其遠那五句國語稱文武之教古文則在
易名左傳引夏書辰不集於房為日食正陽之月之於古文

乃在季秋月朔明是昧戰于觀而誤泰誓時偶尤多請疏之
祈論語堯曰一節作三處插入以符合於舜亦以命禹帶往
于田之句孟子兩處分引今總見於征苗篇苗民逆命怒
之及帝也家庭已覺不倫謂父頑瞽於成格有若神明神明
尚可以誠感何有於苗頑苗頑猶不至如瞽瞍而父之難
化甚於苗民也語病豈不大哉成允成功云云詞排義複熟
似九錫文麟趾語官占云云一兩言可究乃如此綢盈瞽師
云云通泰常訓謝泰誓受有臣億為云云與受有億兆夷人
云云一義而再見既曰戎商必克又曰受克予曰寧執非敵
臨敵誓師豈宜口持兩端耶可怪者孟子引無畏寧爾也非

歎百姓也若蔚厥角稽首史從而義順請以古文校其句讀
豈成文義耶今朕必往一篆湯誥之語乃汝世雖同觀六七
作之賢聖君此何可疑者口相傳以熱不加詳察爾前儒之
議古文仕又訓之雖湯格例之承猶未及於義理對義理無
如如此浩說命旅獒冏命等篇何必以不類伏藏口傳而疑
之矣
又有號用句法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后非民
罔使民非后罔事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
方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詞調一律皆實亦出說命
啟多若金若濟巨川若歲大旱若築若跳若作酒醴若作和

羹凡七見用惟字文法惟天聰明以下凡八見此皆文詞之
可疑者　其精微之義危微精一禹謨之言心也上帝降衷
湯誥之言性也恭志時敏說命之言學也協於克一伊訓之
言理也皆純粹以精非秦漢以下人能道但覺有經生氣味
十
湯誓數桀之惡無多語其曰夏罪其如台曰我后不恤我衆
舍我穡事而割正夏是時亳衆尚有不願往者意者討罪湯
於替而桀無道未若紂之甚然則湯有慚德而武之於湯信
有光矣乎予曰固也然湯以自歎慚德之心數桀之惡必有
難出諸口者故湯誥一篇其辭光遠不逮武王之壯盛更六

百餘年而風會不同聖王之氣象亦隨與辟不同讀者所當
於言外領之
事比何乎與跳義皆可從而莫適誰主者以其人其地搖兩
度之而已矣官務虎言之事謂周公避位居東者諸言則遠
得有私家教侯引去之祭大臣事君之常法也謂致辟東征
者主幼國疑外患日亟安危存亡變係呼吸身受斯陟王之
託則宗社重而一己之名義猶輕利害更不足計矣是貴戚
臣公忠體國之極致非聖人不能盡也異姓大臣而行貴戚
之與同為體之事則悍且犯以叔父託孤而僅僅守異姓大
臣事君之常法急全一己之名義奉身而退不顧孺子孤立

於上不計身去而後來事何所底止是豈聖人之行乎且所
貴乎聖人者能行人所不能行之事也如聖人而僅異於不
知利害不顧名義貪冒戀位者之所為則亦無所見聖人無
此吾以其人其地擬之而斷弗辟即致辟居東即東征為得
其實也
成王謂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
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韓退之以為此大臣宰相之
事予曰成王於是失言矣人臣讓善於君誼固當然特不宜
出自君之口也君而明以語臣下是導諛也是與下爭名也
美既掠之失必誣之臣下窺上意旨皆將蓋失歡美凡到實

爭奪之先付廷議者特曲留餘地故為出入重輕以待恩威
一歸於上此勢所必至也聖王以蕩平正直之道御天下何
用容此周旋瞻顧之私哉雖然君臣之際難言非一日矣不
啟有失身之咸迹作言而說辭出露章易為封事諫草避人
而焚之畏謹之甚溫室樹且不言雖復明良相遇亦有出於
不得不然者不可以太上之事望於後代也

武王伐殷有紂之惡迹可數至於武庚之叛國十父修情理
皆可原擬實無罪之可斧況有骨肉至親啟釁乎骨肉之釁
不便明語於有衆周公於此措辭甚難大誥篇中言卜承可
違前後七見假於鬼神以拒衆論而堅士卒心即直為辭不

直則氣不揚其思苦而其言艱且費雖聖人不能免也

洛誥起二月既望洛誥訖十有二月具一歲事也著月與日
未著其年於篇終倒點此史筆詳密處蔡傳乃以為留洛七
年而薨按竹書七年周公復政於王八年還豐殷於魯[illegible]
（公以殺民 之就是也）十一年命周平公君陳周公子治東都至二十一
年周公薨於豐蔡云治洛七年而薨不知何據命公後之後
註既以為命立公後於魯然伯禽封魯前乎此矣蔡傳以為
留後之後微可疑若小子其退即辟於周之下接命公後句
當面曰命詞氣欠遜順若作記詞則下文即成王語又似命
立公後為得之

夏本紀云史記載太康失國太康崩弟仲康立若果廢太康
而立其弟當作太康之崩以述世孫季和主辭小龍之謂顧
湯以地理考證大康仍之都太康不知所終仲康乃之居地
自立今洪州太康縣是也仲康既在兄弟之數仍於洛汭不
在當陽不為非明矣是以太康失國自在河北仲康則
亦自在河南相遭於帝北後羿滅之相后方身還歸有仍生
少康是乃卜與此說與經文記於河五子御其母以從合

武王伐紂在十有三年以為上案文王受命之九年者二程
相沿之病說也歐陽氏辨而闢之廓如矣成說之由來混於
大戴記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則武王少文王止十四歲文王

以下云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則文王崩時武
王已八十三歲至九十三而崩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
紂也合之史記伯夷傳父死不葬爰及干戈頗是初喪不容
嗣立十有二年父尚未葬又適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凑合
相符故其說承用雖歧至宋儒概置大戴禮記史記之文而
一斷以理元金仁山綱目前編舉要文王六十二歲生武王
武王三十五歲文王薨嗣立十三年而伐商十九年而崩年
五十五歲成王年纔十歲若武王九十三而終不應八十歲
外始舉元子尚有邦哲應嫌為武之稱也至於九年大統未
集之年數蔡傳從紂命文王為西伯數起蓋本從約竹書紀

與紀竹書云武王五十一年始伐殷可據以息紛紛之說矣
受終於文祖得終於藝祖月正元日格於文祖正月朔旦受
命於神宗皆不知其何帝祖宗廟號於古有之祖一而宗無
定數殷三宗周四宗光武之稱世祖以中興也明成祖以子
繼父而稱祖尤於兄弟繼之逆逆非所以尊之也且有功德
者則宗無宗亦何必於此代矣宣元二帝先亦稱宗臣下傳
引義削去之古義猶存自後世無代不宗於是覺宗非極隆
之號必祖之而後安實不必也又古之人君間有別號後未
有謚而湯稱武王周武王又稱寧王厲王亦稱汾王觀此等
則周頌之成康召南之平王齊侯或當時原有是活用名目
稱號
不必定為追與固未可知

周書顧命為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以受顧命見諸侯蘇
氏力詆其失引冠禮及叔向辭諸侯之大夫以幣見新君為
斷義則正矣然未達乎時宜也夫冠子者一身一家之事不
及他人故有喪即可喪服而冠若夫受顧命臨羣臣義關乎
天下而非一身一家之私事聖人何敢以己之喪掩天下之
公而黙然衰絰以與天下正始乎他國之大夫來會葬不見
嗣君無害也君亡世子立而不急正其君臣之禮下可也正
君臣之禮而以凶服見尤不可也位異則勢異勢異則禮異
雖周公在亦必易吉而從事矣寧人顧氏獨譏其闕以為狄

謨斬衰以下記明年正月上日即位之事前有脫簡謝書者
即以繫之越七日癸酉之下致生後儒之論記以未沒喪不
稱君今書王麻冕黼裳是踰年之君也又曰周卒哭而祔今
曰諸侯出廟門俟是已祔之後也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今太保率西方諸侯畢公率東方諸侯是七月之餘也不言
祔禮也有新君已朝諸侯而成王尚未殯史官略無一言記
及者則為闕文可知也今又以為不然其所以不及殯禮者
爲君顧命此篇專紀遺命之傳受非統記喪事之事則殯禮
可略也其所以稱王者未入冀室之前稱予釗是全乎子也
恤宅宗之後則稱王正其為君也前後異稱大義已昭然矣
以祀

其以廟門者鄭氏云凡宮有鬼神曰廟士喪禮至止於廟門
外君出門廟中哭皆謂殯宮非祔廟之廟也其云東方諸侯
西方諸侯者周召分陝判為東西一二臣衛將有在者皆可
稱東方西方何必同執事至哉成王崩在四月若即位於明
年正月上日中隔八月有餘諱延未命祕而不宣上無以慰
新陟王靈爽於在天下無以副臣庶旦夕懸懸之望義不當
勢不可也既殯之後不然矣或曰舜格於文祖以正月上
日嗣王祇見厥祖以元祀十有二月春秋書公即位皆以正
月有以知康王之即位必於明年正月矣答曰舜攝位已久太
甲有伊尹為之制春秋所書侯國異勢其即位皆可遲之以

待歲首令君臨萬國奪無阿衡之佐壽非與天下相習也新故之際乘閒抵隙一日二日有不可知者又可遲遲以待歲首乎是故聖人刪書錄顧命稿為家天下者傳代之則樞前即位萬世不易儒者不達時變從而議之又從而彌縫爭辯之言似可隱忍不可施之實事者也要之君天下者之制不與家國同即如父子至親當啟手足之際豈有子不在側者而子釗至王崩之後始迎於南門之外而延入翼室料非本在正寢偕出而斷然以入令人共覲也亦將以不待疾不奉君終議之乎至於三代以下之變禮則又有說矣漢文帝遺詔云以下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應劭謂之

通尽

以日易月顏師古謂此文帝自以意非有取於周禮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七月豈有三十六月之文禪又無七月也今世動云以日易月始於漢文蓋習而不察耳且此從以下後詳日以下者下棺也未葬以前殯中當臨者旦夕各十五舉音漢文七日而葬通前後持服凡四十三日豈以日易月乎又按此文出臨三日即釋服者天下吏民也下棺後二十六日而釋者殿中當臨之人也不言嗣君蓋未嘗禁嗣君終喪也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借諒闇之古禮為不服喪之口實篤經叛道以言亂德莫甚於此矣

詩

韓詩外傳載子夏讀詩已畢見夫子曰詩之於事也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以發憤忘食矣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然子見其表未見其裏顏淵曰其表已見其裏又何有夫夫子曰窺其門未入其中安知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邱嘗悉心盡志已入其中前有高岸後有深谷泠泠然如此既立而已矣不能見其裏蓋謂精微者也聖人之不易視詩也如此退而觀夫子詩傳則又與韓氏所稱迥異謂詩之善者可以感發人

之起

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是詩言善惡雜見在讀者知所勸懲故於近似情慾之語一切指為邪淫而無害也然人云其言溫厚和平長於諷諭則惟言之善者可以當之若其惡者又當作何體乎與於詩註云其為言易知其感人易入夫詩有易有難有難中有易易中有難句尋以為易而無難凡言在淺而意深此謂相類而義各別者概不深求可也詳見後條夫子何以有見表見裏之分高岸深谷之比乎重可疑也

穿鑿附會康成箋詩之病也淺俗紕直紫陽註詩之病也紫陽易義華略無當謂本一解辭如燈能本一骨子譯一分光

其於註詩也亦然自謂學孔子說蒸民之詩只下二故字一
也字一必字義便極明而不自知其變風雅而抒腔口跳穿
鑿附會之病雖去而蘊藉深厚之美全失一切託言反言遠
言若有意無意而言者皆不休致興遠閒思即以為淫邪解
是宴樂即以為燕樂通用錄也上乃即以為盛世之作篇章
相次即以為後合前偏然於作解即以為不取義之興或興
而直以為賦則輾轉反側之無室家思之無窮帶萬為亦
思教誨將車便是行役不覺令人笑來說著所無美剌之成
見人言皆以為自道桑中溱洧若自供罪狀者桑中二桂女
期送一處溱洧男女合辭歌唱非情理所有也小序所到世

經說 十三

次指為某時某事之作其間即有附會時代差近師傳猶當
十得七八朱子除詩有明文者概置不用固是其謹慎處亦
是其師心自用處
詩之體格古今不同作詩之故亦古今不同後代之詩如畫
家寫意多是空從以寄景物成懷境遇而已古之詩如圖畫
古事人物多有實迹可按又古時君民朝野不若後代之閒
絕指陳時事識切言則不若後代之忌諱朱子以後代詩人
之習上觀三百篇故於小序斷其迂闊牽強而難信也自來
得出而詩道為之中變矣
衛詩分屬邶鄘若以為采詩所得之地民俗歌謠則可宮壺

之作如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柏舟為而或繫邶或繫鄘乎
衛女嫁於諸侯之作而為而泉水在邶載馳在鄘竹竿河廣
在衛也又何為而在邶碩人閒莊姜又在衛而宣姜
詩說者許者在衛者衣之不得其解不若依季札觀樂工歌
之謂之邶鄘衛也司於下功伐六月采芑在小雅江漢
常武在大雅毛序云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何
分於大小乎公劉時之詩序以為實莚屬幽
王柳屬厲王此亦何分政之大小而一在小雅一在大雅乎
惟周頌之詩與風雅全別但有賦無比興且間有無韻者
則時之說自漢儒我以為逸則有之刪則否也夫子述而不

經說 十四

作信而好古豈有據其一手刪定之書而一則曰詩三百再
則曰誦詩三百若出於沉成公者行世已久者然鄭漁仲專
以聲論詩謂樂詩而得傳者三百篇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
之無所以義理說詩之非如其說則詩即是樂聖人何以云
興於詩成於樂作而淺之而教小子學詩全屬義理乎可見
其持論之偏矣
二楊冰室王中宗帝續其作國語偏載敗績喪戎奔師而國
于晉以先王食天禍者屬宣幽平司錯何也意者宣王既始
而急終庭燎三章美而箴之其是說者其退進詩人允見其
微故以下至我行其野皆屬刺詩

肯實不足益張大於文辭故文辭壯盛正功烈之率末也魯僖公從齊桓伐戎伐徐伐楚皆因人為牛後耳齊桓甫沒即南向來楚懲荊之兵安在又魯之僭禮至僖公始著禘太廟致夫人四卜郊不從猶三望詩所謂令妻即會齊侯於陽穀於下之姜氏也所謂壽母即僭號小君之成風也皆極其頌美鋪張炳摧盡人耳目回視周頌之質商頌之簡肅其氣體懸絕何如哉文章夸飾昉於魯頌閟宮上從姜嫄說起開裝頭門子之格

春秋

董仲舒云春秋文成數萬其旨數千夫揭其綱要大義幾條足以持世立教而已其餘則排比成貫不皆即用舊史之有文有詳有略不必改也豈公言之有褒貶予奪特更不能贊一詞乎傳者自起也何以又以公爵之例之有不合則又為之變例故自不勝其多將公穀盡舍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實是曠代卓識但公羊穀梁可束置左氏事不可束備於左傳非左傳則後之視經文也茫如經藉左而明者十之七八經因左而顯者十亦二三如經書許世子弒君而左氏以為不嘗藥經不書楚子麇鄭伯髡頑齊侯陽生之被弒而左氏以為實被弒若信傳而疑經則聖人書法其不愜於人心也實甚不嘗藥而書弒雖晉史舞文不至此以疾赴即不書弒是黨庇亂賊而何足以懼亂賊如此類惟有信經不信傳差為可通耳

左氏於隱公初年特標不書之義或以不告不書或以不為實不書或以公弗臨歧疑故不書他邦會葬者以不見公故不書如此類不知是左氏曾見魯史舊文皆書而孔子削而不書耶抑魯史本不書左氏別有所據以知之耶不告不書之例後儒多援以說春秋大事如天王崩葬傳有皆不書魯史所無而夫子仍之以著慢也王室三遣母弟之難皆缺子

頒晉重耳勤王殺太叔大事也不見於經不告不書之說似
似矣然所書又何不似從告者如鄭棄其師豈鄭之告文乎
梁既亡矣誰告亡者乎陳既亡矣誰告陳災者乎謂書法
皆從告文日則日月則月名則名字則字侯伯則侯伯子男
則子男人則人一從舊史之文聖人無縣涉去取焉特此見
以前文辭破碎之規則得矣但不免乎直抄魯史之疑元吳
[illegible]述朱子之論謂詩無美刺春秋無褒貶是說也盡說從
前日案詩無美刺朱子既用以作詩傳矣至於春秋無褒貶
從實直書而善惡自見大義自明此則固然然亦有不可一
概而論者如晉文實召王而經以自狩為文襄二十八年會

於宋盟而不會於虢楚實先晉而經書晉先楚魯夫人成風
敬嬴定姒齊歸其實妾也而書法止據當時稱崇之實為內
諱而君不書弒致明堂位篇有君臣未嘗相弒之說此所謂
婉而成章曲而有直體者也若一概據實直書良史氏亦能
之奚以見聖作之權衡矣
史家記事體止書春正月而已增一王字而大一統改正朔
之義昭然此必特筆也天子稱王因吳楚僭王故加天字
以臨之此必特筆也魯君而過於他邦之君成云諸侯誅
畔以與赴魯史從其赴未必然也如楚之大後筆皆誅退者
若來赴以楚魯史必不敢降而書子此必特筆也魯不會其

葬則不書葬公親往從而不書葬楚莊盡書公則楚無公稱
書子則名義不順此稱新聖人以斷於心而削之也謂聖人
須且有此則則不勝其慢謂聖人全無筆削亦貪安靜而淵
則亡之詳於輝義不免贅而歸之但不肯求之太過耳
書夫人見於經者十二人負贊於宋伯姬莫可謂於紀叔姬
女也[illegible]所遭之時無所繫者未嫁女也未嫁而錄其卒已
許嫁也亦繫於夫惠公仲子是也或繫於子僖公成風是也
桓三四五六七八九年正月不書王十年一書王正月十一
年至十七年又無王十八年公薨又一書王胡傳主討弒
而細為之說聖人既繫王於王以定一尊意以一諸侯之陵

而於獨之說復之建文其也有所見然必無是理不若周正
須是之說為之允
治春秋者求聖人太過實聖人之意太深乎於其容煩拔從
此義例自相矛盾而穿鑿愈甚蓋終始一二如開卷之年
春王正月此夫奉周正朔紀事之常規有何深義而謂春秋
謹五始之要董子治公羊以正次王王次春為對策論端餞
使冠王於春上雖初學亦知其不順也後來夏時冠周月改
正不改時之辨益紛紛矣莊元年夫人孫於齊只書姓與
夫人姜氏如齊故不復著姜氏省文也閔二年夫人姜氏孫
於邾去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已曠隔矣不得不著[illegible]

說者謂殺夫罪重故去姓殺子罪輕故不去姓此何理也僖
二年書冬十月不雨三年書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
雨此連月分書此必不雨者竟月猶月書余雖雨也文二年書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公中間絕不書雨故總書之
也此亦指辭之常既皆適有僖公勤而雨文不變雨之別矣
僖十六年正月戊申朔隕石於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殺從倒易其文為隕五石於宋或云宋隕石五鷁退飛過宋
都六鷁不絕傾聖人之筆亦明簡而已矣非有意參差其辭
以為義也說者巧為先數後數目治耳治之別替欲為聖人
作命之文巢其餘乎孔穎達譏劉焯釋尚書非險而更為險

無義而更生義蓋是名起之通病而春秋家尤甚凡若此類
但可資為談助以為傳聖人之意則未也
弟為兄後異姓亂宗二者皆見於昔於傳其說皆未必然也
成十五年三月仲嬰齊卒左無傳公羊謂嬰齊為兄歸父後
為人後者為之子是以不稱公孫以仲者孫以王父字為氏
嬰齊既後兄而為之子則仲遂是其王父故氏仲也條此則
嬰齊禰其兄而祖其父亂昭穆之倫甚矣不如穀梁之義為
長曰此公孫也其曰仲何子由父疏之也蓋嬰齊自後仲遂
而稱仲耳又按同時有叔肸之子聲伯亦名嬰齊經既書為
公孫嬰齊則此仲遂之子為得不異其文公羊據孫以王父
字為氏之例故後來以弟為子之失非事實也襄六年莒人
滅鄫左傳云鄫恃賂也謂恃有貢賦之賂在魯而慢莒故莒
滅之按鄫近魯境襄四年公請於晉而屬鄫是年邾莒伐鄫
魯救之敗於狐駘既而以屬鄫為不利仍使鄫大夫聽命於
會及鄫滅而晉人來討以何故亡鄫事之本末章章如是公
穀兩家忽為析說公曰莒女為鄫夫人立莒出以後鄫也穀
曰非滅也立異姓以蒞祭祀滅亡之道也與前後事跡全不
相蒙此可知其臆說也或曰夫有所受之矣如鄫是真滅曷
為昭四年魯又取鄫答曰魯莒之故多矣莒滅之為邑魯又
取之於莒春秋不與莒之有鄫也故但書曰取鄫而不曰取
之於莒取亦何疑於滅哉

高亦所究春秋於子夏高遞傳至五世孫壽當漢景帝時與
弟子胡母子都始著其義於竹帛或公羊傳先尚未有書也
公羊先立學官穀梁後興公為齊學穀為魯學互有同異宣
帝會諸儒平決之鄭氏六藝論謂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
穀梁善於經按公羊顯於景帝時未有讖緯之書讖乃何休
注所附會康成信緯書真是先聖之作故云爾也論者云左
氏艷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
失也俗公羊傳如母以子貴其弟為同母弟子同生為病公
羊氏入為與公有約季姬使鄫子來朝請已舉伯淫於子叔

姬之類皆狃於時俗溺於委巷之傳聞而大失經義者也母
以子貴與廢子爲父後厭降其母服之貴正相違反范甯注
穀梁已斥正之然而公羊說古今遵用焉以其弟爲國母非
明背經旨異於孽公子一父之子而娣今庶溺稱職大義者
皆謂不可聖人制以此教人乎又姜歸魯四年無中間參嘗
適齊何病公之有其餘不足深辨即位之一年稱元年亦史
文之常公羊以爲重事唯天子乃得稱於是有黙罔王魯之
說蘇老泉遂謂夫子以天子之權予魯董仲舒治公羊學者
也故其對策云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示大始而欲正本也
漢以下以改元爲大事皆自公羊啓之矣天王出居於鄭按

心愁　　主

左傳是時惠后已亡而公羊以爲不能乎母注云明母得而
廢之與劉據已推廣少帝霍光奉太后廢昌邑王事以解經也
季世母后顓朝外戚擅廢立之柄豈非此等議論階之厲乎
穀梁傳義長於公羊范注亦多所匡救不若何注每附益傳
失然其中有紕繆者襄八年鄭伯髡原如會未見諸侯而卒
左氏云實弑而以瘧赴據赴書卒已屬可議穀乃謂鄭君會
中國諸侯而其臣欲從楚故弑之春秋不欲使夷狄之臣得
弑中國之君故去弑而書卒何其迂謬而難通也漢儒不疑
斷僞衛太子事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聵違命出奔輒
拒而不納春秋是之此用穀梁說也豈合春秋之旨蓋漢代

重經學然多合經而從傳〻各異說則視時主所尚爲取舍
而說經者亦不免迎合之病如此者非一端矣讀者詳之
吾於春秋得列女二人焉紀以娣身爲娣待年而往國遭
齊禍莊元年齊師遷紀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四年伯姬卒紀
侯大去叔姬於十二年乃歸於酅中州安所之乎若來歸魯
春秋宜書不書是未嘗歸也〻許從君於酅公追君殁而去
依其叔耳居酅十七年而卒魯人往會其葬視伯姬葬於他
譬之齊差得所焉春秋曰是吾女之最不幸者也故備書之
其一爲宋伯姬伯姬素有賢聲故衛晉齊三國來媵他女所
無也成公九年歸宋至襄三十年卒於災以二十而嫁計之

經尺　　三

伯姬當六十餘歲矣共公前殁已三十四年以三十四年稱
未亡〻句云保傅不在宵不下堂逮于火而死左氏少之
曰女而不婦穀梁韙之曰婦道盡矣其葬也稱共姬未知爲
從夫之謚歟抑特謚歟春秋曰是其共矣故異於他女而以
謚易字也
春秋丁巳葬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乃克葬左氏云禮
也杜注云雨而成事若汲〻乎欲葬也禮卜葬先遠日避不
懷也故以汲〻欲葬爲嫌待次日雨霽而葬乃得必誠必信
之道穀梁之義反是云葬既有日不爲雨止禮也雨不克葬
喪不以制也按世拘忌陰陽豈惟日不可移時刻亦不可誤

穀梁之說通行杜義無人道之矣然其義終勝
禘本前代夏祭之名周改為五年一舉之大祭謂之追享據
大傳以考春秋之書禘甚故難通大傳云王者禘其祖之所
自出而以始祖配之周人禘嚳以后稷配後代無祖所自出
可當帝嚳者故禘禮猝難行若魯以文王為所自出而周
公配之非諸侯不敢祖天子之義是固然矣及觀春秋所書
之禘又不類此一吉禘於莊公一禘於大廟用致夫人一禘
於僖公於莊於僖又當誰配若無配位而但祭於其廟則與
特祭何別而名追享之禘乎以意推索必禘祭儀文特異他
祭不在於有配位即成王賜魯但云祀以天子之禮樂未嘗

追配文王也唯儀文之盛不同時享故特而用之他廟俱可
必說所自出之配以求之則鑿矣一說謂三年喪畢致新主
於廟而祭之以審諦昭穆故名曰禘此與春秋所書之禘為
近而與不王不禘之制全別豈禘有二如冬至迎長日之郊
與夏正孟春祈穀之郊名同而實異者乎
家語載孔子適季孫正其宰謁魯君假馬之稱謂君於臣言
取不言假春秋書天王來求金求賻求車假且不可為誠求
更畢矣何以不為之諱孟對季孫言見人臣不當私權所求
可以正四分公室之罪史文犯實見王者不當頒外徵求書
在諸侯之罪不可掩也至於晉實名王而以王自狩為文則
又所以立天下之大防義不一概將夏之所不能贊者殆此
類歟
書城十有八傳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襄二年會於戚城虎牢
昭三十二年列國之大夫城成周此外城書法也莊三十一
年城小穀左氏以為管仲城即齊桓公城穀而置管仲之穀
傳二年城楚丘舊說皆云將以遷衛胡氏又鑿生不書齊桓
不與諸侯專封之解外城而同於內城之直言城書法殺不
厥爾戒云曲阜城西北自有小穀魯自有楚丘在曹州東南
五十里皆內城也地名之相同者多矣雖於泥谿

世俗有非禮之禮三焉承重也繼嗣也嫁服也古者人子當為父後不為父後之分非必為人後者謂之為後也西漢詔令尚有賜為父後者爵一級之文為後者承爵除奉宗祀而傳之以重者也應為後之子亡則適孫承之而謂之承重今宗法廢士大夫不世爵諸子無為後不為後之分既已無重可傳而復於長子亦長孫承重之條遂冒名諸父之前曰是禮也禮果然乎哉古之為人後者亦後其繼別之宗耳宗不可絕是以後之若餘人無子不皆立後其貲財入宗子之家所以入宗子家者宗子祭無後者故也今宗法廢而收族之

道亡貲財無所入勢必立其近屬以奉祭不得泥古禮意後大宗之風俗澆薄無貲財者委而去之稍有綠累之貽即攘臂而爭奪有而入曰繼絕之禮然也不念與為人後與貴事之將亡國之大夫同其可恥可辱者也古之葬貴賤各有常期或過期而不能葬則主喪者不除自期以至於緦之親除服而收藏以俟送葬改葬者緦不可以無服送至親也今葬無常期遠者至一二十年為子者不能守未葬不除之禮除服已久忽焉返其初喪之服而葬是以偽事其親也喪事即遠有進無退而如此不亦舛乎必不得已假用改葬之緦事畢而除之亦亡於禮者之禮也

曲禮云知生者弔知死者傷鄭注弔傷皆謂致命辭也孔疏謂弔辭乃使口致命若傷辭當書之於板使者讀之而奠致殯前此後世祭文之濫觴也雜記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也虞祔而退視恩之厚薄為去之遲速有此五等至於朋友已屬以累之亦相趨謂本不相識但聞姓名而來會趨喪者相揖謂曾會他處而相揖者二者最為疏外亦在來弔會葬之中則人數自當衆多矣而漢魏喪致客亦務誇多項梁主辦吳中喪事至與大繇役同則與中喪事之廢文由來久矣今之人素無交與而妄弔其喪者豈亦猶行古者相趨相揖之禮

歟

曾子問篇云婚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使婚既葬致命女氏曰有喪不得嗣為兄弟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既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之而後嫁之若女之父母死亦然內則云女子・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有故謂有父母之喪也有喪緩嫁止待三年則專據本人自有父母喪而言也然考雜記云父大功之末始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始可以娶婦是男女之不得嫁娶又礙於其父之有喪服且大功小功皆從禁止不特父母之喪矣夫子答曾子問所以既葬致命者不可曠年廢人婚禮也若雜記之說則妨廢實多即不

論期功假使兩家迭遭父母及祖父母之喪便可有二十四
年不得婚嫁者豈止於內則之有故僅續三年乎禮文乖異
不可枚舉此尤其當致詳者矣
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傳曰與尊者為一
體不敢服其私親也至比於死於宮中者三月不舉祭服問
云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按國君之庶子君既沒得服
其母大功大夫之庶子父既沒為其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
母如眾人（亦三年也）是不承後者義得伸也一承父後皆厭降而
為緦夫承後則子貴矣子貴而其母之服益輕非經其母所
以尊先君也而公羊傳云母以子貴何其違反乃爾至春秋

時厭降之制已不行矣至明初定制生母一體斬衰三年遂
與庶亦不復辨矣
曾子問三年之喪弔乎子曰君子以禮飾情三年之喪而弔
哭不亦虛乎康成云為彼哀則不專於親為親哀則是妄弔
也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
其服而往功衰既練之服也服其服者不著己功衰而依彼
親之所當服也今三年喪不能不出弔所弔者若於我無服
推服其服之義則當暫釋己服〻弔服以致其送喪含於賵
微別練之意耳
歷考禮文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庶人亦不貳事王制文也

三年之喪祥而從政祥謂大祥雜記文也夏后氏既殯而致
事殷人既葬而致事致事者致還君國之事曾子問也古者
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公羊傳也曾子問又云三年之
喪亦以金革之事無避唯金革之事無避明他事皆不與也
以上數條非[illegible]悉合喪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既卒
哭而服王事大夫士既葬公政入於家既卒哭弁絰帶唯金
革之事無避禮運云三年之喪與新有婚者期不使檀弓云
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然則喪中未嘗不從政君未嘗不使
之注家因禮文互異謂王制三年不從政指庶人則非庶人
不免從政以曲合於大記又謂大記之服王事為兵革之事

則與三年不從政原不相謬然金革之事不恒有豈得據以
為常彼此遷就終難彌縫禮文之異由前數條必二年于家
乃合不奪人喪之誼由後之說則大臣丁憂或期月而起復
亦似禮之所許後之君子不必援袂變色而爭起復之失但
有說焉王政入於國公政入於家身不離乎己之國與家也
候服王事越月踰時則反大夫士弁絰帶而從公事不出乎
父母之國恭而奉使亦不若後世縶官於朝出典州郡一去
無還期曾不得更盡其心於哀慕當也然則雖有禮文可
以藉口奪人之喪與見奪於上者其能兩安而無歉乎哉

妾服議

古今服制不同大抵後加多於前如父在爲母期禮也唐父在亦三年明又用疏斬衰後杖無服禮也唐加小功從母小功而舅緦麻亦以舅爲小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緦明制則斬衰三年士爲庶母緦明則杖期其古禮有服而後直去之者義傳云貴妾緦是服小記云士妾有子而爲之緦無子則已然後代不問有子無子皆無服竊以理與勢揆之有難安者四焉男以承妾母之服一如正適子於其母既全不厭降而抗卑於尊夫於子之母又自尊而厭卑已甚彼此何不相顧也此一不安也正妻若無子妾有子方稱妾子以承宗

祀而恕然於其母之喪二不安也或女君亡而妾攝職生用其勞歿曾不得比於同爨之緦三不安也服有報妾爲君斬衰三年君爲妾乃吝三月之報四不安也豈以人情多溺於私愛以妾爲妻故矯枉不嫌於過正歟要不若古禮之爲當矣

斂用喪服議

甲親喪未及制斤而從遺命以喪服斂時人疑焉陳子曰於禮無明文可許其深合禮意也禮襲斂之服有常稱矣祭服不制親戚之襚不陳非列采不入絺紵不入無簟着一也然而達咸之心殮以時服史書載之爲美談今在喪而以喪服殮比於時服不亦可乎雖特此也人子事親之心靡有窮已如生未終喪死即易之是生爲人子殁而非復人子也死者有知寧不可見先人於地下或曰服制由近而遠漸有變除以至即吉奈何以小祥已前之服長用於往而不返之骸骨乎答曰先王之爲喪制凡皆以人道治之也曾子反席而

歿子路結纓而死就此須臾之頃如是爲宜則一瞑而萬世不可視矣又焉計其他哉又曰如生人之心有不安何答曰死者之心安即生者之心安也此與屈到命爲芰魏武子命殉其異成先人之志而不以殮服奪喪服同孝子不死其親之道也

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

或問曰甲之長子乙乙之長子丙甲夫婦前死乙既喪之矣今葬也丙乃乙之子又其長孫可為承重否乎答曰古者國與家無二統亦無二適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小宗其繼別之小宗曰小宗不祀其繼禰祖者五世則遷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死族人為服齊衰三月是以父是適子則為長子三年以其正體於上將以傳重也而庶子不得為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祖之於孫也有適子者無適孫皆服大功而已適子沒乃服其適孫期為其傳重也祖既以傳重故加於大功一等而為之期則孫亦以承重故加於庶孫之期一等而為祖服三年此承重之義也父沒祖尚在而喪其祖母如子之於母父在則屈而期也若祖既沒則為祖母齊衰三年與父不在而為母也同此小記所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假令祖殁時父尚存已卒不承重及父亡而後祖母死宜何如晉劉智曰已雖不得受重於祖然祖母今當服已期已固不得不為祖母三年也亦小記云祖父卒而後為祖母後者三年之義也凡此皆適孫為其祖父母承重之說也然此喪服之制而非所論於葬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為葬而承重之服後世既除喪而後葬者十居八九將喪以無服遂恝乎不仁而不可為也如其即吉已久一旦斬焉衰絰若新喪者然亦非喪之節也遽與稱情以立文之道進退俱不可總失之乎此其而已且所謂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為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喪今也以承重之名以葬無疑也若其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於除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與夫祖父母不得沒於子之手而已以適孫承統系者同稱是直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噫古禮之不行於今者不可勝舉矣或名實兩亡或有其名而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也先復宗法宗法立故宗廟嚴宗廟嚴故族不渙上治祖禰下治子孫旁治昆弟使天下眾著於重之實而後承重之服庶幾名副其實矣

讀昏禮述

古禮廢久矣惟昏禮十仍八九按儀禮納采問名一使而兼行二事采謂采擇也既行納采之禮即進而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誰不敢必其是主人親女也卜於廟得吉兆乃納吉繼而納徵徵者成也□□束帛儷皮爲禮至是昏禮始成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矣卜得昏期使使請曰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不虞謂恐猝有死喪薦壻爵服踐年序禮欲及今之吉也至期初昏父醮子命迎壻往婦家再拜奠雁婦從之出主人拜迎而不送壻御輪立婦拜之自乘其車歸俟於門外婦至揖入寢門及室卽席壻東面婦西面共牢而食合卺而酳禮畢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媵御餕之婦從者爲媵壻從者爲御遵禮壻脫服媵受婦脫服御受媵布壻席御布婦席媵餕壻之餘御餕婦之餘事事交錯以致相親之意壻入親脫婦纓非幼時之纓是許嫁時明者纓以明有繫屬五屬爲之其制止十本闕燭出媵侍於戶外厥明贊見於舅姑見舅用棗栗取其早自敬謹見姑用腶脩取其斷斷自修舅姑醴婦以脯醢舅姑入室婦盥饋餕姑之餘不餕舅之餘同日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室也歸婦俎於婦氏人饗送者酬以束錦婦入三月始助祭於廟若舅姑既歿三月乃廟見奠菜拜扱地猶男子僭昏子家老醴婦壻饗婦之送者如舅姑禮若不親迎則壻於三月往見婦之父母而奠贄焉禮以一獻猶舅姑之於婦也此其大略也納采問名納吉請期皆用鴈惟納徵不用者有幣帛可執也鴈取順陰陽往來之義謂取從一不再更者俗說也女家受禮及醴女授女皆於廟以先祖遺體與人故重之父命之反無告廟之文乃見用乃本不必然也疑其不必安而姑勿爲一成而不可變之論焉耳謂婦必成拜經不誤者何其言之和歟左傳楚公子圍迎婦告於莊共之廟而來鄭忽先配而後祖鍼子譏爲誣其祖可見此制不緊於人心古亦未嘗通用又未廟見而歿者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見止親止已三

月矣尚未成婦必廟見始成婦而往迎時不先告廟以爲萬一不克成婦之地待其配不太薄乎適於人者不亦難乎宜此禮之久行於後也男女有別在乎時纖悉嚴明獨初昏男御女媵交錯從事不以爲嫌而禮所謂禮時爲大惟其宜稱而已士乘墨車以迎鄭注以爲攝盛俗下假用先世儀章以爲觀美蓋觴於此吳俗家貧者費壻往婦家成昏卽歸謂之搽帳壻有似於親迎之意居近者三日卽往婦家不待三月其三月前夜夫婦偕往俗謂之展母疑是左傳反馬之說宣五年經高固及子叔姬來公羊以爲雙雙而至譏乘行匹至也左氏無譏焉質明贊見三月廟見獨新來婦壻不與今則

夫婦必偕今似合宜矣餘大抵從同抑予讀昏禮而益明易卦之漸也漸之彖曰女歸吉自納采至親迎不著中間相去時日要之極其從容而不迫若歸妹以兑少女從震長男悦而動進不以漸為六禮未備奔則為妾之象漸六爻皆取象於鴻昏禮用鴈安知不取義於斯乎請為解禮者備一説焉

學仕解

人生不出學仕兩途古之學仕術年隔級無可捷速無可僥倖何則中人多于智上何等人可以為例也按禮記年二十外內則十歲內而不出謝事自始學不敢數人存畜時書何而不表現於外如是者什一也三十博學無方前之博此此有方恐其少志未定之或誤而不醇故必示之向方至此則志氣堅定矣無方可也學記云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視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其在斯時然此為學之節候也四十曰強而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未四十無望仕也未五十無望為大夫也古者仕於私家仕於庶人在官仕為閭胥黨正之屬皆謂之仕漢三老嗇夫掾屬之職亦然不違服政也然雖小官亦得自行其志而無所牽制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其不可而去想亦不俟五十而從然自命矣若五十命為大夫則必道合者也服政二十年已之底蘊然以不展國家既已盡其才竭其力曰吾不忍更勞于大夫士大夫其少安於是去位以讓後來者此古從宦之節候也嗚呼人壽幾何二十而冠始成人三十有室始理男事四十以前皆為學之日四十以後或離自試之時至五十乃致身矣至七十復乞身焉天假之年從容斬次何其樂也後代則不然自六年就傅父兄即望以仕

十餘歲子弟之聰俊者亦唯仍予仕從事科目者學其所學而實非學不以科目出身者並不識所謂學問有自命博學者無不好為人師而自炫自鬻導有不教不出者乎凡學官先事士先志故入學一年視離經辨志一十以外猶進而視志之大者上之志其實關乎仕則人人期於跋躋斷要惟智畫法案中路差跌斷已罪安所得道合不合乎又官無大小一入仕即去留皆不由己官罪不肯言去官高又不敢言去而引年予告之義難言矣終同一生其未仕也若為若飢若渴若馳其既仕也若沉若浮若寐若迷甚時後傾而無所依據一朝遭盡身與名同歸如悲夫

祭物論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不放用常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非食味之道此一義也然禮又云精為大稱次之宜先之祭之日思其所嗜自道人之所好也之好最可見與祖豆籩之實好用常物未必一一依據古制史稱也善乎處翁湯宗廟之籩豆盛以新鮮之適主風與時之貢皆用之特誤也其用適於時嘉穀而用今制禮與四禮元納同為於先肯郎中盧謀近古之知禮者著家祭禮所為皆舊時常物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缺於祠祭明矣此論甚得隨時宜稱之道若必一一泥古則祭先立尸坐必席地

牲必靦饌肯必辨貴賤一切古器物古食味皆祖考生時所不晚實駭當怪駭而吐之豈所謂事亡如事存者乎

國語屈到嗜芰命祭必以芰屈建去之君子曰違而道柳子厚非之柳義終長

賢賢易色　關雎此主夫婦一倫言賢賢如關雎之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寤寐之不忘性女令德來教易色如所謂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在婦爲嫁德不嫁容在夫爲好德非好色從爲夫婦道理之大若賢人之賢父友一倫已包之矣此與色頗不相涉好德如好色子曰如不可曰易易之者非情施於一人見一邊不見一邊之謂也

射不主皮　其文在儀禮鄉射篇其制則通指禮射禮射者大射賓射燕射鄉射也大射用虎豹熊之皮飾侯側又各

以其皮綴於中央曰鵠賓射之侯中側皆畫五采不用皮燕射獸侯畫獸頭於正鵠之處亦以布爲質而不用皮鄉射則於侯射畫布熊則唯大射之侯是革餘則皆無革可貫而通曰不主皮者蓋當時別有主皮之射周官鄉大夫獻賢能之書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其二曰主皮註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主之所謂勇力之取非揖讓之比也鄭注不主皮句謂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雋正義云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中不中又有在乎中的不中的之外者行葦之詩既曰序賓以賢又曰序賓以不侮蓋分於此今日投射重所謂發乎而中猶次之發發相似但不是比禮比樂耳朱注云但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非就文通義不事尋求同便於經生家也

無所取材　古注亦無所取於桴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戲之耳不改字而其義短猶可思聖人言語當亦不遠人情師弟之間何必自作無聊守語故又物貴其輕信耶

甯武子章　衛文公以僖公二十五年卒二十六年公會晉子衛甯速盟於向速是武子之父可見文公時武子尚未制位也晉文公報怨伐衛成公失國皆由晉文出亡過衛衛文公不禮所致成公立二年而請盟晉弗許遂有襄牛

之出非別有無道之行致失國也註以有道無道分屬文成而世實爲未確邦有道邦無道不過太平與多事之分不在其君之昏明仁暴也觀夫子稱史魚蘧伯玉及南容可見

子見南子　孔叢子云昔先君在衛衛君問軍旅拒而不告揖駕而去衛君請見猶不能終何夫人之能覩乎古者大饗夫人與焉於時禮儀雖廢猶有行之者意衛君夫人饗夫子則夫子亦弗獲已矣此說可參

自行束脩以上　束脩有三訓一訓檢束自脩一訓束帛脩脯一訓十挺爲束曲禮童子委贄而退疏云童子之贄悉

用來儕稱乃古之大夫來脩之問不越境疏云十段脯爲
束脩此朱註所非也大夫以之行禮何嘗有薄意朱註緣
以上二字認爲至薄者頗覺杜撰

泰伯章　太王遷岐戎云在商王廩辛時或云武乙時或云
小乙時大抵亦在商時近猶百有餘年商道未衰古公方
避狄遷居遑有異志於之時勢良爲乖剌詩云實始翦商
猶書云肇基王迹從既有天下後推本言之耳朱子看一
志字便覺太王與曹瞞司馬懿相似左傳云泰伯不從是
以不嗣未嘗言所不順從者何事大約謂太王役時泰伯
出亡不在側故不得立耳朱註以爲不從翦商之志尤本
伯如意翦之乎字也何以爲太王地乎周文王以服事稱
至德道謂泰伯亦必以讓商稱至德影借詩與左傳之文
爲太伯以成其誣金仁山詳震川皆拌辨之斷不必墨守
朱註代爲護前矣

執圭　周禮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
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繅皆二采二就以朝覲宗
遇會同於王諸侯相見亦如之此君所親執之命圭也又
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疏云遣臣聘不得
執君之圭璋無桓信躬穀蒲之文直瑑之而已其長皆降
於君一等如上公圭九寸則聘圭八寸也古註甚明朱子
況云諸侯命士命圭如後世官之有印一而已豈得令使
臣持出耶

勃如戰色　邢疏以戰栗其顏色故也如此自明上文兩云
色勃如也但勃如二字成文此句依朱註戰而色懼之解
則勃字當斷如戰色當連矣文義不協他如戰戰兢兢使
民戰栗並亦作戰慄解耶

雖疏食菜羹瓜祭　古註云三物雖薄祭之必敬疏引玉藻
瓜祭上環惟水漿不祭知此三者雖薄亦祭也其訓甚明
何必改字

羿善射奡盪舟俱不得其死然　然字應連下爲句然者處

擬之辭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先事而豫揣故有此語氣羿
奡已不得其死則無用此矣不如連下讀覺尚德之心分
外明決

子路宿於石門　春秋齊侯鄭伯盟於石門齊地也齊地近
魯故語晨門以孔氏彼即知之不知朱子何以不註所在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　左傳昭公薨於乾侯晉史墨對趙孟
曰魯文公薨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
於此君也四公矣前此昭公二十五年宋樂祁曰政在季
氏三世矣杜註文子武子平子也魯君喪政四公矣註云
宣成襄昭也孔子立乎定公之時而言各增一世昭然可

據論語集解孔云四世文子武子悼子平子也按武子卒於昭七年十一月九年冬築郎囿左傳云季平子欲其速成十年平子伐莒取郠悼子之立事不見經杜元凱不數之為是朱子以季文子實舍文而添桓以合四世之數不考宣公失政去季武子立尚隔三十餘年中間政安歸乎仲遂之子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於晉以晉人去之時正文子在位也安得舍文專政之文子而數未執政之悼子乎文武平桓為四世無疑矣

三年之喪達乎天子　中庸疏三年父母及適子并妻也咸子為后服朞以三年包之者后卒必待三年然後娶所以達子之志故通在三年中是以昭十五年左傳穆后崩太子壽卒叔向云王一歲而有二年之喪二焉三年之喪者尊主父母下不必更云父母矣達者自下而通乎上然貴賤不並一期喪達大夫而大夫降三年喪達天子而天子降惟父母之三年喪則不降故曰一也朱註未及詳悉

屋漏　爾雅西南隅謂之奧西北隅謂之屋漏東北隅謂之宧東南隅謂之㝔古者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為隱奧之處祭祀及尊者所居也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處祭成人始設奠於奧謂之陰厭尸謖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孔子云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屋漏之非暗室明矣詩所以云不愧屋漏者以陽厭是祭末事助祭者至此易倦故以不愧戒之若取暗室之義宜云不愧於奧不當云不愧屋漏也下文毋曰不顯莫予云覯是謂改饌於西北隅扉隱之處者以改饌之後佐食闔戶降則室內無人鄭注所云或者神欲幽暗是也因當時厭漏有神故勉其不愧非謂助祭之人在屋漏之處也在爾室者在宗廟中也朱子註詩謂獨居一室不主祭言猶曰

不欺暗室云爾不但暗室非屋漏解亦與下文神之格思義不相貫矣嗚嗣宗詩純名物孤辨之如此引詩斷章不必拘本義朱子以解詩解中庸尤係是慣習其讀者若閱本義必反駁而諱之然不可不知也

孟子

不日成之　詩傳云不與之相期限日自來成之其解爲有味矣予以爲不終日不終日而成豈侍毋形容太過且既已成矣何必又戒以勿亟

爲長者折枝　古註以折枝爲按摩枝同肢體之肢今朱註以爲樹枝之枝雖處言狀善不難之意尤爲淺顯但於爲長者三字八無着人似宜從古

廛無夫里之布　周禮載師職凡宅不毛者有里布凡田不耕者出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閭師職又云凡無職者出夫布注謂即九賦中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者

朱子謂載師所云以待士大夫之有土者不毛不耕謂塗此說閭之罰民無職事又是其家所養浮逆之人閭師民無職者方是無民故其出前重而後輕是皆曲說以彌縫周禮捐棄不可施行之制周禮之謬僞正在此等至於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必欲探據周禮則引其布里布而係是矣乃舍閭師之文專據載師以夫家之征抵當夫字解周乘成一夫百畝之稅之說不對去一家力役之征句是又參一稅也惜遺其矣張橫渠曰夫家之征疑亦司徒所謂無過家一人者謂之夫其餘夫竭作或一家五人或三人或二人謂之家夫家當作是解鄭注謂出一夫百畝之稅

是無田而與受田者等也其況有理大約夫布即後世之率口出錢里布即後世門攤之税泉布之布即錢也二項所取獨輕以懲惰游而推應紹耳廛是民廛所謂願受一廛而爲氓者在國都內者朝市社之間與前朝後市之市兩不同上文市廛而不征之廛□是統名此廛是居宅來五畝而爲一戰國則皆暴何至廛但大與并集一門兩互十又作兩條言之耶

使虞衡匠事嚴虞不敢請　古註云敎匠厚作棺也事嚴表事急句讀文義似俱勝今註

夏后氏五十而貢二句　周禮王畿百里內爲六鄉六遂之地去國五十里爲近郊去國百里爲遠郊所謂國中郊門之內鄉是也百里以外至二百里爲六遂遂人掌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鄙爲縣五縣爲遂是鄙在遂中而其地屬野也二百里外至三百里爲稍地三百里至四百里爲小都四百里至五百里爲大都鄙近都遠中間稍地屬太宰以八則治都鄙蓋自縣鄙至都家通六鄉以外之地言也都鄙固是野而遂非國中鄙又不當別出遂外今云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蓋沿鄭康成相沿之誤

丈夫之冠也四句　此是孟子約畧分言之耳按冠禮無父命之文賓則有三加祝辭又有醮辭字辭冠後以摯見於

鄉大夫鄉先生如晉趙文子冠見欒武子范文子韓獻子韓武子皆有言以勸勉之而父之命辭不言可知父不自命而以其命也雖出於賓亦不害其爲子之義也至於女子之嫁亦皆傳云父醮子而命之迎者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父命之以□戒之敬之□之□無違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據此則將大家皆以女子嫁父不命而母命之者皆誤也

陳仲子　於陵陳仲子見國策鮑注□□趙威后問齊使於陵仲子尚存乎鮑注謂此自一人若孟子所稱已是七八十年矣（陳仲子宣王時威后在王建時）但云其爲人率其民而出於無用者又絕似孟子所稱恐不應更有一仲子如是者也

曹交　曹亡於魯哀公八年孟子時久已無曹矣注曹交爲曹君之弟亦非也蓋以國爲氏者

王子有其母死者　儀禮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鄭氏注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父卒始得服大功蓋諸侯尊絕旁期之服不服妾公子爲所厭降亦不敢服其母也又厭于爲父後者爲其母緦蓋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雖父已殁亦不得服其母大功而准服緦也此諸侯庶子之禮

若大夫之庶子父在為其母大功父卒得伸至三年士之
庶子雖父在為母皆如衆人士卑無厭也厭之義屬於父
不屬於適母若厭於適母則以上差等之制似無所施矣
朱子從趙岐注為厭於適母者不然也
是句句指節 則之野則字接上文 父不如士則之為句野
有衆逸虎為句先則之後笑之正相照應

文案臨官武顧路詩裝遠讀羅植席異同校

雍正元年癸卯進士

古經解鉤沉三十卷

（清）余蕭客撰

清乾隆刻本

古經解鉤沈三十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國朝余蕭客撰蕭客字仲林長洲人是編採錄唐以前諸儒訓詁首爲敘錄一卷次周易一卷尚書三卷毛詩二卷周禮一卷儀禮二卷禮記四卷左傳七卷公羊傳一卷穀梁傳一卷孝經一卷論語一卷孟子二卷爾雅三卷共三十卷而敘錄周易左傳均各分一子卷實三十三卷也自宋學大行唐以前訓詁之傳率遭掊擊其書亦日就散亡沿及明人說經者遂憑臆空談或蕩軼於規矩之外

國朝儒術昌明士敦實學復仰逢我

皇上稽古右文

詔校刊十三經註疏

頒行天下風教覲摩凡著述之家爭奮發而求及於古

蕭客是書其一也其敘錄備述先儒名氏爵里及所著義訓其書尚存者不載或名存而其說不傳者亦不載餘則自諸家經解所引旁及史傳類書凡唐以前之舊說有片語單詞可考者悉著其目雖有人名而無書名有書名而無人名者亦皆登載又以傳從經鉤稽排比一一各著其所出之書並仿賈暇集龍龕手鑑之例兼著其書之卷第以示有徵又經文同異皆以北宋精本參校正前明監版之譌闕自序謂創始於己卯成業於壬午晝夜手錄幾於左目青盲而後成帙其用力亦可謂勤矣至梁皇侃論語義疏日本尚有全帙又唐史徵周易口訣義今永樂大典尚存遺說是書列皇氏書於佚亡而史氏書亦未採蓋海外之本是時尚未至中國而天祿之珍庋藏清祕非下里寒儒力所能睹也然經生耳目之所及者則捃摭亦可謂備矣

古經解鉤沉

序錄　古經解鉤沉一

前序

吳郡　仲林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

古之人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故漢晉古注入甲部者唯毛萇王弼杜預不兼他經孔安國二何郭璞劉向書公羊論語爾雅外各兼一范甯穀梁外兼二鄭玄毛詩三禮外兼五其在一經之中注外復有他書及總羣經而有作若鄭玄六藝論之類皆不與本注悉數爲以玉海九經舊目載元明猶行注本其幸者傳不傳參半其不幸者傳其一不傳其二然隋唐二志注者百數十家今存者十家爲書十有二然則其一得傳已非不幸儒疏義宋盛於六朝今則唐啖四人得傳賈孔爲盛公彥二禮僅中之禮記須達周易備外之玄義已不復見其自宋明帝周易而下劉焯劉炫書春秋以前有餘無書復其注之可比蓋毛詩箋傳一經或有二家南北舊疏尤經子無一種尚得存失求可假用遺事餘文零落可閔[illegible]四[illegible]閔其亦引并李鼎祚周易集解二十七家書說[illegible]注史得引官百家雜注及太平御覽冊府[illegible]所載凡諸經說其有成書今所不傳[illegible]而[illegible]因不暇取仍注所出其不注者周易則[illegible]解集解尚書以下即出本經注疏遺[illegible]周

至迄于唐代凡得三十餘家其間多寡亦微有異縱所
條蹵聲則撮其精英一二僅存則隨條甄錄名曰古
經解鉤沈言古以別於現行刊本言經解不言注疏
以并包異同鉤沈則借晉楊方五經鉤沈之名而義
不必借昔王應麟集鄭玄周易注兩有刊本其集鄭
玄古文尚書古文論語賈逵服虔古文春秋二書秘
抄僅有存者傳聞華亭一士大夫家獨有尚書閒闊
求借終莫得見今既得檢翠籍郁於厚齋所集從不
采全亦當得其七八至於十之二三前亦稍入亦無
傷焉書經次第略依經典釋文趙孟子於爾雅前者
唐宋書目孟子不入丙部玉海始列在九經尚得文

本老子莊子在爾雅前今謂孟莊同時用次部居理
合但代每條先後則依先儒世次不以所出之書為
順篇書屢見則專從其朔盈庭聚訟則彼我兼收籍
衍異舊亦一並集狐則裘非一腋與夫存者從而觀
之扶衰拯墜攘當世表微君子匡不逮焉

後序

己卯杪秋　青　家　從事鉤沈載寬易尚書古注旁搜
略備而周易五卷既刪稿其後得交朱大學文游學
博聞稍所癡求元精本本前日所未見及所求而不
得若王應麟集鄭玄尚書注之類莫不畢具傳本往
還一歲無貫逵一歲余已迭下樹滋蘭精舍丹鉛勘

夕深不爲疲至於左目幾成青盲而鉤沈得倍而有
徵於先儒言匪面命之言提其耳盾壬午二月目疾
甚百方自療四月末盡復轉入虛損頭不得俯不得
回顧行不得盤旋回顧盤旋壁鳴耳鳴輒過夕不止
人言河清半須藥物尚可慳吳臨汗青之責同于建
論文之書要之皓首非今日之論哉昔陶臺歷載二
十濮志弗成西鄂受詔與月法文猜故幻疎　二希
者十年研兩京以一紀大幸作輟用兼旁雜人事　萬
宮　損絕交遊五年專力窮歸肸代按蘇懸見娛同綵
竹上熟食時期月之款下非兩京二都之精然竊盤
以兼又稱味秋菊則落英可餐繪事以采色成文發

漢則條波末絕周易二十二家集解序上三篇志注
表二書所言有應幾之合壬午夏五扶疾繕寫八月
書二十九卷畢先以己卯十月作前序是歲九月作
後序及錄并前序爲序錄第一卷許慎說文自在卷
末京房注易錄入正卷漢魏諸儒原宋元傳者所弗府
然司馬文正類篇一從許氏目在卷之末五至於錄
存一卷則自佳元明注疏釋文以後無關研今之
策尤爲鄭氏及所採書名傲者也中徵而不合則讀
者惑如隨條附見則繁而寡要不得不別爲一卷略
述源流非敢自命古人洪作附聖作者以不學
名震于天下者也本名古注疏鉤沈文帝曰以命

名始吳陸璣其作注下之注始劉宋[illegible]不若[illegible]
之目本后倉曲臺記義雖不同新舊唐書已相承分
類遂定今名前序曰古經解鉤沉者亦今所追改也
前序體例今不盡同者其出于例欲見撰集本意故
復并存不必悉括編畫一與本書合也

例

漢人宋人說經殊旨鴻溝東西大約在李唐[illegible]然
盧仝啖趙春秋開棄傳之宗王弼何晏易象有空文
之注遂相傳述宋學要以本自西京董仲舒東京馬
融今集散失盡取唐前非欲獨宗漢學實存稽古之
思

王伯厚處宋諸儒末獨能好古易尚書論語則鄭
玄注詩則集齊魯韓三家春秋則集賈逵服虔今相
述其意旁及諸經下盡隋唐舊注猶伯厚輯集漢注
初心不無低昂要亦孔門各言爾志之義

趙宋初葉注疏尊為科律渡江至元季為諸儒集矢
其間所引後是注速略於大卞在不論不議之列故
　初稿以各經注疏周易集解所載昔注為上後
因仍陸孔節[illegible]之所以從引繁多更以注疏集解未
載者為主其客主之[illegible]諸書則舊見輒錄注疏集解
則但備一家及摘義要古什一二而已

舊注散見他經疏中仍為蒐數分摘蓋不在本經使
[illegible]具經與至陸德明釋文本為經典作音故其所
載亦備諸音今不傳者亦舜人存一二則其涉舊注
淺深所未及者移寫而從錄其類半陸淳春秋三書
則為啖趙之學兩家之卷帙雖亡三書之採摭略備
今錄其所要三作是趙則者近數十條唯此二陸不
同諸書盡錄之例

舊注初見備載其人書名再見以下獨載書名既定
法也其或先儒[illegible]異人同名如劉向雷氏並有五
經要義及諸書援引不稱作者姓氏不能定其誰何
則照初見獨出書名或一人數書列[illegible]於春秋有
左氏長經章句左氏解詁左氏經傳宋[illegible]列三宗經

本同諸書可分屬者或從諸書指實或從文句排比
其終不能決則雖屢見猶載人名其不立書名獨稱
注解及音者再見以下概姓以相別一經之內復有
姓同則少見者稱名如孝經注王肅[illegible]之一見
則與之稱名王肅稱姓孟子注劉熙多劉向一見則
劉向稱名劉熙稱姓其從諸書元引稱人稱書者則
又不以初見再見為例

每條下注所出書名非獨與古稱先兼欲讀者便於
覆對然一書卷帙多或盈千篇不注出某卷[illegible]不
注出所書同今自諸書所卷以上便為分別注出其
體自唐李匡義資暇集迄備行均尋[illegible]手鑑已見存

興中卷口識記第十八卷開元禮第七十六龍龕注鏡字云在中阿含經第五十五卷注懽字云出阿差末經第二卷故程大昌攷古編引道經演繁露引道典兩用其法然則王應麟集鄭氏易引書注蓋非獨創

各經本文一以注疏本為正其先儒舊本字或異同分注經文各字之下參前後注便句某本作某其本有某字無某字至義門學士紅豆作讀以唐石經及宋槧本校補校改塗乙頗多夫唐石宋刊[illegible]其間同異便屬沉淪今摘其切於學者間見[illegible]字異句脫文省目直書經句不作旁注[illegible]刻正有明兩監本之誤又此集摘句附注初非全錄經文老成典型知毋復改竄經字之嫌也

經說一　六

凡釋注疏其書尚存於禮不當入集然彼文訛字非得兩宋精本不可是正如禮記疏義門先生見南宋刊本已缺落數十處故就傳是樓校北宋本往月[illegible]出其後吳門流傳一北宋本朱太學稽亭孔林比對精善今擇其中訛不可意校鐵不可文何從朱校本補正百數十條不敢謂識廬山真面庶幾為讀經疏者一提西山朝爽

校諸鈇誤率用宋槧惟趙岐孟子章指毛斧季所借見章邱李氏所藏北宋蜀大字章句本趙氏篇敘從此書出而斧季手校注疏不言章指出自蜀本惠松崖先生亦僅從盱郡重刊廖氏本及[illegible]非世綵堂元本經章指均在各章章句之末今本混入疏中零落大半前輩或疑孫宣公既作疏不知[illegible]章指未乃爲疏初非自疏前疏今若必從宋本則孫疏二十八卷之疑終無可釋故從兩家所校急爲補入

[illegible]少餘是人之性中復貧病相兼三十以後居然遺落此集雖隨立規條然病中塗抹易[illegible]其間或爲注失收或前後倒置或本非[illegible]行採人不能保無一二紙悟然亦有明知其誤如春室有四民月令無崔氏月令注而自轉指爲注月令[illegible]

經說一

[illegible]氏注與原注而十　十御覽兩三處並作崔注月[illegible]龐有籍淨書郡國志無[illegible]記注而太平寰宇記指爲注崔記若此之類[illegible]則恐實有其書而不錄則恐貽[illegible]教大方雖非闕疑亦懼[illegible]之譏

錄

古經解姓氏書目

周

子夏　易傳三卷　二卷　六卷

詩序（詩敍一集）四卷（文苑英華七百十六）

魏文侯

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

孟仲子

詩論（毛詩傳引）

漢

申公

魯詩（漢書三十）

魯訓（後漢書注一十九）

韓嬰

韓詩內傳四卷（漢書三十）

詩敘（水經注引）

轅固

齊詩一（釋文）

齊詩傳（後漢書…一十五）

孟喜

易章句二篇（漢書三十）

十卷（釋文一）

八卷（隋書三十二）

后蒼

齊詩

戴德

喪服變除一卷（舊唐書四十六）

喪服記（通典引）

戴聖

石渠禮論四卷（隋書三十二）

禮議奏三十八篇（漢書三十）

禮義（通典…）

禮議

歐陽高

尚書章句三十一卷（漢書三十 釋文一）

施讎

易章句二篇

淮南王安

九師道訓二篇

董仲舒

公羊治獄十六篇（漢書三十）

春秋決事十卷（隋書三十二）

春秋決獄（白孔六帖二十六）

春秋斷獄五卷

孔安國

尚書音（釋文一）

詩序（朱子…引）

古文孝經傳一卷（隋書三十二）

古論語傳（釋文一）

夏侯勝　夏侯建

尚書章句各二十九卷

尚書解故二十九篇（漢書三十）

京房

易章句十二卷釋文一　十卷隋書三十二

嚴彭祖

嚴氏春秋釋文敘錄

顏安樂

公羊嚴氏記十一篇漢書三十　顏氏春秋春秋敘錄

尹更始　汝南人漢書三十　議郎西漢會要二十六

穀梁章句十五卷舊唐書四十六

張禹

孝經安昌侯說一篇漢書三十

劉向

周易繫辭義二卷舊唐書四十六

尚書五行傳記十一卷漢書三十

春秋說晉書引

五經要義五卷舊唐書四十六

孟子注李善文選注引

許商

尚書五行傳記一篇漢書三十

劉歆

洪範五行傳十一卷漢書三十三

左氏章句漢書三十六

爾雅注三卷釋文一

馮氏

服氏春秋章句劉炫說孔疏十四

侯苞

韓詩翼要十卷隋書三十二

鄭興

周禮解詁鄭玄周禮序

春秋條例後漢書二十六

鄭眾

建初六年以左馮翊爲大司農八年卒後漢本傳　漢書年表九下

周禮解詁周禮序

春秋條例後漢書十六

左氏章句釋文一

賈徽

左氏條例二十一篇

賈逵

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三卷並後漢書三十六

古文尚書訓後漢書三十二

周禮解詁周禮序

春秋三家經本訓詁十二卷

左氏長經章句二十卷隋書三十二　三十卷舊唐書四十

左氏解詁三十卷釋文一　十六

左氏傳義公羊疏引　按王應麟與賈服注輯述鈔補傳敘古文說相多爲不尚厚本

左氏長義二十事 按今[illegible] 後漢書[illegible] 東漢會要十三 四十事

釋文一

包咸 永平五年以左中郎將爲大鴻臚八年卒 彭城人

本傳 後漢書七十九上

論語章句 何晏論語集解序

衛宏 古文尚書訓旨 後漢書七十九下

毛詩傳 經典釋文引

薛漢 韓詩章句二十二卷 隋書三十三

景鸞 字漢伯梓潼人 華陽國志十下

月令章句 同上 [illegible]

周氏

論語章句 何晏序

樊光 京兆人中散大夫 釋文一

爾雅注六卷 同上 三卷 隋書三十二

李巡 汝南人中黃門 釋文一

爾雅注三卷 同上

阮諶 侍中 隋書三十二

三禮圖十卷 [illegible]

許慎 五經異義十卷 隋書三十二

五經通義 初學記引

許淑 字惠卿魏郡人 釋文敘錄一

左傳注 釋文一

張衡 周官訓詁 見冊府元龜六百五

馬融 易傳九卷 釋文一 注一卷 隋書三十二 章句十卷

[illegible] 舊唐書四十六

易音 釋文一

尚書注十一卷 釋文一

毛詩注十卷 釋文一 毛詩傳 成伯璵毛詩指說

喪服經傳注一卷

周禮注十二卷 隋書三十二 周官傳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

禮傳 同上 禮記注 東漢會要十二

三傳異同說 同上 左傳注 初學記引

孝經注 [illegible]

論語訓說 [illegible]

崔寔 月令注 [illegible]

延篤

左氏注 釋文一

何休

左氏膏肓十卷

穀梁廢疾三卷 並隋志六一三

公羊墨守十四卷 隋書三十二

公羊文諡例 公羊疏引

公羊音訓 史記索隱引 開學記開引

論語注 後漢書七十九下

劉熙

孟子注七卷 隋書三十二

穎容

左氏條例五萬餘言 後漢書七十九下 釋例十卷 隋書三十二 七卷 新唐書五十七

盧植

禮記注二十卷 釋文一 十卷 隋書三十二 禮記解詁 未漢舍發十二

禮記音 釋文引

服虔

左氏傳解誼三十一卷 隋書三十二 三十卷 舊唐書

十六 訓解 世說注上之下

左氏傳音一卷 釋文一 音隱一卷 舊唐書四十六

左氏膏肓釋痾十卷 隋書三十二 五卷 舊唐書四十六

春秋成長說九卷 隋書三十二 成長義 公羊疏引

七卷 新唐書五十七

荀爽

易傳 後漢書六十二 易注十一卷 釋文一 章句十卷

舊唐書四十六

辯傳

春秋條例 見舊唐志四六百五

劉表

易注十卷 釋文一 章句五卷 隋書三十二

宋衷

易注十卷 釋文一

鄭玄

易注十二卷 釋文一 九卷 隋書三十二 十卷 新唐書五

十七

尚書注九卷

尚書音 並釋文一

喪服變除一卷 舊唐書四十六

三禮圖 引鄭錄

三禮目錄一卷 釋文一

左傳注 文六英華引世說上之下注 春秋傳未成以與服虔為服氏注

左傳音 釋文引

箴左氏膏肓 發公羊墨守 起穀梁廢疾 後漢書

晉三十五

大執論一卷（舊唐書四十六）

駁五經異義（後漢書三十五）

孝經注（同上集太平寰宇記二 十三卷目康成徵注所作）

論語注十卷（釋文一）九卷（唐書十二）

論語篇目弟子（史記注六十七）

論語孔子弟子目錄

一卷（隋書三十二）

爾雅注（爾雅疏引）

魏

高貴鄉公

左氏音三卷（釋文一）

劉楨

毛詩義問十卷（隋書三十二）九卷（舊唐志六十五）

陳羣

論語義說（論語序）

王基

毛詩駁一卷（隋書三十二）五卷（新唐書五十七）

王肅

周易注十卷（隋書二十二 [illegible]）

尚書注十一卷（隋書三十一）十卷（釋文一）

毛詩注二十卷

毛詩義駁八卷（隋書三十二）雜義駁（舊唐書四十六）

毛詩問難二卷（同上）

毛詩音（釋文一）

周禮注十二卷

喪服經傳注一卷

喪服要記一卷

禮記注三十卷（隋書三十二）

禮記音一卷（釋文一）

左傳注三十卷

孝經解一卷（隋書三十二）

論語義說（論語序）注十卷（隋書三十二）

董遇 弘農人（魏志十三）字季直大司農（魏志十三注）

周易注十卷（舊唐書四十六）

易音（釋文）

左傳章句三十卷（隋書三十二）

左氏朱墨別異（隋志十三）

周生烈 燉煌人（魏志十三）姓周生名烈（魏志十三注）

又從本姓唐博士侍中（釋文一）字文逸（何晏論語序）

論語義說（論語序）

論語義例（魏志十三注）

字

糜信　字南山東海人樂平太守　釋文一元經籍志作糜信分隋出

一原作糜今丙(?)

春秋說要十卷　隋書三十二　春秋要一卷　唐志作目

五

穀梁傳注十二卷　釋文一

穀梁音　釋文引

孫炎　樂安人徵秘書監不就　隋志十二　字叔然　隋志十

二

字叔言　鼓氏家下(?)

周易例

春秋例　隋志十三

周禮注　隋志陳引書

禮記注二十九卷　釋文一　二十卷　隋書十二三

爾雅注三卷　釋文一　七卷　隋書十二三　六卷　唐志目

十六　二卷　隋書大府元王家

爾雅音義　唐志作孫氏　音一卷　釋文一

王弼

論語釋疑三卷　隋書十二三

論語音　釋文引

何晏

周易私記二十卷

周易講疏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此二書並不著撰人名氏及舊唐書志不知撰人，本傳亦無，唐志作王氏，周易私記二十卷，周易講疏十三卷，不注撰人，何晏

徐邈

論語音　釋文引

左氏音三卷　釋文一

[illegible]書名數備其目

序錄

古經解鉤沉

吳

虞翻

周易注十卷 釋文　九卷 隋書三十二

陸績

周易述十三卷 釋文　注十五卷 隋書三十二

射慈

字孝宗彭城人 吳志注十四 [illegible]

[illegible]

喪服變除圖五卷 隋書三十二

姚信

字德祐吳興人太常卿 [illegible]

周易注十二卷 釋文　十卷 隋書三十二

薛綜

述鄭氏禮五宗圖 通典引

韋昭

毛詩答雜問七卷

孝經解讚一卷 隋書三十二

[illegible]解 [illegible]

徐整

字文操豫章人太常卿 釋文

毛詩譜暢 同上　譜三卷 隋書三十二

晉

譙周

喪服集圖 通典引

論語注十卷

五經然否論五卷 並隋書三十二

向秀

易義 釋文

杜預

喪服要集二卷 隋書三十二　要記 北堂書鈔九十二　要

集議三卷 [illegible]十六

春秋長歷 晉書三十四

春秋釋例十五卷 隋書三十二

左傳音三卷 [illegible]十二

東晉

五經通論 [illegible]

衛瓘

字伯玉 [illegible]　河東安邑人侍中 晉書[illegible]

論語注八卷 釋文　集注六卷 隋書三十二　十卷

[illegible]

裴秀

禹貢地域圖十八篇 晉書三十五

劉兆

字延世濟南東平人 晉書九十一

春秋調人七萬餘言 同上

公羊注 文選注引

京相璠

裴秀客 隋書三十二

春秋土地名三卷 同上

虞欽　字子若范陽人尚書僕射 晉書 十四

公羊序 春秋 疏引

司馬彪

禮記注 宋史太平 御覽引

鄒湛

周易統略論三卷 隋書 經籍志 晉書九十六

劉寔　字子真平原人 晉書 四十一

春秋條例十一卷 隋書 三十二　二十卷 唐志 十

繆播　字宣則蘭陵人中書令 晉書 六十

論語旨序三卷 隋書 三十二　二卷 唐書 四十六

論語釋 釋文 引

楊乂　字玄舒汝南人司徒左長史 釋文 一

易卦序論一卷 隋書 四十六

陳劭　字節良東海襄賁人陳留內史 晉書 九十一

周禮論 釋文 一　周官論評十二卷 隋書 唐書 四十六　周

官禮異同評十二卷 隋志 六

楊方　字公回高梁太守 晉書六十八

五經鉤沉十卷 隋書 三十二　鉤深

孔晁　五經博士 隋書 三十二

尚書義問三卷 隋書 三十二

穀梁傳指訓五卷

劉逵　侍中

喪服要記二卷

袁準　給事中

喪服經傳注一卷 隋書 三十二

喪服傳 通典

孫毓　字休朗 釋文 一　北海人長沙太守 毛詩 指說

毛詩異同評十卷

左傳義注十八卷 隋書 三十二　二十八卷 唐書 經籍 六

五

左氏賈服異同略五卷 隋書 三十二

欒肇　字永初太山人尚書郎 晉書 列 十八

論語釋疑十卷 隋書 三十二　論語義 史記 索隱 十八　論

語釋 唐書 五十七

論語駁二卷 隋書 五十六　三卷 唐書 十二

江熙　字太和兗州別駕

公穀二傳評三卷

論語集解十二卷 釋文 一　十卷 隋書 三十二

韓康伯

易音

黃穎　南海人廣州儒林從事 釋文 一

周易注四卷 隋書 三十二　十卷 唐書 四十七

張軌

易義十卷 崔鴻十六國春秋七十

干寶

周易注十卷 隋書三十二

周易爻義一卷 新唐書五十七

周易玄品二卷 傳疏七錄 六百五

易音 釋文引

周禮注十二卷 隋書三十二　十三卷 釋文一

周禮音 釋文 疏引

春秋左氏義 隋書八十二　左氏函傳義十五卷 隋書三十二

左氏承傳義 六百五　春秋義函傳十六卷 通志十三六

王廙 字世將琅邪臨沂人王敦用爲荊州刺史 晉書七十六

周易注三卷 隋書三十二　十二卷 釋文一　十卷 唐書

賀循

喪服要記十卷 隋書三十二

葛洪

喪服變除一卷

郭璞

毛詩拾遺一卷 隋書上

爾雅音一卷 釋文一　音義 舊唐書四十六　音畧二卷

爾雅圖讚二卷 釋文一　圖譜 新唐書五十七

李軌 江夏人祠部郎中 釋文一

周易音一卷 隋書三十二

尚書音

周禮音一卷

儀禮音一卷

禮記音二卷

左傳音三卷 隋書三十二 並釋文一

公羊音一卷

穀梁音 並釋文一

李充 字弘度中書侍郎 史記索隱十九

論語集注十卷 釋文一　論語釋 隋書三十二

論語音 釋文一

劉智

喪服釋疑 通典引 按隋志注梁有喪服釋疑二十卷劉智撰亡通典載其說

張璠 安定人著作郎 釋文

周易注八卷 隋書三十二　集解十二卷 釋文一　十卷 舊唐書四十六

李顒 字長林江夏人本郡太守 釋文一

周易略論一卷 新唐書五十七

尚書集解十一卷（隋書三十二）　集注十卷（舊唐書四十六）
尚書新釋二卷（隋書三十二）
尚書要畧二卷（舊唐書五十七）
謝沈　字行思會稽山陰人（晉書八十二）　著作郎（[illegible]）
尚書注十五卷（隋書三十二）　十三卷（舊唐書四十六）
孔倫　字敬序會稽人廣陵太守（釋文一）
喪服經傳集注（隋書三十二）
徐乾　字文祚東莞人給事中（釋文一）
穀梁傳注十三卷（目上）
徐邈　字仙民（顏氏家訓下）　東莞姑蔑人驍騎將軍（晉書九十一）

穀梁傳義十卷
五經音十卷（隋書三十二）
薄叔元
問穀梁義二卷
范寧
尚書注十卷
穀梁傳例一卷（隋書三十二）
穀梁音（[illegible]）
答薄氏穀梁駁（穀梁疏引）
孫綽
論語集注十卷（釋文一）

蔡謨
毛詩疑字議（初學記引）
喪服譜一卷（隋書三十二）
[illegible]
孝經集解一卷（目上）
謝道韞
論語讚（藝文類聚引）
王愆期　字門子河東人散騎常侍（釋文一）
公羊經傳注十二卷（目上）　十三卷（隋書三十二）
范宣　字宣子陳留人（晉書九十一）
禮記音二卷（釋文一）

禮論難（晉書九十一）
袁宏
孝經說（邢昺孝經序疏）
桓元
周易繫辭注二卷
殷仲文
孝經注十卷（隋書三十二）
蜀
范長生　涪陵丹興人字雄丞相（十六國春秋八十）　自稱
蜀才（顏氏家訓下）
易注十卷（釋文一）

北京

劉昞　字彦明燉煌人蒙遜克酒泉拜爲秘書郎中（十六國春秋九十七）

周易注（十六國春秋九十三）

宋

戴顒

月令章句十二卷（舊唐書四十六）

雷次宗

詩序義二卷

喪服經傳畧注一卷（隋書三十二）

周續之

詩序義（釋文一）

毛詩音（顏氏家訓引顏師古匡謬正俗引）

荀柔之　潁川潁陰人奉朝請（釋文一）

周易繫辭注二卷（隋書三十二）

易音（冊府元龜六百六）

荀昶　字茂祖中書郎（冊府元龜六百六）

孝經集解（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何承天

禮論三百卷（隋書三十二）　三百七卷（舊唐書四十六）

徐爰　字長玉瑯邪人大中大夫（實衆徒書略小上）

易音

毛詩音（敍錄冊府元六百六）　音義（毛詩指說）

禮記音二卷（冊府元龜六百六）

任預　太尉參軍（隋書三十二）

禮論條牒十卷（同上）

崔凱

喪服駁（經典敍）

喪服難問六卷（隋書三十二）

庾蔚之　字季隨員外散騎常侍（冊府元龜六百六）

喪服要記注十卷（舊唐書四十六）　五卷（新唐書五十七）

禮記義疏（孔穎達禮記正義序）

賀道養　賀瑒伯祖（南史六十二）

春秋序注一卷（隋書三十二）

後魏

崔浩

周易注十卷（隋書三十二）

劉芳　字伯文彭城人侍中（魏書五十五）

詩箋疏（孔穎達詩疏引）　詩義荃（節賢引）

毛詩箋音義證十卷（北史四十二）

常爽　字仕明河內溫人（魏書八十四）

六經畧注（冊府元龜六百六）

衛冀隆　遼西人國子博士（魏書七十二）

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同上）

秦道靜　樂陵人 北史四十七

釋衛氏難杜 徐遵明傳引

南齊

劉瓛　字子珪沛國相人彭城郡丞 南齊書三十九

周易乾坤義一卷 隋書三十九　九卷

周易注 文選注三十

周易繫辭義疏二卷 新唐書五十七

毛詩序義疏一卷 隋書三十二

孝經說 孝經序疏

顧歡　字景怡吳興鹽官人 南史七十五

字元平

周易繫辭注 南齊書五十四

王儉

喪服古今集記三卷 隋書三十二

王季彬　尚書儀曹郎 隋書三十二

禮疑六卷 上同

梁

武帝

周易講疏三十五卷 隋書三十二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卷

周易開題論序十卷

文言義 梁書三

易大義二十卷 新唐書五十七

易大義疑問二十卷 新唐書五十七　二十一卷 通志六十三

易音

孝經義疏十八卷 隋書三十二

論語音 釋文引

簡文帝

毛詩十五國風義二十卷 隋書三十二

元帝

左傳音 釋文引

伏曼容　字公儀平昌安丘人臨海太守 梁書四十八

周易注八卷 隋書三十二

褚仲都　天監中歷五經博士

周易講疏十六卷 隋書三十二

崔靈恩　清河武城人桂州刺史 梁書四十八

毛詩集注二十四卷　二十二卷

周禮集注四十卷 上同　二十卷

三禮義宗四十七卷 梁書四十八　三十卷 南史七十一

春秋經傳解六卷

左氏傳立義十卷

春秋申先儒傳論十卷

左氏條例十卷 冊府元龜六百六

何胤

毛詩隱義十卷 隋書三十二

禮記隱義二十卷 冊府元龜六百六

賀瑒 字德璉會稽山陰人步兵校尉領五經博士 梁書四十八

禮記新義疏二十卷 隋書三十二

禮論要鈔一百卷 舊唐書四十六

周捨 散軍十一 隋書三 汝南人 太平廣記二百四十六

禮疑義五十卷 舊唐書四十六 五十二卷 通志六十四

皇侃 吳郡人國子助教 梁書四十八

禮記講疏五十卷 同上 四十八卷 隋書三十二 論

說 南史七十一

禮記義疏九十九卷 隋書三十二

論語義十卷 梁書四十八 義疏 隋書三十二 論語音

釋文引

孝經義疏三卷 通志六十三

賀述

禮統十二卷 玉海三十九

嚴植之 中撫軍記室參軍 冊府元龜六百六

孝經注 隋書三十二

陳

周弘正 字思行汝南安城人尚書右僕射 陳書二十四

周易講疏十六卷 同上

張譏 字直言河南武城人國子博士 陳書三十三

周易義三十卷 同上 講疏 隋書三十二

戚袞 字公文鹽官人梁江州刺史陳大建十二年

卒 長安志六十三

周禮音 釋文一

沈文阿 字國衛吳興武康人國子博士 陳書三十二

春秋義疏 釋文 春秋左氏經傳義略二十五

卷 隋書三十二 二十七卷 舊唐書四十六 三十卷 冊府

元龜六百六

王元規 字正範太原晉陽人陳尚書祠部郎隋秦

王府東閤祭酒 陳書三十三

左傳音三卷 同上

施乾

博士 冊府元龜六百六

爾雅音 釋文一

謝嶠

國子祭酒 釋文一

爾雅音 一 冊府元龜

顧野王

孟子 釋文引

爾雅音 釋文一

後周

沈重　字子厚吳興武康人露門博士（北史八十二）

毛詩音二卷

周禮音一卷（並同上）

禮記音二卷（周書四十五）

樊深　字文深河東猗氏人開府儀同三司（周書四十五）

七經異同說三卷（同上）　七經論（隋書二）

七經義綱略論并目錄三十一卷（隋書十五）　義

綱二十九卷（隋書十二）　義綱略論并目錄二

十卷（冊府元龜六百六）　義綱略（隋志十三）

衛元嵩　成都人賜爵持節蜀郡公（元包經傳）

三易異同論（李江元包經傳注引）

熊安生　字植之長樂阜城人露門學博士（周書四十五）

禮記義疏三十卷（北史八十二）　四十卷（隋志十四）

顧信

一

穀梁傳注（太平御覽引）

隋

何妥　字栖鳳西城人國子祭酒（北史八十二）

周易講疏十三卷（隋書三十二）　三卷（冊府元龜六百六）

顧彪　字仲文餘杭人秘書學士（宋本咸淳臨安志七十三）

尚書疏二十卷（隋書三十二）

李孟悊

儀禮章疏（賈公彥儀禮疏序）

劉焯

尚書正義（孔穎達尚書疏序）

夏侯伏朗

三禮圖十二卷（歷代名畫記三）

劉炫

毛詩述義四十卷（隋書七十五）　述議（北史八十二）

春秋攻昧十卷（同上）　十二卷（舊唐書四十六）

春秋述議四十卷（北史八十二）　三十七卷（舊唐書四十六）

三十卷（冊府元龜六百六）

春秋規過三卷（舊唐書五十七）

千文孝經述議五卷（隋書三十二）　述義（舊唐書四十六）

辛彥之　隴西人洛州刺史（隋書七十五）

五經異義（北史八十二按禮記正義引異義一孫義張衆事考崇書目記無爲記異疑當爲辛彥之書）

魏真克　鉅鹿人（邢昺孝經疏序）

孝經訓注一卷（按唐志有魏克己注孝經列賈公彥下未知即一人否）

唐

江灌　字德源陳尚書令孫至武德中爲隋州司馬（北史）

（名西祖三按穀梁述書目以上卷數仁壽學造 拙陳傾人官作中中護軍了言作開留失官從事 彡逆爲唐入）

陸德明

爾雅贊一卷（名西紀三）

周易文句義疏二十四卷 舊唐書百十六 易疏十五卷 冊府元龜六百六 二十卷 周易序錄傳中篇

孔穎達

毛詩譜 詩三百經鄭自注引

魏徵

周易義六卷 通志六十三

裴瑜

爾雅注五卷 宋史二百二

爾雅音 蒸陵著記引

崔憬

周易探玄 李鼎祚周易集解引

僧一行

易纂 程迥周易古占法引

丁公著 蘇州人 通鑑二百四十一

孟子音 孫奭孟子音義序 手音一卷 宋史二百二

啖助

春秋集傳

春秋例統 新唐書二百 陸淳纂例一

春秋集注 陸淳春秋纂例一

趙匡

春秋集傳損益 同前

五經辨惑說 春秋纂例引

施士丐 太學博士 韓愈集二十四

毛詩說 韓集注引

王應

周易要削三卷 宋史二百二

張鎰 蘇州人中書侍郎平章事 舊唐書百二十五

三禮圖十二卷 冊府元龜六百六 九卷 通志六十四

孟子音義三卷 新唐書五十九

陸淳

春秋集注二十卷 一

韓愈

論語注十卷 新唐書五十七

盧仝

春秋摘微四卷 讀書志一 一卷 通志六十三

李瑾 試左武衛兵曹 通考八十二

春秋指掌十五卷 新唐書五十七 指掌圖二 宋史二百二

劉軻 韶右人 字希仁元和末進士卒於洛州刺史 慕孟軻為文故以名焉

成伯璵 中山人

三傳指要十五卷 新唐書五十七

禮記外傳四卷 十卷 宋史二百二

陸善經 孟子注七卷 新唐志五十七

蘇鶚 周易開玄關一卷 崇文總目 見公武讀書志一

東鄉助 周易物象釋疑一卷 新唐書五十七 朝散大夫守江陵少尹

張轅 周易啓元 周易占引

李翱 易銓三卷 玉海三十六 七卷

陸希聲 吳人 宣和書譜 相昭宗

易傳二卷 新唐書五十七 十三卷 宋史二百二 十卷 六卷

陳岳 春秋通例三卷 新唐書五十七 吉州廬陵人 纏傳江西從事 新唐書五十七

春秋折衷論三十卷

時代無考 新史無傳

陳銓 喪服注

蔣氏 周禮音 引

劉昌宗 尚書音 引 毛詩音 引 周禮音

一卷 儀禮音一卷 禮記音五卷 左傳

音 引

姚規 周易注七卷

崔覲 周易注十三卷 周易統例十卷

傅氏 周易注十三卷 隋書三十二 十四卷

盧氏 周易注十卷

舒援 毛詩義疏二十卷

謝氏 禮記音義隱一卷

雷氏 五經要義五卷

邯鄲綽 五經析疑二十八卷 隋書三十二 三十卷 書目十七

綦毋邃 孟子注九卷 隋書三十二

孫覺 春秋義疏 序

田由 公羊序

嚴宏 公羊序 引

蔡氏 喪服集說 引

王懋沖 周易注十卷

賀述 禮統十二卷 隋書

梁正 三禮圖

韋輝光 毛詩問 引

鄭氏 月令鑒 引

姓氏無考

詩傳 引

易大傳 [illegible]

魯詩說二十八卷 [illegible]

禮服傳

喪服文傳 [illegible]

魯詩傳 [illegible]文選注引

月令篇名

月令記 蔡邕引

尚書訓詁 [illegible]

穀梁序 [illegible]

春秋古地 水經注引

春秋穀梁說 [illegible]

舍人爾雅注二卷 漢武帝時待詔 [illegible]

[illegible]內傳 [illegible]

國語隱義注三卷

禮記音義隱七卷 [illegible]

喪服祭例 [illegible]

五經雜例 [illegible]

齊詩內傳 [illegible]

毛詩草蟲經 [illegible]

春秋地名 [illegible]

春秋井田記 [illegible]

春秋文義 [illegible]

禮記傳 通典引

春秋大傳 余知古渚宮舊事引

毛詩題綱

毛詩義注

五經義

五經析疑駁

論語隱義 [illegible]

爾雅注 [illegible]

書名無考

賈誼 [illegible]

服虔 [illegible]

延篤

蔡景君

侯果 [illegible]

莊氏 [illegible]

劉[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張[illegible]

鄭坤

劉氏

南公 [illegible]

彭汪 [illegible]

董仲舒 [illegible]

戴氏 [illegible]

劉向 [illegible]

繆協 [illegible]

范甯 [illegible]

梁武帝 [illegible]

顏延之 [illegible]

目

鉤沉一 序

一下

二

二下

三 尚書上
四 尚書中
五 尚書下
六 毛詩上
七 毛詩下
八 周禮
九 儀禮上
十 儀禮下
十一 禮記一
十二 禮記二
十三 禮記三
十四 禮記四
十五 左傳一
十六 左傳二
十七 左傳三
十八 左傳四
十九 左傳五
二十 左傳六
二十一 左傳七上
二十一下 左傳七下
二十二 公羊
二十三 穀梁
二十四 孝經
二十五 論語
二十六 孟子上
二十七 孟子下
二十八 爾雅上
二十九 爾雅中
三十 爾雅下

周易上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五經

晉太寧元年撰鈎沉傳之沉義者編雜以起端[illegible]

[illegible]

六經

傳傳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神情啟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季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概甯越鄙夫也講藝以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溫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

身故貿因眾口屬宣舞林署撰所聞討論其本名
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illegible]六經略注序 [illegible]八十）

周易

序國家西平河右[illegible]金城宗欽武威段承
根三人皆儒者並有儒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
易余以左氏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
餘[illegible]而為之解焉（崔浩注序 魏書五十二）[illegible]張湛
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冊府元龜七百六十八）五代祖晉
官至禮部侍郎學兼天人嘗著八卦論為世所傳
遭亂遺墜而獨[illegible]尚有存者[illegible]乃略演其旨於此

[illegible]（[illegible]）易以言象譬以
馬明坤隨事義而取象是故春秋傳辭多因物象
而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文[illegible]而[illegible]自[illegible]
子以六十為運而卦因六十四為周六十四而[illegible]
六十合九百六十年為一元[illegible]於注疏未
[illegible]者探出[illegible]為周易釋疑屬象比事約
辭仲坤[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illegible]乾[illegible]在[illegible]道[illegible]在大
[illegible]野[illegible]百聖有三人[illegible]首長各[illegible]文有
[illegible]上[illegible]中文王下孔子也三聖[illegible]言意

中[illegible]而[illegible]之河與天通圖之自來
三聖衡列乾之象也天道無言示人以象天將以
易道畀予乎由是考歷少小以來所集諸家註說
貫以自得之理著易傳十篇傳上經為第一下經
為第二所以列彖象之微辭則卦爻之奧義第三
篇演文言之[illegible]以[illegible]人之[illegible]第四篇伸繫辭
之微意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第五篇原作易之始述列
卦之序第六篇[illegible]卦之義辨反對之相資第七
篇窮畫卦象之由生著奇耦之[illegible]第八篇明[illegible]
[illegible]之本制作[illegible]之原第九通天下之理第十
成天下之務（[illegible]）今年四十
有七已及聖人之年於是作易傳以授門人崔徵
王贊之徒復自為注（[illegible]）
[illegible]易者謂生生之德有易簡之義不易者言天地
定位不可相易變易者謂生生之道變而相續（[illegible]）
（[illegible]）

乾

元亨利貞

始萬物為元遂萬物為亨益萬物為利不私萬物
為貞（[illegible]）

初九

陽在初稱初九去初之二稱九二則初復七陽在

初稱初六去初之二稱六二則初後八矣 陸績述
宋衷演 上傳一
解 時義
位始故稱初陽重故稱九 干寶文義 李門

潛龍

爻辭周公所作 馬融易傳 說 疏周一 文王作爻辭 崇
陸績 宋衷 上 易說

利見大人

聖人在位謂之大人 向秀義 史記索隱 一十六

終日乾乾

承乾行乾故曰乾乾 荀爽注

在淵

淵謂初九甲子龍之所由升也 干寶注

用九

總六爻純九之義 劉瓛乾坤義疏 五集解一

見羣龍无首吉

爻皆體乾羣龍之象舜既受禪禹與稷契咎繇之
屬並在朝 劉注 後漢書注 二十下 以衆聖人無自尊之
意則可以統御羣才矣 陸績易傳 一 穀要

六位

天地四時也六爻效彼而作 侯果 集解 一

時乘六龍

天子駕六 孟喜章句 詩疏 三之二

天行健

天無不健能行之德健也猶如地體不順承弱之
勢順也 何妥注

天德不可為首也

純陽天德萬物之始莫能先之不可為首先之者
凶隨之者吉 宋衷注

文言曰

乾坤為門戶文說乾坤六十二卦皆放焉 姚信上
集解一 文言是文王所制 梁武帝 本集 彭宋注 本書 以
乾坤德大故特文飾以為文言 莊氏 彭 先
一

體仁

體生也 鄭注 文選注 二十四

水流濕火就燥

水之性潤萬物而退下火之性炎盛而升上 王肅注 書疏 十二

雲從龍風從虎

龍舉而景雲屬虎嘯而谷風興 曰 猶言龍從雲
虎從風也 張璠 集解

聖人作

作起也 馬融注 後漢袁紹傳注 六十一 史記

而萬物覩

五動成離日出照物皆相見 虞翻注 集解 一

坤

先迷後得主利

坤臣道也妻道也後而不先先則迷失道矣故曰先迷陰以陽爲主當後而順之則利 盧氏注 集解一

西南得朋東北喪朋

西南陰類故得朋東北陽類故喪朋 王肅注 虞上采詁

萬物資生

自無出有曰生 劉瓛注 宋本文選注六

生得性之始也 明僧注 宋本文選注三十

直方大

直也方也地之性此爻得中氣而在地上自然之性廣生萬物故生動直而且方 鄭注 宋大字本建安殺六十五

黃裳

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 同 李校係書周書四十二

龍戰于野

聖人喻龍君子喻蛇 同 從解上五

爲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焉

慊讀如群公溓之溓古書傳作立心與水相近讀者失之故作溓溓雜也陰謂此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爲蛇得乾氣雜似龍 同 惠棟岳本 毛詩疏九之三

天玄而地黃

陰陽交戰故血玄黃 王凱冲注 集解二

也

天造草昧

草草創也昧冥也 鄭注 宋本文選注二十八 昧微物 葉 影宋注疏 思告有本音義

君子以經綸

經綸匡濟也 黃穎注 釋文二 一

磐桓

旋也 馬注 胡三省通鑑音注八十八

謂將乘不進也 子夏傳 影宋本注疏二

以從禽也

從子用翻 黃穎音 宋本注疏本音義

泣血漣如

體坎爲血伏離爲目互艮爲手掩目流血泣之象也 九家 集解二

蒙

蒙亨

蒙者蒙蒙物初生形是其未開著之名也人幼稚曰童亨者陽也 鄭注

匪我求童蒙

互體震而得中嘉會禮通陽自動其中德於地道之上萬物應之而萌芽生教授之師取象焉修道藝於其室而童蒙者求爲之弟子非已乎求之也 同

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

弟子初問則告之以事義不思其三隅相況以反解而筮者此勤師而功寡學者之災也瀆筮則不復告欲令思而得之亦所以利義而幹事 同上 公羊疏二十六

險而止蒙

險而止山也險而動坎也動靜皆蒙險 晉文勢序

說文木部 三十八

用說桎梏

木在手曰桎在足曰梏 鄭注 周禮疏二十四

順以巽也

師者心不違也巽者外迹相卑下也 虞注 集解二

需

利涉大川

大川大難也能以信而待故可利涉 補虞 影宋本疏二

宴樂

宴安也 子注　宴烏衍翻 李軌音 述影宋本釋文二

需于沙

沙接水者 鄭注 詩疏十七之二

惕中吉

中丁仲翻 馬融音 釋文二

歸而逋

坎爲隱伏逋逃之象 物數釋經 會通三

三百戶

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 鄭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五十二

或錫之鞶帶

鞶帶佩鞶之帶 同 周禮疏二十七

三褫之

二加三加之也 同 項安世玩辭三

師

丈人吉

丈之言長能御衆有朝正人之德以法度爲人之長吉而无咎謂天子諸侯主軍者 同 周禮疏二十

王三錫命

錫音賜 徐邈音 釋文二

有命

命所受天命也 鄭注 文選注二十四

比

盈缶

爻辰在未上值東井井之水人所汲用缶 詩疏 周七之

一

終來有他

非應猶他也 子夏傳 璧迎古占法下

比之匪人

二國雖近情不相得又柔背非已所親故曰匪人

外比之

內比之者以專其應爲比外比之者以非其應爲比 臣傳 要一 姚欽

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

王因天下顯習兵於蒐狩焉 鄭注 周禮疏二十五 王者習兵於蒐狩驅禽而射之三則已法軍禮也失前禽者謂禽在前來者不逆而射之旁去又不射唯背走者順而射之不中則已是其所以失之用兵之法亦如之降者不殺奔者不禦皆爲敵不敵已加以仁恩養威之道 同 敘本 義 藏六

履

履虎尾

夫鳥遊騰澤之地而比翮者萬群虎居叢林之藪而被豪者千數 五經 鈎沉 宋本御覽 五十七

不咥人

至齧也 鄭注 文選注十

履道坦坦

二變震爲大塗故曰坦道 虞注 三合

泰

拔茅茹

茅音苗 鄭音 宋本貝呂初 群經音辨一 茹牽引也 鄭注 張書

以其彙

彙古偉字美也 傅氏注 集釋 文二

包荒

荒虛也五虛無陽二上包之 虞 玄 荒 集解

帝乙歸妹以祉元吉

易有周人五號帝天稱一也王美稱二也天子爵號三也大君者興盛行異四也大人者聖人德備五也 孟康句 宋依宋本 疏引易六 五爻辰在卯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生育者嫁娶之貴仲春之月嫁娶男女之禮福祿大吉 鄭注 周禮疏十四 以柔在上帝乙妹之象下應於二下嫁之象 陸績 會見 三

城復于隍

隍壑也 鄭注 詩疏十 八之三

否

休否

休美也 鄭注文選注二十五

繫于苞桑

苞桺也 同宋本文選注五十二

同人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

此本夬卦九二升上上六降二 蜀才注集解引

同人于門

門者出入之正道不由斯道則爲咎 陸績數要二

同人于宗吝

今春秋公羊說魯昭公娶于吳爲同姓也謂之吳孟子春秋左氏說孟子非小君也不成其喪不當諱又按易曰同人于宗吝言同姓相娶吝道也鄭犯誅絕之罪言五屬之內禽獸行乃當絕 五經異義通典六十

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 鄭注儀服疏二

升其高陵

三居下體之上故謂之陵 翟聚義曰合通

大有

互體有兌兌爲澤位在秋也乾則施生澤則流潤離則長茂秋則長收大富有也 姚規注集解引

公用亨于天子

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 孫炎行錄消 鄧狀宋史二百六十七

匪其彭

彭旁盛滿貌 干注三汎解

謙

地中有山謙

謙之爲道降已升人山本地上今居地中降體之義 劉表章句集解引

卑以自牧也

牧養也 鄭注文選注十六

豫

雷出地奮豫

豫動也雷動於地上而萬物豫也 同詩疏一之四

先王以作樂崇德

外傳曰三王之樂可得聞乎 詹集章句宋校宋本禮記疏三十五

殷薦之上帝

上帝天帝也 鄭注書信書二十一文於其華七百六十二

朋盍簪

簪祖感翻 王肅音毛晉正六經正決一

捷疾也 陸傳程迥古占法下

冥豫

冥深也 王廙注釋文二

隨

震動兌說內動之以德外說之以言則天下之民
慕其行而隨從之故謂之隨也 鄭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一

蠱

蠱惑亂也萬事從惑而起故以蠱為事也案尚書
大傳云乃命五史以書五帝之蠱事然為訓者正
以太古之時无為无事也今言蠱者是卦之惑亂
也時既漸澆物情惑亂故事業因之而起惑矣 伏曼容注 集解

臨

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王者貢士於天子鄉大夫貢士於其君必以禮賓
之在主人盥而獻賓賓盥而酢主人設薦俎則弟
子也 [illegible] 盥手酌鬯祭之始薦進孰祭之
未薦鬯之時誠敬內充齊莊之容顒顒外見則與
祭者皆觀感而化矣 [illegible] 前紀注九

觀天之神道

誣神者殃及三世 大傳 漢書二十五下

噬嗑

九四

四體離陰位骨之象 王肅注 初學記二十六

得金矢

金矢所以獲野禽故食之反得金矢君子於味必
思其毒於利必備其[illegible] [illegible]六十二

賁

離為日月天文艮為石地文也天文在下地文
在上天地之文交錯而成賁賁然也 鄭注 詩疏十一之一

天文也

天地以節氣相交天文也 陸希聲 宋衷 [illegible]

山下有火賁

山下有火文相照也夫山之為體層峯峻嶺峭嶮
參差直置其形已如雕飾復加火照彌見文章賁
之象也 王廙注 集解

皤如

六四與初交也有應於九九欲自飾以適初既進退
未定故皤如也 鄭注

白馬翰如

謂九三位在辰得巽氣為白馬翰猶幹也見六四
適初未定欲幹而有之 [illegible] 疏八

賁於丘園束帛戔戔

[illegible] [illegible]

失位无應隱處丘園蓋象閒之人道德彌明
必有束帛之聘也 [illegible] 戔戔𥿄之多也
[illegible]

无不利

无不利事其无所不利者 陸傳三 擬要

小人剝廬

小人敖狠當剝徹廬舍而去之也 鄭注 周禮疏十二

復

七日來復

建戌之月以陽氣既盡建亥之月純陰用事至建子之月陽氣始生隔此純陰一卦卦主六日七分舉其成數言之而云七日來復 [illegible]

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夏至陰氣動未達故寒兵不從事所以助微

陽氣也謂日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以助微氣 [illegible] 冬至所以寒兵甚而商旅不行君不聽政事 [illegible] 以冬至陽氣萌生陰陽交精始成萬物氣微在下不可動洩王者承天理物故率天下靜而不擾也 白虎通八十七

无祗悔

祗病也 鄭注 [illegible] 祗音祁 韓康伯音 釋文

大也 [illegible] 祗適也 陸傳 擬要

中行獨復

度中而行四獨應初 鄭注 漢上易傳二

无妄

此所謂四陽二陰非大壯則遯來 虞注 漢上易圖上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妄之言望人所望宜正行必有所望行而无所望是失其正何可往也 鄭注 後漢書注十五

大畜

不家食吉養賢也

自九三至上九有頤象居外是不家食吉而養賢 鄭注 宋本周易正義六十二

曰閑輿衛

曰猶言也 劉氏 釋文二

豶豕之牙

豶豕之去勢者 陸傳 擬要

何天之衢

艮為手手上肩也乾為首首肩之間荷物處乾為天艮為徑路天衢象也 鄭注 後漢書注五十二 何音荷

梁武帝音 釋文二

頤

頤大過與諸卦不同大過從頤來六爻皆相變故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理焉故徵象會意必本於此 陸希聲 漢上易圖上

虎視眈眈

兌為虎 馬傳 艮為虎 虞注 漢上易傳二

大有慶也

君以得人爲慶 鄭注 漢上 傳三

大過

老夫得其女妻

以丈夫年過娶二十之女老婦年過嫁於三十之男皆得其子 詩叢一 同之二

習坎

自冬至初中孚用事一月之策九六七八是爲三十而卦以地六侯以天五五六相戎消息一變十有二變而歲復初坎離震兌二十四氣次主一爻其初則二至二分也坎以陰包陽故自北正微陽

十八

動於下升而未達極於二月凝涸之氣消坎運終焉春分出於震始據萬物之元爲主於內則羣陰化而從之極於南正而豐大之變窮震功究焉離以陽包陰故自南正微陰生於地下積而未章至於八月文明之質衰離運終焉仲秋陰形於兌始循萬物之末爲主於內羣陽降而承之極於北正而天澤之施窮兌功究焉故陽七之靜始於坎陽九之動始於震陰八之靜始於離陰六之動始於兌故四象之變皆兼六爻而中節之應備矣 孟章

一行大衍曆 句 唐書二十七上

上脫一坎字 任安 一 甘棠

正表 一異用

險且枕

枕陰礙險害之貌 陸傳 夬上 傳三

樽酒簋貳用缶

六四上承九五又互體在震上天子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尊於簋副設玄酒而用缶也 鄭注 宋本

三十一 爻辰在丑丑上值斗可以斟之象斗上有建星建星之形似簋貳副也建星上有弁星弁星之形又如缶 詩叢七 同之一

係用徽纆寘于叢林

徽纆索也 馬傳 三糾曰徽二糾曰纆 三股曰徽兩股曰纆 劉子玄 同

十九

離

黃離元吉

離南方之卦離爲火土託位焉土色黃火之子母子有明德能附麗於父之道文王之子發旦是也

文王太子發是也慎成其業故吉矣

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

艮爻也位近丑丑上值弁星弁星似缶詩云坎其擊缶則樂器亦有缶 同之一

大耋謂年餘七十

无妬

丈人之刑

衆妬

遠有之刑 周 王肅周易注 三十六

出涕沱若

出劾類翻 王嗣宗音 釋文 二

咸

亦不處也

巽為處女男下女故不處也 虞注 集解 七

滕

對口說也

滕送也 虞注 集解

恒

不恆其德

巽為進退不恆其德之象 鄭注 後漢書注 二十四

遯

何災也

何 河可翻 釋文

肥遯无不利

遯而能肥吉孰大焉 注 文選注 二十五

遯而能飛 後漢書注 五十九

家人

无攸遂

二為陰爻得正於內五陽爻也得正於外猶婦人自修正於內丈夫修正於外无攸遂言婦人无敢自遂也 鄭注 後漢書注 六十四 從子從夫无所遂志

在中饋

中饋酒食也 鄭注 後漢書注四十九 爻體離又互體坎火位在下水在上飪之象也饋食也故云在中饋也 後漢書注五十四

睽

後說之弧

說音稅虞翻音 弧作壺是陸傳 釋文

解

而百果草木皆甲拆宅

木實曰果皆讀如人倦之解解謂坼呼皮曰甲根曰宅宅居也 鄭注 文選注

損

二簋可用享

離為日日圓巽為木木器象 本器圓

簋象

或益之十朋之龜

元龜直二十大貝雙貝曰朋

益

王用享于帝

享獻 虞翻 王

夬

剛長乃終也

自古小人在上最為難去者得位得勢而後不能

拔奪以四凶為歷是至舜而後能去當玩易之夬夬一陰在上五陽並進以剛決柔宜若易然然爻辭俱險而難者小人在上故繇曰剛長乃終是也

李鼎祚 周易集解

莧陸夬夬

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也

陸一名商陸

二

莧莧菜也陸商陸也

莧讀也陸讀也

莧說也

睦和睦也 前人以莧陸當陸為一草陸之為葉差堅於莧莧根小陸根大

姤

天地相遇

坤出於離與乾相遇故為物皆相見荀

以杞

杞苟杞

萃

一握

握讀為夫三為屋之屋 鄭注

六二引吉无咎

六二與九五相應俱履貞正引由迎也爲吉所迎
何所不之有 王肅注

齎咨
齎咨也 虞翻注

升
允升
允進也

王用享于岐山
升之六二以時升太王之德隨之上六天下歸
文王之德太王在岐邑曰岐山武王在

困
臀困于株木
坎於木爲堅多心株木之象 陸績注
困于酒食朱紱方來
二據初辰在未未爲土此二爲大夫有地之象未上值天廚酒食象困於酒食者采地薄不足已用也 鄭注
劓刖
五以陽中處位能去小人以救困者也上六具劓之象九三足之象皆掩剛者故刑而去之 陸績注
困于赤紱

朱深曰赤紱
井
井以不變更爲義
井谷射鮒
九二坎爻也坎爲水上直巽生一艮爻也艮爲山山下有井必因谷水所生魚無大魚但多鮒魚耳
言微小也 鄭注 上直巽 鮒小
魚
井渫
渫已浚渫也猶臣修正其身以事君 鄭注
渫者治去泥濁得也

爲我心惻
可爲惻然傷道未行也
可用汲
言我道可汲而用也
革
水火相息
息滅也
革言三就
武王克商反商政一就也釋囚封墓二就也散財
發粟三就也

三與彤同以足爲巽 司 注 墓 道 碑 房 銘 一

周頤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顛躋也趾足也無事日陛陛以日足爻體巽爲股

初爻在股之下足象也足所以承正興也初陰爻

而承與乾同體以否正承乾乾爲君以喻君夫人

事君若失正體陪其爲足之道情舒然則當以和

義出之然如否有嫁於天子雖失禮无出道廢遠

之而已若其无子不廢遠之后尊如故其犯六出

則廢之遠之子廢坤爲順又爲子母牛之在后妃

之旁則妾之例也有順德子必賢貴而立以爲世

子又何咎也 易 注 [illegible] 一 百 四 十 六

覆公餗其形渥

餗饘也 易 傳 二 辭 文　餗謂糜也 周 禮 數 疏 七　餗菜也

鄭注 二 辭 文　糝謂之餗震爲足竹萌曰筍筍者餗

之爲菜也是八珍之食 周 禮 醢 人 疏　渥美餗爲三足

三公象若三公傾覆王之美道屋中形之 周 禮 疏 二

十 六

金鉉

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 易 注 [illegible]

震

震爲雷雷者動物之氣也雷之發聲猶人君出政

教以動國中之人 鄭 注 詩 疏 一 之 日

震來虩虩

虩虩虎始在穴中跳躍而出象人心之恐動也 陸

釋 文 傳 五

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驚之言警戒也 鄭 注 詩 疏 一 之 日　雷發聲於百里古

者諸侯之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國內則守其宗廟

社稷爲之祭主不亡匕鬯人君於祭之禮匕牲體薦

鬯而已其餘不親爲也 周 易 文 五 疏 一

與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

在鼎而升者莫若於天有雷而貴者貴若於王

有祭而感者莫若於宗有政而嚴者莫若於侯是

以天子當乾諸侯用震也不過一同雷不過百里

政行百里則匕鬯亦不喪祭祀國家大事不喪宗

廟安矣處則諸侯攝其政出則長子掌其祀 王 肅

注 鄭 注 周 禮 十 六 百

不拯其隨 古

拯擧也 易 傳

厲薰心

熏灼其心 王 肅 漢 上 易 傳 五

漸

鴻漸于干

干謂大水之旁故停水處 鄭 注 詩 疏 十 之 一

衎衎

寛饒之貌 王肅注 文選注六

歸妹

以須

須才智之稱 鄭注 文選劉孝標注十四之一 屈原之姊名女須 見易釋文 屈原之妹 見楚辭王逸注十四之二 在天文織女為貴須女為賤 隋書天文志要五

女承筐

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 鄭注 儀禮疏十五

豐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

吉告有休已無常盛 鄭注 荀子注十六

雖旬无咎

初脩禮上朝四四以匹敵恩厚待之雖留十日不為咎 鄭注 詩疏十九之二

豐其蔀

蔀茂盛周匝之義 陸績 漢上易傳叢說

見沬

沬音妹 王肅音 釋文五 沬者斗杓斗之輔星以象大臣桀以象家臣 子夏易傳 漢上易傳六

折其右肱

三艮爻艮為手互體為巽巽又為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也 鄭注 儀禮疏十

旅

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瑣瑣猶小小也爻互體艮艮小石小小之象三為聘客初與二其介也介當以篤實之人為之而用小人瑣瑣然客主人為言不能辭曰非禮不能對曰非禮每者不能以禮行之則其所以得罪 鄭注 儀禮疏八

得其資斧

齊斧蓋黃鉞斧也 張軌義 釋文二

渙

渙汗其大號

王者出令不可復返喻如身出汗出不可反也 王肅注 北堂書鈔一百三

中孚

中孚為陽貞於十一月子小過為陰貞於六月未 鄭注 漢上易傳 兩爻對合外實中虛 荀注 漢上叢說

豚魚吉

三辰在亥亥為豕爻失正故變而從小名言豚耳四辰在丑丑為鼈蟹鼈蟹魚之微者爻得正故變而從大名言魚耳三體兌兌為澤四上值天淵二五皆坎爻坎為水二侵澤則豚利五亦以水灌淵

則飲稍暇無以喻小民也而爲明君賢臣恩意所
佚遺故言 鄭注 詩疏十一之二
虞吉有它不燕
燕安也有他於四宜從之而誠信未通不能及物
故曰守則吉而有他不燕 陸績 會通十一
小過
有飛鳥之象焉
中孚象在內而約在外有鳥鷇貫之象今變爲小
過則剛在內而柔在外有飛鳥之象 同上 會通十一
既濟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
互體爲坎也又互體爲離離爲日坎爲月日出東
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 鄭注 朱校宋本禮記疏五
十九
繫辭上
動靜有常
雷風也 鄭注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
謂水火也 同
在地成形
植物動物也 馬注 朱校宋本禮記疏四十七
山川羣物 王肅注 朱校宋本禮記疏四十七 艸木鳥獸
注 宋本御覽二十八

謂山川等 王肅注 宋本御覽三十七
相盪
盪動也 馬注 釋文
一寒一暑
寒暑相合以成歲 五行大義一 冬
至陰動於下推陰而上之故大寒於上夏至陰動
於下推陽而上之故人熱於上故易曰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 同上 宋本御覽三十四 一
六爻之動
陰陽失位則變得位則否故以陰居陽位陽居陰
位則動 虞注 李鼎祚集解
十二
辨吉凶者
辨別也 鄭注 釋文二
故能彌綸天地之道
彌綸纏裹也 王肅注 文選注十七
故知死生之說
說始銳切 宋衷音 釋文二
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
似故不違
精氣爲七八游魂爲九六 鄭注 朱校宋本禮記疏二十 游
魂謂之鬼物終所歸精氣謂之神物生所信也言
木火之神生物東南金水之鬼終物西北二者之

情其狀與春夏生物秋冬終物相似 宋本徐注同

十七

而知

知音智 荀柔之爻辭音 智 衍義 繫辭音文二

至矣哉

至極也 劉瓛注 宋本文選注二十九

言行君子之樞機

樞戶樞也機弩牙也戶樞之發或明或闇弩牙之

發或中或否以譬言語之發有榮有辱 鄭注 宋本春秋

疏二十三

冶容

御治其容而見於外曰冶 虞注 後漢書注 下十二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易有太極北辰是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日月日

月生四時四時生五行五行生十有二月十有二

月生二十四氣北辰居中不動其餘四十有九轉

運而用也 馬融 周易正義九

天地之數五十有五

者以五行氣通於萬物故減五大衍又減一故用

四十九 劉瓛 同上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

扐別也 荀柔之 象辭注二 釋文

初揲先扐右手一

者於左小指間以依人第二揲扐於左手取一蓍

扐於左手無名指間以象閏 張載 易說 初揲掛

一次兩揲不掛揲左手不揲右手但以右手之蓍

足前左手之餘初揲餘一餘二足滿五餘三餘四

足滿九次兩揲餘一餘二足滿四餘三餘四足滿

八為九為六者各八為七為八者各二十四 同上 趙

凡以成變化 張載 易說

老陽變成少陰老陰變成少陽 虞翻注 古注下

凡三百六十

陽爻三十六陰爻二十四三爻一百二十日三百

者舉大略 同上 易說

錯綜其數

錯交也綜理事也 文選注 十二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

研喻思慮 鄭注 宋本文選注 十五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

天一生水於北地二生火於南天三生木於東地

四生金於西天五生土於中陽無耦陰無配未得

相成地六成水於北與天一并天七成火於南與

地二并地八成木於東與天三并天九成金於西

與地四并地十成土於中與天五并也大衍之數

五十有五五行各氣并氣并而減五唯有五十以

五十之數不可以為七八九六卜筮之占以用之
故更減其一故四十有九也同上宋本禮記疏卷十一 天
三配艮天五配坎天七配震天九配乾地二配兌
地十配離地八配巽地六配坤不取天一地四者
此數八卦之外按玄漢上易圖下

蓍之德圓而神

蓍形圓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周易注疏卷十

六

聖人以此洗心

洗盡也吳嚴經典釋文 洗悉殄劉瓛音又先典反

易有太極

極中之道淳和未分之道也鄭注宋本文選卷十九

是生兩儀

天地也王肅注宋本文選注二十六

莫大乎蓍龜

蓍之言耆龜之言久龜千歲而靈蓍百年而神以
其長久故能辨吉凶也劉向宋本禮記疏卷五

易有四象

布六於北方以象水布八於東方以象木布九於
西方以象金布七於南方以象火鄭注漢上易叢說

繫辭下

何以守位

持一不惑曰守鄭注漢上易叢說之二

於是始作八卦

虙羲作十言之教曰乾坤震巽坎離艮兌消息無
文字謂之易六藝論漢上易傳八 作十言之教以厚君
民之別同上易緯注一

易窮則變變則通

夫尚質則人淳人淳則俗朴朴之失其弊也惷惷則尚
文則人和人和則俗靡靡之失其弊也詐詐則變
之以質惷則變之以文亦猶寒以濟溫溫以濟寒
此聖人之用心也亦猶相反對而實有遞作為
斯文質相化之理也易元包三易義同論卷十一傳

注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金天高陽高辛遵黃帝之道無所改作故不述
注同上宋本禮疏二十一 始去羽毛同上公羊疏 以服皆玄上纁
下土托位南方南方色赤黃而兼赤故為纁也同上
宋按考本禮記疏十六

蓋取諸乾坤

天色玄地色黃故玄以為衣黃以為裳象天在上
地在下同上易叢說八之一

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豫坤下震上九四體震又互體有艮艮為門震曰

所出亦爲門闕門象艮又爲手艮又也然在四肯木也手持二木也手持二木以相敲是爲擊柝擊柝爲守備警戒也四又互體爲坎坎爲盜五離又爲甲冑戈兵盜爲持兵是暴客也又以其卦爲豫有守備則不可自逸 周禮疏一

喪期無數

諸侯在千里內皆奔喪千里外不奔喪若同姓千里外猶奔喪親親也 易下邳傳甘容說 朱氏禮記集說六十三

易之以書契

以書書木邊言其事刻其木謂之書契 書注 經典釋文

書之於木刻其側爲契各持其一後以相考合 周書疏一

君子知微知彰

君子知微謂幽昧知彰謂明顯也 文選次名注 文選注十

光盡長八尺又

如作周禮考工記中其莖取其徵 鄭注 周禮疏四十

當文王與紂之事邪

據此言以易文王所作斷可知矣 梁木春秋 周宋六十六

鬼謀

謂謀卜筮於廟門 周禮疏 宋一

說卦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

易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六藝論 孫氏史記 周易正義 謂伏犧文王也 漢書 藝文志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言窮其義盡人之情性以至於命吉凶所定 周易 宋本 文選注 六十

萬物皆致養焉

地氣含已使有秀實也 周

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

其於萬物不可得而分故合謂之神 周易 莊 廣 七 傳 九

兌爲羊

其畜好剛鹵 周易集解 二十八

兌爲口

上開似口 周易 上 傳 九

故稱乎母

取含養也 匯證 朱本會覺 三十六

爲瘠馬

凡骨爲陽肉爲陰 鄭注

爲龍

龍黃爲尨取日出時色雜也 日 並 讀上 詩 九

爲專

大布（凡篇十七 洪解）

華之通名鋪為華皃謂之藪（王肅注 義倣六書故三十三）

為大塗

國中三道曰塗震上値房心塗而大者取房有三塗焉（鄭注 漢上易傳九）

大塗萬物所出（王廙 宋本纂 易百九）

為宣髮

宣髮取四月靡草死髮在人體猶靡草在地（鄭注 漢上易 陸疏卦十一）

為鼈為蟹

骨在外（周禮疏 百十一）

為徑路

田間之道曰徑路艮為之者取山間鹿兔之蹊（鄭注 後漢書馮衍傳注二十五 宋本御覽百九）

物始故為徑路（王廙）

為黔喙之屬

取其為山獸（鄭注 漢上易傳九）

為剛鹵

取金之剛不生也剛鹵之地不生物（朱仰之 集解十七）

為羊

羊女使（鄭注 釋文十五）

此陽謂為養无家女行賃炊爨今時有之賤於妾也（同上 漢上易傳九）

羔女使（虞注 集解）

序卦 十七

屯者物之始生也

物之始生故屯難（盧氏 影宋本 集解十三）

飲食必有訟

孟喜序卦曰陰陽養萬物必訟而成之君臣養萬民亦訟而成之（僧一行易纂 古易注下）

主器者莫若長子

謂父退居田里不能備祭宗廟長子當親視滌濯

鼎俎（鄭注 宋本 盧龍 蘇二）

周易下

吳郡　仲林

尚書

序 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 衛宏 顏師古漢書注八十八

大誓後得按其文似若淺露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紂禮記引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之泰誓皆無此言吾見書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衆不復悉記畧引五事以明之亦可知已 馬融書序 家本春秋傳序疏二十五

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 鄭玄序 疏二

贊後又亡其一篇故五十七 鄭玄贊 漢書注三十

解 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 鄭玄 尚書疏上

曰若稽古帝堯

堯順考古道而行之 賈逵訓 冊府元王注 疏四十 駁志

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 鄭玄注 同駁志

稽同也

古天也 同 後漢書注六十三

曰放勳

堯名 馬融 放如字 鄭玄音 並釋文三

光被四表格於上下

言堯德光耀及四海之外至於天地所謂大人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齊其明 鄭玄 詩疏十九之二

克明峻德

堯立九年而唐侯德盛因禪位焉 衛宏 [illegible]

以親九族

九族謂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 夏侯歐陽 林之奇全解

解 一

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 歐陽 王肅 十七 三

父族四者五屬之內一也父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二也己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己之女子適人及其子四也母族三者母之父族一也母之母族二也母之女昆弟適人者及其子三也妻族二者妻之父族一也妻之母族二也 夏侯歐陽說 白虎通

二

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凡九皆同姓 古尚書說 [illegible]

平（辨）章百姓
辨別也章明也（鄭注 後漢書注十九）辨明也（同 玉篇 言部）
（史書 同）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同 史記注一）
乃命羲和
高辛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氏和氏之子賢者使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於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鄭注 賈公彥周禮疏序）
欽若昊天
羲氏掌天官和氏掌地官四子掌四時（馬傳 王應麟小學紺珠五）

日中
日中宵中晝夜各五十刻（馬傳）日中宵中者日見之漏與不見者齊（鄭注 並詩疏五之一）
星鳥
鶉火之方（同 詩疏八之一）
日永
日長晝漏六十刻（馬傳 史記注一）日長者日見之漏五十五刻於四時最長也（鄭注 周禮疏三十）
星火
大火之屬（同 詩疏八之一）
鳥獸希革

是時鳥獸毛疏皮見（同 詩疏十之二）
宅西
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同 史記注一）
寅餞（去）納日
餞在淺切（馬音 宋本 集韻六）
星虛
玄武中虛宿（鄭注 詩疏八之一）
鳥獸毛毨
毨理也毛更生整理（同 周禮疏七）
日短
晝漏四十刻（馬傳）四十五刻（鄭注 並史記注一）

星昴
昴白虎中宿（同 詩疏八之一）
厥民隩（奥）
奥內也（同 文選注十四）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以閏月推四時使啓閉分至不失其常著之用成歲曆將以授民時且記時事（同 公羊疏一）
共工
水官名（同 史記注一）堯末時羲和之子皆死庶績多闕而官廢當此之時驩兜共工更相廌舉（同 周禮疏序）

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命羲仲和仲羲叔和叔等爲
之官又主方岳之事是爲四岳 劉滑孚 補錄 羲和
于死分四岳爲八伯 同入詩疏十之三 八伯皆王官唯
驩兜共工放齊鯀四人而已其餘四人無文可知 日 尚書 經 隸 序
異哉
異音怡 釋文 在 安 國 音 三
試可乃已
堯意不能明鯀是以試用 王注 魏志
往欽哉
堯聽群明於上衆多不達於下故不得不副僉
望以供一切之求耳 李顯注二 疏

汝能庸命巽朕位
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
治天子之事者乎 鄭注 史記注一
于嬀汭
水所出曰汭 馬傳注四 水經 水所入曰汭 宋本御覽六十 同
曰 嬀汭虞地名 王注 水經注四
愼徽五典
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 鄭注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
德也 馬傳 並史注一
三載
賓四門之後三年也 鄭注
上日
朔日 馬傳 並史記注一
受終于文祖
文祖天也天爲文萬物之祖 馬傳三 釋文 文祖者
五府之大名猶周之明堂 鄭注 史記注一
在璿璣玉衡
璿美玉也璣渾天儀可轉旋故曰機衡其中橫筩
以璿爲璣以玉爲衡蓋貴天象也 馬傳 史記索隱九

其轉運者爲機其持正者爲衡皆以玉爲之 鄭注 隋書十九 璿爲衡璣者轉也衡者平也若今渾天矣
王者所以正天文之器 書注 宋本御覽二
以齊七政
七政者北斗七星也各有所主第一曰主日第二
曰主月法第三曰命火謂熒惑也第四曰煞土謂
填星也第五曰伐木謂歲星也第六曰危水謂辰
星也第七曰剽金謂太白也日月五星各異故曰
七政 馬傳 史記索隱九 七政者日月五星也以璣衡
窺其行度以觀天意 鄭注 隋書十九
肆類于上帝

以類祭天者以事類祭之夏侯歐陽說 非時祭
天謂之類古微書說禮記疏卷十七 肆祭上帝於
圜丘鄭注史記注一 肆遂也王注文選注十七

禋于六宗

六宗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方在六者之
間助陰陽變化歐陽和伯夏侯建說同上續漢書志二十五
謂日宗月宗星宗岱宗海宗河宗賈逵注續漢書注一
謂日月星辰泰山河海馬融注尚書大傳注
天地春夏秋冬同上許慎說 六宗天地神
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
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

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古尚書說月令疏十八 孔叔
爲羣宗同上 六宗乾坤六子孔晁說續漢書注一十七
考觀眾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詳是以附之

徧于羣神

若丘陵墳衍范注補後漢書注八

輯五瑞

揖斂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爲瑞信也堯將
禪舜使羣牧斂之使舜親往班之馬注

歲二月

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同上 建卯之月鄭注史記注一

東巡狩

巡俞倫切徐邈音司馬光類篇二十 巡音純切同陸德明釋文

柴

考績燎也鄭注公羊疏三 祭山曰燔柴范注補後漢書志七

望秩于山川

遍以尊卑次秩祭之鄭注詩疏十之三 五嶽視三公
四瀆視諸侯其餘小者或視卿大夫或視伯子男
次秩次也何注公羊疏三

協時月正日

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名備有失誤史記注一 其
節氣晦朔恐諸侯有不同故因巡守而合正之同上與五十四

同律度量衡

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鄭注史記注一 補
上同衡同上來本文選注五十二

修五禮

吉凶賓軍嘉馬傳史記注一 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
鄭注公羊注一

五玉

五等諸侯之瑞圭璧也鄭注補後漢書志

三帛

三孤所執 馬傳 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 鄭注 史記一 受瑞玉者以帛受之周禮改之爲繅 同上 公羊 二十

二生

卿執羔大夫執鴈 范注 補後漢書七

死

士所執 馬傳 史記注一

贄

恐爲上所執之以爲贄 范注 補後漢書七

五器

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 馬傳 史記一

如者以物相授與之言授贄之器有五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器各異飾飾木鴈所用也周禮改之飾羔鴈飾雉執之而已皆去器 鄭注 公羊 … 如乃箇切 鄭 … 木 … 的八

格於藝祖

藝禰也 馬傳 釋文

用特

每歸用特 鄭注 通典五十四

羣后四朝

巡守之年諸侯朝於方岳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於京師歲徧 同上 朱校宋本 …

肇十有二州

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北燕大分置幷州燕齊遼遠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於是爲十二州 馬傳 史記注一

濬川

更爲之定界濬水害 同上

象以典刑

言然法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 馬傳

流宥五刑

流放宥寬也一曰幼少二曰老耄三曰惷愚 同上 史 …

謂君不忍刑殺宥之以遠方 王肅 …

鞭作官刑

爲辨治官事者爲刑 馬傳

扑作教刑

爲教官爲刑 鄭注

金作贖刑

金黃金也意善功惡使出金贖罪坐不戒愼者 馬傳 史記注一

九刑 鄭注 … 正刑五加之流宥鞭扑贖刑此之謂

眚災肆赦

眚災爲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同

怙終賊刑

怙其姦邪終身以爲殘賊則用刑之同

於幽州

北裔馬傳

於崇山

南裔同裴史記注一

竄三苗于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蓋饕餮同釋文三

三危西裔同

殛鯀于羽山

殛誅也羽山東裔同裴史記注一　禹治水既畢乃流

四凶詩注宋本春秋疏二十二

月正

夏而上皆寅正王注路史後紀注十一

闢四門

卿士之職使爲己出政教于天下言四門者亦因卿之私朝在國門魯有東門襄仲宋有桐門右師

是後之取法於前也鄭注詩疏同之二

有能奮庸

奮明庸功也馬傳史記注一

熙帝之載

載事也王注文選注十九

伯禹作司空

初堯冬官爲共工舜舉禹治水堯知其有聖德必成功故改名司空以官名寵異之非常官也至禹登百揆之任捨司空之職爲共工與虞故曰垂作共工益作朕虞是也鄭注周禮疏序

俞

然其舉得其人鄭注

汝往哉

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同裴史記注一

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讀曰俎阻厄也時讀曰蒔始者洪水時衆民厄於飢汝居稷官種蒔五穀以救活之鄭注詩疏十九之二

五品

父母兄弟子也同　五常也王注

敬敷五教

五品之教馬傳史記注一

寇賊

羣聚爲寇殺人爲賊鄭注周禮疏三十六

姦宄

由内爲姦起外爲宄同

汝作士
獄官之長 馬傳
五服三就
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次罪於市朝同族適甸師
氏既伏五刑當就三處 同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
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同
史記注一 宅讀曰咤懲刈之器謂五刑之流皆有
器懲刈五咤者是五種之器謂桎一梏二拲三 鄭
注 朱校宋本作 疏十六

惟明克允
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 馬傳
疇若予工
謂主百工之官 同
汝共工
為司空共理百工之事 馬傳 史記注一 司空兼理百
工之事 同 全解三
疇若予上下
上謂原下謂隰 同
汝作朕虞
虞掌山澤之官名 同

有能典朕三禮
天神地祇人神鬼之禮 同 天事地事人事之禮 鄭
注
汝作秩宗
主次秩尊卑 同 蓋史記注一
教胄子
胄子國子也 王注 初學記十五
歌永言
歌所以長言詩之意 馬傳 史記注一 鄭注 孔穎達詩譜序疏
聲依永
聲之曲折又依長言 鄭注

律和聲
聲中律乃為和也 同
神人以和
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 同
百獸率舞
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 同
朕堲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所謂色取仁而行違是為動我之眾臣使之疑惑
同
汝二十有二人
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

勑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岳凡二十二人 馬傳 皆格於文祖所勑命也 鄭注 史記注一

分北三苗

北猶別也 同 宋書文紀中

徵庸

徵庸三十謂歷試三十年 同

三十在位

歷試三載其一在徵用之年其餘二載與攝位二十八年凡三十歲 王注 蓋劉宋選經外經

皋陶謨

惇敘九族庶明勵翼

庶衆也厲作也敘次序也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羽翼之親也 鄭注 裴松之蜀志注二

邇可遠在茲

此政由近可以及遠 史記 明注二

惟帝其難之

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欲同流俗之稱也 疏 正義 孫四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禹爲父隱故言不及鯀 鄭注 史記注二

夙夜浚明

浚大也 馬傳 宋本文選注十九

亮采

亮信采事也 同 史記注二

五服

十二也九也七也五也三也 鄭注 周禮疏十九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天之所謂聰明有德者由民也言天所善惡與民同 同 詩疏十八之三

曰贊贊襄哉

襄因也 鄭注 正義疏四

濬畎澮距川

畎澮田間溝也 鄭注 史記十二 澮所以通水於川也 同 宋本文選注十八

庶艱食鮮食

禹復與稷教民種澤物菜蔬難厄之食授以水之衆鱻食謂魚鼈也 同 詩疏十九之二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乂養也衆民乃復粒食萬國作相養之禮 同 同上

安汝止

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 同

天其申命用休

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符瑞也 同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

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 馬注 並史記注一

作會

會讀爲繢謂畫也 鄭注 宋本春秋疏三十一 繢讀爲繪 同 文選注十一

宗彝

虎也 馬傳 鄭注 黃影宋本釋文三 宗廟之中繪彝 同 周禮疏二十

絺

讀爲紩謂刺也 同 宋本春秋疏三十一 讀爲黹 同 [illegible] 讀爲紩 同 [illegible] 黹與紩皆有六書刺爲

繡施之於衣紩以爲繡施之於裳 同 [illegible] 黹紩

也紩以爲繡也 同 胡士行尚書解二

以五采彰施于五色

采施曰色未用謂之采已用謂之色 同 宋校宋本尚書疏二

十四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

智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

內政教於五官 同 史記注二 出納政教五言 同 史記索隱

一

朋淫于家

朋淫淫門內 同 史記注一

惟荒度土功

荒奄也 同

弼成五服至於五千

輔土既畢廣輔五服而成之至於面各五千里四

面相距爲萬里 同 幽詩疏二十之四

州十有二師

每一師領百國州十有二師則每州千二百國畿

外八州總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畿內 同 [illegible]

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同

禹致諸侯於會稽 同 [illegible]

外薄四海

薄補各方大二切 鄭音 [illegible] 薄蒲各翻 徐

戛擊鳴球

戛櫟也櫟擊鳴球已下數器鳴球即玉磬也 鄭注

搏拊

以韋爲之裝之以糠所以節樂 同

以詠

謂歌詩也 同

虞賓在位

謂舜以爲賓即二王後丹朱也 同

下管鼗鼓

謂舜廟堂下之樂故言下 同上 周禮疏二十二

合止柷敔

柷狀如漆桶而有椎合樂之時投椎其中而撞之 同上 三禮圖五

敔狀如伏虎背有刻以物擽之所以止樂 同上

笙鏞以間

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為笙也西方之樂謂之鏞鏞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也以間者堂上堂下間代而作 同上 周禮疏二十二

鳥獸蹌蹌

及百人之樂致玄鶴之舞 同上 北堂書鈔一百七

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樂備作謂之成簫韶作九備而鳳凰乃來儀止巢乘匹 鄭注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夔語舜云磬有大小予擊大石磬拊小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 同上

庶尹允諧

尹正也允信也言樂之所感使衆正之官信得其諧和 同上 周禮疏二十二

念哉

使羣臣念帝之戒 同上 史記注二

乃賡載歌

賡皆行詞 劉昌宗音 宋本釋文

禹貢

圖書之說由來尚矣自古立象垂制而賴其用三代置其官國史掌厥職暨漢屠咸陽丞相蕭何盡收秦之圖籍今秘書既無古之地圖又無蕭何所得惟有漢氏輿地及括地諸雜圖各不設分率又不考準望亦不備載名山大川雖有麤形皆不精審不可依據或荒外迂誕之言不合事實於義無取大晉龍興混一六合以清宇宙始於庸蜀深入

其阻文皇帝乃命有司撰訪吳蜀地圖蜀土既定六軍所經地域遠近山川險易征路迂直校驗圖記罔或有差今上考禹貢山海川流原隰陂澤古之九州及今之十六州郡國縣邑疆界鄉陬及古國盟會舊名水陸徑路為地圖十八篇製圖之體有六焉一曰分率所以辨廣輪之度也二曰準望所以正彼此之體也三曰道里所以定所由之數也四曰高下五曰方邪六曰迂直此三者各因地而制宜所以校夷險之異也有圖象而無分率則無以審遠近之差有分率而無準望雖得之於一隅必失之於他方有準望而無道里則施於山海

絕隔之地不能以相通有道里而無高下方邪迂直之校則徑路之數必與遠近之實相違失準望之正矣故以六者參而考之然遠近之實定於分率彼此之實定於道里度數之實定於高下方邪迂直之算故雖有峻山鉅海之隔絕域殊方之迥登降詭曲之因皆可得舉而定者準望之法既正則曲直遠近無所隱其形也裴秀禹貢地域圖序 晉書三十五裴秀傳 通志一百二十一上

禹敷土

敷分也 馬傳

奠高山大川

定其差秩祀禮所視 同

冀州

兩河間曰冀州 鄭注 史記索隱注二

既載

一事謂作徒役也不言其界者時帝都之使若廣大然 同 公羊隱七

壺口

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東南 同 史記索隱一

治梁

梁山在左馮翊夏陽 同 史記注二

及岐

岐山在右扶風美陽西北 同 詩疏一之一

至于岳陽

太原之南 同 周禮疏三十三

懷

縣屬河內 同 史記注二

至于衡漳

漳水橫流入河 鄭注 周禮疏三十三 漳水在上黨沾縣大黽谷東北至安平阜城入河 同 詩疏二之一

惟上上錯

一井上上出九夫稅上中出八夫稅上下出七夫稅中上出六夫稅中中出五夫稅中下出四夫稅下上出三夫稅下中出二夫稅下下出一夫稅 鄭注 宋校本下 周禮疏十五

恆衛

地理志恆水出恆山衛水在靈壽 鄭注 史記注九

大陸

澤名在鉅鹿北 同 史記 太平寰宇記五十九

尚書上

尚書中　　　　吳郡　　　仲林　　　解鈎沉四

禹貢下

濟河惟兖州

在北兩河間 鄭注 孔疏七　東南據濟西北距河 王

注 詩疏七 之二

九河既道

河水自上至此流盛而地平無岸故能分爲九以

衰其勢壅塞故通利之也 鄭注 詩疏十九之日

雷夏既澤灉沮會同

灉水沮水相觸而合入此澤中地理志曰雷澤在

濟陰城陽 同 史記注二

桑土既蠶

其地尤宜蠶桑故以名之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間

者 同 詩疏二之一

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

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 鄭注 史記注二

浮於濟漯

漯水出東郡東武陽 同 史記注二 十

海岱惟青州

東自海西至岱山 同

既略

用功少曰畧 馬傳

濰淄其道

地理志濰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 鄭

注

海濱廣斥

斥謂地鹹鹵 同

海物惟錯

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同 史記注二

岱畎絲枲

畎古䂍 別本 說文 集韻六

浮于汶

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鄭注 史記注二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界又南至淮水 同 文選 注七

淮沂其乂

沂水出沂山 同 水經注 二十五　地理志沂水出泰山蓋

縣艾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 同

大野

在山東野北名鉅野澤（同）

東原

地名今東平郡（同 史記注二）

赤埴墳

埴黏土也（同 周禮疏三十九） 墳赤也（同 宋本史記正義） 敲齊

志謝涯注（宋本御覽三十七）

惟土五色

所以為大社之封（鄭注 史記注二） 王者取五色土為

太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者覆四方也（王 宋書注十七）

羽畎

羽山之谷（鄭注 詩疏十二之一）

嶧陽

嶧山今在下邳西葛嶧山也（同 宋本御覽四十二）

泗濱（一）

泗水出濟陰乘氏（同 史記注二）

蠙[illegible]

蠙白牝[illegible]

玄纖縞

纖細也祭服之材尚細（鄭注 史記注二）

淮海惟揚州

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同 公羊疏七）

彭蠡既豬

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同 史記注二） 南方謂

都為豬（同 史記索隱一）

陽鳥攸居

陽鳥鴻鴈之屬隨陽氣南北（同 詩疏二之二）

三江既入

左合漢為北江會彭蠡為南江岷江在其中則為

中江（同 初學記六） 江自彭蠡分為三既入者入海也

（同 宋本御覽二）

篠簜

篠箭簜大竹也（同 戴凱之竹譜注）

塗泥

塗泥漸洳也（馬融 宋本御覽三十七）

惟金三品

銅三色也（鄭注 史記注二） 金銀銅也（同 宋本史記注三十二）

（王注 詩疏二十之一）

織貝

貝錦名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而織之

即成矣（鄭注 史記注二）

厥包橘柚

包橘柚乃三物（同） 包普膠切（鄭音 吳仁傑[illegible]本[illegible]二）

錫貢

者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柔金也 鄭注 史記注二

沿于江海

均讀曰沿沿順水行也 同史記注二

荊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界自荊山南至衡山之南 同公羊疏七

九江孔殷

地理志九江在尋陽南皆東合為大江 同史記注二

九江者廬外之尋陽山谿分枝散出而合于大江

者也 同蔡人目禹貢論上 廬江尋陽間九小谿入江 同

禹貢大川圖 內用地理圖

五

杶幹栝柏

四木名 鄭注 同史記注二 柏葉松身曰栝 同詩疏之三 三

惟箘簵楛

箘簵聆風也 鄭注 同史記注二 箘竹聆風楛木類此州

中生聆風與楛者衆多 同周禮疏三十九

三邦底貢厥名

言箘簵楛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馬融注 同史記注二

包匭菁茅

匭纏結也菁菁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縮酒重之故

包裹又纏結也 史記注一 菁蔓菁也 同爾雅疏

一 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

三 次訓

荊河惟豫州

豫州界自荊山而北至河 鄭注 同公羊疏七

滎波既豬 鄭

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

為滎澤 同詩疏之一 都音豬 鄭 青音 宋本書疏三

下土墳壚

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壚也 馬傳 同史記注二 豫州地

同宋本尚書疏十七 壚疏也 鄭注 同禮書十三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於黑水 同公羊疏七 三危山

六

黑水出其南 同史記集解一

岷嶓

地理志岷山在蜀郡湔氐道嶓冢山在漢陽西 同

史記注二

潛

潛水禹疏通為西漢水 同古文訓二

蔡蒙

皆在漢嘉縣 同禹貢錐指一

璆

黃金之美者謂之鏐 同

鏤

鏐鐵可以刻鏤也（同）

西傾因桓是來

治西傾山惟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馬傳 史記集注二）

地理志西傾山在隴西臨洮（鄭注 史記注二）

織皮渭西戎之國也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事於京師者道當由此州而來桓是隴坂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曰桓是今其下民謂是阪曲為盤也（同 水經注三十六）

逾于沔

或謂漢為沔（同 史記注二）

黑水西河惟雍州

州界自黑水而東至於西河（同 詩西十八之同）

弱水既西

衆水皆東此獨西流（同 史記注二）

涇屬渭汭

涇水渭水發源皆幾二千里然而涇小渭大屬於渭而入於河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陽西开頭山東南至京兆陵陽行千六百里入渭即涇水入渭也（同 詩疏二之二）

終南惇物

地理志皆在右扶風武功（同）

至于豬（都）野

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同 史記注二）

三危既宅

三危山在鳥鼠西南與岐山相連（同 史記索隱一）

惟球（璆）琳琅

璆美玉琳美石（同 經典釋文七）

琅玕

珠也（同 詩疏十八之四）

織皮

衣皮之人居此崑崙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同 史記索隱一）

崑崙

在臨羌西（馬傳 釋文三 王注 史記索隱一）別有崑崙之山非河所出（鄭注 書疏六）

析支

在河關西（馬傳 釋文三 王注 史記索隱一）

西戎

西域也（王注）

導岍

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馬傳 周上）

地理志岍在右扶風（鄭注 史記注二）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同 書疏六）

至于太岳

今河東彘縣霍太山是也 同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十二

底柱

按地說河水貫砥柱觸閼流今世所謂砥柱者蓋乃閼流也砥柱當在西河未詳也 同 水經注四

朱圉

地理志曰在漢陽南 同

至于太華

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 同

熊耳外方

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 同 史記注二

騶氏州 同

桐柏

山在南陽平氏東南 同

至于陪尾

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同

至于荊山

地理志荊山在南郡臨沮 同 史記注二

內方

章山 同 水經注四十 地理志在竟陵名立章山 同 史記注

至于大別

在廬江安豐縣 同

導弱水

弱水出張掖 同

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

合黎流沙是地名 馬傳 王注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腹餘波入於流沙通於南海 鄭注 史記注二

導黑水

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 同上

至于三危

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

留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脇 同 通典百七十五

導河積石

北條行河中條行渭洛濟淮南條行江漢 馬傳 王注 黃度注二

至于大伾

大伾地喉也沇出伾際矣 鄭注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地說云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土之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故依而[illegible]

字非也今河內北共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降讀當如郕降於齊師之降蓋周時國於地者惡言降故改之共耳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 同 水經注十

降水在信都南 同 史記注二

同為逆河

下尾合曰逆河言相逆受也 同上

嶓冢導漾東流為漢

地理志漾水出隴西氐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為夏水 史記索注注二 漢氏釋淮水改秋漢水為四瀆以其國所氏 裴秀禹貢地域圖 元和郡縣圖志二十二

十一

又東為滄浪之水

滄浪夏水即漢河別流 馬傳 史記索隱一

過三澨

三澨水名 馬傳 禹貢論下 鄭注 史記索隱一 在江夏竟陵之界 同 史記注二

東匯澤

匯回也 同 水經注二十八

東別為沱

此沱尾入江不於江出 同 太平寰宇記百七十二

又東至于澧

澧水名 馬傳 王注 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 索注 史記注二

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泆為滎

地理志沇水出河東東垣王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 同

東出于陶丘北

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 同 史記注二

導渭自鳥鼠同穴

鳥鼠之山有鳥焉與鼠飛行而處又有止而同穴之山焉 同 水經注四十 地說曰鳥鼠山同穴之枝幹也 同 水經注十七 鳥名鵌似鷚而黃黑鼠同家鼠而短尾穿穴其處鼠內而鳥外 同 禹貢論下

十二

厎土交正厎慎財賦

眾土美惡及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同

咸則三壤

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同

成賦中邦

中邦九州也 同

錫土姓

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 同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

行（同注二 並史記）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

甸服之外每百里爲差所納總銍秸粟米者是甸服之外特爲此數其侯服之外每言三百二百里者還就其服之內別爲名耳非是服外更有其地也（貢割与傳）每言五百里一服者是堯舊服毋服之外更言三百里二百里者是禹所弼之殘數也堯之五服服五百里耳禹平水土之後每服更以五百里輔之（鄭注十之四 並詩疏二）甸服堯制賦其田使入穀禹弼其外百里者賦入總謂入刈禾也（同）

納銍

銍斷去稾也（同）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遠彌輕也（同 並詩疏十四之一）

采

采事也各受王事者（馬傳）

蔡

蔡法也受王者刑法而已（同）

荒服

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治之（同注二 並史記王注六疏）

蠻

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馬傳）

流

流行無城郭常居處（同注二 史記）

甘誓

大戰于甘

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史記注二）

乃召六卿

六卿者六軍之將（鄭注 並詩疏十六之三）

六事之人

周禮六軍皆命卿則三代同矣（同 並禮記疏六）

威侮五行

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同）

怠棄三正

天地人之正道（同）

左

車左（同）

右

車右（同注二 並史記）

戮于社

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五經異義 並御覽五百）

亂征序

亂往征之

亂臣名 鄭注 史記注二

湯誓

非台小子

台我也 馬傳

予其大賚汝

賚賜也 鄭注 並史記注三

夏社序

欲遷其社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以其時而旱暵水溢則變

置社稷當湯伐桀之時旱致災明法以薦而猶旱

至七年故湯遷社而以周棄代之欲遷句龍以無

可繼之者於是故止 周禮疏 同十八

明居序

咎單作明居

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 馬傳 史記注三

伊訓肆命徂后序

太甲元年

殷家猶質踰月即改元年以明世異不待正月為

首 鄭注 正義 通鑑外紀二

肆命

陳政教所當為也 鄭注

徂后

言湯之法度 同

太甲序

伊尹放諸桐

地名也有王離宮焉 同

咸有一德序

伊尹作咸有一德

言君臣皆有一德 王注 並史記注三

咸乂序

共生于朝

兩手搤曰拱 鄭注

作咸乂 史

艾治也 馬傳

原命序

原命

原臣名命原以禹湯之道我所修也 同上 並史記注三

祖乙序

祖乙圮于耿

祖乙去相居耿為水所圮毀修德以禦之不敢徙

也 鄭注 通鑑外紀二

祖乙去相居耿 同 [illegible] 丁注 [illegible]

盤庚上

序將治亳殷
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 同史記注一
不昏作勞
昏勉也 同說志注一
茲予大享于先王
大享蒸嘗 同周禮疏二十
盤庚中
予迓 音御 續乃命于天
御音訝 徐音 顏師古匡謬正俗二
盤庚下
綏爰有衆
爰於也安隱於其衆也 同証學志注一
高宗肜日
序升鼎耳而雊
雊三公象也 同文選注十
西伯戡黎
序殷始咎周
咎惡也 同詩疏十六之一
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三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 同宋本春秋疏二十五
周人乘黎
乘勝也 同詩疏十六之一
紂得散宜生等所獻寶而釋文王文王釋而伐黎 同宋本春秋疏十五

西伯
文王為雍州之伯南兼荊梁在西故曰西伯 同詩譜
一之一
元龜
大龜也長尺二寸 同傳
不有康食
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 鄭注
不虞天性
逆亂陰陽不度天性 同
不迪率典
佚狠明德不修法教 同 史記注三
微子
我祖
湯也 同傳
子下
下下世也 同
卿士師師非度
非但小人學為姦宄卿士已下轉相師效為非法
度 同
凡有辜罪乃罔恒獲
羣臣皆有是罪其爵祿又無常得之者小人復相攻
奪 鄭注

越至于今
越於也於是至矣 馬傳
我其發出狂
發起也紂禍敗如此我其起作出往也 鄭注
吾家耄
卿大夫稱家 馬傳
今爾無指告予顚隮
隮猶墜也恐顚墜於非義當如之何 同 [illegible]
我也是微子求教誨也 王注
若之 㒳其
其語助也齊魯之間聲如姬禮記曰何居 鄭注

尚書注 十六

父師若曰
少師不答志在必死 同 史記注 三十八
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
犧純毛牷體完具 同 周禮疏 二十六
泰誓序
惟十有一年
十有一年本文王受命而數之是年入戊午部四
十歲矣 同 詩疏 十六之一
作泰誓三篇
泰誓近非本經 王注 宋本春秋 疏二十五
牧誓

序 戰于牧野
牧野紂南郊地名 鄭注 史記 注三
牧 同 周禮疏 十九
紂近郊三十里名
冢君
冢大也 馬傳 史記注 四
肆棄厥肆祀弗答
肆祭名答問也 鄭注
昏棄厥遺王父母弟
王父[illegible]弟[illegible]之族必[illegible]弟見親者言之也 同 [illegible]
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尚書注 二十

始前就敵六步七步當止齊正行列 同
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伐謂擊刺也及兵相接少者四伐多者五伐又當
止齊正行列也 同 周禮疏 宋本 禮記疏 宋本
尚桓桓
威武貌 同 史記注 四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
貔猛獸也 文選注 一 其威當如獸之將攫搏
也 詩疏 宋本 禮記疏 四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迓御也 [illegible]
[illegible]禦謂強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奔走

者當以爲周之役也（同史記注周）御五所切徐音（口認）

（正俗二）

爾所弗勗

所言曰也（鄭注　史記注周）

武成序

往伐歸獸

獸如售翻（徐音　匡謬正俗二）

洪範

序　以箕子歸

箕國名子爵（馬傳　又記注三十八）

箕子紂之諸父（同周）

（釋日　疏鄭注　十王注　疏史記　書十一）

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

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

法九類（鄭注　史記注三十八）

威用六極

言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馬傳）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數本諸陰陽所生之次（鄭注　並史記注三十八）

木曰曲直

本兵者名曰木丁（洪範五行傳　五色上）

金曰從革

金之性從人而更可消鑠（馬）

土爰稼穡

種之曰稼斂之曰穡（王注）

言曰從

發言當使可從（馬傳）

思曰睿

睿通也（同上　史記注二十八）

睿通于政事（鄭注　史記注之二）

恭作肅

肅敬也內曰恭外曰敬（劉向洪範五行傳　漢書五行志注七中之上）

君貌恭則臣禮肅（許）

（尚書注疏十二之一）

從作乂

出令而從所以爲治（馬傳　史記注二十八）

明作哲（哲）

哲知也（洪範五行傳　五臣音注　注言六）

聰作謀

上聽則下進其謀（馬傳　史記注二十八）

祀

洪祀大祀也陽曰神陰曰靈與國相率而行順四

時之序無令過差（劉向書傳　五行傳　江聲尚書集注音疏　卷十三）

司空

掌營城郭主空土以居民（馬傳　史記注三十八）

司寇

士誅宄害 馬傳

賓

掌諸侯朝覲之官 鄭注

師

掌軍旅之官 同 董史記注三十八

日

夏至影一尺五寸八分 劉向洪範傳 李淳風周髀算經注上

冬至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春秋二分景七尺三寸六分 同 隋書十九

日者照明之大表光景之大紀羣陽之精衆貴之象也故日日出而天下光明日入而天下晦冥此其効也 同 宋本御覽三

星辰

彗者去穢布新者也 同 宋本御覽七 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 馬傳 星五星也 鄭注 董史記注二十八

曆數

歷紀始於顓頊上元太始閼蒙攝提格之歲畢陬之月朔日巳巳立春七曜俱在營室五度 洪範傳 新唐書二十七上一行大衍歷

民間亦有黃帝諸歷不如史官記之明也 劉向洪範五紀論 司馬彪續漢志二

洪範下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當斂是五福之道用布與衆民 馬傳

惟時厥庶民于汝極

以其能斂是五福故衆民于汝取中正以歸心也 同

錫汝保極

又賜女以守中之道 鄭注

汝則念之

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馬傳

而畏高明

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 同

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使進其行任之以政則國爲之昌 王注

其作汝用咎

其動作爲女用惡謂爲女子結怨于民 鄭注

無有作好

好私好也 馬傳

無黨

黨朋黨 鄭注

無反無側
反反道側傾側也 馬傳
會其有極
謂君也當會聚有中之人以爲臣也 鄭注
歸其有極
謂臣也 同
曰皇極之敷言
王者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 馬傳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于天下於天爲順也 同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
言盡極敎陳其言于上也 同
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民能言于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爲益也順
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 王注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政教務中民若是用所以爲民父母而爲天下所
歸往 同
正直
中平之人 鄭注
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克注也剛而能柔柔而能剛寬猛相濟以成治立
功 漢史記注 三十八 剛則強柔則弱此陷于滅亡之
道非能也 同 之三 詩疏 白
沉潛剛克
沉陰也潛伏也 馬傳
高明柔克
高明君子亦以德懷也 同
惟辟作福
辟君也 同 作福專爵賞也 鄭注
作威
專刑罰也 同

惟辟玉食
玉食美食不言于者闕諸侯也 馬傳 玉食備珍
美也 鄭注 漢史記注 三十八 此凡君執臣之言也 同
藏十七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將立卜筮人乃先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
凡七筮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 同
曰雨
兆之體氣如雨然 同
曰霽
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 同 漢史記注 三十八 濟才齋

兆之光明如雨止 鄭注 周禮

曰蒙

蒙者氣不釋鬱冥冥也 同 史記注二十八 曰霿者氣不

澤鬱冥也 同 周禮注二十四 字聲近蒙 同 周禮疏五 蒙亡

鉤翻 徐音 說文六上 霿音茂 劉音 字書集韻 本八

曰圛

古文作悌今文為圛 同 疏 古文尚書 圛者色澤

光明 孔穎達 書疏五之二

曰克

如祲氣之色相犯也 同

曰貞

內卦曰貞貞正也 同

曰悔

外卦曰悔悔之言晦晦猶終也 同

卜五占用二衍忒

卜五占之用謂雨霽圉霧克也二衍忒謂貞悔也

推象多變故言衍貣 同

立時人作卜筮

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 同 [illegible]

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 同 儀禮疏十二 從其

多者言龜之道幽深難明筮之深 同

卿士逆吉

此三者皆從多故為吉 同

作內吉作外凶

此逆者多以故舉事于境內則吉境外則凶 同 史記注三十八

龜筮共違于人

此俞獸草木之久而能知吉凶也 漢書五行傳 [illegible]

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 同 史記注三十八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雨木氣也春而施生故木氣為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為暘燠火氣也寒水氣也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列上氣為風 同 詩疏十五之三

恒暘若

時節有日暘 劉向書五行傳 說文七下 說文解字系傳十五

時則有毛蟲之孽 劉歆洪範傳十三

恒燠若

時則有羽蟲之孽 同 續漢志十四

恒寒若

時則有介蟲之孽謂蟹屬也 同 續漢志十五

恒風若

時則有嬴蟲之孽謂螟屬也 同 續漢志十六

曰王省惟歲

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 馬傳

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箕星好風畢星好雨 同 史記注 一十八 中央土氣為風東方木氣為雨箕屬東方木木克土土為妃尚妃之所好故好風西方金氣為陰克東方木木為妃畢屬西方尚妃之所好故好雨 鄭注 朱校云人 史記注 二十 土十為木八妻木八為金九妻 同 史記注二十八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 洪範傳 一行大衍曆 唐書曆志十七下 四時之間合於黃道也 鄭注 史記注 宋本校 一十四

月之從星

不言日者日之從星不可見 同

九五福

此數本諸其尤者福是人之所欲以尤欲為先極是人之所惡以尤所不欲者為先以下緣人意輕重為次耳 同 史記注 三十八

攸好德

人皆有好德也 馬

考終命

考成也終性命謂皆生佼好以至老也 同 詩疏 十八之二

凶短折

未亂曰凶未冠曰短未婚曰折 日

弱

愚懦不壯毅曰弱 同 史記注 三十八

分器序

班宗彝

宗彝宗廟樽也 同

作分器

著王之命及受物 同 史記注 四

旅巢命序

巢伯來朝

巢伯南方諸侯世一見者 同 詩疏十之一

芮伯

周同姓在畿內 同 詩疏十八之二

金縢

凡藏秘書藏之於匱必以金緘其表 同 吳語 ……

穆卜

二公欲爲文王廟卜 同

未可以戚我先王

戚憂也未可憂怖我先王也 同 史記注三十三

植璧

植音置 鄭書 六中

史乃冊祝

策周公所祝謂簡書也祝者讀此簡書以告三王

史記注 鄭注三十一

是有丕子之責於天

丕讀曰負 同 史記索隱十

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

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四方 馬注

無墜天之降寶命

寶猶神也 鄭注

亦永有依歸

有所依歸爲宗廟之主也 同

歸俟爾命

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 馬傳 史記注二十三

王翼日乃瘳

文王十五生武王九十七而終終時武王八十三

矣於文王受命爲七年後六年伐紂後二年有疾

疾瘳後二年崩崩時年九十三矣周公以武王崩

後三年出五年秋反而居攝四年作康誥五年作

召誥七年作洛誥伐紂至此十六年也作康誥時

成王年十八洛誥時年二十一也卽政時年二十

二也然則成王以文王終明年生也 鄭注 文王

十五而生武王九十七而終時受命九年武王八

十三矣十三年伐紂明年有疾時年八十八矣九

十三而崩以冬十二月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

遭流言作大誥而東征二年克殷殺管蔡三年而

歸制禮作樂出入四年至六年而成七年營洛邑

作康誥召誥洛誥致政成王然則文王崩之年成

王已三歲武王八十而後有成王武王崩時成王

已十三周公攝政七年致政成王年二十 王注 詩箋

史入之一

武王旣喪

文王崩後明年生成王則武王崩時成王年十歲

服喪三年畢成王年十二明年將踐阼周公欲代

之攝政羣叔流言周公辟之居東都時成王年十

三也居東二年成王收捕周公之族黨時成王年

十四也明年秋大熟遭雷風之變時周公居東三

年成王年十五迎周公反而居攝之元年也居攝

四年封康叔作康誥是成王年十八也故書傳云

天子太子十八稱孟侯居攝七年成王年二十
也明年成王即政年二十二也 鄭注 詩疏二十八 朱校宋本闕
詩遺王 屆討 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成王年十三捨武
王以庚辰歲崩 謀周玉經說否論 通義外說三

周公居東二年
詩序二年而歸此言居東二年其歸何也曰書言
其罪人斯得之年詩言其歸之年也 王注 詩疏八之一
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返 五經異義否論
逸經外說三

罪人斯得
罪人周公之屬與知攝者周公出皆奔二年盡得
成王所得 鄭注 詩疏八之一 謂之罪人史書成王意
也 同詩疏八之二

于後
於二年後也 同詩疏八之一

公乃為詩以貽 怡 王名之曰鴟鴞
怡悅也周公傷其屬黨無罪將死恐其刑濫又破
其家而不敢正言故作鴟鴞之詩以貽王今鴟鴞
鴟鴞也 同

王亦未敢誚公
成王疑周公意未解今又為罪人言欲讓之推其
恩親故未敢 同詩疏八之二

秋
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 同詩疏八之一

王與大夫盡弁
古文尚書說武王崩時成王年十三後一年管蔡作
亂周公東辟之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時
成王年十四言弁明知已冠矣 五經異義 公羊說一
成王是喪冠 同 通典五十六 天子諸侯十二而冠成
王此年十五於禮已冠而爵弁者承天變故降服
也 [illegible] 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
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
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
也許慎五經異義云喪冠也者恐失之矣按禮傳天
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五經異義否論
通典五十六

乃問諸史
問審然否 鄭注

以泣
傷周公忠孝如是而無知之者 同 史記魯世家注 十三

其新逆
亦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 同詩疏八之二

服亦宜之
亦宜褒有德也 王注

反風

風還反也（馬傳）

盡起而築之

禾爲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所亡失也（史記注 日注十三）

大誥

王若曰

王謂周公居攝命大事則權稱王也（鄭注）稱成王命故稱王（王注 並見宋本禮記疏四十一）

寧王

文命曰寧王承平曰平王（鄭注 詩疏一之五）

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其父敬職之人其肯曰我有後子孫不廢棄我基業乎（同 詩疏十六之五）

微子之命序

成王既黜殷命

黜殷命謂殺武庚也（同）

命微子啟代殷後

微采地名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爲宋公代殷後承湯祀（同 並詩疏十九之三）

歸禾序

異畝同穎

二苗同爲一穗（同）

康誥

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

不言霍叔蓋赦之也（同）

封康叔

康國名在千里之畿內既滅管蔡更封爲衛侯（王注 並詩疏一之一）

哉生魄

謂月三日始生兆朏名曰魄（馬注 [illegible]）

作新大邑于東國洛

岐鎬之域處五嶽之外周公爲其於政不均故東行于洛邑合諸侯謀作天子之居（鄭注）

四方民大和會

四方民聞之同心來會樂即功作効其力焉是時周公居攝四年也（同 並周禮疏十）

以修

降平已至（同 詩疏一之三）

今民將在祗遹乃文考

遹述也（馬傳 [illegible]）

酒誥

成王若曰

成汝康叔以慎酒成就人之道故曰成（鄭注 [illegible]）

于妹邦
妹邦者紂都所處其民尤化紂嗜酒今隊父兄試
實亦爲其遠屬之監（鄭注 尚書疏二之一）
須夫史友內史友
大史內史掌記言記行（同 宋校宋本 記疏二十九）
梓材
戕敗人宥
戕殘也（馬傳 釋文 同 鄭注 周禮疏二十九）
無胥戕無胥虐
實相殘賊無相暴虐（同 周禮疏二十九）

召誥
序 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
欲擇土中建王國使召公在前視所居者王與周
公將自後往也（同 尚書疏 之一）
惟二月既望
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
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同 詩疏十六之一）
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
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
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馬傳） 步行也堂
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廟即行不

以遠爲父恭也（鄭注 史記注二十三）
其自時中乂
王者受命創始建國立都必居中土所以總天地
之和據陰陽之正均統四方以制萬國者也（五經異義 宋敏求長安志二）
洛誥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
我以乙卯日至于洛邑之衆觀召公所卜之處皆
可長久居民使服田相食（鄭注）
我又卜瀍水東
瀍水東既成名曰成周今洛陽縣是也召公所卜

處名曰王城今河南縣是（同 詩譜疏 同之一）
王肇稱殷禮
始用殷禮者至成王即位乃用周禮（同 宋校宋本 禮記疏 同） 十一
迓衡
迓牛據切（鄭音 類篇二中）
亦未克敉公功
敉安也（鄭注 周禮疏二十五）
承保乃文祖
文祖者周曰明堂以稱文王（同 詩疏十七之一）
越乃光烈考武王

列成也 同 詩疏十九之三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成我所用明子之法度者乃盡明堂之德明堂者祭五帝太皡之處爲用其法度也周公制禮六典就其法度而損益用之 同 詩疏十九之一

烝祭歲

歲成王元年正月朔日也 同

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

用一特牛祫祭文武於文王廟 同

逸祝冊

使逸讀所作冊祝之書告廟 同 並詩疏十之二

惟告周公其後

告廟周公宜立後謂封伯禽 同 周禮疏十八

惟七年

文王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皆七年 同 朱校宋本禮記疏大

多士

序 遷殷頑民

此皆士也周謂之頑民 同 詩疏四之一

無逸

不敢荒寧

知民之勞苦不敢荒廢自安也 馬傳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武丁爲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苦於外與小人從事知小人艱難勞苦也 同

乃或亮陰

梠謂之梁闇廬也 鄭注

言乃雍

雍喜悅也言乃喜悅則臣民望其言久矣 同

其在祖甲

武丁子帝甲也 馬傳 並史記注三十三 鄭注 史記索隱十

孫太甲 王注

舊爲小人

祖甲有兄祖庚而祖甲賢武丁欲立之祖甲以王廢長立少不義逃亡民間故曰不義惟王久爲小人也 馬傳

肆祖甲之享國

先中宗後祖甲先盛德後有過也 王注 並史記注三十三

文王受命惟中身

中身謂中年受命謂受殷王嗣立之命 鄭注 詩疏十六之一

君奭

序 召公不悅

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復列

在臣位以爲周公苟食祿也 馬傳 史記注三十四
我道惟寧王德延
周公謂文王爲寧王成王亦謂武王爲寧王 鄭注 詩疏一之五
時則有若伊尹
伊尹名摯湯以爲阿衡至太甲改曰保衡阿衡保衡皆三公官 同 詩疏二十之四
格于皇天
[illegible]大帝 同 周禮疏十八
格于上帝
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 馬傳 上帝太微中其統也 鄭注 史記注三十四
巫咸
殷巫也 馬傳 通鑑前注八十九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
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 王注 史記注三十四
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詩傳說有疏附奔走先後禦侮之人而曰文王有四臣以受命此之謂 不及呂望太師也教文王以大德謙不自比焉 鄭注 尚書十六之二
耇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耇老也造成也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況乃曰有能德格于天者乎言必無也 同 禮志注十一
成王政序
遂踐奄
踐讀曰翦翦滅也 同 詩疏八之三
將蒲姑序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 蒲姑
蒲姑齊地 馬傳 史記注四 奄既滅矣其君佞人不可復故欲徙之於齊地使服於大國 鄭注 詩疏八之三
多方
天惟五年須夏之子孫
夏之言暇天覬紂能改故待暇其終至五年欲使復傳子孫五年者文王八年至十三年也 同 詩疏十六之三
爾曷不夾介
夾音協 徐音 [illegible]
立政
三亳阪尹
湯舊都之民服文王者分爲三邑 鄭注 詩譜十八
長居險故云阪尹蓋東成皋南轘轅西降谷也 同 詩譜十六之三

君陳序

分正東郊成周

成周在近郊五十里 周禮疏 同 十九

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 詩譜 同 疏八

顧命

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 史記 同 注四

芮伯

芮伯亦為宗伯 詩疏十 同 八之二

彤伯

彤姒之國其餘五國 王注 通鑑外 紀三

畢公

畢公入為司馬 鄭注 詩疏十 八之二

毛公

文王庶子 王注 通鑑外 紀三

出綴衣于庭

連綴小斂大斂之衣於庭中 鄭注 周禮 疏六

王崩

成王二十八年崩 同 通鑑外 紀三

敷重篾席

篾席蒻苹蓋蒲席也 王注 古文訓 十三

敷重筍席

筍箬箬 釋文 集韻 四 筍篛篛 古文訓 同 十三 筍箬箬

同 竹子為席 徐音 六書故 十三

大訓

大訓者禮法先王禮教即虞書典謨 鄭注

大玉

華山之球 同

天球

雍州所供之玉色如天者三者皆璞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 周禮疏 同 二十

河圖

圖出於河帝王聖者之所受 同 漢志注 十一

垂之竹矢

兌也和也垂也皆古人造此物者之名 同 汲古 一十

大輅

玉路 同

綴輅

贊次次在玉輅後謂玉路之貳 同

先輅在左塾之前

先路象路門側之堂謂之塾謂在路門內之西北面與玉路相對 同

次輅在右塾之前

次路象路之貳與玉路之貳相對在門內之東北面 同 周禮 五 二十七 疏

奉同瑁

同者大同天下 銅天子副璽

畢公率東方諸侯

代周公為東伯

王若曰

攝政六年頒度量制其禮樂成王即位乃始用之

呂刑

惟呂命

書序云呂刑穆王以甫侯為相

耄荒

耗音耄

奪攘矯虔

有因而盜曰攘撟虔謂撟擾春秋傳虔劉我邊垂

謂劫奪人物以相撟擾也

苗民弗用靈

苗民謂九黎之君也九黎之君於少昊氏衰而棄善道上效蚩尤重刑必變九黎言苗民者有苗九黎之後顓頊代少昊誅九黎分流其子孫為居於西裔者三苗至高辛氏之衰又復九黎之君惡堯興又誅之堯末又在朝舜時又竄之後王深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氏而謂之民民者冥也言未見仁道 堯末請攝位又三誅之

越茲麗刑并制

越於也麗施也於此施刑并制其無罪

皇帝

孔子曰天子之德感天地動八方以化合神者稱皇德天者稱帝德合仁義者稱王

告爾祥刑

詳審察之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

謂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選擇乎非當選擇賢人乎

其罪惟均

以此五過出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倍差

倍二百為四百鍰也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

千鍰

所出金鐵也死罪出三百七十五斤

王若曰父義和

王順曰父能以義和我諸侯 馬傳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昭明也上謂天下謂人 同上 晉史記注 二十九

亦惟先正

先正先臣謂公卿大夫也 鄭注 魏志注 二

費誓

東郊不開 闢

闢音開 徐音 晉書音義 王 ... 二

馬牛其風

風走逸 鄭注 史記注 三十三

無敢寇攘

寇劫取也 同上 詩疏十八之一 因其亡失曰攘 同上 禮疏 一

汝則有大刑

大刑死刑 馬傳

魯人三郊三遂

邑外曰郊郊外曰隧不言四者東郊留守故言三也 王注

時乃楨榦

楨榦皆築其楨在前榦在兩旁 馬傳 漢史記注 三十三

秦誓

其心休休焉

休休寬容貌 鄭注 經與羣 文十四

尚書下

毛詩上

吳郡　　撰

詩

序匪世立教　孔安國序　北堂書鈔十

詩詠歌詠言之聲也　藝文類聚十六　北堂書鈔九十五

自書契之興朴略尚質上稱不爲諂目諫不爲謗

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於懇誠而已斯時釋敦厚

儀以生上下相犯及其禮尊君卑臣君道剛嚴

臣道柔順於是箴諫之辭情志不通故作詩者以

誦其美而譏其過　見詩序疏

子夏授高行子高行

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大

毛公爲故訓傳授趙人小毛公　徐整毛詩譜

序文　一

周南名南

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　韓嬰敘　水經注三十四　房中之

樂弦歌周南名南而不用鐘磬之節　王肅注

二百十

關雎

周衰所作　康王政衰之詩

六經奧論三　后夫人雞鳴珮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

然故詩人歎而傷之　魯詩　刺時也

詩序　詩考六　王應麟

序

風風也

動物曰風託音曰諷　用風感物則謂

之諷　注

故正得失

正齊人之得失　序　五

雅

夫風雅者體同而由我化物則謂之風物由我正

則謂之雅者之教其歸不殊也　序　北堂書鈔九十五

關關雎鳩

關雎貞潔慎匹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

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宴處體安志明今

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

正容儀以刺時　韓詩章句　注二

在河之洲

雎鳩以聲相求必於河之洲隱蔽無人之處

二十八

窈窕淑女

盛其紋而不怨其德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

於宗廟　十九　淑女奉順坤德成其紀綱

窈窕貞專貌　章句　二十一　善心曰

窈窕容曰窕　王肅注

美下娥始

於六月白 徐邈音 毛詩朱本 釋文五

左右流之

左右青佐佑 毛詩音 如字 王肅申毛 毛詩釋文五

鐘鼓樂之

鐘者秋分之氣萬物至秋而成至冬而藏堅成不 北堂書鈔

絶滅莫如金故金爲鐘相繼不絶也 北堂書鈔一百八

房中之樂有鐘磬 侯苞韓詩翼要 北堂書鈔百十二

維葉萋萋

萋萋盛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十七

萋木也

卷六 三

濩 胡郭切 劉昌宗音 毛詩音 濩 胡郭切 劉昌宗音 宋本 毛詩釋文

爲絺爲綌

煮之

縶而練之 釋文

我姑酌彼金罍

金罍大器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 韓詩說

古毛說罍器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

尊大一石金飾口目蓋取象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

天子以玉經無明文罍者取象雲雷故從人君下

及諸臣同玉經異義 毛詩注疏二十 士用梓無飾 韓詩

十二 金罍大夫器也 韓詩

我姑酌彼兕觥

二升曰觚 韓詩說 毛詩注疏七 四升曰觥 韓詩 廣韻

云何吁矣

吁病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十五

螽斯羽

螽斯名蚣蝑一名春黍似蝗而小青色長股而鳴

喻后妃之德不妒忌子孫衆多也 韓詩薛君章句 藝文類聚九十七

六

桃夭 婚姻以時 序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

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

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制其說夫春秋舉秋毫

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秋皆以時書時也夏城中

丘書不時也豈人間小事獨得時失時況婚姻

人倫端始端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即若

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

未及季秋伯姬歸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

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

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紀或出盛時之前或在

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

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

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

時有此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也
〔?〕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
之子于歸此正在仲春之月乎又摽梅三章注曰
〔?〕〔?〕既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喓喓〔?〕致之
〔?〕〔?〕〔?〕家娶妻及男女及時然該各異矣周禮以
仲春會男女之〔?〕夫〔?〕者蓋一切相限合之時而
非常人之節故〔?〕日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
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君爵人必在仲春則
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
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
笄以嫁而殺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於時
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
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以爲反〔?〕其雖
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正禮也
東晉五經通論十九 通典五

公侯干城
干戶旦切 鄭〔?〕音 宋本集韻一

施于中逵
中逵中九交之道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

芣苢
傷夫有惡疾也 韓詩 宋本文選注五十四
后妃房中之樂〔?〕 毛詩〔?〕 自關雎至芣苢

采芣苢
芣苢木名實似李 韓詩傳 說文繫傳 道曰車前〔?〕〔?〕
芣苢 韓詩傳 陸璣詩疏十六 芣苢澤瀉也芣苢臭惡之
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人道不通求已不得發
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采而不已
者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韓詩章
句 宋本文選注〔?〕 芣苢實似李食之宜子出於西戎
衍生傳 王注 蕪 宋本 釋文五
所得采子〔?〕 〔?〕之疏一 遠國異物非周婦人

漢廣
悅人也 韓詩序 文選注三十四

漢有游女
鄭交甫遵彼漢皋臺下遇二女與言曰願請子之
佩二女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超然而去十步循
探之即亡矣迴顧二女亦即亡矣 韓詩內傳 文選注
二 漢女所弄珠如荊雞卵 同上 御覽八百二 鄭交
逢二女魅服 韓詩傳 文選注九上 鄭交甫過漢〔?〕
女妖服佩兩珠 韓詩 初學記七 游女漢神也 韓詩章句

不可求思
言漢神時見不可求而得之 同上 宋本文選注十八

江之永〔?〕矣
漾〔?〕〔?〕也 〔?〕文〔?〕

[illegible]
室家也 韓詩 後漢書注二十九　思親之詩 [illegible]

惄如調飢
飢而又飢飢之甚也 王肅注 李賈集解二

魴魚赬尾
赬赤也言魴魚勞則尾赤君子勞苦則顏色變 韓詩章句 後漢書注二十九

王室如燬
燬作炮烙之刑 韓詩 江休復醴泉筆錄下

父母孔邇
孔甚也邇近也以父母甚迫近飢寒之憂爲此詩

仕 薛章句 後漢書注二十九
鴻集 安 冬至架之
架音稼 劉音
山夾水曰澗
夾音頰 周續音 董匡正俗一

宗室牖下
奧即牖下 王注 之西

甘棠
自陝以東者周公主之自陝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職當桑蠶之時不欲變民事故不入邑中舍於甘棠之下而聽斷焉陝間之人皆得其所是故後世思而歌咏之 詩傳 劉向說苑五

召伯所茇
茇草舍也夫召伯聽男女之訟不重煩勞百姓止舍甘棠之下而聽斷焉 劉芳義 御覽六百二十九

勿拜
拜言人必之拜小低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忘也毛注拜猶伐也 旗十弓 說文名牌集注二十四
拜如人之拜 同 呂氏讀詩記三

行露
命伊尹獻晨露 韓詩 北堂書鈔十七

厭浥行露
和氣津凝爲露從地生也 王逸通義 藝文類聚九十八
厭文兼切 宋重音韻 影宋本集韻四

室家不足
夫行露之人許嫁矣然而未往也見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貞理守死不往君子以爲得婦道之宜故舉而傳之揚而歌之以絕無道之求防汙道之行乎 詩傳 韓詩外傳一

羔羊之皮
小者曰羔大者曰羊 薛章句

素絲
素絲潔白絲喻細柔 同 後漢書注七十之上　古者以素絲飾

詩攷拾遺 北堂書鈔百一十九

紀

紀數名也 韓章句 後漢書注七十六

委蛇

詩人賢仕爲大夫者言其德能稱有委曲之體屈柔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同上 章句

迨其吉矣

迨願也 韓詩 五 呂氏 宋本文 詩記 一 文 迨願也 同上 高誘 呂氏春秋注

本青葉

江有渚

水溢而爲渚 詩章句 文選注

壹發

發廣如廢 發音 長楊賦注

騶虞

騶虞爲天子掌鳥獸官 韓詩章句 太平御覽 三

魯詩傳 晉書 史記 宋本文選注六 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 同上

天子掌之田曲也 魯詩傳 後漢書注六 今詩韓魯說古毛詩說

騶虞義獸白虎黑文食自死之肉不食生物人君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俱稱嗟歎之皆獸名謹按古山海經鄒書云騶虞獸說與毛詩同 五經異義 二十四 騶虞或作吾騶 芳

邶鄘衛

邶鄘衛

鄘在紂都之西 王肅義疏

柏舟

衛宣姜自誓所作 韓詩 李賢 集

海其以風

陰陽散爲風風氣無根也 五經通義 文選注二十三

燕燕

衛定姜之子婦送之而作 韓詩 李賢 集 定姜歸其婦 同 列女傳

遠送于南

南尼心切 說文 一 新補

先君之思以勖寡人

勖孝也 獻公無禮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 魯詩 鄭玄禮記注 坊記 十五 典釋文 十二

不逮 衛

衛法也 薛章句 宋本文選注五十五

終風且暴

終風西風也 韓詩 釋文 五 時風又且暴使己思益

陰 韓章句 文選注二十四

曀也

采翻 琛輯 音釋文五 影宋本 孫毓音五 釋文

曀曀其陰

曀曀天陰塵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 四

虺虺不寤 石 經 二

爰居

自爰居而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訣別之

惠棟 相臺 氏注 本 二

雄雉 刺衛宣公也 韓詩 薛君 注 本義二 爾雅云飛曰雌雄

雄雉于飛

雄取介之鳥也 薛章句 詩攷 一

迨冰未泮

古者霜降逆女冰泮殺止 韓詩傳 周禮疏 十四

黽勉同心

密勿僶俛也 韓詩 文選注 二十八

賈用不售

一錢之物舉賈百何時當售也 薛君 御覽八百 三十五

方將萬舞

萬大舞也 初學記 十五

執轡如組

轡是御者所執者也不得以轡為勒日舊語云馬勒不云轡以勒為轡者蓋見北人避石勒名也今南人皆云馬勒而以韁為轡反覆推之其義……又詩稱執轡如組又曰六轡在手以所御之……今俗猶仍以轡為勒而曾無知者 宋本御覽 百五十八

飲餞于禰

送行飲酒曰餞 薛章句 文選 二十

靜女其姝

靜貞也 韓詩 文選注 十五

搔首踟躕

躑躅躊躇也 薛章句 文選注 十三

貽我彤管

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后妃群妾以禮御於君所女史書其環以進退之生子月辰以金環退之當御者著於右手既御著於左手……也以當就君故著左手右手陰也御而復故 五經

要義 文選 女史彤管法如國史主記后妃之過人君有柱下史后有女史外內各有……

新臺有洒

修貌日新 薛君注

不殄

殄絕典翻 毛晃音義 釋文五

得此戚施

戚施蟾蜍就喻醜惡 薛君章句 御覽九百四十九

中冓之言

冓夜也 魯詩 晉灼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注四十七

星言夙駕

星精也 韓詩 [illegible] 星晴也 同 說文 [illegible]

蝃蝀

刺奔女也 韓詩序

蝃蝀在東

邪色乘陽 韓詩 後漢書注五十四 夫婦失禮則虹氣盛

有赤色在上者陰乘陽氣也 [illegible]

卷六 廿

何以予之

[illegible]彼綠絲染之藍則青染之朱則赤 韓詩 王先謙 [illegible]

九之

九丑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五

綠竹猗猗

薄篇筑 韓詩 釋文五 薄篇竹 同 李善 [illegible] 集上

竹 同 [illegible]

會弁如星

弁爲五寸前後玉飾 五經通義 隋書十二

綠竹如簀

簀積也綠蓐盛如積也 薛君韓詩注 文選注二

[illegible]在阿

地下而黃曰干 韓詩章句 [illegible]六

能不我甲

甲音狎 徐邈音 [illegible]一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

朅然健也疾驅貌 韓詩 文選注十九

執殳

古國之討以戒諸侯人之戒在於城殳 韓詩傳 [illegible]

殳古五兵戈殳車戟酋矛矢 [illegible]

焉得諼草

[illegible] 宋本御覽三百三十九

卷六 廿一

諼草忘憂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五 忘憂也 [illegible]

黍離

伯封作 韓詩 御覽四百六十六 衛宣公之子壽閔其兄伋之見害作憂思之詩黍離之詩是也 [illegible]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離離黍貌也詩人求亡不得憂懣不識於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爲稷之苗乃自知憂之

甚也 韓詩 御覽四百六十九

君子陶陶

陶暢也 薛君章句 宋本文選注一十四

葛藟蘽

藟草之聲不與戊若相協箋義為長 李黼同異

釋文五

有蓷

蓷茺蔚 韓詩 陸璣疏上

鵻雉于罿

鵻雉於車上曰罿 韓詩 [illegible]

韓詩外傳作河之滸

葛藟一名蕪藁藤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長喻王九族蒙王恩惠以育子孫今王無澤於族人不如葛藟生河滸邊也 舊刻 御覽九百七十四

將其來施施

將如字 王肅申毛 釋文五

鄭

兩驂

左右騑驂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

抑釋掤忌

掤櫝丸蓋也 馬注 釋文五 掤所以覆矢也謂

蓋義同 北堂書鈔百二十六

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國君及元帥戎車將在中央當鼓御者在左勇力之士執戈在後 五經要義 御覽三百五十一

丈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 郭璞

給遺 初學記二十六

掺執子之祛兮

祛去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一十二

昧旦

昧旦謂也日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 五經要義 文選注五十六

雜佩以贈之

佩上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以納其間

詩傳 周禮注

有女同車

今之論説鄭國之為俗有溱洧之水男女聚會謳歌相感故曰鄭聲淫左傳説煩手淫聲謂之鄭聲者言煩手躑躅之聲使淫過矣謹按鄭詩二十一篇説婦人者十九矣故鄭聲淫也 五經異義

上七

東門之墠

東門之栗有踐 家室

栗木名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成為室家也 韓詩 御覽九百六十四

靖善也 同 八十七

靖樂也 薛君章句 御覽九百六十四

子寧不嗣音 韓詩

詒寄也曾不寄問也 韓詩

聊樂我員 魂

員魂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

出其闉闍

闍止台翻 徐音 影宋本集韻三

野有蔓草

國多兵役男女怨曠於是女感傷而思男故出遊於溱洧之外託采芬香之草而為淫泆之行時會之所而云蔓者女情急欲以促時也 韓詩 御覽九百九十

清青揚婉兮

青青靜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九

零露瀼瀼

瀼音囊 徐音 影宋本集韻二

方渙渙兮

洹洹盛貌 韓詩注 宋本御覽二十 三月桃花水時 韓詩

方秉蕑兮

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辰於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拂不祥 韓詩 宋書十五 蕑蘭也 同 文 秉執也蕑蘭也當此盛流之時眾士與眾女方執蘭

拂除邪惡 韓詩 宋本御覽三十

祓除邪穢 同

祓除氛穢 韓詩

祓除歲穢 同

東觀水上 同

且往觀乎

詩人願與所說者俱往也 薛注 後漢書注七十四上

贈之以芍藥

勺藥離草 史記之

說人也 韓詩 御覽七百十四

說人也 韓詩章句

齊雞鳴

蒼蠅之聲

與遠雞鳴聲相似 薛君章句 御覽九百十八

子之還兮

營茂 者皆地名也 薛君章句 集注 記九

從兩肩兮

獸三歲曰肩 薛君章句 後漢書注十上

東方之日兮

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盛美如東方之日 薛君章句 文選注十二

在我闥兮

門屏之間曰闥 韓詩

橫由其畝
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 同上 釋文
維莠驕驕
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也 問答 御覽九百八十八
其魚唯唯
遺遺言不能制也 釋文
舞則選兮
言其舞則應雅樂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八
魏
我歌且謠
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薛君章句 初學記十五
陟彼岵兮
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無可岵也以其無草木故以譬之 [illegible] 二十四
有縣貆兮
貉子曰貆貆狀與貉類異世人皆名貆 [illegible]
不素餐兮
何謂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

河水清且淪猗
從流而風曰淪 同上 文選注十三
唐
蟋蟀在堂
蟋蟀食蝎而化成 [illegible] 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蜻[illegible]楚謂之王孫 [illegible] 御覽九百四十九
[illegible]其萸
[illegible]辭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二
日月其除
除音住 毛音 除式朱翻鄭音 [illegible]
役車其休
古者必有命民有能敬長憐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然後政飾車駢馬未得命者不得乘車乘馬皆有罰故其民雖有餘財侈物而無禮義功德即無所用其錢財侈物故其民皆興仁義而賤不爭貨强不淩弱衆不暴寡是虞庱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敢犯也 韓詩 御覽六百三十七
何不日鼓瑟
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illegible] 何休注公羊 [illegible]
秦 [illegible]

綃綺爲 鄭玄儀禮注二 綃當爲綃綃綺 劉昌宗

百十六

蕭行盈升

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分 崔集注 詩記十一

傳

朋比也

比必須劉 孫毓申毛

生于道周

周右也 韓詩 薛君 文

秦

四馬既閑

閑大也謂閑閑然大也 薛君章句 朱本文選注六

駕我騏馵

駕兩馬者 王肅注 作疏 十二

溫其如玉

玉有五德溫潤而澤有似於智銳而不害有似於仁抑而不撓有似於義有瑕於內必見於外有似於信垂之如墜有似於禮 五經通義 初學記二十七

白露爲霜

寒氣凝以爲霜霜從地升 五經通義 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終南何有

終南山長安南山也一名太一 五經要義 初學記五

在扶風武功縣 同文選注二

鴥彼晨風

晨風今之鷂 藝文類聚九十一

隰有六駮

言六據所見言之 王肅注 王肅問六

瓊瑰玉珮

佩者服用之稱珮者玉器之名稱其服用則字從人名其器則字從玉 蔡邕 初學記二十六

陳

衡門之下

衡一木作門而上無屋謂之衡門 藝文類聚六十三

歌以訊之

詩者思也辭也發慮在心謂之思言見其懷抱者也在辭爲詩在樂爲歌其本一也故云作好歌以訊之 孔穎達十五國風毛詩箴說

心焉惕惕

悅人也 韓詩 薛君注 文選注十七

僚兮

僚音了 宋本 音義三

且儺

猗儺順也 韓詩 薛君注 宋本御覽三百六十八

檜

鄶在豫州外方之北北鄰於虢鄶衆之南左濟右洛居陽鄭兩水之間食溱洧焉 劉熙 水經注二十二

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潁之間爲檜子 王注 潜傳十三

匪風發發匪車偈兮

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揭揭者蓋傷之也 韓詩說 漢書七十二

曹

維鵜在梁

梁人取魚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如鵜在人梁上 [illegible] 說 [illegible] 集注二十四

其子七焉

鳲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 詩傳 說苑二十

毛詩下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豳

七月 褐毛布也

賤者之所服也今爲冰用爲少 華補光問 御覽八百十六

三之日于耜

三月之時可預取耒耜修繕之 韓詩

四之日舉趾

至四月始可舉足而耕也 同 御覽八百二十三

條桑

條音超 毛音義 影宋本 釋音三

七月鳴鵙

五月鳴鵙王肅謂古五字如七因訛爲之 崔集注 詩疏六

于貉

狐之類貉貈狸也 韓同 初學記二十九 貉子似貍 同 爾雅疏十二

鑿冰冲冲

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 韓詩 初學記七

鴟鴞

鴟鴞鸋鴂鳥名也鴟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以病

之愛憐養其子者謂堅固其窠巢病之者謂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蔚風至而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 同上 文選注四十四

予手拮据

口足爲事曰拮据 韓詩 [illegible]卷一

蠨蛸

長腳蜘蛛也 義同 小蜘蛛長腳者今呼爲之喜子 義釜 御覽九百四十八

鸛鳴于垤

鸛水鳥巢處知風穴處知雨天將雨而蟻出壅土鸛鳥見之長鳴而喜 韓詩 宋本文選注二十九

皇駁其馬

彤白雜毛曰駁 劉芳義證 文選注十四

親結其縭

縭帶也 薛章句 文選注十五

九罭之魚

九罭取鰕芘也 同 御覽八百三十四

狼跋其胡

老狼項下有袋求食滿腹向前行乃縮之退後又自踏跋上蹍其尾進退有患故詩以爲跋前疐後 毛詩草蟲經 埤雅四

小雅

呦呦鹿鳴

鹿飲食則皆鳴相呼不相忌也 草蟲經 [illegible]九

吹笙

夫笙者法萬物始生道達陰陽之氣故有長短黃鐘之始象法鳳凰 初學記十六

承筐是將

承受也 薛章句 文選注二十五

常棣

夫移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也 韓詩序 讀詩記十七

伐木

伐木廢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 同上 文選注二十二

飢者歌食勞者歌事 韓詩 詩攷一

相彼鳥矣

鳥微物也 薛章句 宋本文選注二十

如月之恒

恒古恒彌 [illegible]

象弭

毛云弭弓反末以象骨爲之蓋俗說之誤也 拾遺 藝文類聚六十

左傳曰左執鞭弭弭者弓之別名謂以象牙爲弓今西方有以犀角及鹿角爲弓者 同 宋本 御覽三百四十七

楊柳依依

依依盛貌薛章句宋本文選注二十

南山有臺

臺一名夫須莎草也言山生臺及莎自蔭喻人君

得賢以自尊也題綱御覽九百九十七

和鸞雝雝

鸞在衡和在軾前韓內傳鄭玄禮記注十五和設軾者

也鸞設衡者也魯詁注補後漢書二十九升車則馬動馬

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韓詩傳周禮試三十二在軾曰

和在較曰鸞韓詩讀詩記十八

厭厭夜飲

愔愔和悅之貌薛章句文選注六

菁菁者莪

蓁蓁盛貌韓詩薛注文選注一

元戎十乘以先啟行

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

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軍之車所以冒

突先啟敵家之行伍也韓嬰章句史記注六十

元老

元長也韓詩玉篇一

東有甫草

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韓詩薛君注文選注甫博

也薛君傳後漢書注四十六

駕言行狩

春曰畋夏曰獀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綏諸侯

小綏獻禽於其下天子親射之於門夫田獵因

以講道習武簡兵也韓內傳御覽八百三十一

四牡奕奕

奕奕盛貌薛章句文選注二十三

儦儦俟俟

趨曰騶行曰騃薛章句文選注廿二

至于矜寡

矜鰥沐鬻徐音釋文六各頌韶同匡謬正俗一

在彼空谷

空谷深谷也薛章句文選注一

君子攸芋

芋火吾切韓音宋本玉篇音辨一

如矢斯棘

朸木理也韓詩玉篇十二朸隅也同釋文六

乃生男子

太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

男子生以桑弧蓬矢六射上下四方明當有事

天地四方也同宋本文選注二十九

載衣之裼

裼示之方也韓詩翼要之卷十

蹙蹙靡所騁
騁馳也 薛君章句 文選注十一
視天夢夢
夢莫蘇切 洪韻補一
又窘陰雨
窘迫也 韓詩章句 嚴詩記二十
十月之交
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
有變改之政也 齊詩內傳 孟康漢書注翼奉傳 古微書注七十五
不用其行
三光者靈曜書云日道出於列宿之外萬有餘里

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謂與日同乘黃道 五經異義 開元占經二十六
子何不臧
月食非常也比之日食猶常也日食則不臧矣 詩傳 漢書二十六
雨無正
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 韓詩序 朱明泉詩說發集八
雨無政無眾也 韓嬰章句 嚴詩記二十
淪胥以鋪
薰帥也 魯詩 詩攷 薰帥也胥相也痡病也言此
無罪之人而使有罪者相率而病之是其大甚 韓

詩 後漢書注六十下
謀猶回遹
回邪僻也 薛章句 文選注十
曰父母且
且音苟且之且 鄭方八 小義
躍躍毚兎遇犬獲之
趯趯往來貌獲得也言趯趯之毚兎謂狡兎數往
來逃匿其跡有時遇犬得之 韓嬰章句 文選注七十八
吹篪
篪以竹為之六孔有底 五經要義 北堂書鈔百十一
出此三物

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以雞 韓詩 朱校宋本 禮記疏七
哆兮侈兮
侈兮哆兮說文作誃兮哆兮哆曲也一曰[illegible]
投畀有北
集注 嚴詩記二十一
孔子爲魯司寇時誅少正卯謂佞道已行[illegible]
也佞道未行章明遠之而已 韓詩內傳 白虎通下
將恐
將辭也 薛章句 文選注三十六
佻佻公子

既從而翻沈音義譯文　攸音學

終日七襄

襄反也 詩章句 文選注二十六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

太白晨出東方爲啟明昏見西方爲長庚 韓詩 史記索隱 [illegible]

不可以挹酒漿

言不得其人也 [illegible] 韓集注二十四

挹斟也

斛容四升 [illegible]

四月

敎征役也 韓詩 [illegible] 二十一

亂離瘼矣

瘼散也 韓章句 宋本文選注二十八

或不知叫號

號呼到翻 徐音 匡謬正俗一

鼓鐘

昭王之時作 韓詩 王逸 [illegible] 三十八

笙磬同音

磬立秋之樂也 [illegible] 初學記十六

以南

南如周南之南 [illegible] 三

以享

享許亮翻 徐音 匡謬正俗一

苾 [illegible] 芬孝祀

馥香貌也 詩章句 文選注二十九

此有不斂穧

不斂穧 [illegible] 集注 [illegible] 二十二

君子宜之

君子者無所不宜也 詩傳 說苑十九

有鶯其羽

或說有鶯工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 失名 [illegible] 二十三

先集維霰

霰英也 韓詩 宋書 十九

霰英也 [illegible] 文選注十二

德音來括

括約束也 薛 章句 文選注五十三

賓之初筵

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韓詩 [illegible]

左右秩秩

言賓客初就筵之時賓主秩秩然俱肅敬也 [illegible] 七十

以祈爾爵

一章爲大射 [illegible] 集 [illegible]

以奏爾時
二章爲燕射 呂讀詩記同二十二
咸僕反反
反蒲板切 宋本韓詩音辨一
曰既醉止
賓既醉止不知其爲惡也 韓詩 詩攷
及薪
薪音補 徐音 宋本集韻五
綿綿維之
綿綿繁也 韓詩 文選注五十八
毋教猱升木
猱獼猴也楚人謂之沐猴 韓詩 初學記二十九
猱乃豆切 宋本韓詩音 集韻八
匪伊卷之
卷其言切 韓詩音
中心藏之
藏音臧 宋本韓詩音辨一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
白華野菅草也其性柔刃堪用取此白華而將白茅束之喻申后被褒姒所代惡人蒙善好人見棄也 韓詩 御覽九百九十六
緜蠻黃鳥

俔天之妹
磬也 韓詩 詩攷
會甲也
經傳訓詁未有以會爲甲者 周禮異義疏十六之二
緜緜瓜瓞
瓞小瓜 韓詩 薛君章句五
自土漆沮
言公劉自邠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 韓詩 後漢書注二十八上
周原膴膴
周原者岐山陽地屬杜陽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杜陽漢縣屬扶風有杜陽山山北有杜陽谷 孔穎達毛詩正義百九十一
乃立冢土
冢土太社也 王逸楚辭解十七 宋書 太社也 同 晉書志十六
瑟彼玉瓚
鄭音瑟 韓詩音 宋本韓詩音辨二
魚躍于淵
魚喜樂則踴躍于泉中 韓詩句注 宋本文選五十一
卹惆時惘

詩箋 周文 無昇痛傷其所爲者 慕校補臺臣氏注攷本十六之三

自大伯王季

太伯見王季生文王知天命之有在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反 王注 通鑑外紀二

誕先登于岸

誕信也 薛章句 宋本文選注二十

侵阮徂共

阮徂共皆國名 魯詩萬十六之四

我陵我阿

四下曰陵 薛章句 文選注九 曲京曰阿 韓詩 文選注二

經始靈臺

靈臺以望氣明堂以布政辟廱以養老教學三者不同 五經通義 隋書十九 天子有三臺靈臺以觀天文時臺以觀四時施化囿臺以觀鳥獸魚鼈諸侯卑不得觀天文無靈但有時臺囿臺也 五經異義 初學記二十四

於牣魚躍

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薛章句 宋本文選注二十

於樂辟廱

天子立辟廱者何所以行禮樂宣德化教導天下之人使爲士君子養三老事五更與諸侯行禮之處也 五經通義 藝文類聚三十八

聘襄公

緜珠子曰賤珠子見而無見曰賤 薛章句 文選五十五

皇王維辟

辟臣者帝交友受臣者王臣臣者霸皆臣者亡 韓詩內傳 王詩考 合要七

時維姜嫄

姜嫄字 韓詩章句 史記注四

以弗無子

姜嫄上歲七祭天地仲春后妃郊高禖亦祭天地也 五經通義 北堂書鈔九十

三單相襲也

止居則婦女在內老弱次之强壯在外言自有備也 毛詩疏十七之三

鳳凰于飛

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爲鸑鷟 韓章句 初學記三十

天不湎爾以酒

夫飲之禮不脫屨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沉不可以湎 韓詩 初學記二十六

顏色均衆寡謂之流閉門不出客謂之湎 薛章句 文選注三十五

抑

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韓詩外傳 玉海二十八）衛

武公行年九十有五猶使人日誦是詩而不離於

其側（同上 詩攷）

不

難

難承呪切（鄭音 彭宋本 集韻八）

於乎小子

嗚嘆辭也（薛君章句 文選注二十六）

滌滌山川

湯時大旱使人禱于山川（韓詩序 何休公羊箋疏 玉海）君

兒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一與民失職

卷之七　十四

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苞苴行與讒夫倡與（同上 何休）

（宋本公羊解詁二）宮室崇與（同上 公羊解詁二）

旱魃爲虐

傳曰魃天旱鬼也箋曰旱氣生魃天有常神人之

爲鬼不審旱氣生魃奈何答曰魃鬼人形眼在頂

上天生此物則將旱天欲爲災何所不生而云有

常神者耶（韓章 問 藝文類聚一百）

仲山甫徂齊

封於齊（韓詩 劉攽 東漢書注 顏師古漢書注六十）

韓侯受命

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

爲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韓詩內傳 白虎通上）

受爵命於天子乃歸即位何明爵天子有也臣之

以爵之義（同上 宋本禮記 第六）

幹不庭方

幹正也謂以其義非而正之（薛君章句 詩攷）

王錫韓侯

諸侯有德天子錫之（韓詩 北堂書鈔三十）

炰鱉

炰蒲九切（徐音 六經正誤三）

溥彼韓城

今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王注 水經注十三）

卷之七　十五

燕師所完

燕北燕國（困學紀聞三）

奄國表貊

奄音袞（徐邈音 彭宋本集韻七）

自名詔命

予小子使爾繼召公之後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

[illegible]江

（韓詩外傳八）

矼古紅切（鄭音 宋本 李從音辨一）

周頌

清廟

以昭成也一章成爲可列之故登歌清廟一六十□

宋書樂志 注引後漢書九

於穆不已

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 孟仲子曰 毛詩

十六 孝二

假以溢我

溢音謐 毛詩 說文 鄭音 宋本毛詩 音遺台 一中 七

誐謚

溢音烟 徐音 宋本 三

無封靡于爾邦

靡猶曲也 毛詩 章句 文選注 十七

岐有夷之行

岐道雖僻而人不遠 韓詩 後漢書 八十六 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阻而人不難 韓詩 後漢書注 八十六

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

訂直丁翻 陸音 義 六經正誤三

昊天有成命

天神之大者曰昊天上帝其佐曰五帝 五經通義

肇音兆 之類不一

㈡ 學

有□音□ 之

以昭薦也 章句 文選注 十五 薄言震之莫不震疊

也 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 韓詩 後漢書注 六十三

執競武王

執服也 韓詩 宋書 八十九 鈔

鐘鼓喤喤

喤音宏 徐音 六經正誤三

降福簡簡

簡簡大也 韓詩章句 困學紀聞三

降福穰穰

簇簇眾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 八十七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

鷺潔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潔白之人也 韓詩章句 後漢書 八十下

多黍

黍猶古闕 徐音 六經正誤三

文武維后

謂取兕觥之士皆升合食於太廟 韓詩 周禮 夏官 疏 九 後漢書 十一

克昌厥後

周文王名此祭文王之詩也周人以諱事神不應犯諱當音處亮翻 書音 文

亦在文母

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 五經通義 通典一百四

條華有鶴

鶴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 韓詩內傳 大戴禮補注十二

孔子渡江見之異衆莫能名孔子嘗聞河上人歌曰鵠兮鶴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兮鶴鵠也 韓詩 廣韻五

自求辛螫

羣臣無肯牽引扶助我則自得辛螫之毒 周頌 異義 許 詩攷一

拚飛維鳥

翩飛貌 薛章句 文選注二十一

假載南畝

假始也載事也言用我之利始事於南畝也 王注 文選注三十

有椒其馨

椒子肖切 徐音 類篇六

百室盈止

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 韓詩 北堂書鈔一十七

絲衣其紑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

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俅傳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 五經通義 通典四十

自堂徂基

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 韓詩說 大戴禮注八

鼐鼎及鼒

鼒小鼎 魯詩說 說文七上

酌

勺之笑切 劉昌宗音 影宋本 集韻八

魯頌

有驔

驔白馬黑髦 韓詩 經典釋文三十

思樂泮水

泮水如璧諸侯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 白虎通上

泮水者半之也半也天子曰辟雝以上雍水外員如辟故曰辟雍義取四方來觀者平均耳泮宮水雍其半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水也 五經通義 通典五十二

閟宮

是禘宮也 孟仲子論 毛詩 傳二十九

泰山巖巖

泰山五岳之長羣神之主故獨封泰山告平於天報神功也 五經通義 北堂書鈔九十一

奚斯所作

是詩公子奚斯所作 韓詩薛君章句 後漢書班固傳注

斯魯公子言其新廟奕奕然盛也 韓詩章句

孔曼且碩

曼長也 宋本文選 五十一

商頌

商頌亦美襄公 韓詩章句 史記注三十八 漢書 三

嗟嗟烈祖

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魯詩說 二十二

亦有和羹

劑羹有菜鹽豉其中菜為其形象可食因以銅為

名 初學記 三十六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湯之先為契無父而生契母與姊妹浴於玄丘水

有燕銜卵墮之契母得故含之誤吞之遂生契 詩傳 史記

奄有九有

九域九州也 韓詩章句 文選注 三十五

長發 大禘也

序

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以祫五年以禘何三年一閏

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祫祫者取未遷廟主合食太

祖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年一禘禘者諦

也取已遷廟主合食太祖廟中 五經通義 御覽五百二十

入

至于湯齊

湯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葬於徵今扶風徵

陌是也 韓詩內傳 宋本御覽八十三

為下國駿厖

駿驪馬也 韓詩 三十二 厖母項切 宋本 五

陟彼景山

文王剖其至曾倍問商頌不存數矣孔子刪詩時

錄此五章豈無意哉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我有商

字亦不忘於豈忘哉景山商墳墓之所在領商

邑之人豈無賢材哉松柏丸丸在於斯而遷之方

斵而敬承之以用之爾桷楹小材得達而衆

楹大材有閑而桷斵既各得施則寢成而孔安矣

拱成羣材而任以成國則人君尚垂仰成矣是謂

繼緒戶之義也 文選注九下

是斷

取松與柏 韓詩章句 文選注十八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周禮

序至六十爲武都守郡小事少乃述平生之志著易尚書詩禮傳皆訖唯念前業未畢者唯周官年六十有六目瞑意倦自力補之謂之周官傳也（馬融周官傳敘 賈公彥序周禮廢興）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山堂考索前集一）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刪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敘略而行於世卽今之禮記是也鄭玄亦依盧馬之本爲注焉（隋書經籍志 [illegible]）

序（通典 [illegible]）文一

解書序言成王既黜殷命還歸在豐作周官則此周官也（[illegible]）夫百王不同各置官屬爲禪讓相傳者亦不得不改但所以改者少非禪讓之世者變易必多以革人視聽所以禪讓不改多者以禪讓道同人未爲弊故不改者多非禪讓之世須變人情故必多改故王者之興必有改官之禮此周禮所興之意也（通典 [illegible] 十九）周官是後人附益者（[illegible]）

天官冢宰

自顓頊以來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故重黎之後世掌天地官號曰羲和唐堯受之方置天地四時之官命羲和之後使復當職而掌天地之事又分命羲仲羲叔和仲和叔使主四時爲六卿之任及其末年舜攝百揆改地官爲司徒秋官爲士冬官爲司空春官爲秩宗故尚書曰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分命和仲和叔等使主四時之事又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地官之事也皋繇作士五刑有服秋官之任也禹作司空以平水土冬官之職也伯夷爲秩宗典朕三禮此春官之所司也（通典 [illegible] 十九）

辨方

謂別東西南北之名以表陰陽也（[illegible]）

正位

謂君南面當陽臣北面卽陰居后於北宮以體太陰居太子於東宮以位少陽之類（[illegible] 十六）

體國

體形體（[illegible]）

乃立天官冢宰

掌其清濁和其剛柔而約之中和曰宰（釋文 [illegible] 入）

奄

於驗切（劉昌宗 [illegible] 釋文）

司會

凡言司者總其領也凡言師者訓其徒也凡言職者主其業也凡言衙者平其政也凡言掌者主其事也凡言氏者世其官也凡言人者終其身也不氏不人權其材也通權其材者既三不世又不終身隨其材而權暫用也 千注 宋校宋本蘇記卷六

治邦國

國天子諸侯所理也邦疆國之境 同

賦貢

賦上之所求於下貢下之所納於上 同 並存文八

飭化八材

八材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木曰刻金曰鏤革曰剝羽曰析 左按宋本注郯桑餅節本節主注二 珠曰

切象曰琢 同 惠蒙宋本注本本全注一

藪

藪亦作叟 千注 釋文八

正月之吉

周正建子之月吉朔日也 同 閔仁謂明家吉前後盧會要十二文

虎表華七百六十二

設其參

參三公也 同 案校宋本浴水前識

及納亨

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 同 注者後漢書四

亨

普孟翻 郊自 釋文八

小宰

凡官之糾禁

若御史中丞 千注 注補後漢書二十六

則專達

達決也 同

辟名者

不當也 同 釋文八

司爟

鄭司農讀火絕之

讀言虛徐 音 景大本集韻入

祭祀

祭

祭五行六宗之神與人起居 千注 宜兵留文十一

官人

青州之藪有

胥音秦 列 注 宋本 書 音

胥音素 同 日 宇之 閱 西

蠖

音濩 千 賀 宋本 音 音 五

而耕藉王籍

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籍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於百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曰閱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 千注 注漢書 四

其蕭茅

蕭字或爲莤莤𦳝爲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 鄭興解詁 鄭玄注一

鼈人 以時簎魚

簎七逆切 沈重音 影宋本集韻十

蜃

嚍類 干注 釋文八

醢人

其醢

蠯蛤也 杜子春注 御覽七百 月十一

醢人 䐹

膞肉 鄭衆解詁 惠校宋本鄭注同

胖肉 周禮注 藏本同

籩人 糗餌

糗餌者豆屑而蒸之與棗豆之味同食 干注 者字

鹽人 𪍿𪉯

蘖麴䴘 鄭衆解詁 惠校宋本鄭注二

𪍿肝 同

玉府 佩玉

凡玉珮上有雙衡衡長五寸博一寸下有雙璜璜徑三寸衡牙蠙珠以納其間上下爲衡半璧爲璜璜中橫以衡牙以蠙珠爲瑀 三禮圖二十六

牀第

第阻引切 影宋本集韻

司裘 設其鵠

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在其內而方二尺 賈逵解詁

內宰 教六宮

后正寢在前五小寢在後 鄭衆解詁 蕭吉義三

而生穜稑之屬

種晚稙稚之屬稑陵菽黍稷之屬 干注

內司服 禕衣

從王祭先王則服之 崔靈恩三禮義宗

揄狄

從王祭先公則服之 同

闕狄

祭羣小祀則服之 同

王后三翟數皆十二諸侯夫人三公而下夫人推數如命數

鞠衣

以告桑則服之 同

展衣

以禮見王及見賓客則服之 同

褖衣

燕居則服之王后無助祭天地故自先王以下后不助祭天地四望故無助祭天地四望之服 同

新文共異七百六十

經

衣翣柳之屬

翣以竹爲之高二尺四寸廣三尺衣以白布柄長五尺葬時令人執之於柩車傍也 三禮圖注 後漢書注三十九

所謂蔞翣

翣音地 注疏本音義 翣音也 同注疏本音義

屋爲亦爲

翣覆下口號 三禮圖注二 後漢書

拘謂之拘

莜音句 音拘 同釋文 拘音

句 音義 注疏本

地官司徒

鄉大夫

六鄉大夫則冢宰以下 賈疏 釋詁 興廢

遂人

遂音隧 釋文 音遂

司門下士二人

如今門候 注補後漢書二十七

掌節

節長尺二寸秦漢以下改爲旌幢之形 通鑑 宋 古注

九

設其社稷之壝

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故 舊唐書 新唐書百九十九

宜種物

種音種 注疏本音義 種音種 同 注疏本音義

謂之地中

地中洛陽 注 土

乃建王國焉

王國東都王城今河南縣 十五

其食者四之一

諸子諸男食者四之一 注疏本

諸男食者四之一 注三

服事

服事謂爲公家服事者 注三 服謂公家之事

也 注三十七

不恤之刑

恤謂相憂 注疏本 注十 謂相愛 注十

共茅蒩

蒩側魚翻 釋文 八

以雷鼓

雷鼓六面

以靈鼓

靈鼓四面 同

以路鼓
路鼓兩面 同二十 董巽圖
以晉鼓
晉鼓大而短 賈逵解詁十一 鄭注
以金錞
去地一尺灌之以水又以其器盛水於下以芒當
心跪注以手震芒其聲如雷 司注 黃用書疏二
以金鐸
鐸今之鈴其匡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
三禮圖 北堂書鈔百二十一
展牲 春人
若今夕牲 干注 杜補黃實疏日
人讀如當當原隰之當
當常統纍 唐氏音釋支人
掌以徽詔王
敬緻道告王以善道 馬傳
以三德
德行內外之稱在心為德施之為行 周
至德以為道本
至德者中德也以至道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
失中庸則無以至道故曰以為道本 同
孝德以知逆惡

教以孝德使知逆惡之不可為也 同
友行
教以朋友之行使擇益友 同
以事師長
師德所不如也長老者 同 並通典五十三
以道 保氏
道六藝 同 御覽七百十四
九數
今有夕策 同 困學紀聞
掌司萬民之難 調人
難謂相與為仇也 同 御覽四百八十一
讎讀為儔 媒氏
儔才鞶切 釋文 參音義
皆金也 掌節
漢之銅虎符則其制也 干注
以英蕩輔之
英刻書也蕩竹箭也刻而書其所使之事以助之
節之信 同 蕭注補校漢書二十六
帥六遂之役 遂人
六遂為十五萬家絙千里之地 賈逵解詁
亦綏用羊 牛人
綏他笑翻 李軌音 宋本音注

鍾師

鍾大鐘（孫炎注 二十 御覽 頁）

祀昊天上帝

周公祭天用太公為尸（石渠禮論 詩疏十七之二十）

冠冕天地五郊八佾舞人之所服也（三禮圖 北堂書鈔）建華

以鐘 享（書鈔 百二十七）

龍鍾通切（鄭宗音 宋本儀禮 音義三 上）

以肆獻祼享先上

五采方山冠各以其采名為冠觀廟天子八佾樂

五行舞人所服（三禮圖 北堂書鈔 百二十七）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

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詩解）

之恩不可虛方但以故分朝四時助祭也（賈逵解詁）

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

秋在北方者遇冬（與傳人之 鄭注詩疏十）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眾也四方諸侯眾來見王（職方）

（通典七十四）

以蒼璧禮天

璧徑九寸（鄭玄三禮圖）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蓋法天之十二時（義宗 並玉海五 代會要三）冬至日祭天於圜丘玉用其蒼璧牲用玉色樂用夾鍾為宮樂作六變（同 宋本舊唐書 二十八）

以黃琮禮地

黃琮無好（鄭玄三禮圖）黃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義宗 五代會要三）

以白琥

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鄭玄三禮圖 十一）

享大鬼

大鬼謂先王也（古月令 周禮疏 御覽五百二十五）

兆五帝於四郊（小宗伯）

東郊木帝太皞八里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西郊金帝少皞九里北郊水帝顓頊六里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賈逵解詁 續漢書 五十五）

禜門（鬯人）

禜祈雨之祭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義宗 初學記二）

凡邍國賓（司儀）

國賓二王後為賓（通典七十四）

變几

變几變更其質謂有飾也 鄭康成解詁 惠校宋本注五

變更其几謂無飾 同 御覽五百十四

以朝日

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馬融傳 南齊書九

四圭有邸

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也

也 御覽 通典四十二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

社稷禮四望其王蓋同也以珪貌首象土生物 同 通典四十五

牙璋以起軍旅

若今銅虎節發兵也 鄭康成解詁 藝文類聚

則鷩冕

鷩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 三禮圖

則毳冕

毳冕天子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用玉五十 同

則希 絺 冕

絺冕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 同

玄冕

玄冕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 同 隋書志二

公之服

公卿大夫助祭之日所著之服降王一等 孫與

下同其衣 [illegible] 御覽六百八十六 又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天子 [illegible] 之服二章小章則

卑六 [illegible] 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

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稷 三禮圖

大司樂 乃奏黃鍾歌大呂

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漢書 宋書 十九

凡六樂者

六樂十二調 宋書 樂志

圜鍾

夾鍾也 同 通解 詁 應鍾也 馬融傳

黃鍾

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著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 干注 並隋書十五

孤竹之管

管如篪六孔 爾雅 郭璞注 疏中

六變

六變者舞六終八變八終九變九終 象弁 小學紺珠九

典同 高聲䃂

䃂鐘病聲 杜注 彭宋本 錄日

鎛師 鐘鎛編鎛

鎛鐘十六枚同簨一簴係焉縣編鐘待祭祀奏之鎛 周禮 二 隋書 十七 卷 正

笙師 笙教龡竽

竽二十六簧 宋 釋名 注 六 三十六簧 同 王 瓚圖

雅竽簧上下各六 三禮圖 宋本 書 卷一百十

簫

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頌簫長尺二寸十六彄 孔叢 書 二 爾雅 月 十一 無底者謂之洞簫 同 宋 學 十六

笙師 掌土鼓

土鼓以瓦為匡 杜注 六 以毛土為匡 同 御覽 五百八十

大師 大師宜於社

爾雅曰起大事動大眾必先有事乎社 毛傳 御覽 五百 一 日 十

先告后土用牲幣

親告以牲有其故也使祝史用幣 王肅注

吉則用牲凶則用幣 同 書 五十五 典

喪祝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所封國所封邑由立社稷 毛傳 御覽 五百三十二

甸祝 甸舞號

壇壝在已地 宋 周 十二 典

大史 抱天時

抱式以知天時 孫子 毛傳 四 事林 廣記 六 典 十 月

外史 五帝之書

五典五帝之常道也 張衡 解 賦 宋本 春秋 二十八

巾車 龍勒

駹首龍 書 宋本 安 韓 詩 一

重翟

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 書 宋 八十九 下 唐 書 百

厭翟

后從王享諸侯所乘 同 書 元 百九十六 王

安車

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同 通典 前 有 新 書 王 后 見 先 立 后 卷 七百六十一 文 元 少

皆有容蓋

容為幃車山東謂之裳幃 毛 宋 解 詁 六 山東謂之幨裳 同 一

翟車

后來桑所乘 儀宗書唐書百八十九下

輦車

打擧曰輦 于注注補後漢書七 后游宴所乘也 範宗文范

漢書七百六十一

鳴鈴

和鸞皆以金爲鈴 于注注補後漢續二十九

與官司馬

大僕

若漢侍中 于注漢補後漢書二十六

以九伐之灋

卷八 十七

伐扶廢切 劉音 前補 明

師人 五正

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 馬注 疑書

五一 百

弁師 掌王之五冕

冕以三十升布漆而爲之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前下後高有俯伏之形故謂之冕欲人之位彌高而志彌下故以名焉 三禮圖 後漢書志二

會五采

弁縫十二 㚒正三禮圖 補 上

韋弁

王及諸侯兵服也 三禮圖 初學記二十六

司弓矢 獻矢箙

箙今謂之步叉 于注注補後漢書二十九

矰矢

繳繫短矢謂之矰 馬注 史記志十五

職方氏 雲瞢

瞢莫蓬切 李音 影宋本釋文一

弦蒲

蒲頻五切 鄭玄音 三詣

河內曰冀州

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 馬傳 經典釋文二十九

卷八 十八

秋官司寇

條狼氏

今卒辟車之屬 于注注補後漢書二十九

象胥

若今鴻臚 通典二十六

朝士 外朝之灋

謂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殿天子與丞相決大事是外朝之存者 于注注補後漢書二十四

司刑 刖罪

刖刑法木勝土決其皮革也 賈逵疏說

刖罪

獲刑法金勝木去其飾曰也 同上 蕭卿瑞六月十八

司寤氏 以詔夜士

夜士今都候之屬 于法 沈補後漢書二十五

修閭氏 而比其追胥者

追 追捕切 劉音 顏篇二步

庭氏 掌射國中之夭鳥

鴟鴞惡聲之鳥也 馬傳

若不見其鳥獸

獸虎狼嘷鳴也 同上 宋本御覽三百四十七

大行人 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

取歲星一周天道之備數 崔靈恩 通典五十四

冬官考工記

坐而論道謂之王三公

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古周禮說 北堂書鈔五十

輪人 以為質

質胡甸切 鄭衆音 宋本釋文音辨三

弓人 弧旌枉矢以象弧也

枉矢象妖星非其義也枉蓋應為枉矢謂枉矢於弧 干注 漢書後漢書二十九

築氏 為削

削偃曲卻刀 馬傳 考工記解上

玉人 用將

將音將 鄭衆音 宋本釋文音辨三

磬氏 股為二

股廣三寸長尺三寸 三禮圖 初學記十六

旊人 髻墾薜暴

薜蒲墮切 鄭少音 宋本釋文音辨一

梓人 為筍虡

筍虡兩頭並為龍以銜組 阮圖 文選注四十八

則一豆矣

豆當為斗 馬傳 疏十一

廬人 細則校

校古飽切 鄭玄音 宋本釋文音辨一

以為晉圍

晉音箭 鄭衆音 宋本釋文音辨一

匠人 左祖右社

社稷在右宗廟在左 馬傳 漢書補注

五室

周制五室東為木室南火西金北水土在其中 三禮圖 藝文類聚三十八

〔儀〕禮上　吳郡　解鈞沈元　那秋

儀禮

漢與高堂生得禮十七篇後孔子壁中得古文禮五十七篇其十七篇與前同而字多異（六藝論　山堂考索前集八）

士冠禮

筮於廟門

王彪之以爲禮冠自卜日不必以三元也（何承天禮論　御覽五百四十）

主人戒賓

主人不敢自專請賓其成也亦謂人之父兄自成其子故請賓也（石渠禮議　戴聖　通典五十六）

爲期於廟門之外

筮者人道之始也嘉事之善也是以聖王重之必行乎廟（同上）

設洗

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爲之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三禮圖　舊圖　書十三）

爵弁服

爵弁士助君祭服之色無爵頭無旒（禮圖　[illegible]　十一）

士服以祭其廟（三禮圖　初學記二十六）

皮弁服

以白鹿皮爲冠（禮圖　聶圖一）

緇布冠

太古冠布齊則緇之後以爲冠冠之始也今武冠則其遺象（三禮圖　初學記十八）

笄

士以骨大夫以象（阮諶三禮圖　聶圖二）

竹簏

簏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二寸如今小車笭（舊圖　聶圖十二）

勺

勺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二寸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舊圖　聶圖十二）

贊者盥于洗西

盥盤口徑二尺一寸受二斗漆赤中（同上）

服玄冠

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帶素韠（白虎通　續漢輿服志注　書二十）

八寸文爲鞸

韍上闊（[illegible]　宗文　十）

冬皮屨

禮夏冠用葛屨冬冠用皮屨明無定時也 禮圖

五百四十

委貌

委貌與弁皆天子始冠之冠 李孟悊肆疏 賈公彥疏序

鄉飲酒禮

笙人

笙有雅簧十三上六下七 三禮圖 北堂書鈔一百十

鄉射禮

東北面告于主人

鄉射請告主人樂不告者何也戴聖曰請射告主人者賓主俱當射也夫樂主所以樂賓也故不告於主人 石渠禮論 通典七十七

命弟子設豐

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杅以爲戒者 三禮圖十二

蒲筵

上蒲筵長七尺廣三尺三寸無純 三禮圖 二十五

則皮樹中

皮樹人面獸形 聶氏三禮圖五

燕禮

罍水在東

罍刻木爲之 詩疏一 禮圖之二

方壺

方壺受一斛腹圓口足皆方 書圖

兩圓壺

圓壺受一斛腹方口足皆圓 同 並三禮圖十二

大射儀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

宣帝甘露三年三月黃門侍郎臨奏曰鄉射合樂大射不樂何也戴聖曰鄉射至而合樂者質也大射人君之禮儀多故不可樂也聞人通漢曰鄉射合樂者人禮也所以合和百姓也大射不合樂者諸侯之禮也韋玄成曰鄉人本無樂故合樂歲時所以合和百姓以同其意也至諸侯當有樂傳曰諸侯不釋懸明用無時也君臣朝廷固當有之矣必須合樂而後合故不云合樂也時公卿以玄成議是 石渠禮論 通典七十七

聘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

几長五尺高尺二寸廣二尺 元圖 宋本禮書 記二十六

米八筐

筐受五斛 書圖 三禮圖十二

公食大夫禮

小臣具盤匜

臣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 朱正三禮日十三 聶圖

大夫設銅四于豆西

銅斝受一斗兩耳三足高二寸有蓋士以鐵爲之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 舊圖十三 聶圖

覲禮

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

扆從廣八尺丙斧文於其上今之屏風也 鄭玄注 禮圖 孝證明堂制度 爲雜者九十

方明者

諸侯會天子則以方明爲主覲禮之明衣也其形四方六面上玄下黃東青南赤西白北黑方明者也下四方神明之象也 五經通義 御覽五百三十一

用槐爲之 舊圖十二 聶圖

喪服

王始起改正朔易服色殊徽號異器械別衣服也 白虎通 喪服文傳

斬衰

傳 麻之有蕡者也

蕡者枲實枲麻之有子者其色麤惡故用之 鄭注 喪服經傳注 宋本春秋 畢二十二

苴菲也

菲草屨也 杜預喪服要集

朝一溢米

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 鄭注 喪服

滿手曰溢 劉逵喪服要記 袁準喪服

喪服變除 經傳通文 董勝 十

剪屏柱楣

子爲父三日既葬草屨內納廬則柱楣剪屏屏者廬前屏也其廬所爲之屏也而更作外郭以爲之作廬先橫一木長梁著地因立細木於上以亩蓋東牆以草被之既葬則剪去此草之柏地以短柱柱起此橫梁之者此謂之柱楣楣一名梁既舉此梁乃得於廬外作郭但下用泥之諸侯始作廬者便有屏而未泥之既葬乃泥之既柱起梁又立小郭以辟風因事轉輕 謝沈喪服變除 通典八十七

父

斬衰三年之服始有父之喪笄縰徒跣扱上衽交手哭踊無數餰粥粗麤疾既殯三廝服白布深衣十五升數章甫冠白麻屨無絇舒爲祖父後者上通於高祖自天子達於士與子爲父同 戴德喪服變除 通典八十

傳 天子至尊也

天子所尊馬注

君

臣爲君斬縗不徒跣者絰變除 不斬縗鄭玄義

服變除通典八十一

傳

至尊也

一國所尊馬注

父爲長子

以其爲五代之嫡也石渠禮論通典八十八 自天子

達於士不斬縗不徒跣不食粥𣪏梁變除 諸侯

爲天子父爲長子爲次於內鄭玄變除通典八十四

爲五世長子服斬也何休公羊注御覽五百八十一

傳

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

體者嫡嫡相承也正爲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馬注 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即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自非親正兼之情體俱隆豈有破天地混尊親也雷注

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

庶子賤爲長子服其服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馬注

爲人後者

但言爲人後者文似不足下當有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此文當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父今闕此五字者以所後者或爲祖父或爲高曾繁文不可備設言一以包二則凡諸所後皆備於其中也雷注

傳

受重者

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馬注

妻爲夫

言夫則可知衆妾者殊妾之文也王肅喪服經傳注

言妻以明其齊所以稱夫也雷注

傳

夫至尊也

婦人夫天故曰至尊馬注 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孔倫喪服經傳集注

妾爲君

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爲君者同於人臣也陳銓喪服經傳注 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雷注

傳

君至尊也

妾賤事夫如君故至尊也馬注

子嫁反在父母之室

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同 嫁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適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王注 不言女子子者上女子子也復言子者欲見其外義已

[illegible]追復弘也 雷注 通典八十八

疏衰三年

疏衰

疏以名縗輕乎斬也斬不同數廣可知也 王注

傳 牡麻絰右本在上

在上指右故曰右本 馬注 右本在上者爲母本於陰而統外也 孔注 麻本從左來加右之上也 陳注

藨蒯之菲也

藨蒯草名 同上 通典八十七

父卒則爲母

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 馬注 通典八十九

慈母

父在爲慈母則條不見 逸周 喪服要圖 通典九十四

母爲長子

不在斬衰章者以子當服母齊衰也 馬注

傳 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

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統當爲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以其伸遂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嚴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

[illegible]父有厭體母宜無嫌如舊說妻從服則嘗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 雷注

疏衰周

傳 屈也

屈者子自屈於父故周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 馬注

妻至親也

與己共承宗廟所以至親 同上 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非[illegible]判合之親以別至極之稱而言 雷注

出妻之子爲母

不直言爲出母據女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子限出母之義故繫夫而言 同上 [illegible] 通典八十九

母及父卒[illegible]之服據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illegible]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illegible]繼母嫁已隨則爲之服繼母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 [illegible] 通典九十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 報

繼母爲己父三年喪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繼母不終己父三年喪則不服也 馬注 通典九十

從乎繼母育乃爲之服 王注 通典六十九

[illegible]從乎繼母而[illegible]育[illegible] 通典[illegible]

爲之服者當爲繼母之家皆遠不得往來[illegible]

[illegible]其父亦有繼母之家及繼嫁則下宗報之

子則不言報者凡經中之文皆報則[illegible]

凡言報者與此報亦如此 通典八十九

祖父母

世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其爲祖父母與女子子出適下降其親同義既以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illegible]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illegible]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illegible]人尊之[illegible]下逮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敬宗也[illegible]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 [illegible] 通典九十六

傳 尊降也

言與杖周同制唯杖儀異 王注 通典九十

與尊者一體也

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周 馬注 敖繼公 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 陳注

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卑嫡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周也 [illegible]

[illegible]伯叔下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illegible]女子子文皆以未成人則殤已成人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 雷注

昆弟之子

男女同 陳注

傳 父之所不降

大夫爲衆子大功嫡子周 同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

嫌無所厭[illegible]則周爲[illegible]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illegible]之以報服女[illegible]於人猶在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 雷注 通典九十

世人有出爲大宗後還爲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illegible]以爲繼父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兄弟降一等此指爲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宗還計其親疎爲服紀耳 崔凱 喪服駁 通典九十六

傳 不貳斬也

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還爲小宗周故曰不貳斬也 馬注

大宗者尊之統也

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 康注 通典九十

適子不得後大宗

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已有一適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石渠禮議 通典九十六

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

婦人以適人降故服父母周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亦爲之周也 馬注

傳 必有歸宗曰小宗

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 馬注 婦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爲父後者也 王注 並通典九十

與之適人

問夫死妻稚子幼與之適人子後何服韋玄成對與出妻子同服周 石渠禮議 並通典九十九 無大功之親几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 馬注

妻不敢與焉

不敢與知之也 同

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謂已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 同 異居者昔嘗同今不同也夫有大功之親同財者也子有大功不可以隨母彼有大功不可以專財也 同注

爲夫之君

夫爲君服三年妻從夫降一等故服周 馬注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

按禮記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容降其本情故哀發於無主而服於天倫也今之不降既緣亡者之無主又因報身之無主二途俱伸彼此兼遂故父母兄弟在室姊妹服亦報服也但出適者自以義結他族專殺本宗受我之厚尊已亦深至乃發於悲極者猶仰所次尚況餘人乎雖則家庭莫主兄弟絕嗣無後之痛路人所悲而深往結至服而反衰由既曰外志成事無降故也降由已之身出不計前人應降與不應也所謂反服者反於昆弟伯叔耳若無主服周昆弟大功則是過於昆弟也豈所謂反服哉問者曰女子云出適者不得爲無主服周斯則然矣敢問兩無主得交相反服不答曰經云姑姊妹報明反服不由已身人今哀已不可無報若兩俱無主義無先服則無服安得交相爲服 賀注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

父母長子君服斬故臣從降服一等周也妾則小
君服母之義故周也 同
妾爲女君
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
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
妾之旨若須報之則並后之議意無所徵故報之
則違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
無重嫌之責 雷注
傳 從服也
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妾服
周也 馬注
報之也
伯母叔母報之 馬注　從於夫者宜服大功今乃
周者嫌之 陳注
公妾大夫之妾
公諸侯也 馬注　緣二妾從於君尊以降其子故
明之所嫌者尊故降不言士妾也 雷注
傳 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
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
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降其子無公子之
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卑於體君跡殺於不遂故
每以不體得遂爲言也 同
女子子爲祖父母
不言女孫言女子子者婦質者親親故繫父言之
出入服同故不言在室適人也 馬注
不敢降其祖也
言雖已嫁猶不敢降 陳注　婦人歸宗故不敢降
其祖也 孔[illegible]
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
士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衰周 射慈曰
唯子不報
戴聖以爲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
之子爲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
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 石渠禮議[illegible]
姊妹在室大功今以無主爲之周叔亦報已以嫁女
子亦大功今以無主[illegible]爲周故女子子今爲父母
周人雖用彼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 王注 以
報之爲言[illegible]服加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
周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周與報相亂故經別其
非報也 雷注
傳 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
尊祖重嫡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 賀注
以及士妾
其間有卿大夫妾故言以及 周續之注

傳得爲其父母遂也

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母故傳明之 疏注

齊衰三月

寄公爲所寓

既來受其恩宜敬其所託故與衆人同 雷注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言一族男女皆爲宗子母與妻 馬注 此謂族人無服五屬者反爲其宗子服也 王注

傳 尊祖故敬宗

明祖已歿也無由施於尊祖因敬宗以致尊祖之心 雷注

爲舊君君之母妻

身既反昔服亦同人者謙遜之情居身之道也然恩既内結實異餘人故服及母妻也 月

傳 仕焉而已者也

仕焉者凡仕者而已者致仕也 陳注

庶人爲國君

衆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也 馬注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

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絶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傅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宣帝制曰以在故言長子 石渠禮議

繼父不同居者

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不分別同居異居 戴德喪服記 女子子適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 蔡氏集注 通典 九十

曾祖父母

高曾祖母與祖母俱存其卑者先亡則當服其皆無服爰在兩宮公夫人薨春秋書曰葬我小君齊姜說云齊姜臨夫而成尊姑不厭婦婦人不主祭已承先君之正體無疑於服重也 劉智釋疑 通典 九十八

傳 小功者兄弟之服也

從祖父周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爲說者服本以周爲正父則倍之故再周祖亦如焉故服周曾祖恩經加所不足正當小功故傳曰以小功言之耳

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言之從祖祖父從祖父兄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爲之小功從祖昆弟同與己爲兄弟之族而從祖父與己父爲從父兄弟者也從祖祖父則與己祖父爲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祖父

兄弟小功之服服祖父之尊者故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 王注

大夫不敢降其宗也

五屬孫雖爲大夫不敢降宗子者故服齊衰三月 馬注

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

經例已有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有仕焉而已後經是有致而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其有深淺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恩及母妻今彼致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終其宗廟則世不爲致仕而已以其復未絕故得同於人庶

道足以反服於君不獲及其親也 雷注

如衆人

爲衆者如衆人也 陳注

傳 大夫不敢降其祖也

尊祖故不降 馬注

其成人

成人謂十五以上許嫁未行者也 同

不敢降其祖也

以祖名曾明婦人雖爲天王后不降其祖宗也 同

並通典九十

儀禮下　古經解鉤沉十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喪服 下

大功

傳 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則不服 白虎通

傳 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

按孔子家語曰男子十六而成童女子十四而化育此言人之大例也人成有早晚又按左氏傳曰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然則十五十六可以爲成人矣女七歲男八歲而齠齔此隨齠之

大例以見而處殤之義則七歲至九歲宜爲下殤十歲至十二宜爲中殤十三至十五宜爲長殤今古十六成人十五生子之義十九以下四歲之差傳所記者非經典也二十而冠二十而娶是無不冠不娶之服耳若必三十則爲適爲得禮矣豈爲稱殤哉 袁准傳 通典九十一

殤射慈 王肅 孫貴表 晉書三十一 女子未許嫁十九猶爲

以日易月

以哭之日易服之月 王注 摯虞表 晉書十九

叔父之長殤中殤

卒哭之後則得與平常大功同於大功之末可以

身自冠嫁所以然者雖本期年但降在大功其服
稍伸故得冠嫁也喪冠之喪 服要記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五十二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
重嫡也大夫亦重嫡故皆不降服大功也 馬注
繐絰
長殤以成人其絰有纓 同 大功已上以纓爲絰
之纓也 王注
不纓絰
中殤從吉者其絰無纓也 馬注 長中殤雖以絰
有纓無纓爲異耳 陳注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
昆弟在周而降之以所後爲親也 馬注
庶孫
自非嫡孫一人皆爲庶孫也 陳注
傳 不降其適也
重嫡故不降之爲服也 馬注 婦爲舅姑服周是
姑爲婦宜服大功而庶婦小功者以尊降之也此
爲婦大功故傳釋不降 陳注
爲衆昆弟
適人降其昆弟故大功也 馬注 此言昆弟非父
後者也 陳注

嫁姑爲嫁姪服也俱出也 馬注
傳 從服也
從夫降之服降一等 同 凡從服皆降一等 陳注
子 謂庶子也皆周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 馬注
傳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尊同者亦爲大夫服周也 同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
言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夫妾子也諸侯
貴妾子父在爲母周父沒伸服三年大夫貴妾子

父在爲母周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所從大夫而
降也 同 安定真九十一 父之所不服其子亦不敢服故
大夫不服其妾妾子爲母大功也 長 服傳例 宋校宋本
禮記疏四十三
傳 先君餘尊之所厭
公羊傳曰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
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 雷注
則從乎大夫而降也
謂父在者 陳注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
在室者周適人者降大功也 馬注 婦人皆夫之

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殊且夫昆弟之子婦復見何詳耶 陳注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

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同服 馬注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

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 田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國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 田

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諸侯絕周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者尊與已同故服周親服 同注 通典九十一

繐衰七月

繐衰裳

繐衰七月之服 葬變除

牡麻絰

絰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 馬注

諸侯之大夫

諸侯大夫以時接見天子故服今諸侯大夫臣亦有時接見於諸侯不聖對曰諸侯大夫臣無接見諸侯義諸侯有時使臣奉賀乃非常也不得爲接見至於大夫有年獻於君君不見亦非接見也侍郎臣臨侍詔聞人通漢等皆以爲有接見義 石渠禮議 通典八十一

小功

叔父之下殤 適孫之下殤 昆弟之下殤 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殤 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殤

本皆周服下殤降二等故小功也 馬注 通典九十二

嬰兒無知然於其父母之喪則以哀摧之其餘親八歲則制服矣七年曰悼過此有罪則人於刑必致之於禮故在下殤之年爲之制服按小功章昆弟之殤服昆弟之下殤是已下殤之年則行服也 晉賀循喪服要記 通典八十一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殤

成人服大功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 馬注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 同

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故人在周下殤降二等故小
小功也 周
妻爲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與夫同
康注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
子子之長殤
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尊厭大夫子以父降皆
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服小功也大夫無
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有服之
馬注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
除嫡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有成人可在大
功長殤降一等故小功也不言君者爲賤見妾亦
從子之也 周
從祖祖父母
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 周
從祖父母報
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
欲見兩相爲服 周
從祖昆弟
俱曾祖孫也於己爲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
祖昆弟正服小功 周
從祖父之子 康注
從父姊妹

叔父之女 馬注
適人者
祖爲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 周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
在室者齊衰周適人大功以爲大宗後疎之降一
等故小功也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 周
累降也姑不見者同可知也猶爲人後者爲昆弟
一而不載伯父同降下殤 康注
傳
以尊加也
本親緦以母所至尊加服小功故曰以尊加 馬注
從母丈夫婦人報
母之姊妹也云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
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 周
傳
以名加也
外祖從母其親皆緦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 周
夫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辯物本以推
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緦於義雖當求情未
愜若微有可因則加以伸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
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
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緦亦以見
於甥甥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
其義情無不足也 晉注

娣姒婦

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專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姒者明其尊敬也 馬注

報

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 同

傳 弟長也

按左氏傳曰穆姜之姒晉子容之母皆有稚婦爲娣婦長婦爲姒婦今據傳文與左氏正合宜即而按之 王注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

謂上三人各自爲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 馬注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嫡夫人庶子也在室大功出適降一等故服小功 同 適士降一等 王注

庶婦

庶子婦也舅姑爲之服 馬注

君母之庶母從母

[illegible]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言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緦麻外無二統者 同

傳 君母不在則不服

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亡無所服復厥親又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 同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

爲慈養己者緦小功 同 君子子者大夫之美稱也 賈注 [illegible] 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人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 [illegible] 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 [illegible]

傳 貴人之子也

貴人者嫡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己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與妾服緦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 馬注

貴人者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沒之後行士禮爲庶母緦也有慈養己者乃加服小功 陳注

大夫不服兄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得爲庶母緦者大夫惟服姪娣今所服者特姪娣之庶母 雷注

緦麻

族祖父母

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也 亦高祖之孫 馬注

父母
爲父從祖昆弟之親也 同
適孫之婦
祖父母爲適孫之婦小功庶孫降一等故緦也 同
庶孫之中殤
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
服緦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者略耳 同　此見
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爲之
小功降而小功者則爲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 王
注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
於巳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緦也 馬注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
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緦也中下殤無服故
不見也 同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
降二等故服緦 同
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妻爲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 同
服與從父昆弟同 陳注
從母之長殤
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 馬注

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
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伸私親服廢尊者之祭
故無緦也 同
則爲之三月不舉祭
然先人在時衰經臣僕有死宮中者爲欲一時不
舉祭因是服緦也 同
士爲庶母
以有子名爲之服緦 同　爲五服之外不得其人
者謂士也若有天子諸侯下及庶人則皆其辭故
特言士爲者此獨言士何乎在大夫以上庶母
無服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服者士而已 故注
一常例以著唯猶一人也 雷注
貴臣
君爲貴臣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
老 馬注 按通典九十二　天子諸侯皆爲貴臣妾服三月
[illegible]
貴妾
謂姪娣 馬注 通典九十二　適夫人爲八妾服三月八
妾爲夫人服與舅姑同 禮注 御覽一百四十七　天子貴
妾二夫人諸侯大夫貴妾姪娣 陳注
乳母
問日大夫降乳母服何人適護對日乳母所以不

賢者報義之服故不降 石吳繼說 上爲乳母服

馬注 謂母死莫養親取乳活之者故服之報功

也 梁輿說

傳 以名服也

以其乳養於已有母名 馬注

從母昆弟

姊妹子相爲服也 同

以名服也

以從母有母名以子有昆弟名 同

甥

甥從其母而服已緦故報之 同

壻

壻從女來爲已服緦故報之以緦也 同

傳 從服也

壻從妻而服緦也 同

舅之子

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今之中外兄弟也 同

傳 從服也

從其母來服舅之子緦 同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緦中下殤無服禮三十

乃娶而夫之姊殤者則有畏厭溺者 同 未二十

而娶故有姊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 陳注

蓋爲違禮早娶者制 孔注

夫之諸祖父母報

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緦不報

也從祖祖父旁尊故報也 馬注

君母之昆弟

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也君母卒則不服 同

傳 從服也

以母在爲之服 同

昆弟之孫之長殤

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 同

傳 則生緦之親焉

娣姒以同室相親生以緦之服 同 通典九十二

記

公子爲其母練冠

天子諸侯之庶昆弟與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大功

九月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 袁準 除十 通典八十一 合

不以十一升布爲冠恐入正服也所得用練雖重

已在周外非復正服故可著亦名爲本重也 同注

爲其妻縓冠葛絰帶

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其妻輕故縓冠葛帶 鄭注

皆既葬除之

其日月數 通典九十三

宗子孤為殤

言孤何殊聞人通漢曰孤者師傅曰因殤而見孤也男二十冠而不為殤亦不為孤故因殤而見之戴聖曰凡為宗子者無父乃得為宗子然為人後者父雖在得為宗子故稱孤聖又問通漢曰因殤而見孤冠則不為孤者曲禮曰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此孤而言冠何也通漢曰孝子未曾忘親有父母無父母衣服輒異記曰父母在冠衣不純素父母沒冠衣不純采故言孤言孤者別衣服也聖又曰則子無父母年且百歲猶稱孤不斷何也通漢對曰二十冠而不為孤父母之喪年雖老猶稱孤 石渠禮議 通典七十三

改葬緦

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為子為父妻為君臣為君孫為祖後也無遇贈之禮其餘親皆弔服 喪服記

棺有毀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毀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 鄭注 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 王注 改葬斬衰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 禮記注疏 通典一

子二

附論宗子緦

宗子曰家語十五可娶十五為父 又持六尺而之言

其服殤大不喪其禮實成人也子不為殤未成人則

宗子當用心不能 止其能服者亦不如喪服不

以其服殤其所能 通典一

士喪禮

竹笏

上公 大夫飾以魚須 三禮圖 百二十八

夏葛屨冬白屨

緇下 夏葛冬皮 三禮圖 其色

各隨裳色 三禮圖 百一十六

既夕

明旌

銘旌書銘凡卿大夫士各以其官號人則以姓行

生顏喪服要記

遷於祖

羽裘緇輔車 賀循喪服要記 通典九十二

喪車

堊屋 號切 鄭玄音 本草

特牲饋食禮

設洗北南

其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畫青雲氣菱苕華
飾 舊圖 聶圖十二
實一爵二觚四觶一角一散
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 舊記 鄭志注十 王
少牢饋食禮
牲北首東上
二王後則自用其牲 異義
主婦被錫衣
二王後夫人各以本國盛服侯伯夫人則服揄狄
子男及三公大夫夫人闕狄 同
祝先尸從
二王後各得行其先王之禮尸各服其君之服尸
君夫人人皆作樂殷人先樂降神後酌鬱鬯以獻
尸方伯之祭同服冕行九獻之法不得同二王後
食前六獻食後三當食前四至酳為五更行四獻
為九也王之兄弟封為侯伯時祭則尸坐南面主
在東面侯伯則行七獻之禮子男則行五獻皆依
其命數凡五等之爵自祭皆用玄冕未賜圭瓚者
未以鬱鬯直以酒灌神也凡諸侯瓚用黃目為上
齊則獻柔以下尸如君服以入奏肆夏君與夫人
禮各一獻然迎牲麗于碑鸞刀啟其血毛以授祝
祝入詔於室及殺始行朝踐之事尸南面主在戶
內西面取膟膋燎於爐炭入詔神於室夫人酌盎齊
以獻尸為三獻乎膚就先以黍告設饌於堂祭
尸於奧君發尸酌清以獻為四獻至酳五獻酬酢
至七獻禮成 同 並通典四十八
有司徹
覆二疏匕于其上
疏匕亦形如飯㮚以棘為之長二尺四寸葉長八
寸博三寸其柄與葉通疏皆丹漆之 舊圖 聶圖十三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禮記

禮者序尊卑之制崇敬讓之節也 鄭玄六藝論 北堂書鈔九十五

曲禮上

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 鄭玄三禮目錄

吉凶軍賓嘉即五禮之目也吉禮者祭祀郊廟社稷之事是也凶禮者喪紀之說年穀不登大夫去國之事也賓禮者貢獻朝聘之禮是也軍禮者始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嘉禮者好會之事也

起自伏羲以儷皮爲始制嫁娶其後有冠婚飲酒鄉射食耆老王燕族人之事是也但前代象天其禮質而器後代法地其事煩而文唐虞之際五禮明備周公所制文物極矣 成伯璵外傳 御覽五百二十三

敖不可長

長直良翻 馬融音 盧植音 王肅音 陸釋文十一

是以君子

君上位子下民 王肅注 宋本衛湜集說二

二十曰弱冠

戴聖云男子陽也陽成於陰 石渠禮論 通典五十六

偶數起於二終於二十陰數之偶也故二十而冠

□□也 石渠禮議 藝文類聚五十一

三十曰壯有室

三十盛壯可以取女 盧植注 月令疏十四

百年

壽者百二十過此不死爲失歸妖怪 外傳 [illegible] 史後記

注七

注

若今小車也

漢臣駕一馬而坐乘也 [illegible]

視日蚤莫

日者實也形體光實人君之象 [illegible] 宋本 [illegible]

禮

言海 徐邈音 陸釋文十一

志

問師也

爲餕畢蕩口也 晉義隱 [illegible]

採鞞鼓

樂浪人呼容十二石者爲鼓 何氏隱 影宋本釋文十一

十二斛 日校文 [illegible]

文珠玉者

珠母者大珠在中小珠環之 [illegible]

卜七 [illegible]

向

息理謝沈 [illegible]

若弔知死者傷

□曰唁弔死曰弔生謂之唁何非爲□之□□

泣之事但嗟嘆以言故謂之唁弔死謂之弔何者

有恩禮無服屬但致哀爲故謂之弔 禮號 北堂書鈔八十五

此鄉大夫之辱也

當補 疏引文 獨爲大夫之辱不云士辱者但大夫官尊

入則與君同謀出則身爲將帥故多望獨爲大夫

之辱 校宋本五

地

施也論也陰陽變施化審論不誤也 藝文類聚六

卒哭乃諱

謂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始死哀遽故卒哭乃

合諱王注 通典一百四

注 大夫有名惡

石字誤當云大夫有名惡知者昭七年衛侯惡卒

穀梁傳云昭七年有衛齊惡今衛侯惡何爲君臣

同名也君子不奪人名不奪人親所名也重其所

以來也是石惡非齊惡 讀書雜志 鈔一

入門而問諱

鄰國之君猶吾君也 盧注 通典一百四

僕展軨

前軫頭也 同書注補 二十九 東轄頭軸也 同 藝文 青俖 六二

卜七

曲禮下

則裼

古者裘裘於內而以絹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會之

時袒其朝服見裘裏裼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

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 五經要義

則襲

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 同 上 初學記二十六 御覽六百九十

三世

世歲也萬物以歲爲世 讀世 釋文 玉篇十一

立之主

人君既葬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廟主

用木者木落歸本有如之義天子廟主長尺

二寸諸侯一尺四寸孔子達相通葬后孝子心冝

無所親故用以主其神也 外傳 御覽五百三十一

大宰

大冢宰之九牧俱教即周之六卿分職以俱九牧

也 周禮 疏引 史徵 五

曾孫某侯某

天子諸侯事曾祖已上皆稱曾孫 本 禮 傳 通典七十

諡曰類

謂類象其行言於天子以求諡也 王肅 通典一百四

天子祭天地

天之爲言鎮也神也珍也施生爲本運轉精神功効列陳其道可珍重也 禮疏 宋本御覽一 天之爲言陳也 同上 吳淑事類賦一 王肅聖證論三十

大夫曰卒

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也卒之爲言絕於邦也 五經異義

士曰不祿

不祿爲言削名章也 同上 通典八十三

在牀曰尸

尸之爲言矢也陳也 禮疏 御覽五百四十八

死寇曰兵

兵死也 王肅 通典八十三

諸侯主

諸侯太子非天子所命者有列會之事則執皮帛繼子男之下 外傳

卿羔大夫鴈

王者朝臣諸侯之朝臣北面而之尊也不成國不比玉故不執玉孤卿視皮幣卿執羔大夫執鴈 同上

士執雉雉惟剛布死節夏執乾雉餘三時皆執死雉 同

匹

工商執雞庶人執鶩 同

棗栗

婦人初見舅姑執棗栗腶脩執摯幣非禮也 同 通典 御覽五百三十九

檀弓上

舍其孫而立其子

公羊說云質家立世子弟文家立世子子 五經異義 公羊疏十八

心喪三年

心制終二十七月 王儉喪服古今集記 通典八十

有宿草而不哭焉

謂過周不復哭 王肅 通典一下一 謂於一歲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期之外則不哭也 張敦 校宋疏八

不知其墓

無此事注記者謬 王注 張華博物志八

輴

載棺車箱也 盧注 後漢書注三十九

人尚黑

三微三正也言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之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者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牙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十三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工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而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體成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也三正記 漢書注 卷十六

周人尚赤

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當用天正而尚赤共工爲八當用地正而尚白大皞氏當用人正而尚黑也 禮記十五 五典也

諸□□說

荒遜因 孫炎注十一 釋文

□婦人之髽而弔也

髽者婦人有喪者髽去纚而紒曰髽者布髽在喪髽髽抑開散之名也 外傳 禮 卷五百十八

爾毋從從

從首宗 □□□□□□□

倡聰切 □□□□□□

從首總□ □□□五 □□

畏

畏者兵刃所殺 注 犯法獄死謂之畏爾雅曰

畏所辟也 □□ 十三

師吾哭諸寢

有父遺故於所寢哭之處 注 禮記 百一

錫衰而弔

大夫弔於士夫始死而往服朝服裼裘加吉時也當斂之時而往則皮弁經服皮弁之服以裼裘也主人成服而往則皮弁經而加錫衰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乃得弁經 實 衰 服 要 記 御覽五百六十一

經也者實也

經者實也表其有哀戚之情實也喪服表之經因象平常之時冠帶吉凶相變也有首經有腰經有斂帶斬衰首經圍九寸向下皆五分去一用爲腰經則七寸五分齊衰首經七寸五分寸之一腰經五寸八分大功首經五寸八分腰經四寸六分小功首經三寸七分總首經三寸七分腰經一寸九

人外傳　御覽五百日上七

子游曰其大功乎

子游爲近是　虞注　母族則外祖父母無服所謂絕族無施服也唯母之身有服所謂親者屬也異父同母昆弟不應有施此謂與繼父同居爲繼父周故其子大功也禮無明文是以子游疑而答也　王肅

我未之前聞也

未聞有服也　虞注

魯人則爲之齊衰

齊衰非也游夏不親問夫子似以疑也禮家皆以當在小功以母親極於小功　同上　並通典九十一

錄中衣

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用葛次加祭服若朝衣亦先以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衣　皇疏　[illegible]十一

錄親必往

親骨肉也　[illegible]

錄郷不往

疏無親也　同上　並通典九十七

四重

凡棺之重數從內數向外加席之重也　外傳

水兕革棺

兕革棺一棺三寸一名椑棺又名櫬　同　上公同

水牛皮侯伯已下士去兕　同

杝棺一

杝棺二厚八寸　同

梓棺二

屬棺三其厚四寸大棺四厚六寸屬棺大棺皆用梓也　同　卿大夫雖屬棺大棺士不言重　同　並御覽五百五十一

櫝子下

子頤

古者名字相配頤一曰作題　虞注　[illegible]

重

未立主之禮也　王肅　書鈔一百八之二

盟

行移翻　[illegible]之音　十一

弁絰

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此弁絰之衰亦是弔服也　鄭注　校宋疏二

謂爲俑者不仁

俑偶人也有面目機發似於生人以此而葬殆將於殉故曰不仁也　禮記傳　通典八十六

爲舊君反服

老疾三諫去者爲舊君服齊衰（王肅喪服要記）

（賀循喪服要記　通典九十）

夾美道

美東道音（蔡邕　文選十一）

杜蕡

杜同都切蕡扶畏切（宋會要　影宋本　宋鈔二）

諱謚於君

君衛靈公也（盧注）

諱所以易其名者

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同）

十二

生事畢而鬼事始已

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爲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一）

說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同）

宰天

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理之大喪君小官屬官也戒令即所謂捨故而諱新之屬（同）

執木鐸

鈴也以木爲舌（王肅）

故謂五廟毀者（同）

自寢門至于庫門

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盧注）　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王肅　通典百門）

使子貢問之（校宋本注疏十門）

王制

大國三卿

魯已有孟叔季三卿爲政而更有臧氏及孔子並爲司寇則皆小司寇也（盧注　荀子　通典十一　三）

十三

三公

古周禮說天子無爵三公無官官號於天何爵之有參職於天子何官之有（五經異義　北堂書鈔五十）

天子五年一巡守

時歲五載一巡故周語云耗殘民以五（藝宗　路史　發揮）

十左

歲二月

謂天之下莫非王土封建諸侯各守天子之地故巡行之夏殷五載一巡狩周制十二年一巡狩皆在仲月以至岳下燔柴告天巡狩之年四方諸侯先令朝之下以侯見其制度以齊同有善策以

對揚之 外傳 御覽五百三十七

至于岱宗

宗長也言爲羣岳之長 五經通義 御覽三十九 東岳

所以謂之岱者代也之義陽春用事故生萬

物更生相代之義 宗 宋本御覽十八

至于南嶽

南嶽謂之霍霍者護也言陽氣用事盛夏之時簿

護萬物故以爲號 同 宋本御覽二十一

歸

自岱宗五嶽巡狩一嶽二十年方備四嶽周則四十

八年矣若一出四嶽皆徧且周四時 [illegible]

山爲南嶽周氏霍山爲南嶽其制吉行五十里若

以二月到東嶽五月到南嶽八月到西嶽十一月

到北嶽路程遼遠固不必及此知每至一嶽即歸

斯義爲長也 同 通典五十

賜弓矢

盧矢長三尺 三禮圖 北堂書鈔百二十五

然後爲學

諸侯爲學之法但一堂之上不爲五室唯南向爲

之置立之處一如時王之法貴尚是同 崔靈恩 通典 五十

辟廱

教化天下也 白孔六帖三十七

頖宮

諸侯不得觀四方故缺東以南半天子之學故曰

頖宮 五經通義 藝文類聚三十八

天子七廟

或四廟 [illegible] 晉太常賀循

五廟以容七爲限殊拘常數 何承天禮論 玉海三十九

三昭三穆

先王居中以昭穆爲左右 [illegible] 一

謂通文武若其文武親不過四 [illegible]

與太祖之廟而七

其昭穆尊於上卑者尊統下故天子七廟諸侯五廟

其有殊功異德非太祖而不毀不在七廟之數王

法 隋書七

諸侯五廟

諸侯止闢南門 三禮圖 [illegible] 一百八之二

祭因國之在其地

公侯祭百辟自卿已下不過其族夫鬼神之所及

非其族類則絕其國位百辟者百君先有功德於

人者今在其位故報之 五經異義 [illegible] 十三

司徒

今尚書夏侯歐陽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天爲山川古周禮說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爲之副曰少師少傅少保是爲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爲六卿之屬大夫士庶人凡在官者凡萬二千石案周公爲傅召公爲保太公爲師無爲司徒司空文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五經異義 北堂書鈔五十

移之郊

天子四郊有學去王都五十里 王法 魏書五十五

不得於南北

帝王世紀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東西九千三百二十里漢地既然古亦應爾 校宋本 十九

偏廣狹 文

炎音冷 鄭青 宋本事 音辨四

於上庠

米廩虞氏之庠也 禮傳 後漢書注 紀

將徙於諸侯

據仕者從大夫家出仕諸侯 虞氏

自諸侯來徙家

從士後退仕大夫 十三

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鰥老而無夫者謂之寡

無妻曰鰥無夫曰寡無子曰獨無父曰孤此對言耳四十無妻不爲鰥三十無夫不爲寡有室無父不爲孤壯而無子不爲獨聖人深意先王制禮憂民之極則以老少年齒爲限也 外傳 三十六

月令

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施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 月令篇名 蔡中郎集二

周公所作 蔡邕月令章

句 王注 博物志六

孟春之月

天之道陰陽各有少太是生四時少陽爲春太陽爲夏少陰爲秋太陰爲冬也 蔡邕章句 北堂書鈔百五十三

參中

中星當中而不中日行遲也未當中而中日行疾也 章句 注補後漢書三

甲乙

大撓採五行之情占斗綱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日謂之幹作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 月令章句 宋書 後漢書一

五行之官也木正曰句芒者物始生皆句曲而芒

角因用爲官名 蔡宗兗朱本御覽十八

角

謂角聲無不側隱而慈者 邢昺孝經注疏五經擇疏詮十學

五

律中大蔟

凡律皆圍九分徑三分 月令鄭氏注山堂考索續集十九

上古聖人始鑄金以鑄鐘以應正月至十二月之聲乃截竹爲管謂之律聲之清濁以律管長短定之奏章句 北堂書鈔百十二

孟春月則太蔟爲宮姑洗爲商蕤賓爲角南呂爲徵應鍾爲羽大呂爲變宮夾鍾爲變徵他月倣此 同隋書十九

律率也聲之管也中度也太蔟鍾名上古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以寸以文載口傳也故鑄金作鍾以正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效升降之氣而鍾不可用乃截竹爲管曰律爲清濁之率也正月之律與大蔟相中言出於鍾乃置深室葭莩爲灰以實其端其月氣既至則灰飛管通古以鐘律齊其聲後人不能則數以正其度度正則音亦正矣 鐘以斤兩尺寸所容受升之數爲法律亦以寸分大小長短爲法故也黃鐘之管長九寸孔徑三分圍九分其餘皆稍短唯大小圍數無增減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與衆共知然不如耳決之明也 同朱本御覽十六

八

東方有木三土五故數八 同南齊書十一

獺祭魚

獺毛蟲西方白虎之屬水居而殺魚者也 同 [illegible]

十一

載青旂

有鈴曰旂 後漢書注二十九

以立春

孟春以立春爲節驚蟄爲中中必正其月節不必正其月據孟春之驚蟄在十六日以後立春在正月驚蟄在十五日以前立春在往年十二月 章句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分爲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國也每次三十度三十二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自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月令注補後漢書志三

以迎春於東郊

迎春者禮吴天句芒之神也於東郊就其位也邑外爲郊去邑八里因木數也周禮建國之神位兆五帝於四郊以蒼珪禮東方以赤帝禮南方以

日虎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
之色樂奏太簇歌青陽晁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
以尊收時和也蔡邕章句　御覽五百二十八　東郊八里郊
也　盧注　漢書五十五

宿

日所在　蔡邕章句

辰

月所躔　[illegible]

乃以元日

日幹也有事於天用日　同上　元善也郊天陽也故
以日　盧注　周禮文疏　日甲至癸也　月令疏

乃擇元辰

辰支也有事於地用辰　蔡邕章句　辰子至亥也　盧注　董書有齊九
籍田陰也故以辰　同上　初學記元題五百七十七

躬耕帝籍

天子籍田千畝以供上帝之粢盛借人力以成其
功故曰帝籍　蔡邕章句　初學記二十　帝天也籍耕也春秋
傳曰鄙人籍稻故知籍爲耕也　盧注

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天子耕籍一發九推耒閒耜二耜爲耦一耜之伐
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而論道參五職
事故三公以五爲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

於以九爲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爲文　月令疏　盧注　漢書

善相丘陵阪險原隰土地所宜

丘陵原隰阪險物而曰地　蔡邕章句　北堂書鈔百五十七　色
別曰土　同上　御覽三十七

天氣

天有純陽積剛運轉無窮其體運行包地之外
天左旋出地上而西入地下而東其綺北極七十
度常見不伏　同上　北堂書鈔百四十九

入學

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　五經通義　藝文類聚事十九

習舞

樂容曰舞有俯仰張翕行綴長短之制　蔡邕章句　藝文類聚十三　御覽四
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
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
八人舞服冕而執戚　御覽五百七十四

割水凍爲敗

太陰新休少陽向徵而行冬令以導水氣故水凍
至而敗生物也　同上　舊唐書八十九

大摯

摯折傷　同上　書鈔十六

首種不入

太陰干時而雪霜故傷首種　同上　道經十七　麥以

秋種故謂之首種入秋也春爲沍寒所傷故至夏

麥不成 同晉書八十九

吳郡 余蕭客 撰

月令下

始雨水

自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爵之分野 蔡邕章句 注續後漢書三

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祀于高禖

高尊也禖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爲人所祈子孫之祀玄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爲字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禖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同

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是以三牲請子於高禖之神居明顯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謂之禖以爲古者有禖氏之官因以爲神 盧植注 並注續後漢書二 禖者

高禖先王求子之祀也 五經要義 注續後漢書二

后妃帥九嬪御

后妃將孕御皆會於高禖以祈孕姓 蔡邕章句

乃禮天子所御

天子所御謂后妃已下至御妾孕姓有萌芽者也 同

帶以弓韣

韣弓衣 同

帶以弓矢于高禖之前

飲以醴酒帶以弓矢于高禖之前弓矢者男子之事也（同上 初學記十）

日夜分

晝有五十刻夜有五十刻（馬融注 校宋版 二十四）

毋竭川澤

衆流注海曰川（蔡邕章句 二）

行樂

樂誌曰歌（同上 藝文類聚四十三）

律中姑洗

以姑洗為角南呂為羽則徵濁也（同上 續漢書注補 一初）

桐始華

木之後華者也（埤雅 十 月）

虹始見

虹螮蝀也陰陽交接之氣著於形色者也雄曰虹雌曰蜺蜺常依陰雲而晝見於日衝無雲不見太陰亦不見率以日西見於東方故詩云螮蝀在東蜺常在於旁四時長有之唯雄虹見藏有月（藝文類聚二）夫陰陽不和婚姻失序即生此氣（同上 初學）

乃薦鞠衣

祭在明堂王（按 賀瑒 校宋版 二十二）

□□□具

曲簿植籧筐繩維引之具（蔡邕章句 御覽七百六十八）

天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

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取以薦寢廟故因是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同上 宋書 十五）

畢

□□□曰畢（同上 御覽八百三十二）

鳴鳩拂其羽

鳴鳩也鳩先是時鳴故稱鳴鳩拂猶持也陽氣所感故搏羽（同）

戴勝降于桑

以勸民事也（同上 埤雅九）

審五庫之量

審者審所用多少也 一曰車庫二曰兵庫三曰祭器庫四曰樂庫五曰宴器庫（蔡邕章句 初學記二十四）

革

去毛曰革犀兕水牛之屬可為甲胄鼓鞞（蔡章 宋本御覽三□十七 同上）

乃合累牛

累力追切（鄭音 宋本 □□ 音 樂□）

季春

自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蔡章句 後漢書三 宋補）

故天多沈陰

陰者密雲也沈者雲之重也（蔡章句 宋本文選注六 九）

孟夏之月

夏謂南者旬任也（蔡宗）

祝融

火正曰祝融祝者視其也融明也言夏時物氣甚明也（宋本御覽二十一）

衍

闓發發莑不善長而好施者也（玉海 … 十五）

七

南方有火二土五故數七（蔡章句 南齊書 十一）

苦菜秀

苦蕒菜（月令七十二候集解 七百九十七）　不榮而實謂之秀（月 御覽）

天子居明堂左个

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月令記 蔡中郎集三）

或以爲明堂者文王廟（禮記 詩 三十八）

以立夏

自畢六度至井十度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蔡章句 注補 後漢書三）　四月立夏爲節夏大也至此之時物已長大故以爲名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盈滿（蔡 宋本御覽 二十三）

以迎夏于南郊

迎夏者禮炎帝祝融神也於南郊七里因火數也乎用赤牲樂各伐其邑樂奏中宮歌朱明其他皆如孟春也（蔡章句 御覽五百二十八）　南郊七里郊也（續 五 注 十五）

命太尉

太尉助官（蔡章句 御覽二百七）

麥秋至

百穀各以其初生爲春熟爲秋故麥以孟夏爲秋（宋本御覽二十一 陳元靚歲時廣記二）

斷薄刑

立秋乃施斷扑（蔡 秋 注 十五）

則蝗蟲

蝗類孔於土中深埋其卵江東謂之蚱蜢善害田稼（蔡章句 小 學）　蝗音橫（皇音 文三十）

日在東井

日在牽牛則寒在東井則暑牽牛宿外遠人故寒東井宿內近人故溫（玉海 禮記 百五十六）

牽牛

注在東井內宿　同上　御覽二十四

小暑至

自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至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蔡章句　注補續漢書三

六月小暑後爲節者此以相刑爲名刑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之候暑氣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生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微陽氣伴出地上大暑既極故大暑爲中　義宗　宋本御覽二十一

螳蜋生

螳蜋食蟬殺蟲　蔡章句　同上　御覽九百四十六

鵙始鳴

鵙伯勞伯勞趨應時而鳴爲陰候也　同上　御覽九百二十三

均琴

凡絃之緩急爲清濁琴緊其絃則清漫則濁　同上　文選注十八

琴第一絃爲宮次絃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次爲少宮次爲少商　三禮圖十六　初學記

管

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　蔡章句　宋書十九

其器今亡　同上　通典百四十四

簫

編竹有底　同上　宋書十九

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管而成音定無所復調當與琴瑟相參　同上　藝文類聚四十四

以蜜蠟實其底　同上　事文類聚續集二十三

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　同上

箎

箎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　同上　通典百四十四

羞以含桃

注具　含桃櫻桃也　後漢書本紀注二十二

關

關在境所以察出御入　同上　藝文類聚六

日長至

自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同上

夏至之爲極有三意焉是日陽長去極極近景極短　同上　注補續漢書三

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夏至爲中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一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之北至故謂之至　義宗　宋本御覽二十三

可以遠臺榭

所以制靈臺何以尊天重民備災禦害孫防　同上

也夫王者審承順天地和節陰陽也夏所以　同上

爲靈臺何明明相承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質者貝天而王天者稱神文者貝地而王地者稱靈是其尚也　禮疏　御覽五百三十四

則雹凍傷穀

故曰靁 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宗廟社稷之靈

殺秋夏乃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 出後漢書

九

蟋蟀居壁

蟋蟀蟲名斯莎雞之類世謂之蜻蛚 藝文類聚九十七

中央土

中郊五里之郊也 五里因土數 北堂書鈔 北史注

二十

宮

聞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之 五經通義 初學記十五

中霤

複穴皆開其上取明故雨霤之是以因名中室爲中霤也 公羊疏 僖二十七

庚辛

庚更也辛新也言物皆改更而新也 宋本御覽二十四

商

聞商聲無不斷割而亡事也 五經析疑 初學記十四

九

西方有金四土五故數九 禮記疏 十一

[illegible]隨[illegible]也 北堂書鈔百五十二

[illegible]鳴則天涼 十一

以立秋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者[illegible]

[illegible]之分野 七月立秋秋之言[illegible]

[illegible]由地出[illegible]萬物故以秋爲名

以迎秋于西郊

西郊九里郊也 北史注 迎秋者陽少陰[illegible]

之神於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至用白虎牲[illegible]各依

其色[illegible]白[illegible]其他如孟夏之禮

二十八

盲風至

秦人謂蓼風爲盲風 初學記三 秦人謂之蓼[illegible]

養衰老

五更當爲五叟叟長老之稱也其字似更書有轉

誤[illegible]字[illegible]皆以爲更矣

老[illegible]老也[illegible]叟庶老也

[illegible]

〔壽〕星也（月令本文注疏四）

□火分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月令注補疏漢書三）

爵入大水

凡鳥生於水（月令疏白虎通九十四）

鞠有黃花

鞠草名也有者非所有也黃華者土氣之所成也季秋草木皆成非榮華之時也故言鞠有明他無有也（月令疏三）

于神倉

穀藏曰倉米藏曰廩（月令本文注七）

霜始降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月令注補疏漢書三）九月寒露爲節者九月之時露氣轉冷故謂之寒露節霜降爲中者露變爲霜故以霜降爲中（穀梁宋本同賞二十四）

習吹

習吹笙所以通氣也管籥竽笙皆以吹鳴者也（蔡邕章句集書百二十三）

大饗帝

九月大饗帝于明堂之中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是也（禮記注疏二十四）

以習五戎

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誘故寄教於田獵閑肄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爲不敬田不以禮爲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旌致民平列陳如戰之陳王執路鼓諸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師帥執提旅帥執鼙卒長執鐃兩司馬執鐸公司馬執鐲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七聽鼓以號令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我旗鼓春教振旅以蒐田夏教茇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獮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夏示行禮取禽供事而已秋冬教戰田獵之正其時盛（章句）

〔乃命〕執弓挾矢以獵

親執弓以殺所以教兆民戰事也四時閑習以救無辜以伐有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月令疏上諸侯五）獵捷也言以捷取之（月令疏二十三）

天子乃以犬嘗稻

十月獲稻人君嘗其先熟故在季秋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月令疏二十七）

孟冬之月

冬終也萬物於是終也（月令疏三）

壬癸

壬任也癸揆也言萬物更任生於壬癸之…
也 義宗 宋本御覽二十六

介六行

介者甲也謂龜鼈之屬 蔡章句 詁上

北方有水一土五故數六 月令 十一

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用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覽故祀以爲祖神 通典 風俗通 下

冬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燕之分野 章句 注補 三

十月立冬爲節者冬終也立冬之時萬物終成爲節名小雪爲中者氣數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節 義宗 二十八 宋本初學記

以迎冬于北郊

北郊六里郊也 宋書 北史 十二

迎冬者祀顓頊玄冥之神也於北郊六里水數至用玄牲衛各色樂奏應鍾歌玄英其他如立秋禮 蔡章句 下 二十 六

令太史釁龜筴

大卜官名以牲祠龜筴釁以牲血謂之釁 同 宋本御覽 七十 自 二 十六

無有不斂

十月農人事畢五穀既收家家備蓄乃順時令 出 黃氏日抄 十六 詁三

修鍵閉

鍵閉牡也所以止扉或謂之剡移 蔡章句 顏氏家訓 下 記三

于天宗

天宗六宗之神 宋書 注補 禮志 八

臘先祖五祀

日木德漢火德各以其五行之王日爲祖其休廢日爲臘也火王午木王卯水王子金王酉〔〕臘各用其衰日如漢土行土衰於辰故魏臘用辰晉金行金衰於丑故晉臘用丑五運相承莫不皆然 補 作 獨斷 玉

飭力

如漢家琢之引關蹋蹴之類 盧注 注補 禮書 下

飭死事

死述亡 義疏 十六

日短至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蔡章句 注補 三

冬至之際陰有〔〕晝漏極短去極遠晷景極長極者至而

雪之辭也（周禮注疏 後漢書三） 十一月大雪爲節言於此者

小雪爲大雪時雪轉甚故以大雪名節冬至爲中者

亦有三義一者陰極之至二者陽氣始至三者日

南至（後漢書 宋本卷二十八）

芸始生荔挺出

荔似挺（蔡邕章句 顏氏家訓下） 荔馬薤（呂氏月令注 十二紀 蔡氏章句）

以其俱香草故應陽氣而出（呂氏春秋 [illegible]）

氣霧冥冥

霧從地升（五經通義 北堂書鈔百五十一）

蟄蟲

蟄在地中難搖搖則故獨知之應而動也（蔡邕章句）

大難（毛詩名物解七）

所以逐衰而迎新（盧注） 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太

陰恐爲所折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也（隋書）

（後漢書注 禮儀志五） 方相氏之官歲有三時合儺

驅索厲疾之氣于宮室之中亦攘送之於地天以

一氣化爲物及當各行其德陰氣留滯則傷於時

罰之之不和而疾疫興焉夫儺者貴賤至于邑至皆

得驅疾命國儺者但于國城中行之耳（小學紺珠 五百）

十二

月窮于紀

紀還復故歷（蔡邕章句 後漢書二）

星回于天

天官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位（蔡邕章句 [illegible]）

十九 天官五獸之於五事也左有蒼龍大辰之貌右

有白虎大梁之文前有朱雀鶉火之體後有玄

武龜蛇之質（開元占經 [illegible]）

出土牛

是月之會建丑丑爲牛寒將極故出其物類形象

以示送寒之且以升陽也（開元占經 通典七十八）

季冬

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

居之齊之分野（開元占經 [illegible]） 十二月小

寒爲節者亦形於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猶未

是極也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illegible]）

曾子問

祝聲三

祝之久翻（[illegible]）

而祭于禰

本父當成之不能成故已冠而祭之若成之矣（盧注）

而后饗冠者

□寘也 同 兄弟飲冠者身 王注 禮通典五十六

天子巡守

天下廣大四方既餘南面之君多行威福恐其不奉天子之制度故有巡守亦憂民之至也 外傳通引

禮說二十八

以遷廟主行

唯載祈遷一室之主 魯注 異義 孔疏 元年五百九十二 或曰卿大夫士有主不答曰按公羊說卿大夫非有土之君不得享祫祭故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主 五經異義 少牢饋食大夫祭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叢 孔疏 五經異義 通典引

十八

與祫祭於祖

禘祫者之殷祭祫大而禘小春秋之經有禘而無祫毀廟無時祭但五年有二殷祭耳神上入廟先爲一禘明年春禘而又祫 外傳 御覽五百二十八

與其兵

東方用戟南方用矛西方用弩北方用楯中央用鼓 御覽兵部 三十六

稱天以誄之

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誄之 五經 通典一百四

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

爲無爲人父之道宗族無子但主其喪不爲後也

通典七 左 十三

遂輿機而往

說文 輿猶抗也機者以木爲之狀如牀無腳及簀也先用一繩直於中央係著兩頭之楞又別取一繩橫之還於中央直繩不逡繞往還取兩頭之楞以尸置於繩上抗舉以往園中當中央時當繩之上先縮除直繩則兩邊交繞之尸各離解而尸從機中央落入於壙中故曰輿機而往也

塗邇故也

說文 塗路也邇近也謂成人葬遠則以棺衣棺于宮中此下殤葬於園見路去家甚近故先用機舉近往園中而後棺斂故曰塗邇故也

注 土周壆周也

說文 檀弓云夏后氏之壆周葬中殤故知土周是壆周也

周人以夏后氏之壆周葬下殤于園中

說文 檀弓云中殤下殤此直云葬下殤土周葬于園者以經云下殤故指下殤爲言據弓所言據士及庶人也若諸侯長中殤適者車三乘下殤車一

殤既有遺車卽不得與周輿機而葬也諸侯庶長
殤中殤車一乘則宗子亦不用與周輿機而葬其
下殤則輿機其大夫之適長殤中殤遺車一乘亦
不輿機下殤無遺則輿機也然則王之適庶長中
下殤皆有遺車並不輿機士及庶人適庶皆無遺
車則中下殤並皆輿機故熊氏云若無遺車中從
下殤其長殤既無遺車年又長大不可與下殤同
蓋棺斂於宮中故棺而往之墓從成人也 本二十七

葬於墓則其葬也如之何

問下殤葬墓有遠者從遠答曰猶以遷柩而無不

有遠墓論 五十二 五百 今謂曾子見時世禮

殤皆棺斂下殤於宮中而葬之於墓與成人同隆
今既遠不復用輿機於尸爲當用人抗與棺而往
墓爲當用車載棺而往墓耶問其葬儀故云如之
何

昔者史佚有子而死下殤也

正義曰 此記失禮所由之人史佚周初良史武王周
公成王時臣也有子下殤而死

墓遠

正義曰 史佚欲不葬於園而載尸往墓及棺而葬之
其墓稍遠猶豫未定

十六

成王時賢史也

正義曰 史佚文王武王成王時臣故國語稱訪於辛尹
書稱逸祝冊是也但下殤之葬非成人之要故也

佚猶有不知

何以不棺斂於宮中

正義曰 見史佚欲依下殤禮而不棺斂於宮中而欲
車載往墓猶豫未定故勸之令棺斂於宮中如成
人也

吾敢乎哉

正義曰 言吾豈敢如此猶不敢恐違禮者所譏

畏知禮也

正義曰 是畏周公也不欲直指

召公言於周公

正義曰 言猶問也史佚既畏周公故召公爲諮問於
周公述其事狀以決之者

豈不可

正義曰 周公聞召公之問故答云豈豈者怪拒之辭
先怪拒之又云不可不可是不許之辭

史佚行之

正義曰 召公述周公曰豈不可之辭以語史佚不達
其指猶言周公豈不可是許之之辭故行棺斂宮
中之禮也

十九

爲用棺衣棺自史佚始也

疏文 周禮 更據失禮所由也然此云棺衣棺於宮中自史佚爲始明昔非唯於宮中不棺亦不衣也而不言於宮中者略從可知也 並按宋本二十七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禮記三

文王世子

凡學世子

凡諸侯之子入學之法亦以十年而出就外傅學書計入學之時祭先聖先師釋奠之法如王子之事 通典五十三

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

四事之中有文有武故得分之 義宗 宋本御覽十八

則以其喪服之精麤

喪服以麤爲精故鄭注儀禮云臣爲君三升半微細爲則屬於麤是知斬爲精齊爲麤 呂疏 宋本宋二十八

公族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

公族諸侯同族也磬縊殺也郊外曰甸去天子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磬于甸人 盧注

爲之變如其倫之喪

變飲食終其月如其等之喪也 並通典一百一

遂設三老五更

遂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之中老者爲五更亦參五之也 盧注 漢初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儀禮群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駮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

道也君答拜是使天子答子拜也諸侯於臣
諭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尊敬之故答子拜上言先
異國君亦答拜是皆不得臣猶子也禮周官節禁
左何讀書因玄此編後
注
光里驗於邑
驗音冀垂佩音十二齒文
禮運
與於蜡賓
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
蜡玉裂要發世說注上之上
我欲觀夏道

禮服字 觀此夏禮堪成與否
注 徵成也
疏服字 徵驗之義故爲成
及其死也升屋而號
疏闕文 前文云燔黍捭豚謂中古之時次云及其死
也似還論中古之死但中古神農未有宮室上棟
下宇及在五帝以來此及其死也而云升屋則亦
神農時也故熊氏云及其死也以爲五帝時或爲
三王時皇氏以爲及其死也還論中古時
未有宮室
疏闕文 既云未有宮室則總是五帝之前

則居營窟
疏闕文 營累其土而爲窟地高則穴於地地下則窟
於地上謂於地上累土而爲窟
則居橧巢
疏服字 謂橧聚其薪以爲巢
未有火化
疏闕文 則唯爲伏犧之前以上文中古神農有火故
也
茹其毛
疏闕文 若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飽者則茹食其毛以
助飽也若漢時蘇武以雪雜羊毛而食之是其類

也 多食字本二十
衣其羽皮
太古之時未有布帛食獸肉而衣其皮先知蔽前
而未知蔽後 玉經夏錄百一十六 北字京鈔
然後修火之利
疏闕文 謂神農也火利言修者火利先有用之簡少
至神農更修益使多故云修知者以世本云燧人
出火案六藝論云燧人在伏犧之前凡六紀九十
一代廣雅云一紀二十六萬七千年六紀計百六
十萬二千年也 張朱本三十
陰陽之六入

天之生必資於陰陽陰陽之理即聖人所[illegible]
陰陽之理而玄照之本自見此謂不求於己而[illegible]
理盡自然知者 五經鉤沉 劉學寬 十七
還相爲宮也
白六 十八
十二月三管流轉用事 處注 古書 十九 五管 明 元典
龜
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丘山
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運轉應四
時長尺二寸明吉凶不言而信 述祥記
分而爲天地
天地者元氣之所生萬物之祖也 明 經典釋文 二十七
萬物之所自 明 宋本御覽 一
皆在郊椒
叉祖外切 叢書 宋本 七
禮器
大子之席五重
天子之席五重此文是也席則宜四重也時祭亡二
重司几筵職是也受神酢席亦然祭天則蒲越藁
鞂郊特牲云是也自天地以外日月山川五祀則
鬼神之祭單席是也 儀禮 通書 十七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

[illegible]何禮器曰冕冠長六寸廣八寸[illegible]
前在上五采組十二冕夏殷之冕如周制矣其旒
色與夏冕異白赤組旒殷冕黑黃青組旒 五經義
御覽六百八十六
大奧者老婦之祭也
顓頊有子曰黎爲祝融火正也祀以爲竈神 子社
異義 左傳 疏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
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者既是禮大小隨於
萬體不可不備故周公制禮遂有三千三百之多
也其致一也者致至也一誠也雖三千三百之多
而行之者皆須至誠故云一也若損大益小揜顯
之微皆其至誠也
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室猶禮也戶猶誠也入室必由戶行禮必由
誠故云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行禮不由誠者言皆
由誠也
有所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若
此經覆明上以少小下素之義有所竭情盡
愼致其敬而誠若者謂所以少小下素爲貴者當
求諸於內有所求竭己情盡其戒愼致其恭敬而
行之誠和順

有美而文而誠若

疏謂此一經明多大高文爲貫之義有美而文者謂有威儀之美而文章顯著　言內行誠順則以少小下素求諸內也外行誠順則以多大高文章之外也 禮疏宋本二十二

周旋謂六尸

毀廟無尸但有主也 王注 禮疏宋本二十二

必先有事于配林

配林小山林麓配泰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卽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 盧注 禮記注 後漢書志七

因名山升中于天

封泰山告太平升中和之氣于大也 同注 補後漢書五

自周以前封者皆封土爲壇至秦自漢武皆用石檢 宋書禮志 通典五十四

郊特牲

存二代之後

二王之後不考功有誅無絕 五經通義 注補後漢書二十八

孔子朝服立于阼

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東漢 鄭 三十五

社祭土

今人謂社神爲公社位上公非地祇也 五經異義

北堂書鈔八十七 後漢書九

五行之主能吐生百穀者也 王注

答陰之義也

陰氣北向故君南向以答之 同前書九

以達天地之氣也

謂無屋 盧注

家主中霤

謂土祭以土地爲本也中霤其神后土卽句龍也

故祀於社又祀中霤 同盧注 後漢書九

迎長日之至也

夏正在冬至後 盧注 後漢書九

郊之用辛也

辛之爲言自新潔也 同前書九　王者所以祭天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反覆丁寧也辛者自克辛也 五經通義 藝文類聚三十八

天子大蜡八

蜡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 盧植注 通典四十四

饗農

先農立壇於田所祠之其制度如社之壇 五經要義 通典四十六

醴酒涗于清汁獻涗于清酒

五齊三酒皆供祭祀之用五齊尊而三酒卑所以名齊者酒人和合分劑之名也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一名醠酒四曰醍齊五曰沈齊一名沈酒三酒者列于堂下臣下相酌酬酢之用一曰事酒一名醉酒酌飲有事二曰昔酒三曰清酒

內則

槃麥

麥將也刺麥而為槃槃故云槃麥

牟

牟土釜也今以木為器象土釜之形

水

其王及后與世子食後所進之六飲水居其上其次曰漿三曰醴四曰涼五曰醫六曰酏

芝栭

芝木芝也　芝水芝也

芝木也　無華而實者名栭皆芝之屬

無華葉而生者曰芝栭　芝水栭

栭軟棗

若將

將當為牂牂牝羊也

笏服也

珽笏之大者

玉藻

而朝日

朝日以立春之日

皮弁

皮弁冠前後玉飾

玄端以祭

端當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

史進象笏

笏者臣見於君以書思對命

笏所以記事防忽忘

天子搢珽

天子笏曰珽珽直無所屈也

玄冠朱組纓

諸侯朝服之玄冠士之玄端之玄冠諸侯之冠

此三冠與周天子委皃形制相同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

諸侯黼裘以誓田獵羔狐為黼文也

十六 四二

大裘

大裘不裼反本以質也（御覽六百九十引）

君衣狐白裘

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狐蒼士羔（依宋本玉篇引）

羔裘

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故司服云祭昊天大裘而冕以下冕皆不云裘是皆用羔裘也（劉氏疏引 依宋本）

十

大夫以魚須文竹

以魚須及文竹爲笏（盧注 依宋本）

文眉貧切（別）

（音象前一本）用文竹及魚班也（依原本 影宋本釋文十二）

及魚須（同注 [illegible]）及魚須（同 [illegible]）以魚須飾文竹之邊（[illegible] 文十二 影宋本釋）以魚須（同 [illegible]）

其中博三寸

博二寸（禮圖十二 唐書）

韠

舜之所制蔽前之蔽也（五經文字 北堂書鈔百二十八）

肩革帶

有章印則於革帶佩之（[illegible] 百七十 [illegible]）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

但爲公家諱不得爲私家諱也（[illegible]）

士與大夫言有音字同亡祖禰名字皆不得諱辟於大夫故不重敬（[illegible]氏 依宋本）

廟中不諱

不諱新者嫌於祖禰也（盧注）

教學臨文不諱

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說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illegible]）

行衛牙

衛居中央牙是兩邊之璜（皇疏 禮書十九）

立容德

德音置（[illegible] 釋文十二）蓋如有所置物於前也（[illegible] 影宋）

十二

明堂位

朝諸侯於明堂之位

明堂即太廟也天子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古法皆同一處近世殊異分爲三耳（盧注）

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宮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庭是也唐虞爲五府夏位大廟爲世室殷人位路寢爲重屋周人位五府爲明堂夏后氏一堂殷人爲五室南面

三階五室者象地數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

室四達一室八窗周人有四屋九月大享五帝於

明堂心爲天子明堂或以明獨以一室（外傳）

三十三

鬼侯

鄭西有九侯城蓋鬼侯之鄉也（史記司馬彪注五十六）

九與鬼聲相近（徐廣）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

王者樂有先後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羅衣持

羽毛而舞（王）以武得之先武

樂持朱干玉戚而舞　朱干玉戚所

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上取其德干服其仁明

當尚德行仁以斷斷也

犧象

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爲牛象

之形

叔之離磬

無句叔之別名

喪服小記

斬衰

凡言斬衰者以六寸之布廣四寸爲衰綴於心前

剪而不緝也（外傳）

齊衰

齊之言齊也

男子免而婦人髽

男子婦人皆吉屨無絇其服皆白布深衣

祖父卒

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

年此爲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

尚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

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

十三

此但別庶子而下言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

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

庶子父雖沒猶不爲長子

三年以己不繼祖也

不繼祖與禰欲明死者之父不繼祖與禰非據死

者之身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

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

不也　非屬從故不服

再期之喪

三年周喪歲數沒閏

六月七月之喪

九月以下數閏 通典一百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

謂逢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

也 盧注

不同時而除喪

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

喪服宜有漸間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

不同月耳 王注 通典一百三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已則否

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之

恩後不追服也 盧注 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

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若至長大父稅

服已則不服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

王注 通典九十八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凡屈不得服者皆有心喪之禮小功以下不稅服

乃無心喪耳 劉智喪服釋疑 通典八十一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與女君喪長子俱三年 盧注 通典八十九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 熊疏 通典九十三

子嫁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

女年十五笄 盧注 通典九十一 男子幼娶必冠女子

功嫁必笄禮之則從成人不為殤 [illegible]

五十

唯主喪者不除

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

年葬主喪者除不答曰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

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 石渠禮論 通典一百三 其

下子孫皆不除也以主喪為正耳餘親者以麻各

終其月數除矣 盧注

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飾故

不變其服為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

服庶人為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

也 石渠禮議 通典一百二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夫王弔三公及三孤弁絰錫衰弔六卿弁絰錫衰

弔大夫弁絰疑衰弔士弁絰緦衰弔畿內諸侯弁

絰緦衰 謝徽喪服圖 御覽五百六十一

大傳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夏正郊天者王者各祭所出帝於南郊即大傳所

謂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兼字

蔡虞書二十一

殊徽號

徽章也徽號所以書之於綏若夏則書其族爲某也

疏王 徽謂旌旗旒也 王注 孟五十五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

天子之子稱王子王子封諸侯若爲卿大夫也諸侯

之子稱公子公子還自仕食采於其國爲卿大夫

若魯公子季友者是也則子孫自立其公子之廟

謂之別子爲祖則嫡嫡相承作大宗百代不絕 疏

續通考禮五宗門

繼禰者爲小宗

大宗之庶子則皆爲小宗小宗有四五代而遷已

身庶也宗禰宗已父庶也宗祖宗已祖庶也宗曾

祖宗已曾祖庶也宗高祖宗已高祖庶也則遷而

唯宗大宗耳 同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

謂君無嫡弟以庶弟爲小宗 王注 謂君之諸弟

同庶者君命庶長爲衆庶之宗則名小宗用服大

功九月者是也 記 喪服 大傳 母妻則無服亦公

子服宗亦與男同 喪服小記注

有大宗而無小宗者

謂大宗一子無小宗 王注 謂君有同母弟命以

爲宗則令庶昆弟宗之則名大宗服齊衰九月者

是也 註疏 母弟雖貴諸弟亦不敢服既爲宗

主則齊衰九月其母則小君也其妻齊衰三月如

大宗也以母弟之貴故也 記 喪服 大傳 記注

有無宗

謂君一身也 王注 謂公子唯己而已則上不敢

宗君下無昆弟宗已者是也 服疏

亦莫之宗者

謂君有一弟爲宗無宗之者也 王注

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

道也

其士大夫之嫡者此爲諸侯別子之後也或其庶

之子孫或庶弟之子孫位爲大夫者各自爲別子爲

始祖各宗其嫡爲大宗嫌庶子小宗之後猶不得

爲嫡故通稱嫡以明後代皆庶同正也 直通 留案

孟 覽典 七十五

少儀

不斥人 注

不斥主人 南公 十三 五

不褻也

猶辭也 註 文

避熱不敢搖扇也 日

首者參國矣於地一一攻以投井者不敢發於[illegible]
悉執之也 隱義
反矢德
依歷雅夫德木劍衣謂以木爲劍衣者若今刀欃 熊疏 蓋癸米算 四十五
兒爲宛屏
施於月櫚 身音 宋本草經 青芽三
學記
是以襄開
義所六切 後音 吾宋本 身韵方

其必由學乎
學者覺也人生也皆有五常之正性故聖人脩道以教之使其發學不失其性也 外傳 御覽五百三十三
家有塾
三王教化之宮總名爲學夏爲學校校之言教也殷爲庠周爲序周家人漸用之故鄉爲庠里爲序家爲塾 五經通義 御覽五百三十五
大學始教
天子諸侯皆有大學小學大學在西有虞氏之學曰庠亦謂之米廩夏曰序殷曰瞽宗周曰辟雍 外傳 御覽五百三十三

[illegible]門共掃
言其良翰 說文 釋文 十二
師尚父西面
王在賓位師尚父主位故西面王庭之位若鋪宮 師徒之教則師東面弟子西面與此異也 尋疏 宋校 十五
樂記
物使之然也
物事也謂哀樂喜怒和敬之事感人而動見於聲 王注 史記注 二十四
噍以殺
噍音樵 徐音 影宋本 寫三

宮爲君
居中總四方 王注
商爲臣
秋義斷 同
角爲民
春物並生各以區別民之象也 同
徵爲事
夏物盛故事多 同 蓋史記注 二十四
羽爲物
冬物聚故爲物 同 史記 樂書 入

廟之瑟

於清廟中所鼓之瑟 王注 史記注二十四

壹疏之使聲遲也

瑟兩頭有孔壹疏之疏通也使兩頭孔相連而

孔小則聲急孔大則聲遲故云使聲遲也 孔疏

而俎腥魚

其牛羊之俎並薦熟之時皆生之而鮮腥魚同

始未不享之故亦為俎腥魚也 同上 禮後宋本 卷十七

有遺音者矣

未盡音之極 王注

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

事至以智知之之然後情之好惡見 同

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內無定節智為物所誘於外情從之動而失其天

性 同

人為之節

以人為之節言得其中也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人為節

為人也言為人作法節也 庾蔚 校宋本四十七

則流

流遁不能自還 王注

則離

離析而不親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大樂與天地同和

樂貴和而上質 王注 北堂書鈔一百五

故事與時並

有其時然後得立其事 王注

名與功偕

有功然後得受其名

論倫無患

言其合道論中倫理而無患也 同

則此所與民同也

自天子至民人皆貴而之知樂之和以為男女相先

禮也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功成作樂

所以樂者修滌邪志通中和也 樂者所以象德

表功因事之宜 五經通義 初學記十五

不相沿樂

五帝三皇樂所以不同何樂以象德有優劣故不

同 同 北堂書鈔一百五

居鬼

品處人鬼之志 注

天地官矣

各得其位也 王注

樂著大始

[illegible]也習大始謂法天也 同

而禮居成物

成物謂地也居亦謂之也 同 史記 二十四

臣

以盜臣但害財聚斂之臣則害義也 注疏 校宋 六十七

冠義

冠者禮之始也

冠者禮也冠者首服既加而後人道備故君子重之以爲禮之始矣 五經要義 初學記 五十一

玄端

玄端士士則玄裳 校宋 六十八

昏義

于於室人

室人謂女姑女叔 注疏本 校宋 六十八

鄉飲酒義

聖也

聖之言生也 以生物言之則謂之聖 校宋 六十

射義

故天子之大射

畿外諸侯以下賓射其侯無文約大射諸侯既同天子張三侯則賓射亦同天子用五正三正二正之侯其卿大夫射亦用三正二正之侯 校宋 六十九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樂記下

以歌南風

南風育養民之詩也 王注

其舞行綴遠

遠以象民行之勞 同

其舞行綴短

短以象民行之逸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大章

按五行鈎命決云伏羲樂為立基神農樂為下謀祝融樂為屬續 宋均注 章明也民樂堯德大明故名樂曰大章 盧注

咸池備矣

黃帝樂所以為咸池者何咸皆也池施也黃帝時道皆施於民 五經通義十五 御覽 包容浸潤行化皆然故曰備矣 王注 史記注二十四

夏

受命而王者六樂焉以大一樂天以咸池樂地以肆夏樂人以大夏樂四時以大濩樂五行禘明以大武樂六律各象其性分而為之制以樂其先祖 五經通義 藝文類聚四十一

以法治也

作樂所以法其治行也 王注

善則行象德矣

君行善即臣下之行皆象君之德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

粗厲亢厲猛起發揚奮末[illegible]賁廣大之也 王注

勁殺正

經法也 孫注

肉好

言音之洪美 王注 並史記注二十四 言音之洪潤 同 史記索隱

滌濫之音作

滌放盪濫僭差也 同

以繩德厚

繩法也法其德厚薄也 同

律小大之稱

作樂器大小稱十二律 孫注

廣則容姦

其音廣大則容姦偽 王注

狹則思欲

其狹者使人思利欲也 同 並史記注二十四

[illegible]以[illegible]寸 其[illegible]管為之長尺有五寸 五經算術 [illegible]

奮至德之光

天地之道也 孫注

動四時之和

四時之化也 同

以著萬物之理

著顯誠也 同 史記樂書集解

清明象天廣大象地終始象四時周還象風雨

清明廣大終始周旋皆樂之節奏容儀發動也 王 [illegible]

五色成文而不亂

五色青赤黃白黑之音謂宮商角徵羽之聲和合成文

不亂也而云五色因五行之色別廣以明義也 正義 [illegible]

八風從律而不姦

八風者八卦之風八風以時至則陰陽變化之道

成萬物各以時育生之 五經通義 文選 [illegible] 六十一 注

百度得數而有常

至於之極亦使然耳 王注

三步以見方

[illegible]三步為一節者以見伐道也 同

奮疾而不拔

舞雖奮疾而不失節若樹木得疾風而不拔 同

獨樂其志不厭其道

樂能使仁人獨樂其志不厭倦其道也 同 史記注 二十

樂書 [illegible] 文 十三

樂樂其所自生

作樂者緣民所樂於己之德若舜之民樂其紹堯

也周之民樂其伐紂而作韶武也 孫注

而禮反其所自始

謂禮者本己所由得民心殷尚質周尚文是也 同

[illegible] 文 注 二十四

不[illegible]

發言[illegible] [illegible] 書 十三

則樂之道歸焉耳

樂和陰陽故歸此也 孫注

樂師辯乎聲詩

但能別聲詩不知其義故北面而弦 王注

治亂以相

整其亂行節之以相 孫注 史記注 二十四 相輔相也

王注 正文 十三

訊疾以雅

[illegible]

姦聲以濫
姦聲淫使人不能自止 王注
及優侏儒
俳優短人也 同
燕女
燕歡悅 同
趨數以
言促速而數變也 孫注 史記注二十四
樂
先王立冬陰陽終始故聖人象天以制體形法位
死者不恨生者不怨 樂記 圖 御覽五百八十一 同
鏗以立號
鐘聲鏗故以立號 孔注
石聲磬
磬聲果勁 同 史記注二十四 同
鐘聲爲兌石聲爲乾 崔氏
絲聲哀
絲聲爲離 同 並禮記疏四十九
竹聲濫
濫會諸音 王注 史記注二十四
竹聲爲震 崔氏
鼓鼙之聲讙
鼓鞞爲坎 同 並禮記疏四十九

夫武之備戒之已久
班固作漢書高帝四年作武德之樂又云高帝廟
中奏武德文始註云舜之韶舞名秦始皇二十六
年改名五行舞註云五行本周舞高帝六年更名
文始五行之舞案此則有改舜之注也
發揚蹈厲之已蚤
備戒已久至其發作又疾也 王注
及時事也
欲令之事各及時 同
致右憲左
右膝至地左膝去地也 同
聲淫及商
聲深淫貪商 同
非武音也
言武王不得已爲天下除殘非貪商 同
則既聞命矣
聞命謂言是 鄭注
夫樂者象成者也
象成功而爲樂 王注
總干而山立
總持干盾山立不動 同

大公之志也

志在發揚 呂

武亂皆坐

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安民無事也 呂

而南

誅紂已而南 同

而南國是疆

有南國以為疆界 同

而分周公左召公右

分陝東西而治 孔

復綴以崇

以象尊崇天子 同 一十四 並史記注 以象尊崇天子也

智學文 十五

天子夾振之而駟伐

振威武也四伐者伐四方與紂同惡者一擊一刺

為一伐也 同

分夾而進事蚤濟也

分部而並進者欲事早成 呂

久立於綴

所以能久立於綴而不用者將卒之士力也故遲以

待諸侯之至也 同

而郊射

郊有學宮可以習禮也 同 並史記注 二十四

左射狸首

狸之取物則伏下其頭然後必得言射亦必中如

狸之取物矣 詩解 陸華 四十九

明易直子諒之心

易平易直正直子諒愛信也 王注

故德煇

德煇明恩也 鄭注

理發諸外

理行也 同

故禮主其減 鄭

謙自抑損也 王注

樂主其盈

盈充氣志也 同

禮減而進

禮自減損所以修德進業 明

樂盈而反

樂充氣志而反本也 同 二十四 並史記注 反謂曲終還

更始也 禮上 史記 八

故禮有報

報謂禮尚往來以勸進之 同 刊學記 闕五 以進為報

王注 史記 二十四

雜記上

寡君不祿

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 石渠禮論 通典八十三

布衰

以二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綴於衣當胸

上後又有負版長一尺六寸廣四寸 喪服 發宋集 五十

不反服

所適尊卑同反服舊君 王注 通典九十

雜記下

祥因其故服

玄衣黃裳 鄭注 儀禮喪服疏卷十二

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

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諱也 王注

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

同名同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 同 通典一百四

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

已大功卒哭可以冠 喪注 通典五十六

正月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

正者冬至之日祭昊天上帝于圜丘諸侯不祭天 外傳 御覽五百一十七

喪大記

復

人之精氣曰魂形體謂之魄合陰陽二氣而生也終形弊則神逝死雖復生也孝子之心不能忍也故升屋而招其魂神也神智無涯也男者復于上

也氣絕而收其神使反復於體也 外傳 御覽五百四十九

皆升自東榮

榮音營 依本草經 齊東音勝二 劉音 影宋本 文十二

始卒

始弔朝玄端之服也皮弁絰素弁而加環絰也始死而往弔服者主人未變笄未可以變也 賈疏

服變記 御覽五百六十一

祭法

禘黃帝

禘祭名禘者帝也事尊明禘故曰禘 盧注 舊唐書二十一

禘者諦也 同 冊府元龜五百九十

凡祭天神各有二玉一以禮神一則燔之禮神者
訖事却收配神者與牲俱燎 表東 書府 書百 六十日
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
王莽時劉歆孔昭以爲易震巽等六子之卦爲六
宗漢武即位依虞書禋于六宗禮用大社至魏明
帝時詔令王肅議六宗取家語宰我問六宗孔子
所宗者六埋少牢於太昭祭時相近於坎壇祭寒
暑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禜祭星雩禜祭水旱 宋書 禮志 卷 十八
尚書禋于六宗禋有三義禋者煙也
絜也精也禋者燔柴升煙于天以氣聞達絜取潔
潔以表精誠之理精者取祭者精懇之意六宗之
神先儒所釋義各不同義雖不同亦各有通 孔
光劉歆謂六宗者乾坤之六子取水火雷風山澤
能生萬物故禋祀以報謂之六宗馬昭難云凡八
卦者所以生育萬物若祭卦便因祭八卦豈但祭
六明非六卦也竟謂劉孔之意所以但六者以子
不能成父之業故生物之功由於六子合撰成功
而報故舍乾坤而不祭也 鄭云宗者星辰司中
司命風師雨師此謂六宗也王肅難云星則五緯
之星合爲一位辰則十二月之會次又合爲一位
名是不相副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而別

爲兩位文昌之星猶分爲二五緯十二次之
合而爲一義而不安錯謬本意以五星十二次
各共成功故各合爲一司中司命所司不一不共
成功故分爲二王肅六宗亦以四時寒暑
合爲之一宗鄭以十二次五星各其成歲
不得各合爲一王此難無通義也 表宗 山堂 考索 前集 六十
五
祭寒暑也
祭六宗之禮寒暑往來之期可迎則祭祀其之
命退應至而不至則祭求之命至故春則送寒而
迎暑秋則送暑而迎寒 表東 宋本 覽十八
祭日也
王者所以因郊祭日月星辰風伯雨師山川何以
爲皆有功于民故祭之也皆天地之則神從官也
祭天地之意亦欲及之故歲一祭之禮日出于南
門外禮月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
禮風伯雨師于東門外禮各卽其位也以示明之
其祭之祭何乎曰祭日者懸祭月者毀祭風者明
祭雨者布祭山川者沉各象其貌也 五經通義 御覽
五百二十九
送兩爲觥
將毆而去之故曰觥 五經通義 御覽五百二十九

大二祧

郭文武虎賁論文 校宋疏十七 王注宋書五十五 祧者五世之天子之祖

去祧爲壇去壇爲墠

皆藏于祖廟 五經異義 初學記五百二十九

享嘗乃止

諸侯立五廟又兩廟降於天子不月祭也 王肅

大夫立三廟

天子之大夫 盧注

因王考廟

大夫無祖考廟雖別子爲宗者有祖考廟然有祖

考廟者無皇考廟也 王肅

官師

中下士也 白虎通 十八

大社

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

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

莫善於木故樹木也 五經通義 初學記十五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有木者土主生萬物 禮緯稽命徵 冊府元龜五百八十 五經通義

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 藝文類聚 通志 五十

天子爲天下之人立社爲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爲

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地之勢有禮生物各隨所

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有利者各報祭之龔臣

之後則告五穀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爲大

人以食爲大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也地廣穀多

不可徧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也曰用

甲尊之也惟天子祭天地諸侯社稷而已 外傳

王社

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 五經通義 太平御覽五百三十二

置社

州長散門以歲時祭祀州社是二千五百家爲社

也 校宋注 五經異義 五十五 今之里社是也 王肅 宋書 十七

中霤

七祀中之五門戶竈行中霤即勾芒等五官之神

配食者勾芒食於木祝融食於火蓐收食於金修及

玄冥食於水勾龍食於土 馬融注 通典五十一

泰厲

如周杜伯鬼有所歸乃不爲厲 王注 宋書十七 鄭周

社 晉書 禮志 十九

故祀以爲稷

稷壇在社西俱北鄉並列同營共門 任預 禮論 條

祭義 禮記 祭義 疏 二

天子籍千畝

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 五經通義 初學記 類聚

籍蹈也言親自蹈履于田而耕之 王要二十九

籍者借也天子耕千畝但三推發共三代而止借民力治之而耕之谷藏于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郊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以往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 外傳 後漢書注二 御覽五百二十七

祀乎明堂

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於廟止一獻 周書

策義 北史十

右社稷而左宗廟

文家右社稷左宗廟何文家擬地而王地道長久得事宗廟以有社稷故右之也質家左社稷右宗廟社皆有壇者飾也 五經通義 御覽五百二十二

祭統

出田邑

月令所記非一王之制凡稱古者無遠近之限未知夏封諸侯何代之典秋祭出邑夏乎殷乎而王肅月令以非祭統鄭宗祭統而疑月令無乃俱未通識莫若遍以三代說兩氏而不俱一也 東 五

居

時雨

雨者輔時生養均遍故謂之雨 禮記 宋本 貫十

山川出雲

雲者運氣布恩普也 同 藝文類聚一

劝記

復堂上觀乎室

祭祀之時在堂上者觀望在室之人以取法 後漢

宋 日 五十九

不下漁色

漁色謂漁人取魚中網者皆取之譬如取美色中意者皆取之若漁人求魚故云漁色 ……外取不得下向國中取卿大夫士之女

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

問不問其疾所委曲若問其委曲嫌似媚故

不丁學但問增損而已

恐事之違也

謂恐此女人於昏事乖違 五十九

膚

辭能知味也

張華辨鮓師曠知薪符朗為青州刺史善能知味

負鉄何後半露食焉知其黑白 夫名異習 校宋六十

追王大王王季

太王王季之父也美大故號之王季文王之父也

太王實始翦商王季緩和文王懷保王業所興故

追王也三世亦同尊其號 並注 通典七十二

所以序昭穆也

宗有昭穆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

亂也 經說 山堂考索前集二十九

或生而知之

生而知之者上也問曰孰生而知之乎答曰聖人

二儀既判懸象列躔八風有序四氣錯御覽日月

而運陰陽之數消摇八節俯仰玄黃彌綸天地之

體窮竟有生之機體天爲師用醒巳心故曰生知

不亦審乎 初學記 五經鉤沉十七

昭昭之多

昭昭狹小之貌 校宋六十

一卷石之多

卷音權李軌音 釋文十四 苦遠切 影宋本 並皇音集韻五

貨財殖焉

注誤字 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 校宋注誤 本注六十

純亦不已

注誤字 此一節明至誠不已則能從微至著從小至

經禮三百

文 宋本闕 周禮有三百六十官

威儀三千

文 宋本闕 即儀禮行事之威儀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文 宋本闕 古語先有其文今夫子既言三百三千待其

賢人始行故引古語證之苟誠也不非也苟誠非

至德之人則聖人至極之道不可成也俗本不作

非也 並校宋十

故君子尊德性

文 宋本闕 此一經明君子欲行聖人之道當須勤學而

經明聖人性之至誠此經明賢人學而至誠也

尊敬此聖人道德之性自然至誠也 校宋六十一

表記

先王諡以尊名

有德則諡善無德則諡惡故雖君臣可同 五經通義

諡者死後之稱累生時之行而諡之生

有善行死有善諡所以勸善戒惡也諡之言列其

所行身雖死名常存故謂諡也 同 藝文類聚四十

緇衣

公孫尼子所作 釋文十四

宗室則免爾杖矣
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若世子生則杖故曾子問云子莪杖成子禮是也 疏篇 杜宋本 五十二

服問

如外宗之爲君也

外宗外女之嫁於卿大夫者也爲君服周 王注 通典 八十一

閒傳

期而小祥

小祥中衣黃爲裏縓爲領袖緣縓者紅之多黃者也 書與喪服變除 祥者吉也故衰裳無負版及心前衰 書鈔

要絰不除

去首絰 同

又期而大祥

二十五月大祥祭主人夕爲期朝服縞冠既祭而受以布深衣十五升外無哭者謂哀至人即位而哭也 並通典 喪服變除集 八十七

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

凡言有事其縷者先加灰錫治其麻縷爲布而不治 御覽五百四十七

以析若熱毋去其皮
分大七分或言去其皮節 校首後注 六十五 竹注疏本 或以頭毋無節 注疏本注 五十八 校脫字 此亦正篇之後記者之言也 校宋 十五

儒行

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 校宋 六十六

儒有席上之珍以待聘

席猶鋪陳也鋪陳往古堯舜之善道以待見聘也大問曰聘 校宋注疏本 六十六

大學

明堂靈臺辟雍大學同實異名 盧注 通志 百六十

學制有二一云制與明堂同體五室堂在一壇之上四方堂則以其方名學中央堂謂之大學二云凡三學之法有四郊及國中在東郊曰東學並方名之在國中謂之大學 崔靈恩 通典 五十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

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者是夫子之辭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是記者釋夫子無訟之事然能使無訟則是異於人也而云君猶

謂聽之時備兩造吾聽與人無殊故云

人也但用意精誠求其情偽所以使無訟也

此謂知本

疏 意為行本既精誠其意是曉知其本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

注 謂觀射父昭奚恤也

疏 知有觀射父昭奚恤者案戰國策云楚王築壇昭奚恤等立於壇上楚王指之謂秦使曰此寡人之寶故知有昭奚恤等也謂賢為寶者案史記

卷六十四　二

云 引之者證為君長能保愛善人為寶也

若有一个臣斷斷兮

疏 此秦穆公誓辭云羣臣若有一耿介之臣斷斷然誠實專一謹慤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為猗言有一介之臣其心斷斷猗猗然專一

孟獻子曰

疏 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於積財若務於積財即是小人之行非君上之道

不畜聚斂之臣

疏 言卿大夫之家不畜聚斂之臣使賦稅什一之外徵求采邑之物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是也

二月底沐

小祥祭則樞稍自節 書 通典 十七 入

卷六十四

[seal]

春秋　　　　吳郡

序 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二 書稱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
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舉全數而言故曰
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行一度而月日行
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有奇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
以考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
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
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得其精微以
合天道事敘而不愆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
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然陰陽之運隨動
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故仲尼丘明每於朔閏
發文蓋矯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
食得朔而史闕其日單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
闕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
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
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周之六月夏之四
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
六月故傳云非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

之於是乎有用幣於社伐鼓於朝此非用幣伐鼓
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
復發傳曰非禮明前傳欲以審正陽之月後傳發
例欲以明諸侯之禮也此乃聖賢之微旨先儒所
未喻也昭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
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指鹿爲馬故傳曰不君
君且因以明此月爲得天正也劉子駿造三統曆
以修春秋春秋日食有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
唯得一食曆術比諸家既最疏又六千餘歲輒益一
日凡歲當累日爲次而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
者班固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直不知曆也古
以來諸論春秋者多違謬或造家術或用黃帝
以來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諧合日食於朔
此乃天驗經傳又書其朔日可謂得天而劉賈諸
儒說皆以爲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人明文其蔽
在於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
曆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
辰各運其舍皆動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
可得而限累日爲月以新故相序不得不有毫毛
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頻月而食者曠年
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恆數故曆無不有差失
也始失於毫毛而尚未可覺積而成多以失弦望

朔晦則不得不改憲以從之書所謂欽若昊天厯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厯明時言當順天以求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此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厯變易多矣雖數術絶滅還尋經傳微旨大槩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學者固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考晦朔也以推時驗而皆不然各據其學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迹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厯論之後至咸寧中善算李修夏顯依論體為術名乾度厯表上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强弱强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盡術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泰始厯參校古今記注乾度厯殊勝今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厯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也今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及失閏行考日辰朔晦以相發明為經傳長厯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厯也學者覽焉杜氏長厯注傳晉書如屬官有司人私志之官别兆詢人序六經惜乎微言久絶通儒不作遺文所存三傳而已傳已互失經指註又不盡傳意春秋之義幾乎泯滅唯聖作則譬如泉源苟涉其流無不善利在人賢者得

其深者其次得其淺者若文義隱密是虛設大訓誰能通之故春秋之文簡易如天地焉其理著明如日月焉但先儒各守一傳不肯相通互相彈射仇讎不若詭辭迂說附會本學鱗雜米聚難見易滯益令後人不識宗本因注迷經因疏迷注黨於所習其俗若此老氏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信矣故知三傳分流其源則同擇善而從且過半矣歸乎允當亦何常師今公羊穀梁二傳殆絶習左氏者皆遺經存傳談其事迹翫其文彩如覽史籍不復知有春秋微旨嗚呼買櫝還珠豈足怪哉予輒考覈三傳舍短取長又集前賢注釋亦以愚意裨補闕漏商榷得失研覈大義庶以治尼父之志與我可見雖殆同異以俟君子謂之春秋集傳集注又撮其綱目撰為統例三卷以輔集傳通經意焉所以芟除荆棘平易道路令趣孔門之士方軌康衢免涉於險難也以上啖氏集傳集注序淳集傳

解春秋者國史所記人君動作之事左史所記為春秋右史所記為尚書鄭玄六藝論春秋者救時之弊革禮之薄何以明之前志曰夏政忠忠之弊野殷人承之以敬敬之弊鬼周人承之以文文之弊僿救僿莫若以忠復當從夏政夫文者忠之末也設教於本其弊猶末設教於末弊將若

何武王周公承殷之弊不得已而用之周公既沒
莫知改作故其頹弊甚於二代以至東周王綱廢
絕人倫大壞夫子傳之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不勝其弊又曰後代雖有作者虞帝不可
及已蓋言唐虞淳化難行於季末夏之忠道當變
而致焉是故春秋以權輔正以誠斷禮正以忠道
原情爲本不拘浮名不尚狷介從宜救亂因時黜
陟或貴非禮勿動或貴貞而不諒進退抑揚去華
居實故曰救周之弊革禮之薄也古人何殷變夏
周變殷春秋變周又言三王之道如循環太史公
亦曰聞諸董生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公羊亦言

經流十五　五

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是知春秋參用二帝三
王之法以夏爲本不全守周典禮必然矣 啖集傳
春秋因史制經以明王道其指大要二端而已
興常典也著權制也故凡郊廟喪紀朝聘蒐狩婚
取皆違禮則譏之是興常典也非常之事典禮所
不及則裁之聖心以定褒貶所以窮精理也精理
者非權無以及之故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
立未可與權是以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 趙匡 [illegible]
傳例 纂集 一
三傳
先儒以春秋之有三傳若天之有三光 劉敞 [illegible] 傳

[illegible]
左傳
序 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
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 賀道養春秋序注 宋本 疏一
舊史遺文
附正疑 訛字 舊史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 董本 宋 一
此蓋春秋新意
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 劉寔春秋序注 宋本 疏一
附西周之美可尋
附錯疑 闕文 成王雖新至洛邑還歸鎬京及對工成於
西周平王東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爲

經流十五　六

西周 宋本 一
隱公
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 張預釋例引呂氏春秋集解 一 幽
厲雖衰雅未爲風逮平王之東人習餘化苟有善
惡當以周法正之故斷自平王之季以隱公爲始
所以拯薄勉善救周之弊革禮之失 [illegible] 春秋注
白孔六帖 例八十八
傳以聲子
聲子之謚非禮也 服虔注 通典 百四
爲魯夫人
有文在手爲魯婦不得若此 [illegible] 一

見以隱公立而奉之

隱公攝立爲君奉桓爲太子 春秋傳隱

立桓爲太子奉以爲君 正

字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 本注二

元年 經春王正月

公羊以爲隱公爲受命王黜周爲二王後爲不言

即位不顧其不顧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

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名而言順

也如此何以笑子路率爾何以爲忠信何以爲事

上何以誨人何以爲法何以全身 春秋所以重一統者因 九州同其貫

正王道之大統也自以月次正正次王王次春春

次年年次元斯五者編年紀事之例何也故書王

以統之在乎尊天子畢諸侯正其黜而勸懲作一

王法爲萬代規俾其禮樂征伐下專於諸侯也故

用隱之元從乎之春春乎之正得不書于王歟苟

曰周書始命之王則二年復書何王必不然也乎

王明矣斯公羊之短左氏穀梁

公及邾儀父

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目字 杜例

儀父亦名也

父爲名

鄭伯

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 杜預 春秋世族譜 宋本 周厲王母弟桓公友之後 周 厲王 幽王無道友徙其人於號鄶之間遂

有其地

克段於鄢

若云鄭段出奔則鄭伯但有逐弟之名而無殺弟

之志

縣氏縣內南至十一年乃屬周左氏曰王取鄔劉

蔿邘之田於鄭是也傳寫誤爲鄢字杜注云今

以有

以陵

注

新鄭各自爲縣 二 宋本

大王

畿內稱王諸夏稱天下 買逵 春秋三家經訓詁

考證惠公仲子之賵

仲子惠公之母 穀梁傳 隱公 惠公仲子聖爵也

盧仝春秋摘微 文獻通考 百八十二

傳不書即位

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即位仲尼修之乃有所不書

穀梁春秋二 隸釋字例 宋本 疏一 恩深不忍則傳經

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 劉敞 貢 說 書

宋本 疏二

劉

鄭地 京相璠春秋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二

謂京

京鄭都邑 貢 史記 四十二

過百雉

百雉為長三百丈方五百步 古春秋左氏說 宋本 穀梁 王肅

雉長三丈 馬融 春秋三家 同 異

韓詩說五堵為雉 左氏說三堵為

禮記 五十九 注 疏 宋本 疏二

雉一雉之墻長三丈 五經異義 宋本 疏二 古周禮說

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

雉侯伯之城高三雉隅高五雉都城之城高皆如

子男之城高 周禮 周 十一 疏 或云周亦九里城則公

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 駁五經異義 上 同 天子

之城高九仞公侯七仞伯五仞子男三仞 五經異

義 初學記 二十 四

出奔共

共國名 貢 逵

於城潁

鄭城 同 上 史記注 四十二

不及黃泉

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黃泉 服虔 文選注 二十八

為潁谷封人

潁谷鄭地 貢 逵 史記注 四十二

士踰月

士踰二月而葬今左氏云踰月於義左氏為短

下 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

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故士大夫(也)

其實不同 鄭衆 宋本 禮記 疏 十一

改葬惠公

改備禮也 賈 逵

公弗臨

諸侯君之事公弗臨者無恩禮曰改葬緦也 同

葬故有闕

言是以禮闕故 同 上 御覽 五百五十三

二經皆人入向

莒內曰入 同 上 春秋 疏 例

鄭人伐衛

聲罪致討曰伐（同上張洽春秋本義一）

三年 經宋公和卒

凡諸侯同盟名於載書朝會名於要約聘告名於簡牘故於卒赴可知而紀也非此則否不得慎也（啖趙集傳纂例二）

盟於石門

石門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西南六十里有故石門去水二百步（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水經注八）

傳爲平王卿士

卿士之有事者六卿也（賈逵）

王子狐

周平王之子（同）

取溫之麥

溫周地名蘇氏邑也（同上御覽百八十）

潢汙

不流謂之汙（服虔文選注四十五）

得臣之妹

得臣齊世子名居東宮（同上詩疏三之二）

石碏

衛上卿（賈逵史記注二十七）

四年 經遇於清

今濟北東阿東北四十里有故清亭即春秋所謂清者也（土地名水經注八）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衛使宋爲主使大夫將故敘衛於陳蔡下（服虔詩疏二之一）

於濮

濮陳地（賈逵史記索隱十服虔史記注二十七）

傳將修先君之怨於鄭

隱二年鄭人伐衛是也（同）

以除君害

公子馮將爲君之害（同上詩疏二之一）

阻兵

（阻曰文）阻恃也（宋本三）

以賦

賦兵也以田賦出兵故謂之賦（服虔詩疏二之一）

使右宰醜

右宰醜衛大夫（同史記注三十七）

五年 經於棠

棠魯地陳魚而觀之（賈逵史記注三十三）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魯宋之界上也（杜例二集解）

衛師入郕

東郡廩丘縣南三十里有故郕都（土地名水經注二十四）

考仲子之宮

考宮成室之名 穀梁傳 成公十

傳天子用八

天子八八 服注

諸侯用六

諸侯六八 同

大夫四

大夫四八 同

士二

士二八 同 董 宋書 十九

而行八風

按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弦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鐘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 疏 又周禮 宋本 疏二

叔父

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 服注 詳禮記九之

十年 紀滕侯卒

滕國春秋後七世為齊所滅 滕自叔繡以下至公宣二十一世

今濟陰句陽縣小城陽東有[illegible]亭故城 土地名 本疏注 二十四

傳 近許之田

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因始名為許 疏 觀杜 本

傳先配而後祖

國祖道之祭應先為祖道然後配合今乃先為配合而後乃為祖道之祭 鄭玄注 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昏故譏鄭公子忽先為配匹乃見祖廟 賈逵 服虔 並參 宋本

因生以賜姓

炎帝姓姜太皞之所賜也黃帝姓姬炎帝之所賜也故堯賜伯夷姓曰姜賜禹姓曰姒賜契姓曰子賜稷姓曰姬著在書傳 疏 五經異義 通鑑 百 十七

十年 鄑於防

防 在琅邪華縣東南 宋本注 注四

諸侯以字

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為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 庶公子則以配氏為字若公族展氏臧氏是也 服

十一年

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王制正義…）本大

四廣

公薨

周公歸政就臣位乃死何得記崩旣又言死於君位不稱薨云何（史記魯世家索隱…十一）

傳爭長

先登授王（儀禮注疏十）

周之宗盟

宗盟尊盟（史記…注八）同宗之盟（服虔）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主）同宗之盟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

異姓爲後

若王官之伯主盟則異姓爲後其餘則否也（杜例）

於郲

今榮陽京縣東…十里有故郲城（土地名）

向

或云河內軹西有地名向上無（杜例…）河內軹西有向而無城疑爲蘇忿生地（…名）

隤

河內修武縣北有故隤城…中今也…之…

方四百步…高八丈際陂北溜水一十五里俗所謂斷正也方二百步西一十里又有一正際山世謂之勅正形共相類疑即古攢茅也（同上大傳注九）

使營菟裘

菟裘魯邑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服虔）

神巫

祭名也（賈注）

館於寪氏

館舍也寪氏魯大夫（服虔）（史記注三十三）

桓公

二年傳宋華父督

戴公之孫（服虔）

目逆

目者極視精不轉也（同上史記注三十八）

美而豔

古者大夫皆乘車其妻因當乘之不可在路而目其貌蓋以美目孔父嘉形於色故說以爲女色之色也（史記集解…春秋…）

經取郜大鼎於宋

郜鼎之名猶…之類（集解）

宋戰

二戰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禾三戰取邾田四戰

鄭伐宋入其郛五戰伐鄭圍長葛六戰邾取□□

伐宋七戰宋伐于管八戰宋衞入鄭九戰伐

戴十戰戴入宋十一戰鄭伯以虢師大敗宋□□

二月注 十八

小大有明

大□□謂之清廟 詩疏十九之

大宗

一名也如今□□高中矣尊卑但取之其朱飾有

甚饑處 注疏 穀梁 書二十九

祭儀

結括草以爲席 同 不緣也 王肅 漢史記注 二十一

鞶厲

鞶大帶 杜氏 宋本 左傳疏 三十八

瑒鸞和鈴

□在旗□在衡 同 史記注 一十二

□□□

□□日月星辰旗九旒之總名 周禮

邊九□於緜邑

今河南有偶中觀 同 晉書 十五

晉大夫 史記注 二十九

十有隸子弟

□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 □不足以及宗是其

有隸子弟也 顧 清 十一

使經庭之田

經庭與南鄙邑名 同 史記注 二十九

轅公子翬如齊逆女

公子翬公子遂叔孫僑如爲君逆夫人皆以非卿

皆翬逐公子何□禮不可也 啖 集傳 纂例 二

傳韓萬

田氏祖叔之子莊伯弟 同 史記注 二十九 晉爲大夫

以韓爲氏 詩疏十八之四

經公狩於郎

四時之田其事各殊其名亦異春以閱武擇材故以蒐爲稱夏以爲苗除害故以苗爲名秋則順天時以殺物故以獮爲義冬則狩禽獻以習戰故以狩爲目以爲微事不書則大事不立故每慎於微而王德全矣 趙 集傳 纂例 二

傳書時禮也

以時合禮知地非禮也 宋本

經春正月甲戌

甲戌下當記陳佗作亂之事今簡脫之 趙 集傳 纂例

齊侯鄭伯如紀

自此適彼曰如 通例本義 四

蔡人衛人陳人

言人者時陳亂無君則三國皆大夫也故稱人 疏 詩疏三之三

大雩

言大雩者別於山川之雩 賈逵 穀梁疏 雩夏祭大名也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 服虔注 續漢書禮儀志

傳旝動而鼓

旝發石車也 賈逵 宋本御覽三百三十七

啟蟄而郊

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雨也 服注 續漢書 書正義 禮記疏十八

魯祭天以孟月祭宗廟以仲月 月令 宋本

龍見而雩

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 月注 續漢書五

六年 經大閱

簡車馬於廟也 賈注 公羊疏

子同生

桓公太子者皆同宮生 注 宋本禮記 莊公生

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 春秋長歷 通典一百五

傳使隨

隨姬姓 賈注 史記注 四十

援以太牢

援者子初生援見於父 服虔 御覽百四十六

公問名於申繻

申繻魯大夫 賈逵 史記注 三十三

宋以武公廢司空

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 服注 宋本禮記疏 十四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桓公下

七年 傳名穀之也

傳曰要結外援好事鄰國以衛社稷又云服於有禮社稷之衛穀鄧在南鄙爲楚所偪以遠慕難逆朝惡人卒至滅亡故書名以賤之世駁論先儒自謂一準丘明之傳今解經之語傳本無一文杜何所準馮知其僞經傳又稱言之辭附而名無明文穀鄧解經何以書名此杜義不通衛集虛聚社氏六秋春本世七

八年 經春正月己卯烝

宗周禮四時之祭皆用四仲之月此正月則夏之仲冬何爲不得烝而云過時也又傳無過時之文明知爲爲再烝而瀆也春秋釋例何氏社前所

凡祭祀各有其時苟得其時則因之常禮同之常禮則不書之於冊也夫所書者或志其過時或刺其失禮皆非徒然故啟蟄則郊之時也龍見則雩之時也始殺則嘗之時也閉蟄則烝之時也周之建子爲歲首夏以建寅爲歲首夫啟蟄者則夏之春周之夏也龍見者則夏之夏周之秋也始殺者則夏之秋周之冬也閉蟄者則夏之冬周之春也

春秋用周正以建子爲歲首也正月是周之夏閉蟄向冬得其時矣既得其時則是周之常禮其何以書之書之者爲五月復烝也五月周之夏一則失其時二則失其禮正月烝正也五月烝非正也書其正以譏其不正左氏謂非烝時何休公羊說之過也穀梁謂冬事春興過矣折衷山堂考索

逆王后於紀

先儒爭此義鄭康成據毛詩義以文王親迎爲證據文王乃非天子不可爲證考之大體固無自道之道問曰夫子對哀公云爲天地社稷宗廟之主非謂天子乎答曰否有郊天祀地之禮故云爾何得言天子之禮乎杜集傳二辨例

九年 經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祖公子莊公射姑廣韻四百十六

傳賓之以上卿禮也

曹伯有故使其太子攝而朝曲禮曰諸侯之嗣子攝其君則以下天子則以皮帛繼子男諸侯之上卿之禮也上卿出入三積食三牢一享一食宴之也同

初獻

初獻酒如燕爵同

樂奏

樂奏人上堂也（同）

而歎

太子歎而哀樂也（同）

施父

鄭大夫（同上）

十一年　經宋人執鄭祭仲

公羊祭仲之權是也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賈逵長義　公羊疏五）　執大夫例稱人（同[illegible]）

鄭忽出奔衛

忽太子也兄也正也突公子也弟也非正也忽[illegible]立則祭仲之君以君臣之義無則扶之危則持之力不足則死之又知突在宋非倉卒所能為宋所[illegible]其無謀甚矣往而被執不能死節歸立厲公（本疏）（並本義五）

傳君多內寵

言庶子有寵者多（服虔）

宋雍氏

雍氏黃帝之孫姞姓之後為宋大夫（賈逵）

有寵於宋莊公

為宋正卿故曰有寵（服虔　並史記四十二注）

十四年　經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賈逵[illegible]）

十五年　經[illegible]人於櫟

櫟鄭大都（服虔　史記注四[illegible]）

傳雍糾

鄭大夫（賈逵　史記注四十二）

殺檀伯

檀伯鄭守櫟大夫（服虔　水經注二十二）

十六年　傳構急子

構會其過惡（同）

使盜待諸莘

莘衛東地（[illegible]）

十七年　傳[illegible]

[illegible]卒而不[illegible]朔則書[illegible]不書日若[illegible]而不[illegible]書則書月不書時若[illegible]朔[illegible]則[illegible]月日（[illegible]）

諸蔡桓侯

桓卒而季歸無臣子之辭也蔡侯無子以弟承立蔡臣無廢王祀稷不乏祀故傳稱蔡人嘉之（[illegible]）所也祀伯稱子傳爲三發葉侯[illegible]傳[illegible]皆[illegible]試從有隔文（[illegible]）王[illegible]之[illegible]書曰蔡侯[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稱入[illegible]（[illegible]）

蔡季自陳歸於蔡

蔡季蓋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者或以叛或奪正或本非當立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陸淳集傳纂例）

傳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

日官日御典歷數者也（服注）

居鄭

是居鄭者使鄭居之以主之重歷數也（同上賈注）

二十

十八年

傳逆諸

傳經曰通（服虔注 之二）

歸於首止

首止近衞之地（史記注 四十二）

逆鄭子

鄭子昭公弟子儀也（同上詩譜 之四）

而立王子克

莊王弟子儀（賈逵）

辛伯

周大夫（同上史記注）

莊公

夫人孫於齊

桓公之薨至是年二月朞而小祥公憂思少殺念

及於母以其罪重不可以反之故自孫於齊耳其實先在於齊本不歸也（賈逵）（服虔）蓋魯桓公之喪自齊來（服虔 之二）

單伯送王姬

天子嫁女秦漢以來使三公主之故呼公主也（李[illegible]）

築王姬之館

是人修舊惟益其禮法得其宜則書以達之非其宜則書以刺之有循常而書者有變文而書者有常而書如戰伐災異之類是也變文而書如君氏[illegible]大夫其處之[illegible]是也循常而書者史掌之常文也變文而書者聖人之新意[illegible]公則禮得其宜聖人變文示其法也何天子之女下嫁於諸侯則同姓諸侯之主而天子使之主王於子齊以[illegible]公與齊襄有不同天之讎[illegible]公方在諒闇不宜行吉禮[illegible]以辟之[illegible]之尊大義離即遽築館於外上不失尊周之[illegible]不失敵齊之禮下不失居喪之節左氏穀梁得其旨公羊之說非也（山堂考索前集 十二）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左氏公羊穀梁說王使榮叔錫魯桓公命追錫死者非錫也死者功可追而錫如有罪又可追而刑

明五經異義 十二 七

齊師遷紀郱鄑郚

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遷不云取 穀梁 莊元年 宋本 疏八

傳文姜出故也

文姜通於兄齊襄與殺公而不反父殺母出順乎

深鈔 服注

絕不爲親

夫人有與殺桓之罪絕不爲親得尊父之義善莊

公思大義絕有罪故曰禮也 劉 五十八 王書

紀侯大去其國

失國而日夫但去紀侯賢而齊所滅故力不足而不書之而不日出奔紀

惡齊也不書滅不絕其祀也 穀梁傳 下 穀音

傳除道梁溠

溠側嫁翻 音 賁 齊 公 齊 十五 釋文

於漢汭

漢出武都沮縣經襄陽至江夏安陸縣入江 杜例

義詩 紀二

經齊人來歸衛俘

服虔 寶或作保字與俘相似 宋本 八

經築臺于郎

爲夸而有衆如雨之名自漢已來史籍有詩曰

有女如雲李陵曰謀臣如雨皆言多爾三傳不達

此理故悉穿鑿 飲集傳 辨疑 三 本義 六

傳使連稱管至父

皆齊大夫 賈逵 史記注 一二

戍葵丘

齊西五十里有葵丘地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六

瓜時

七月 服虔

及瓜

謂後年瓜時 同

在公宮

爲妾在宮 同

使間公

候公之間隙 王肅

齊侯游於姑棼

姑棼齊地 賈逵 史記注 十二

遂田於貝丘

貝丘在博昌 土地名 水經注 五

公子彭生也

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爲豕也 服虔 史記注 三

立而啼

嗁呼也 同上 宋本文選注四

管夷吾

管仲穆王後 杜例 路史後紀 十九下

虜於蘧廉

遂伐梁且大夫 同上 史記注 一十二

九年 經戰於乾時

今樂安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濟其上源出盤陽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四

注 不稱公戰公敗諱之

敗績義在桓十年來戰論中明矣第評諱及而已

凡公自伐曰公伐某國如莊九年公伐齊納子糾迎大夫伐則曰某伐某國如隱二年無駭帥師入極與謀伐公不與謀則曰會某師伐某國如莊十六年公會宋曹伐鄭公與謀則曰公及某師伐某國如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戰敗績則曰及如傳二十二年及邾人戰於升陘[illegible]不列於春秋亦第曰及如十七年及齊師戰於奚此著及者是敗績諱之明矣杜得其旨 [illegible] 十二

浚洙

洙水在魯城北浚深之爲齊備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五

傳於生竇

生竇魯地何竇 通 史記索隱 四十

及堂阜

魯北境 同

治於高傒

齊正卿高敬仲也 同 五史記注 二十二

公使[illegible]

問[illegible] 同

射南宮長萬

南宮氏萬名宋卿 同

[illegible]宋[illegible]

[illegible]卿也 同

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

蕭亳宋邑 路史 國名紀 二十

薄城中有湯冢其西[illegible]亳也 杜例 [illegible] 亳在梁國蒙縣北

使婦人飲之酒

宋萬多力而不可執故先使婦人誘而飲之酒醉而縛之 [illegible]

背醢之

醢 醬同 史記注 二十八

[illegible]人浚洙

陂在蛇丘東北十里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四

冬公會齊侯盟

公穀以短盟不書日謂齊桓公信著於諸侯桓盟皆不日說其微旨殊不然春秋書內事或書日或繫月或繫時內事書日如[illegible]大夫要盟內事繫月如書蔡[illegible]是也內事繫時[illegible]土功是也外事第從赴告而已盟會外事也以日則不日斯桓之盟不日者不赴以日也[illegible]桓盟不日桓方伯之[illegible]亦有書日[illegible]之後復有不書日者方伯之[illegible]日則莊二十一年防之盟二十三年扈之盟僖元年落姑之盟僖元年葵丘之盟是也自[illegible]之後不書日則僖二十八年溫之盟二十九年翟泉之盟文二年垂隴之盟宣七年黑壤之盟成十八年虛朾之盟是也蓋與大者以明之則知盟會不以月為例定矣斯左氏得其實公穀皆誤 折衷 [illegible]

十年 四 傳及大陵

潁川臨潁縣東北二十五里有故臣陵亭古大陵也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二

十六年 經會齊侯

左氏穀梁無公字闕文也 折衷

十七年 經鄭詹自齊逃來

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竊去者也 通例 [illegible]

十八年 經於濟西

濟水自鉅野至濟北 土地名 水經 [illegible]

傳有蜮為災也

短狐南方盛暑所生其狀如鼈古無今有含沙射入人皮中其瘡如疥徧身濩濩蜮蜮故曰災 [illegible]

二十年 傳樂及徧舞

徧舞皆舞六代之樂 賈逵注 [illegible]

二十二年 經肆大眚

肆放也 [illegible]

及齊高傒盟於防

[illegible]高傒罪之也此言凡公與大夫盟何稱某人[illegible]非其罪也齊桓霸主强使與公盟故特書之以示譏 趙氏集傳 [illegible]

公如齊納幣

凡婚姻合禮者皆不書 [illegible] 纂例

傳羈旅之臣

羈寄旅客也 賈逵 [illegible]

[illegible]車乘

[illegible]

使為工正

掌百工 [illegible]

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 成疏 當宣十之一

有嬀之後

舜居西城水曰嬀內類亦稱例 御覽百六十八

五世其昌並於正卿

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 疏上

莫之與京

京大也 司疏

遇觀之否

坤下巽上觀坤下乾上否 同上 史記注三十六 觀爻在

六四變而之否 同上 易疏

在其子孫

故曰或取爻象或取互體 宋本 九

成子得政

君子之人當記其忠之善者 列女傳 義政 宋本 其九

士蔿

晉大夫 國語 史記注 三十九

二十四年 晉大夫宗婦覿

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周禮之二 詩疏九

二十五年 經伯姬歸於杞

凡內女歸嫁爲夫人則書但云歸而不云逆者知

自來逆常事不書 史集傳 纂例

公子友如陳

庶弟不得稱弟而母弟得稱公子秦伯之弟鍼適

晉女叔齊曰秦公子必歸 杜例 宋本 政九

傳嘉之故不名

凡升絀之體唯在爵氏名字而已朝聘之使苟循

常禮皆升絀名氏如衛侯使寗俞來聘苟有可嘉

字以褒之如齊仲孫來雖天子之使苟可嘉亦褒

之可知亦無所嘉可知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故字之之等

咺歸賵貶名之左謂紀陳好嘉之得其旨 杜 表

非常也

凡天災異多矣大則日月之眚小則水旱之災夫

陽正之月陰氣未作不宜侵陽苟月掩日則臣掩

君之象是以伐鼓用幣正陽既過則一陰生爲災

輕也故日食不伐鼓用幣矣復有之正也如水旱

之災則陰之常不繫於君臣逆順故但書之異也

火而已所伐鼓用幣者皆非常也左得其旨

蔡邕獨斷 卷十二

鼓用牲於社

天子之國有泰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

上方黃故將封於東方者取青土封於南方者取赤

土封於西方者取白土封於北方者取黑土各取其方

土苴以白茅以爲社 於天子者 此之

[illegible]其道一焉

[illegible]

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

[illegible]則正矣

[illegible]身

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illegible]

日慎一日必須敬慎也

故[illegible]教溢乎四海

[illegible]天下傾心思慕向舊臣室不罪咸以爲表

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illegible]溢

言[illegible]大國行仁天下莫敢[illegible]

[illegible]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illegible]之謂也

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其

於天畏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

此之謂也

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暇使就其君三

年之艾[illegible]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

戒也

[illegible]

言[illegible]仁[illegible]自暴棄之道也

[illegible]齊人降鄣

鄣紀遺邑[illegible]

[illegible]十經公薨於路寢

君必終於正寢以就公卿也大位奸之竟也危宗

邪之祠也若薨於隱是使小人女子得行其志也

[illegible]

傳臨黨氏

黨氏曾大夫任姓[illegible]

見孟任

黨氏女[illegible]

[illegible]盟公

割其臂以與公盟[illegible]

圉人犖

圉人掌養馬者犖其名也[illegible]

能投蓋於稷門

能投千鈞之重過門之上也[illegible]

厩之

[illegible]鳥一名還日鳥[illegible]

成季奔陳

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illegible]

[illegible]

閔公

年 經□□□□

存鄭國之美者莫過於仲孫蔑乎 陸贄奏狀 七

傳以滅耿滅霍滅魏

三國皆姬姓 服虔 史記注 三十九 魏在晉之河坂 同

志十二

分之都城

邑有先君之主曰都 同

而位以卿

以卿卜筮 賈逵

先為之極

言其祿位極盡於此 服虔

為吳大伯

大伯知天命在王季奔吳不反 王肅

猶有令名與其及也

雖去猶可有令名何與其坐而及禍 同

卜偃

晉掌卜大夫郭偃 賈逵

萬盈數也魏大名也

數從一至萬為滿魏喻巍巍高大也 服虔

天啟之矣

以魏賞畢萬是為天開其福 同

遇屯之比

震下坎上屯坤下坎上比屯初九變之比 賈逵

辛廖

晉大夫 同 史記注 十九

二年 經吉禘於莊公

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 同

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立始祖 宋版六本 疏廿八

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配之於始祖之廟而

以始祖配之也 趙匡 十二

傳 于於淵汭

水曲流為汭也 服虔 水經注 十九 汭入也 王肅 通鑑音注 六十九

奪卜齮田

卜齮魯大夫 賈逵

於武闈

宮中門謂之闈 同

閒於兩社

兩社周社亳社也兩社之間朝廷執政之臣所在 同 十二 史記注 宋世家 宗廟社稷在雉門之外分左

右廟也 宋本 十

鶴有乘軒者

車有藩曰軒 服虔 宋本 疏十

齊人使昭伯烝於宣姜

昭伯衛宣公之長庶伋之兄宣姜宣公夫人惠公

之母 服虔 詩疏三之一
魚斬
魚獸名 同 詩疏九之三
里克
晉卿李季 賈逵
以朝夕視君膳者也
所服飲食 服虔
有守則從
有代太子守則從 同
撫軍
從曰撫軍 同

十五

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國政上卿 賈逵 史記注二十九
君其舍之
舍之置申生勿使將兵 服虔
不對
里克不對 同 御覽百四十六
教之以軍旅
將下軍 賈逵
無懼弗得立
不得立己 服虔
公衣之偏衣

偏衣偏裻之衣偏異色駁不純裻在中左右各異
故曰偏衣 同
佩之金玦
以金為玦也 同 史記注三十九
問成李之辭
辭抽也抽出吉凶也 同 經典釋文之
衛文公大布之衣
戴公亭在於此年 同 詩疏之

卷十六
十六

春秋左傳二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僖公

元年　傳汝陽之田及費

汝陽鄆帶二邑　賈逵　史記注三十三

二年　經城楚丘

楚丘衛城　同上　史記索隱十

冬十月不雨

凡經時不雨告廟則書　穀梁傳疏五

滅下陽

下陽虢邑也在太陽東三十里城南　服虔注　水經注四

傳請以屈產之乘

產生也　服虔　公羊疏十

假道於虞以伐虢

虞在晉南虢在虞南　賈逵　史記注三十九

伐鄍三門

鄍晉別都　服虔注　詩譜疏　後漢書二十

三年　經徐人取舒

舒有五名舒庸舒龍舒鳩舒城其實一也　釋例

同六十九

傳蕩公

蕩搖也　賈逵

四年　經蔡潰

民逃其上曰潰　同上　史記注三十二

傳唯是風馬牛

風放也牝牡相誘曰風　同上　書疏二十

昔召康公

召公奭　服虔　史記注三十二

五侯九伯

五等諸侯九州之伯　賈逵注　服虔注　周禮疏十八

女實征之

太公爲王官之伯掌司馬職以九伐之法征討邦國故得征之　服虔　書疏二之二

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

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　同上　史記注三十一

舊說無棣在遼西孤竹縣　土地名　水經注九

爾貢包茅不入

包茅菁茅包匭之也以供祭祀　賈逵

昭王南征而不復

周昭王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溺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故桓公以爲辭責問楚也　服虔

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池

方城山在漢南　同上　史記注三十二

皆楚之隘塞　同上　詩疏

死王事

謂朝天子以命用師 同上

於是有以袞斂

袞斂上公九命服袞也 同 御覽五百五十六

卜之不吉筮之吉

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 唐說 原本 宋

一 盡十

大子祭於曲沃

齊姜廟所在 服虔 史記注三十九

五年 傳遂登觀臺

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

堂之中 同 疑異同 十四

狐裘蒙茸

蒙茸以言亂貌 同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三公言君二公子將敵故不知所從 同

披斬其袪

袪袂也 同 史記注三十九

會王大子鄭

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

帥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 同 御覽百四十六

輔車相依

輔上頷車也與牙相依 同 詩疏三之二

虢仲虢叔

叔同母仲異母 三傳異同說 路史後紀注九下

民不易物惟德繄物

繄發聲也言黍稷牲玉不易無德薦之則不見享

有德則言黍稷為有德用也 服注 詩疏十七之三

童謠云

五年 同 童謠志之以為鑒戒 宋注 左本 十一

均服振振

袀服黑服也 服虔 史記注十六

而修虞祀

虞所祭祀命祀也 同 史記注三十九

六年 傳使賈華

晉右行大夫 賈逵 同上

鄭所以不時城也

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造司

馬法曰產城攻其所產是也 [illegible] 宋本 十一

七年 傳子華由是得罪於鄭

鄭伯罪之也 服虔 御覽百四十六

八年 經禘於大廟用致夫人

夫人者時君之[illegible] 史疑馬至處故知因

五年 生王符設辭而以爲榮觀故楚文滅之 潛夫論

傳不毀於寢

寢謂小寢 服虔

不殯於廟

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 同上 禮記疏十二

九年 經宋子

凡諸侯在喪而出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

志宋公之淺深也 趙匡纂例

諸侯盟於葵丘

葵丘地名今鄴西葵是也 春秋古地 水經注十

耋老

七十曰耋 服虔 詩疏六之三

丕鄭

晉大夫 賈逵

故以三公子之徒

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 同上 並史記注三十九

及高梁

高梁晉地 服虔 史記注三十二

公謂公孫枝

秦大夫公孫子桑 同

十年 傳周公忌父

周卿士 賈逵

狐突適下國

晉所滅國以爲下邑 服虔

余得請於帝矣

帝天帝請罰有罪 同

敝於韓

弊敗也韓晉韓原 賈逵 並史記注三十九

自郢

郢於政切 見宋本集韵八

十二年 傳諸侯城衛楚丘之郛

闕文 不書城衛而言衛楚丘者見楚丘未有郛也

若節春秋

節時也 王肅 春秋脩享之節 王肅

陪臣敢辭

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 服虔

舅氏

舅伯舅之使 賈逵 並史記注同

十二年 傳謂管至

秦大夫 服虔 史記注三十九

門雍及絳

渡秦國都絳晉國都 賈逵 史記注

傳號身

惠公舅 服虔

不孫

孫順 同

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

二子晉大夫 同

郤桑伯

郤迎也 同 史記注 十九

火焚其旗

[illegible]諸侯[illegible]之震故火焚其旗也

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 賈逵 史記

十六年 注五 傳風也

風起於遠至宋都高而疾故鶂逢風却退 同 史記注三十八

齊有亂君將得諸侯而不終

石隕之物齊太岳之亂而五石隕宋象齊桓

而五公子作亂宋將得諸侯而治五公子之亂

退不成之象後六年霸業退也爲水所陽[illegible]

象君臣之訟鬩也 同 服虔

傳圉

圉人掌養馬臣之賤者 服虔

妾

不聘曰妾 同 史記注三十九

好內

內婦言也 同

宋華子

宋華氏之女子姓 賈逵

[illegible]人名[illegible]字 同

內內寵[illegible]吏

內寵如夫人者六人羣吏諸大夫也 服虔 史記注二十

十九年 經用之

經文上言會盟下言用之縣盟用之同於牲也

穀梁 傳 六

傳乃溝公宮

溝壍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九

二十年 經新作南門

言新有故木言作有新木 章句 十二

有故在言作有[illegible]在 同 十

同姓之國 賈逵 史記注 曰

二十二年 楚執宋公以伐宋

聯諸侯之會書之明與楚同共執之宋既服諸侯

復盟於薄以釋之則共執之義顯矣 杜預 成十二

傳須句

須朐一國 一地兩名蓋遷都須昌朐是其本 土地名 注 十八

二十二年 傳寡君之使婢子

自世婦以下自稱婢子婢子婦人之卑稱 服虔 注 十七

司馬大夫 史記注 曰

君求以殺

到襄公不度德不量力考與楚爭襄公大辱師敗矣

言宋信不知權譎之謀不足以交鄰國定遠弱也

此是幾所敗也公羊不識逆考與楚矣 成

二十二年 之十六

傳以討其不與盟於齊也

十九年諸侯盟於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

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服虔 史記注 三十二

求名之質

古者始仕必先書其名於策委死之質於君然後

為臣示必死節於君也 同 史記 集解 十八

司空季子

胥臣臼季也 同

出於五鹿

五鹿衛地 賈逵 史記注 三十九 今衛國縣西北三十

里有五鹿地 土地名 杜預

二十乘

八十匹 賈逵 史記注 二十八

姜氏殺之

恐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 服虔

其辭君三舍

司馬法從遯不過三舍三舍九十里也 賈逵 史記注

二十四年 傳入桑泉取臼衰

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南 土地名

軍於郇

郇國在解縣東郇瑕氏之墟也 服虔 解縣西北

有郇城 杜 六

朝於武宮

文公之祖武公廟 賈逵 史記注 十九

逆夫人嬴氏

繆公女 服虔 史記注 五

上下相蒙

蒙欺也 日

以綿上

綿上晉地 賈逵

且旌善人

旌表也 日 [illegible]史記注 二十九

王使伯服游孫伯

二子爲大夫 日

而不與厲公爵也

惠王以后之鞶鑑與鄭厲公而獨與虢公玉爵 服

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爾後之惡今

後自怨於王王以與衛 日 史記注 同

王二叔之不咸

二叔管蔡 鄭衆例 賈逵 夏殷之叔世 三傳異

同說 謚詩義 大之二

雍

今河內山陽西有故雍城 土地名 水經注九

畢

漢興博物洽聞著述之士前有司馬遷楊雄劉歆

後有鄭衆賈逵班固近即馬融鄭玄其所著作違

義之正者還尤多聞畧舉一兩事以言之史記不

識畢公文王之子而言與周同姓著法言不

識六十四卦云所從來尚矣 [illegible]

邘

今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邘城邘音于是也今故城

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漢武帝封李壽爲侯國土

地名 水經注九 有故邘城 [illegible]

名穆公

王卿士 服注 [illegible] 名康公十六世孫 日 [illegible]

之 日

甘昭公

有甘城在河南城西二十五里 土地名 今河

南河南縣有甘水北入洛 日 水經注 十六

及坎埳

聚東地名坎埳在河水東 日 水經注 十五

得罪於母之寵子帶 朱注 十二

二十 經納頓子於頓

[illegible] 不復言歸見納不須兩見 朱本 十二

公會衛子

明不失子道 服虔 朱校宋本 [illegible]

傳遷責帝饑於阪泉之北

阪泉地名 [illegible]

汝於陽樊

陽樊晉地陽邑名也（同上史記注三十九）樊仲山之所居

故名陽樊（同注補後漢書十九 賈徽譔晉語五）

殺之於隰城

隰城在懷縣西南（江地名）

晉於是始啟南陽

南陽晉地自朝歌以北至河爲東陽朝歌以南

至軹爲南陽（二字異同）（九經）

[illegible]江子鄭

[illegible]（[illegible]十二）

公以楚師伐齊

諸侯以皆小以大下以上非其宜也（許淑 宋本十二）

傳夔子不祀祝融與鬻熊

夔楚熊渠之孫熊摯之後夔在巫山之陽秭歸鄉

（服虔 史記注 上十）秭歸歸鄉（同 水經注三十四）鬻熊子事

（杜預 史記 後漢書注 八）

（二十七）傳作三軍

始復成國之禮半周軍也（王肅）

讓於欒枝

欒賓之孫（賈逵 史記注 三十九）

二十八年經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曷爲不言遂非因曹而伐衛與乎侵蔡而伐楚也

[illegible]（[illegible]）

戰於城濮

城濮衛地（賈逵 史記注 三十九）

盟於踐土

踐土鄭地名在河內（同）

天王狩於河陽

河陽溫也（同注 書史記 服虔 水經注五）

傳還自南河濟

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也（服虔 史記注 三十七）

於衰牛

衛地（同）

非我以[illegible]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

[illegible]有大功[illegible]欲執爲貞讒慝之口[illegible]子

出過三百乘不能入也（同）

使宛春

楚大夫（賈逵）

作王宮於踐土

既敗楚師襄王自往臨踐土賜命晉侯晉侯聞而

爲之作宮（服虔）

駟介

駟馬被甲也（同）

徒兵

步卒也 同
及王子虎
周大夫 賈逵
賜之大輅之服
大輅金輅 同
彤弓一彤矢伯玈弓矢千
彤弓赤玈弓黑也諸侯賜弓矢然後征伐 同 史記注
三十 矢千則弓十 服虔 集解 卷十 注 一
秬鬯一卣
秬黑黍鬯香酒所以降神卣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鬯 賈逵

虎賁
天子之卒曰虎賁 同
稽首
首至地 同 史記注 二十九
於王庭
王庭堤壝土者 服虔 史記索隱 注 十二
自爲瓊弁玉纓
謂馬飾 同 史記 抄本 卷十七
盟於宛濮
衛地也 土地名 水經注 八
作三行

天子六軍故謂之三行 服虔 史記 二十九
二十六
經介葛盧來
不敢受故不言朝 收 朱 界 例
傳其音云問之而信
言八律之音聽鳥獸之鳴則知其嗜欲死可知伯益明是術故堯舜使掌朕虞 賈逵 注 服虔 注 史記 三十
六
二十
傳行李之往來
本多作理謂之爲吏
瑕
今河東解縣西南五里故瑕城 土地名 水經注 六

鄭公子蘭出奔晉
鄭逐群公子故奔晉 服虔
許之
晉善蘭不忘本國故也 同
使待命於東
待命於鄭東 同 太平御覽 百 十六
襲有歌歌
君歌舊木之蒲 同
賦虎形
賦形 同
二十
經四卜郊

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祈穀於上帝
禮曰祈郊故謂之郊魯以周公之故特得以孟春
祈穀於上帝亦謂之郊 以集傳事傳

猶三望

三望分野星國中山川 禮記疏

傳曰卜郊

天子以夏正上旬之日卿卜三正下旬之日

傳穀牟

釋曰 服虔注

子曰經

習…內 有 注

葬禮以葬文公

葬禮也 服虔 史記注一十九

及葬

其城在陽邑南水北即陽邑縣故城也 土地名

河…

今河東皮氏縣東北有冀亭 今河東皮氏縣

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也 土地名

故…之郇城之下

郇城古郇國之處 服虔 詩疏

時祀於主

謂在家 同

烝嘗禘於廟

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焉 同 疏十四

文八

傳楚因之學

舉立也 賈逵

忍人也

言忍爲不義 服虔

又欲立王子職

職商臣庶弟

…

若立職子能害之 服虔 史記

經盟於垂隴

垂隴鄭地今滎陽縣東二十里有故隴城即此

也 土地名

傳不登於明堂

布政之宮故稱明堂明堂盛貌也 五經異義 書九

明堂祖廟 服虔 告朔行政謂之明堂

明堂太廟凡有八名其體

一也 凡有七名

禮也

僖公母成風主婚…之禮

一年 傳取于官及郊
皆官地不能有 服虔
封殺尸
封識之 賈逵
舉人之周也
周備也 服虔 史記注五
十四年 經夫人風氏薨
父為長子三年衆子期明妾適也女君卒繼攝
其事耳不得復立為夫人 宋本五經異義 朱藁本 推說疏大
十四
傳圍邡新城
新城秦邑新所作 服虔 史記注三十九
十五年 經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全文 建國 王歸含賵二事而已寧所又賵而不含不至
全無所譏 宋本 十四
傳怨諸
諸解 服虔 詩疏二之一
欒貞子霍伯
欒貞子欒枝也霍伯先且居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九
六年 傳以子車氏之三子
子車秦大夫氏也 服虔
殉

殺人以葬璇環其左右曰殉 同 詩疏六之四
晉人以難故
晉國數有患難 同
辰嬴嬖於二君
辰嬴懷嬴也二君懷公文公 同
班在九人
班次也 同
何震之有
震威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九
七年 傳秦康公
康公秦穆公太子嬴晉出也 服虔

[illegible]徵
徵發兵也 同
故有呂郤之難
呂甥郤芮欲焚公宮也 同
穆嬴
襄公夫人 同
將焉寘此
寘置也 同 御覽百四十六
此太子 同 史記注三十九
此子也才吾受子之賜
如子善為教誨此子使之有賢才知人君之道也
則吾受子之賜猶忠

不才吾惟子之怨

才而受賜美其教也不才怨子恐其教不至也 同 御覽五百四十八

恐其教導不至也 史記注三十九

言猶在耳

君沒未久其言猶在耳 服虔

皆患穆嬴

言諸大夫皆患穆嬴之言以君顧命之言責己也 同

且畏逼

畏逼逼穆嬴公 一云畏偪公子雍逼也 御覽百四十六

春秋左傳四

吳郡 沈十八

[seals]

文公下

八年 使解揚

晉大夫 服虔 史記注三十九

皆復之

疏引 一人不得言皆知司城官屬悉與來奔還悉皆復也 宋本 十四

徵叔仲彭生

叔仲惠伯 服虔 史記注三十三

於承筐

陳留襄邑西三十里有故承筐城 土地名 水經注二十三

伐子伐麋

麋當陽也 類聚 宋本 續通典 史記注六十五

富父終甥

魯大夫 服虔

摏其喉

摏猶衝 同

於子駒之門

子駒魯郭門名 同

以命宣伯 同 逵

賓偪叔孫得臣子僑如也得臣獲僑如以名其子使後世旌識其功 服虔

宋武公之世

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 同

齊王子成父

齊大夫 賈逵 並史記注三十二

於周首之北門

今濟北所治盧子城故齊周首邑也 土地名 水經注八

衛人獲其季弟簡如

獲與僑如同時 服虔 史記注三十二

自安於夫鍾

自安猶處也夫鍾邑名 同

國人弗徇 衛

徇順也 日 並御覽百月十六

十二年 經子叔姬卒

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 趙集傳本說十五

戰於河曲

河曲晉地 服虔 史記注五

及鄆

瑯邪姑幕縣南四十里員亭故魯鄆邑世變其字非也 土地名 水經注二十五

傳郕人立君

改立君不問天子也 服虔

太子以夫鍾與郕邽來奔

郕邽亦邑名也一曰郕邦之家寶圭太子及自而自安於夫鍾國人以爲不順故郕伯卒而更立君太子以其國寶與地夫鍾來奔也 同 並御覽百月十六

寡君敢辭玉

杜預文 初聘之時其意欲致與主國但主國謙退禮終還之 宋本十五

取羈馬

晉邑 服虔 史記注五

趙有側室曰穿

疏字 宋本十五 穿別爲邯鄲氏趙旃趙勝邯鄲午是其後也

若使輕者肆焉

肆突言使輕銳之兵往驟突晉軍 杜名注 三十 月禮疏

交綏

綏卻也 傳說 宋本十五

十三年 經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

聖人之文苟異於常則必有旨常文者史冊之舊文也異於常者筆削之微旨也斯文異於常矣凡旱之爲災多繫於夏如竟夏不雨則爲災矣故書旱之常文曰夏大旱是竟夏不雨書爲災也有旨

之方則猶然如僖三年書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是旱不竟夏書不爲災也不曰不雨爲災矣第十六月雨則不爲災可知矣斯書自十二月不雨至於七月歷四時而言之又夏在其中則爲災可知矣故不復曰大旱猶亦曰夏大雨則嫌將春冬之不雨苟備書歷四時不雨而更曰大旱則嫌文之繁斯聖人之旨書旱明矣如書冬螽嫌有螽有災不曰爲災而災可知也三家俱失其旨折衷得其旨（折衷 山堂考索續集十二）

大室屋壞

太廟太室之上屋也（服注 唐書 十九）

太室太廟之上屋也（同 後漢志七十二 通志一百六十）

傳能賤而有恥

能處賤又且知恥言不可汙辱（白獎潛 同游二）

乃使魏壽餘

魏犨之族晉之魏邑大夫（史注 同注五）

注 策馬檛

繞朝擊檛（王元規春秋音 釋文十六）

卜遷於繹

繹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爲名也（土地名 注 水經注二）

十五 賦載馳之四章

載馳鄘風許夫人閔衛滅戴公失國欲歸而唁之故作以自痛國小力不能救許人尤之歸既沒不得寧兄弟於是許人不嘉故賦二章以喻思不遠也許人尤之遂賦三章以卒章非許人不聽遂賦四章言我遂往無我有尤也（服注 詩疏三之二）

十四年 經有星孛

孛音渤（徐晏音 釋文十六）

弗克納

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趙采 春秋古）

十五年 傳史佚

周成王太史（服注 朱校宋本讀三十九）

十六年 傳襄夫人

周襄王之姊王姬也（同）

而不可

餒不肯也（同 史記注三十八）

十七年 傳鹿死不擇音

鹿得美草呦呦相呼至於困迫將死不暇復擇善音急之至也（同 宋本 五）

於郔垂

郔垂在高都南（同）河南新城縣北有郔垂亭（杜注）

[illegible]十五

秦伯罃卒

□□傳曰秦伯假三家經同異十一 公羊疏

□□使歜僕

僕御也 賈逵

襄仲

公子遂 服虔 董史記注三十一

在九刑不忘

正刑一加之以八議 賈注 服注 董周禮疏三十六

謂之八愷

愷和也 賈注

文公十八 六

謂之八元

元善也 同

使主后土

君治九土之宜 王肅

昔帝鴻氏

黃帝也 賈逵

有不才子

其苗裔讙兜也 同

少皞氏

金天氏帝號 服虔

謂之窮奇

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 同

謂之檮杌

檮杌凶頑無匹之貌謂鯀也 賈逵

縉雲氏

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 同

投諸四裔

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 同注 董史記一

以禦螭魅

螭山神獸形或曰如虎而啖虎或曰魑人面獸身而四足 賈注 服注 董周禮疏二十七 螭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 服虔注 史記

文公十八 七

遂出武穆之族

出逐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八

宣公

元年 傳尊夫人也

書曰公子公命何以加尊乎不稱公子夫人何以尊乎蓋左氏不知有一事再見者卒名之義故妄為此說 啖叢傳 入辨疑

遇於北林

北林鄭南地 服虔 今滎陽苑陵縣有故林鄉在新鄭北故曰北林也 土地名 董水經注二十二

二年 傳狂狡輅鄭人

狂狡近於古道 曾自 狂狡際欬於攷八十一

罪之體譏之義合於譏 箴旁首 並詩疏十六之二

儆戒

矢貌於茲不可進止戒就在手制之在八 嘅窮万

史本御覽三百三十九

交馬

交韁交也 賈逵 韁馬也 玉篇 並史記注三十八

於思

白頭貌 服虔 詩疏十五之三

以幣瘞

埋畫也 賈逵

八

觸熊蹯不熟

蹯熊掌其肉難熟 服虔

使鉏麑

鉏麑晉力士 賈逵 並史記注二十九

囚於首山

首山在蒲坂華山之北河曲之中 三傳異下

杏汲書十九

宦三年矣

宦宦學士也 服虔 史記注三十九 宦學也 同 朱校宋本

不告而退

不望報 同

爲法受惡

罰義刑服 同

以爲公族

公族大夫 服虔 並史記注二十九

爲餘車之族

軘車戎車之倅 同 詩疏五之二

三年

傳觀兵於周疆

觀兵陳兵於周也 同

勞楚子

以郊勞禮迎之也 同

貢金九牧

九

使九州之牧貢金 同

鑄鼎象物

象所圖物著之於鼎 賈逵 並史記注四十

螭魅罔兩

魅怪物罔兩木石之怪 服虔 同上二十七

載祀

載辭也祀年也商曰祀 賈逵 史記注四十

於郟鄏

郟山名鄏地邑也 土地名 水經注十六

燕姞

姞南燕姓 賈逵

己斷
薳呂名 同
伯嬴有疾疵 同
之疵也
以是爲而子
以是斷也爲汝子之名 王肅 孔叢子 史記注 十二
十三年 傳公子宋與子家
二子鄭卿 賈逵
子公之食指
第二指 服虔 史記注 十二月 俗所謂啑鹽指也 同
十六年

盟於清邱
濮陽縣東南有清邱同 水經注 二十二
十一年 經盟於辰陵
潁川長平有故辰亭 同 水經注 二十二
傳使封人
封人司徒之屬官 史記 名注 二十九
申叔時
楚大夫 賈逵 史記注 二十六
書有禮也
若以納亂臣爲有禮孰爲非禮 史 梁 傳 穀 九
十二年 經同盟於清丘

在今東郡濮陽縣東南三十里
傳卜臨於大宮
臨哭也 賈逵
且巷出車
陳於街巷示雖困不降必欲戰也 同
守埤者
埤城也 同 太平御覽 百八十
入自皇門
皇門鄭城門 同
鄭伯肉袒牽羊
示服爲臣隸也 同 史記注 十

孤不天
不爲天所祐 同 太平御覽 百八十
其俘諸江南
江水出汶山升遷縣岷山經南郡江夏至丹陽入海 杜預 史記 注 二
潘尫
楚大夫師叔字也 賈逵
子良
鄭公子 同 太平御覽 百八十
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
於親內選賢於舊內選賢 史記 注

注 坎變為兌是法敗

一 關 坎變為兌是為水不流水不流則為法不行 文[illegible]本 十七

分為二廣廣有一卒 服虔

左右廣各十五乘百人為卒言廣有一卒為乘也

卒偏之兩

五十人曰偏二十五人曰兩廣隊有一卒為承乘有偏偏有兩故曰卒偏之兩 同上 服虔 二十八

捽抶

捽女敎切 文選 宋本 [illegible]書 八

脫扃

扃横木校輪間 原注 宋本 文十七

十五 經宋人及楚人平

春秋襄公與楚爭伯故相攻伐至斯方已宋楚皆大國非有內外也非有升降也雖曰楚非中國自入春秋久矣凡書盟會戰伐皆與中國等公羊意謂楊以人宋而不人楚若人之則宜俱人之苟國之則宜俱國之稽其體例凡盟會戰伐君在不稱君而稱人則賤也大夫在不稱大夫而稱人亦賤也苟非戰伐盟會第書其國則一稱君一稱臣是為升絀一曰大夫一曰人亦為升絀苟非此例則

[illegible]國人不[illegible]予[illegible]之[illegible]

荊人以夷不嫌升稱號曰荊人及[illegible]

[illegible]之抑[illegible]其[illegible]

[illegible] 內 考 [illegible] 十二

稅畝

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公田十畝廬舍五畝成田一頃十五畝八家而九頃二十畝共為一井廬舍在內貴人也公田次之[illegible]公也私田在外賤私也井田之義一曰無洩地氣二曰無費一家三曰同風俗四曰合巧拙五曰通貨財因井為市交易而退故稱市井[illegible]

春秋井田記 後漢書注 七十六 文選[illegible]注[illegible]

一曰無[illegible]人[illegible]

蝝生

蝝蝗子 董仲舒 蠓蝝子 劉歆 並釋文 十七

傳 注 幸其冬生不為物害

按此類生蓋便為災如蝗而食葉也但為微蟲之蠡未息冬又生子蟲蟲為災故書 通志堂集 傳 卷 [illegible]

傳伯宗

高大夫 賈逵 史記注 二十九

府下

猶處仰也 失名注

合也坊浴也 同上 御覽四百九十五

登諸樓車

樓車所以窺望敵軍兵法所謂雲梯也 服虔

無賓

隕墜也 同上 漢史記注 十二

而奪黎氏地

黎侯之國 同上 詩疏二之二

錢字 十七年 爾用而先人之治命 唐石經 十一

傳庶有豸乎 鄭

豸丈尒切 俗音 影宋本 集韻五

錦疏十八

公孫歸父

襄仲之子 服虔

傳以失大援者仲也夫

援助也仲殺適立庶國政無常隣國非之是失大

援助也 同上 左史記注 十一

成公

元年 經作丘甲

司馬法云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馬一匹

周禮注 宋版宋本 疏五十九 司馬法云四邑爲丘有戎馬

一匹牛三頭是曰匹馬丘牛四丘爲甸甸六十四

井出長轂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乘馬 同上 詩疏十三之二

井十萬工商爲一丘今丘作甲是使囚人皆作[illegible]

以爲非正爲見之淺歟公羊謂四丘爲甸甸出[illegible]

士三人今乃使一丘之地出甲士斯近之穀梁[illegible]

其旨或若如是二說則必書曰丘出甲必不曰作

丘甲也究其旨謂之丘甲者丘則賦之本名加之

以甲則賦之總號非獨爲出甲矣周禮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斯賦

則爲賦之本名也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車

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

人此甸所賦今使丘出之故曰丘甲左氏謂譏重

斂得其旨 折衷 此史學齋 疏十二

二年 經戰於鞌

鞌齊地名 同上 史記注 三十二

公及楚人

公與外大夫盟例不書公而此書之譏公衰許從

楚也 趙 集傳 下 微旨

傳請曲縣

諸侯軒縣闕南方形如車輿 先名注 周禮疏 二十 卒

請八百乘

六萬人 賈逵

[illegible]於[illegible]繇之下

野箕山名 同 並史記注三十二

上字左右 二字本 謂石經十二

逢丑父

齊大夫 賈逵 史記注三十二

將及華泉

華不注山下泉水也 王[illegible] 地名 水經注八

擊馬陘

馬陘齊地 賈逵 史記注二十二 馬陵一作馬陘 同 [illegible]

必以蕭同叔子

蕭同叔子姓 同

盡東其畝

欲令齊隴畝東行 服虔 並史記注三十二

使為郤大夫

郤晉邑 賈逵

二年 傳晉作六軍

初作六軍僭王也 同 並史記三十九

五年傳 野饁曰傳 注文

俱是在野皆以野言之 同

六年注 晉人自鞌之功至今無患

鞌在二年今始立武宮故云 同 並宋本十八

傳沃饒而近鹽

上字有沉曰沃[illegible]鹽也 服虔 [illegible]

[illegible]陽[illegible]西入[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一

七年 [illegible]使為行人於吳

行人掌朝覲賓客之禮籍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客之[illegible]

小國之[illegible] 服虔 [illegible]

八年 [illegible]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

汶陽者本魯之田而齊取之成二年鞌之戰齊師

敗績[illegible]佐於晉紀甗玉磬與地以賂之晉使

[illegible]汶陽之田至是齊晉未有嫌隙[illegible]復欲改汶

陽於齊[illegible]使我[illegible]之[illegible]

曰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illegible]

汶陽之田非齊之明矣[illegible]其旨是和好之言[illegible]

徐徐自歸於齊不使魯留後有怨[illegible]然君其請不

無臨制聽其言[illegible]人[illegible]不言其情

而書其言斯左氏[illegible]得其實公羊之說[illegible]

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婦人無外事 服注 [illegible]

二 並

傳異姓則否

諸侯[illegible]云備酒漿何得有異姓在其中 [illegible] 宋[illegible]

九年 傳南冠

楚冠也 建 ... 覽大百 ... 十五

十年 經乃不郊

不郊則是免牲也其文雖殊其旨無異 ... 本義 十九

脅之下

釋者爲脅 ... 杜 宋本 十八

十二年 經宋公衛侯

宋公衛侯先君未葬而稱爵譏其不得子貢注

成 ... 宋本 ... 七

薄受脤於社

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

五經異義 ... 十八

使呂相

晉大夫 ... 史記 三十九

戮力

戮音留 ... 國語 ... 一

又欲闕翦我公室

正義曰闕爲缺損翦爲滅削言欲損害晉之

公室 宋本 十九

不佞

佞才也不才者自謙之辭 原注 ... 三

... 外人稱君誤也

呂相 ... 奉君命兼有巳語 杜 宋本 十九

十四年 傳 ... 族

左氏以 ... 命故貶之而去族 ... 宋本 十九

十七年 傳晉三郤

郤錡郤犫郤至 ...

十六年 經戰於鄢陵

鄢陵鄭之東南地也 ... 三十九 ... 一

於沙隨

在梁國寧陵縣北沙陽亭是也 杜 ... 二十三

曹伯歸自京師

曹伯不名自京師故也此言諸侯在他國者則是
失地之君故反國則名之今曹伯在京師王不爵
之則是不失國故不名也 ...

傳至於鳴鴈

鳴鴈在雍丘縣西北 杜 ... 二十三

蹲甲

蹲才尤切 ... 宋本 ...

有韎韋之跗注

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 ... 注

二十

... 不寧

楚王云無乃傷乎恐其傷也啓云敢告不寧告其身不傷耳魏鐔云不有寧也以傷爲寧此與魏鐔相似 規杜 宋本疏 十九

及瑕

瑕楚地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三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成公下

十七年 經同盟於柯陵

不重言諸侯見尹子單子與盟 規杜 [illegible]

用郊

郊用嘗於社因史之文也 [illegible] 十九

壬申

十一月丁亥朔六日壬辰 長歷 宋本 疏 十九 六日壬[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八

傳[illegible]

[illegible]公之臺天不出妖地不出孽[illegible]相[illegible]

[illegible]王武王有疾周公植璧秉圭以身代武王疾[illegible]

[illegible]周公不天由此言之死不可[illegible]天[illegible]盡矣

若果死者以爲果死因[illegible]其[illegible]以爲信然於義

左氏爲短 [illegible] 公羊[illegible] 二十一

[illegible]於汝上

汝出汝陽[illegible]大孟山東至汝陰褒信縣入淮 杜例 [illegible]

夢涉洹

洹出汲郡林慮縣東北至信成人張甲河[illegible] 二十

不敢占也

聲伯惡瓊瑰贈死之物故畏而不言 服虔[illegible]之[illegible]

庇游於匠麗氏

匠麗氏公外嬖大夫在翼者 賈逵 史記注 二十九

十八年 傳於清原

中牟縣西有清陽亭 杜預 土地名 二十二

襄公

元年 傳於洧上

洧水名 服虔 史記注 一十九

二年 經六月庚辰鄭伯睔卒

[illegible]於六月[illegible] 二十 宋太[illegible]

卷十九

[illegible]技虎牢

不書[illegible]其城也 [illegible]

三年 傳帥組甲

以組綴甲 賈逵注 二十 宋本[illegible] 以

組爲甲 三傳異同說 [illegible]注

被練

練爲甲裏卑者所服 馬融注 二十二

注 當時君子

[illegible]皆言君子[illegible]議往事多自[illegible]明[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於彤外

今臨淄縣有澅水西北入沛[illegible]地理志曰如水[illegible]

彤加窮相似 土地名 水經注 二十四

亂行

行陳也 [illegible]

四年 傳金奏肆夏之三

[illegible]夏大也言遂於大位謂王位也 二十 宋本

侍其射也

羿之先祖世爲先王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

[illegible]氏

卷十九

[illegible]夏[illegible]同姓也夏后相依[illegible]

夏后相也 [illegible] 三十一

官箴王闕

[illegible]百官各爲箴辭以戒王[illegible]之過[illegible]故名箴

[illegible]官箴者各以其官所掌而爲箴辭 二十 宋本

武不可重

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 服虔 二十 宋本

六年 傳同盟故也

用同盟之禮言繼好之義也 杜預 二十 宋本

七年 傳[illegible]

[illegible]則季孫亦不當[illegible]且[illegible]

佗邑大夫會伺皆書人何獨尊晉侯乎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刑器刑書

[illegible] 恐其爲火所焚當是因之所重必非刑人之器故以刑器爲刑書也 宋本二十一

居商丘

商丘地名 服注 詩疏二十之一 閼伯居商丘祀大火 杜

[illegible] 宋本疏十一

相土因之

相土契之孫因之者代閼伯之後居商丘湯以爲 [illegible]

疏敍 [illegible] 詩疏二十之二

遇艮之八

[illegible] 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 [illegible]

[illegible] 艮之占以不變者爲主 失名注 周禮疏二十四

次於陰口

參南曰陰口者水口也 同 水經注二十二

冠而生子

人君禮十二而冠 賈注 服注 宋書十四 [illegible]

傳說歲星爲年紀十二而一周於天 [illegible]

君子十二可以冠自夏殷天子皆十二 [illegible]

異義 [illegible]

以金石之樂節之

[illegible] 以金石之樂節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人 [illegible] 有樂 [illegible] 冠無樂非禮也 [illegible]

異義 [illegible] 十二

以先君之祧

諸冠之有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宋本疏 [illegible]

冠於成公之廟

[illegible] 以 [illegible] 不冠於 [illegible] 之始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illegible] 西北有湛水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六

[illegible] 其弱不 [illegible]

免胄也言 [illegible] 不脫胄 [illegible] 不 [illegible]

[illegible] 車多 [illegible] 也 [illegible] 十五

[illegible] 西 [illegible] 隧

[illegible] 隧鄭地 [illegible] 地名 [illegible]

司慎司盟

二司天神 [illegible] 司慎不敬者盟司察盟者 [illegible]

之司 [illegible] 失名注 [illegible] 九

歌鐘二肆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八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illegible] 之 [illegible] 二 [illegible]

經文攷異 卷十一

賜魏絳

漢家郡守行大夫禮鼎俎籩豆工歌縣 疏 成 卷 九

左氏音有鐘有磬 注疏後漢書 同

大夫士特縣小胥云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供身之人及治人之樂則有之也故鄉飲酒有工歌之樂是也況云無樂者謂無祭祀之樂故特牲少牢無樂 成 書

牙 叔 本 書 卷 六

合諸侯

九合一謂會於戚二會於城棣救陳三會於鄬四會於邢丘五同盟於戲六會於柤七戍鄭虎牢八同盟於亳城北九會於蕭魚 穀梁疏 二十九 史記正

十二年

傳師於楊梁

宋地矣今睢陽東南三十里有故楊梁今日陽梁也俗名之曰…城東西北去梁國八十里 土地名 水經注 三十

且拜士魴之辱禮也

彼大國使卿聘須自往拜之是公無辜哉也而言禮也一何謬乎 趙氏 纂例 九 穀梁

十三年

十月 傳曹宣公之卒也

宣公曹伯廬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諸侯伐秦卒於師 釋文

之不直

晉君公子負芻也負芻在國聞宣公卒殺太子而自立故曰不義之也 同

將立子臧

子臧負芻庶兄 同

義嗣也

義宜也爲子臧嗣國得禮之宜 玉篇 史記注

戒孫文子寧惠子食

孫文子林父也寧惠子寧殖也戒二子欲共宴食 成 史

皆服而朝

皆釋皮衣待命 同

日旰

旰晏也 同

二子從之

從公於囿 同

如戚

戚孫文子邑 同

師曹

樂人 賈逵 史記注 十七

鄄人執之

謂迎公從者公如鄄使鄄人執之

二十

射兩鉤

鉤車軛也兩軛叉馬頸者 同

行歸於周萬民所望

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 同 緇衣注二十四

十五年 傳富

富子得富 同

十六年 傳戰於湛阪

昆陽縣北有蒲城蒲城北有湛水 水經注十一

十七年 傳哨之

弔生曰哨 鄭注大射 以生見譏故哨之 同

十八年 傳築諸平陰

平陰齊地名在齊北廬縣故城西南十里

塹防門

平陰城南有長城東至海西至濟河道所由名防門去平陰三里齊侯塹防門即此也其水引濟故瀆尚存 同

廣里

今防門北有光里齊人言廣音與光同 同

登巫山

巫山在平陰東北 同 水經注八

[illegible]山

圍戶瞻切 徐音 彭宋本王

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

北風夾鍾無射以北南風姑洗南呂以南 杜注

二十三

多死聲

南律氣不至故死聲多 杜注

[illegible]有靜水

薛縣[illegible]西注山陽湖陸 水經注二

[illegible]

今[illegible]山南武城縣有澹臺子羽家縣人也 同

二十 傳[illegible]殺之御音兩馬

[illegible]正[illegible]曰殺之種類多言百舉成數也 宋本十二

顏懿姬無子其姪鬷聲姬

兄子曰姪懿姬所從也顏鬷皆其母姓聲懿謚也

傳家從後言之故舉謚也 廣疏

諸子

諸子妾生子氏 同

仲子戎子

二子宋女 同

屬諸戎子

戎子子牙養母也 同

許之

齊侯許之 同

廢常不祥

立嫡爲常立而廢之爲不祥也 同 並御覽百四十六

間諸侯難

間犯爲光已列於諸侯難成 同

列於諸侯矣

數從諸侯征伐會盟 同 並史記注三十二

以專黜諸侯

專獨也光 於諸侯列於盟不可黜也 同

而以難犯不祥也

以難成之事犯不善 同 並御覽百四十六

遂東大子光

徙之東垂 同 並史記注三十二

微逆光

微隱匿也 [illegible]

疾病而立之

疾困也而立爲太子 同 並御覽百四十六

衛奔高唐

齊高唐[illegible]西北有[illegible]

[illegible] 本平原縣也 土地名 [illegible]

王追賜之大路

賜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彼路斯何君子之

車此大夫之車稱路也王謂賜爲大夫 [illegible]

九之 一

閉守備焉以[illegible]之乃登

閉衛之守[illegible]故令守者以[illegible]告

[illegible]

[illegible]死故不[illegible]侯之[illegible]

其[illegible]

復[illegible]鈕 同 史記注

二十一年

[illegible]郵與其以[illegible]來奔

凡以邑來奔叛也不言叛爲內諱也受叛臣非也

故諱以示義也

傳叛賤必書重地也

按不[illegible]者恐書名[illegible]

類某也 [illegible]

由諸[illegible]

[illegible]有[illegible]道路險隘凡十二[illegible]

[illegible]以[illegible]失名 [illegible]

而書枚數
疏曰十八年傳云以枚數闔枚謂馬撾以馬撾數
文
門扇之板此云識其枚數枚謂門扇之板 十二 宋本二
二三
十 傳焉用聖人
說左氏傳者曰春秋之志非聖人孰能修之言夫
子聖人乃能修之御叔謂臧武仲爲聖人是非獨
孔子稱言 武仲者過聖人之道將入諸之曰聖
今使如晉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武仲而將行使
之云焉用聖人爲左氏傳載之者非御叔不說聖
不謂武仲聖與孔子同 疏背言 宋本 四十 刊誤
十二 入於曲沃
卷二十九
宋本 文 欒盈晉入曲沃乃率曲沃之甲以入晉都
後言入於曲沃謂其敗而後入 宋本二十二
傳□□□閉門
都謂何爲之關樂況錫晉之國乎 疏注 宋本八
納諸曲沃
欒盈之邑 賈注 史記注 三十二
啓
左翼曰啓 同
胠
右翼曰胠 同 宋本 二十三
取朝歌

名邑 同
入孟門登大行
孟門大行皆晉山隘 同 史記注 三十二
封少水
晉地也 地名 少水今沁水也 同 水經注
爲馬正
馬正家司馬 賈逵
閔子馬
魯大夫閔馬父 同 魯語注 三十二
磬石也
石鼓石也 史記 □ 十九 卷七百八十
卷二十九
二十五年 傳齊棠公之妻
棠公齊棠邑大夫 賈逵
問公
何公問疑 賈逵
公拊楹而歌
公以姜氏爲不知己在外故歌以命之也 同
不能聽命
言不能親聽公命 同
近於公宮
從前之宮近公宮淫者或詐稱公 同
晏子立於崔氏之門外

隱難而來 賈逵

則亡之

謂以公義爲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

服虔

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言君自以己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近之臣所當任也 同

舍之待民

置之所以得人心 同 裴史記注二十二

執簡

古文篆書一簡八字 同 儀禮疏八

門簦

直詩文 簦以木爲篚廣三尺高三尺四寸 禾十一

下車七乘

上公饔餼九乘遣車九乘 服注 禮記疏十二

以備三恪

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 服 異義 詩疏 之一

井堙木刊

堙塞刊削也 服虔 詩疏二十之二

度山林

山林之地九夫爲度九度而當一井也 賈逵

鳩藪澤

藪澤之地九夫爲藪八藪而當一井也 同

辨京陵

京陵之地九夫爲辨七辨而當一井也 同

表淳鹵

淳鹵之地九夫爲表六表而當一井也 同

數疆潦

疆潦之地九夫爲數五數而當一井也 同

規偃豬

偃豬之地九夫爲規四規而當一井也 同

町原防

原防之地九夫爲町三町而當一井也 同

牧隰皋

隰皋之地九夫爲牧二牧而當一井 同 詩疏 之三

井衍沃

衍沃之地畝百爲夫九夫爲井 同 二十二

藉人城郭

西城梁門枯木惠世謂之死城稱容

公會晉趙武

凡公與他國卿盟則恥之會則不恥故諱之會書

楚公子嬰齊會謂之鄭人鄭以區左氏一曰謙謂之

會楚成不與盟公[illegible]若如此民[illegible]何不如公[illegible]也

集傳[illegible]附會者非趙氏別見未命之大夫所

左氏附解之陸助春秋纂注從趙[illegible]大夫[illegible]異同八

宋芮司徒

宋大夫闕處

赤而毛

其身色赤而生毛也 同

其姬之棄

[illegible]宋伯姬也 同

下公入夕

[illegible]平公恭姬子 同

而觀之尤

尤過也意悅之觀之過久 同

納諸御

納諸平公之御 同

嬖生佐

公嬖棄而生佐佐立為宋元公 同

惡而婉大子痤美而很

婉和順也佐貌惡心順太子貌美而心很很戾不

從貌 同

合左師

向戍 同

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

寺人宋閹士惠牆[illegible]實為伊戾名以公寺人

為太子內師掌內官 同

過宋

楚客過宋 同

夫不惡女乎

夫謂太子伊戾無寵於太子故曰夫不惡汝 同

莫共其內

言伊戾[illegible]為內師供內[illegible] 同

加牛役之

以[illegible]也[illegible]也 同

欲速

速疾也欲疾代公得位 同

坎[illegible]加書

有盟也 同

聞諸夫人

夫人佐母棄也 同

固聞之

固久也久聞太子欲為亂 同

問之

問太子與佐期日中 同

聽而與之語

貼請也欲使失期於倍 昭

乃縊

經書宋公殺其世子痤平公用伊戾之譖 大人

左師之言也子痤無罪而死故稱宋公殺罪之也 昭

注 昭 西十七一

涉於汜

汜城周襄王居之故曰襄城也今縣縣於其下 上

地名 水經注 二十一

取衛羊角

衛邑也今東郡廩丘縣南有羊角城 同

遂襲我高魚

卷五十九

今魯邑也今廩丘東北有故高魚城 高魚

城閒羊角爲角逐城 同 並水經注 二十四

二十七年 經豹及諸侯之大夫

既不驗請又不辭會 杜 宋本 二十四 豹之不氏自

爲先目後凡 少 疑 九

傳仲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

以其多文辭故特舉而用之後世謂之孔氏辭

以孔氏有其辭故傳不復載也 同上 宋本 二十四

此第之言

謂之韵 同上 史記注 二十三

以延道藏諸侯

禁踏也 原注 王注

踏也 原注 宋本 二十四 敲踏也 同 十八 敲謂以謐

人之道稚諸侯也 王注 二十 宋本

於崔

齊南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 杜

告慶封

齊大夫慶封之屬

二十八年 傳與舍政 一

舍慶封之子也 其職政與子

武王有亂十人 十八

卷五十九

春秋左傳六

吳郡

襄公下

二十九年 經城杞

夫伯主之於諸侯雖曰先姬姓而後異姓然於正救之道第同盟而其尊王室則異姓亦無得矣苟不同盟而不尊王室則姬姓亦有不為焉如城所城楚丘城緣陵皆伯主帥諸侯而城矣齊桓公城緣陵得非還杞耶奚齊桓公城杞而無詞晉平城杞而異焉故聖人以常文而書之無譏無刺非貶其絀也公羊穀梁俱不足取左氏以杞無事而晉以外族之故帥諸侯而城之載鄭子太叔與衛太叔儀之言曰不恤宗周之闕而夏肄是屏所謂履記當時之事然於經之傳斯得其實矣 析直山堂考索續集

二十一

傳不尙取之

不尙尙也尙當取女叔侯殺之 嚴虞 宋本讀二十五

請觀於周樂

周樂魯所受四代之樂 同

始基之矣

言始造于基也 王肅

猶未也

一

未有雅頌之成功 賈逵

淵乎

淵深也 同

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康叔遭管叔蔡叔之難武公罹幽王褒姒之憂故曰康叔武公之德如是 同

為之歌王

王室當在雅衰微而列在風故國人猶尊之稱王猶春秋之王人也 服虔

其周之東乎

平王東遷雒邑 同

為之歌鄭

鄭風京鄭是 賈逵 裴駰史記注三十一 鄭東鄭古檜國之地 服虔 詩疏國之二

其細已甚民弗堪也

其風細弱已甚攝於大國之間亡遠慮持久之風故曰民弗堪將先亡也 同

泱泱乎大風也哉

泱泱舒緩深遠有太和之意其詩風刺辭約而義微體疏而不切故曰大風 同

表東海者

言為東海之表式 同

二

周末可量也

國之興衰世數長短未可量也 服虔 史記注三十一

蕩乎樂而不淫

蕩然無憂自樂而不荒淫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一

此之謂夏聲

秦仲始有車馬禮樂之好侍御之臣戎車四牡田狩之事其孫襄仲列爲秦伯故有蒹葭蒼蒼之歌終南之詩追錄先人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 服虔 詩疏六之三

大而婉

其志大直而有曲體歸中和 賈逵

險而易行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中庸之德難成而易行故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 同

自鄶以下無譏焉

鄶以下及曹風其國小無所刺譏 服虔 史記注三十一

爲之歌小雅

自鹿鳴至菁菁者莪道文武修小政定大亂致太平樂且有儀是爲正小雅 同 詩疏九之一

怨而不言

非不能言畏罪咎也 王肅 史記注三十一

爲之歌大雅

熙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文王以下至鳧鷖是爲正大雅 服虔 詩疏九之一

爲之歌頌

哀公十一年孔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去此六十一歲當時雅頌未定而云爲之歌小雅大雅頌者傳家據已定錄之 服注 詩譜序疏

至矣哉

言道備至也 賈逵

遷而不淫

遷徙也文王徙豐武王居鎬 服虔

見舞象箾南籥者

象文王之樂武象也箾舞曲也南籥以籥舞也 賈逵 史記注三十一 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也天下樂削去無道 服注 詩疏十六之一

猶有憾

憾恨也恨不及己以伐紂而致太平也 同

見舞大武者

周公所作武王樂 賈逵 史記注三十一 周用六代之禮樂故有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也皆受四代之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賈本 樂例 御覽五百六十五

見舞韶濩者

謂之殷成湯樂大護也 賈逵

聖人之弘也

弘大也 同

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

慚於始伐而無聖佐故曰聖人之難 服虔

見舞大夏者

夏禹之樂 賈逵

勤而不德

禹勤其身以治水土也 服虔

見舞韶箾者

有虞氏之樂大韶也 同

德至矣哉

至帝王之道極於韶也盡善盡美也 同

如天之無不幬也

幬覆也 賈逵

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周用六代之樂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

季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服虔

子速納邑與政

入邑與政職於公不與國家之事 同

愼之以禮

禮所以經國家利社稷也 同

聞鐘聲焉

孫文子鼓鐘作樂 同

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辯若關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居之必加於刑戮

也 同

夫子獲罪於君

夫子孫文子也獲罪出獻公以戚畔也 賈逵

猶燕之巢於幕上

言至危 王肅

君又在殯

衛君獻公棺在殯未葬 賈逵

終身不聽琴瑟

聞義而改也琴瑟不聽而況於鐘鼓乎 服虔

晉國其萃於三族乎

言晉國之政將集於三家 同

好直

直不能曲撓以從衆 同 孟史記注 三十一

二十一年傳齊豹之子

齊豹 服虔

無則立長

無母弟則立庶子之長 同

猶有童心

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 同 史記魯世家

展輿因國人以攻莒子

其文當曰展輿因國人之攻莒子而後來傳寫誤為以字爾 趙傑廖刻十三

昭公

元年 傳告於莊共之廟

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 見服虔禮六

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

司馬法云五十乘為兩百二十乘為伍八十一乘為專二十九乘為參二十五乘為偏彼皆準車數多少以為別名此傳去車用卒而有此名者以此名

不以車數為別也 服虔 六太二十六

居於曠林

曠大也 賈逵

后帝不臧

后帝堯也臧善也 同

於商丘

在漳南 同

主辰

辰大火主祀也 服虔

商人是因

商人契之先與之世祖相土封閼伯之故地因其

故國而代之 同

於大夏

在汾澮之間 賈逵

主參

主祀參星 同

唐人是因

唐人謂陶唐之亂劉累事夏孔甲封於大夏因實沈之國子孫服事夏商也 同

參為晉星

帝天也已武王也 同

故參為晉星

晉主祀參參為晉星 同

日昧為玄冥師

玄冥水官也師長也昧為水官之長 服虔

生允格臺駘

允格臺駘兄弟也 同

臺駘能業其官

修昧之職 同

宣汾洮

宣猶通也 賈逵 汾洮二水名

障大澤

障陂障其水澤 服虔

以處大原
大原汾水名 同
帝用嘉之
者顓頊 同
沈姒蓐黃
四國臺駘之後 賈逵
而滅之矣
滅四國 同
於是乎禜之
學爲營攢用幣也 服虔 裴駰史記注四十二
淫聲
鄭衛之音使人淫過 五經通義
重其手而音淫過 服虔注
陰陽風雨晦明也
風東方雨西方陰中央晦北方明南方陽天陽不
樂頁 服虔 宋本 毛詩疏十五之三
問應爲後之辭焉
問來赴者 史記 日四十
甲辰朔
祭人君用孟月人臣用仲月 服虔 宋本 注 十八
二年 傳且告爲政而來見禮也
按此因正聘無有適他國告爲政之理前後爲聘
昔多矣何不求乎 釋文 十
宣子譽之
譽游也宣子游其樹下美之曰一游一譽爲諸侯
度服虔 宋本注 二十六
使郊勞
近郊三十里 之一
三年 傳火中寒暑乃退
火大火星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
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是火爲寒暑之
候事也 之
而三老
工老商老賈老 同
讒鼎之銘
讒鼎疾讒之鼎明堂位所云崇鼎是也一云讒地
名禹鑄九鼎於甘讒之地故曰讒鼎 服虔 宋本注 二十七
四年 經大雨雹
雹梁作大雨雪 三家 二十二
傳三塗
塗道也太行轘轅崤澠 同 山名 土地名 山在
陸渾縣南 杜預注 十五
傳無雹雖有不爲災
正義曰無雹則無害也言雖有依時小雹

不與物爲災也 宋本二十七

陸道也北陸言在謂十二月日在危一度 服注

西陸朝覿

不言在則不在昴謂二月在婁四度謂春分時奎

婁晨見東方而出冰是公始用之 同上

而出之

春分之中奎始晨見東 蟄蟲出矣故以是時出

之給賓客喪祭之用 同上

[illegible]之冰也

謂人主以[illegible]

春秋左傳 十一

[illegible]寒

[illegible]陰之所互寒也將藏冰故寒氣[illegible]

火出

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 服注

成有岐陽之蒐

岐陽岐山之陽 賈逵

康有酆宮之朝

酆宮成王廟所在 服虔

爲仍之會有緡

仍緡國名 賈逵

爲黎之蒐

黎國子姓 服虔 史記注

以落之

釁以豭豚爲落 同上 詩疏

傳叔孫氏臣其子弟

大季中尉於公冬屬於巳 宋本二十七

明而未融

融高也 服虔 詩疏 五之一

[illegible]索氏

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有

大小之號

春秋二十

於雲夢

楚之東邑 服虔 史記注

經公如楚

賜以大屈之弓

叔孫婼

婼音釋

傳夢襄公祖

祖道者行祭爲道路祈也 五經異義

好以大屈

大屈寶金可以爲劍一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

子享魯侯於章華與之大曲之弓既而悔之

昭所謂大綱之弓 服虔 史記注
化為黃熊
鯀之所化是能鱉也若是熊獸何以能入羽淵 梁玉繩 宋六注 十六
宋故居高圉亞圉
高圉亞圉周人所報而不立廟 一傳 異同 證 宋地 宋氏
禮記注 十七
孔注
此昭公十年二十五年 宋 注十四
習八月之位也
宋八月微湯 服虔 注 十七
有成於宋
孔子六代祖孔父嘉為宋華督所殺其子奔魯也 同上 書 注 七十
弗父何
宋湣公世子厲公之兄 同
以有宋而受厲公
以有宋言湣公之適嗣當有宋國而讓與弟厲公
同上 毛詩 箋 十三
及正考父
弗父何之曾孫 同上 史記注 十七
位六 註

三人皆宋君也 賈逵
三命
上卿 同上 百 十二
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
僂傴俯皆恭敬之貌 服虔 史記注 四十七 俯恭於傴傴
恭於僂 賈逵
循牆而走
言不敢安行也 同上 百三十二
若不當世
謂若弗父何厲公之後而不繼世為宋君也 七 書
史記注
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
歲星之神也左行於地十二歲而一周 月行
日十日也月十二月也星二十八宿也辰十二辰
也是為六物也 服虔 二十
傳有言於晉魏榆 八年
魏晉邑榆州里名也 杜注 六
陳顓頊之族也
陳顓頊虞舜出顓頊 同
自陳氏得政於齊而後陳卒亡
物莫能兩盛 賈逵
同於致嬪無

昔…之先夢 宗 …蔡舜後虞思也至於…

闕遂天命以廢絕者 賈逵 … 三十六

九年 傳辰在子卯

五行子卯自刑 … 桀以

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為戒 賈逵 …

如齊殷聘

殷中也自襄二十年叔老聘於齊至今積二十一

年禮齊故中復盛聘 服注 …

十一年 經十有二月

無冬 … 不登臺觀氣 賈逵 服虔 … 二十二

傳朝斷三尺焉

斷三尺使至於較大夫旗至較 服注 … 三十九

視民不恌

示民不偷薄 同 詩疏九之二

十二年 傳飲乎

飲以久切 徐音 影宋本 集韻 次

求與以爲分

有功德受分器 服虔

篳路

柴車素木輅也 同

藍縷

言衣敝壞其蔞藍藍然 同

跋涉山川

草行曰跋水行曰涉 同

唯是桃弧棘矢

所以禦其災言楚地山林無所出 同

齊王舅也

齊桓 … 成王之舅 同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

陸終氏六子長曰昆吾少曰季連季連楚之祖故

謂昆吾爲伯父也 同

舊許是宅

昆吾嘗居許地 同

析父

楚大夫 賈逵 … 史記 … 十

是能讀三墳

三皇之書 墳大也 …

… 張平子説 … 人防 …

大防也書曰誰能典朕三禮 … 一十八

八索

素王之法 賈逵 孔子作春秋素王之法也 同 文選

十三年 注十六

經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

傳 … 殺無知皆書曰人 … 比不稱人何也

康叛以國位而殺比其罪釣也故不可羽人𦍒炊

傳 缺旨

傳以諗國人

諗國人欲爲誰 服虔

將欲入郢

郢楚別都 同

再好王命

斷卜筋執人於章華之宮 同

獲其五帥

五帥蕩侯潘子司馬督囂尹午陵尹喜 同

乃使爲卜尹

卜尹卜師大夫官 賈逵

乃與巴姬

共王妾 同

跨之

兩足各跨璧一邊 服虔

同惡相求如市賈焉

謂國人同惡相求者如市賈之人求利也 同

無與同好誰與同惡

言無黨於內當與誰共同好惡 同

無釁而動

言棄王尚在而妄動取國欲而無釁 同

私欲不違

不以私欲違民心 同

齊桓晉文

皆庶子而出奔 同

有莒衛

齊桓出奔莒自莒先入 衛人助之 賈逵

有國高

國子高子皆齊之正卿 服虔

從善如流

言其入 同

有齊宋秦楚

言以文姜之宋贈之馬秦楚子以九國送內之

有欒郤狐先

四姓晉大夫 同

惠懷棄民

皆棄民不恤 服虔

開朝以講隱

朝天子之法 賈逵 朝霸主之法 服虔

鄭伯男也

鄭伯爵在男服 賈逵

及中人

今中山望都里二十里有故人城土地名

十五年 傳圍鼓

白狄之別也下曲陽有鼓聚故鼓子國也 同經注

十六年 傳不亦銳乎

疏 正義曰說文云銳芒也銳芒尖故爲細小言

銳利小也 宋本十九

十七年 傳故爲雲師而雲名

黃帝以雲名官者春官爲青雲氏夏官爲縉雲氏

秋官爲白雲氏冬官爲黑雲氏中官爲黃雲氏 服虔

炎帝氏以火名

炎帝以火名官春官爲大火夏官爲鶉火秋官爲

西火冬官爲北火中官爲中火 同上 宋本十九

自顓頊以來

自少皥以上天子之號以其德百官之紀以其德

自顓頊以來天下之號以其地百官之紀以其事

原注 宋本 記述二十一 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愨

而王以致太平常自愉儉嗛約自小之意故兩字

爲謚 五經通典 一 不用

而命以民事

春官爲木正夏官爲火正秋官爲金正冬官爲水

正中官爲土正高辛氏因之 原注 唐

九年

涉自棘津

棘津猶孟津也

及漢

天漢水也或曰天河 宋本 賀八

十八年 傳登大廷氏之庫

大廷氏古亡國之名在黃帝前其處高顯 服虔注

十六年

帝王及也

只誰適 服虔 宋本

巡守所齋

東方以爲屏蔽祭神之處草易然故巡行之事

周禮 十七

十九年 傳費無極

楚大夫 服虔

名大城城父

城父楚北境邑 同注 史記四十 城父固蔡王居之國

名費城土地名

二十年 傳彼將有他志

欲取國 服虔

乃見鱄設諸焉

鈞諸吳鄭之 賈逵注 三十一

寘將擬

謂行夜 賈注 服注 疏三十

齊侯族

齊音該 集元有音 釋文 九

聊攝以東

聊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故攝城 土地名 水經注五

田於沛

今臨淄有淄水西北入沛即班志所謂如水 司馬

青州 附

七音

黃鍾之均黃鍾為宮大族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一 十九

鍾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鍾八十四律 服注 疏一 百九

古之遺愛也

愛惠也 賈逵 史記注 十二

二十年傳豹則關矣

正義曰關烏環反本又作彎 宋本 二十

春秋左傳六

古經解鉤沉二十

春秋左傳七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古經解鉤沉二十二

賂以下

二十二年傳王子朝

景王之長庶子 賈逵 史記注

次於皇

皆城北三里有黃亭 土地名

鄩肸伐皇

今鞏洛渡北有鄩谷水 謂之下鄩故有上鄩下鄩之名亦謂之北鄩 有南鄩北鄩之稱矣又有鄩城蓋周大夫鄩肸之舊邑 同注 水經注十五

敬王

猛母弟 賈逵 史記注

次前城

前城 為周附地也 服虔 今洛陽西南五十里伊

水外前亭 土地名 水經注十五

二十三年傳在澤邑

周地 賈逵 史記注

戊辰晦

此時史隨其日而存之 杜預 宋本 二十一

南宮極

王子朝之卿士 失名 注

[illegible]西王之大臣
子朝居王城故謂之西王 同
東王
敬王居狄泉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 同 [illegible]
百八
二十年 傳及鸜鵒
州來西臣 同 二十一 史記上
二十五年 經有鸜鵒來巢
鸜鵒 穀梁 [illegible] 十九
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春秋不書常祭其或書之各有旨或為過時而書
或非禮而書唯書雩數矣以多為過時非其上辛
之雩非為過時也非為非禮也是非雩之時也何
者龍見而雩雩用夏夏之仲月謂周之七月建
夏之仲月也故曰正雩之時常祭不書此雩非
常祭與周以書之書之者為季辛又雩也亦猶書
正月蒸五月復蒸正月正也五月蒸不正也書其
正以識其不正斯上辛雩正也季辛又雩非其正也
書其正以明其旱是復雩也左氏得其旨穀梁謂
有繼之詞近之公羊謂聚衆以逐季氏遠矣 析義
四 穀梁 十二 公羊
傳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
好生於陽惡生於陰喜生於風怒生於雨哀生於
晦樂生於明 穀注 詳典十八之三
師己
魯大夫 同上
季郈之雞
郈文公成公 同 史記注 卅二
介其雞
介甲為雞著甲 鄭眾 賈逵 服虔 杜注 史記 索隱 正義
或曰以芥子播其羽也 同上 史記集解
為之金距
金距以金踏距 服注 讀詩記 卅六
平子怒
怒其不下己 同
益宮於郈氏
侵郈氏之宮地以自益 同
臧昭伯之從弟
臧昭伯臧孫賜也 賈逵
將臧氏老
老臧氏家之大臣 服虔
請其臣來者
言有來自晉將以出 同
進孟懿子

仲孫何忌頁 左三十三 史記注

瓠水

冰積九盤 同 依本三十一

請致千社

二十五家爲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 史記注二

二十二 六年 傳申豐從女賈

申豐汝賈皆大夫 同

粟五千庾

十六斗爲庾五千庾八萬斗 同

然據有異焉

異猶怪也 服虔 三十三 史記注

守闕塞

南山伊闕是也 同 伊闕在洛陽西南五十里

欲立子西

平王之長庶子宜申 服虔

太子壬弱

即昭王也其年幼弱 同

王子建實聘之

楚夫人故太子建聘之 同

是亂國而惡君王也

廢而不立是亂國逆惡君王也 同

國有外援

謂太子壬秦之外孫 同

不可瀆也

瀆易也秦爲任外援不可易 同 二十七

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春秋之義三代異建適媵別貴賤有姪娣以貴賤

殊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王后無適

明尊之敬之義無所卜筮不以賢者人狀難別嫌

有所私故絕其怨望防其覬覦今如左氏言云年

鈞以德德鈞以卜君之所賢人必從之豈復有卜

筮相之謂皆由此興乃曰古制不亦誣哉又大夫

不世知并爲公卿

立適國以長矣今云無適

則擇立長

明立長不得立愛之法

所令群臣群吏萬民

衆之中非君所能枉是不得立愛之法

適立君示義在此

若長均貴均何以別之故須

卜禮有詢立君卜立君是有卜也

諸侯爭位以亂王政

言諸侯釋其私政而佐王室 服虔注 疏七

其誰有此乎

畏公自恐德薄不能久享齊國故曰誰有此也 同 史記注 二十二

二十七年傳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

二公子並爲夢子 春秋世族譜 史記索隱

以親諸侯

察彊弱 服虔 史記注 二十一

遇於窮

今安豐有窮水北入淮 地名 水經注 三十

及沙汭

楚東地 同 水經注 二十二

不索何獲

不索當何所得也 服虔

子羅王

猶言還至 王肅

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

專諸託其母子於光也 服虔 史記索隱 三十一 猶言我

無若是何 同 史記索隱 十 專諸言王母老子弱 王 虔

我爾身也

言我身猶爾身 同

鈹交於胸

交專諸胸也 賈逵

以待天命

待其天命之終 服虔

復命哭墓

復命於僚哭其墓也 同

復位而待

復本位待光命 同 史記注 二十一

二十八年傳生女黰黑

髮美爲黰 服注 經典釋文 五

名曰玄妻

[illegible]其言美長而玄以髮美故名玄妻

爲梗陽大夫

梗陽晉邑也今太原晉陽縣南六十里榆次界有

梗陽地 士地名 水經注 六

比於文王

此作唯此文王不可以文王之德還自比文王故

知比於文王可以比於上代文德之王也 正義 宋本

心能制事使得其宜言皆揆度事也 服虔

照臨四方曰明 同

慈和遍服曰順 ——

是應和曰莫

在已爲德施行爲音聲使能令天下皆應和之言
皆莫然無讙譁也同

照臨四方曰明

豫見安危也同

教誨不倦曰長

教誨人以善不解倦言善長以道德也同

慈和徧服曰順

上愛下曰慈和中和也爲上而愛下行之以中和
天下徧服從而順之同

擇善而從之曰比

比方損益古今之宜而從之同

經緯天地曰文

德能經緯順從天地之道故曰文同 疏詩十六之日

其大宗

謂者之大宗矣 名注

謂閻没女寬

二子皆大夫魏子之屬同

名之

名二大夫食同

或賜二小人酒

小人二子自謂同

不夕食

昨飲酒醉故不夕食同

願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心屬厭而已

屬足也小人腹飽則恐食之不足及飽則知足君
子居尊官食重祿而不知足故願以其腹喻爲君子
之心同 並昭賈五十一

二十九年傳稱主君

大夫稱主君比公於大夫故稱主君 服虔 史一

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

豢養也穀食曰豢 賈逵 御亦養 服虔

其後有劉累

[illegible]爲諸侯者夏后賜之姓同

既而使求之懼

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不能得而懼也 賈逵 並昭二十九年注

遂濟窮桑

窮桑顓頊所居 服虔 史記

三十一年經黑肱以濫來奔

公羊五分之然後受之邾婁本附庸三十里耳而
加五分之爲六十里國也 服虔 二十

傳季孫練冠麻衣跣行

示憂感王 三十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臝

而轉以歌

楚之先顓頊之子老童童子遂衆行歌衆從走哭

疏注 晉荀侯之弟[illegible]政之

聊遠　將使同盟日食之[illegible]趙簡子曰

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

是歲歲在[illegible]後六年在[illegible]

日在星紀為吳越分 [illegible]

分野於吳也楚衰則吳得 [illegible]世[illegible]楚走

去其國故日與其人郢吳為水水數六[illegible]月水位

故曰六年及此月也曰

終亦弗克

[illegible]而食故知吳終亦不克曰

入郢必以庚辰

後六年定四年十一月閏餘十七閏在四月後其

十一月晦庚辰吳入郢在立冬後復此月也曰

日月在辰尾

十二月辛亥日食月於龍尾而食庚午日[illegible]有適

故曰庚辰一日日月在辰尾尾為亡臣是[illegible]吳始

用子胥之謀以伐楚故天垂象曰

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

午火庚金也火當勝金而反有適故為不克曰

附識

三十二年傳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illegible]以其歲星十二年

[illegible]人之[illegible]故

歲星三周[illegible]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

三十八年曰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

歲星在星紀吳越之分野後之歲歲在大梁卑

此十九年昭十五年有事於武宮之歲龍度天門

龍歲星也天門在戌吳歲越過故使今年越得歲

龍東方宿天德之貴神其在所之國兵必昌向之

以兵則凶吳越同次吳先舉兵故凶也或歲星在

越分中故云得歲曰　二十六

定公

元年 經春王

春秋諸公即位之歲有書即位者有不書即位者

然皆備五始以謹其始唯定公即位第書定元年

春王而不書正月三家以是之互有以昭無正終

故定無正始則隱無正終桓莊以書正始桓莊僖

閔亦然然皆書之故其旨昭公三十二年十二月

薨於乾侯定公正月不即位者喪未歸也至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前此不書

正月公即位六月也[illegible]

戊辰公即位

凡公即位皆於朔日故不書日定公待昭公喪至既殯而即位故書日 啖集傳 纂例 二

立煬宮

煬公伯禽之子季氏禱而立其宮也 鄭玄注 [illegible]

[illegible] 七百六十二 [illegible]

三年

傳有肅爽馬

驌驦馬也馬似之 [illegible] 宋本文選注五

如霜紈 賈逵 [illegible] 肅爽鴈也其羽如練高首而修頸馬似之天下稀有故子常欲之 同 宋本左 三十三

[illegible] 七

四年

經戰於柏舉

柏舉漢東地也 史記集解 [illegible] 十五

傳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謂官屬 [illegible] 五之二

將長蔡於衛

載書使蔡在衛上 同 史記注 三十五

以大路

金路也 賈逵

少帛

雜帛也 同

綪茷

[illegible] 大赤也 同 [illegible]

旃 [illegible] 通帛為旃 [illegible]

大呂

鐘名 [illegible]

無始亂

無始亂始 同 [illegible] 百八十三

王奔郢

郢楚縣 服虔

殺吾父

父而見殺然 同

[illegible]

[illegible] 同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二十一

負黍

在陽城西南二十七里世謂之黃城也 水經注 二十二

仍鴟鴞

莒邑 脉虎 史記 ……

八年 經三月公至自侵齊

還至不月為曹伯辛月 頁逆 ……

從祀先公

自僖公以來昭穆皆逆 脉虎 ……三十二

傳若吾志其目也

志中其目是非其誠詐門 …… 同 ……七

九年 傳爾衣猶褻

爾猶表也 詩疏之一

十年 傳於祝其實夾谷

東海郡祝其縣 史記 注 …… 地二名 水經注二十

且犧象

犧禮之犧尊象尊也

嘉樂

鐘鼓之樂也 詩疏 卷十三之二

十二年 傳將墮三都

三家之邑 ……

入及公側

人有入及公之臺側 ……

命申句須 ……

魯大夫 ……

公斂處父

成宰 史記注 ……十七

定公下

十三年　經築蛇淵囿

今濟北有蛇丘城城下有水停因也俗謂之濁須水誤矣 土地名 [illegible]

晉趙鞅入於晉陽

趙簡子居晉陽至定公居[illegible] [illegible]

十三 晉太原太夏太壇晉陽太康六[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地名 [illegible]

傳歸我衛貢五百家吾舍諸晉陽

往年趙鞅圍衛衛人懼故貢五百家鞅置之邯鄲又欲更徙於晉陽 服虔

告其父兄

子之諸父兄及邯鄲中長老 同上 史記注

十四年　經於越敗吳於檇李

檇李越地 賈逵 [illegible]

今吳郡嘉興縣南醉李城 [illegible]

傳使死士

死罪人 賈逵　欲以死報恩者 [illegible]

夫人南子

南子宋女 賈逵

[illegible]戲陽速太子家臣 同上 史記注 三十七

十五年　經辛亥郊

凡郊祀卜牛曰牲也卜[illegible]

可殺也未[illegible]

[illegible]

也郊卜必[illegible]之何[illegible]

何為[illegible]也公羊謂三卜[illegible]五月

郊三卜[illegible]不書之如成十年書[illegible]

三卜郊襄十一年書四卜郊而猶書辛亥[illegible]

[illegible]其[illegible]郊牛牛死改卜牛[illegible]

月辛亥郊皆改卜牛[illegible]五月郊不正[illegible]

不時而其禮明矣左氏[illegible]之[illegible]

[illegible]

齊侯衛侯次於蘧挐

欲救宋[illegible]鄰也 賈逵 [illegible]

姒氏卒

哀公母定姒[illegible]未[illegible]年雖行喪禮不可稱夫

子故書卒子[illegible]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illegible]

哀公

元年　傳於夫椒

越地 同

以行成
求成也 杜注
晉有斟灌
過國名也 杜注 史記注 一十一
殺斟灌以伐斟鄩
地理志北海有斟縣故斟鄩國禹後西北去灌亭
九十里 地名 一十六 水經注 斟鄩去斟亭七里 同上
十 通志 國
相
啓之孫 羅泌
后緡

有仍之姓 賈逵
緡歸有仍
有仍國名后緡之家 同上
生少康焉
少康后緡遺腹子 羅泌
為仍牧正
牧正牧官之長 同上
而邑諸綸
綸虞邑 賈逵
一成
方十里為成

一旅
五百人為旅 同上
以收夏衆撫其官職
因此衆衆稍收叙夏遺民餘衆撫修夏之故官憲
典 羅泌
配天
以夏配天 杜
不失舊物
物職也 賈逵 史記注 二十一
伍子胥諫
使為之 杜

[illegible]不可以辱社稷
[illegible]自謂已無德不足立以汙辱社稷 羅泌
八人衰絰
衰絰為若從衛來迎太子也 同 史記注 二十七
登鐵上
鐵丘名也 杜 地名 水經注 五
二年 傳命藏象魏
象魏闕也從今懸之朝謂其書為象魏 杜
七
其桓僖乎
言桓僖當毀而猶事非禮之廟故孔子聞有火災知

其加桓僖也 同 史記 四十七

哀四年 經亳社災

公羊曰蒲社也 三傳異同 公羊 二十七

傳辟梁及霍

梁霍周南鄙也 服注 霍陽山在陽平城東南上 地名

將遷於少習

少習楚通上洛阮道也 同 二十

五年 傳齊燕姬生子不成

燕姬齊景公嫡夫人昭七年燕人所歸不成未冠

也 賈注

諸子鬻姒之子荼

諸子諸公子鬻姒景公妾也淳于人所納女[illegible]

稱子 同

恐其為大子也 同

為子為太子也荼少故恐立之 同

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

言君長未有太子一旦不諱當若之何欲早立長

也 同

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

言二三子當國家[illegible]

今[illegible]疾何為不[illegible]乎 同

使國惠子高昭子

國惠子國景之子國夏也高昭子高偃之子高張 同

置羣公子於萊

萊齊東鄙邑欲使荼專齊 同

景公死乎不與埋三軍之事乎[illegible]

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illegible]景公葬埋之事

及國三軍之謀故怨兩[illegible]

師乎師乎何黨之乎

師衆也黨所也言公子徒衆何所適也 同 [illegible] 七

六年 傳吳圍

[illegible]之子 [illegible]

[illegible]

不通外使也 服虔

逆越女之子

越女昭王妾 同

三代命祀祭不越望

謂所受王命祀其國中山川為望 同 史記

[illegible]

駘齊邑 [illegible] 二十二

七年 傳不過十二

周禮王合諸侯享禮十有二[illegible]

宋子男五年 同 史記注三十一

端委

立端之衣委貌之冠 王肅 家語注第七

立於社宮

社宮中有室屋者 鄭衆 社宮社也 服虔

乃背晉而好宋

以小加大 賈逵 水經注三十五

八年 狩及鬭

鬭在岡縣北 杜預 岡縣西四十里有鬭亭 土地名 水經注二十四

十年 傳三日哭於軍門之外

諸侯相臨之禮 服虔 史記注三十一

[illegible]及賴

將齊邑 服虔 史記注三十二

十一年 傳猶獲石田也

石田不可耕 王肅

其有顛越不共則劓殄無遺育

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道則割絕無遺也 服虔

於鮑氏

鮑氏齊大夫 同

使賜之屬鏤

屬鏤劍名 同 史記注三十

子大

鳥喻已不以喻所之國 同 史記注四十

十二年 經於橐皋

橐皋地名 同 史記注三十一

傳請尋盟

尋猶重也 賈注 魯語第二 尋之言重也 韋注

亦可寒也

寒歇也亦可寒可歇之 國語注卷十七

十三年 傳王惡其聞也

惡其聞諸侯 同注

自剄七人

以絕口 服虔

乃先晉人

外傳曰吳先歃晉亞之先叙晉晉有信又所以外 屬吳經

吳夏 統 史記注三十一

十四年 經西狩獲麟

麟則禮修則麒麟至 服虔 左氏 經典釋文 屬信信土目

虎擾言於又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政則名川出 [illegible]

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 同 詩疏一之三 經上

麟土爲信信禮之子修其母致其子 同 左傳疏三

一十

傳於大野

藪名魯田圃之常處若今鉅野是也 同
叔孫氏之車子鉏商
車子微者也鉏商名也 同
以爲不祥
麟非時所常見故怪之以爲不祥 同
曰麟也然後取之
仲尼名之曰麟然後魯人乃取之明麟爲仲尼至
也 同 日十七 史記注
闞止
子我也 賈逵
諸御鞅

齊大夫也 同
子我夕陳逆殺人逢之
子我將往夕有事於君而逢逆之殺人也 服虔
陳氏方睦
陳常方欲謀有齊國故和其宗族 同
使疾而遺之潘沐
使陳逆詐病而遺也 同
子我盟諸陳於陳宗
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爲陳氏所怨故與盟所
陳宗也陳宗宗長之家 同
陳豹

陳氏之族也 賈逵
使公孫
齊大夫也 同
我遠於陳氏矣
言與陳氏宗疏遠也 服虔
且其違者
不違子我者 同
彼得君弗先必禍子
彼謂闞止也子謂陳恒也 同
子行舍於公宮
止於公宮爲陳氏作內間也 同

四乘如公
成子兄弟八人二人共乘故曰四乘 同
出逆之遂入閉門
成子兄弟見子我出逆突入反閉門子我不得復
入 同
侍人禦之
閹豎以兵禦陳氏 同
子行殺侍人
舍於公宮故得殺之 同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
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 同

成子遷諸寢
欲徙公令居寢也 同
太史子餘
齊大夫 同
婦出
出奔也 同
攻闈與大門
宮中之門曰闈大門公門 同
適豐丘
陳氏邑 賈逵
殺諸郭關

齊關名 服虔
紂殺大陸子方
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 同
於舒州
陳氏邑也 賈逵 並史記注 三十二
十五年
傳舍於孔氏之外圃
圃園 同
二人蒙衣而乘
二人謂良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巾蒙其首
而其乘也 同
孔氏之老欒寧問之

家臣稱老問其姓名 同
稱姻妾
婚姻家妾 同
適伯姬氏
適伯姬所居 服虔
杖戈而先
先至孔悝所 同
介與猳從之
介被甲也輿猳豚欲以盟 賈逵
遂劫以登臺
於衛臺上召衛群臣 服虔

使告季子
季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 同
召獲駕乘車
召獲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
同
行爵食炙
欒寧使召季路乃行爵食炙 同
奉衛侯輒
召獲奉衛侯 同
遇子羔將出
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奔 賈逵

弗及不踐其難
是時輒以出不及事不當踐其難子路言不及以
爲子路欲死國也史索 言家臣雖不及國不得
踐履其難賈逵
食焉不辟其難
言食悝之祿欲救悝之難此明其不死國也服虔
公孫敢
衛大夫同
無入爲也
言輒已出無爲復入同
必或繼之

必有繼續其後攻太子王肅
下石乞盂黶敵子路
二子蒯聵之臣敵當也服虔
冠不免 一
不使冠在地同 並史記注三十七
十六年 傳稱一人非名也
天子自謂一人非諸侯所當名同 史記注四十七
爲白公
白邑名楚邑大夫皆稱公同
如高府
高府府名賈逵

以如昭夫人之宮
昭王夫人越王女也服虔 並史記注四十
十七年 傳國子實執齊柄
秉權柄同 史記索隱二十
如魚竀尾
魚勞則尾赤以喻蒯聵淫縱舞象 詩草一之三
立公子起
起靈公子服虔 史記注三十七
二十二年 傳居甬東
越東鄙甬江東也賈逵 史記注三十七
二十七年 傳盟於平陽

定八年平陽東平陽也泰山有平陽縣此年平陽
西平陽也高平南有平陽縣土地名 宋本纂三十六
屬孤子
屬會也孤子死事者之子失名注
設乘車兩馬
大夫車服也一曰兩飾同
繫五邑焉
加之五邑也同
隰之役
在哀二十三年同 並御覽二百一
多問

闕隙地頁逸

公游於陵阪

陵阪地名 原注 據史記注 三十一

春秋公羊傳 [illegible]

吳郡[illegible]仲林

公羊

子夏傳公羊高高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其子敢敢傳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胡毋子都著於竹帛[illegible]

[illegible]

因觀史記[illegible]春秋制[illegible]

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illegible]十[illegible]

[illegible]史記得[illegible]百[illegible]十[illegible]國[illegible]

[illegible]

昔孔子[illegible]春秋[illegible]

[illegible]春秋之經[illegible]

[illegible]

治公羊[illegible]董仲舒[illegible]

子嚴公[illegible]公弟子[illegible]

樂安[illegible]弟子[illegible]

序

多隨二創

公羊[illegible]不著反與公羊為一創賈逵

緣隙奮筆奪之與公羊為二創[illegible]

隱公

春王正月

此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之義[illegible]

枉殺亂爲受命品道之端正[illegible]也 何休文諡

例 一疏 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卿大夫士[illegible]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illegible]君[illegible]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是也 閔五年疏

傳君之始年也

君者臣之天也 何休墨守 公羊文諡三十七

爲桓立也

隱爲桓位[illegible]公爲諸[illegible]雖但相幼君攝位與禪[illegible]異也 鄭玄發墨守 隱元年疏 宋本[illegible]卷十一

反之也

傳父附庸之君非有勤王之善經其自通於大國亦自利爾有何可嘉而字褒之乎 左氏春秋集傳

箴膏肓 春秋經解一

經鄭伯

桓公國在宗周畿內武公遷居東周畿內 鄭[illegible]字

詩譜四之二

天王

惠公三年平王東遷 何休膏肓 閔元年[illegible]

左 人廟稱禰

禰字示傍爾言雖可入廟是神示猶是最近於己故曰禰舊 論語疏

傳何以不日

公穀多以日月爲例或以書日爲美或以爲惡夫美惡在於事蹟見其文足以知其褒貶日月之[illegible]復何爲哉假如書曰春正月[illegible]子之[illegible]叛逆又何善惡乎故知皆穿鑿妄說也 宋[illegible]

左 傳[illegible]世卿

今春秋公羊[illegible]大夫世位[illegible]一姓周尹氏[illegible]氏而古文春秋左氏說鄭七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傳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illegible]

[illegible]

左年 傳將尊師少稱將

正法 衛孫良夫伐將答如是也 何休 宋大字本

將卑師少稱人

按前後稱人以圍者凡十五若將卑師少何能圍國 五

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

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復設二伯何欲使[illegible]歲一[illegible]天道小備[illegible]

日以[illegible]

抑之也三公臣之最尊者也又以王命行天下爲
其威故抑之也明有所屈伸也 石[illegible]異義 北堂書鈔五十

六年 傳諱疾也
鄭氏注 明鄭伯擅侵諸侯[illegible]

桓公

二年 傳宋始以不義得之故謂之[illegible]
注疏 不應得故正之

四年 傳苗
注疏 毛也明當毛物取未懷任者

五年 傳言雩則旱見
言雩不名者旱乃災也以雩言旱非旱[illegible]

卷二 襄例

八年 傳則因用是往逆矣
公羊說天子至庶人皆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
敵體之義不親迎 五經異義 通典五十八

十六年 經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大國書奔皆悉書月 春秋例七

莊公

三年 傳其言次於郎何
注疏 國內兵不當書 [illegible]

四年 傳春秋爲賢者諱
公羊云春秋爲賢者諱爲傳者諱穀梁云爲尊者

諱恥爲親者諱疾[illegible]
其說[illegible]
其名[illegible]其辭以示尊[illegible]其故以別名
[illegible]
之義也今言他人之邁[illegible]正
[illegible]於所尊所敬則[illegible]
經春秋[illegible]
者不可[illegible]見殺[illegible]
以尸歸見殺師曉[illegible]
事必須[illegible]
大夫日剌之[illegible]

[illegible]葬於齊爾
注疏 從爲齊侯所葬 [illegible]

十年 傳荆者何州名也
荆楚一物義能相兼異揚異詞故不得州名也[illegible]

國不若氏
據諸侯無稱氏之例

氏不若人
按春秋無氏獨行之例唯崔氏出奔尹氏卒[illegible]
淺世卿不同常例 [illegible]

十二年 傳注 [illegible]擬辟也

辟捐也劉先生十一 釋文二

二十年 經納幣

納幣即納徵禮曰主人受幣

二十五年 經陳侯使女叔來聘

注 謂稱七十雖庶人主字而稱之 何校本三

三十二年 傳有子則廟

未踰年之君有子則書葬立廟無子則不書葬因廟無所歸也左氏說云臣之奉君恐心奉君不得終君父有子則為立廟無子則廢也或議曰[illegible]不為君子[illegible]父無子而不為立廟[illegible]莫踰罪之大者也[illegible] 未踰年君有子

殺子惡是也皆不稱公書卒弗謚不成於君也者當序於昭穆不成於君則何廟之立凡[illegible]為墳祭之近漢諸幼少之帝尚皆不廟祭而[illegible]陵云罪之重者此何故不罪殤者十九向下未踰年之君未必未年引殤欲以何明也[illegible]

通典七十三

閔公

元年 傳猶為外之

注 謂據俱出奔還也 何校本宮

二年 傳亦可以稱宮廟也

禘者本王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成王以特賜周公令魯行耳閔二年[illegible]於莊公[illegible]譏之公羊云其言莊公何未可以稱宮廟也[illegible]不合於宮廟行禘而今行之則當明書以示[illegible]應隱避也自緣不配文王故斥言莊公以明之[illegible]

通典[illegible]

僖公

九年 經宋子

諸侯未踰年出朝會[illegible] 何謂春秋公羊說云諸侯未踰年不出[illegible]稱子以王事出亦稱子非王事而出[illegible]位不稱子鄭伯伐許未踰年以本爵譏之 從左氏說諸侯未踰年在[illegible]國內稱子以王事出則稱爵能於王事不[illegible]私恩鄭伯伐許是也春秋不得以家事辭王事[illegible]侯謚[illegible]之喪[illegible]未踰年以王事稱爵是[illegible]

議 昔武王[illegible]文業既除喪出[illegible]之上[illegible]太子者是為孝也今未除喪而出稱爵是與武王義反矣春秋僖九年春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於葵丘宋子即位年君也出與天子大夫會是非王事而非[illegible]

十年 [illegible]

[illegible]之[illegible] 六年戊申朔[illegible]在於宋[illegible]

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於鄢陵苗賁皇曰[illegible]

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遇晦則必書之以爲歷數

之證 [illegible]

十九年 經[illegible]人侵盟於邾婁 [illegible]

二十八年 傳未伐曹則其言侵曹何致其意也

聖人立教猶云不逆詐豈未行其事而先致其意

乎 並集傳

歸之于者罪已定矣歸于者罪未定也

歸于與歸之于其義一也或傳寫衍縮不煩妄釋

三十年 傳祭天 [illegible]

公羊說祭天無尸左氏說晉祀夏郊以董伯爲尸

虞夏傳云舜入唐郊以丹朱爲尸是祭天有尸也

魯郊祀曰祝延帝尸從左氏之說也 五經異義[illegible]

三十三年 [illegible] 傳必於殽之嶔巖

嶔音欽 [illegible]

匹馬隻[illegible]輪無反者

車皆不還故不得易輪轍 [illegible]

文公

二年 傳藏主也

正廟之主各藏入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於太廟

太室北壁之中 [illegible]

[illegible]

五年 傳曰賈也

天子以球 [illegible]

兼之非禮也

[illegible]禮合歸禮止一人[illegible]一人兼行[illegible]

妹乘禮意也[illegible]二人兼行[illegible]

須一人則[illegible]王則之[illegible]以充其禮之使也

[illegible]

九年 [illegible]小君成風

母以子貴庶子爲君母爲夫人薨卒赴告皆以成

禮不行妾母之制夫人成風是也 [illegible]

二 妾母之子爲君子得尊其母爲夫人[illegible]

公羊說妾子立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illegible]

於嫡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則士庶起[illegible]

亦不得稱夫人父母者子之天也子不得[illegible]

母至於妾子爲君[illegible]其母[illegible]

[illegible]

是子[illegible]

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妾子尊成[illegible]

氏義是也（五經異義） 禮喪服父爲長子三年以
將傳重故也衆子則爲之期明無二嫡也女君卒
貴妾繼室攝其事耳不得復立夫人魯僖公妾母
爲夫人者乃緣莊夫人哀姜有殺子般閔公之罪
應貶故也近漢呂后殺戚夫人及庶子趙王不仁
廢不得配食文帝更尊其母薄后非其比即妾子
立者得尊其母禮未之有也（駁五經異義 據通典七十二）

十四年 傳犬其弗克納也
此乃譏其不量事而勞[illegible]何罪義能止若能補過
何足大之哉（據集解）

十三年 傳苟將而來也
苟有多何依自謝（史記[illegible]二十二）

十七年 經（字異）冬公子遂如齊（經義不[illegible]六）

宣公

五年 傳爲其雙雙而俱至者與
雙雙之鳥一身二首尾有雌雄隨便而偶常不離
散故以喻焉（書鈔[illegible]十五）

八年 經（字異）公至自會（[illegible]七）

十年 經公如齊
諸侯有妾母喪得出朝會不春秋八年說妾子爲
諸侯不敢以妾母之喪廢事天子大國出朝會禮
也魯宣公如齊有妾母之喪[illegible]書善之[illegible]云

妾子爲君當尊其母有三年之喪[illegible]出[illegible]
也故譏魯宣公按禮妾母無服[illegible]
妾子立者也不敢以卑廢尊[illegible]
君義如左氏（五經異義） [illegible]
其母此義自[illegible]子至[illegible]人[illegible]得三年[illegible]公所
以得尊其妾母敬嬴爲夫人者[illegible]氏[illegible]
齊不以故也用是言妾子立[illegible]得爲之三年於
禮當通乎其服之門出朝[illegible]事與[illegible]
何異（駁五經異義[illegible]）

十一年 傳壯不穿
[illegible]

而[illegible]
字（注疏）爲其欲援楚善行以求上人（可校官本七）

成公

二年 傳逆於袁婁
字（注疏）一言使四國大夫波追與之盟（可校官本）

五年 傳河上之山也

十年 經冬十月

十五年 傳公孫嬰齊[illegible]謂之仲嬰齊[illegible]後
[illegible]不知[illegible]子公[illegible]故此[illegible]以
[illegible]

十八年 傳邾用正月上辛
注 誤字 會邾博卜春三月 疑 何校官本八

襄公

五年 傳蓋欲立其出也
注 誤字 主書者惡之 何校官本九
十一年 經公至自會
注 誤字 例不當書致書致者深諱使若公與上會
不與下滅 同時
十二年 經 異字 春王三月 何校本余
十三年 經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注 異字 月者危公前黷隨郲有郲婁地又受其叛
臣邑而今與會不於上會月者與日食同月不得
復見 何校官本九
二十九年 傳賢者不名
夫疑兩字之但爲有殊異之美者非謂賢者常不
名 此疑傳文誤
三十年 傳此也
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
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
曰葬宋共姬稱其謚賢之也引大夫妻命婦亦無
謚者以賤也亥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三歲
小不得謚也 五經異義 通典附見

昭公

四年 經 異字 楚人執徐子
五年 傳居嫡之名也
注 錯 嫡子生不以名令於四方接於左者而立之
字 何校官本十
十二年 傳不與諸侯專封也
注 此本是邢國今改爲復其所耳何名專封 疑集傳
十 錯 傳若曰因者然
注 錯 隨傳皆意不同門閉圍諸門曰諸是也 若十三
二十年 傳門關也
注 異字 自謂衛國主 何校本十六
二十四年 經秋八月
注 異字 則年執假出會 何校官本十
二十五年 傳以逐季氏也
季但曰官與女巫而已何足攻季氏乎 疑集傳
十 注 錯字 辰爲臣夫辰則逐季氏意明矣 何校本十 發揮官
二十六年 經公圍成
注 異字 入郎如定公當致也 同前

定公

元年 經立煬宮
孝子祭親雖致其誠信與其忠敬而已不求其爲

尚飫尸餕主人[illegible]工祝[illegible]

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

萬年勿替引之若此然則內盡己心外亦有事神

之義也 [illegible] 三十二

傳記異也

注[illegible]字 時獨我哉 何校[illegible]十一

而不念父

定公為昭公弟而謂昭公為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五年 [illegible] 十五

傳曷為不言諸侯歸之離至不可得而序

若實如此則何不列序何不言諸侯歸粟于蔡若

諸侯[illegible]之而云[illegible]如何[illegible]文乎[illegible]

十年 傳[illegible]

十二年 傳[illegible]

[illegible]長二丈[illegible]長一丈[illegible]為三[illegible]

十五年 傳[illegible]十一

哀公

五年 傳[illegible]

[illegible]大功以下諸喪當以閏月為數 [illegible]

十四年 傳有麕而角者

君熟得應使大夫持以與大夫[illegible]見其[illegible]

應而殺之君猶謂罪未定君病恐[illegible]乃

與之大夫其仁乎[illegible]況仁乎乃[illegible]

于何於議何如 [illegible]二十六

[illegible]也 [illegible]十一

反袂拭面

注[illegible]字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聖劉季當代周

所見異辭

定哀[illegible]二十一年以後孔子生訖即為所見之世[illegible]

[illegible]字

春秋穀梁傳　　古經解鉤沉卷二十二

穀梁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序　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 春秋穀梁傳序 宮讖寀鄧目志十下 夫子感麟

桓之事將作春秋振王道於無王 徐邈序 北堂書鈔九十五

解 左氏善於禮公羊善於讖穀梁善於經 鄭玄六藝論 穀梁序疏 穀梁與孝公同時 處 吉 出 釋文一 釋

序 鼓芳風以扇遊塵

正樂爲芳風淫樂爲遊塵樂可以降天神出地祇故云芳風淫樂鬼神不享君子不聽故曰遊塵 舊解 序疏

隱公

元年 尊不正

夫遜者君臣之大節也苟不失其正則聖人必責之春秋必譏之穀梁謂非正豈微旨歟鄒四之述非徒爲成蓋成先君歸仲子之意春秋貶死父之日月也日月之並照照然非遜國之賢君愚以居其首哉易著乾坤之首與居諸史之首則正創業之上嗣之首則聖特筆之以冠十二公矣始定易乾坤象無以冠之七十傳作狀以冠之三千子求顏閔無以冠之又春秋正之以桓之義不正桓母之定氏賊母謂夫人蓋總母書君氏子斯言經之微旨明言而聖人崇正之風破俗興之名義正之仁平也左氏公羊得其實穀梁之失矣 日 知 春 秋 者 哀 ...

經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子之大夫以名氏通天子之大夫于天子諸侯之士名天子之上士以名氏通諸侯之臣於天子於二王之後亦猶先代所尚之臣爲後之別於天子於二王後 平王甚有紹王之明 近於戎周欲崇禮於諸侯原情免之若無事 宰咺 ... 去來

以錢之與叔是也 范注 穀梁 疏 宋 本 廣 韻 十 二 霰 五 十 一 未 虞 夫

傳 貝玉曰含

大夫當五諸侯當七天子當九 舊 注 疏 一

祭伯來

傳 寰內諸侯

天子以千里爲寰 尹更始章句 宋本史記注 隱六

二年

傳 入者內弗受也

諸侯伐國咸皆用兵之事安有彼國願受之乎 注 春秋穀梁傳 鄭 玄 五 ...

夫人薨不地

此說非也假如夫人歸寧死於外豈得云不地乎 舊 注 疏 三

傳外褒

壞宮傷賊者 趙一

五年 傳伐人民驅牛馬曰侵斬樹木壞宮室曰伐

疾之者孔子曰傷人乎不問馬今侵梁以傷人民爲

輕而斬樹木壞宮室爲重是理道之不通也 啖 伐 趙

啖 若人民驅牛馬兵去則可以歸復其舊若宮

室斬樹木則樹木斷不復生宮室壞不復成爲害

者更重也 釋疑 義 二 趙

七年 傳聘諸侯非正也

周禮云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人君亦有聘士

之禮穀梁曰聘諸侯非正也言天子不當聘諸侯

諸侯矣 又助 春秋集傳纂例 四

頃侯也

所者侯之氏 尹 更 始 法 二 趙

十年 傳不正其乘敗人而深爲利

安有彼不敗而能取其邑乎假如兵不敗我直以

得其邑則無罪乎 趙 集 傳 一 辨 疑

桓公

元年 經春王

春秋上下無王者凡一百有八桓無王者見不奉

王法餘公無王者爲不書正月不得書王桓初即

位者已見治故書王以示 我 義 紛 例 二 趙 春秋之

首必書王爲得人大一統之義心也 趙 王者

次于四時者天之所爲也正者王之所爲也 王

於春王正月於王以載行事以正萬物 而後

繼世乘傳世承而後爽既作實明 後君君臣

臣父父子子之道定是以凡書十皆用時之班歷

或失不班歷則不書以明上事天子下理諸侯以

正王道也若不班歷而不書正則并王去之雖是

月有事節書其事而無其正何者王既不書正月

愛附周班歷而書正則何正在焉然是無事 亦書

首正月以紀之何者王既書之正宜在首自爲正

本無毫釐之差穀梁公羊無解左氏得其實 趙 義

此宜書 啖 趙 十二

鄭伯以璧假許田

鄭以祊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 虞 信 史記注 三十三

二年 傳孔氏父字謚也

孔父字父美稱也孔氏之先皆以字連父故有弗父

金父木孔爲氏豈世世改乎又春秋時名嘉者多

字孔以爲謚也 又 集 傳 二 辨 疑

三年 傳謹言而退

穀梁云謹其約言而退接會遇亦並不歃皆是約

言而退何得獨異其文 趙 集 傳 四 纂 例

四年 傳蒐曰苗

通平楹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廢疾
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於苗選徒囂囂夏
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
教於世若其所欲改其陰書於緯藏之以傳後
王穀梁四時田者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
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者在先後雖異不
足以斷穀梁也　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釋廢疾
[illegible]十七
九年　傳爲之中者歸之也
按王后者天下之母不關於諸侯自合書之不關
魯爲之媒乃書也趙集傳六筆例
言使非正也
禮諸侯端拜於天子猶其君則下其君一等未娶
則以圭帛繼子男此爲同受王命也至於相朝則
受會今曹伯有不朝會未爲有闕命使世子□朝
言非禮之政庚僖注
以內
內辭
內失正曹伯失正
言二者俱失之詞啖趙纂例第十七
異字　則是放命也
放逐也言世子違父命而止是當不義則爭之庚

注曰十七御覽百
十年　傳正終生之卒也
曹伯有疾諸侯之禮使世子行朝故於卒示譏范甯
名馮氏駁曰
茅戰者前定之戰也
此說非也言來者責二國不當來固言戰者罪敗
之當此趙集傳辯疑
十一年　經公會宋人[illegible]夫鍾
[illegible]十二文
十四年　傳以爲雖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
雖以未易災之餘而嘗然後可志也用火災之餘
以之宗廟非人子所以盡其心力不敬之大也
十五年　傳地而後伐疑辭也
按謀伐之[illegible]心中之事何由
知之[illegible]成[illegible]而後行[illegible]辭意[illegible]
無他義也趙集傳
十八年　傳舉稱公衆上也
諸侯五等臣子皆曰公從高稱也[illegible]
用解離啖集傳辯疑二
莊公
元年　傳無求錫命

錫命者旌功德之由苟錫之非禮也汲梁[illegible]
受命無來錫命此說非也按[illegible]
天子益尊不比三代猶能錫臣下[illegible]
無錫命乎蓋不知譏其賞無功而遂妄爲說也 朱[illegible]曰 朱[illegible]

二年 傳婦人既嫁不踰竟
若然則父母存豈得絕其歸寧乎 同[illegible] 纂例二

四年 傳刺釋怨也
凡戰伐盟會苟君臣不敵則必恥之錫其狩乎狩者非大於戰伐盟會也戰伐盟會者不得已而爲之狩者在我而已苟公自狩於境內則爲人事也楚[illegible]狩則非人事也況非人事則必[illegible]侯乞公[illegible]公不[illegible]之[illegible]狩[illegible]是[illegible][illegible]之二年[illegible]不同天之譬猶斯穀梁近之[illegible]武公[illegible] [illegible]史考索十二

八年 傳錫名貴之也
王人[illegible]當直稱王人而已今以其[illegible][illegible]而非諸侯故加名以貴之係人年公[illegible]于人[illegible]是卑者之常稱 [illegible] 三

七年 經恒星不見

天戒若曰勿使大夫世官將令專事與廟公室卑矣 [illegible]春秋說 [illegible]十九 二

十七年 傳逃義曰逃
凡言逃者皆謂義當留而擅去也故穀梁云逃義曰逃君臣同辭逃者匹夫之事也 趙匡集傳七 纂例

二十[illegible]年 傳爲嫁天子之葬也
[illegible]天子不許之葬按當時天子微弱豈肯設之乎若實有畏王之心則自赦以除母罪豈爲得禮且[illegible]有怨齊之心[illegible]所忌赦自赦爾葬自葬爾事不相關 曰

二十[illegible]年 傳朝於廟正也於外非正也
若於國中而不於廟乃爲非禮若於境上如何求廟乎且諸侯朝於[illegible]之下亦豈得求廟乎 [illegible]

二十四年 傳赤蓋郭公也 [illegible]
赤若是諸侯不能治國舍而歸曹應謂之奔何以謂之歸乎 [illegible]六

二十八年 經大無麥禾
水旱[illegible]不書水旱而曰大無麥禾者[illegible]不登稼穡不成 [illegible]十七 二

二十九年 傳以大及小也
此但言先後次第破甚者先之或近遠者亦先之

何必小大乎（穀梁傳 閔 辨疑）

閔公

元年 傳謚所以成德也

成謂定其德之優劣（穀梁趙匡 北宋本 …）

僖公

四年 傳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

霸主當以討罪正邪為務豈以易侵而遂侵乎又

凡春秋書侵伐皆罪之也不可妄加褒飾（趙 穀梁 …）

十八年（辨疑 五 八）傳言及惡宋也

戰言及者所以別客主直與不直河曲之戰兩不

直故去及今宋言及明直在宋非所以惡宋也（…）

言及為惡是河曲之戰為兩善乎又穀梁以為（…）

曲之戰不言及略之也自相反矣（宋 … 王 … 三）

二十一年 經大旱

春秋凡書二十四旱考異郵說云分為四部分（…）

義焉（宋板 宋本 … 正義 二十三）

二十九年 經大雨雹

雹者陰脅陽之象霰者陽脅陰之符也（春秋 …）

三十三年（辨 注 上 …）未可殺而殺舉重也

未可殺而殺謂定元年殺菽也（…定元年）

草不死唯菽死故紀其災也昆今百草（…）

先枯僅知豆易（…）不得云舉重也（趙 穀梁傳 六 辨疑）

文公

四年 傳其不言氏何也貶之也

凡夫人加氏字使成言耳今既日婦姜故不要言

氏無他義也（與 穀梁傳 七 辨疑）

五年 傳而含已晚（… 正 … 字）

雖前諸侯自相於（… 宋 六）

九年 經地震

陽氣伏於陰下見迫於陰故不能升以至地動（孔）

（… 春秋 本義）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以其稻敗兵無休時君子原情不責晚也（釋 …）

（宋板 宋本 … 五十一）

十二年 傳女子十五而許嫁

女子十五許嫁笄（… 月 … 十日 …）

十四年 傳猶茀也

茀扶撥翻（李 本 音）茀扶勿翻（… 音 二十二 …）

宣公

二年 傳華元雖獲不病矣

按軍敗身獲而云不病此說非也但緣師先敗獲

身乃見獲故次第書之有何褒貶乎若欲褒貶之

乃足其不身先士卒爾何得云善也晉侯莪治之[illegible]
見獲爲馬陷濘中既實不敢各依事實而書[illegible]
豈說 建集傳八 祥疑
三年 經牛死
宣公區霧昏亂故天不饗其祀 蜀自裁 十九 書二
八年 經有事於太廟
禘而云有事者譏卿佐卒廢本而書有事其實
當時有用七月而禘因宣公六月而禘得贈故變
文言有事春秋因事變文見其得正也 [illegible]
宋本 建 陸 生 五 十 十一 二
十年 傳使不得其君臣之道
十五年 附 蒼 注 殷字 二人與君昏淫
傳古者什一
十八年 附 附 注 行字 又變困十畝 道何建安 余氏萬卷堂本七 並廣石經七
傳 颺字 見未異文也

成公

六年 傳作爲也
九年 時 附 參 殷字 言新則兼作也 影宋本八
傳許其事賢伯姬也
或事以襄臣宜事而書未有別紀別事以爲褒之
十三年 經 於字 建集傳八 撰疑 遂會晉侯齊侯[illegible]
十八年 經梁虛國
天子國方百里公侯十里 余 建 生 彭 氏 [illegible]

襄公

六年 傳 句異 非立異姓以莅祭祀 本九 自 校 余
此莒宣四年經云取鄫以爲若今皆滅之不合如
此所以云立異姓也按莒不滅鄫以鄫附庸故魯
取得之何妨書取鄫乎且定六年鄭滅許哀元年
許復見於經則鄫之滅亦何妨得若鄫人
實取外孫爲國嗣罪自在鄫君莒之過則經文又
當如梁亡之類而言鄫亡不得書滅 知 匡 集 傳 辯 疑
九
七年 傳見以如會卒也
此說非也凡諸侯卒皆書名若言鄭伯如會未至
卒於鄵則不成文辭也故云爾吳子遏伐楚門於
巢卒亦書於伐楚之上亦同此義 明 嚴 翻
十二年 經圍台 台
台音臺 建 壽 音 宋本 音 毒 壽一 經

昭公

七年 傳王父名子也 注 殷字 誤字
君不聽臣易名者欲使人重父命也父受
名於王父王父卒則稱王父之命名之 何 校 余 本 十
八年 經陳侯之弟招殺陳世子偃師

招成公子姬師襄公子所謂悼太子者也哀公次
其世子留託之招哀公有疾招殺太子姬師而立
留 友仿注
傳曰鄭陳公子招
招發於十年矣 同
盡其親
謂稱公子又稱弟招先君之公子今君之母弟也
同
惡也
惡哀公使招至於殺之 同 岸谷覽百呂十七
御辟者
其注也 見十三 釋文二 辟讎也 同 經典釋文六
吳字十年 閔之也 唐石經十
五 傳君命無所不通
宗廟大事大夫卒小事以理言之應待祭畢文宜
記稱衛侯曰柳莊者非寡人之臣也社稷之臣也
如其卒雖當祭必告據此足明常祭不告 案集傳
然也
二十年 傳齊謂之綦
綦連併也 劉炫
楚謂之踂
踂聚合不解也 同

衛謂之㯳
㯳如見穀斛也 見景宋本 文二十六
定公
元年 傳毛澤未盡人力未竭未可以稱無也
雩者以兩僞也諸符毛澤盡人力竭雖雨何救哉
蓋傳以日月爲例故有此分別 案集傳十 辨疑
八年 傳一字兩稱命 唐石經十一
釋茫實出奔鄭
注知見代由己故懼而出奔 何校本十一 余
十二年 傳非國不言圍 唐石經十一
十五年 釋滕子來會葬
得勝二世爲服事我 見答肅氏 見余本十一 二郭
同 注十
傳乃急辭也
疾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 案集傳十 辨疑
哀公
元年 傳此該郊之變而道之也 唐石經十二
吳字 子不志三月卜郊 唐石經十二
十二年 傳非正也
舂秋常賦不書而書之必譏其重斂也復書用田
賦可知其害人矣謂作者不宜作謂用者不宜用
皆聖人之微文也自作丘甲之後已斂十一之稅

矣田賦軍賦本通出馬一匹牛三頭今別爲田明

矣杜氏穀梁得其旨 表山堂考索 折續集十二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孝經

序僕避難於南城山棲遲巖石之下念昔先人餘暇述夫子之志而注孝經 鄭氏注序 劉肅大唐新語九

孝經者三才之經緯五行之綱紀孝爲百行之首經者不易之稱 鄭第八序十一 王肅曰 春秋有呂國而無甫侯 同 求教未才詔 文苑英華七百六十六 文苑六十二 以鄭爲主 唐會要序 劉來序

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原故作孝經以總會之 鄭玄六藝論序

敘孝經云玄又爲之注 唐會要七十七

開宗明義章

開宗及紀孝行喪親等三章通於貴賤 皇侃義疏 邢疏一

仲尼居

居靜而思道也 孔安國注 釋文二十三

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 劉瓛說

居閒居也 劉瓛說 釋文二十三 王肅注

尻尻講堂也 鄭玄注

亚聚尼和 梁武帝說

先王

禹三王最先者 鄭玄注

有至德

至德孝悌也 孝爲之至也 王注

要道

禮樂也 鄭注 孝爲道之要 王注 釋文二十三 窮理

之至以一管衆爲要 殷仲文注 一

曾子避席曰

參謂孔子自作孝經本非曾參請業而對也 劉炫

述義 序疏

夫孝德之本也

人之行莫大於孝故爲德本 皇侃注 玄宗注 疏一

無念爾祖

卿大夫章

張官設府謂之卿大夫 鄭注 宋本 敦煌 二

非先王之法服

法服謂日月星辰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天子服日月星辰諸侯服山龍華蟲

卿大夫服藻火上服粉米

上章

資於事父

資者人之行也 公羊疏 一十五

故以孝事君則忠

上云君父敬同則忠孝不得有異是以至孝之心

事君必忠也 二

庶人章

子曰因天之道 治要宋本 大字本

民者以力耕墾以織紝以收斂 齊民要術 一

脫衣就功暴其肌體以從事 足少而

因地之利 治要宋本 大字本

分別五土視其高下若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

丘陵阪險宜種棗栗 鄭注 齊民要術 三 宜種桑栗

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言爲人無終始者謂孝行有終始也患不及者謂

用心憂不足也能行如此之善曾子所以稱難 三

三才章

因天之明 治要宋本 大字本

孝治章

昔者

昔古也鄭注

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

諸侯五年一朝天子天子亦五年一巡守鄭注 禮記正義十六

不敢侮於鰥寡

丈夫六十無妻曰鰥婦人五十無夫曰寡鄭注 詩疏一之二

聖治章

以配天

配天於南郊祀之史記注二十八

宗祀文王於明堂

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鄭注 文選注

大學中學也庠上義也所以教德也

曰汝與學以教胄子國子也

堂在國之陽 明堂上圓

下方

以配上帝

帝亦天也孔安國傳 上帝太乙之神在

紫微宮天之最尊者 上帝人也

上帝天之別名也神無二主故異其處

避后稷也史記二十八

其儀不忒

孝悌也鄭注

紀孝行章

祭則致其嚴

齋戒沐浴明發不寐鄭注 北堂書鈔八十八

五刑章

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

不孝之罪聖人惡之云在三千條外鄭注

士 六

廣至德章

非家至而日見之也

非門到戶至而見之鄭注二十八

天子有爭臣七人

七人謂三公及前疑後承左輔右弼同上

喪親章

禮無容言不文

禮無容觸地無容言不文不爲文飾鄭注 北堂書鈔

毀不滅性

毀瘠羸瘦孝子有之鄭注 文選注五十七

陳其簠簋而哀戚之

簠簋祭器受一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盛黍稷稻

粱器陳奠素器而不見親故哀感也鄭注 北堂書鈔八十

卜其宅兆

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之 北堂書鈔同右十二

爲之宗廟以鬼享之

宗尊也廟貌也親雖亡沒事之若生爲作宮室四時祭之若見鬼神之容貌 孝經注疏卷九之一

春秋祭祀

四時變易物有成熟將欲食之故薦先祖念之若生不忘親也 御覽五百二十五 鄭玄注

論語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論語

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尺二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 鄭玄序 儀禮疏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儒則大矣比爲中庸斯言之善猶不能崇衛者乖本妙極今也君旅衛矣

與吾言依同孔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崔豹論語 文選五十五

學而

子曰學而時習之

子者男子之通稱謂孔子也 馬融 古論語集解 集注

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鄭玄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冬陰也書禮者事事亦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鄭玄云誦謂歌樂也弦謂

以經術時陽用事興學之以學陰用事則[illegible]
事用時順氣物功易也三月中[illegible]云故[illegible]
之於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illegible]
侃義疏一
不亦說乎
說深而樂淺 譙周注
而不慍
慍怨也 鄭玄注 並釋文二十四
有子曰
[illegible]孔安國論語訓解 [illegible]何晏集解 [illegible] 隱人 鄭玄論
[illegible]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與朋友交
同門曰朋同志曰友 鄭注 [illegible]
道千乘之國
道猶治也 包咸章句 集解 司馬法云井十為[illegible]
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 [illegible]
子夏曰
子夏衞國卜商 書目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illegible]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illegible]
[illegible]於禮[illegible]
恭不合於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於禮也
白華[illegible]
[illegible]未若貧而樂道 [illegible]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切磋琢磨以成寶器 鄭注 詩疏三之二
告諸往[illegible]
一[illegible]以貫之
蔽塞也 鄭注 文選注五十四
道之以德
六德謂智仁聖義中和 [illegible] 釋文二十四
孟懿子
慶父輔弑死時人為之諱故云孟氏 [illegible]

樊遲御
樊遲魯人 [illegible]目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父母唯其疾之憂
言孝子不妄為非唯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馬注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 包章句 並集解一
色難
言和顏悅色為難也 鄭注
先生饌
食餘曰餕 馬注 並初學記十七
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也尋繹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爲師矣 孔注 [illegible]
上
君子周而不比
忠信爲周阿黨爲比 鄭注 [illegible]
誨汝知之乎
誨猶教也 孔解 [illegible]
子張學干祿
顓孫師陽城人 [illegible] 弟子 史記 [illegible] 十八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言行如此雖不得祿得祿之道 鄭注 史記注 [illegible]
或謂孔子曰
[illegible] 或云[illegible]人不[illegible]名[illegible]
[illegible] 三
大[illegible]小[illegible]
大車爲[illegible]小車爲羊車 [illegible] 二十二
雖百世可知也
物類相招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馬注 [illegible]
[illegible]
八佾
[illegible]其易也
[illegible] 二
子謂冉有曰

冉有 [illegible] 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素以爲絢兮
成章曰絢 鄭注 儀禮 [illegible]
繪事後素
不用繪 [illegible] 儀禮 疏一
[illegible]
[illegible]
吾不與祭如不祭
孔子或出或病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
於心與不祭之同 [illegible] 儀禮 疏 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哀而不傷
哀世夫婦不得此人不爲減傷其愛 [illegible] 之一
哀公問社於宰我
主田主謂社也 [illegible] 初學記 二十八 宰我魯人 [illegible] 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始作
謂金奏 鄭注 周禮 二十二
[illegible]也
[illegible]

未盡善也

謂未致太平 同 詩疏之三

里仁

里仁爲美

里者民之所居 鄭注 高麗本 縣附二十

知者利仁

知仁爲美故利而行之 王肅 集解 二

顛沛必於是

顛沛偃仆也 馬注 宋本文 選注六

無適也無莫也

敵音 鄭 全前 適莫猶厚薄也 范寧 釋文 十

論語卷二 六

君子懷刑

懷思也 孔解 文選注 廿一

何有

言不難也 同

如禮何

言不能用禮也 同 皇疏 蔡謨 二

忠恕而已矣

忠以事上恕以接下本一而已惟其人也 皇疏何 注約文 惠棟引皇 岳氏本二

事君數

數謂速數之數 包章句上 鄭解 數世角翻 何晏音

邑具翻 梁武帝音 釋文 廿四

公冶長

子謂公冶長

公冶長名芝字子長 范寧 釋文 二十四 字子芝 史記

十八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

南容南宮縚魯人不廢言見用 孔解 史記注 六十七

瑚璉也

黍稷器夏曰瑚殷曰璉 包注 詩疏 之上 漢書 一

雍也

魯人 鄭目錄 弟子 史記注 六十七

論語卷二 七

子使漆雕開仕

漆雕姓開名子若其字也仕仕於朝也 孔解

乘桴

桴編竹木大曰筏小曰桴 馬注 詩疏之二

無所取材

適用曰材好勇過我用故曰無所取 索隱 鄭注 史記

注六 十五

可使治其賦也

賦魯以論作傳 梁武 宋本 常人 字本 音義

赤也

魯人 鄭目錄 史記注 六十七

說愈
愈猶勝也 鄭注 宋本春秋疏十二
宰予晝寢
寢臥息也 同 文選注十五 宋咫聞集上
晝當作畫字之誤其繪畫寢室故夫子嘆朽木不可雕糞土之牆不可圬 宋說苗 資暇集上
申棖
蓋孔子弟子申續 鄭注 釋文二十四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性者人之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孔 集解上
性謂人受血氣以生有賢愚吉凶天道七政變動之占也 鄭注 說敍
宋書二十八上
敏而好學
敏行之疾也 孔 詩疏十八之四
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
節栭也刻之為山梲梁上楹也言其蔡文蔡謂國君之守龜出蔡因以為名焉山節藻梲者非文仲所當有之 鄭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四
未知
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孔解 高依本集解三
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
簡略也 同 文選注四十三 吾黨之小子於大道妄作穿
鑿以成文章 同 韓詩注 山谷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焉猶安也言小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丘者也安不知我之好學也言亦不如我之好學也 衛瓘
宋注疏五
焉於虔翻 釋文二十四
雍也
仲弓問子桑伯子
子桑伯子秦大夫 鄭注 釋文二十四
原思為之宰
魯人 孔子弟子 史記注六十七
九百
九百斗 孔 集解三
子謂閔子騫
閔子騫魯人 [illegible] 弟子
伯牛有疾
伯牛魯人 同 史記注六十七
一簞食
簞笥也 鄭注 儀禮疏一
一瓢飲
瓢瓠也 孔解 高麗本集解三
賢哉回也

非大賢樂道不能若此故以譽之 衛瓘注 史記注六十七

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君子儒將以明道小人儒則矜其名 何休注 北堂書鈔 六十

行不由徑

步道曰徑 鄭注 史記集解三

則野

野人粗略 皇侃疏 十一

文質彬彬

彬彬文質相半之貌 孔注 文選注十七

人之生也直

好生之道者正直 鄭注 詩正義七之二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逝往也言君子可使

陷陷入於井也 孔注 說文繫傳三

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從之 包注 ……

本解 三

夫子矢之

矢誓也 鄭注 蔡謨 釋文 史記序二十四 矢陳也

夫子爲子路陳天命也 蔡謨 史記注四十七

予所否者

否備鄙關 玉篇 方有詭 ……

子嘗之

見南子者時不獲已猶文王之拘羑里也天厭之

者言我之否屈乃天命所厭也 索隱 史記注四十七

可謂仁之方也已

方猶道也 鄭注 後漢書注 四十上

述而

竊比於我老彭

老聃周之太史 鄭注 禮記 宋本 正義 一十六 彭 彭咸也

自行束脩以上

謂年十五以上 後漢書注 六十四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

用已而後行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

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矣 釋注 史記 六十七

則誰與

與音餘 釋文 十四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盛美故忘於肉味也 周氏

注 史記 作三月

作音字 韓詩外傳 ……

飯疏食

疏食菜食 ……

子不語怪力亂神

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言（孔解 集解 書本 四）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於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李充集注 史記注四十七）

陳司敗問昭公

司敗人名齊大夫（釋文 鄭注十四）

巫馬期魯人（鄭目弟子 史記注六十七）

揖巫馬期而進之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正如所言弟子猶不能學況仁聖乎（包章句 本集解）

鄭曰

病

謂疾甚困也（鄭注 宋本 默 六）

子路請禱

禱請也（包章句 皇疏注 上之上）

丘之禱久矣

明素恭肅於鬼神且順子路之言也（李注 後漢書注八十）

二

泰伯

泰伯

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史記索隱 吳世家一）

三以天下讓

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位於季歷以大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江熙 釋 吳 十八）

則絞

絞刺也（王注 學齋）

啓予足啓予手

父母全而生之亦當全而歸之（論語注 後漢書注四十二）

可以託六尺之孤

六尺之孤年十五以下（鄭注 周禮疏十二）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冥也其見人道遠（鄭注 儀禮疏十一）由從也言王者設教務使人從之若皆知其本末則愚者或輕而不行（鄭注 後漢書注八十二）

不至於穀

穀祿也（孫綽注）

不易得也

易音亦（鄭音 釋文二十四）

予有亂十人

亂理也理官者十人（孔注 集解 書 下）十人謂文母

周公太公召公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
括 據注疏二十四宋本春秋
而致美乎黻冕
黻祭服之衣冕其冠也 同上宋本春秋疏十七
[illegible]寧
與仁
管仲攻之故稱言 [illegible]
達巷黨人曰
達巷黨名也 鄭注 [illegible]
博學而無所成名 [illegible]
不[illegible]必無所行無有其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人也 [illegible]
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恍惚不可為形象 [illegible]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使好德如好色則棄邪而反正矣 [illegible]史記注
未成一簣
簣土籠也 鄭注 [illegible]
秀而不實者
[illegible]無實 [illegible]
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雖有所立未必能權[illegible]
權量 [illegible]
偏其反而
唐棣之華
唐棣棣也 同上[illegible]
鄉黨
恂恂如也
恂恂恭慎貌 鄭注 後漢書注二十七
踧踖如也
踧踖恭敬貌 同上 後漢書注二
過位
門屏之間有北面之位 [illegible]宋本春秋疏[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紅紫不以為褻服
紅紫間色不正褻服私居服也 言褻服不用則正服可知 [illegible]
褻衣狐裘也 [illegible]
緇衣羔裘
諸侯視朝之服 [illegible] 亦卿大夫士祭於君之服 [illegible]
其裳謂帷裳 [illegible]
[illegible] 卿大夫[illegible]
素衣麑裘

諸侯視朝之服其臣則青衿奐紋衣爲裼

之 視朝之服 同 宋校宋本禮記疏四十

一身有半

今小臥被 同

非帷裳必殺之

帷裳謂朝祭之服其制正幅如帷

衣餘一幅

玄冠

玄冠委貌諸侯視朝之服 同 禮疏七

必朝服而朝

朝服皮弁服 同 宋校宋本禮記疏二十六

十六

食不厭精

食麤則誤人生疾故調和不厭精潔也

食饐而餲

饐餲久味惡如乾魚肉久而味惡也 同

魚餒

魚敗曰餒 孔解 史記注 同 十七

不時不食

不時非朝夕日中時一日之中三時食

不使勝食氣

食氣餼饑 集解

不撤薑食

齊禁葷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 孔解 集解五

鄉人儺

十二月命方相氏索室中驅疫鬼 鄭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

儺却之也以葦矢射之 月注

廐焚

廐公廐也 王肅 釋文二

入大廟

爲君助祭也 鄭注 集解五

居不容

式負版者

十七

版謂邦國圖籍也負之者賤隸人也 鄭注

必變

敬天之怒 孔解

山梁雌雉

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梁粟 同

子路共之

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嗅而作 周氏

先進

先進於禮樂

先進謂仕也 包

則吾從先進

將移風易俗歸之純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包章句 論語集解六

皆不及門也

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 鄭注 朱上六

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言閔子騫爲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

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陳群 論語集解六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衛蒯聵亂子路與師往有孤黯者當師曰子欲入

耶曰然黯從城上下麻繩鈎子路半城問曰爲師

耶爲君耶曰在君爲君在師爲師黯因投之折其

左股不死黯謂城欲殺之子路目如明星之光耀

黯不能前謂曰畏子之目願覆之子路以衣袂覆

目黯遂殺之 太平御覽三百六十六

衆也 一

侍人 篇目弟子也 六十七 衛人 史記 十八

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篤是口無擇言君子是身無擇行色莊者不惡

而威 孔解 集解下

日知方也

方常也 鄭注 文選注 十二

浴乎沂風乎舞雩

沂水出沂山 水經注 同 二十五 沂水在魯城南雩壇在

其上 同 史記 朱校 三十四 朱本

顏淵

請問其目

欲知其要 鄭注 周禮疏 二十四

皋陶

皋陶爲士師號曰庭堅 同注 路史後紀 十一

子路

必世而後仁

周道至美武王伐紂至成王乃致太平由承殷紂

敝化之後故也 鄭注

冉子退朝

朝於季氏之私朝 同 詩疏 二之二

魯君之朝而退也 周氏 論語集解六

謂冉有從季氏自

吾黨有直躬 弓 者

直人名弓 鄭注 釋文 二十四

葉公見聖人之訓勤有

隱諱故稱直躬 孔 集解 二十

狂者進取

仰法古制不顧時俗是進取一槩之義 鄭注 詩疏 三之二

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

言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 同

不占而已矣

無恒之人易所不占 同皇集解七

明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切切勸競貌怡怡謙順貌 同詩疏九之二

憲問

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四者行之難未足以為仁 鄭注 史記注六十七

危言危行

危猶高也 同文選注三十五 後漢書注四十一

危行言孫

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 同宋本一卷孫疏

奪伯氏駢邑三百

三百家齊下大夫之制 同集校宋本禮記疏五十九

卞莊子之勇

卞莊子秦大夫 鄭注 蔡文二十四

霸諸侯

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 同書故十一

何以報德

德謂恩惠也 同禮集記七

下學而上達

下學人事上知天命 同後漢書注五十九

吾力猶能肆諸市朝

大夫於朝士於市公伯寮是士止應云市連言朝耳 同周禮疏三十五

作者七人矣

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蓧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者七當為十字之誤也 同疏十四

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 孟子孫疏十二上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

石門魯城外門也晨門主晨夜開閉者 後漢書注六十下

深則厲

由膝以上為厲 同詩疏二之二

高宗諒陰

諒闇謂凶廬也 同後漢書注四十四

原壤

孔子幼少之舊故 同□□八十四

衛靈公

在陳絕糧 糧

糧糧也 鄭注 □宋□本李善

斯濫矣

濫溢也 同前同

郊柳下惠之賢

柳下惠爲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同上 文選注 五十七

勸之不以禮

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得其失也莅莊涖

以威其失也猶莊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則知則

莅而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節莊則威

而不猛故安上治民莫善於禮 … 以道

其性仁以安其性莊以安其情禮以 … 化民

之善必備此四者 … 疏之十五

用諂師之道也

相扶王 … 集證同

季氏

自諸侯出

亦謂幽王之後也 鄭注周禮夏官序 平王東遷以

始微弱 同上 詩疏之一

四世矣

文子武子悼子平子 同上 … 集解八

狎大人

狎慣忽之言慣見而忽也 同上 書疏十一 大人爲天子

諸侯爲政教者 同上 … 三

陽貨

陽貨欲見孔子

陽貨名虎字貨 孔解

歸孔子豚

豚豕之小者 同上 孟子疏六下

子路不說

夫子豈貧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蘇以示無係以

視門人之意子路見形而不及道故聞乘桴而喜

聞之公山而不說升堂而不入室安得聖人之趣

江熙解 … 七

吾其爲東周乎

興周道於東方故曰東周 孔解 集解下 據時東周

鄭注 … 之 …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 孔解 集解下 我非匏

瓜焉能繫而不食者與往仕而得祿 鄭注 文選注十一

子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爾時禮壞樂崩三年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爲聖

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啓憤於夫子

義在屈己以明道也 繆播 … 疏十七

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

既爲君子不職爲亂階也其於赴患致命而不知

正顧義者則亦陷於爲亂而受不義之責 李充注

… 疏十七

惡訐以爲直者

發人之私曰訐 孔解 集解九

微子

殷有三仁焉

三人行異而同仁其憂亂寧民 孔解下 集解

箕子比干不忍去皆是同姓之臣有親屬之恩不能無

道不忍去之也然君臣義合道終不行雖同姓有

去之理故微子去與箕子比干同稱三仁 論語注疏一二之

吾老矣不能用也

聖道難成故言老不能用 孔解下 集解

孔子下

下堂出門也 鄭注 釋文二十四

滔滔者

悠悠者周流之貌 孔解 史記孔子世家注 集解本 文選注四十七 十九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言凡天下有道者丘皆不與易也已大而人小故

也 皇疏本 日 集解九

子路從而後

孔子至蔡解於客舍人夜有取孔子一隻屨去一屨

高真履於受盜家孔子履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屨

異 論語隱義注 御覽六百九十七

以杖荷蓧

蓧草器名 包章句 史記注四十七

朱張

字子弓荀卿以比孔子 王弼注 釋文二十四

與孔子同故不論也 同 八十

言其行

放言

放置也置不復言世務 包章句 史記注四十七

我則異於是

不爲夷齊之清不爲惠連之屈故曰異於是也 鄭注 後漢書注六十一

大師摯適齊

師摯以下周平時人 同 漢書注二十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

亞飯三飯四飯皆舉食之樂 同 周禮疏四

故舊無大故

大故謂惡逆之事 同 永樂宋本禮記疏十四

周有八士

宣王時 劉向 馬融說 並釋文二十四

周公相成王

時所生 鄭注 詩疏十六之三

子張

雖小道

小道如今諸子書也 鄭注

恐泥

泥謂滯陷不通 並同後漢書注六十下

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

謂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也 馬融集解

堯曰

天之曆數在爾躬

謂有圖錄之名 鄭注書疏

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

帝太微五帝 同上詩疏十七之二

用玄牡者爲舜命禹事於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用皇天大帝之牲 同上書疏八

帝臣不蔽

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 包氏章句筆解下

簡在帝心

簡閱在天心言天簡閱其善惡也 鄭注書疏八

孟子上

吳郡

孟子 章指篇敘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一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據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也章有大小分章則篇趨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

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失（句）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述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其行乎斯文矣（毛扆影宋蜀大字本章句本卷末）

題辭

即序也趙生尚或故不謂之序而謂之題辭也（梁）（孫奭音義 毛扆影宋蜀大字本 孟子音義卷上）

梁惠王

叟

長老之稱依皓首之言（劉熙注 史記注周十四）

何必曰利

（趙岐孟子章指）言治國之道明當以仁義爲名然後上下和親君臣集穆天經地義不易之道故以建篇立始也（毛扆校宋文定參本）

豈能獨樂哉

章指 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則忻戴其上大平化興無道之君衆怨神怒則國滅祀絕不得保守其所樂也（同前）

數罟

數音朔丁公著音（張鎰音）

注 孚有悔

辭詩也 丁音（孫奭音義卷上）

斯天下之民至焉

章指 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備足然後導之以禮義責己矜窮則斯民集矣

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章指 言王者爲政之道生民爲首以政殺人人君之咎猶以白刃疾之甚也

王請勿疑

章指 言以百里行仁天下歸之以政傷民民樂其亡以梃服强仁與不仁也

沛然誰能禦之

章指 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是故文王視民如傷此之謂也（毛扆校宋文定本）

王若隱其無罪

隱度也（劉熙注 文選注五十六）

爲長者折枝

折枝若今之按摩也（同 後漢書注五十六） 折草樹枝（趙）

（書經注 音義上）

末之有也

章指 言典籍攸載帝王道純桓文之事譎正相紛撥亂反正聖意弗珍故曰後世無傳未聞仁不施人猶不成德釁鐘易牲民不被澤王請嘗試欲踐其迹答以反本惟是爲要此蓋孟子不屈道之言也

則王矣

章指 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發政行仁民樂其事則王道之階在於此矣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矣

不亦宜乎

章指 言齊王處囿專利嚴刑陷民也

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章指 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必有勇勇以討亂而不為暴則百姓安之

吾欲觀於轉附朝儛

淯水名出南陽恐誤淯 [illegible]

睊睊胥讒

睊睊側目視貌言睊睊然怨目相嫉而相讒也 [illegible]

音釋 音義 上

好君也

章指 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慢遊之樂不循肆溢之行是以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也

於王何有

章指 言夫子恂恂然善誘人誘人以進於善也齊王好貨好色孟子推以公劉大王所謂責難於君謂之恭者也 並毛扆校 書堂鈔本

王顧左右而言他

章指 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乃安其身也

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章指 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稱曰舊國則四方瞻仰之以為則矣

未聞弒君也

章指 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齊王垂戒於後也

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章指 言任賢使能不遂其學則功成而不隳脩人之是從已之非則人不成道玉不成圭善惡之致可不察哉

亦運而已矣

章指 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民心悅則天意得天意得然後乃可以取人之國也 並毛扆校 [illegible]本

反其旄倪

旄也 [illegible] 音義 上

則猶可及止也

章指 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夫將何懼也 [illegible]本

鄒與魯鬨

鬨構也構兵以鬭也 [illegible] 音義 上

死其長矣

章指 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己害及其身如
影響自然也
則是可爲也
章指 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民心與之死守善道也
彊爲善而已矣
章指 言君子之道正己任天彊暴之來非己所招謂
窮則獨善其身者
君請擇於斯二者
章指 言大王去邠權也效死而守業義也義權不並
故曰擇而處之也
焉能使予不遇哉

章指 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毛校通志堂本）
公孫丑
夫子當路於齊
當仕路也（蔡[illegible]碑注 文選注二十三）
惟此時爲然
章指 言德流之速過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是
以呂望覩文王而陳王圖管晏雖勤猶爲曾西所
羞也（毛校詩宋本）
無是餒也
言以道義配之則能充塞無是餒也（陸注音義上）
則具體而微
體者四肢股肱也具體者皆微者也比具聖人之
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劉注 文選注五十三）
未有盛於孔子也
章指 言德以行功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
人量時賢者道偏是以孟子究言情理而歸之學
孔子也（毛校[illegible]本）
此之謂也
章指 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故
曰遠人不服修文德以懷之
此之謂也
章指 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

當防患於未亂也
未之有也
章指 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爲父母行今之政自
己之民不得而子是故眾夫長援非所當有命曰
天吏明天所使也
不足以事父母
章指 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廣其道
上以匡君下以榮身也
反求諸己而已矣
章指 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
爲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忽勿爲矢人也

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章指 言大聖之君由采善於人故曰計及下者無遺策舉及衆者無廢功也
君子不由也
章指 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偏介者必偏中和爲貴純聖能然君子所由堯舜是尊
義必勝矣
章指 言民和爲貴貴於天地故曰得乎丘民爲天子也
而況不爲管仲者乎
章指 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

而可以貨取乎
章指 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
此則寡人之罪也
章指 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言不尸其祿也
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
章指 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是以臧武仲雨行而不息段干木偃蹇而式閭
子何言哉

章指 言治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操與孟子殊君子處時危行言遜故不尤之但不與言至於公行之喪以禮爲解也 據毛校與文定本
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
章指 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矣
何爲勸之哉
章指 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殺樂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也
又從爲之辭
章指 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也

有私龍斷焉
龍斷如字或讀如斷割之斷非也 案合 龍斷謂壠斷而高者 案音計義上
自此賤丈夫始矣
章指 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錯業可繼是以君子以龍斷之人爲惡戒也 據毛校書堂本
宿於晝
晝齊西南近邑音獲 劉注 史記注入十二
長者絕子乎
章指 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

形也

士誠小人也

章指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此之謂也

吾何爲不豫哉

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觀毛校宋書業本）

非我志也

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德校明刻本…）

滕文公

徹夜不寢

章指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弔者大悅

章指言事莫當於奉親孝莫大於哀戚從禮如志文公之謂也（觀毛校宋文定本）

周人百畝而徹

家耕百畝徹取十畝以爲賦也（劉注…疏本三…）

則在君與子矣

章指言尊賢師智采人之善善之至也修學校勸禮義勸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什一則爲國之大本也（毛校宋文定本）

捆猶叩椓也

捆擊也（丁音釋…音義）

是率天下而路也

路與露同（丁音釋 從音釋）

秋陽以暴之

周之秋於夏爲五六月盛陽也（文選注…五十五）

惡能治國家

章指言神農務本教於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萬情謂之敦樸是以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匡之也

君歸反虆梩而掩之

虆土籠也梩土擧也（丁音釋 音義）

命之矣

章指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思孝反同質而違中則直正枉無然改容蓋其理也（毛校宋文定本）

爲之詭遇

橫而射之曰詭遇（文選注…）詭計以要禽也

（音義注上）

未有能直人者也

章指言修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是以諸侯雖有善其辭命伯夷不屑就也（毛校叢書本）

景春曰
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列注 宋本文選注三十四）
此之謂大丈夫
章指 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阿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故云妾婦以況儀衍（毛校議 翁覃溪本）
媒妁之言
上 謂媒氏酌二姓之可否故謂之媒妁也（丁音 釋音）
與鑽穴隙之類也
章指 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墻之女人之所賤故弗為也
食功也
章指 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修仁尚義國之所珍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
何畏焉
章指 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彊是故夏商之末民思湯武雖欲不王末由也已
謂如宋王何
章指 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毛校 據翁覃溪本）
今作以二十五畝為小畦五十畝為大畦（列 史記索隱二十八 文選注二十六）
可知已矣
章指 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段泄已甚則亡得宜正已直行不納於邪赧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何待來年
章指 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自新速然後可也（毛校 據翁本）
驅蛇龍而放之菹
菹澤生草者也（文選注 注四）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知者行堯舜之道者也罪者在王公之位見貶絕者（列注 史記注 四十七）
聖人之徒也
章指 言夫聖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是故禹稷駢蹟周公仰思仲尼皇皇墨突不及汙聖賢若是豈得不辯也（毛校 據本）
陳仲子
齊一介士也（列 思 注）
螬食實者過半矣
蠐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無見也（列）

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

仲子自織屨妻紡纑以易食也辟績其麻曰辟纑

緝曰纑也 [illegible]

蓋祿萬鍾

蓋音盍 [illegible]

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章指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是以孟子喻以丘蚓比諸巨擘也 [illegible]

離婁

注黃帝亡其玄珠

[illegible]以玄珠喻玄妙至道耳非真亡其珠也

謂之賊

章指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爲上不仁在位播越其惡謅君不誠故謂之賊則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

此之謂也

章指言法則堯舜以爲規矩鑒戒桀紂避遠危殆名謚一定千載而不可改也

而强酒

章指言仁所以安其害爲仁恕而弗去患必在身自亡遂下其道一焉

自求多福

章指言行有不得於人一求諸身責己之道也改行飭躬福則至矣

家之本在身

章指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踣雖曰常言必須敬慎也

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章指言天下傾心思慕巨室不罪咸以爲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

逝不以濯

章指言遭衰逢亂屈服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敢違有位爲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

此之謂也

章指言人之安危皆由於己先自毀伐人乃攻討甚於天孽敬慎而已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

此之謂也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歐使就其君三年之艾蓄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

哀哉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自棄之道也

而天下平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邇而易也

求有能動者也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

必爲政於天下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聞鳴鼓以戰殺人上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

人焉廋哉

章指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爲審矣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侈奢之惡何由下之而錯其心

子欲手援天下乎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可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而國定矣

章指言小人爲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間也

有求全之毀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毀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

無責耳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在好爲人師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

克有罪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

而以餔啜也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免冥窮處餔

餔啜沉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

君子以爲猶告也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聖受堯二女夫三不孝敬者所闕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手之舞之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於外也

此之謂大孝

章指言以天下之貴富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頑囂底豫而放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

必有世祀無與比崇也（崇毛校誤文定本）

其揆一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案秘刊郎重刊廟氏本）

徒杠成

杠方橋也（杠音孫下音義）

日亦不足矣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案殿刊郎用廟氏本）

有故而去

謂有惱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案丹遠注與注）

何服之有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則士可以徙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

君義莫不義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illegible]上爲下效也

大人弗爲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illegible]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其間不能以寸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而後可以有爲

章指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由

當如後患何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仲尼不爲已甚者

章指言[illegible]疾之已甚亂也故孔子[illegible]踰牆[illegible]者也

惟義所在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

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可以當大事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

章指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

將以反說約也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未之有也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

蔽賢者當之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

君子恥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之是以仲尼川上曰逝者如斯

非行仁義也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

武王不泄邇

按注云泄狎也宋蔡本作押今注以泄訓狎借旁通

坐以待旦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晉之乘

言名春秋為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

楚之檮杌

楚謂春秋為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

則丘竊取之矣

章指言詩可以言詠頌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

予私淑諸人也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各

以高由識以階汙是以孟子假不及乎仲尼

離婁下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死矣舜

章指 言上帝與衆人之爲行也與此二名則上病諸故

救斯詳以進能者也

發乘矢而後反

章指 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illegible]以全養凶獲忠是

故子濯孺子雖夸羿以殘[illegible]以咎也

則可以祀上帝

章指 言貌好行惡西子蒙其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

當以循性義爲常也

可坐而致也

章指 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妄智改常必與道乖

性命之旨也

不亦異乎

章指 言循禮而動不合時人阿意事貴脅肩所尊俗

之情也是以爲物皆流而金石獨止

則君子不患矣

章指 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不足難矣蹈

仁行禮不患其患惟不若舜可以免也

雖閉戶可也

章指 言上德之士得聖一概顏子之心有同禹稷時

行則行時止則止失其節則惑矣

是則罪乎已矣

章指 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衆

曰不孝[illegible]是以孟子禮貌之也

則[illegible]皆然

章指 言臣當營君師有餘[illegible]二人處義非殊者也

故孟子紀之以[illegible]其[illegible]

堯舜與人同耳

章指 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頭員足方善惡[illegible]

[illegible]之不違也 孟子題辭 趙岐 [illegible] 本

其良人出

婦人稱夫曰良人 劉注 文選注 十六

幾希矣

章指 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道乖妻

妾猶羞見於國人者以爲戒恥之甚焉 [illegible] 本

萬章

于於大舜見之矣

章指 言孝者自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

不能以悅於其父母奧有可進孝道明者則六合

歸仁矣 文選注 [illegible] 本

出

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 劉注 史記注一

矣爲焉

章指 言仁聖所存者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

章指 言孝[illegible]於兩者則外發於事仁人之心[illegible]此之謂也

舜道極矣友于之性忘其悖逆況其仁[illegible]是爲父又得而子也

章指 言孝莫大於嚴父而尊之矣行莫高於[illegible]執子[illegible]之致也此聖人之執道無有加焉 蓋毛較異文定本

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

南河九河之最在南者 劉注 史記注一

夫然後之中國

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 同下 書文

此之謂也

章指 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毛較異文定本

十有七年舜崩

若此則舜格於文祖三年之後攝禹使得祭祀焉 有誤

禹避舜之子於箕山之陰

劉注 陽城

今潁川陽城是也 引

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

箕山之北 同 [illegible] 史記注一 注

其[illegible]一也

章指 言德[illegible]於仁則四[illegible]不足[illegible]位[illegible]絲丹朱商均是也是以[illegible]人[illegible]於[illegible]也

[illegible]

[illegible]

不拄道而成[illegible] [illegible]

可以爲孔子

章指 言[illegible]進退屈伸[illegible]

故孟子辨之正其大義也

而謂其有爲之乎

章指 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illegible]爲苟合而違正也

非爾力也

章指 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故不可階他人丘陵丘陵由可踰[illegible]

同而大異者也

其祿以是爲[illegible]

章指 言聖人制祿上下差敘貴有常[illegible]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略記言其大[illegible]

子之問

其義一也

章指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

公養之仕也

章指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苟善辭命不忍逆距不合則去亦不淹久蓋仲尼行止之節也

恥也

章指言國有道則能者取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之道也

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章指言知賢之道舉之爲上養之爲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也

不可也

而以其官名之也

章指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於禮之可伊尹三聘而後就湯道之未洽沮溺耦耕接輿佯狂豈可見也

是尚友也

章指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雖各有倫樂其崇茂是以仲尼曰毋友不如己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則去

章指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伊發有莘爲殷興道故云成湯立賢無方也 按云校 吳文定

告子

猶桮棬也

桮棬屈木爲之也 張音釋 方言曰海岱之間謂盌爲棬 丁音 孫 紐音 義下

必子之言夫

章指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爲器變而後成告子道偏見有不純仁內義外違人之端孟子拒之不假以言也 文定本

搏而躍之

搏以手擊水 張音釋 音義 上

其性亦猶是也

章指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者爲君子隨曲拂者爲小人也 王校 文宗本

曰然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

孟子以爲白羽之性輕白雪之性消白玉之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爲三白之性同 劉注

文 十三

猶人之性與

章指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
子入井以發其誠告子一之知其粗矣孟子精之
是在其中

亦有外與

章指言事雖在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明仁義由內
所以曉告子之惑也

亦在外也

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貪者違情知所以然季
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

故好是懿德

章指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善惡異衢高
下相懸賢愚舛殊尋其本者乃能一諸

播種而耰之

耰覆苗根也丁音於求切

猶芻豢之悅我口

章指言人稟性俱有好憎耳目口心所悅者同或為
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孟子言
是所以勗而進之

牛山之木

齊小山曰牛山

有梏亡之矣

梏亂也旦晝之所為利害也言利害之亂其性猶梏械之也

其身故喻之

惟心之謂與

章指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
則木茂人則稱仁也

非然也

章指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
竭其道何由智哉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
謂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章指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用有輕重
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
也

求其放心而已矣

章指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狗務其末也學
以求之詳矣

此之謂不知類也

章指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憂指忘心不鄉於道是
以君子惡之也

弗思甚也

章指言莫知養身而養樹木失事違務不得所急所
以誠未達者也

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膚哉

章指 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
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也

此爲大人而已矣

章指 言天與人性先立其大心官思之邪不乖越
謂之大人也

終亦必亡而已矣

章指 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者得
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事也

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

章指 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
孟所貴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貧而樂也

九

亦終必亡而已矣

章指 言爲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
仁之甚終必亡矣爲道不卒無益於賢也

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章指 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
以爲仁必其成也

亦必以規矩

章指 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爲仁學
不爲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也 監毛本 文完本

言該其是乎

德章也閩監毛本同 [illegible]

則將摟之乎

章指 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若
有偏殊從其大者屋廬子未達故譏摟紾也

有餘師

章指 言天下大道人並由之病於不爲不患不能是
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蓋詩三百一言以蔽之 監毛

校 文 本

高叟之爲詩也

爲猶解者也 丁音

注 尚或壞之

推路者宋本也閩 監毛本告

十

五十而慕

章指 言孝之感下一體而分喘息呼吸氣通於親當
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爲愆也

何必曰利

章指 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
化於惡久而致傾是以君子創業慎其所以爲名
也

爲孟子得之平陸

章指 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
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也

衆人固不識也

章指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者
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辯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孟毛執凤 文定本
掊克在位
掊深也 丁音 釋 音下 義
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章指言王道寖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
法匡時君也
志於仁而已
章指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既其用兵廟勝為上戰
勝為下鬭戰也
不能一朝居也
章指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哉
俗移風易樂不化以亂濟民不知其善也 董惠校 附都重
刊考一 此本
大貉小貉也
章指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
吾子過矣
章指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
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
惡乎執
章指言論語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重信之至

也丁校無 夕定本
訑訑
吐不切蓋古僻不正欺罔於人自誇大之貌 張音
釋 此字有他又達可切說文云欺也字作訑音
音怡訑訑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今諸本皆作
訑都不合注意當借讀為他丁音 釋 義下 孟 日
可得乎
章指言好善從人聖人一之禹聞讜言答之以拜
訑訑之善人亦遠矣 以 孝道若合符節同
讒諂見既消此之謂也
亦死而已矣
章指言士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
而免死斯為下矣備此三科亦無 文定本
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章指言憂患者以生全安樂者得死亡也 陸音 丁
章指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
人受樂以喪知能賢愚之叙也
亦教誨之而已矣
章指言見驕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
之寡以析或引同歸殊塗亦之而已 董毛校無 文定本
盡心
所以也

章指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夭壽禍福秉心不違立
命之道惟是為珍
非正命也
章指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遠之
求在外者也
章指言為仁由己富貴在天故孔子曰如不可求從
吾所好
求仁莫近焉
章指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也
衆也
章指言人有仁端達之為道凡夫用之不知其〔奧〕
也
無恥矣
章指言恥身無分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恥矣
何若人有
章指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是以隰朋愧不及黃帝
佐齊桓以有勳顏淵慕虞舜仲尼嘆庶幾之云
而況得而臣之乎
章指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之義也樂道忘勢不以
富貴動心之分也各從所尚則義不愆矣
兼善天下
章指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
身立世賢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寶何嘗好遊
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
雖無文王猶興
章指言小人待化乃不辟邪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
稱豪傑自興也
則過人遠矣
章指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若能欿然則不如人身
但免過卓絕乎凡也 孟毛校異 文定本
不怨殺者
章指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
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章指言君子所過人者在於政化存其身者在於神明
豈曰小補之哉
章指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親
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
善教得民心
章指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
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 孟毛校異 文定本
在繈褓
按博物志曰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一尺二寸以負

小兒於背上繈類曰褓者小兒被子也 [illegible]

達之天下也

章指 言天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恕乎已也

沛然莫之能禦也

章指 言聖人潛隱辟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小同舜 [illegible]

之謂也

如此而已矣

章指 言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仲尼之道也

故達

章指 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難正多用沉溺是

故在上不驕以成諸侯也

而物正者也

章指 言容悅凡臣社稷臣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此四科優劣之差

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章指 言保親之義兄弟無他識不愧天育養英才賢人能之樂遷為衆孟子重為一章再云也 [illegible]

盎於背

如負之於背 [illegible]

四體不言而喻

章指 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充身體充方四支不言蟋蟀 [illegible] 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不同也

此之謂也

章指 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 [illegible] 老調之歸身自定家息有德翔風來集亦 [illegible]

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章指 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畜積有餘焉有不仁 [illegible]

[illegible] 知禮節也

不達

章指 言弘大明者無不照包聖道者成其仁 [illegible]

者也大宜為君子

利與善之間也

章指 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求之審若不差 [illegible]

子莫執中

言子莫等無執中 [illegible]

子小人各一趣也 [illegible]

舉

而廢百也

章指 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 [illegible] 守行止唯義所在

不為戾矣

章指 言飢不妄食忍情抑欲不失道不為苟求能

無心害尹將何受 並毛校長文定本

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操也 劉注 宋本文選注十八 章指言柳下惠不恭其志

大也無可無否以賢爲貴也

猶爲棄井也

章指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仞而輟無益成功論

之一簣善與此同

惡知其非有也

章指言仁在性體其次假借用而不已實何以易在

其勉之也

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章指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放逐[illegible]

周有焉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也

甚大於是

章指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是[illegible]

過者化何素餐之謂也

大人之事備矣

章指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

使王子無過差也

奚可哉

章指言事有輕重行有小大以大包小可也[illegible]

大宗之間也 並毛校長文定本

□者敬陳王也

既遠厲可[illegible] 劉注 文選注因十三

□□□下

章指言孝法承天政不可任大孝恭父道宜天下慶

舜之道趙將若此孟子之言發聖意也

夫非盡人之子與

章指言人性皆同居使之[illegible]王子居仁小人遷用群

王子獨殊衆也

居使然也

章指言服器用[illegible]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是

以居仁由義[illegible]處中正者孟子不答也 毛

校長文定本

愛而不敬獸畜之也

但人當敬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劉注[illegible]十九

君子不可虛拘

章指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illegible]

者謂敬愛也

然後可以踐形

章指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有表無裏謂之柚梓是

以聖人乃堪踐形也

而弗爲者也

章指言禮爲三年孝者欲益[illegible]

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募之故□以珍見徐徐也（並毛校宋定本異）

有達財者

達財周恤之一本作才說云以有善才就開其性埋也（陸注）（丁音義）

君子之所以教也

（章指）言愛人之術莫善於教者□若才君子所以□□所不倦其惟誨人乎（惠□列□□本□□丞）

變其彀率

率循也謂設張其弩以箭循其射道令必中於的（丁音釋）率法也（陸注）

躍如也

躍如心顧中也（陸）

能者從之

當勤求也（丁音義下）（章指）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章指）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變流從顧守者所榮故曰金石獨止不殉人也

滕更有二焉

（章指）言學尚虛己師□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

應

其退速

（章指）言賞僭及淫刑濫及善不僭不濫詩人所紀是以季文三思何後之有

仁民而愛物

（章指）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也

是之謂不知務

（章指）言振裘持領正□□□□□子百行先務其急是堯舜親賢大化以□□□要也

及其所愛也

（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戒王以戒人君也（並毛校宋定本異）

虎賁三千人

先儒言如猛虎之奔（丁音釋）

額角犀厥地

額那額字學音再義與稽首同息也久也字從尸下辛或作犀牛字誤也（丁音義下）

不能使人巧

（章指）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憲籍不能以善人猶公輸守繩政成器美惟度是應得其理也（□□□本異）

被袗衣

袗衣之美者 趙注

貉稽曰

案貉有鶴二音既是人姓當音鶴釋文曰貉人姓也 丁音鶴

既入其苙

苙欄也圈也 同

是以小篩之也

注云苙欄也今案字書及諸書並無此苙字郭璞

方言注云音來謂圈牢也其字從竹今此字從

竹與方言不同蓋傳寫誤也學者宜詳之 同

然而無有 句 乎爾則亦無 句 有乎爾

孟子意曰以當之聖人之鄰國相鄰故曰近聖人之居如此

乎爾有乎爾疑之也此意以宛絕望於後世也 趙注

注 孟音義下

爾雅上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爾雅

依六書八體撮諸家注未盡之義郭氏五家序言

一卷 [illegible] 注序十四 [illegible]

釋詁

[illegible] 大才翻 [illegible] 釋文一 [illegible]

宏

周禮云其聲大而宏 [illegible] 注

[illegible]

詩云有覺其楹 [illegible] 九

[illegible]

封之大也今人注 [illegible] 卷一

箌

防孝翻 郭音 都角翻 [illegible] 音

昄

蒲坂翻 沈音 蒲滿翻 施音

[illegible]

之日 [illegible] 音 [illegible] 釋文 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 之書也 [illegible]

渙

心之謀也舍人注一疏

耇

耇之常也 ... 注 ... 一

黃髮鮐齒鮐背耇老

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 李注 詩疏十 鮐背老人

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 舍人注 十二 ... 耇老

髮落更生者 孫注 七之二 耇面凍梨色如浮垢

詩疏十 之一

謔浪笑敖戲謔也

戲謔也浪意萌也笑心樂也敖意舒也戲笑邪

戲謔也浪笑之貌也 舍人注 詩 ... 之二

佽

相求之匹 同 詩疏一 之一

妃媲也一

詩云天立厥妃 詩疏十 六之四

崇充也

盛大充盛 舍人注 宋本春秋 疏十五

寀也

寀七代翻 ... 七在翻 ... 二十 ...

[illegible]

[illegible]夜之彊也 ... 注 ... 書

餘

一十

畢讓之身也 舍人注 舒遲之貌也 ... 注 ...

[illegible]

甘之進也 ... 注 ... 手 ...

介

介者相助之義故知人之 ... 故以介爲左右也

... 注 ... 之一

民

[illegible]

[illegible]之盡 李注 詩 ... 五

[illegible]

哭之盡也 舍人注 書疏 七

[illegible]

所救切 ... 音 ... 朱本 ... 入

荒虛也

周禮云野荒民散則削之 李注 詩疏十 八之五

[illegible]

[illegible]病之黃

[illegible]人病不能行之病猶馬病不能進之病 孫注 ...

之 ... 馬 ... 不能升之病也 同 ... 文五 玄

黃馬病黃色之病 同 詩疏一 之二

[illegible]

勞病也 ... 注 ...

瘝
畏之病也 詩注疏一

瘥
瘥病同 釋文十七

肄
習事之勞也 同 詩疏二之二

恝
志而不得之思也 舍人注 [illegible]一

祓
祓除之福 孫注 [illegible]

醴

[illegible]敬之祭也 同 書疏三

嗃
事之危也 爾雅注 龍龕手鑑二

[illegible]
詩云俾爾單厚 某注 詩疏十八之二

食
食言之僞 孫注 宋本春秋疏十三

話
政之善言也 舍人注 善之言也 孫注 並書疏十七

遻
遻見也
心不欲見而見曰遻 爾雅注 龍龕手鑑四

[illegible]
[illegible]之微也 舍人注 宋本春秋[illegible]二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 某注 詩疏九之一

[illegible]
[illegible]也
[illegible]之意也木枝猗[illegible]均[illegible] 舍人注 [illegible]八之二

[illegible]
[illegible]正也築牆所立兩[illegible]也 [illegible]二十 [illegible]所以[illegible]
而[illegible]上者 同 宋本[illegible]疏十六

[illegible]垂也

[illegible]垂也 同 閣門之四垂也 孫注 並詩疏八之一

[illegible]
[illegible]之久久則生塵矣 同 書疏九

[illegible]代也
閣門之代也 同 書疏五 閣下[illegible]切 廣韻[illegible]篇十一上

[illegible]
[illegible]之偕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十三 饋自家之野也 舍[illegible]
人注 詩疏十八之一

[illegible]
行步之息也 同 詩疏七之一

[illegible]也

詩云民之攸塈 孫注 詩疏十七之三

算數也

釋數之曰算 舍人注

乂

乂之治也 同 治之理也 孫注 尚書疏六

溢愼也

溢行之愼 舍人注 詩云假以溢我愼也 毛詩疏十九之一

任

似可任之佞也 孫注 書疏三

珍享獻也

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 舍人注 文選注八

俘取也

囚敵曰俘伐執之曰取 李注 宋本春秋疏十二

析餘也

析禍木之餘也 同 書疏九

即尼也

即猶今也尼者近也 孫注 書疏十

暱近也

昵親近也 同 書疏十一

釋言

斯

析之道 孫注 經典釋文六

[illegible]行也

[illegible]之情也 舍人注 [illegible]十五 [illegible]

經典釋文十八

荒

大之奄也 孫注 詩疏十七之二

[illegible]

[illegible]自[illegible]也 爾雅注 [illegible]

膠

[illegible]也 舍人注 史記[illegible]二十

忒

忒疑釋不 孫注 詩疏十八之五

餱餬

[illegible]之曰餱均之曰餬 經典釋文七

將送也

將行之送也 同 儀禮疏

佻偷也

佻偷薄之偷 李注 偷苟且 孫注 道光本春秋疏二十八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七

[illegible]

[illegible]發行 舍人注 李注 孫注 [illegible]

畛農夫也

農夫田官也孫注詩載芟八之一

漠

漠然病貌樊注二疏

設

邑危切謝婚音三上 [illegible]

[illegible]麻萊廢也

畎畝中萊役止也舍人注 [illegible]

[illegible]怨也

心怨也孫注詩蕩十八之二

[illegible]評也

謂[illegible]之譯也舍人注　詩云殷周之殷某注 [illegible]

[illegible]寶也

美[illegible]舍人注詩[illegible]八 百二

[illegible]明也

[illegible]明之明也 同上 宋本春秋疏十七

宋本春秋疏二十七

坎律銓也

坎卦水也水性平律亦平銓亦平也 同上 宋本春秋疏十七

寅窮也

寅深闇之窮也孫注　詩云[illegible]某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謂之[illegible]也舍人注　毛[illegible] [illegible]

權柱也

權柱韜也舍人注詩[illegible]十 五之[illegible]

烘燎也

烘以火燎也舍人注詩[illegible]十五之二

[illegible]修也

[illegible]也修名也舍人注　[illegible]孫注詩[illegible]十三之[illegible]

二

[illegible]藩也

樊圃之藩[illegible]詩[illegible]十 五之二

[illegible]也

[illegible]山水中為樹[illegible]也 同 經典釋文五

洵均也

洵遍之均也李注　詩云其下侯旬某注 楚詩[illegible]十八之[illegible]

二

[illegible]怒也

[illegible]怒[illegible]舍人注[illegible]

惄飢也

惄宿不食之飢也李注詩[illegible]之一

[illegible]邑也

里居之邑也同宋本春秋疏二十一

苞稹也

物叢生曰苞齊人名曰稹孫注詩疏六之

宜肴也

宜飲酒之肴也李注詩疏四之三

綯絞也

綯繩之絞也同詩疏八之

跋躐也疐跲也

又前行曰躐跲卻頓曰疐李注詩疏八之三

烝塵也

烝物久之塵孫注詩疏十八之二

飫私也

飫非公朝私飲酒也同詩疏九之一

孺屬也

孺骨肉相親屬也李注詩疏九之二

窕閒也

窕者[illegible]之閒舍人注釋文二九

路也

前復曰路李注宋本春秋疏

閣寧也

橫上如閣所以[illegible]孫注[illegible]

仆也

前覆曰仆同經典釋文二十

弇蓋也

弇覆蓋亦覆之義同詩疏十一之二

燬火也

燬一音火李注釋文二十九

[illegible]

陽氣消也舍人注釋文二十九

遞迭也

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名李注書疏五

迭迭也

行相避逃間亡之道亦[illegible]不相逢也樊注書疏八

干扞也

干楯所以自蔽扞孫注經典釋文五

跀刖也

斷足曰刖李注宋本春秋疏八

跲躓也

跲小躓也同宋本春秋疏二十

靦姡也

靦擅也一曰面貌也謂自專擅之貌舍人注 靦

人面姡然也李注釋文二十九

鬻糜也

淖糜孫注經典釋文十九

翿翿也

翿舞者所持纛也李注　[illegible]舞者所持羽也孫注　並詩疏四之一

隍塹也

隍城池也塹溝也舍人注　隍城池塹也李注　詩疏十八之四

芼搴也

芼搴皆擇菜也同　搴猶拔也某注　並詩疏一之一

狃復也

狃忕屈申曰復李注　釋文二十九　狃忕前復為也孫注　書疏十八

班賦也

班謂布與也同　書疏二

帨綸也

皆綸名同　詩疏一之五

[illegible]

明明斤斤察也

明明言其明甚舍人注　明明性理之察也孫注　並詩疏十八之五　斤斤精詳之察也李注　斤斤謹慎之察也孫注　[illegible]十三

矯矯

得勝之勇也舍人注　釋文二十九

濟濟

多士之容止也孫注　並詩疏十六之一

委委佗佗美也

寬容之美也李注　詩疏之一　佗佗者心之美舍人注　釋文二十九　委委行之美佗佗長之美孫注　並書疏之一　詩云委委佗佗如山如河　[illegible]十九　釋文二

[illegible]

提提行步之安也孫注　[illegible]五　一

簡簡

[illegible]之大也李注　詩疏二十之二

赫赫躍躍迅也

詩云赫赫厲厲樊注　釋文二十九　赫赫顯著之迅孫注　詩疏十八之五

[illegible]

舞貌舍人注

夢夢訰訰亂也

煩懣亂也郭野王　並釋文二十九

[illegible]

[illegible]之貌孫注　詩疏十八之一

居居究究惡也

居居不狎習之惡李注　究究窮極人之惡孫注　並詩疏六之二

佌佌瑣瑣小也
佌佌形容小貌舍人注 爾雅釋文一 瑣瑣[illegible]淺
之貌 詩疏十二之一
慘慘
憂怒之盛也李注 詩疏十八之一
慱慱
糊兗切 郭音 影宋本集韻六
郝郝 耕也
釋訓[illegible]解散之意舍人注 詩疏十九之四
繇繇[illegible]也
繇繇[illegible]許咨也孫注 詩疏十六之四
卷二十八
滌滌淅也滌滌蒸也
滌滌淅米聲滌滌蒸之氣孫注 詩疏十七之一
幾幾祭也
幾幾奉璋之貌舍人注 詩疏十六之三
鍠鍠 樂也穰穰福也
鍠鍠鐘鼓之樂也穰穰衆多之貌也舍人注 詩[illegible]
云[illegible]穰穰[illegible]孫注 詩疏十九之二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子孫[illegible]無極也舍人注 詩疏二十三之二
藹藹[illegible]力也
藹藹[illegible]之貌[illegible]之貌舍人注 言衆臣

[illegible]力則地竭其化枯槁盛也孫注 詩疏[illegible]七之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刺[illegible]食也
[illegible]不治之貌舍人注 無稽[illegible]食禄也[illegible]注
[illegible]八之五 瑣戶若切 郭音[illegible]一上
[illegible]洩洩制[illegible]也
皆[illegible]制法則也李注 [illegible]
制作法令[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舍人注[illegible]
卷二十八
[illegible]職也
君闇[illegible]莫親其職李注 詩疏十二之一
[illegible]惡也
謂[illegible]入於惡也孫注 詩疏[illegible]
朔北方也
朔盡也北方萬物盡故言朔也舍人注 萬物盡
於北[illegible]故[illegible]北方李注 書疏[illegible]二
飽酒食也
得[illegible]食則[illegible]也孫注 詩疏八之一
[illegible]
皆水[illegible]之[illegible]也孫注 詩疏十[illegible]

是刈是濩濩煑之也

是刈刈取之是濩煑治之 舍人注 煑葛以為絺

綌以煑之於濩故曰濩煑非訓濩為煑 同 詩疏一

之二

美女為媛

君子之援助 同 詩疏二之一

美士為彥

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 舍人注 詩疏八

其虛其徐威儀容止也

虛徐威儀謙退也 孫注 詩疏二之三

之子者是子也

之子者論五方之言是子也 李注 詩疏一之一

襢裼肉袒也

脫衣見體曰肉袒 同 袒去裼衣 …

徒涉也

無舟而渡水曰徒涉 李注 詩疏十二之二 論語疏七

徒搏也

無兵空手搏之 舍人注 詩疏四之二 論語疏七

籧篨口柔也

籧篨巧言也 同 釋文二十九 巧言好辭以口饒人是

謂口柔 李注 詩疏二之二 籧篨之人仰面不能俯曰柔之

人觀人顏色常亦不伏因以名云 孫注

戚施面柔也

令色誘人 舍人注 釋文二十九 戚施和顏悅色以誘

人是謂面柔也 李注 詩疏二之二 戚施之疾不能仰

面柔之人常俯似之因以名云 孫注

夸毗體柔也

詩云無為夸毗 樊注 釋文二十九 屈己卑身求得於

人曰體柔 李注 詩疏十七之四

婆娑舞也

婆娑盤辟舞也 同 舞者之容婆娑然 孫注 詩疏七之一

緎羔裘之縫也

緎縫之界域 同 釋文

殿屎呻也

人愁苦呻吟之聲也 同 詩疏十七之四

釋親

父之姊妹為姑

春秋傳云姑姊妹 樊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一 姑之言古尊

老之名也 孫注 詩疏之二

母之昆弟為舅

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同 詩疏六之四

妻之姊妹同出為姨

同出俱已嫁也 同 宋本春秋疏二十二

女子謂姊妹之夫爲私
私無正親之言 同 詩疏三之一
女子同出
同出謂俱嫁事一夫也 同 宋本爾雅疏十九

釋宮

宮謂之室室謂之宮
所以古今通語明實同 [illegible] 李注 書疏十一
牖戶之間謂之扆
謂牖之東戶之西爲 [illegible] 舍人注 [illegible]
其內謂之家
謂門以內也 同 [illegible]

東西墻謂之序
殿東西堂序尊卑處 舍人注 宋本御覽百八十五 序東西
墻所以別序內外也 孫注 書疏十八
西北隅謂之屋漏
當室之日光所漏入也 同 公羊疏十七 古者徹屋西
北所以於浴汲者訖而復之古謂之屋漏也 舍人
注 宋本御覽百八十八
東北隅謂之宧
日側之明 孫注 禮記疏一 宋本 東北陽氣始起萬物
所養故謂之宧 舍人注
東南隅謂之窔 窔

東南萬物生數亦必出無不由戶窔 舍人注 [illegible] 百八十八
柣謂之閾
門限也 孫注 [illegible] 同
棖謂之楔
謂梱上兩旁木 李注 同
樞謂之椳
門戶扇樞開可依蔽爲 [illegible] 孫注 御覽百八十四
墻謂之墉
謂垣墻也 李注 詩疏 之
鏝謂之杇

鏝一名杇塗工作之也 李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五 塗一名
杇塗土之作具也 同 論語疏五
樴謂之杙
杙謂橛也 同 詩疏之三
闍謂之臺
臺積土爲之所以觀望 同
有木者謂之榭
臺上有屋謂之榭 同 宋本春秋疏十七 榭但有堂也 孫
注 書疏十一
雞棲於弋爲桀鑿垣而棲爲塒
別雞所棲之名寒鄉鑿墻爲雞作棲曰塒 李注 詩疏

日之

其上楹謂之梲

梁上侏儒柱 孫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三十二

閞謂之槉

朱儒下小方木 舍人注 宋本御覽百八十八

栭謂之楶 孫

即今欂櫨也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四十一 欂櫨一名節皆

謂斗栱也 同 宋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

桷謂之榱

齊魯名桷周人名榱 說文繫傳注四

檐謂之樀

謂室梠周人謂之梠齊人謂之檐楚謂之梠 說 禮疏 注十上

門屏之間謂之宁

正門內兩塾間曰宁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七 正門外 同

通鑑音注百六十七 詩疏五之一 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 孫

屏謂之樹

以垣當門蔽為樹 舍人注 宋本御覽百八十五 恒當門自

蔽名曰樹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七

閍謂之[illegible]

祊故廟中門名也 同 詩云祝祭於祊謂廟門也

注 疏二十三 宋本春秋

正門謂之應門

宮中南嚮大門應門也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四十 謂朝門外 同 宋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五

觀謂之闕

宮門雙闕者舊懸法象使民觀之處因謂之闕 孫

注 疏二十三 宋本春秋

宮中之門謂之闈其小者謂之閨小閨謂之閤

皆門戶大小之異 李注 公羊[illegible]

衖門謂之閎

衖頭門也 李注 宋本[illegible]疏二

門側之堂謂之塾

夾門堂也 孫注 詩疏十九之四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李注 詩疏七之一

宮中衖謂之壼

巷舍間道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一

廟中路謂之唐

唐廟中路名 李注 詩云中唐有甓 孫注 詩疏[illegible]之一

三達謂之劇旁

旁出歧多故曰劇 同 詩疏一之三

四達謂之衢

四道各有所至曰衢 李注 交通四出 孫注 [illegible]疏

五達謂之康

康樂也交會樂道也 同上 初學記二十四

六達謂之莊

莊盛也道煩盛 同

七達謂之劇驂

三道交復有一岐出者 [illegible]

八達謂之崇期

崇充也多道會期於此 同上 文選注四

室有東西廂曰廟

謂宗廟殿有東西[illegible]也 李注 [illegible]

夾室前堂 [illegible]

無室曰榭 宣公羊十六 [illegible]

但有大殿無室名曰榭 李注 宋本禮記疏二十七

釋器

吳郡

[seal]

盎謂之缶

缶瓦器 孫注 詩疏七之一

康瓠謂之甈

大瓠瓠也 李注 文選注六十

斪斸謂之定

斪斸鉏也一名定 舍人注 齊民要術一

鋤也 李注 詩疏十九之二

九罭魚罔也

魚所入有九襲也 孫注 六書故三十一

嫠婦之笱謂之罶

罶曲梁也其功易故謂之寡婦之笱 同上 詩疏九之四

罺謂之罩

筌編細竹以爲罩捕魚也 李注 詩疏十之一

槮謂之涔

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也 舍人注 御覽八百十四

鳥罟謂之羅

鳥飛張網以羅之 李注 詩疏四之一

兎罟謂之罝

兎自作徑路張[illegible]之也 [illegible] 詩疏一之三 舍人注 御覽八百

二十

彘罟謂之羉

羉[illegible]人故張網以羅之也 舍人注 同前

覆車也

覆車是兩轅網 孫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三

大版謂之業

業所以飾栒刻版捷業如鋸齒也 同 詩疏十六之五

繩之謂之縮之

繩束築板謂之縮 同 詩疏十六之二

白

[illegible]之鏑也 李注 宋本春秋[illegible]十三

二

小罍謂之坎

酒罇也 孫注 詩疏十二之一

黼領謂之襮

繡刺黼文以褗領 同 毛詩李黃集解十二

衣眥謂之襟

衣皆交領之襟 李注 詩疏[illegible]之四 襟交領也 孫注 詩疏

記疏二十一

執衽謂之袺

持衣上衽 同

扱衽謂之襭

扱衣上衽於帶 李注 詩疏一之三

衣蔽前

衣蔽膝也 同 詩疏十五之二

婦人之褘

褘帨巾也 孫注 詩疏八之一

輿革前謂之鞎後謂之第

鞎以韋為車飾曰鞎茀車後戶名也 李注

竹前謂之禦

竹前謂編竹當車前以擁蔽名之曰禦禦止也 同

禦以簟為車飾也 孫注 詩疏五之一

肉曰脫之

肉去其骨曰脫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三十八

三

魚曰斮之

斮削也 吳注 公羊疏十一十七 作之魚骨小而可去

肉謂之醢

以肉作醬曰醢 李注 詩疏十七之二

圜弇上謂之鼒

鼎斂上而小口者 孫注 詩疏十九之四

鬵鉹也

關東人謂甑為鬵涼州人謂甑為鉹 同 通鑑音注五十五

一羽謂之箴

翦羽 同 凡物數無不從一為始以爾雅不失周

官未爲得也李巡音義 並釋文十九

木謂之虡

虡栒之植所以縣鐘磬也孫注 詩疏十六之五

白蓋謂之苫

編菅茅以覆屋曰苫李注 經典釋文二十 白蓋苫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二

金鏃

以金爲箭鏃李注 史記十三

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

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同 宋本春秋疏十一

緣謂繳束而漆之弭謂不以繳束骨飾兩頭者

也孫注 詩疏九之三

肉倍好

邊肉大其孔小也李注 宋本春秋疏三十二

好倍肉

其孔大邊肉小也同 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肉好若一謂之環

其孔及邊肉大小適等曰環同 宋本春秋疏三十二

三染謂之纁

三染其色已成爲絳纁絳一名也李注 書疏六

青謂之葱黑謂之黝

黝青黑總則中內之異色孫注 宋本文選注四十

簫謂之筊

脉也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四

角中筩也

疏發爲上羽爲下角居中也同 宋本春秋疏十三

竹築

宮

中也居中央暢四方唱始施生爲四聲綱也劉歆

商

章也物成孰可章度也同

角

觸也物觸地而出戴芒角也同

徵

祉也物盛大而繁祉也同

羽

宇也物聚藏宇覆之也同 並釋文二十九

大瑟謂之灑

音之布告如塲灑釋樂 宋校宋本儀禮疏二十三 音之變布

如灑出同 儀禮疏十六

大琴謂之離

離謂同 宋本十三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一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舍人注 五

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 同

冬為上天

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 同 詩疏四之一

天氣物物伏於下天清於上 孫注 [illegible] 十六

夏為朱明

夏氣赤而光明 同 宋本御覽二十一

夏為長嬴

萬物各發生長也 李注 [illegible] 九

穀不熟為饑

穀不成熟曰饑 同 宋本春秋 [illegible] 疏十一

蔬不熟為饉

可食之菜皆不熟為饉 同 詩疏十二之二

仍饑為荐

[illegible] 曰荐 [illegible]

太歲在寅曰攝提格

言萬物承陽起故曰攝提格格起也 同

在卯曰單閼

陽氣推萬物而起故曰單閼單盡也閼止也 同

在辰曰執徐

伏蟄之物皆敦舒而出故曰執徐執蟄徐舒也 同

在午曰敦牂

[illegible] 也言萬物盛壯 孫注

一八十 巢高大那小笙 孫注 儀禮疏五

大篪謂之沂

大篪其聲悲沂鏘然也詩云仲氏吹篪也 舍人注 御覽五百八十一

篪聲悲沂悲也 孫注 [illegible] 十九

大鍾謂之鏞

大鍾音聲大鏞大也 同

鏞深長之聲 孫注 [illegible] 五

大管謂之簥其中謂之篞小者謂之篎

大管聲高大故曰簥簥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篞篞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舍人注 [illegible]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篎

[illegible] 仲 [illegible] 者形聲細小曰篎也 同

徒擊鼓謂之咢

聲咢咢也 孫注 詩疏十七之二

釋天

穹蒼蒼天也

古詩人質仰觀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 李注 詩疏四之一 文選注二十七

春為蒼天

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 同

夏為昊天

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 同

秋為旻天

在未曰協洽
陽氣欲化萬物故曰協和洽合也 李注
在申曰涒灘
涒灘物吐秀傾垂之貌也 同
在酉曰作噩
作噩皆物芒枝起之貌 同
在戌曰閹茂
萬物皆蔽冒故曰閹蔽茂冒也 孫注
在亥曰大淵獻
淵深也大獻萬物於深謂蓋藏之於外耳 同
在子曰困敦
困敦混沌也言萬物初萌混沌於黃泉之下也 同
在丑曰赤奮若
言陽氣奮迅若順也 李注 史記索隱
載歲也
載一歲莫不覆載也 同 宋本春秋疏二十七 載始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一 載取萬物終而更始 同 書疏三
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
各自紀事示不相襲也 李注 宋本春秋疏一
四時一終曰歲取歲星行一次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七
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 同 年取禾一
熟也 宋本春秋疏三

[illegible]初
羊茹切 郭音 丑詠切 郭音 並影宋本集韻入
四月為余
四月萬物皆生枝葉故曰余余舒也 李注 物之
枝葉貌舒 孫注 毛詩頌十三之一
九月為玄
九月萬物畢盡陰氣侵寒其色皆黑 李注 物衰
而色玄也 孫注 詩疏十五之三
十月為陽
純陰用事嫌於無陽故以名之 月令疏 春秋疏二
南風謂之凱風
南風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 李注
東風謂之谷風
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生長之風陰陽不和即風
雨無節故陰陽和乃谷風至 孫注 詩疏二之三
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
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穨穨下也 孫注
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 孫注
迴風從下上曰猋 孫注 詩疏十二之一
迴風為飄
旋風也一曰飄風別二名 李注 詩疏七之二
日出而風為暴

[illegible]而大風暴起 孫注

[illegible]為霆

[illegible]風揚塵從上下也 同

陰而風為曀

雲風曀日光 同 上詩疏 二之一

小雨謂之霡霂

冰雪俱下 李注 詩疏十三之二

天根氐也

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 孫注 史記索隱九

大駟房也

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同 詩疏十之三

爾雅二十九 十

大辰房心尾也

大辰者龍宿之體最為明故曰房心尾也 李注 [illegible] 二十九

大火謂之大辰

大火者龍宿之心以候四時故曰大辰 同 公羊疏二十二

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二

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時候主焉 同 公羊疏二十二

析木謂之津箕斗之間漢津也

析別水木以箕斗之間是天漢之津也 同 宋本春秋疏二

北陸 十八

[illegible]中也北方之宿中也 同 史記索隱九

營室謂之定

定正也 爾雅天文經典釋文五 天下作宮室皆以營室中為正 同 詩疏三之一

娵觜之口營室東壁也

娵觜之歎宿也營室東壁北方宿名 孫注 娵觜之歎則口開方營室東壁四方似口故因名云 孫注

降婁奎婁也

降下也奎為溝瀆故稱降也 同 宋本春秋疏二十五

大梁昴也

爾雅二十九 十一

昴畢之間日月五星出入要道若津梁也 同 史記索隱

濁謂之畢

濁陰氣溺起陽氣必止故曰畢畢止也 李注 [illegible]之二 掩兔之畢或呼為濁因名星 孫注

咮謂之柳

咮朱鳥之口柳其星聚也 同 史記索隱九

北極謂之北辰

北極天心居北方正四時謂之北辰 李注 公羊疏十一

天皇北辰耀魄寶 [illegible] 北極天之中

以正四時謂之北辰 [illegible] 公羊疏十二

河鼓謂之牽牛

何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或名為河鼓亦名為牽牛也 同 詩疏十二之二

明星謂之啓明

晨出東方高三丈命曰明星昏見西方高三舍命曰太白 同 史記索隱九

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

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蒸進品物也 同 詩疏九之三

祭地曰瘞薶

祭地以玉埋地中夾亦埋也 李注 公羊疏十二 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 孫注 詩疏十七之二

祭山曰庪縣

祭山以黃玉及璧以庪置几上遙遙而縣之若縣故曰庪縣 李注 埋於山足曰庪埋於山上曰縣 孫注

祭川曰浮沉

置祭於水中或浮或沉故曰浮沉 同

祭星曰布

既祭布散於地似星辰布列 同

祭風曰磔

祭風以牲頭蹄及皮破之以祭故曰磔 李注 既祭披磔其牲以風散之 孫注 詩疏十二 公羊疏十二

禘大祭也

五年大祭也 同 公羊疏十三

繹又祭也

明日復祭 李注 詩疏十九之四 祭之明日尋繹復祭 孫注 公羊疏十五

冬獵為狩

冬圍守而取之 李注 詩疏五之二

火田為狩

放火燒草守其下風 李注 孫注 宋本春秋疏

起大事

大事兵也 孫注 詩疏二十六之二

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

有事祭也宜求見福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十九

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

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同 宋本春秋疏三十

維以縷

維持以縷不欲其曳也 同 詩疏二之二

緇

黑繒也 同

祭名曰[illegible]

[illegible]尾末亦長毛詩云帛旆英英是也 同上 公羊 疏[illegible]

[illegible]首曰旄

旄牛尾著干首李注　析五采羽注旄上也其下亦有旒縿 孫注 並爾雅 三之二 疏

有鈴曰旂

有鈴以鈴著旐端李注　鈴在旂上旂者畫龍 [illegible] 注

錯革鳥曰旟

以革為之置於旐端李注　錯置也革急也[illegible]急疾之鳥于縿[illegible]為旟者矣 孫注 公羊 疏

[illegible]畫急疾之鳥於縿 同上 疏十

因章曰旃

因其繒色以為旗章不畫之 同 宋本春秋 疏十二

釋地

兩河間曰冀州

兩河間其性氣相近故曰冀州冀近也李注

河南曰豫州

河南其氣著密厥性安舒故曰豫豫舒也 同 公羊 疏七　言禀中和之氣性理安舒 同 [illegible] 記 [illegible]　其氣安舒厥性寬豫 同 [illegible] 疏　自東河至西河之南曰豫州 李注

河西曰雝州

[illegible]厥性急凶故曰雝雝壅塞也 李注 [illegible]

漢南曰荊州

荊州其氣燥剛禀性彊梁故曰荊荊彊也 同 書疏 六

江南曰揚州

江南其氣燥勁厥性輕揚故曰揚州 同 公羊 疏七　其氣燥勁 同 禹貢 疏二　自江南至海也 孫注

濟河間曰兗州

濟河間其氣專質厥性信謙故曰兗州兗信也李注 並公羊 疏七

濟東曰徐州

濟東至海其氣寬舒禀性安徐故曰徐徐舒也 同 公羊 疏七

燕曰幽州

燕其氣深要厥性剽疾故曰幽幽要也 同 釋文 十九

齊曰營州

齊其氣清舒受性平均故曰營營平也今營[illegible] 同　自岱山東至海 孫注 並公羊 疏七

九州

此蓋殷制 同 詩疏 一之一

晉有大陸

今鉅鹿縣北廣阿澤也 同 書疏 六

十藪

藪澤之別名也李注 宋本春秋 疏[illegible]

大莫大於湨梁

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 音類 梁小橋也 郭注 公羊疏二十

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焉

璆琳美玉 李注 郭注 宋本 漢書四十

西方有比肩獸焉與邛邛岠虛比為邛邛岠虛齧甘草即有難邛邛岠虛負而走其名謂之蟨

邛邛岠虛能走不能取美草即若驚難者邛邛岠虛便負蟨而走故曰比肩獸 李注 邛邛岠虛狀如馬前足鹿後足兔前高不得食而善走蟨前足鼠後足兔求食走則倒故齧甘草則仰食邛邛岠虛負邛邛岠虛負以走 郭注

中有枳首蛇焉

蛇有枳首者名曰率然 同

郊外謂之田

田穀也謂穀列種穀之處 李注 臨汾二十八

下溼曰隰

下溼謂土地窊下但當名為隰 同 公羊疏二十二

常沮洳名為隰也 同 詩疏六之三

廣平曰原

謂土地寬博而平正名之曰原 同 中本 春秋疏五

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

高平謂土地豐正名為陸土地獨高大名曰阜最大名為陵 同 詩疏七之三

可食者曰原

可食者謂有井田也陵阿山田可種穀者亦曰原 郭注 宋本 春秋疏二十三

陂者曰阪

陂者謂高峯山陂 李注 漢書音注六十五

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

菑始殺草也 郭注 白帖二十九 菑始菑殺其草木新田新成柔田也畬舒緩 同 宋本 詩疏五十九

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

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舍人注 御覽十六

釋丘

丘

一成為敦丘

一成之形象也 孫注 形如覆敦敦器似盂 同 詩疏三之一

再成為陶丘

再成其形再重也 李注 爾雅疏大 形如累兩盂 孫注

如乘者

形如車乘 李注 爾雅釋文二十九

絕高謂之京

丘之高大者曰京 同詩疏十五之三 爲之人力所作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三

非人爲之丘

謂非人力所爲自然生爲丘 李注 詩疏十五之三 地性自然也 孫注 詩疏六

水出其左營丘

今齊有營丘淄水過其南及東 孫注 詩疏五之一

前高旄丘

謂前高後卑下 李注 詩疏二之二

偏高阿丘

謂丘邊高 同 詩疏三之二

宛中宛丘

中央下 李注 孫注 並詩疏七之一

如畝畝丘

謂丘如田畝田畝丘也 李注 方百步也 孫注 並詩疏十二之三

隩

水曲中也 孫注 經典釋文五

厓內爲隩外爲隈

內曲裏也外曲表也 同 厓內近水爲隩 李注 並宋本春秋疏二十

畢堂牆

[illegible]名厓似堂牆曰畢 同 詩疏六之四

墳大防

墳謂厓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 同 詩疏一之二 謂隄也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三

涘爲厓

涘一名厓 同 詩疏四之一

霍山

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

華西嶽華山也岱東嶽泰山也恒北嶽恒山也衡南嶽衡山也 李注 書疏三 嶽雍州鎮有吳嶽山 孫注 宋本周禮疏四十四 寰宇記三十二

再成英一成坯

山再重曰英一重曰坯 李注 書疏六

山大而高崧

高大曰崧 同 詩疏十八之三

山脊岡

岡長山之脊也 孫注 書疏七

冢

謂山巔也 同 詩疏十一之二

重甗隒

隒阪也 李注 經典釋文五 山基有重岸也 孫注 詩疏同之

一

大山鮮

不相連也 爾雅注 詩皇矣十六之四

石戴土謂之崔嵬

石山上有土者 同

土戴石爲砠

土山上有石者 孫注 並詩卷耳一之一

山夾水澗

山間有水 李注 本書 海賦三

山西曰夕陽山東曰朝陽

山西暮乃見日故曰夕陽山東朝乃見日故曰朝

陽 李注 書 十一

梁山晉望也

晉國所望祭也 孫注 詩韓奕十八之四

釋水

川瀆綺錯渙瀾流帶潛潤旁通經營華外殊出同

歸混之東會 郭璞贊 初學記六

氿泉穴出穴出仄出也

水泉從旁出名曰氿氿側出 李注 新賦十三之一

汝爲濆

濆溢也 李注 十九 釋文二

江爲沱

江溢出流爲沱 同 沱水出蜀郡郫縣西南山東

江別而更流 郭音義 並寰宇記七十二

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徑

分別水大小曲直之名 李注 詩 五之三

水草交爲湄

水草木交合也 舍人注 水經注八

有深涉

濟渡也 李注

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

不淺則揭衣渡也不解衣而渡水曰厲

衣裳也以衣涉水濡褌也 孫注 並史記 春秋

紼縴也

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李注 縴大索也 孫注

舟止繫之於樹木是竹爲大索 同 並詩采菽十五之二

縭緌也

天子造舟

比其船而渡 李注 經典釋文十九 大射 尚 書 五 程

梁 孫注 宋本春秋 一十六 天子並七船 郭璞圖 十九

諸侯維舟

中央左右相維持曰維舟 李注 詩 六之二 維連四

舟 孫注 維持使不動搖也 釋名 並公羊 十六

諸侯四郭 釋文二 十九

大夫方舟

併兩船曰方舟李注

士特舟

一舟同

庶人乘泭

併木以渡别尊卑 同 公羊宣十六

水注川曰谿注谿曰谷

水出於山入於川曰谿 同 書疏十 水相注曰谷 同

逆流而上曰泝洄順流而下曰泝游 公羊宣十

言逆流而上者順流渡者隨流也 孫注 詩秦六之月

正絕流曰亂

横渡也 孫注 書疏六

水中可居者曰洲

四方皆有水中央獨可居 李注 詩疏之一

人所為為潏

人力水為居止舍人注 宋本作 七十一

河出崑崙虛

崑崙山名虛山下地也 李注 書疏六 崑崙三層號

曰天柱實惟河源水之處 郭璞圖讚 釋文二十九

史記集解 七

色白

始出其色白也 李注 白者西方之色也

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黃

水流而分交錯相穿故曰川也 李注 所受渠多

衆流溷濁故色黃 孫注

百里一小曲千里一曲一直

水勢小曲乃大曲也故曰小曲水陰所舞一曲一

直遇無所也故曰千里一曲一直 李注 並釋文二十九

徒駭

禹疏九河以徒衆起故云徒駭 同 書疏六 禹貢九

河以河功難衆懼不成故曰徒駭 孫注 釋文二十九

太史

禹太使徒衆通其水道故曰太史 李注

馬頰

河勢上廣下狹狀如馬頰也 同

覆鬴胡蘇

覆釜水中多渚往往而處形如覆釜故蘇 十

流故曰胡蘇 同 胡蘇水流多散胡蘇

簡

大也河水深而大也 李注

絜

言河水多山石治之苦絜絜苦也 同 並書疏六 水多

簡絜孫注 釋文二十九

鉤盤

言河水曲如鉤屈折如盤也李注 六書故 水曲如鉤折如人股故曰鉤股 周禮疏 水曲如一人流盤桓不直前也孫注 並釋文二十九

鬲津

河水狹小可鬲以爲津也李注 六書故 水多阨狹可鬲以爲津而橫渡孫注 釋文二十九

吳郡 余蕭客 仲林

釋草

蒿山蒜

帝登蒿山遭蕕芋草毒將死得蒜乃嚙之解毒乃啟穰之能殺蟲魚之毒攝諸腥羶 孫炎 埤雅八

椴木槿櫬木槿

別二名可食或呼爲日及亦云王蒸其花朝生暮落 某氏注 太平御覽 二十三 與草同氣故在草中 樊注 詩疏 之二

菉王芻

菉一名王芻 舍人注 一物二名 李注 菉鹿蓐也 某注 並詩疏三之二

蘩皤蒿

白蒿 孫注 經典釋文五

蒿菣

荆楚之間謂蒿爲菣 何 詩疏九之二

蔚牡菣

蔚一名牡菣 舍人注 江湖間曰菣 某注 詩疏十二之一

鼠莞

詩云下莞上簟 樊注 書疏十八

葝鼠尾

菼曰蓋也 孫炎 可染皂 郭注 齊民要術百九十二

大葉

葉有小故言大葉 舍人注 齊民要術十

荷擬

扶渠中擬也 孫注 詩疏三之二

茹藘茅蒐

一名蒨可以染絳 孫注 儀禮疏一

果贏之實栝樓

栝樓子名也 李注 齊人謂之天瓜 孫注 詩疏八之二

荼

荼花如荼可耕白沙 舍人注 齊民要術二

萑蓷

蓷臭穢即茺蔚也 劉歆注 毛詩疏上 臭穢草也 李注 詩疏四之一

稷

粟也 舍人注 宋本春秋繁露玉杯注 齊民要術一

秫

粘粟也 同上 齊民要術二

卉草

凡百草一名卉 舍人注 尚書疏六

筍竹萌

竹初生曰萌生謂之筍 孫注 贊寧筍譜 初生竹謂之

筍 同上 齊民要術五

簜竹

竹節相去一丈曰簜 李注 竹闊節者曰簜 孫注 並齊民要術六

莪蘿

莪一名蘿 舍人注 詩疏十之一

葦醜芀

芀葦穗也 李注 宋本春秋繁露注三 芀音拂 孫音 御覽九百九十八

瓞瓝其紹瓞

瓞名瓝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 舍人注 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瓝 李注 詩疏十六之二 詩云綿綿瓜瓞 同上 初學記二十八

虋赤苗芑白苗

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 舍人注 齊民要術二 別

米赤白苗也 同上 御覽八百四十二

秠黑黍

秠黍一名秬 李注 禮書八十四

臺夫須

臺一名夫須 舍人注 詩疏十之一

荍蚍衃

荍一名蚍衃 同上 詩疏七之一 小草多花少葉葉又翹起 樊孫注 詩疏七之三

須葑蓯
須一名葑 孫注 宋本春秋緯十三 一名葑蓯 同 詩疏之二
蘮蒘竊衣
似芹江河間食之實如麥兩兩相合有毛著人衣
其華著人衣故曰竊衣 同 齊民要術十
芙荷藕
本草云白藕一名[illegible]謂之[illegible] 舍人注 [illegible]之二
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蕸其本蔤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
皆分別蓮莖葉實之名的蓮實薏中心苦者也 李注 詩疏之三
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 同 爾雅翼八
菡萏蓮華也 同 詩云有蒲與茄 樊注 並詩疏七之一
廣枲實
廣麻子 孫注 齊民要術二
貫衆
一名貫渠 同 御覽九百九十
苹蓱
苹一名蓱 舍人注 詩疏一之四
蕢牛脣
別二名 李注 詩疏五之三
蘜
菊名日精布華玄月仙客是舞薄採薄捋 爾雅翼

[illegible]女蘿女蘿菟絲
[illegible]家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 舍人注 別三名 孫注 詩疏三之一
[illegible]
青州曰蘴 同 御覽九百七十八
莩麻母
莩苴麻盛子者 同 齊民要術二
瓝九葉
九枝其一莖 舍人注 釋文三十
[illegible]車
[illegible]去例切 [illegible]音 宋本集韻七
中馗菌
[illegible]即生俗呼地菌白如脂可食亦名地蕈北呼
[illegible]江東人今呼土菌可食者 孫炎 物類相感志十一
黃華蔈白華茇
別華色之名 舍人注 詩疏十五之三 苕華色異名者 孫注 齊民要術十
[illegible]
水中生故曰垂水 爾雅野工文 影宋本釋文三十
蒙玉女
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玉女 孫注 詩疏三之一

蔚[illegible]

蔚一名[illegible]舍人注 詩疏一之四

蕧童粱

蕧一名童粱 舍人注 詩疏十四之一

購蔏蔞

購一名蔏蔞 爾雅 詩疏一之三

[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李注 爾雅疏二十八

[illegible]

一名銚弋 舍人注 詩疏七之二

葭華蒹薕葭蘆菼薍其萌虇

爾雅三十 六

葭一名華 舍人注 詩云彼茁者葭 葭初生遠

騂色赤白曰薍 樊注 並詩疏一之一 分別草類之異名

李注 蘆薍其為一草 同三之二 詩疏 葭蘆葦初生

同之五 詩疏一 蘆薍二草 孫注 詩疏四之一

卷施草拔心不死

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比[illegible] 詩

邇與有違旨 郭樊皆異 爾雅

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

者謂之英

分別異名以曉人 李注 詩疏八之一

釋木

[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李注 詩云有條有梅條槄[illegible]

[illegible]

栲山樗

栲一名山樗 舍人注 詩疏六之一

[illegible]

荊州曰梅揚州曰柟 [illegible] 文六二

[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illegible] 舍人注 詩疏六之一

爾雅三十 七

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栭 舍人注 經典釋文七

杜甘棠

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為甘棠為赤棠 詩疏六之二十一

[illegible]

腫節可作杖 樊注 孫注 爾雅釋文三十

河柳

謂河旁赤莖小楊也 郭注 詩疏十六之三 爾雅疏二十一

杞枸檵

今枸杞也 孫注 詩疏九之一 爾雅疏六十一

楰鼠梓

鼠梓一名楰 李注 詩疏十之一

[illegible]

檮栺生江上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

戶旱以泥泥之即雨 廣韵一 孫炎 物類相感志十三 標六

生江上有寄枝高三四丈 孫注 宋本御覽十一

樸其實棣

樸實名棣也 舍人注 釋文二十 樸實棣也 孫注 齊民要術十

有棣蘽自裹也 同 詩疏六之四

壺棗

棗形上小下大似瓠故曰壺棗 同 釋文三十

棪

棗也 爾雅注 說文六上 文選□傳十一 樸樕叢生謂之枹

十 詩疏十之二

朴采薪采薪即薪

樞栺者樸枹者樕者其理也樸者相追附也□□

莖也如竹箭一莖曰枹也枹名采薪又名即薪 舍

人注 詩云薪是穫薪荊州曰柞木采不詩人不

曉薪意言薪謂身即薪伐之也 樊注 不詳 名

最攏言即薪謂二薪也 李注 薪一名□□ □注

三十 釋文

某茥藟宵抗

藟合也 同 初學記二十八 抗張也 同 齊民要術五 野王文□

十二

大而皺縱小而散櫃

大老也皺楷皮也皮老而皺楷者 少也少

而皺楷者爲櫃 樊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 老乃皮麤皺者

爲楸 孫注 釋文三十

椅梓

梓一名椅 舍人注 詩疏三之一

桋赤棟白者棟

桋名赤棟也 同 白色爲棟其色黜異爲名同江

河間棟可作轂 某注 詩疏十之一

瘣木苻婁讀瘣

詩云譬彼瘣木疾用無枝苻婁者尪傴內病磊砢

無枝也 樊注 苻婁一名瘣木無枝木也 李注

十三 文

苻婁痛下句 舍人注 詩疏十二之三

桑辨有葚梔

桑樹一半有葚半無葚名梔也 樊注 釋文三十

榆白枌

榆白者名枌 孫注 詩疏七之一

唐棣栘

唐棣一名栘 舍人注 詩疏一之五

樸樕心

樸樕一名心 孫注 六書故二十 樸樕槲樕也有心能

溼江河間以作柱 某注 六書故二十

立死苗蘖者翳

子無實生日而繁無也李注詩疏六之四

思有切釋音影宋集韻十

椒榝醜莍

椴茱萸也椒茱萸皆有莍莍實也李注詩疏六之一

桃李醜核

桃李之實類皆有核孫注

桃曰膍之

明汁取其美者同上並御覽九百六十七

棗李曰疐之

疐之去柢也同上初學記二十八

六生

蔟叢也同上詩疏一之二

釋蟲

蜚蠦蜰

蜚蠦一名蜰舍人注　李注並宋本御覽九百五十二

蜩

宮中小青蟬也孫注初學記三十　蟲之精絜可貴

蟬郭璞贊爾雅翼二十七

蜋蜩螗蜩

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

爲蝘楚地謂之蟪蛄楚詞云蟪蛄鳴兮啾啾是也

舍人注詩疏八之一　自蜩螗以下皆分別五方之

兩名不同也李注　蜓五色具孫注並初學記三十

蚻蜻蜻

小蟬也青青者舍人注　鳴蚻蚻者某注　方言

云有文者謂之蜻蜻孫注

蝎蛣蝠

蝎木蟲也同上詩疏二之二

蜉蝣渠略

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

略舍人注詩疏七之一　是糞中蝎蟲隨陰雨而爲之樊注

並藝文類聚九十七　糞中蝎蟲同上六書故二十　夏小正云蜉

蜉渠略也朝生而暮死孫注詩疏七之一

不過蟷蠰

今之螳螂舍人注太平御覽宋本二十三　蟷蠰螳螂一名

不過孫注同上

蝝蝮蜪

蝮蜪一名蝝蝗子也李注宋本李賢注十七　蝮蒲沃

切釋音宋本彭韻九

蟋蟀蛬

蛬一名蟋蟀蟋蟀蜻蛚也李注詩疏六之一　謂蜻蛚

也郭注　梁國謂之蛬孫注並初學記

阜螽蠜草螽負蠜蜤螽蜙蝑蟿螽螇蚸土螽蠰谿

方之語也李注 宋本毛本作

若蒙也舍人注 詩疏一之二 爾疏十七

即是雄蟊即是雄 爾疏 爾雅正義十

天雞

即莎雞也一名酸雞李注 六書故 小蟲黑身赤

頭一名莎雞 爾雅注 說文九百四十六 郭注 詩疏八之一

即是雄樗即是雄 爾疏 爾雅正義十

[illegible]縷女

小黑蟲赤頭二顆為之絡女此蟲多民多疫死

九百 八

即去蟲也小者即名蠖也舍人注 詩疏八之二

蠨蛸

蠨蛸謂之蟏蛸 東謂之蟏蛸梁益之間謂之[illegible] 爾注 詩疏三之二

伊威委黍蟏蛸長踦

伊威名委黍蟏蛸名長踦舍人注 詩疏八之二

螟蛉桑蟲

桑上小青蟲也孫炎李注 詩疏 陸璣毛詩疏下 銜泥竹壁及器

物作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仍塞

以作其子為螟已破變為己子之說矣 張

蝎

蝎木中蟲也李注 宋本爾疏二十四 即蛣蝠也孫注 詩疏

熒火即照

夜有火蟲也舍人注 詩疏八 螢火夜飛腹下如

火故曰即照 爾疏二十三

以口拒其翅李注 爾注二十 文

螟

食禾心為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李注

蟘

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 爾疏三 宋本

賊

食禾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李注

蟊

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 爾疏 宋本卷

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文學

釋魚

臣謹按毛詩草下

皆致貪所致因以爲名（郭注　宋本少補二三）

鱦鮎

鱦鮎一魚（某注）

鰋鯇

鰋名鯇（舍人注）鰋鯇一魚（孫注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鯊鮀

鯊石鮀也（舍人注　文選注）

鰼鰌

鰼尋也尋習其泥厭其清水（孫炎注　正義一百七十）

鯤魚子

凡魚之子總名鯤也（李注　詩正義五之二）

鱊鮬

鱊貧悲切（某音　音義一）

鯞

鯞好獨行（孫炎注　正義一百七十）

科斗

蛞諸子也（樊注　藝文類聚卷二十）

蛞諸

蝦蟆也（李注　初學記卷二十三）

鼈三足能龜三足賁

皆四足今三足故記之（樊注　藝文類聚卷九十六）

□螺行因以名之（孫注　正義二　埤雅）

□

水中蟲也（舍人注）

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

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以白爲質

黃爲文彩（某注　正義二十）

蟝蝷蟙蝣蜁蜓蝮宮也

別四名也（某注　正義二十之一）

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

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李注）

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孫注　詩正義十之二　華嚴經音義三十）

釋鳥

隹其鳺鴀

隹一名鳺鴀今楚鳩也（舍人注）春秋云祝鳩氏

司徒祝鳩即隹其夫不孝故爲司徒（樊注　春秋正義）

二十（某　尚書正義　毛詩正義九之二）

鶌鳩鶻鵃

鶌鳩一名鶻鵃今之班鳩也（舍人注）春秋云鶻

鳩氏司事春來冬去（樊注　春秋正義二十九）鶻鵃一

名鳴鳩月令云鳴鳩拂其羽是也（孫注　禮記正義一）

鳲鳩鴶鵴

春秋云司鳩氏司空心平均故爲司空 樊注 宋本春秋左傳正義二十九

鳲鳩一名戴勝 李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二十二

方言云鳲鳩自關而東謂之戴勝 孫注 宋本春秋左傳正義二十九

布穀也 劉氏 御覽九百二十一

鵙鳩王鴡

王鴡一名鵙鳩 李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鶬麋鴰

[illegible]九頭鳥 裴駰注 史記[illegible]十六

[illegible]

[illegible]爲家鳧 李注 [illegible]宋本禮記疏二十八

在野舒翼飛遠者爲鶩 [illegible]

舒鳧鶩

鳧家鴨名也鶩野鴨名也 舍人注 李注 在野舒飛遠者爲鳧 某注 宋校宋本禮記疏七

鵜洿澤

鵜一名洿澤 舍人注 毛詩疏七之一

鶨鵙老鳸鴳

鶨一名鵙老鳸一名鴳鴳雀也 舍人注 李注 [illegible]注

春秋云九扈爲九農正九扈者春扈夏扈秋扈冬扈棘扈行扈宵扈桑扈老扈 注 老扈[illegible]鳸民收麥令不得晏起者也 舍人注 樊注

桑鳸竊脂

桑鳸一名竊脂 李注 爲驅雀者也 舍人注 樊注 [illegible]疏二十九 [illegible]

鷑鳩鵧鷑

鵧鷑名鷑鳩名鵧 舍人注 毛詩疏十四之四

[illegible]

[illegible] 樊注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一名雀鶅 李注 母作鸉 舍人注 謂[illegible]也 [illegible]十三

巂周燕燕鳦

巂周名燕燕又名鳦 舍人注 別三名 孫注 毛詩疏二之一

巂周燕燕別名 御覽九百二十二

鴟鴞

一名鸋鴂 舍人注 毛詩疏八之二

爰居

海鳥也 注 似鳳凰 樊注 經典釋文

春鳸鳻鶞 [illegible] 夏鳸竊玄秋鳸竊藍冬鳸竊黃

春鳸分循相五土之宜趣民耕種者也夏鳸竊玄趣民耘苗者也秋鳸竊藍趣民收斂者也冬鳸竊黃趣民蓋藏者也 舍人注 樊注 鳻鶞言分循

也樊注 諸扈別春夏秋冬四時之名李注
棘扈竊丹行扈唶唶宵扈嘖嘖
棘扈竊丹爲果驅鳥者也行扈唶唶晝爲民驅鳥
者也宵扈嘖嘖夜爲農驅獸者也舍人注 賈注
唶唶嘖嘖鳥聲貌也李注 並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鶩澤虞
鴋鳩或謂獨澤虞其別名也常在澤中見人輒鳴
不去有象主守之官因名之孫注 御覽九百二十五
鶬麋其雄鵲牝痺
別雌雄異方之言鶬一名麋李注 詩疏五之三
皇黃鳥

卷之二十 十八

皇名黃鳥舍人注 詩疏一之二
翠鷸
青羽出交州樊注 其羽可以飾物李注 並宋本春秋疏二十八
晨風鸇
晨風一名鷐鸇鷙鳥舍人注 詩疏六之四
鷹鶆鳩
來鳩爽鳩也春秋曰爽鳩氏司寇鷹摯故爲司寇
樊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鶼鶼比翼
鳥有一翅一目相得乃飛故曰鶼鶼也李注 [illegible]二十

貞
一名楚雀同 一名倉庚樊注 並宋校宋本詩疏二十三
鳸鶉
丹雉也少皞氏以鳥名官丹鳥氏司閉以立秋來
立冬去入水爲蜃周禮王享先公服鷩冕吳注
曰鷩
[illegible]
[illegible]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翬 一
[illegible]質五彩其文章鮮明曰翬李注 翬雉白質
五采爲文也樊注 並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南方曰翿

卷之二十 十九

南方曰翿雉攻金之工也樊注 春秋疏四十八
東方曰鶅
東方曰鶅雉搏埴之工也同
北方曰鵗
北方曰鵗雉攻皮之工也同
西方曰鷷
釋四方之雉名也舍人注 西方曰鷷雉攻木之
工也樊注 並宋本春秋疏二十九
鳥鼠同穴其鳥爲鵌其鼠爲鼵
鵌鼵鳥鼠之名共處一穴天性然也李注 書疏六
鷹隼醜其飛也翬

鷂之屬鸞鸞其飛疾羽聲也 舍人注 詩疏十之二

鳥嚨

亢鳥高飛也嚨嚨財可見也 舍人注 亢星鳥也

嚨嚨亢鳥之頸也 吳注 文選三十

鵙伯勞也

伯勞一名鵙 李注 詩疏八之一 春秋云伯趙氏司至

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 史注 宋本春秋疏三十九

寓獸

[illegible]麔

詩云[illegible]被中原其麌孔有 某注 詩疏十之三

[illegible]貛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

狼牡名貛牝名狼其子名獥 舍人注 詩疏五之一 迅

疾也 孫注 [illegible]音義十九

所寢橧

豕所寢草名爲橧 舍人注 豬臥處名橧 李注

臨淮之間謂野豬所寢爲橧 某注

四豴皆白

豴蹄也 某注 董[illegible]校刻臺本毛詩疏十五之二

熊虎醜其子狗

熊虎之類其子名狗 李注 宋本春秋疏十三

貔白狐其子穀

貔名白狐其子名穀 舍人注 詩疏

羆[illegible]白文

[illegible]如熊色黃白也 詩疏十一之二 書云如熊如羆

[illegible]似豕之獸即今之所謂熊是 孫注 宋本春秋疏二十七

猰貐

獸中最大龍頭馬尾虎爪長四尺善走以人爲食

遇有道君隱藏無道君出食人矣 孫炎注 [illegible]類相志十

䴥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䴥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 舍人注 公羊疏二十八

兕似牛

兕牛千斤 某注 詩疏十五之三

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狒狒亞獸被髮握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乃號

咷故爲我獲 郭注 [illegible]類聚十九

猱

母猴也 孫注 初學記二十九

鼫鼠

鼫鼠 李注 [illegible]三 鼫者頰裏也 孫注 [illegible]三十

鼨鼠

即鼨鼩也 李注 六書故十八 有螫毒如鼠猿 孫注 [illegible]

春秋集注七

鼬鼠

鼬鼬鼠一名鼪鼠 李注 文選注四十五 春秋不甚十八

□鳴如犬也 舍人注 釋文二十

鼫鼠

五技鼠 孫注 詩疏五之三

寓屬

騉蹄趼善陞甗

騉者其蹄正堅而平似研也 李注　山嶺曰甗 [illegible] 注 並釋文十

騉駼枝蹄趼

騉駼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 舍人注 同上

後右足白驤左白馵

後右足白曰驤左足白曰馵 樊注 嘉[illegible]本毛詩疏六之三

駵馬

駵赤色也 孫注 詩疏八之二

的顙

的白也顙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 舍人注 毛詩疏六之三

回毛在膺宜乘

俗呼之官府馬伯樂相馬法旋毛在腹下如乳者千里馬 樊注

駵白駁黃

駵赤色名　也黃白色名曰皇也　駁馬名白

□人注　詩云皇駁其馬 孫注 並詩疏八之二

青驪駽

青驪馬今名駽馬也 舍人注　色青黑之間 孫注

青驪驎驒

色有淺深似魚鱗也 同上 並詩疏二十之一

[illegible]騥

[illegible]馬鬣也 舍人注 釋文二十

陰白雜毛駰

今之泥驄也 舍人注　駰者目下白也 樊注　陰淺黑也 李注

彤白雜毛騢

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 舍人注

一目白瞯二目白魚

一目白曰瞯兩目白曰魚 同上 並詩疏二十之一

宗廟齊毫

祭於宗廟當加謹敬取其同色也 李注

戎事齊力

戎事謂兵革戰伐之事當齊其力以載干戈之屬 [illegible]注

田獵齊足

田獵取牲於園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舍人注 並詩疏十之三

一俯一仰觭

傾角曰觭 樊注 釋文三十

黑脣犉

黃牛黑脣曰犉 某注 詩疏十一之二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漢）趙岐註 題（宋）孫奭疏

元刻明修十三經註疏本

孟子正義十四卷內府藏本

漢趙岐註。其疏則舊本題宋孫奭撰。岐字邠卿。京兆長陵人。初名嘉。字臺卿。永興二年。辟司空掾。遷皮氏長。延熹元年。中常侍唐衡兄玹爲京兆尹。與岐夙隙。岐避禍逃避四方。乃自改名字。後遇赦得出。拜并州刺史。又遭黨錮十餘歲。中平元年。徵拜議郎。舉燉煌太守。後遷太僕。終太常。事蹟具後漢書本傳。奭字宗古。博平人。太宗端拱中九經及第。仁宗時官至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事蹟具宋史本傳。是註即岐避難北海時。在孫賓家夾柱中所作。漢儒註經。多明訓詁名物。惟此註箋釋文句。乃似後世之口義。與古學稍殊。然孔安國、馬融、鄭元之註論語。今載於何晏集解者。體亦如是。蓋易、書文旨最古。非通其訓詁則不明。詩、禮語皆徵實。非明其名物亦不解。論語、孟子詞旨顯明。惟闡其義理而止。所謂言各有當也。其中如謂宰予、子貢、有若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孟子知其太過。故貶謂之汙下之類。紕繆殊甚。以屈原憔悴爲徵於色。以甯戚扣角爲發於聲之類。亦比擬不倫。然朱子作孟子集註或問。於岐說不甚掊擊。至於書中人名。惟盆成括、告子不從其學於孟子之說。季孫、子叔不從其二弟子之說。餘皆從之。書中字義。惟折枝訓按摩之類不取其說。餘亦多取之。蓋其說雖不及後來之精密。而開闢荒蕪。俾後來得循塗而深造。其功要不可泯也。胡爌拾遺錄據李善文選註引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致於踵。趙岐曰。致。至也。知今本經文及註均與唐本不同。今證以孫奭音義所音。岐註亦多不相應。語詳孟子音義條下。蓋已非舊本。至於盡心下篇。夫子之設科也。註稱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云云。則顯爲予字。今本乃作夫子。又萬子曰句。註稱萬子。萬章也。則顯爲子字。今本乃作萬章。是又註文未改而經文誤刊者矣。其疏雖稱孫奭作。而朱子語錄則謂邵武士人假託。蔡季通識其人。今考宋史邢昺傳。稱昺於咸平二年。受詔與杜鎬、舒雅、孫奭、李慕清、崔偓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不云有孟子正義。涑水紀聞載奭所定著。有論語、孝經、爾雅正義。亦不云有孟子正義。其不出奭手。確然可信。其疏皆敷衍語氣。如鄉塾講章。故朱子語錄謂其全不似疏體。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繞

經趙岐之說。至岐註好用古事爲比、疏多不得其根據。如註謂非禮之禮、若陳質娶婦而長拜之、非義之義、若藉交報讎。此誠不得其出典。（案藉交報讎似謂藉交游之力以報讎、如朱家郭解、非有人姓藉名交也。疏不能明證、附識於此）至於單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事出莊子、亦不能舉、則弇陋太甚。朱彝尊經義考摘其欲見西施者人輸金錢一文事、詭稱史記。今考註以尾生爲不虞之譽、以陳不瞻爲求全之毀、疏亦並稱史記。尾生事實見莊子、陳不瞻事實見說苑。（案說苑作陳不占、蓋古字同音假借）皆史記所無。如斯之類、益影撰無稽矣。以久列學官、姑仍舊本錄之爾。

孟子正義序

積學齋徐乃昌藏書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駮事兼判國子監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 奭 撰

夫摠羣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其詭辯楊墨飾其淫辭遂致王公納其謀以紛亂於上學者循其踵以蔽惑於下猶洚水懷山時盡昏墊繁蕪塞路孰可芟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拔邪樹正高行厲辭導王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斷羣疑其言精而贍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爲之註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爲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撰録俱未精當張氏則徒分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識指歸僞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奭前奉

勑與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

進呈今輒罄淺聞隨趙氏所說仰効先儒釋經爲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經訓與之增明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佚於發揮謹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南昌府學 校勘經籍記

梁惠王章句上 凡七章

趙氏注　孫奭疏

首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名惠謚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解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疏 梁惠王章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也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聯字而言句者局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注云梁惠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於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嬴嬴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故別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謚曰惠謚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衛靈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曰辭也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身必至於篡弒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千乘諸侯也夷羿之弒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其終亦皆弒君此以百乘取千乘也上下乘當言國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苟誠也誠令大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復申此者重嗟歎其禍也

疏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以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說也以叟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況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乎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荅惠王也言王何必特止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國則為王之大夫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為大夫既欲剩益其家則為王之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下至於士庶人皆且取其利益而國必危亂喪亡矣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以身問而已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者孟子言上下交取其利而國喪亡者是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所弒也無它焉則千乘之家欲以萬乘之利為多也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所弒也亦無它焉是百乘之家欲以千乘之利為多也云弒者自下殺上謂之弒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者孟子言凡欲天子之萬乘者且於其內取千乘而為天子之諸侯欲諸侯之千乘者且於其內但取百乘而為之大夫是亦不為少矣何必交相爭奪慕多為勝耶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孟子言且令臣庶皆後去其仁義而先且以自利則不交相殺奪故不足自飽饜言必殺奪如千乘奪取萬乘百乘奪取千乘然後為飽足也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者孟子言未有必存乎仁而遺棄其親者亦未有存義而後去其君者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者孟子重嘆數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特止言其利一說云是惠王稱孟子之言為是而以已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利○註云孟子至見之○正義曰案魏世家云惠王三十五年惠王以厚禮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子皆至梁是也○註曰辭也至之號○正義曰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氣出也劉熙曰叟長老之稱叟皆首之言父矩也家長率敬者云去齊之號者案史記引傳云孟子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乃適齊是也○註征取也至俱也○正義曰征正也蓋言君子至於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附循季氏聚斂以弱魯始孟子之頃魯之類故也引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欲者蓋其上下交征利而國危亡之意也孔曰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於之道也云交俱也蓋云俱皆也○註萬乘至萬乘也○正義曰案司馬法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

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弒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職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註云齊崔杼寧喜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為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弒齊君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寧寧喜也為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寧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齊齊齊置獻公於聚邑齊寧喜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寧喜又襄二十六年會寧喜弒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註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為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十卿祿是也云鯉邑名也晏子曰齊鵝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註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誠正其身之句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顧視禽獸之眾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

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衆民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衆民自來赴若子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

白鳥鶴鶴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沼池也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孟子謂王曰詩云文王雖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由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樂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王言民欲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鳥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

疏孟子見梁惠王至豈能獨樂哉○正義曰此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往見梁惠王時惠王立於沼之上而顧視鴻鴈麋鹿之獸也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惠王問孟子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對惠王言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鴻鴈麋鹿之觀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者至魚躍是孟子為惠王誦此靈臺之詩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之基而營表之衆民自然若子之趨父事而不督之以急而民自然如子來之○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言文王在靈囿之時麀鹿皆安其所而伏又且濯濯然而肥澤不驚動非特如此又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王在靈沼於牣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滿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此也言其魚之物亦且得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者是孟子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為之答惠王也文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如謂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與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後以奉養文王也已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湯王與其伐之湯於是往役臨於衆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喪我與女共往殺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民曰曷有亡哉曰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皆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言對惠王曰不賢之君雖有此不樂此故引此詩而證其言也言桀為不賢之君民亦欲喪亡之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得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注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注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文安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注言文王至德也○

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注云麀鹿至跳躍○正義曰毛詩註云麀牝鹿也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也毛註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注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註云牣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注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鄭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有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注云紂以甲子亡桀以乙卯亡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王侯自稱孤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己也鄰國之民不加少寡

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恐爲政有以惠民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塡鼓音也兵以鼓進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已下爲王陳王道也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數罟密網也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得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爲宅冬入保城二畝半故爲五畝也樹桑牆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殷曰序周曰庠謹脩教化申重孝悌之義頒者班也頭半白班班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己而改行則天下之民皆可致也

疏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心而爲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果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東之地凶荒我則又知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言詳察鄰國之君無有如寡人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不加其少寡人之人民不加其多是知之問故曰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緣以此而問孟子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喻是孟子答惠王言惠王心好征戰故孟子請以戰事爲喻而辭王塡然鼓之兵刃旣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塡塞也言鼓音旣塡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塡塞盈耳之言洋洋盈滿也言鼓音旣塡塞盈滿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已交交接以刃旣交接乃棄去其甲曳其兵而反走或有百步之間而止或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爲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旣塡然兵刃旣交接乃棄去其甲曳其兵而反走者或只止於五十步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

曰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
國者是孟子荅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
步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戰而
役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國是亦五十
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至不王者未之有
也者是皆孟子又為王陳其王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
夏耘秋收之三時要則五穀豐盛饒穀不可勝食之多不可
盡也密細之網不入於洿池則魚鼈饒不可勝食之多以斤
零落之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
足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民得以
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不失其養下宇以桑
五十之老可以著其帛雖五畝之宅不失其時則年至七十
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畝之田不奪其時則可至八
八口之家可以無飢凡云可者但得民不過而已未至於富足
餘也謹庠序之教以申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人皆知
頒白者半白不自負戴於道路矣無他以人皆知孝悌
之義為之壯者以代之負戴故曰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之民矣
是謂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食肉而黎民之無
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
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

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此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
兵也人者是孟子以非我也惠王言但人不憂其殺之而食人也
之以食而王不知以此道之間有死者而王不知發倉
棄之販而王見其死人故刺之曰非我也凶荒之罪歲而
是以兵殺之凶荒也是兵殺人自殺之也推類也言王不罪
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而不罪其兵器則不天下殺人之民
至焉者是孟子以罪兵而言之也言王若不罪歲而民自至
識但貴己以察而其行則天下之民至而歸王矣
好征戰謂以征伐凶禍害其民故孟子言之自此以下曰寡人
正義曰釋云諸侯其與民言之○註云王往而人云曰寡
王自稱寡人不穀是也○註云覲禮云諸侯自稱曰孤
曰寡地理云周封鄭河內魏舊都分其民以東至河內正東
河內河東者是也○註云今河內分其界東郡也自
魏地○正義曰云註其公十一年伐三晉曰詩云
陳頭曰鼓杜頭云聖人有備各得其所曰成於志方也
註鼓音兵以鼓進以金退○正義曰鼓以進云塞也
禮云色容填填史云車馬以鼓進兵以鼓進以金退之節
官大司馬下鼓鐸以鐃之用以數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群吏作旗車徒皆作○旨
鳥鐃且卻是也○註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農時○正行

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
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
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論語云使民以時包注曰作使民必以
其時不妨奪農務所謂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
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註數罟
至不汙食○正義曰釋云數罟密也罟網也爾雅曰網罟謂之罛
不入洿池謂其時故魚鼈得多而百姓有餘食用註
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註謂至有餘○正義曰周官山
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鄭注云陽木
春夏生者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屬一云陽木生山南為
陽陰木生山北者○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
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註井田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
禮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遂人掌
邦之野以土地之圖經田野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餘夫
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
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
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
休不耕者鄭註云廛城邑之居孟子云五畝之宅也六尺為步步百為畝
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里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於鄉學
庠序之異者移於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於大學命
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土
居富而教之之大略也王制云五十異粻六十非肉不
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矣
五十乃衣帛矣○註言人君至殺之也○正義曰云此是古者
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者莩毛詩言也
詩云莩落也蓋云指實尚而未詳是定解也

寡人願安承教（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梃杖也）曰無以異也（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王復曰刃殺人與政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孟子言人君如此率獸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

其為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發王愛其民也

疏 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段宜與前段合為一章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答惠王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梃與刃有以各異乎云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無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梃殺人與刃殺人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復曰以政殺人與刃殺人亦無以異也言殺人死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言以責惠王也言庖廚之間有肥肉廄苑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於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況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為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用也○注梃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梃木片也○注俑偶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踊跳故名之曰俑魯文公六年秦穆公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謂之故曰如之何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 韓魏趙本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之強焉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

之如之何則可 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 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 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下謂文王也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 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作杖以撻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 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 彼謂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 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 鄰國暴虐已保仁政則無敵矣王請行之勿有疑也

疏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見天下歸之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答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天下之強叟所畏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壹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東及寡人之身東敗見取於齊而殺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喪辱於楚奈何甚揆恥之今願近死不措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孟子以究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言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使民得省其刑罰薄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旅亦可以撻秦楚之間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梃可撻秦楚堅甲其兵曾其無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事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飢餒兄弟妻子者皆離散各彼秦楚遂之所

陷溺其民如此而王往伐正其罪夫更誰敢與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復請之行而無更疑也前所謂閒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以之外有休息閒暇之日也○注魏惠王盈也○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共知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魏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後復子孫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擊魏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向則當考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梁惠王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襄諡也魏之嗣王也望之無安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孟子謂仁政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

疏孟子見梁襄王至誰能禦之○正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謂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者是孟子語於人言襄王卒暴而問我曰天下誰能定吾對曰定于一者言我答之曰定天下者任乎仁政為一者也孰能一之者孟子言襄王又問誰能仁政為一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者是孟子言我復答之曰不好殺人者能以仁政為一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

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乎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言是孟子比喻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剝乾旱而无水苗於是枯槁上天由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知此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有如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詳能止之而不嚮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喻而解王之意又以比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御號之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若有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所若水之充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注襄謚也至嚮○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謚曰襄謚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注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孟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宣謚也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欲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孔子之門徒頌述宓羲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王曰德行當何如而可得以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王自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孟子以為知王之性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王問孟子何以知吾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

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胡齕王左右近臣也觳觫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血塗其釁郤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胡齕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有之否曰有之王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即見其牛哀之觳觫又不可廢釁鐘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羊亦無罪何為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為仁之道也時未見羊羊之為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

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白王如此王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爲耳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

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爲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爲喻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心加於人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大過人者大有爲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復申此言非王不能不爲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權銓衡也可以稱輕重度丈尺也可以度長短凡物皆當稱度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度心知度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耶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王言不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矣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

笑而不言王意大而不敢正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爲是也王言我不為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若順也順獨若所為謂搆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木而求生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王謂此之緣木求魚爲大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

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孟子言盡心戮力以有殘民破國之災殃曰殆有甚於緣木求魚者也 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 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言鄒小楚大也 曰楚人勝王曰楚人勝也 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言小弱固所以也固不可以敵大強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蓋亦反其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 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之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思惛亂不能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以教訓之敏雖不敏願嘗欲行之也 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孟子爲王陳其法也恆常也產生也恆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恆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民誘於利欲放溢辟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爲乃就刑之是由張羅罔以罔民者也 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安有仁人爲君罔陷其民是以何可爲也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輕易也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暇脩禮行義乎 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其註與上同八口之家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爲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也

疏 齊宣王問至未之有也 ○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者齊宣王威王之子辟彊是也諡爲宣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桓公晉文公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孟子答對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及桓文二霸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于今未之聞也云臣者是孟子自稱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王以問及必欲以求至文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言之耳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者宣王又問孟子言當德何如則可以爲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民乎王恐己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如王之德可以安民也

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齕之言而荅宣王之問也胡齕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齕曰王坐於殿堂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牽牛者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將以爲釁鐘也王謂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懼若無罪之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illegible]如若王之所不忍則廢去釁鐘之禮與王與牽牛者曰釁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可也不識有諸者是孟子又未知實宣王曾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荅孟子以爲是有此言故曰是心足以王矣者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之心故足以王爲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者言然百姓盡以王爲愛財也臣固知王有不忍之心故有此言也王曰然者宣王亦自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言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者言齊國雖褊小我何愛惜一牛即不忍見其牛之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爲牲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

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言王無怪異於百姓以王爲愛財也以羊小易牛大彼百姓皆謂王爲愛財耳又安知王之意也王若痛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以爲牛羊皆無罪而就死所以又問王何擇之也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者宣王自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以羊易之宜乎百姓之謂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者孟子言此無傷也是乃仁術也以其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者孟子言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所以遠去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者宣王見孟子解其已言故喜悅之而引詩之文而言也此小雅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

而爲師夫子之所謂也云夫子者宣王尊孟子爲夫子也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所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己而不得其心之所之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有此心足以王其所以得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孟子言以此比喻而辭王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視其秋毫之末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則王信之乎否曰否者是宣王荅孟子之言曰凡如是云者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言而問宣王有恩及禽獸而其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者孟子又言今一羽之不舉是爲不用力也車薪之不見以其不用明也百姓之不見保以其不用恩也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者宣王問孟子言不能與不爲之形何以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

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者孟子言挾太山以超北海此喻爲不能者也爲長者折枝此喻爲不爲者也今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者孟子欲使王推其老老幼幼之心以及人之老幼則天下可運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者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文王自正于寡妻以至兄弟以御家邦是能舉此心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者孟子言古之人君所以大過人者無他但能推其恩惠以安四海故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爲大過人者善推其所爲而已矣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人善

詳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說物而調王也言為之權輕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變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則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興起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或可以為色事好結怨於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擧哉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觀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與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聽於其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抑色之飾不足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與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緣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又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欲

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若孟子知王以此為所大欲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闢與其土也而求其廣又欲朝秦楚之諸侯以臨猶其中國而無安四夷為所大欲是若緣高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高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無後災雖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服使盡心力而為之後亦必有大災雖所又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雖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為孰騶者孟子以問比前而辭王也言鄒之小國與楚之人國戰閒則王以為義固騶之曰楚人勝諸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之大固人勝之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彊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固固不可敵大固人之寡小固不可以敵人之報為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惟也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而齊固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以異於鄒國之小而敵楚國之

大哉言與此無興也王如欲服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鑑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本也言令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仕者肯欲立於王之朝是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惡其君若又皆欲奔凡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歸之誰能止禦云也商賈業書云通財鬻貨曰商白虎通云賈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事五百人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發孟子明其王道而教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志以明白教我也我雖不能敏爽而行之但請嘗試我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然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者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聖之君制別民之生涯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

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數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內荒之年又不得見其死十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治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盡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記已在前此更不辭○詩宣諡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史記云齊威王子仲諡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諡曰宣謚去云善問周達曰宣六齊桓公小白若莊公八年左傳王齊隨公母弟同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廬公弒君自立九年春秋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云為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桓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鄄六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二十六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云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孫獻公嬖於戎得二女大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

原缺

也曰與少樂樂與衆樂樂孰樂 孟子復問王與少人共聽樂樂邪衆人共聽樂樂也 曰不若與衆 王言不若與衆人共聽樂爲樂 臣請爲王言樂 孟子欲爲王陳獨樂與衆人樂樂狀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 鼓樂者樂以鼓爲節也管笙籥簫或曰籥若笛而短有三孔詩云左手執籥以節衆也疾首頭痛也蹙頞愁貌言王鬻鼓作樂發賦徭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

與民同樂也 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旌旗使之美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役使不得休息故曰窮極而離散奔走也 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鍾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 百姓[illegible]而鼓樂之今無戚[illegible]欣於民而有惠益故欣欣然而喜也 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 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田獵而加撫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孟子言王何故不大好樂若古賢君與民同樂則可以王天下也何爲莊子之言王之好樂也 疏 莊暴見孟子至則王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鍾鼓有節與民同樂也莊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者莊暴齊臣也莊姓也暴其名也言莊暴見孟子謂暴朝見於齊王王語暴以好樂之事暴是時未有言以對答之曰好樂何如者故莊暴問孟子以謂王之所以好樂是如之何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者孟子答莊暴之問也言齊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庶幾其治安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者是孟子自見於王以暴言好樂之事他日見之於王而問之曰王嘗與莊子以好樂之事還有此言否乎孟子稱莊子不稱其名[illegible]其名也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者是齊王自孟子問之後變其容色[illegible]聖王之樂者古聖王之樂也黃帝之咸池堯之大章舜之大韶夏商周之大濩武之大武是也但能直好世俗之樂[illegible]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猶古之樂也[illegible]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樂以爲樂[illegible]

[illegible]之曰可得聞與者[illegible]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illegible]曰不若與人[illegible]曰不若與衆[illegible]臣請爲王言樂[illegible]今王鼓樂於此[illegible]鼓之聲管籥之音[illegible]曰我王之好鼓樂[illegible]不得以相見[illegible]頭痛蹙頞[illegible]馬之音見羽旄之美[illegible]曰我王之好田獵[illegible]於如此之極父子不得相見兄弟妻子離散[illegible]之鼓樂田獵而百姓皆如此者無他也爲是王之不與民同其樂也言今王鼓樂於此國百姓聞王鍾鼓之音管籥之音

舉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庶幾無疾病也何以能鼓樂於此言百姓皆欲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苟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則王亦何以能鼓樂也又言今王田獵禽獸於此國百姓之人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好乃皆欣欣然有喜色而交相告曰我王即庶幾近於無疾病又何以能田獵也此言又欲王之康強不特止於庶幾無疾病也然則王之鼓樂田獵百姓皆如此欲王之康強者無他事焉是王能與民同其樂也言今之王能與民同樂為樂則為之王者矣云鼓樂者蓋鍾以止為節鼓以作為用故凡作樂所以謂之鼓樂也云音與聲者蓋鍾鼓言聲以其聲之單出故云聲也管籥車馬言音以其音之雜比故云音也然車馬亦謂之音者蓋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故也聲之與音合而言之則聲音則一也別而言之則單出為聲雜比為音詩云嘒嘒管聲此言管籥之音是聲音之通論也齊王犹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鄙己鼓等技之國政是安知與衆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樂之意也○註鄭聲也○正義曰論語云鄭聲淫以其能惑人心也孔傳云鄭聲感人心其與雅樂同也○註鼓樂至百姓欲○正義曰周禮鼓人掌教六鼓以節聲樂鎛師掌金奏注云以鍾鼓奏者先擊鍾次擊鼓以奏九夏夏大也樂之大歌有九王夏肆夏昭夏納夏章夏齊夏族夏祴夏驁夏凡九夏是也故附于此云管笙籥或曰籥若笛而有三孔者案禮圖云笙長四尺諸管參差亦如鳥翼爾雅曰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郭璞爾雅云二十三管為簫風俗通云舜作竹簫以象鳳翼周禮笙師掌教吹籥後鄭云籥如笛有三孔是也詩云左手執籥即詩簡兮之篇文也注云籥六孔言碩人多才藝又能籥舞言文武備也釋云首頭也頞鼻頭也言齊王擊鼓作樂其使民徭役苦楚皆蹙其頞莖而相問也○注田獵至奔走也○正義曰釋云獵田也蒐狩苗獮是也案魯隱公五年左傳云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也杜預曰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為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為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以羽旄為者案左傳魯襄公十四年范宣子假羽毛於齊定公四年晉人假羽旄於鄭杜預曰以析羽為旌王者游車之所建也又案司常九旗之數又有全羽析羽釋云今羽析羽直有羽而無帛也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公孫丑篇文也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王言聞文王苑囿方七十里寧有之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於傳文有是言曰若是其

大乎王怪其大曰民猶以為小也言文王之民尚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囿以大矣今我地方千里而囿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囿為大何故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芻蕘者取芻薪之賤人也雉兔人取雉兔者言文王聽民往取禽獸刈其芻薪民苦其小是其宜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言王之政嚴刑重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言其大不亦宜乎

疏齊宣王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章譏王廣囿專利嚴刑陷民也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者是宣王嘗聞文王有囿方闊四十里故見孟軻問之還是有之否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之以為書傳之文有言也曰若是其大乎者宣王怪之以為文王囿如此之闊大人民尚以為之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者宣王又問之孟子言寡人之囿方闊四十里而民猶尚以為之大者是如何其差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者孟子言文王之囿方闊七十里而禁芻蕘薪木之賤人與獵雉兔獸者皆得往其中而有所取之是其與民同共之故民以為小不亦宜乎也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者孟子對王鑄臣言自臣始至於王之齊境內大禁然後乃敢入其國中也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者孟子言自臣入王郊關之內乃聞王有苑囿方四十里之囿其於中殺其麋鹿者如殺其人之罪而刑之如此則是王為阱陷方四十里之阱於國中以陷其民也故民以為大不亦宜之方此此是皆孟子譏王之專利而不與民同也傳云天子之間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二十里文王之囿百里之囿或若以為有七十之里為苑囿是知之何

其旁猶不知文王百里之國是其始封之時制也七十里之囿乃文王微爲西伯之時有地間制上公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當七十里之囿特止山川不可食之地與彼有千里者以謂爲地方千里而囿居其九提何傷之地亦何爲遠哉之也耶是以知周制之法也○注云古之在岐山之北爲西伯上也尚後而國以大者○正義曰案鄭箋詩云周之先公曰太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是其子文王繼父之業爲西伯於岐邑也所謂之州長曰伯謂爲西伯也子夏云王季以九命作伯於西文王因之亦爲西伯編語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時宜七十里之囿猶以爲小也○註郊關之四境之郊皆有關者○正義曰周禮載師掌曰以四郊之人民司馬法曰王國百里爲郊二百里爲州三百里爲野四百里爲縣五百里爲都周禮載師任二之法以宅田士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任遠郊之地鄭氏注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爾雅云邑外謂之郊四竟皆有關者蓋四郊之門也

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太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

疏

之威故能安持盈守成太平之首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而證
其言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者宣王聞孟子之
言大不合己意故答之曰大哉言矣以言其寡人有疾而疾
在於好勇也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
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者是孟子又答宣王言宣王
當請王之無好其小勇也夫撫劍疾視而曰彼
惡敢當我哉此則一匹夫之小勇只可以敵一人者
也故曰王請大之也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者此詩大雅皇矣之篇文也孟子所以
引此者蓋欲言文王之勇而陳于王也○曰此文王之勇也
其詩言文王赫然大怒以整其師旅以止往伐莒之寇以篤厚
周家之福以揚天下之名也言文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者詩文王亦以此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書曰天降下民作
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
下曷敢有越厥志者此周書之文也孟子所以又引此書之文云
者羞又欲言武王之勇而陳于王也言天生下民而立之君
師以治之教之惟曰其在相上帝寵安四方有善有惡者皆
在我天下安有敢違其志者也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
之此武王之勇也一人猶紂也言紂一人衡行天下武王恥之
行其道而不順其天故武王心恥之於是伐紂也此武王

武王之大勇也而武王亦於是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曰
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
惡王之不好勇也若孟子言今王若行文王武王一怒而
安天下之民則天下之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注王赫至一怒不
杞至小者也○正義曰書云葛伯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云
葛國也伯爵也居亳與葛為鄰葛伯不祀湯始征之湯使遺之牛
年又不祀湯又使人往問之所以不祀湯既遺之牛羊矣
惟其緣不以禮謂文王也者蓋引大雅緜之篇文也詩云混夷駾矣
狄同也見文王之使者將昆夷之國也趙注云昆夷犬戎實入
撫戎之也而迷其國則也又云混夷突也而
國以解文云事昆夷大與詩注不合又云太王事獯鬻孟子文王
昆夷遠成道興國其志一也是文王未嘗事之也今云王乃
曰文王事昆夷者昆夷之國也是也詩之采薇云文王之時
西有昆夷之患注云昆夷西戎也今據采薇之文云
戎昆夷與孟子不合者蓋文王始事昆夷不免昆夷之患也
始初之時乃服事之時也後遂亦昆夷於矣惟其慍
失之矣○注獯鬻至其國也○正義曰案傳云肆不殄厥慍以
上有山戎獫狁獯鬻戎居于岐邊是公劉之子慶節居豳
西戎邑于豳其後三百餘年戎狄攻太王亶父亶父走于岐山
後至六國遂為匈奴是也云越王句踐退於會稽而身自官事

吳王夫差者案史記世家云吳王闔廬十五年伐越至吳王
夫差元年悉以精兵伐越敗之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
棲於會稽請以國為臣妾是也貴遂曰會稽山名也○注周
頌我將之篇至太平之道○正義曰案云于時於是也言成
王畏天之威於是得安文王之道是其解也○注疾視至敵
也○正義曰莊子之篇書云蓬頭突鬢瞋目而語此撫劍無異
於闘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同意○注大雅至小勇○正
義曰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按徂旅今孟子乃曰以
遏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若密
之近地詩言密之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注尚書逸
篇○正義曰案周書泰誓篇今有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
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而亂
安國云寵安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以其助上帝寵之志為
民除惡是與否不敢違其志趙注乃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
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同而故二解皆錄焉○注為擾
也至伐紂也○正義曰周書泰誓篇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
紂是也衡橫也 又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樂乎

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不得而非其上者非也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亦非也有人不得志也不言己而言人者不責己而責上之不用己此非君子之道人君當與民同樂而不與民之不同樂亦非上驕之義也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所憂君憂之故民亦憂助君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戴其君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勸王言當若此也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之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脩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孟子言往者齊景公嘗問其相晏子若此也轉附朝儛皆

山名也又言朝水名也遵循也放至也循海而南至於琅邪琅邪齊東境上邑也當何修治可以比先王之觀遊乎先王先聖王也晏子對曰善哉問也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述職者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言天子諸侯出必因王事有所補助於民無非事而空行者也春省耕補耒耜之不足秋省斂助其力不給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晏子道夏禹之世民之諺語也言王者巡狩觀民其行從容若遊若豫豫亦遊也遊亦豫也春秋傳曰魯季氏有嘉樹晉韓宣子譽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爲諸侯之法度也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

讒民乃作慝今也者晏子言今時天下之民人君行師興軍皆遠轉糧食而食之有飢不得飽食者勞者致重亦不得休息在位在職者又睊睊則目相視更相讒惡民由是化之而作其慝惡也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爲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流之無窮極也謂流湎于酒能謂不無厭而殺人之類也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所行也言王道衰諸侯行霸由當相正故爲諸侯憂也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言賢君放遊無所不爲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若齊有與樂悼乘舟於風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船上行而忘反以爲樂故謂之連書曰罔水行舟朱漫遊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

從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於民也景公說大戒於國出舍於郊於是始興發補不足景公說晏子之言也戒備也大修戒備於國出舍於郊示憂民困於興惠政發倉廩以振貧困不足者也召太師曰爲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大師樂師也徵招角招其所作樂章名也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好君也其詩樂詩也言臣說君謂之所何尤者無過也孟子所以尊晏子景公之事者欲以感諭宣王非其矜夸雪宮而欲以苦賢者【疏】齊宣王至好君也○正義曰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爲慢遊之樂不閑四溢之行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者雪宮離宮之名也中閑有此園言宣王在雪宮之中而見孟子來至也王曰賢者亦樂此乎者是謂宣王將孟子爲賢者問之孟子亦嘗有此雪宮之樂也云乎者亦未知孟子可否君何所以云乎而疑之之辭也亦梁惠王在沼上而問孟子賢者亦樂此乎同意孟子對曰有人不得見非其上矣至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孟子答宣王之言而欲宣王有此雪宮之樂在與民同其樂也故言

有爲人下者不得此樂則必非謗其上矣爲人下者既不得此樂而以非謗其上非也以其不可也無他是不知命與分定故也爲民之上者既有此樂而不與下民同其樂亦非也以其亦不何也無他是不知義而失之於驕也盡爲之君在民之上凡有所樂皆出於民之賦役而成之也豈可獨之哉故曰亦非也苟爲君能以民之所樂爲己之樂則在下之民見君之所樂亦樂之而不敢非謗也以民之所憂爲己之爲憂之則在已有所憂而在下之民亦分其憂之矣此皆君民憂樂極邦之効也故曰在上爲君者凡有所樂與天下之民同其樂凡有所憂天下之民同其憂然而天下不歸往而爲之王者未之有也言其無也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比於先王觀也至畜君也者是皆孟子引景公問晏子晏子告景公之言而誨宣王也昔往也齊景公齊莊公之後景公杵臼是也魯襄公二十六年立在位五十八年轉附朝舞皆山名也又云朝水也言但將齊景公嘗問於晏子曰我欲遊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至於琅邪我何以修治而可以比效於先聖王之遊觀也晏子齊景公之賢大夫也姓晏名嬰者晏子答曰善哉王之問也乃言天子往於諸侯謂之巡狩巡狩者謂巡諸侯爲天子所守土也如歲二月東巡狩五月

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巡狩是也諸侯朝覲於天子謂之述職述職者謂述己之所守職如春朝以圖天下之事夏宗以陳天下之謨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冬遇以協諸侯之慮是也然此皆無非事而已春則省察民之耕而食不足者則補之如周禮遂師春省其稼是也秋則省察民之收而有力不給者則如之如遂師遂其稼穡而斂用其民以救府事是也凡如此是皆下之所以有望於上而巡也故夏禹之世民俗諺有曰我王不遊我何以得其休息我王不豫我何以得助其力此先聖王所以一遊一豫而為諸侯之法度也說而言之則遊豫豫皆巡行也則而言之則遊者有所變至於適也豫者有所適而至於樂也故於遊則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也今也得公則不如此其興師行軍皆遠轉糧而食之有所之民而不得食飢有勞之之民則不得休息在位者皆睊睊然側目相視而非其上而下民又皆作為邪慝也故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所謂方命虐民者是逆先王之命而下則暴虐民人也凡遊豫補助皆先王之命也今則方命而虐民又飲食無節極而若水之流盡流連荒亡四行皆[illegible]諸侯之所憂也以其皆能步士其身而已故流者是從流下而忘反之謂也如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是也連者從流

上而忘反之謂也如書曰罔水行舟若丹朱是也荒者從獸無厭之謂也如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是也亡者樂酒無厭之謂也如殷紂以酒喪國是也故曰從流下而忘反謂之流從流上而忘反謂之連從獸無厭謂之荒樂酒無厭謂之亡以其晏子自解之耳言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惟君所行也者謂古之先王無此流連之樂荒亡之行行惟獨君有所行也君若惰景公而言也景公自知巳小有流連之樂大有荒亡之行遂一聞晏子之言而喜悅之景公所以說者以其能悟而改過也乃大戒勑於國而敢偃其事出舍於郊而不敢寧其居於是能興發倉廩而補其不足者又召樂師之官曰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以作徵招角招是也必作其徵招角招之也蓋徵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徵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與事故琴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凡所以謂之徵招角招矣又引其詩曰畜君何尤畜君者從君也言謂君所以畜君君何有其過也故又曰畜君者是好君也凡此皆晏子所言是其畜君者也孟子引此詩宣王亦欲宣王如景公說晏子之言而悟之也○注轉附朝儛至邑也○正義曰云轉附朝舞皆山名今案諸經並未詳瑯瀆轉顛野王釋云濟水名出南陽恐悞舞為舞池並未詳云與邪為齊東南上尾皆宗也理志云并地東有哏那南陡志云瑯邪邑

名是也○注沈湎于酒能不熟然而提人者○正義曰注云羲和湎淫廢往征之孔安國云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自唐虞至三代世職不絕承大康之後沈湎于酒過差非度又曰紂沈湎冒亂於行暴虐孔安國傳云沈湎嗜酒春秋晉宣公二年晉靈公不君厚斂以彫牆從臺上彈人而觀其避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殺之寘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云師貴也畚草器也○注齊桓與蔡姬乘舟於囿正義曰案僖公三年左傳云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怒杜預曰蔡姬蔡侯夫人蕩搖也囿苑也蓋魚池在苑中耳○注書云罔水行舟若丹朱慢遊者○正義曰案書益稷篇云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孔安國云丹朱堯之子傲戲而為虐如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罔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注羿之好田獵無有厭極以亡其身○正義曰案書云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孔注曰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於河不得入遂廢之○案襄公四年左傳云羿浞在梁惠王首貫逐亡羿之先祖世為射官故帝嚳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凡此其

說羿為諸侯名皆難詳信故云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為人名信如是則不如言以羿為篡國君號為諸侯若何也○注殷紂以酒喪國○正義曰案史記云殷王紂樂戲於沙丘以酒為池以肉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於是有炮格之法發為武王所伐是也○注徵招角招樂章也○正義曰宮商之角徵羽蓋樂之五聲也晉志云宮土音數有八十一為聲之始屬土者以其最濁君之象也宮亂則荒其君驕商金音三分徵益一以生其數七十二屬金者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商亂則陂其官壞也角木音三分羽益一以生其數六十四屬木者以其清濁中人之象也角亂則憂其人怨也徵火音三分宮去一以生其數五十四屬火者以其微清事之象也徵亂則哀其事勤也羽水音三分商去一以生其數四十八屬水者以其最清物之象也羽亂則危其財匱也凡此乃為樂章之名也然則景公所以作角徵招以其為民為事也○註文王不敢盤于遊田○正義曰註云此者蓋引周書無逸之篇文也凡註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者是不敢樂於遊田獵者也故據此焉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謂泰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也齊侵地而得有之人勸齊宣王諸侯不用明堂可毀壞故疑而問於孟子當毀之乎已止也

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言王者能行王道者則何為毀也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王言王政當何施其詳可得聞

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言往者文王爲西伯時始行王政使岐民修井田八家耕八百畝其一百畝者以爲公田及廬井故曰九一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恒有祿也古之法也關譏市察不征稅也澤梁魚梁不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罪人不孥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言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

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詩小雅正月之篇也哿可也詩人言居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憫此煢獨羸弱者耳文王行政如此也

王曰：善哉言乎！王言善哉此言

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孟子言王如善此言則何爲不行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王言我有疾疾於好貨故不能行

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囊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公劉之篇也公劉后稷之曾孫也乃積積於倉乃裹餱食之糧於橐囊思安民故用有光也乃張弓矢持干戈戚揚以武備之曰方啓行言公劉好貨若此行道而民不患王如好貨與民共之於王何有不可也

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王言我有疾好色不能行也

對曰：昔者大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詩大雅緜之篇也亶父太王名也號稱古公來朝走馬避狄難去惡疾也率循也滸水涯也循西方水涯至岐山下也姜女太王妃也於是與姜女俱來相土居也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姜女俱行而已皆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則何有不可乎

【疏】「齊宣王問」至「於王何有」。○正義曰：此章言齊宣王好貨色孟子推以公正，勸大王好色貴推於己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者，宣王問孟子以爲在國之人皆謂勸我毀壞其明堂今毀壞之已而勿毀乎，當太山下有明堂使爲齊侵其地故齊有明堂宣王尚疑之所以問也。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者，孟子欲使宣王行王政所以勸之勿毀其明堂也。王曰王政可得聞與者，是宣王問孟子以理王政之法等可得而聞知之歟。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至必先斯四者，是孟子對答宣王爲王政之法也，言昔者文王爲西伯行政於岐周之時耕者皆以井田之法九一而受其田百畝八夫家計八百畝以八百畝中之一百畝爲公田九分而抽一分爲公以其八百畝計之八家各受其田，仕者之子孫世世皆有祿也，關市之所但譏察而不征稅，澤梁之所但與民共之而不設禁止之法，罪人但罪止其一身而不及其妻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凡此四者是皆天下之民窮獨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及此四者以其窮獨無告者也。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是孟子言文王在岐之時爲王政之法如此而已，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者，蓋詩之小雅正月之篇文也，其意蓋言當今之世可矣富人但憐此煢獨羸弱者耳，孟子所以引之謂其文王行政是好此也，故宣王曰善哉言乎者，是宣王問孟子答之以文王行王政之法而善其言也，故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者，孟子言王如能善此王政之言則何爲不行此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者，宣王言

我有疾疾在於好貨財也昔者公劉好貨詩云至於王何有
者孟子引公劉好貨故詩有大雅公劉之篇文而荅于宣王
也言昔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于倉乃裹乾食
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於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乃張其弓
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爲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
居者有積穀于倉行者有糧裹于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
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
何有不可云囊橐者大曰囊小曰橐也王曰寡人有
疾寡人好色者是宣王又言我有疾疾在於好色也對曰昔
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至於何有曰是孟子以對太王好
色故詩大雅緜之篇文也答宣王也亶父太王名也古公號
也言往者太王好色愛厥妃其詩蓋謂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而避惡且早又疾急循西水涯而至于太山之下曰與妻女
自來相土居如此故當是之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皆男女
室家曠時者謂之怨女曠夫也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向外
故云外王如能好色與百姓同之亦若太王之如此則於王
也又何有不可。姜女大姜也是太王之妃也○注謂太山記封下
男至已止也○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南有太山注記封
新書云舜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太山也是觀巢后又
云此山黃帝之所常遊自古受命帝王未有不封禪者況后不

齊乎太山也云太山下明堂本周天子東巡狩朝諸侯之處
案禮記明堂位云明堂者明諸侯之尊卑也昔殷紂亂天下
諸侯以記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
踐天子之位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以周公
周公於曲阜令魯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太山下
明堂即周公朝諸侯之處蓋魯封內有太山故以太山所在
故齊南有太山文中子云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太山乎
云太山黃帝有合宮在其下何立明堂之處焉禮於太山
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宮齊人將有事於太山必
先有事於配林則大山在齊明矣案周制明堂云周人明堂
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賈釋云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又夏度以步殷度以尋周度以筵
是王者所造也周堂高九尺殷三尺以一相參之數禹卑宮室
宮室則夏堂高一尺矣又上注云堂上為五室象五行以五室
制如明堂明堂中有五天帝五人神之座皆法五行以室四
行先起於東方故東北之堂為木其實兼水矣東南火室
兼木西南金室兼火西北水室兼金以中央太室有四堂
角之室亦皆有堂乃知義然也賈釋大史閏月下韋注云明堂
路寢及宗廟皆有五室十二堂門是也四角之堂皆於大室
外接四角爲之則五室南北止有二堂東西各二筵有六尺

乃將有受者爵擇皆於時之堂不於木火等至居者闇月則
闔門左扉立其中而聽朔焉○注往者文王為西伯至妻子
也○正義曰史記云古公亶父為獯鬻戎狄所攻遂去邠踰
梁山止於岐下古公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立季歷以傳昌
昌立是為西伯西伯陰行善諸侯皆來決平曰文王九十七
乃崩云耕井田八家八百畝以為公田者亦依孟子云方里
而井井九百畝是也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采地
而為井田經云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
自為縣四縣為都以任役使民從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
又采地之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於官也故曰九
一也云紂時稅重者史記云紂為人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
力過人手格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嬖於
婦人愛妲己妲己之言是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錢盈鉅橋之粟
時我重也關譏而不征魚梁不禁者周禮司關國凶札則
無關門之征猶譏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虞掌國
澤之政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司
關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槀此而孥之則關市非無征
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孥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以
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故孟子於宣王之一時亦以
此引之以救弊矣○注詩小雅正月之篇者○注云哿可也

獨單也箋云此言王政如是富人已可哀獨困也○注詩大
雅公劉之篇也至不可也○正義曰注云公劉居於邠而遭
夏人亂迫逐公劉公劉乃辟中國之難遂平西戎而遷其民
邑於豳焉乃積乃倉言民事時和國有積倉也小曰橐大曰
囊思輯用光言民相與和睦以顯於時也箋云公劉之有積
倉積委及倉也安安而能遷積而能散為夏人迫逐已之故
不忍鬬其民乃裹糧食於囊橐之中棄其餘而去思在和其
民人用此其道為今子孫之基又毛注云戚斧也揚鉞也
張弓矢秉其干戈戚揚以方開道路去之蓋諸侯之從者十
有八國焉箋云干盾也戈句孑戟也爰曰也公劉之去邰整
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而行明己之遷非為
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注詩大雅緜之篇也至不可詳正
義曰緜詩也毛注云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
也亶父字或因以名言質也古公處豳狄人欲之事之以皮幣
常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
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吾聞君子不以
所養人者害人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
滸也姜女大姜也胥相也宇居也箋云來朝走馬言其辟惡
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水側也爰於也及與也聿自
也於是與其妃大姜自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梁惠王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　假此言以爲喻　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　言無交道當如之何　王曰棄之　言當棄之絕交道也　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　士師獄官吏也不能治獄當如之何　王曰已之　已之者去之也　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　境內之事王所當理不勝其任當如之何　孟子以此動王心令戒懼也　王顧左右而言他　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荅此言也

【疏】孟子至言他○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厥職乃安其身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交而之楚遊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諷之也言王之臣下有寄託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遊觀者比其反也

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者言寄妻子於交友而往楚國在近則反歸而妻待在交友之所皆寒凍其身飢餒其腹乃爲交友之道當如之何凍者寒之過之謂也餒者飢之過之謂也王曰棄之者是宣王荅孟子以爲交友之道既如此當棄去之而不必與爲友也曰士師不能治士則爲如之何者孟子因猶又問宣王言爲之獄吏若而不能注治其士則爲士師者當如之何處之王曰已之者言當止之而不可與爲上師也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者孟子因猶問至於此乃欲諷諫之故問之曰自一國四境之內皆亂而不治則爲之君當如之何處之王顧左右而言他者宣王知罪在諸己乃自斃蓋之而顧視左右道其他事無以荅此言也○注士師獄吏也○正義曰士師即司寇之屬有士師鄉士遂士以士師爲官鄭氏云士察也主察獄訟之事是士師爲獄官之吏者也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　故者舊也喬高也人所謂是舊國也者非但見其有高大木也當有累世修德之臣常能輔其君以道乃爲舊國可法則也　王無親臣矣　今王無可親任之臣　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　言王取臣不詳審往日之所知今日爲惡當誅亡王無以名也　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　王言我當何以先知其不才而舍之不用也　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與　言國君欲進用人當留意考擇如使忽然不精心意而詳審之如不得已而取備官則將使尊卑疏戚相踰豈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　謂選乃臣審比周之譽核其鄉原之徒論曰衆好之必察焉　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衆惡之必察焉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　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衆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　行此三慎之聽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疏】孟子見至爲民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君進賢退惡翔而後集有世賢臣乃爲舊可法則也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者是孟子見齊宣王而問之言人所謂舊國者非謂有高大木而謂之舊國也以其有世世修德之舊臣也故謂之舊國故曰有世臣之謂也故舊也喬高也世臣累世修德之舊臣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者孟子言今王無有親任用之臣矣往日所進者今日爲惡而王又不知其亡之王曰吾何以哉其不才而舍之者豈王言哉何以知其臣之不才而舍去之而不用也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慎歟者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諫擇如使忽然不能精心陳擇但如不得已而取備官職則得使其卑踰尊疏踰戚而發亂之矣其知是豈可不使慎之故左右皆曰賢未可也尚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至如此然後可以爲民父母者此皆孟子欲宣王進

必察不肖之言也言於進用賢人之際自王之左右臣者皆曰此人賢當進用之則王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又未可進而用之也以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賢當進而用之則王然後詳察之見其實又為賢人故然後進而用之矣如左右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則王亦莫聽之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不賢不可進用當去之則王亦當莫聽之然後審察之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不可進用然後用當去之則王然後詳察之見其真實不賢不可進用然後去之乃不進用也如左右皆曰此人之罪可以殺之則王勿又當莫聽以至諸大夫皆曰此人之罪當殺之則王又當莫聽以至一國之人皆曰此人之罪可殺之則王然後詳察之亦見其人實有可殺之罪然後殺之也夫如此則王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一國之人皆曰可殺而殺之也以此則可以為民父母而子愛百姓矣〇注故舊也至可法則也〇正義曰釋云故舊也文從古故也詩伐木之篇云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註云喬高也故知喬木為高大之木鄭箋云喬樹枝曲卷似鳥羽也書云國任舊人共政又周任有言曰人惟求舊是故之羽也〇注謂原之徒〇正義曰論語云鄉原德之賊也周氏曰註曰鄉原之人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其德也何晏云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向媚而合之言此所以為德之賊也故有三刺之法〇注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大辟死刑也周禮司寇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鄭注云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色聽者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也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也耳聽者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也目聽者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也見此五聽是也三宥者司刺掌三宥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鄭司農云不識謂愚民無所識則宥之過失若今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閒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凡此三宥也〇注云行此三宥之意也〇注指孟子言自左右皆曰賢至國人殺之也者是為之解也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 有之否乎 孟子對曰於傳有之 於傳文有之矣 曰臣弒其君可乎 王問臣何以得弒其君豈可行乎 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 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以

謂之一夫也但聞武王誅一夫紂耳不聞弒君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疏〕齊宣王問至未聞弒君也〇正義曰此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于後也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者齊宣王問孟子言商之湯王放夏王桀於南巢之地周武王伐商王紂於商郊之中是有此言也否乎孟子對曰於傳有之者孟子答宣王以為傳文有是言也故書云湯放桀於南巢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又史記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之大白之旗是也曰臣弒其君可乎者宣王問孟子如是則為臣下者得以殺其君上豈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者孟子答宣王以謂賊害其仁者名謂之賊賊害其義者名謂之殘名謂殘賊者皆謂之一匹夫也我但聞武王誅一夫紂矣未嘗聞知有弒君者也故尚書有云獨夫紂是其證也

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 巨室大宮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將以此喻之也

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 姑且也謂人少學先王之道壯大而仕欲行其道而王止之曰且舍置汝所學而從我之教命此如何也 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 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玉也詩云彫琢其章言人有璞玉雖多必須玉人能治之乎至於治國家不令從其所好玉人治玉不得其道則以其道而何由能治乎 〔疏〕孟子謂齊宣王至玉人彫琢玉哉〇正義曰此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則功成而不虧也孟子謂齊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者孟子謂宣王曰為巨室則必使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為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為不勝其任矣是孟子謂宣王為大宮則王必遣使工師之吏求其大木工師之吏求得其

大木則王喜以為工匠之吏能勝其所任用矣則至匠人斲削而小之則王怒以為匠人不勝其任矣凡此皆孟子將以比喻而言也以其欲使宣王易知其意也巨室大宮也工師主工匠之吏也又言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者是孟子又言夫人既以幼少而學先王之道及壯大任而欲施行其幼之所學之道而王乃曰且舍去汝所學之道而從我教命則如之何也今有璞玉於此雖萬鎰必使玉人彫琢之至於治國家則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以異於教玉人彫琢玉哉者是孟子又復以此而比喻于宣王也言今假有素璞之玉於此雖有萬鎰之多然必使治玉之人彫琢而治飾之耳至於治國家則自當以先王之道治之而曰且舍去汝所學而今從我教命則何以有異於教玉人治飾玉哉言其無以異也以其治國家則自學先王之道者乃能治之今乃至於治國家則曰且舍汝所學而從我教命是何以異於此哉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欠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治玉人然後得成美器也況於國家則人君

之所寶也然人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所教以治之此亦教玉人彫琢玉同也因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故孟子所以有比譬之。註巨室大宮也至殘害之。正義曰字林云巨大也白虎通曰黃帝始作宮室又知巨室謂之則大宮也周禮考工記云審曲面執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凡攻木之工七攻金之工六攻皮之工五設色之工五刮摩之工五摶埴之工二攻木之工輪輿弓廬匠車梓凡此若是攻木之工也餘工不載煩述所謂工師者師範也教也即掌教百工者如漢書云將作少府秦官掌理宮室者是也匠人即斲削之人也風俗通云凡是於事巧稱匠是也然則此言匠人者即攻木之匠也。註金二十兩為鎰。正義曰國語云二十四兩為鎰禮云朝一溢米注亦為二十兩謂二十四兩今注作為二十兩

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僭號稱王故曰萬乘五旬五十日也書曰朞三百有六旬言五旬未久而取之非人力乃天也天與不取懼有殃咎取之何如

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武王伐紂而殷民喜悅篚厥玄黃而來迎之是以取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之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它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燕人所以持簞食壺漿來迎王師者欲避水火難耳如其所患益甚則亦運行奔走而去矣今王誠能使燕民免於水火亦若武王伐紂殷民喜悅之則取之而已矣

【疏】人伐燕勝之至亦運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征伐之道當順民心也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至何如者言齊國之人伐燕之人必強勝之齊宣乃問孟子以謂或有人教我勿取此燕國或有人

又教我取之今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但五十日足以舉舉之非人力所能至此乃天也天與之而勿取必有天殃而罰之今則取之何如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者是孟子答齊宣以為今伐取之燕國而燕國之民悅樂則可以伐取之也古之人有行征伐之道於此國者昔武王伐紂是也書曰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是其武王伐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引此皆譬喻齊宣征伐順民心亦若武王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者孟子又以此譬之齊宣言今欲取之燕[illegible]若燕國之民愁怨而不悅則當勿取之故古之人有欲行征伐之道若此者如文王於紂是也孔子有云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猶服事殷是文王於紂之事耳孟子所以又引此答齊宣若復欲取宜如文王順民心而未取之耳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至亦運而已矣者孟子言今且先以萬乘之國伐取萬乘之國其有以簞食壺漿而來迎王師者豈有它事也蓋欲避去水火之患難耳然若水謂深火謂熱則民亦運行而奔走矣豈來迎王之兵師哉意謂今齊誠能使燕民得免水火之難亦若武王伐紂殷民皆悅樂之則可以取燕也如不然則若文王之於紂故未取之耳云萬乘者

蓋六國之時爲諸侯皆自僭稱王號故皆曰萬乘云簞笥者案曲禮曰圓曰簞方曰笥同飯器也書云衣裳在笥則笥亦盛衣云壺漿者按圖云壺受一斛口徑尺足高二寸徑尺又公羊傳云齊侯唁公于野井國子執壺漿何休云漿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名曰瓶水也飲也或云漿酒也○注簞笥至簞正義曰孔安國傳云以□簞盛其食也禮圖云簞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也○注云萬乘皆諸侯之號至者何○正義曰云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稱乘役也皆說諸王者說在上卷首○書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安國傳云匝四時曰朞一歲十二月月三十日正三百六十日除小月六日爲六日是爲一歲有餘十二日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是其辭也○注武王伐紂至師□也正義曰書云惟十一年武王伐紂史記云武王伐紂紂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紂師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敗紂走反入登鹿臺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武王以黃鉞斬紂懸其頭於大白之旗是也○注武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者○正義曰語云殷有三仁○注三仁微子箕子比干是也呂氏春秋仲冬紀云紂之母生微子啟與仲衍其時猶尚爲妾妻民而爲妻後生紂紂之父欲立微子啟爲太子太史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立紂爲後微子名啟世家曰開安國曰微圻內國名子爵爲紂卿士箕子比干者紂之諸父胥鄭玄云箕亦在圻內國名比干宋世家云箕子者紂之親戚也父知比干乃紂之諸父也以其爲紂之諸父故爲父兄也王子比干亦紂之親戚爲父箴比干以爲紂之諸父也武王爲西伯作之時已有三仁諸文王爲西伯至盟津諸侯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武王曰未可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謀遂去比干曰爲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乃強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佯狂爲奴紂又囚之武有三仁乃釋之耳

齊人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宣王會燕而取之諸侯不義其事將謀救燕宣王懼而問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言湯修德以七十里而得天下今齊地方千里何畏懼哉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

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言湯初征內爲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也東向征而西夷怨王去王誅四千里夷狄之國也謂大四夷書傳國思望聖化之速也故曰何爲後我而思見之大旱而思見之徯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我蘇息而已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拯濟也係累猶縛結也燕民所以悅喜迎王師者謂救於水火之中耳今又殘之若此安可哉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言天下一心畏齊彊今又熙一倍之地以是行暴則多所危是動天下之兵共謀齊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旄老也倪弱小倪倪者也孟子勸王急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illegible]猶可及其未發而止之也

疏齊人伐燕取之至猶可及止也○正義曰[illegible]齊宣王伐燕而取其地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illegible]孟子對宣王以爲臣嘗聞有方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若湯是也未嘗聞有千里而畏人者也下者如商湯王是也未嘗聞有千里而畏人者也蓋湯爲夏方伯之時有七十里而後爲天下商王今于千里者九而得其一是齊之有千里地也所以云

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至民大悅者
此皆尚書逸亡篇文也今據尚書仲虺之誥篇則云乃葛伯
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
孟子引此者蓋恐齊王爲已之伐燕以引此而爲之證
宜信之也故言書云湯一征自葛始天下皆信湯而王之
徧後湯東向而征伐則西夷之人思望而怨不先自此而王
君之罪南嚮而征伐則北狄之人又皆思望而怨以爲不先
自此而正君之罪乃曰何爲後我而不先征伐我也又
故其民望湯之來皆若大旱而望雲霓也如此又不
使歸市者皆不止以其皆得貿易有無既而不止亦不
變易其事以言其常得耕作也雖誅亡其君者又弔問而存
其民如時之早而雨降民皆悅樂之也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者
其蘇者註云自上文與此皆逸篇之文也今據仲虺之誥篇有
云大抵孟子引此而言者又欲齊王如湯之征伐而嘉湯之篇有
法湯也蓋謂民皆喜曰徯待我君來而蘇息我也今燕虐其
民王往而征之民以爲將拯己於水火之中也以至今如之何其
可也王者是孟子又言今燕國之暴虐其民而王往征伐
之民皆以爲王之來將拯救己於水火之中也故以簞
食壺漿迎其王師之來如今乃若殺其父兄係累其子
之子弟又毀其宗廟遷其重器以小其國使其民不得復其舊國

孟子註疏卷二下　九

中之寶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齊之彊也今又大益其地而不
行王政至可及止也者孟子又言天下諸侯素畏齊國所以不
彊也今王又并燕之國而倍其地而且復不行仁政是
興動天下之兵而攻伐之也王今速出令反其旄倪止
其老耄小物還其寶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
君而後去之而歸齊則天下諸侯之兵尚可得止之也○
註云去王城四千里曰要服至四千○正義曰周禮九
又案禮圖云自王城千里至要服凡四千里是也○註云雌曰霓
爾雅云雲霓出天之正氣也○注云霓虹也
則雲陽物也陰陽和而既雨則雲散而霓見矣○案說文云
倪弱小倪倪者○正義曰釋云老老謂之也旄倪謂小兒也
也然則旄註云倪弱小者此謂幼童之稱小亦謂老之者旄倪小老也

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
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
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 鬨鬭聲也猶構兵而鬭也民上
軍帥也鄒穆公忿其民不赴難而問其罰當謂何則可也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

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
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
慢而殘下也 言往者凶年饑歲民困如是有司無告君者是上驕慢以殘賊其下也
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孟子言百姓今乃得以反報之也諸臣不哀於民君無過責之也
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君行仁恩愛民困窮則民化而親其上死其長矣
疏○正義曰此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乎己害及其身如影響自然也鄒與魯鬨至死其長矣者鄒與魯鬨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者是鄒穆公問孟子言我國今與魯國戰鬬有司之死者三十三人而民皆莫之死我今欲誅其

孟子註疏卷二下　十

可勝誅不可勝誅者是民衆之多難以誅之也不誅則其民
疾視其長上有司之死而不救是以問孟子也
以上之慢而亡其民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民之老弱轉於溝壑
上之慢民人老羸者轉死於溝壑之中壯者散而之四方
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而有司莫以告白其上而發倉廩以賑之
司者莫以告之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也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孟子引曾子之言凡有善惡之命出乎己者終反之於己也
在以善反之以惡反之是戒之也今而後得反之者
亦以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者孟子言君無罪尤其民也
也夫民上之死者以其凶荒饑饉之歲君之有司不以告白
不救其長上之死而不救者以其君不發倉廩以賑之故也
白其君發倉廩以賑救之今則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
以報之也然則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者孟子言君能行仁政
君行仁政民皆親其上死其長而無其死也
則臣下之民皆親其上樂死其長也○註云鬨鬭聲也
上矣○註鬨鬭聲釋云鬨鬭也據曰構兵而鬭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

文公言我居齊楚二國之閒非其所事不能自保也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為也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能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

疏滕文公至可為也。正義曰此章言事無禮義國不若得民心與之守死善道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我之滕國則小國也今問則在楚齊二國之間而我今當奉事齊國乎楚國乎故以此問孟子孟子對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至是可為也者是孟子答文公以謂若此之謀而指諸國可事非我所能及知也以其齊楚二國皆是無禮義之國孟子所以答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言不得已則有一謀計焉言但鑿此滕國之池築此滕國之城與人民堅守此滕國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一謀可以為也其它非吾所及。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齊人并得薛築其城以偪於滕故文公恐也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大王非好岐山之下擇而居之為迫不得已困於強暴故避之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君子創業垂統貴令後世可繼續而行耳又何能必有成功成功乃天助之也君豈如彼齊何乎但當自強為善法以遺後世而已矣

疏滕文公至強為善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道正已在天強暴之來非已所招謂窮則獨善其身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者言齊人并得薛地將欲築其城於此故滕文公恐其偪乃問孟子當如何則可免為不見迫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非擇而處之不得已也者孟子答滕文公以謂往者太王居邠國後為戎狄之國所侵伐遂去之岐山下以為居

[illegible]當此之時非太王擇此岐山之下為居焉不得已而居岐所侵伐避之岐山下為居耳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者孟子言滕文公誠能為善修德而布政於民今雖失其薛地至後世子孫必有王者興作矣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者孟子言君子在上基創其業垂統法於後世善令後世可以繼續而承之耳若夫其有成功乃天助之也於人力不可必其成功君今豈奈彼齊之大國何但勉當自為善以遺法於後世也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問免難全國於孟子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幣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去邠踰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屬會也土地生五穀所以養人也會長老告之如此下去之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言樂隨之王如歸湯趨於市若赴有得物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君請擇於斯二者或曰土地乃先人之所受也世世守之非已身所能專為至死不可去也欲令子擇此二者惟所行也

疏滕文公問曰至擇斯二者。正義曰此章指言大王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者是滕文公問孟子言滕國小國也今竭盡其力以奉事大國則不得免其侵伐如何則可以免焉孟子對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至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者孟子答文公以謂往太王所居邠國後為戎狄所侵伐是時也太王事之以皮幣且尚不免其侵伐又事之以犬馬又不得免其侵伐復事以珠玉又不得免其侵伐焉乃屬耆老而告之曰至邑于岐山之下邠人曰

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者孟子言大王以皮幣犬馬珠玉事戎狄猶不免其侵伐乃會耆老而告之曰狄人所欲者在我之土地也我聞君子不以所養人之土地而加戕其民汝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以遷狄也遂去邠國踰梁山而邑于岐山下居焉邠國之人聞大王所言乃曰仁人之君不可失去也故從之者如歸市者所從所得且守也曰此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者孟子又言或人有云土地者乃先人之所受也非己身所能為專也乃世世守之也當效死而不可去也故請文公擇於斯二者而為之二者其一如大王去邠其二如效死云是也○注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正義曰蓋狐貉之裘云者釋云狐貉獸名也後人以其狐貉性多疑故以皮為之裘孔子曰狐貉之厚以居是也周禮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以和諸侯之好故云合同也六幣所以享也云幣即禮帛之貨也云會耆老者釋文云會合也又曰行也

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也（魯平公嬖人愛幸小人也臧倉姓名也）公曰將見孟子（平公將見孟子有德不請召將往就見之）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臧倉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匹夫乎以爲孟子賢也賢者當行禮義而孟子前喪父約後喪母奢君無見也）公曰諾（諾止不出）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樂正姓也子通稱孟子弟子也爲魯臣問公何爲不往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公言以此故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樂正子曰君所謂踰者前以士禮後以大夫禮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公曰不謂鼎數也以其棺槨衣衾之美惡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曰此非禮父薄母也喪父時爲士喪母時爲大夫大夫祿重於士故使然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克樂正子名也果能也曰克告君以孟子之賢君將欲來臧倉者沮君故君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尼止也孟子之意以爲魯侯欲行天使之矣及其欲止天令嬖人止之耳行止天意非人所能爲也如使吾見魯侯得行道天欲使我行也故曰吾之不遭遇魯侯乃天所爲也臧氏小子何能使我不遇哉）

疏 焉能使予不遇哉○正義曰此章言讒邪構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者魯平公魯國之君也謚曰平嬖人乎以公愛幸之人也臧嬖人姓也倉名也言魯平公將欲出見孟子有司皆未知往臧倉爲平公愛幸之人乃請問之曰所往他日君之所出則以揮命有司問所往今君乘車已駕行矣有司之人皆未知君之所往敢請問之君何所往駕行也之往也公曰將見孟子者魯平公答臧倉言將欲出見孟子也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於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者臧倉言君今欲見孟子以其爲何往哉君今所爲自輕薄其身以先往見於一匹之夫夫以謂之爲賢乎臧倉言此謂孟子則一匹之賤夫不足謂之賢也故曰禮義之道皆由賢者所出而孟子乃以後喪其母之喪事奢過於前喪其父之喪事請君無更往而見焉倉謂孟子母喪用事豐厚父喪用事儉約父毋皆已之所見也其喪用有厚薄者此孟子所以不知禮義也故云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踰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者平公許允止而不出也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者見曰樂正子見乎公乘輿既行而止之遂入見平公而問之曰君何爲不往見於孟子也樂正子爲平公之臣亦是孟子之弟子也姓樂正名克稱子者蓋男子之通稱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是以不往見也者乎公答樂正子以謂或有臧倉者告我曰孟子後有母喪用事禮備過於前父之喪用事我是以見其如此遂止其駕而不

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踰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者樂正子見平公為此而不往見孟子乃曰君不往見是為其何哉君今所謂孟子以後喪踰前喪者蓋孟子前喪父之時孟子此為之士故以士禮用之後喪母之時孟子以為之大夫故得以大夫禮用之為其前為士即得以三鼎之禮祭之其後為大夫遂得以五鼎之禮祭之故也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者平公以謂否不為鼎數之有不同也是為棺槨衣衾被服之美好有前後之不同也曰非所謂踰也貧富不同也者樂正子謂非所謂孟子有過於前也為其前後貧富之不同也非薄其父尊其母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為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者蓋平公先欲見孟子者以其樂正子告之也故樂正自入見平公所問君之不往意已畢乃出而見於孟子遂曰克嚮告其君當言孟子君是以欲往來見之平公嬖幸之人有一姓臧名倉者沮止其君所以不能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孟子見樂正子告之以此意遂曰君所欲行天使之行也君所欲止天使之止也臧氏之子安能使我不遇魯侯哉○注平謚也嬖人愛幸小人也○正義曰謚法治而清省曰平春秋左傳魯隱公有云嬖人之子杜預

曰嬖親幸也釋云賤而得幸曰嬖○註樂正姓也為魯臣孟子弟子也○正義曰自微子之後宋戴公四世孫樂莒為大司寇又左傳宋上卿正考甫之後是樂正皆姓也趙註樂正者為姓案禮記有正子春是樂正之姓有自矣云孟子弟子者蓋嘗受教於孟子者然非弟子也為魯臣者蓋此魯平公之臣何以克告於君是以知為魯臣明矣趙註詳其意故云為魯臣如於它經書則未詳○註士祭三鼎大夫祭五鼎○正義曰如子路有列鼎之奉生父在貴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數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見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經云衣衾者義亦分之放也案喪大記小斂君錦衾大夫縞士緇凡衾皆五幅鄭註云衾單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公孫丑章句上 凡九章

趙氏註 公孫丑者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猶論語子路問政故以題篇

孫奭疏

疏 正義曰前篇章有論梁惠王問以利國孟子答以仁義之事故以梁惠王為篇題皆明君國當以仁義為首此既以仁義為首然後其政可得行之是以此篇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如論語子路問政遂以為篇題不亦宜乎故次梁惠王之篇所以揭公孫丑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二十有三章自趙氏分之遂為上下卷焉此上卷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為曾西之所羞二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顯道無効趨苗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而歸學孔子三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四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五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命曰天吏六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以演大四端充

擴其道上以正君下以榮身七章言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役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八章言大聖之君由取善於人九章言伯夷柳下惠古之大賢猶有所闕其餘十四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說○註公孫姓丑名孟子弟子也至題篇○正義曰自魯桓公之子慶父之後有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同出三桓子孫衛國有王孫賈出自周頃王之後王孫賈之子自以去王室久故為賈孫氏姓孫氏多焉又非特止於一族也自封公後其子孫皆以公孫為氏春秋隱公八年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公命以字為展氏杜預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然則公孫氏皆自公子之後為氏也今公孫丑其氏有自來矣案史記孟子列傳云孟子退而與萬章公孫丑之徒善述作七篇則公孫丑為孟子弟子明矣鄭曰弟子之盛滋甚是也論語第十三篇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集論語者因其問政故以題篇若此公孫丑有政事之才而問管晏之功亦以因其人而題其篇而次之梁惠王也

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

復許乎 夫子謂孟子。許猶興也。如使夫子得當仕路於齊，而可以行道，管夷吾、晏嬰之功，寧可復興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誠，實也。子實齊人也，但知二子而已，豈復知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曾西，曾子之孫。蹵然，猶蹵踖也。子路，曾子也子路由四友，故曾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曰：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仲？艴然，慍怒色也。何曾，猶何乃也。管仲得君如彼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予於是？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而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何曾比我於是人，見比之是惡也。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孟子以心知管仲，曾西尚不欲為，而子為我願之乎？非丑之言小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丑曰：管仲輔桓公以霸，晏子相景公以顯名，二子如此，尚不可以為邪。曰：以齊王，由反手也。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謂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丑曰：如是言，則弟子惑益甚也。文王尚不能以身而王，何謂若易然也？若是則文王不足以為法邪。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武丁，高宗也。孟

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運之掌，言其易也。紂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然而文王猶方百里起，是以難也。紂得高宗餘化，又多良臣，故久乃亡也。微仲、膠鬲皆良臣也，但不在三仁中耳。文王當此時，故難也。齊人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齊人諺言也。乘勢，居富貴之勢。鎡基，田器，耒耜之屬。待時，農三時也。今時易以行王化者也。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雞鳴狗吠相聞，而達乎四境，而齊有其民矣。地不改辟矣，民不改聚矣，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三代之盛，封畿千里耳。今齊地士民以足，不待辟土聚民也。雞鳴狗吠相聞，言民室屋相望而衆多也。以此行仁而王，誰能止之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言王政不興久矣，民患虐政甚矣。若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飢者食易為美，渴者飲易為甘。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德之流行，疾於置郵傳書命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倒懸，喻困苦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當今所施恩惠之事，半於古人，而功倍之矣。言今行之易也。

疏 公孫丑問曰至惟此時為然。正義曰：此章言德流速於置郵，君子得時大行其道，管、晏雖勤，猶為局也。

西所羞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
許乎者公孫丑問孟子言夫子得當仕路於齊則管仲晏
子佐桓景二霸之功實可復興之乎管仲管夷吾也晏子晏
嬰也夷吾佐桓公者也晏嬰佐景公者也孟子曰子誠齊人
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者孟子荅公孫丑以謂子實齊國之人
人也然但能知此二子而已矣孟子荅之以此者以其為齊人
丑豈能復知有王者之佐乎或問乎曾西曰吾子與子路孰
賢曾西蹵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至爾何曾比予於是者孟
子又謂嘗有或人問乎曾西曾子之孫也而曰吾子與
子路孰賢曾西乃蹵然而言曰我先子曾子之所畏者也
然則吾子與管仲孰賢曾西艴然不悅曰爾何曾比予於管
仲若言或人又曰如是則吾子與管仲孰為賢曾西乃艴然
而不悅曰爾何如乃比我於管仲為也管仲得君如彼
其專也行乎國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爾何曾比
予於是者曾西言管仲得齊相立為仲父寶盛不敢為之
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交皆盡委之斷焉言其
此又其專也自立位相傳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其言其行
故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
只如此之卑也爾故何如乃使我於是之長為功烈若盡致
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羞言管仲以力致霸則止於為霸功

以業成就霸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
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王佐為貴也不以霸
者之故為賢也故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
乎者孟子言管仲曾西之所不願為也而子以為我願之乎
乎云子者指孫丑而云也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
管仲晏子猶不足為與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者孟子言管仲
以猶其君為霸晏子以猶其君顯名管仲晏子以其君霸顯
為言其君為霸大而行王道為王其易則若反手也孟子
掌也故曰以齊王由反手也者孟子言此甚者公孫丑不曉孟
戮君行王道耳曰若是則弟子之惑滋甚者公孫丑自謂
子遂在營管晏二子但為霸者之佐故於孟子曰如此之言
則弟子之惑益甚也弟子者蓋公孫丑自稱為孟子弟子
也且以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於天下者公孫丑
之然後大行今言王若易然則文王不足法與者公孫丑
今且以文王之盛德化觀之起自百里之地加之百年之
後崩喪其尚不能及身而王天下其德治及武王周公繼之
續之然後德化大行為王於天下今言以齊王猶反手之易
足則文王不足以為之法與曰文王何可當也由湯至於武
丁賢聖之君六七作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武丁朝諸
侯有天下猶運之掌也至是以難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安可

富也言自湯至於武丁其間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天下德
彼民也又言歸湯之久也深而天下之民歸心於殷國
對殷也云以武丁朝諸侯有天下若反運手掌之是易之也武
丁湯宗也六七者太甲太戊祖乙盤庚武丁是也紂去武
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有微子
者孟子又言其民習尚自紂之時未久故其世家之遺
宗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之風所存善政之善
尚有存者不特此也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
者皆賢人相與輔相其紂之失亦至久而後失之也
也雖一尺之地莫非紂之所有一民莫非紂之臣然而文
也以尚能自百里之地而興起為王是以難也齊人有
也舜禹有言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
富者孟子引齊國人有言云人雖有智慧之不如乘三才之
也蓋人有知而智慧之謂智人有智而不知乘勢亦不若
言人雖有智慧而未能乘其勢則智慧之用無所施
連以行王道者今時則易然也者言今時以行王道則易
夏后殷周之盛地未有過千里者也而齊有其地矣
疏孟子言自夏后殷周三代之盛其地未有過千里之
而富者也今齊國有千里之地亦得其地也

[illegible]狗犬相聞而達乎四境是其齊國不待有千里之地
比其民矣故不更闢其土地而有其民矣又不待多
以其行仁政而王莫之能禦也且王者之不作未有
集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飢者易為食渴者
不得其人者為之有此時者也言當今之時
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
未有疏於此者也而傳命者言
有甚於此時者也
甘矣且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書云命以傳命郵亦傳也
文曰出也郵士云使行書舍謂之郵
解倒懸也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為然
前而揃[illegible]
哉其孟子[illegible]
卯是治功[illegible]
旺公是也[illegible]
之及[illegible]
也社[illegible]

氾又云高傒齊卿高敬仲也言管仲任政理政事多於高傒仲遂使相之晏嬰姓晏名嬰齊大夫也論語云晏平仲善與人交周禮注云謚者行之迹謚法曰去而有省曰平案左傳文知晏嬰桓子之子也相齊景公○注曾西曾子之孫及子路○正義曰曾西爲曾子之孫者趙云曾西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先子得曾子也以祖稱之也即知曾西乃曾子之孫也案其他經傳不詳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卞國之人案史記弟子傳云少孔子九歲性鄙好勇力抗直冠雄雞佩豭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爲弟子○蹵然猶蹵踖者論語云踧踖如也馬注云踧踖恭敬之貌○注艴然愠怒色○正義曰釋云艴不悅也字從色弗聲是知即愠怒之色也○注武丁高宗也至易也○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尊故號爲高宗云從湯以下賢聖之君六七作謂太甲太戊盤庚等是也者案史記世表云自湯之後湯太子早卒故立次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卒立外丙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卒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太甲立三年不明伊尹放之於桐三年悔過自責反善伊尹乃迎帝太甲授之政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稱爲太宗太宗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太庚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

戊立殷道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中宗崩子仲丁立仲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河亶甲崩子祖乙立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立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之子祖丁立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立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陽甲立陽甲崩弟盤庚立殷道復興諸侯來朝盤庚崩弟小辛立小辛崩殷道復衰弟小乙立小乙崩子武丁立武丁修政行德殷道復興號爲高宗是也○注云鎡基田器耒耜之屬○正義曰釋名云鎡基大鋤也云農時者左傳莊公二十九年云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注云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星次角亢見者致作之物水昏正而栽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正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又門戶道橋城郭牆塹有所損壞則當時修之僖公二十年云凡啟塞從時是也○注云詩云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注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四之日周之四月民無不舉足而耕矣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丑問孟子如使夫子得居齊卿相之位行其道德雖用此臣位輔君行之亦不異於古霸王之君矣如是寧動心畏難自恐不能行否耶丑以此爲大道不易人當畏懼之不敢欲行也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丑曰若此夫子志氣堅勇過孟賁孟賁勇士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孟子言是不難也告子之勇未四十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丑問不動心之道云何曰有孟子曰有爲言之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思以一豪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惡聲至必反之北宮姓黝名也人刺其肌膚不爲撓卻刺其目不轉睛逃避之矣人拔一毛若見撻撻於市朝之中矣褐寬博獨夫被褐者嚴尊也無有尊嚴諸侯可敬者也以惡聲加己己必惡聲報之言所養育勇氣如是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畏三軍者也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姓舍名施發音也施舍自言其名則但曰舍舍豈能爲必勝哉要不恐懼而已也以爲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是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孟施舍似曾子北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孟子以爲曾子長於孝孝百行之本子夏知道雖衆不如曾子孝之大也故以舍譬曾子黝譬子夏以施舍要之以不懼爲約要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孟子之

守約也
子襄曾子弟子也夫子謂孔子也縮義也惴懼也詩云惴惴其慄曾子謂子襄言孔子告我大勇之道人加惡於己己內自省有不義不直之心雖敵人被褐寬博一夫不當輕驚懼之也自省有義雖敵家千萬人我直往突之言義之強也施舍雖守勇氣不如曾子守義之爲約也
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
丑曰不動心之勇其意豈可得聞與
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
不得者不得人之善心善言也求者取也告子爲人勇而無慮不原其情人有不善之言加於己不復取其心有善也直怒之矣孟子以爲不可也告子知人之有惡心雖以善辭氣來加己亦直怒之矣孟子以爲是則可言人當以心爲正也告子非純賢其不動心之事一可用一不可用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爲喜怒也志帥氣而行之度其可否也
夫志至焉氣

次焉
志爲至要之本氣爲其次焉
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
暴亂也言志所嚮氣隨之當正持其志無亂其氣妄以喜怒加人也
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
丑問暴亂其氣云何
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
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志閉塞則氣不行氣閉塞則志不通蹶者相動今夫行而蹶者氣閉不能自持故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敢問夫子惡乎長
丑問孟子才志所長何等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
孟子云我聞人言能知其情所趨我能自養育我之所有浩然之大氣也
敢問何謂浩然之氣
丑問浩然之氣狀如何
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
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治於神明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干害之則可使滋蔓塞滿天地之間布於德教無窮極也
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
重說是氣言此氣與道義相配偶俱行義謂仁義可以立德之本也道無形而生於有形舒之彌六合卷之不盈握包絡天地稟授群生者也言能養道氣而行義理常以充滿五臟若其無此則腹腸飢虛若人之餒餓也
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
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
慊快也自省所行仁義不備干害浩氣則心腹飢餒矣
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
孟子曰仁義皆出於內而告子嘗以爲仁內義外故言其未嘗知義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
言人行仁義之事必有福在其中而勿正但以爲福故爲義也但心勿忘其爲福而亦勿汲汲助長其福也汲汲則似宋人也
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
揠挺拔之欲亟長也病罷也芒芒然罷倦之貌其人家人也其子揠苗者之子也趨走也槁乾枯也以喻人之情遽於福者必有害若欲急長苗而反使之枯死也
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天下人行善者皆欲速得其福恬然者少也以爲福在天不復耘治其苗也其遲揠欲急得之者由此揠苗人也非徒無益於苗乃反害之言告子外義常恐其行有不欲急得其福故爲丑言人之行當內治善不當急求其福亦若此揠苗者矣
何謂知言
丑問知言之意何謂
曰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
孟子曰人有險詖之言引事以褒人若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

以譬子路由，淫，美不信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其欲以陷害之也。有邪辭，邪僻不正之辭，若豎牛觀仲壬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譖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遁辭之辭，若秦客之廋辭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有四者之類，若君者之過，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之心，必妨害仁政，不得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田獵，築作宮室，以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孟子言人君有此，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復興，必從我言也。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言人各有能，我於辭命，則不能如二子。然則夫子既聖矣乎？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不言不能德行，謂孟子欲自比孔子，故曰夫子既已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夫聖，孔子不居，是何言也！惡者，不安事之歎辭也。孟子答丑言，往者子貢與孔子相答如此，孔子尚不敢安居於聖，我何敢自謂為聖，故再言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體者，四肢股肱也。丑方問欲知孟子之德，故謙辭言竊聞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敢問所安。丑問孟子所安。曰：姑舍是。姑，且也。孟子曰：且置是者，不欲比也。曰：伯夷、伊尹何如？丑曰：伯夷之行何如？孟子心所願比伯夷否？曰：不同道。言伯夷之行不與孔子、伊尹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非其君，非己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願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伊尹曰：事非其君，若何傷也；使非其民，若何傷也；更欲為天理物，冀得行道而已矣。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止，處也。久，留也。速，疾去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此皆古之聖人，我未能有所行若此，乃言我心之所願，則願欲學孔子。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班，齊等之貌也。丑欲伯夷、伊尹與孔子相比，問此三人之德班然而等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孟子曰：不等也。從有生民以來，非聖人則未有與孔子齊德也。曰：然則有同與？丑曰：然則此三人有同者邪？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

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也。是則同。孟子曰：此三人君國，皆能使鄰國諸侯尊敬其德而朝之；不以其義得之，皆不為也。是則孔子同之矣。曰：敢問其所以異。丑問孔子與二人異謂何。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汙，下也。言三人雖小汙不平，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丑陳三子之道孔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以為孔子賢於堯舜，以孔子但為聖，不王天下，而能制作素王之道，故美之。如使當堯舜之世，觀於制度，賢之遠矣。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

聲昭德言五音之樂聲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道者自從生民以來未有能備若孔子也

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垤蟻封也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盛美過於孔子者也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也夫聖人之道同符合契前聖後聖其揆一也不得相踰云生民以來無有者此三人皆孔子弟子緣孔子聖德高美而盛稱之也孟子知其言大過故貶謂之汙下但不以無為有耳因事則褒辭在其中矣亦以明師徒之義得相褒揚也

子加齊之卿相至未有盛於孔子也○正義曰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效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有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者是公孫丑問孟子言以夫子之才加之以齊卿相之位以行其道雖曰用此卿相之位而輔相其君而行之亦不異於古之霸王矣如此則夫子寧動心畏懼其不能行乎否不動心畏懼其不能行此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我年至四十之時內有所定故未嘗動心有所畏懼也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者公孫丑見孟子以謂四十之時已不動心言如此則夫子是有勇過於孟賁之勇也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者孟子言我之有勇過於孟賁此不難也孟子之意蓋謂己之勇勇於德孟賁之勇但勇於力必能過之也所以謂不難也以言其易過之也言告子之勇以先我於未四十之時而不動心矣曰不動心有道乎者丑問孟子謂不動心寧有道乎曰有孟子欲為公孫丑言其不動心之道故答之曰有也此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撓不目逃至孟施舍之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以至又不如曾子之守約也者此皆孟子答公孫丑而言養勇者也北宮姓名黝孟施舍孟姓名舍施發言之意也曾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子夏姓卜名商字子夏並為孔門之賢弟也言北宮黝之養勇人刺其肌膚不為撓卻人刺其目不以目轉睛而逃也避思以一毫之毛而拔於人若見撻於市朝之中矣不受物於被褐者之獨夫亦不受賜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

且若刺被褐者之獨夫無嚴畏諸侯有惡聲加己己亦以惡聲反報之此北宮黝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之養勇嘗謂視之不勝猶勝之也若以量度其敵可以敵然後進而敵之謀慮其必能勝敵然後方會其敵此是畏三軍之士也非勇之者也故自稱名曰舍豈能為必勝其敵哉但能無所畏懼而已矣此孟施舍養勇之如是也孟施舍養勇其近近如於曾子北宮黝養勇其近似於子夏以其孟施舍養勇見於言而要約如曾子以孝弟事親循為守身之本聞夫子之道則俞為一貫之要故以此比之也北宮黝養勇見於行而多方如子夏況作於紛華為已有雜於小人之儒數以事於涵歸之未故以此比之也雖然以二子之實固不足比於曾子子夏但以粗迹比之耳是二子之養勇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而已孟子所以言夫二子與舍之養勇又未知誰得以為賢然而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至守約也孟子言往者曾子謂子襄曰子能好勇乎言我嘗聞夫子有大勇之義告於我以謂自反己之勇為非義則在人者有可陵之辱故雖一褐寬博之獨夫我且不以小恐喘之而且亦大恐焉自反己之勇為義則在人無可擇之威故雖千萬人之眾我且直往其中而不懼矣如此則孟施舍養勇在於守其氣勇又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言比則黝不如子夏可知矣以其養勇有本末之異則言比黝之宮多方不若孟施舍之守約以其守約有氣義之別則又言孟施舍之守其氣勇不如曾子以義為守而要也然論其不動心則同報其德則大不相侔矣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者公孫丑又問孟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其道可得而聞知之與告子不可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至勿求於心不可者孟子答孫丑以謂告子言人有不善之言者是其不得於言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心告子然以謂人既言之不善則心中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人有不善之心者是其不得於心者也故不復求其有善辭氣告子意以謂人心既惡則所出辭氣亦必不善也故云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孟子言之以謂人有不善之心故勿復求其有善辭氣則如告子之言可也如人但有不善之言便更不復求其心之有善則告子之言以為不可也無他蓋以人之言雖有不善而其心未必不善也其心之不善則所出辭氣必不善故也以其告子非得其大全之道故其言此一可行一不可行也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者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也氣但能充滿也體者也故曰志氣之

帥也氣體之充也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發志得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爲所適善惡之焉豈非志至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爲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也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揭其志則無暴氣其氣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者孫丑未曉孟子之言志氣故問之曰夫子既以言志至焉氣次焉而又再言持其志無暴其氣是如之何也曰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者孟子答孫丑言志專壹而不通矣是謂志壹則動氣氣鬱壹而不通矣是謂氣壹則動志也今夫志氣皆鬱壹而不通以之顛倒趨躓者是乃反動其心焉故曰今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蓋志則將帥譬也氣則猶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將則動衆卒矣氣壹則動志如將卒將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其氣矣故問夫子惡乎長者公孫丑問孟子曰夫子之才志所長以何等故請問之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孟子答孫丑之問以謂我之所長是我能知人之言而識

其人情之所難我又善養我所有浩然之氣也敢問何謂浩然之大氣者公孫丑之言敢問如何謂之浩然大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者孟子答公孫丑以爲浩然之大氣難以言形也蓋其爲氣至大而無所不在至剛而無所不屈養之在以直道不以邪道干害之則充塞于天地之間無有窮極也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若孟子又重言爲氣也與道義相配偶常以充滿於人之一體若無此氣與道義相偶則餒矣若人之氣餒也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列敵愛宜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制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大氣至充塞堅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配道矣此浩然大氣之德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若孟子又言是氣也是與義理生所自有者也從內而出矣非義之所襲取而在外入者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若孟子又言人之所行如有道義不足於心者則餒若矣以其有所非干害其浩然之氣者焉孟子所以云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蓋以告子以仁內義外爲言此孟子乃曰告子未嘗知義是又不知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若孟子又言人之所行仁義之事是有福在其中矣而不可但正心於爲福然後乃

行仁義也仁在其不忘於爲福不汲汲於助長其福矣以其人生之初蓋性固有不但爲之然後有也惟在常存行之耳斯亦集義所生非義襲而取之之意也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又一說云言人之所行不可必特有事而後乃正其心而應之也惟在其常存而不忘又不在汲汲求助益之而已斯則先事而慮謂之豫豫則事優成後事而慮謂之猶猶則不立之意也以其在常存正心於事未然之前耳矣故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其言勿忘勿助長則同意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閔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至而又害之若此孟子引宋人揠苗而比喻之以解其助長之意也言人苟欲速得其福而助長之者則宋人揠苗者也故言無若宋人然宋人宋國之人也宋國之人有憐閔苗之不長茂而以揠拔欲亟其長者芒芒然罷倦而回歸謂其家中之人曰今日我罷倦成病矣我其爲助長其苗矣其宋人之子爲父云助苗長而罷倦成病乃趨走而往視其苗還助得其長否及性至田所視之其苗則皆枯槁而死矣孟子又言今天下之人不若助苗長者少矣言當時人皆欲速其福而助長之者也以其爲善無所益而舍去之者是忘其善也是若不耘其苗者也助長者是若揠苗者也非特無益其善而又適所以賊害其善也善者即仁義是也仁義即善也苗是種之美者

以善則人之美質也固非可以增賊之耳孟子之意蓋欲人之所行當內治不當急欲求其福也此亦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之意也孟子所以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何謂知言者公孫丑既得孟子言浩然之氣又問孟子知言之意謂何曰詖辭知其所蔽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者此孟子又答孫丑問知言之意也詖辭其言有偏詖不平也孟子言人有偏詖不平之言我則知其蔽於一曲而已若告子言仁內義外是也趙云若寔孟言雖自斷其尾之事也淫辭言過而不中也孟子言人有過而不中之言我則知其所陷而陷又無所不蔽而已如人墮於陷阱之陷以其無所不蔽也若楊墨無父無君之言也也趙云若驪姬亂晉獻公與申生之事也邪辭悖正道者也孟子言人有悖正直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辯畔矣若陳賈請周公未盡仁智而況於齊王之言是也趙云若堅牛饋中壬陽環之事也遁辭屈其理也孟子言人有屈理之言我則知其言易以窮也若夷子與孟子相勝以辯淫以受教是也趙云若泰客之廋辭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若孟子又言此上四事皆非出於其心者即皆出於異端之學者也人君苟生此四者於心而必妨害其仁政既妨害其仁政則又妨害其事政則本上之所施而正人者也事則下之所行以治諸者也故事爲政

之末攷為事之本如孔子問冉子之退朝何晏也則謂之事故不謂之政是知政事有別矣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若孟子言後之聖人有能復興起者必從事吾此言而行之矣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兼之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者孟子既言其詖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謂聖人所以言者也故云善為說辭論語四科二人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是善言也行之必可言是德行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故云善言德行論語四科三者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故多能鄙事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盡以儒道遊於諸侯而諸侯賓之不敢臣又為國人所矜式於於辭命又安用之哉此所以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然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但不為之耳以辭命人者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警後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以其似我子貢雖善為說辭

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言冉牛閔子顏淵雖善言德行然尚未得聖人所以行故數子者但為孔子之官弟相顏淵三子於聖但具體而微者而亦未得其為聖矣公孫丑見孟子言之辭命則不能者以知孟子之德盡有在於此矣所以於辭命則言不能也故問之曰然則夫子既聖矣乎曰惡是何言也者孟子否公孫丑為不欲安居其聖故曰惡是何言也惡歟也以其不敢居聖故歎而言之也又言昔者子貢問於孔子曰夫子聖矣乎至是何言也者孟子言昔日子貢嘗問於孔子而謂夫子聖矣乎孔子答之曰於聖則我不能為也我且學不厭而教人不倦怠也子貢曰夫學道能不厭能是有智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能學道不厭也教人能不倦怠是有仁也以其仁足以及物故能教人不倦也仁而且智是夫子既以聖矣孟子遂言夫聖孔子尚不敢居而今丑言我既聖矣是何所言也故復言是何言也昔者聞之子夏子游子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而微若孟子嘗自謙故言我往日竊聞之有子夏子游子張三人皆有聖人之一體亦未得其全才冉牛閔子顏淵則具體但有微小者也孟子言此是宜孫丑於前有夫子既聖矣乎而問之也數問所安若丑見孟子又言此子夏子游子張冉牛閔子顏淵數皆意欲知孟子於此數者之中何者為比也曰姑舍是乃

孟子言且置去是我之願此者也曰伯夷伊尹何如若丑見孟子不比數者又問之以伯夷伊尹二者何比之何如曰不同道者孟子答之以為伯夷之行不與伊尹孔子同道也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者孟子非謂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以正道得民皆不命使之天下治治道之時則進而仕之天下無道則進蓋其身是伯夷之所行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者孟子言伊尹曰何所事之君為非君蓋所事者即皆君也何所使之民為非民蓋以所使皆是民也天下治亦進而行道天下亂亦進而行其道是伊尹之如是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者孟子言可以速而進而為仕則進而仕之可以止而不仕則止之而不仕可以久聞久雖終身不仕亦不為之久可以速則速能接淅而行亦不為速是孔子所行如是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孟子言此數者皆是古之聖人也我但未有所行若此而已乃言我之所願學則孔子是學也孟子之意蓋謂孔子所行於伯夷伊尹二子皆焉而有之也於可仕則仕而不為伯夷之必於退可止則止而不為伊尹之必於進無可無不可矣故於終所必歸之但願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者公孫丑見孟子言之伯夷伊尹又言之

以孔子乃曰皆古聖人也故問之以伯夷伊尹孔子如是則齊等之乎班齊等也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否不齊等也自其有生民以來至今未有與孔子齊其等者也然則有同歟者公孫丑又謂孟子以謂如是則伯夷伊尹孔子三人有同者謂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至是則同者孟子答之以謂此三人有所同也蓋得百里之上也而為君三人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也然行一事之不義殺一人之無罪而得天下則三人亦皆不為之如是則同若其他事則所行又有不同也故曰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者公孫丑又問孟子曰丑敢請問三人其所以有異者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汙不至阿其所好至末有盡於孔子也者此皆孟子為丑言此三人其所以異者也言宰哉與子貢有若三者其有智皆足以知其聖人然雖有小異所不乎處盡亦不至於阿私所好而空譬之其言皆有可用者也是引宰我知聖人之事為人蓋丑言之故言宰我有曰以予觀於孔子其賢過於堯舜遠矣予宰我名也宰我之言蓋謂堯舜有此之聖人故其行宜易孔子無位之聖人然其行道雖故以難易為言此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如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為言也孟子又引子貢有曰見其孔子制作之道而

知孔子有政可以致天下之太平聞孔子雅頌之聲者而知孔子有德與文武同也從孔子之後推而等之百世之聖王者無有能違逆其孔子之道者其自生民而來至於今又未有如夫子者也先此是子貢之知聖人有如此也孟子又引有若有曰豈獨其民有類乎哉言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太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然而走獸之中以麒麟為之長飛鳥之中以鳳凰為之王丘垤之中以太山為之尊行潦之閒以河海為之大聖人之閒以聖人為人倫之至也聖人之於民類也物亦類也以其出乎民人之類挺拔乎衆萃之中有生民以來至于今未有美盛過於孔子者也然則孔子於此三子言之是所以興於伯夷伊尹者也故孟子所以願學則學孔子也○註四十強而仕○正義曰曲禮云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而有室四十曰強而仕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七十曰老而傳八十九十曰耄凡此是其禮文也○註孟賁勇士也○正義曰案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人齊孟賁之徒並歸焉孟賁生拔牛角是為之勇士也○註云此宮黝此宮姓黝名也又云褐寬博獨夫被褐者釋云褐編枲襪也一曰短衣此宮黝其人未詳於它經傳亦未之聞焉孟施舍亦未詳云縮義也惴懼也聞記云古之冠也縮縫

今之冠也衡縫則縮者理之車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註云恐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是也○註容聲取敵曰褻○正義曰左傳云凡有鍾鼓曰伐無鍾鼓曰襲註頑註云容聲取敵曰褻是其文也○註云賓孟言雄雞自斷其尾至諸大夫也○正義曰案魯昭公二十二年左傳云三子朝賓與有寵於景王王與賓孟說之欲立劉獻公之庶子伯蚠事單穆公惡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斷其尾問之侍者曰自憚其犧也遽歸告王且曰雞其憚為人用乎人異於是犧者實用人人犧實難巳犧何害王弗應凡此是也云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者案魯莊公二十八年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埸無主則啓戎心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主蒲夷吾主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使俱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晉侯說之夏使太子申生主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惟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凡此是也云堅牛觀仲壬賜環之事案左傳昭公四年云初穆子

去叔孫氏及庚宗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夢天壓己弗勝顧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豭喙號之曰牛助余乃勝之耳且召其徒無之及後婦人獻雉婦人是穆子及庚宗之地嘗遇而宿者也因問其有子曰余子長矣能奉雉以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問其名曰牛兒使為豎臣有寵長使為政豎牛欲亂後仲壬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得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壬而何叔孫曰何為而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叔孫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有進食則止之而弗進叔孫不食乃卒立其子而相之昭公五年又曰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嫡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殺諸塞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凡此是也云秦客廋辭者案國語晉文公時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廋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吾知一二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爾僮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委笄凡此者是也大抵廋辭云者如今呼筆為管城子紙為楮先生鼓為白水真人又為阿堵物之類是也○註予宰我名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宰予字子我鄭玄曰魯人也○註垤蟻封行潦道旁流潦也萃聚也○正義曰釋二垤蟻

冢也潦雨水盈也經云行潦是為道旁流潦也萃亦云集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公孫丑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國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言霸者以大國之力假仁義之道然後能霸若齊桓晉文等是也以己之德行仁政於民小國則可以致王若湯文王是也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贍足也以己力不足而從服於人非心服者也以德服人者之誠心服者也如顏淵子貢等之服於仲尼心服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從四方來者無思不服武王之德此亦心服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者任德霸者兼力力服心服優劣不同也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至文王百里者孟子言以大國之力而假以仁義之道行之者乃能為霸以挾諸侯之權也故必有其大國以德澤而行仁政者乃能為之王使天下皆歸往者也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也湯但以七十里起而為商之湯王文王但以百里而天下歸之此以德澤行仁政於天下故不待有大國而為之王也湯文二者是也以力服人者至孔子也者孟子言但以力服人人雖從而服之然亦非是心服也之也以德服人人則中心悅樂而誠心服也如七十子之服仲尼者也是其以誠心服之也非面從而服之者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者此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文也蓋孟子引此而證其誠服之意故說之曰自南而自北自西而自東而四方皆歸之無有所思而不服是亦此之謂歟○注大雅文王有聲之詩○正義曰此蓋言文王經武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此篇云自此言武王於鎬京行辟雍之禮自四方來觀者皆感化其德心無不服者

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行仁政則國昌而民安得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必受其恥辱惡辱而不行仁譬猶惡濕而居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諸侯如惡辱之來則當貴德以治身尊士以敬人使賢者居位官得其人能者居職人任其事也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及無鄰國之虞以是閒暇之時明修其政教審其刑罰雖天下大國必來畏服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詩豳風鴟鴞之篇也迨及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也言此鴟鴞小鳥猶知反天未陰雨而取桑根之皮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治國家誰敢侮之刺邠君曾不如此鳥孔子善之故謂此詩知道也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則以大作樂怠惰敖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詩大雅文王之篇永長言我也長我周家之命配當善道皆內自求責故有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殷王太甲言天之妖孽尚可違避譬若高宗雊雉宋景守心之變皆可以德消去也自己作孽者若帝乙慢神震死是為不可活故若此之謂也

疏孟子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國必修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己不專在天言當防患於未亂也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也者孟子言國君行仁則國昌民安享其榮樂行不仁則國破民殘故受其辱今之國君既能疾惡其辱又以居於不仁之道是若疾惡其濕而以居其卑下近水泉之地也如今之君知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者言今之君如能惡其辱莫若尚其有德之賢而尊敬其有道之士也既能貴德尊士則賢者居其官位能者在其官職也所貴德者為其有德也所以尊士者為其有道也能為人所不能為賢長於德行者也能為人之所能為能長於道藝者也得賢能在位在職則國無不治也所以謂仁則榮之意也今國家閒暇

又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者言今國家閒暇無事以及此時若能修明政教刑罰雖强大之國亦必畏服矣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至誰敢侮予者自迨天至或敢侮予盡詩邠風鴟鴞之篇文也言此鴟鴞小鳥尚知天未陰雨之前取彼桑根之皮土以纏綿牖戶人君能於閒暇之時治其國家以明其刑則今此下民誰敢侮之故引詩以明蓋以天之未陰雨而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取也桑土桑根之其政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大國以畏服之譬也鴟鴞所以撤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至不得以損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綿繕國家則寇雖至莫以得以侵侮此孔子所以曰作為此詩者其能知其以治國道者也以其能治其國家則誰敢侮之矣是宜孔子善之以謂為此詩者其知道乎今國家閒暇及是時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孟子謂今之人君於國家閒暇之時以自求禍於此時乃大作樂怠惰敖遊而不肯明其政刑是自求其禍也以其此禍福無有不自己求之矣如所謂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也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是其禍無不自己求也意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求長也言我也蓋謂我長配天命而行自求多福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太甲篇之文

名也言太甲篇謂天作其災害尚可違避如己自作卑不可得而生活也如高宗彤日有雊雉之異是天作孽猶可違也如己自作孽不可以活也此孟子所以引之者也是亦發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意也○正義曰鴟鴞之詩蓋周公救亂也毛詩云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此其詩也自迨天以下至或敢侮予皆鴟鴞之言也以喻諸臣之先臣亦殷勤修其官位如鳥之以桑土纏綿牖戶也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蓋言自作孽不可活者也○注云大甲殷王也云大甲殷王大宗云云至不可活也正義曰此蓋太甲之文也案書序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是也又案史記云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亂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云高宗殷王武丁也者案史記云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雊武丁懼祖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是也云宋景公守心之異者案史記云宋景公頭立三十七年熒惑守心心宋之分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歲饑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云帝武乙褻神天者案史記云帝武乙立無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僇辱之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間暴雷震死是也

孟子曰尊賢使能俊俊美才出眾者也**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廛市宅也古者無征衰世征之王制曰市廛而不稅周禮載師曰國宅無征法而不廛者當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耳不當征其廛宅也**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言古之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也文王以前也孟子欲令復古之征使天下行旅悅之也**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履畝之類**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周禮載師曰凡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出屋粟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今欲使宅不毛者勿出里布則人皆樂為之氓矣氓者謂其民也**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諸侯誠能行此五事四鄰之民仰望而愛之如父母矣鄰國之君欲將其民來伐之譬若率子弟使自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何能以成其欲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

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為天吏天吏者天使之也為政當為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修古之道鄰國之民以為父母行今之政自已之民不得而行是故寂寞遵違非所常有命曰天吏明天所使者也孟子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則天下之士皆悅而願立於其朝矣者孟子言今之國君能尊敬賢者任使能者俊傑大才在官位則天下為之士者皆悅樂願立其朝廷矣者孟子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者言市廛宅而不征取其稅以什一之法征其地而不征其廛宅則天下為商賈者皆喜悅而願藏貯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者言關門之所但譏察其異言異服之人而不稅出入者則天下行旅之衆皆悅樂而願出於其道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者言耕田者但以井田制之使助佐公田而治不以橫稅取之則天下為之農者皆悅而願耕作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者言一夫所受之宅而不出夫家之征一廛所居之地而不收其里布則天下之民皆悅樂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於天下則鄰

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者言今之國君誠能信行此上五者之事則四鄰之國民仰望之如父母而親之矣鄰國雖欲驅率其民如子弟攻其父母言自有生民以來而至於今未有能濟成其欲者也言其民皆仰望之而親敬之不肯為其所惡而賊其所好也如此則無敵於天下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國君行此五者之事而民仰望之如此則是無敵於天下也言天下之以無與敵為敵者也既無敵於天下者是各為天吏者也天所使者是謂天吏也無而為天吏而不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廛者一夫所受之宅也里者一廛所居之地也野者氓者宗周官制也之法六鄉以數為主其主民有郊外將故其地為郊而民則謂之氓以其近主而有知者也六遂以郊為主而其民有達於或敢其地為野而民故謂之氓以其遠主而無知者也此孟子云野云民之意也孟子之或云貴德而尊士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或曰尊賢使能俊傑在位者以其貴士之有賤士之有道首為其賢也為其能也即其賢而以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畿速立而能傑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註廛市宅至廛宅也○正義曰王制云市廛而不稅者案鄭注云廛市物

邸舍稅其舍不稅其物也註云周禮載師云宅無征者載師者掌任土之法以物地事授地職而待其政令也宅無征所以言宅無征也○註言古之關至無稅之也○正義曰云任所謂宅者關譏而不征禮記有王制之篇中有云此案賦一註云譏異服言也云周禮太宰曰九賦七曰關市之賦之賦五曰邦縣之賦六曰邦都之賦七曰關市之賦八曰山澤之賦九曰幣餘之賦鄭司農云幣餘百工之餘以凶年則無關門之征猶譏鄭司農云凶年飢荒也札謂疫病死亡也春秋傳曰札瘥夭昏無關門之征者出入關門無租稅猶苛察不得令姦人出入也註周禮載師曰宅不毛者有里布田不耕者有屋粟凡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鄭司農云宅不毛者謂不樹桑麻也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為幣貿易物詩云抱布貿絲抱布也或曰布泉也春秋傳曰貿之百兩一布又廛人掌斂市之次布總布質布罰布廛布而不知言布參印書者何說也鄭玄謂宅不毛者罰以一里二十五家之泉空地之以三家之稅粟以共吉凶二服及喪器也民雖有閒無職者猶出夫稅家稅也夫稅者百畝之稅家稅者出士徒車輦給繇役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先聖王推不忍害人之心以行不忍傷民之政以是治天下易於轉丸於掌上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也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怵惕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言無

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端者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擴廓此凡有四端在於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始微小廣大之則無所不至以喻人之四端也人誠能充大之可保安四海之民誠不充大之內不足以事父母言無仁義禮智何以事父母也

疏孟子曰至不足以事父母○正義曰此章言人之行當內求諸己也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孟子言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至掌上者又言古先聖王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斯有不忍傷民之政既以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以行其不忍傷民之政其治天下之易也若轉運走丸於掌上之易者也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井至然也者孟子又言所以謂人之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者且以今人乍見孺子言之孺子無知之小子也今人乍見無知之小子把將匍匐欲墜於井但見之皆有怵惕惻隱痛忍之心所以然者非是內窨結交於孺子之父母然後如此也又非足所以欲要求美譽於鄉黨朋友也又非所以惡有不仁之聲而然也由是觀之無惻隱之心非人也至於是非之心非人也者孟子言由此見孺子將入於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觀察之是無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之心皆非是人也乃若禽獸之類也歟所以無惻隱不忍之心又無羞惡慚恥之心又無辭讓遜之心又無是非好惡之心者也言苟無此四者所以非謂之非人也乃禽獸之類也惻隱之心至智之端也者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

此者也以其仁若不過有不忍惻隱也此孟子所以存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至賊其君者也者孟子又言人之有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仁義禮智之四端若其人之有四肢也既有此四端而自謂己之不能為善者是自賊害其良善而不為善也以之事君如謂其君不能為善不匡正之者是亦賊害其君使陷於惡也無它以其人之為人皆有此四端也但不推用而行之耳如能推此四端行之是為仁義禮智者矣所謂仁義禮智者即善也然凡人人皆有善矣故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廓而充之至不足以事父母者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己者能皆廓所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然泉之始達而終至乎燎原之熾襄陵之為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故術不可不慎也矢箭也函甲也周禮曰函人為

甲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蚤售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擇其善者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里居也仁最其美者也夫簡擇不處仁為不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為仁則可以長天下故曰天所以假人尊爵也居之則安無止之者而人不能知入是仁道者又安得為之智乎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若此為人所役者也人役而恥為役由弓人而恥為弓矢人而恥為矢也治其事而恥其業者惑也如恥之莫如為仁如其恥為人役而為仁仁則不為人役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以射喻人為仁不得其報當反責己之仁恩有所未至也不怨勝己者疏孟子曰至反求諸己而已矣○正義曰此

章事各治其術術有善惡禍福之來隨行而作恥為人技不若居仁治術之忌勿為矢人也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至故術不可為慎也者孟子言作矢之人其性豈不仁過於函人哉其所以不仁於函人者以其術使之然也作矢之人其心於所作矢之時惟恐不利不能傷害於人也作函之人其心於作函之時惟恐不堅牢而有傷害於人也不特此二人者如此雖作巫祝梓匠之人亦如是也以其巫人祝在於活人梓匠作棺欲其速售利在於人死也此孟子所以故云其治術人亦不可不慎擇也矢箭也函鎧也甲是也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者孟子言孔子有曰所居以仁最為美也然而人所揀擇不處於仁里又安得謂之知也以其智足以有知故也不知擇處於仁豈謂之智哉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禦而不仁是不智也者言夫仁之為道是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實誰其禦之而不為哉今仁之為道人莫禦之使不

為而自不為仁者是亦不智者也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至莫如為仁者言人之不仁不智者是無禮無義為人所役者也既為人所役而恥為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而恥為弓矢也如恥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為仁也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矣雖欲役之不可得已然則仁則榮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仁者如射至反求諸已而已矣者孟子比之於仁者如射也以其射者必先正其身已然後而發矢射之也既發矢而射之不中其的則又不怨恨其射勝於己者但反責求諸己而已矣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則人常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人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此孟子所以比仁者如射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

子路樂聞其過過而能改也尚書曰禹拜善言

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

大舜虞帝也孔子稱曰巍巍故言大舜有大焉能舍己從人故為大也於子路與禹同者也

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於人者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舜從耕於歷山及其陶漁皆取人之善謀而從之故曰莫大乎與人為善

疏 孟子曰至與人為善○正義曰此章言大聖之君兼采善於人也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者孟子言子路之為人人有告之以有過事則喜樂從人之言而改其過大禹之為人聞有善言則拜而受之也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者孟子又言大舜之為帝有大巍巍之功焉無它以其善能與人同之也已之善亦人之善人之善亦猶己之善是與人同善也所以能如此者亦以能舍己之所見而從人之見又樂取諸人以為善也自耕稼至與人為善者此孟子自引舜之事迹而自解取人以為善之言也言舜自耕稼於歷山陶於河濱漁於雷澤之時以至為帝無非取人之善謀而從之也取諸人以為善是亦與人為其善者也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澤雷澤之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是亦與人為善之事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此孟子所以篤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也○注大舜虞帝至同者也

正義曰虞舜之國號也云孔子稱曰巍巍者案論語有云巍巍乎其有成功孔注云功成化隆高大巍也○註舜從歷山及其陶漁者○正義曰此皆案史記帝紀有云然也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推惡惡之心思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

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隱居者也塗泥炭墨也浼汙也思念也與鄉人立見其冠不正望望然慚愧之貌也去之如將浼汙己也

是故諸侯雖有善其辭命而至者不受也不受也者是亦不屑就已

屑絜也詩云不我屑已伯夷不絜諸侯之行故不屑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卑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

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故曰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柳下惠魯大夫也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也進不隱己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懣云善己而已反人何能汙於我邪故由由然與之偕而不自失焉援而止之而止援而止之而止者是亦不屑去已由由浩浩之貌不堅潔去人同朝並立皆俱也與之偕亦恭何傷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止三黜不怨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爲潔也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伯夷隘懼人之汙來及己故無所含容言其大隘狹也柳下惠輕忽時人禽獸畜之無欲彈正之心言其大不恭敬也聖人之道不取於此故曰君子不由也先言二人之行孟子乃評之耳

疏 孟子曰伯夷至君子不由也○正義曰此章言伯夷古之大賢猶有所闕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至是亦不屑就已者孟子言伯夷非己所好之君則不奉事之非其已同志比交則不與爲交友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丕人言是不友其非友也謂立於惡人之朝與惡人言語如以服君朝本朝冠而坐於塗泥炭墨之中矣以其有污於已也推己惡惡之心乃至於與鄉人立其冠有不正且望從辭懸取而塵去之若相將有汙於也也卻此故諸侯饒有善受命而季者矣不受也以其不受之者是亦不累而不忍哉異比故以不就爲累也肖累也柳下惠不羞汙君不里小言至是亦行爲半已者孟子又言柳下進不羞取事其汙君汙君隘與之君也雖居小官之位而下卑季進而仕則不賢之之肖寸於以欲行其道雖遺佚於野而不怨恨雖阨之使罪罔而不衰簡欽厶爲爲之爾我爲之我雖袒裼裸裎側其身體安成自獵國之宜浩帽人皆其哉以其不殊於我一於起已此此故也由然浩浩與人偕羅而行但不失己之正心而奉後而往之所見止之以其援而止之而止是亦不屑而去已故以不去爲累也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苦狹不去君了不由化者注正序所以傍言伯夷之行矣之太清而恭能舍容其爲救隘柳下惠失之大和而聖見爲由成不葡悳悳隘與不潔潔遂非先王之道君子不由歸服行之也○注伯夷孤竹君之長子讓國而遁居君子也○正義曰案春秋少陽篇云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謚爲夷太史公云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不肯立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西伯卒武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平殷天下宗周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死者是矣孤竹北方之墟閑也號爲孤竹案地理志云遼西有孤竹城應劭曰伯夷國是也○柳下惠魯公族大夫姓展名禽字季柳下是其號者○正義曰案史記傳云柳下惠姓展名禽魯人也爲魯典獄之官任以直道故孔子云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孔注云士師典獄之官鄭注亦云獄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三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上篇爲此卷也。此卷凡十四章：一章言民和爲貴；二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爲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爲志；三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顧；四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五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六章言道不合者不與言；七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八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九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諂其上；十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十一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十二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舍其細；十三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十四章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此十四章，合上篇卷，是公孫丑有二十三章矣。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也。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人和，得民心之所和樂也。環城圍之，必有得天時之善處者，然而不能勝，是不如地利。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爲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焉能戰，是也。

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域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民懷德也。不恃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依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

戰必勝矣。得道之君何向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疏 孟子曰天時至戰必勝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和爲貴。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不如人和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昔孟子言其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本[illegible]迎日計月，望雲占風，[illegible]星[illegible]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郭，以爲之禦，雖環轉而攻之，則[illegible]能勝，焉得天時不如地利，則地[illegible]池深之，使其不[illegible]棄而去之，使其不可攻，又以甲兵之[illegible]利，米粟之多積，是地利亦有得之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效死以守，[illegible]委而去之，是[illegible]人和也。孟子於前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illegible]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至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又以其言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illegible]故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者，此又孟子復言而[illegible]其國以[illegible]，又言[illegible]居民不在以封疆之界爲[illegible]，而固國不在以山谿之險爲之固，[illegible]天下又不在以兵甲之[illegible]，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人君有道，則多助之，得之人者[illegible]在寡助，在得其道，故其道不在封疆之界，而在多助之至，寡助之至，[illegible]則親戚畔之，在[illegible]之山谿者，則不親戚，雖兵甲之[illegible]者，戰矣。

必不戰而不敗，蓋有多助之至者，則天下皆順之，以天下之所順而攻其親戚所畔者，故君子有不戰，戰[illegible]必勝矣。[illegible]戰則必勝○註天時謂時日支干五行王相孤虛之屬[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日支干者，[illegible]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是爲支，丙丁[illegible]是爲干，[illegible]五行[illegible]以配時日而用之也。[illegible]五行旺相[illegible]金木水火土是也，[illegible]未申[illegible]不旺在[illegible]甲子[illegible]丑寅卯[illegible]孤虛[illegible]。[illegible]以六十甲子日定吉凶[illegible]。[illegible]天時[illegible]以甲子[illegible]。[illegible]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孟子將朝，[illegible]

以病未嘗趨朝而拜也王欲見之先朝使人往謂孟子云寡人如就見者若言就孟子之館相見也有惡寒之疾不可見風儻可來朝欲力疾臨視朝因得見孟子也不知可使寡人得相見否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孟子不悅王之欲使朝故稱其有疾而拒之也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丑以為不可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孟子言我昨日病今日愈我何為不可以弔王使人問疾醫來王以孟子實病遣人將醫來且問疾也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於孟子者也權辭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仲子使數人要告孟子君命宜敬當以造朝也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孟子迫於仲子之言不得已而心不欲至朝因之其所知齊大夫景丑之家而宿焉以語景丑氏耳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景丑責孟子不敬何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illegible]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illegible]有如我敬王者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

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固自當朝也今有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召輦車就牧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事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乎愚竊惑也曰豈謂是與曾子曰晉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孟子答景丑云我豈謂是君臣呼召之間乎謂王不禮賢下士故道曾子之言自以不慊晉楚之君猶少也曾子豈嘗言不義之事邪是或者自得道之一義欲以喻王猶晉楚我猶曾子我臣輕於王乎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三者天下之所通尊也孟

子謂賢者長者有德有齒人君但有爵耳故云何得以一慢二乎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興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言師臣者王桓公能師臣而管仲不勉之於王故孟子於上章陳其義譏其烈之卑也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敕役使之才可驕踞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

況不為管仲者乎 孟子自謂不為管仲故非齊王之召己也是以不往而朝見於齊王也

疏 孟子將朝王至而況不為管仲者乎。正義曰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道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者也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至得見乎者言孟子自將欲朝見王未及行而王欲得見之乃先使人來曰寡人如就孟子所館舍相見以其有寒疾不可以見風[illegible]見孟子否乎此皆齊王使人而言也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者王之使人既以見孟子既導王之言孟子以答之[illegible]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病今日弔或者不可乎者[illegible]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昨日有疾今日已差愈如之何為不可弔者孟子於是往弔之王使人問疾醫來[illegible]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者孟仲子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illegible]不得已而往齊大夫景丑氏之家[illegible]子也曰惡是何言也至莫大乎是者孟子言景丑[illegible]仁義之道為不美也[illegible]王何足與言仁義之道也[illegible]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者孟子言我非是堯舜二帝之道則不敢鋪陳於王之前故齊人未有如我如此之敬王也所謂堯舜之道即仁義之道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至若不相似然者景丑言否我不謂不陳堯舜之道也以其禮云父召而子無諾而不至君有命召不坐待駕今子固將欲自朝於王而聞王命以遂不果行亦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以其有逆此禮也曰豈謂是歟曾子曰晉楚之富至是或一道也者孟子又言於景丑曰我豈謂是君臣乎召之召乎以其曾子言晉楚一國之富人不可及也然彼既以其富我但存吾之仁彼既有其爵而我但存吾之義我何慊不足於彼乎哉夫晉楚之富豈為不義然於曾子曰是止於一道而言之也一於道而言之則曾子所以但言吾仁吾義而不慊於晉楚之富與其爵也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不過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足以有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則富之與爵而仁義得以并而有焉耳此曾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為富貴也孟子所以執此而語景丑者意欲以此齊王之富貴亦晉楚之富貴不足為富貴也而我獨曾子但以仁義敵之何有不足於齊王哉此所以不欲朝王之意也天下有達尊三至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者是通也孟子又言天下有達尊者有三爵一齒一德一是也自朝廷之間莫如以爵為之尊自鄉黨之間莫如以齒為之尊自輔治其世長養其民莫如以德為之尊以其朝廷貴貴在尊故以爵為朝廷之所尊鄉黨長長在齒故以齒為鄉黨之所尊賢者有德故以之德世而佐佑之則天下待之而後治以之長民則天下之民特之而後安故以德為輔世長民之所尊今齊王但有其爵而安可上以一而豈去其齒德二者哉此孟子所以言其王不能尊有德之士故於晏子而云然也故將大有為之君至而況不為管仲者乎者孟子又言故將有大與為之君必有所不可命召之臣凡欲有所謀計則就而謀以其不敢召也其尊德樂道不如此有謀則就而不召是不足有大與為也故湯王之於伊尹乃就而師之然後方取得而勞臣故湯王自七十里而為天下但不待勞而為之王者惡桓公之於管仲以故而師之然後方敢得而有臣故桓公不不勞而焉後臣之霸若今天下於齊閉其他亦有類於湯桓其德又學而臣齊是其求德有相加尚者無他事焉伊湯桓好受臣其所教而齊王不好臣其所受教也夫以湯王之於伊尹學焉之於管仲則不敢召而見之管仲賴者之佐且猶尚不可召見之而況我不為管仲者乎此孟子所以見齊王之召已是以不往而見也。

云東郭氏齊大夫家也○正義曰東郭若齊國之東地號為東郭也經云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則東郭是齊國之東地也氏者未詳其人注云齊大夫家也以理推之孟子之所以弔問者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之等孟子亦何由而弔以之○注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正義曰未詳以理推之則與孟子同姓必孟子從昆弟而學於孟子者也○註景丑氏齊大夫亦未詳其人也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 陳臻孟子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兼倍於常者故謂之兼金一百百鎰也古者以一鎰為一金一鎰是為二十四兩也故云兼金一百百鎰也

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為不受 贐送行者贈賄之禮也時人謂之贐

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予何為不受 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鬻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我在齊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處也義無所處而餽之是以貨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財見取之乎從其禮當其可也

疏 陳臻問曰至可以貨取乎○正義曰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處兼金不一顧也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至必居一於此矣者陳臻孟子弟子也問孟子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國但餽以七十鎰而受之於薛國餽以五十鎰而受之如以為前日在齊不受百鎰是則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非也如今日之受宋七十鎰為是則前日在齊不受一百鎰為非也夫子於此三者之間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至而可以貨取乎者孟子答弟子陳臻以為此三者之間受與不受之所皆是也無有非也言我在宋之時以其我將有遠行行者必以有贐故餽之者乃為之辭曰餽贐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而不為非也贐送行者之所也我當在薛之時我有戒不虞之心以其時人欲害孟子故餽之者乃為之辭曰聞孟子有戒心以此金鬻之可以為兵備之用也如此我何為不受是所以受之也若於齊則未有所處於我未有所處而餽我以其金是以貨財見取於我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之乎是所以不受於齊以其無所處也若有處雖七十鎰亦受之如宋以遠行而餽贐亦為是也有處則受於薛以戒備而餽之亦為是也云有處即無所處亦無處之以餽之者皆若有處之而於孟子辭以兵為餽亦無遠行亦無戒備乃以辭餽之處也於齊○注云陳臻孟子弟子至二十四兩○正義曰云弟子者蓋以其有所問於孟子者即知為孟子弟子又云二十四兩為鎰亦鄭註之文亦如孟子三與二十四兩為一鎰同義有云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 平陸齊之邑也大夫邑大夫也持戟之士也一日三失其行伍則去之否乎言去之

曰不待三 大夫曰一失則行不復待三失也[illegible]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 謂此則子之失伍[illegible]

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為也 距心大夫名也曰此乃齊王之大政不肯賑窮非我所得專為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為之牧之者則必為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 何為不歸之民之死也

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臣自知以不得專何不致為臣去也距心自知以為罪者也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孔距心言也為王誦言之也王知不之其也言有君之守曰孔距心語者也王知不之罪

疏 平陸

寡人之罪也〇正義曰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
也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
則去之否乎者孟子往齊平陸之邑謂其邑之大夫曰子之
持戟之職士一日三次失伍行則殺之否乎曰不待三則
邑大夫答孟子以爲不待三次失行伍也言一日失行伍三者
殺之也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
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者孟子言凶年饑歲子之
民老羸者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比之於
近於一千人矣此孟子言以爲持戟之士失伍亦多矣四方之諸
嫌之防也蓋周之軍法以五人爲伍以持戟之下士一伍比爲之長則以其
戰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其伍以下士夫一人爲之長其伍則故
一日三失伍是不能保其伍也故孟子以此責距心不能保其伍
邑之民是不能保其民也如齊之平陸大夫不能保其民此其所以
亦不知其民之老弱轉於溝壑此乃距心之所爲也故曰此非距心之所
得爲也者距心言此凶年饑歲乃王之政也非我距心所得爲也
肯牧之者孟子又以此喻之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
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羊之主歸其牧養之人乎
還於其主乎抑亦但立視牛羊之死而不爲求牧良芻草以飼
故以此喻而問之曰此則距心之罪也者距心因孟子之言自爲罪以
此比喻乃自知以不去則爲罪也此日者言於王曰王之自爲都
臣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者
於其王有罪王者惟孔距心故爲王言五人之中能自知
自知其罪者以其本自不於己此云之亦寡人之罪也
之罪也〇注邑有先君之宗廟曰都至不率亡遐方云〇正義曰
周禮云凡都鄙之所居曰都鄙〇鄭注云都之所居曰都公卿大夫之采邑王子弟所食邑周召毛聃畢原之屬在畿內者祭祀其先君
社稷者也云歲君子不素餐兮者詩國風伐檀之篇文
箋云彼君子肯以有功者乃肯受祿毛氏云孰
食曰餐不素餐云
如魚餐之餐
孟子謂蚳鼃曰子之辭靈丘而請士
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
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邑士師治獄官也周禮士師曰
以五戒先後刑罰毋使罪麗於民孟子見蚳鼃辭邑
大夫請爲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
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與以感責之也
蚳鼃諫
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注〕三諫不用致仕而去齊人曰所
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注〕齊人論者譏孟
子爲蚳鼃謀使之諫不用而去則善矣不知
自謀不用而不去故曰吾不見其自爲謀者公都子以
告〔注〕公都子孟子弟子也以齊人語告孟子也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
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
哉〔注〕官守居官守職者言責獻言之責諫諍之官也孟子言
人臣居官不得守其職諫正君不見納者皆當致仕而
去今我居師賓之位進退自由豈不綽綽然
舒緩有餘裕乎綽裕皆寬也〔疏〕孟子謂蚳鼃至有餘裕〇
正義曰此章言執職者劣藉道者優也孟子謂蚳鼃曰子
之辭靈丘而請士師似也至未可以言與者孟子謂齊大夫
蚳鼃曰子之辭去其靈丘之邑而請爲士師之官以其近王
諫其刑罰之不中者今既以數月矣而未言無有何以

歟故以此責而感之也蚳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
者於是蚳鼃諫於王王不用其諫乃致爲其臣而去之齊人
曰所以爲蚳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者齊國之人
見孟子謂蚳鼃乃言曰孟子所以爲蚳鼃以其去而不使見用而去
去之則善矣以美其所以自爲其已之去而不知自用之也
公都子以此告孟子孟子曰吾聞之也公都子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
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
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
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者孟子言我無官守無言責則去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而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去
之所守者無言責而諫之職又不得其言則我進退自由豈
有餘裕哉〇注綽綽皆寬裕也〇注蚳鼃齊大夫靈丘齊下
采地然〇正義曰蚳鼃經傳未詳其人云靈丘齊下邑
理志曰代郡有靈丘是也云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
罰毋使罪麗於民者今案其文云一曰誓用之于軍旅二曰
誥用之于會同三曰禁用諸田役四曰糾用諸國中五曰憲
用諸都鄙注云先後猶左右也誓誥刑書則甘誓大誥之
屬禁則軍禮曰無干車無自後射也其餘未有聞焉

○註臧武仲至下本○正義曰案魯襄公二十二年左傳云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蠹也令倍其賦杜預曰御叔魯御邑大夫又武仲多知時人謂之聖云說于沐不敢闕家史記魏世家云翟璜子貢經曰客路行沐浴其國未嘗不省也是矣

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孟子嘗為齊卿出弔滕君蓋齊下邑也王以蓋大夫王驩為輔行輔副使也王驩齊之諂人有寵於王後為右師孟子不悅其為人雖與同使而行未嘗與之言行事不願與之相知也

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丑怪孟子不與議行事也

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既已也或有也孟子曰夫人既自謂有治之者我何言哉言其專知自善不知咨於人也孟子以小人不可與言故云然也

疏孟子為卿於齊至予何言哉○正義曰此章言道不合者不相與言王驩之謂也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者是時孟子於齊為卿出弔於滕國之君齊王乃使蓋大夫王驩為之副使也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者言王驩朝夕見孟子反於齊滕之道路孟子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為小矣齊滕之路不為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言齊卿之位不為小矣自齊至滕相去之路又不為近矣而自相反之道路之中未嘗與王驩言行事是如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夫王驩既以自專為有治之者我何言哉以其王驩自專為書也○註王驩至右師○正義曰案下卷王驩後為右師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是知王驩後為右師也王驩字子敖又云右師者公行子之喪以為卿之謂也又以其為卿

義亦經之文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公孫丑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也嬴齊南邑充虞孟子弟子

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木若以泰美然也

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槨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稱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牆翣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謂一世之後孝子更去辟世是為人盡心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吾何為獨不然？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求不可稱貸而為悅也禮得用之財足備之古人皆用之我何為獨不然不然者言其不如是也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恔快也棺槨敦厚比親體之變化且無使土親膚於人子之心獨不快然無所恨也

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我聞君子之道不以天下人所得用之物儉約於其親言事親竭其力者也論語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可謂孝也已

疏孟子自齊葬於魯至儉其親○正義曰此章言孝必盡心匪禮之踰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者孟子仕於齊國喪其母乃歸葬於魯既葬又反於齊止於嬴邑而止焉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者充虞孟子弟子也言孟子止於嬴邑弟子充虞請見於孟子曰前日孟子喪母之時孟子不知虞之不肖乃使虞敦

依善刻校　孟五、四

匠厚作其棺以其見時喪事嚴急故不敢請問孟子今孟
子既葬而反願竊得而請問附木若以泰美然此充虞請問以
此也其問孟子爲棺槨之木若以泰美然也曰古者棺槨無
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
後盡於人心至吾聞之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者此孟子
答充虞而言也言上古之人棺槨無尺寸之度自中古
以來棺厚七寸以槨相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皆然非直
爲觀美好也然後乃爲盡於人心也以不得以此厚用之
爲之不可以爲悅於心也得之以此厚用之而又有財以供之
則不亦可以爲悅於心也既得之以厚用之而又有財以供
其厚古之人皆用之以厚葬其親我何爲獨不如是
且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恔乎我親其化者
之心獨無快乎謂比親化者無使土親膚以其人子之心
然而弗得其親也故君子以天下事而弗得其親也
其親也○註嬴齊南邑○正義曰案春秋左傳公會
云嬴齊邑今泰山嬴縣是也○註重累三年
王曰今之禮記又案氏圖云人也鄭云
皆飾棺王之崇車既是之也其軒一也
尺高五尺者氏圖云柳車飾牆翣也鄭注云二
二尺翣記云天子八翣大夫四翣以鄭註喪大記引漢禮翣以
木爲圖廣三尺高二尺四寸方兩角高以白布畫雲氣
其餘各如其象柄長五尺車行使人持之而從以障既窆樹
於壙中閒坊○註論語曰士虞禮記亦云云
○正義曰經之曾子爲之亦引以證此也沈
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
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沈同齊大臣自以私情問非王命也故曰私
故曰可子噲燕王也子之燕相也孟子曰可者以子噲不以天子之命而擅以國與子之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國於子噲故曰其罪可伐
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
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
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子謂沈同也士謂所悅之人也孟子言此以譬燕王之罪○或齊
人伐燕因謂孟子勸齊王伐燕
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有人問孟子勸齊王伐燕有之乎
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

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孟子曰我未勸王也同問可伐吾曰可彼然而伐之也
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
伐之彼如將問我曰誰可以伐之則我將對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天吏天所使謂天子也言今未有天吏故不可伐
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
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
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
設人有罪可殺否將應之曰可爲士官主獄則可殺之
言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天吏也我何爲勸之哉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之重寶也
何爲勸之哉○正義曰此章言以燕伐燕
曰與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
子噲者王子之名也子之燕相也言沈同不因王命自以私
其私情自問孟子曰燕王可伐之歟孟子曰燕王可伐
也以子噲不得天子之命而擅以燕國與子之
燕之罪也子之亦不受天子之命而私受燕國於子噲
士也亦無王命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
之吾子之禄爵與此事同何以異於是沈同所以問孟子
之者以其沈同以其私問故以此諭之
於人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禄爵
孟子之言以爲無罪可伐之所以爲言者可伐
齊王勸之或問之曰齊人伐燕或問孟子有勸齊伐燕有諸者
齊王兆之以其沈同問燕可伐與孟子曰可者
以伐之者也孟子以爲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
其言而伐之也孟子曰若問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
可爲天吏天所使之者可以伐之矣今以燕伐燕
之曰可殺也言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
可以殺之今有殺人者或問可以殺之人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

士師王叔之官則可以殺之矣今以齊國之政亦若燕之政是皆有亂之民而以燕伐燕我何爲勸齊王以伐燕乎以其燕之亂自其非天吏當王者則可以誅之耳○正義曰燕王也子之燕相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易王立十二年子燕王噲立噲立齊人殺蘇秦蘇秦之在燕與其相子之爲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年與楚三晉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乃謂燕王曰不如以國讓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燕國讓子之子之亦不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於是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恫恐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齊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以伐燕燕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凡此是其事也○註云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論語季氏孔子之言也言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禮作樂專征伐弓矢然後專征伐是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燕人畔不肯歸齊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爲未勸王今竟不能有燕故慚之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陳賈齊大夫也問王曰自視何如周公仁智欲爲王解孟子意故曰王無患焉王歎曰是何言言周公何可及也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賈欲以此說孟子也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賈問也曰古聖人也孟子曰周公古之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問有之否乎曰然孟子曰如是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問曰不知也孟子曰周公不知其將畔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過謬也賈問聖人且有謬行誤錯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將畔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管叔念周公兄也故望之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謬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古之君子其過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見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古之所謂君子眞賢聖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眞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爲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燕人畔至又從爲之辭○正義曰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飾其上者也燕人畔王曰吾甚慚於孟子者言燕人背叛不肯歸齊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未嘗勸王伐燕今果不能得燕乃曰我甚慙恥而見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者陳賈齊國之大夫也言於齊王以爲無用憂患慙恥於孟子也且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乎賈欲以此解王故問之以此王曰惡是何言也者齊王乃歎曰此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安可得而及之曰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者言陳賈謂周公使管叔爲三監於殷管叔乃畔於殷周公知管叔有背畔之心而復使之爲監是周公之不仁也周公不知管叔將有背畔之心而使之爲監是周公之不智也仁與智而周公大聖人也尚未之能盡而況於齊王乎賈今請以此見孟子爲王解之以見孟子問周公是何等人也遂見孟子果以此問孟子以爲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古之大聖人也孟子答之以爲周公是古之大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使管叔爲監於殷管叔以殷而背畔之有諸否乎曰然孟子答之以爲是有之也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賈又問孟子以謂周公知管叔將背畔而使之爲監與曰不知也孟子答之以爲周公周公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賈又問之如是則聖人尚且有過謬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孟子以爲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不知其將有畔之心周公惟管叔弟也故愛之而使爲監管叔念是周公兄也故亦望之是則周公有是之過謬不亦宜之也以親親之故不得不然耳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至今

候補劉校 吳志忠錄

之君子又從爲之辭者孟子又言古之君子如周公雖有此過然而乃能陳三監作大誥以明勑庶國爲周公故能改之也今之君子非其君子有過則順而不改古之君子其有過也如日月之蝕焉民皆得而見之及其更也民皆得而仰望之今之君子豈徒順其過而不改又且從其有過復作言辭以文飾其過耳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欲陳賈不能匡正王之過又從爲此周公之辭順其王之過而不能匡正也○註燕人畔王聞孟子與沈同言○正義曰此蓋記○家言之詳矣○註三監作大誥以明勑庶國○正義曰尚書大誥篇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孔安國云三監管蔡商是也言作大誥以誅之案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

孟子致爲臣而歸 辭齊卿而歸其室也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 謂未來在齊也欲見而不能得 得侍同朝甚喜 就孟子爲卿君臣同朝得相見故喜之也 今又棄寡人而歸 今致爲臣去寡人而歸也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 不知可以繼續而見否 疏今日之後遂使寡人得相見否乎 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孟子對王言不敢自請耳固心之所願也孟子意欲使王留今當自來見也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 時子齊臣也王欲於國中而爲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使學者皆有所矜敬也式法也欲使大夫國人皆有敬法盍何不也謂時子何不爲我言之於孟子知肯就之否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 陳子孟子弟子陳臻也 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 孟子言然時子安知其不可乎我往者饗十萬鍾之祿以大道不行故去耳今更當受萬鍾是爲欲富乎距時子之言所以有是云也

季孫曰異哉子叔疑 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爲可就之矣 使己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人亦孰不欲富貴而獨於富貴之中有私龍斷焉 孟子解二子之異意疑心曰我則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爲卿齊王使我爲政不用而與我萬鍾人亦誰不欲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 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爲賤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 古者市置有司但治其爭訟不征稅也賤丈夫貪人可賤者也入市則求龍斷而登之龍斷謂堁斷而高者也左右占視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賤其貪者也故就征取其利後世緣此遂征商人孟子言我苟貪萬鍾不恥屈道亦與此賤丈夫何異也

疏孟子致爲臣而歸至自此賤丈夫始矣○正義曰此章指言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關市之征也身行道之不行命也不爲利回也孟子致爲臣而歸至可以繼此而得見乎者是齊王見孟子致爲臣而歸乃就孟子之室而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見後得侍於我而爲之臣甚喜之今乃又棄去寡人而歸矣不知今日之後使寡人得相見否故以此問之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者孟子言不敢請耳固心之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室已也他日齊王又謂其臣時子曰我今欲以中國授孟子室養一國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使諸大夫與一國之人皆有所敬法時子何不爲我以此言告孟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孟子弟子也因陳臻而以告齊王之言使陳臻告於孟子乃以時子所言告孟子孟子至是爲欲富乎是使子乃以時子之言而告於孟子孟子乃答之曰然夫時子安知其有

不可也如使我欲富其祿我以辭去十萬之祿而受其萬是以爲我欲其富乎云乎者是不爲欲富也孟子欲以此言距時子也季孫曰異哉子叔疑季孫子叔二子皆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遂時子之言而以尚欲孟子就之故但言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疑之亦以爲可就使已爲政不用則亦已矣又使其子弟爲卿至有私龍斷焉者孟子又言齊王使已爲政之道既以不得用則我亦以辭之而祿止外其實矣又欲以弟子之教而使我爲卿以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其富貴乎然以此者是亦猶獨於富貴之中有私登龍斷之頻也以其恥之所以言然古之爲市也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至自此賤丈夫始矣若孟子又言古之所以爲市也以其有無相貿易耳有司者但治其爭訟而不征稅也有賤丈夫則必求丘龍衆斷之高者而登之以左右占望見市中有利罔羅而取之人皆以爲賤丈夫焉故後世亦從而征取其市中之稅以其所以征商之稅於後世者亦自此賤丈夫登龍斷而罔市利爲之始矣故曰故從而征之征商自此賤丈夫始矣周禮有司關司市是有司者也○註云古者謂周公前周禮有關市之征正義曰此蓋前篇說之詳矣此不復說

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晝齊西南近邑也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地而宿也齊人之如孟子者追送見之欲爲王留孟子行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客危坐而言留孟子之言也孟子不應答因隱倚其几而卧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齊敬宿素也弟子素持敬心來言夫子慢我不受我言言而遂起退欲去請絕也曰坐我明語子孟子止客曰且坐我明告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往者魯繆公尊禮子思子思以道不行則欲去繆公常使賢人往留之說以方且聽子思致然則子思復留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泄柳申詳亦賢者也繆公尊之不如子思二子常有賢者在繆公之側勸以復之其身乃安矣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長者老者也孟子年老故自稱長者言子爲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留者何爲哉且爲子絕乎我絕子乎何爲而愠恨也

疏孟子去齊至絕子乎○正義曰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乖也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晝齊之近邑也言孟子去齊欲歸鄒至晝而宿齊人見之有欲爲王留行者也坐而言不應隱几而卧言爲王留行者危坐而說留孟子之行言孟子乃隱倚其几卧但卧而不應答也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卧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客爲王留行者也齊敬也宿素也言客見孟子不應答其言但隱几而卧爲是欲退乃曰弟子素齊敬其心而後敢言留夫子之行夫子今乃卧而不聽其言自今請絕於此後勿復更敢見夫子矣曰坐我明語子孟子遂止客且坐言我分明言告於子云自昔時魯繆公至長者乎是皆明告之言也言往日魯國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身遂其意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於繆公之側以禮子思其賢則泄柳申詳不能安其身以其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客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客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以儒王其安於孟子未去之前遽至出晝然後爲留行此所以隱几而不答也齊之留行之士不知以此但以爲孟子不以齊客不悅而請勿復見如此是留行之士不以安子思而諫安孟子但請勿復見爲言以其自絕於孟子矣故孟子勸以言子之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是子思其長者乎是之者絕子矣以其不以安子思而識安孟子未去之前有行慮者不及子思特欲爲泄柳申詳之所爲耳安孟子所以是言之以曉其所以隱几而卧不應之意也長諸臣子以年已大老自稱爲長者也○註晝齊西南近邑○正義曰孟以鄒在魯而晝又在齊之西南上孟子去齊歸鄒至晝齊是知晝之地爲齊之西南近邑者也故云近邑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尹士齊人也干求也澤祿也尹士與論者言之云孟子不知齊王爲求祿濡滯也既去而留於晝三日得其執以遂不去士於此懷其事說也高子以告高子亦齊人孟子弟子也以尹士之言告孟子也曰夫尹士惡

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夫尹士安能知我哉我不得已而去耳 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為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我自謂行速疾矣冀王庶幾能反覆招還我矣 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有歸志浩然心浩浩有遠志也 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為善由用也 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孟子以齊大國知其可以行善政故戀戀望王之改而反之是以安行也豈皮齊民言君子達則兼善天下也 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我豈若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極日之力而宿懼其不遠哉言悻悻然怒色也志大在於濟一世之民不為小節也 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義則服故曰士誠小人也

疏孟子去齊至士誠小人也○正義曰此章言大德洋洋介士察察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也孟子去齊者言孟子去齊而歸鄒也尹士語人曰至士則茲不悅者尹士齊人也尹士見孟子去齊乃語人曰孟子不知齊王不可以為湯武之王則是不明也如知齊王不可為湯武之王然且自鄒至齊則是孟子干求其祿也今自千里之遠而見齊王不遇而去既已三宿而後出晝是何其濡滯淹久也我則以此不悅之也高子以此尹士之言而告於孟子曰夫尹士惡知予哉至而後宿哉孟子答高子以謂夫尹士安知我之志哉我千里而見王是我欲行道也不遇故去豈我心之所欲哉我不得已而去之矣我三宿而後出晝邑而行於我心尚以為急速也王如能改之則必反留我我因而夫出晝邑至三宿而齊王不追還齊國我然後浩浩然有歸志也我雖然有去而歸之志然而豈肯舍去王哉王猶可足用為之善政王如用我則豈徒使齊國之民安泰天下之民亦皆安泰矣王庶幾能改所反我我日常望之於王矣我豈若狷急小丈夫恚怒其君而去乃諫於君而不受則悻悻然心有所忿而見於面容去則極日之力而後方止宿哉孟子如此所以云故也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尹士聞孟子之言以此故服其義而言於孟子曰士實小人也以其不能知孟子之志有如此矣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路道也於路中問也充虞謂孟子去齊有恨心顏色故不悅也 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時前聖貴之世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來能名正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為不豫哉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怨天何為不悅豫乎章指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

疏孟子去齊至不豫哉○正義曰此章言聖賢興作與天消息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至不尤人者充虞孟子弟子也孟子去齊充虞於路中問孟子曰夫子若有不豫悅之顏色然前日虞聞夫子有言君子之人凡於事不怨天不尤人也曰彼一時此一時也至吾何為不豫哉者孟子答之以謂彼時聖賢之所出是其時也此時今亦一時也五百年之後必有王者興於其間亦必有名世者周與大王文王以來已有七百有餘歲矣以其年數考之則過於三百年矣以其時考之則可有也今天下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則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此孟子所以歸於天命道之行與不行皆未可知也我何為不豫故曰吾何為不豫哉孟子所以言此者蓋其自謂能當名世之士而時又值之不得施用故有是言也

孟子去齊

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休，地名。丑問古人之道，仕而不受祿邪？怪孟子於齊不受其祿也。

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崇，地名。孟子言不受祿非古之道。於崇吾始見齊王，知其不能納善，退出志欲去矣。不欲即去，若為變詭，見非太甚，故且宿留，心欲去，故不受其祿也。

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言我本志欲去，繼而有師旅之命，不得請去，故使我久而不受祿耳，久非我本志也。

疏 孟子去齊至非我志也。○正義曰：此章指言祿以食功，志以率事，無其事而食其祿，君子不由也。時居休，休乃地名也。言孟子去齊，乃居於休之地。蓋休之地也。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公孫丑以孟子去齊乃居休之地，曰：夫為仕而不受爵祿，古之道誠然乎否？以其不受祿，故以此問之。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至非我志者，孟子答之曰：我非不受祿也，亦非古之道如此也，然我於崇之地我得始見於齊王，知王不能納善，故退而有去之心，其不欲變易為詭去，故於祿有所不受也，無他，以其道之不行，又無功而受祿也。以既去而齊王繼以有師旅之命而不敢請去，是以久留於齊，非我之志也，但不得已而已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四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孫奭疏

趙氏註 滕文公，滕國名，文謚也。公，古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魯哀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公孫丑有政事之才，問管晏之功，故曰公孫丑為篇題。蓋謂行政莫大乎反古之道，是以此篇以滕文公尊敬孟子，問以古道，如論語衛靈公問陳於孔子，文以目為篇，期不亦宜乎？故次公孫丑之篇，所以揭滕文公為此篇之題也。此篇凡十五章，趙註分之，遂成上下卷，此上卷凡五章而已。此一章言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二章言事莫當於奉喪，莫大於哀勸；三章言尊賢師智，當修學校，勸禮義，務民事，正經界，均井田，賦什一；四章言神農務本，教於世民，許行蔽道，君臣同耕，陳相背師，降於幽谷，孟子博陳堯舜上下之敘以正之；五章言聖人緣情制禮，以直正枉。其餘十章，趙註分為下卷，各有敘焉。○註「滕文公」至「題篇」。○正義曰：案春秋隱公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周之卜正也。乃長滕侯。隱公七年，杜預注云：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是滕文公之國，即滕侯之後也。謚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論語第十五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遂以題篇也。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太子也。文公為世子，使於楚而過宋，與孟子相見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勉世子。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似後世避諱改考公為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世子從楚還，復詣孟子，疑重受道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孟子曰：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天下之道一而已矣，惟有行善耳，復何疑邪？

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

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成覸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彼賢者與我同丈夫我亦能為之何為畏彼之哉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言發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覸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方五十里子男之國也尚可以行善者也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憒亂乃得瘳愈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也

疏滕文公為世子至厥疾不瘳○正義曰此章言人上當則聖人秉仁行義者也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者世子諸侯適子之稱也言滕文公為世子之時往楚國而在宋國過見孟子孟子乃與世子文公道其人性皆有善但當行之而已凡有言則必以堯舜為言是堯舜古之受禪之帝其治國所行之事皆為後世所法故言

必堯舜之事言於世子文公以其發勉世子文公也文公者後謚世子為文公也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者是世子文公自宋而見孟子之後往至楚國又自楚國反歸復見孟子於宋國也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若孟子見世子復見再有所問乃曰世子是疑我言有不盡故復見乎言道之在天下一而已惟當善行為何必復疑而再欲問耶成覸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若孟子又引在曰成覸常謂景公曰彼之尊貴者即丈夫也我亦丈夫也言即一耳我何畏彼之哉是言我能為之亦如彼之尊貴矣人但畏顏淵有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亦言其人即一耳但有能為之者亦若此舜矣故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者孟子又以公明儀有曰文王者我師法者也周公豈欺誑我哉言周公我亦信而師法之耳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若孟子謂世子言今之滕國之地絕長補短其廣大亦將有五十里也尚可以為行善之國也五十里者子男之國也故曰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者此蓋今之尚書說命之篇文也孟子引書云若藥之攻人人服之不以瞑眩憒亂則其疾以不愈也所以引此若盡孟子恐云今滕國絕長補短將有五十里猶可為善國有發世子

之所以乃引此而前之抑亦所謂良藥苦口忠言逆耳之意而勉世子又有以勸勉焉○注文公為世子至勉世子也○正義曰此蓋古紀世本之文也云滕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與文公相直後世因避諱之故更考公為定公元公為文公以其能安民大慮故以定為謚以其能慈惠愛民故以文為謚曾有文公定公之號周有文三定王之名其謚雖與滕言同然稱其實蓋不無異焉凡稱公者蓋古者天子有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諸大國稱侯伯小國稱子男之君亦得稱公者非僭之也以其國人尊之故稱公而已○注云成覸勇果者也公明儀賢者也○正義曰以衰推之則成覸之勇果公明儀之賢者可知矣人亦未詳禮於檀弓有公明儀而注亦無所說亦以孟子之時人事果有所載舉者亦不必規規於求極焉○注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正義曰商書說命篇孔氏傳云開汝心沃我心如服藥必瞑眩極其病乃得除欲其出切言以自警

滕定公薨疏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定公文公父也然友

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歸在鄒也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不亦者亦也言其亦其善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前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衰也飦糜粥也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

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於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異我志行不足任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出此言也為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其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推當以哀感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歠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是在世子上之所欲下以為俗尚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者哀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智世子之能行禮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已

疏滕定公薨至弔者大悅○正義曰此章言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戚擬善如流文公之謂也滕定公薨者滕文公之父死也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者然友世子之傅也世子謂然友言往日孟子

嘗與我言於宋國之事於我心至今常存然為不忘之也今也不幸至於父母之大故我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其父喪之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者孟子時以自宋歸鄒也然友乃往鄒問孟子以世子所問之事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者孟子答然友謂不亦善然友以世子所問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至三代共之皆孟子以此答然友之問言曾子謂父母在生之時當以禮奉事之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是其禮也父母死之時當以禮安葬之如擗踊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是其禮也及祭之禮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簠簋而哀戚之是也能如此則可謂之能孝者矣如問其諸侯所行之禮則我未之學也雖然為未嘗學諸侯之禮我其聞知之矣言嘗聞三年父母之喪以齊疏之服以饘粥之食凡此三年之喪自上至於天子下而達於庶人三代夏商周共行之矣然友反命者然友自鄒將孟子之言乃反歸命告於滕公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也故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者是世子因然友問孟子歸後乃定為三年之喪其事兵滕之同姓與異姓諸臣皆不欲為三年之喪故曰我宗國魯先君莫之嘗行此三年喪禮我之先君亦莫之嘗行也今至於子之身而反違之以

為三年之喪不可言其不可又背先君而以自為三年喪之禮也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父兄百官言之後復引記有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我但有所承受之也不可於己身獨改更為三年喪耳滕與魯同姓俱出魯周公之後故云吾宗國魯先君志記也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者滕文公既定為三年之喪而父兄百官見之皆不欲為乃復謂然友曰我所往他日未嘗學問禮但好驅馳走馬試劍事今也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見之皆謂我志不足以行此三年之喪恐其不能盡於大事之禮子復為我之鄒問孟子以為如何當使父兄百官服其心而信我也然友復之鄒問孟子者是然友自文公所乃因其命復往鄒國見孟子而問焉孟子曰不可以他求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至是在世子者孟子答然友為世子之問言孔子曰則不可更以他事求也惟當以哀戚感之耳故引孔子曰國君之薨其政事皆委冢宰大臣聽行之嗣君者但歠粥而不食面之顏色亦變為甚黑之色即喪位而哀哭之泣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是所謂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者耳且君子之德如風也小人之德如草也草加之以風必偃

伏而從風所趨耳是在世子但以身率之爾凡此皆孟子荅然友為世子之問而以此發歎之矣然友反命世子曰是誠在我者然友自問孟子之後乃以孟子之言反歸告於世子世子於是五月居於喪廬不敢入處故未有命以令人未有戒以戒人以其在外思之而不言也百官族人皆以為知禮能行三年之喪乃曰可謂曰智以其百官族人皆文公所言也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位之哀弔者大悅者言及至葬曰四方諸侯來弔覲而觀之顏色之戚而形於容哭泣之哀而形於聲於見弔之者皆大悅以喜其有孝行也○注定公文公父也○正義曰此在前段已詳矣○注曾子傳夫子之言○正義曰案論語孟孫問孝於孔子孔子對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是曾子傳孔子之言而云孟子所以引為曾子言矣○注滕魯國同姓俱出周公之後○正義曰案魯隱公十一年滕侯與薛侯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侯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杜預云薛任姓以此推之則知滕為魯之後與魯同姓也○注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至孟子也○正義

發音列校　孟疏五上　六　余富一

曰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也所說者其意皆行謂之父兄百官言亦行謂之世子亦行但不逆意則可矣○註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正義曰案左傳隱公元年云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又喪大記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是也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詩曰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使怠荒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産之務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者晝取茅宵夜索以為綯綯絞也及爾間暇而家盡爾野外之屋春事起不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義與上篇同孟子既為滕）

（□□之言之滕文公問為以此發故各自勸之也）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為賦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人相借力助之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為常（貢者按數歲以為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於貢也）樂歲粒米狼

發音列校　孟疏五上　七　余富一刊

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對不若從歲飢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盻盻勤苦不休息之貌勤動作不輟息也言民既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稱貸而益滿之至使老少轉尸溝壑安可以為民之父母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也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之有士之義也滕固知行之矣文公亦當知民之子弟閑其勤勞者也）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

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為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之時亦有助之之制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綱曰天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惟文王新復修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彊勉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 子畢戰也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侵鄰國乃可鈞井田平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奠也 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 暴君為虐之君汙吏貪吏也慢經界不正也必相侵陵長爭訟也分田賦廬井地制祿以授人在官者比上農夫轉以為差故可坐而定也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褊小謂五十里也為有也雖小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言足以為善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

賦 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助者殷家稅名也周亦用之號所謂莫善於助也時諸侯不行助法國中什一者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時行重法賦責之什一也而如也自從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國中從其本賦二十而稅一以寬之也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 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圭絜也上田謂之圭田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言絀士無常田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業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乃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在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也 死徙無出鄉 死謂葬死也徙謂爰土易居平肥磽也不出其鄉易為功也 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耦也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知睦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方一里者九百畝之地也為一井八家各私得百畝同共養其公田之苗稼公田八十畝其餘二十畝以為廬井宅園圃家一畝半也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 略要也其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而加滋潤澤之則在滕君與子共勸力無惰之也

疏 滕文公問為國至則在君與子矣○正義曰此章言尊賢師知采人之言修學校勸禮義教民事正經界鈞井田賦十一則為國之大本也滕文公問為國者滕文公問孟子治國之道也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者孟子荅文公言治國之道惟民事當急而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此蓋詩之豳風七月之篇文也言民事於日中則取茅夜中以索綯亟效乘也晝刈中也宵夜中也及爾閒暇之時則屋夜乘蓋其屋以之星時

事始興以為諸百穀為也以其民事當與休已孟子所以引此而教之文公也亦欲文公數民如此者焉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恒心放僻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者此義同前稱此仍以復言之者以其前許孟子為所宜陳之也此篇盡因文公為治國之道故孟子後此為答遂兩載焉此更不說是故賢君制民必恭儉禮下取民有制者言古之賢君必身行恭儉恭則不侮人儉則不奪人井持不侮人不奪人且又禮下接於賢人其取民之則又有什一之制什一盡十分則取一而巳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者陽虎曾季氏之家臣也孟子言陽虎有云凡為富者則常聚民之賦隨為已所有故不仁凡為仁者以其嘗務博施濟眾故不能富矣孟子今引之而敎文公者蓋歛使得其中矣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者言夏后氏之時民耕五十畝田其於貢上之賦但五畝而巳是夏后氏五十而貢也殷人之時民耕七十畝田其助公家則七畝而巳是殷人七十而助也周人之時民耕百畝其耤取之賦則十而巳是周人百畝而徹也絜而論之其實皆什一之賦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此孟子自解之義也撤猶徹取助也借民力而耕

之矣故藉借也夏后氏與殷人周人之猶不同者蓋禹之受釋以縣有有天下故夏藉后后君也穀周以征收猶人心而有天下故云人也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按數歲之中以為常者龍子蓋古之賢人也孟子言龍子有云治土地之歲莫善於助者也莫不為於貢也以其助則倍民力而耕又其所出在歲之所熟如何耳宜者以其儉按數歲之中以為有常之例也其歲之所然則貢之數亦然歲之荒則貢之數亦然蓋以歲荒則有粒於民也故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者此亦孟子自取收上文之言也言豐樂之歲其粒米狼戾饒多雖多取之亦不為甚虐則以寡取之凶凶之年糞其田尚不足則以取盈其常數焉是則狡斂當之年以為常之慈也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孟子言人君為下民之父母使民明將相頗將至終歲勤苦勞動不得以聽養其父母人君在上又更稱貸而益之以滿其常數之貢致使老少窮獨飢職而轉尸於溝壑之中如此安更可在上為下民父母也言其不足以為民父母矣以其為民父母當子養其民不當如此故也夫世祿滕國行之矣孟子言今夫滕國於世祿固已知行

之矣但亦當謂制民之老少與其勤勞者也世祿者以其百功德之臣則世祿之賜其工也也謂其于維未任居官得食其父之祿亦必有之地祿之也時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者此詩蓋小雅大田之篇文也推助至助也孟子文自言之也詩所解問之亦助也其詩蓋謂民樂其上遂後天之先雨及公田次及我等私田也孟子緣此而觀之遂知雖周百畝而徹取之賦其亦有助之則焉以其循於助則為有公田如貢徹則井有公田矣為子於此所以箴庠其則之亦有助法而取民之謂孟謂其貢善於助之義也設為庠序學校以敎之者此孟子亦欲文公當而教之之意也言又不特止於制民之產而已既制其錄又當開設為之庠序學校以教之矣校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至是為王有師也者此孟子欲辟以其庠序學校之意也言庠者所以養之老養此者也校者所以教禮義於此者也序者所以習射於此而行尊卑揖遜之禮者也夏之時謂之校殷之時謂之序周之時謂之庠然而為學則三代皆共之皆所以於此而明人倫之序大倫既備明於上小民既親之於其下如引王者興他而用之以來取法於此是為王者之師也孟子所以區區為滕文公言又此又欲文公由此化民成俗故也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

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君詩云焉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其將則雖自后稷以來但為之舊邦其受王命復修治而推新之是文王之謂也孟子言文公但能力行如此而使治亦以新子之國矣以其欲以且勉文公使新新為其國也使畢戰問井地畢戰滕文公之臣也滕文公自問為國之道孟子告之民事貢賦物禮義之當其後又使其臣畢戰問孟子以井地之制也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穀祿不平者蓋自至在君與子矣皆孟子答畢戰問井地之制也孟子言子之君將行行其仁政選擇而使子來問以井地之制子必當恕力與民同行之耳夫仁政必自經界為始知經界不能正之制井也由此不均贊井也不均則穀祿亦不平矣穀所以為祿故云穀祿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至定也者盡子言此故暴虐之君汙汙之吏必慢其經界所以告之以此者者子則滕君不為暴君畢戰不為焉吏也故如是云然經界既以正則田由此而分平將不是而將制是其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之也以言其易定也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孟子言今夫滕國土褊之地褊小即止於五十里然將為之君子人焉為之野人焉以其無君子則莫能治其野人無野人則莫能為其

君子孟子所以言此者蓋以滕國亦有君子亦有野人足以為善政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至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者此皆孟子欲滕國為善政故以是請數之也今言請於郊野行井田之制以九中而助佐公田為之賦國中鄉國以什一之法使貢自賦之以其十中取一也古者自卿以下皆有其圭田謂之圭田者所以老其絜而供祭祀之田也言自卿以下皆受此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以其一家之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亦受此圭田二十五畝而已死徙無出鄉以其死葬易居則出其本鄉耳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其謂同鄉之田共井之家若凡有所入皆相交友為伴所以同其必也相助以守而比不可以威武奪相助以望而彼不得以投傍來疾病則相扶持其羸弱而教其困急則百姓於是相親和睦矣方里而井以其方一里之地為之井田九百畝以其一井之田有九百畝其中為公田以其九百畝於井中抽百畝為公田之苗稼八家皆私百畝以其八口之家皆受八百畝以為已之私田苗稼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以其八口之家飼其耕養其公田乃至公田之事了畢然後耕治已之私田以為之私事所以別野人也此所以為野人之事以閑於士伍者也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

子矣孟子言此則井田之大要如是也若夫加之以[illegible]潤澤之則有在於滕君與子矣子者謂畢戰為了也○注詩邠風七月之篇至無休已○正義曰毛氏云宵夜也綯絞也乘升也箋云爾汝也汝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時用亟急也乘治也十月定星將中急當治野廬之屋其始播百穀謂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也此詩蓋陳王業之艱難○注陽虎魯季氏家臣非賢者也○正義曰案論語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孔傳云陽貨陽虎也季氏之家臣有專魯國之政是則姓陽名虎字貨也孔子不見所以知其非賢故也○註詩小雅大田之篇至亦取也○正義曰此蓋然王之詩也箋云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注雨發公田因及私田爾云民怙君德蒙其餘惠○注洪範彝倫攸敘○正義曰孔安國云彝倫常道也言常道所以大敘也洪大也範法也此箕子陳之於武王者也○註詩大雅文王之篇○正義曰此詩孟言文王受命作周箋云大王聿來胥宇而國於周王迹起矣而未有天命至文王而受命言新者美之也○註周禮小司徒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正義曰鄭注云小司徒為經之立其五溝五塗之界其制似井之字因取名焉鄭司農云井牧者春秋傳所謂井衍沃牧隰皋者也鄭玄云隰皋之地九夫為牧二牧而當一井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者有

一易者有再易者通率二而當一是之謂井牧昔少康在虞思有田一成有衆一旅之衆而田一成則井牧之法先古然矣夫為井者方一里九夫所治之田也此制小司徒經之匠人為之溝洫相包乃成耳○註周禮園廛二十而稅一○正義曰鄭司農云園廛亦輕之者廛無穀園少利也○註周禮曰餘夫亦如之王制曰夫圭田無征○正義曰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夫圭田無征者鄭氏云夫猶治也征稅也治圭田者不稅所以厚賢也此則周禮之上田以在近郊之地者也○註周禮大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正義曰案大宰之職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註云兩猶耦也所以協耦萬民[illegible]也牧州長也長諸侯也師諸侯師氏有德行以教民者也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也宗繼別為大宗收族者也鄭司農云主謂公卿大夫世世食采不絕者也吏小吏在都邑者友謂同井相合耦鋤作者藪亦有虞掌其政令為之厲禁者使其地之民守其財物者此大宰之職有是以掌之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滕文公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神農三皇之君炎帝神農氏許姓行名也治爲神農之道者踵至也廛居也自稱遠方之人願爲氓氓野人也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文公與之居處舍之宅也其徒學其業者也衣褐貧也捆猶叩椓也織屨欲使堅故叩之也賣屨席以供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良之門徒也辛相弟聖人之政謂仁政也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棄陳良之儒道更學許行神農之道也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陳相言許行以爲滕君未達至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相言許子以爲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饔飧熟食也朝曰饔夕曰飧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滕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爲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爲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朴無事故道若此者也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問許子必自身種粟乃食之邪曰然相曰然許子自種之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曰許子自織布然後衣之乎曰否許子衣褐相曰不自織布許子衣褐以毳織之若今馬衣也或曰褐枲衣也一曰粗布衣也許子冠乎孟子問相冠乎曰冠相曰冠也曰奚冠孟子問許子何

冠也曰冠素相曰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相言許子以粟易素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曰許子自織素乎曰害於耕相曰織妨害於耕故不自織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爨炊也孟子曰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犂用之耕否邪曰然相曰用之自爲之與孟子曰許子自冶鐵陶瓦器邪曰否以粟易之相曰不自作械以粟易之也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陶冶亦以械器易粟者豈爲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械器之總名也厲病也以粟易器不病陶冶陶冶亦何以爲病農夫乎且許子何爲不自陶冶舍者止也止不肯皆自取之其宮宅中而用之何爲反與百工交易紛紛而爲之煩也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故交易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孟子言百工各爲其事尚不可得耕且爲衆之人君自天子以下當治天下政事此反可耕且爲邪欲以窮許行之非遂君不親耕也孟子謂五帝以來有禮義上下之事不得復若三皇之道也許行不知禮者也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者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困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勞心君也勞力民也君施教以治理之民竭力治公田以奉養其上天下通義所常行者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

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迹之道交於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當洪水盈天下未平水盛故草木暢茂草木盛故禽獸繁息衆多也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獸蹄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治其土也○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也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焚之故禽獸逃匿而奔走遠竄也○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疏通也瀹治也排壅也於是水害除故中國之地可得耕而食也禹勤事於外八年之中三過其門而不入書曰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如此寧可得耕也○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事為后稷也樹種藝殖也五穀謂稻黍稷麥菽也五穀所以養人也故言民人育也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司徒主人教以人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夫夫婦婦兄兄弟弟朋友貴信是為契之所教也○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放勳堯號也遭水逆行恐小民放辟邪侈故勑來之匡正直其曲心使自得其本善性然後又復從而振其羸窮德惠之德也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重言陳相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為己

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言聖人以不得賢聖之臣為己憂農夫以百畝不易治為己憂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為天下求能治天下者難得也故言以天下傳與人尚為易也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illegible]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illegible]堯法天故民無能名堯德者也舜得人君之道哉德盛而巍巍乎有天下之位雖貴盛不能與益舜巍巍之德言德之大大於天子位也堯舜蕩蕩巍巍如此但不用心於躬自耕也○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言以諸夏之禮義化變蠻夷之人耳未聞變化於夷蠻之人同其道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陳良生於楚北遊中國學者不能有先之也所謂豪傑過人之士也子之兄弟謂陳相陳辛也數十年師事陳良良死而倍之更學於許行非之也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任擔也失聲悲不能成聲場孔子冢上祭祀壇場也子貢獨於場左右築室復三年慎終追遠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強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有若之貌

似孔子凡三子者思孔子而不可復見故欲尊有若以作聖人朝夕奉事之禮如事孔子以慰思也曾子不肯以爲聖人之潔白如濯之江漢暴之秋陽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皜皜白甚也何可尚而乃欲以有若之質於聖人之坐所事尊師道故不肯也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者此今許行乃南蠻夷鴃舌之惡如鴃鳥耳鴃博勞鳥也詩云七月鳴鴃應陰而後動者也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君如鴃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人當出深谷止喬木今子反下喬木入於幽谷魯頌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詩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懲艾也周公常擊戎狄之不善者懲止荊舒之人使不敢侵陵也周公當欲擊之言南蠻之人難用而子反悅是人而學其道亦爲不善變更矣孟子究陳此者所以責陳相也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

無僞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陳相復爲孟子言此欲使從許子之道可使市無二價不相爲詐不相欺愚小大長短謂丈尺輕重謂斤兩多寡謂斗石大小謂尺寸皆同價故曰市無二價者也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惡能治國家孟子曰夫萬物好醜異賈精粗異功其不齊同乃物之情性也蓰五倍也什十倍也至於千萬相倍譬若和氏之璧雖與凡下之璧尺寸等其價豈可同哉子欲以大小相比而同之則使天下有爭亂之道也巨粗屨也小細屨也如使同價而賣之人豈肯作其細哉齊許子之道使人僞者耳安能治其國家者也

疏有爲神農之言至惡能治國家〇正義曰此章言神農務本欲以凡民許行蔽道同之君臣陳相倍師降於幽谷不理物情謂之敦樸者有爲神農者許行至願受一廛而爲氓者神農炎帝氏也許行南蠻之人也姓許名行也自楚而之滕國至門而言告於文公曰我是遠方楚國之人聞滕君行仁政於此我今所以來至此願受一廛居之以爲之氓氓野人之稱也滕在公孫丑篇文公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言文公乃與許行之居而處之其許行之徒弟有數十人皆衣短褐叩捆織屨席以供其飲食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至爲聖人氓陳良儒者也陳相與其弟辛二人皆陳良徒弟也言陳良徒弟陳相與其弟辛皆負其耒耜而從宋國往滕國而向滕君曰我聞知君行聖人之政事是爲聖人者也今願爲聖人之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言陳相至滕乃見許行而大悅之更盡棄去陳良之儒學而就學於許行之道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至惡得賢言陳相復見孟子乃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爲賢君者也雖然未聞至道也古之賢君乃與民同耕而食饔飧而兼治

故今朝食曰饔夕曰飧今也滕君乃取財谷而有倉廩府庫之富則是厲病其民以自奉養也安得謂之賢君乎倉廩釋名曰倉穀藏也藏米有屋曰廩孟子問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行是自種而後食也許子必織布然後衣乎孟子又問許子必自織布而後衣著乎曰許子衣褐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織其布爲衣以其即著衣布也許子冠乎孟子問許子戴冠乎曰冠陳相答之許子戴冠也曰奚冠孟子又問許子戴何冠曰冠素陳相答之許子冠以素爲之繒素爲也曰自織之與孟子又問許子以素爲冠其自織之歟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之許子不自織爲冠以粟更易之而已曰許子奚爲不自織孟子又問許子何爲而不自織爲之乎曰害於耕陳相答之以謂許子不自織爲之也以其自織者所害其耕也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孟子又問許子寧以釜甑炊食以鐵爲犁用之耕否乎曰然陳相答之以爲許子用之也自爲之與孟子又問許子是自爲釜甑炊食鐵犁耕乎曰否以粟易之陳相答以爲許子之不自爲也以粟更易之而已以粟易械器者不爲厲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孟子又復問以許子將粟更易械器者不以爲厲病於陶冶陶冶亦以器更易之以粟豈爲厲病哉陶作瓦器之匠也冶鑄金之匠也且許子何不自爲之

陶冶上皆取其宫室之中而用之乎何爲更紛紛然交易於
百工歟何許子之不畏其煩故以此欲排之陳相也曰百工
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陳相又荅之以謂百工之事固不可
耕且爲之也所以用交易而用之耳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
爲之歟孟子又排之如是則爲國君治天下獨可自耕且又
爲政事以治天下歟陳相及此以應荅故孟子一向自言而
排之乃曰有大人之事大人之事則國君行教化也行小人
之事御農工商也且以一人之身而用百工之所作爲備具
知必皆用自爲然後方行用之也而則驅率天下之人以羸
困之路也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一人但
之說而不知上下貴賤耳以其許行陳相皆欲君民並耕不
知有上下貴賤相待故以此說據下文意義相通其以此說
爲尚所以亡羸困之路者但憑註之說耳詳而推之羸困之
路不若此說故曰或勞心或勞力至天下之通義也者此下
文之節此也言天下之人有但或勞其力但或勞其心者尊
其心所以制政教而治天下之人耳勞其力所以見治於上
人而已見治於上之人者竭力治公田以奉養上之人也治
天下之人者以其爵祿皆出民之賦稅故食於人而已言此
是天下通義人所常行者也上之人君爲言也下之人民爲
言也以此推之則上下貴賤有所相待耳當堯之時天下猶

未平至帝舜而敷治焉孟子又言當古之唐堯帝之時天
下猶尚未平是以其大水橫流逆其勢汎汎濫濫徧於天下
草木由是暢茂繁實禽獸又由此而繁息而生殖爲五穀不
登搖奪截於是不豈登禽獸亦偪害於人狂獸之跡交雜於
中國之道堯帝乃獨自憂懼之以其有傷害於人民故舉民
虞舜而廣治之當治其水土也舜使益掌火至禹疏九河后
稷教民稼穡又至使契爲司徒止於亦不用於耕耳言舜因
堯而舉用乃使伯益爲掌火之官益濯山澤草木熾盛乃烈
山澤而焚燒之禽獸於是懼而逃匿遠竄而不敢出又使禹
疏通九河又瀹治濟漯濟漯水而流注歸海又開決汝漢之水
而排淮泗二水而同流注歸之江九河在東北冀州爾雅云
九江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
曰簡七曰絜八曰鉤盤九曰鬲津是也江九江也案李陽冰
說有云一曰烏江二曰蚌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
箘江六曰畎江七曰稟江八曰源江九曰畎江是也然後中
國之地人方可耕藝而食也當此之時大禹八年在外治水
土經三次過其家門而不得入其家雖欲於時耕作之其可
得乎又使后稷棄教天下民稼穡種樹藝穀五穀五穀既豐
熟而天下人民於是得養育其生據集說又云使口叙以
白禽也人之於是有養生之道飽食而煖衣逸居處而無

以教之則近類於禽獸以其不知高下也聖人有憂憫其民
如此舜又使契爲司徒之官教以人倫使天下之人知父子
有親親慈孝君臣有尊卑之義夫婦有別長幼有等朋
友有忠信又言放勳有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
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民之有勤勞於事者有以賞其勞故
曰勞之因其民之來歸者有以賞其來故曰來之民之既於
直其心故以正其直爲之正故曰正之民之或曲其心故以
正其曲爲之直故曰直之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故
曰輔之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故曰翼之勞之來之
匡之直之輔之翼之所以欲使其自得悅樂之而已矣民既
自得而悅樂之於是又從加之恩惠而振德之振德即恩惠
耳言聖人之憂於天下之民如此尚何暇以耕爲乎又言堯
以不得舜而求用使教治爲則爲民之憂舜既得堯亦用
之如舜復不得皋陶禹爲輔則亦爲己之憂今夫以百畝之
難耕恐爲己所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
之忠爲天下得人謂之仁以言其以己之財物布與人者是
謂忠惠也以己之有善而以教誨人謂其心之忠也中心之
謂忠爲天下求得其人而治天下者是謂其仁者也愛人之
謂仁所以爲天下求得其人不足愛天下之人故如是也是
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孟子言如此故以天下得

與其人尚以爲易也爲天下得其人而治天下者猶以爲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
名焉至亦不用於耕耳孟子又引孔子有云大哉堯帝之爲
君也惟上天之爲大而不可以比惟堯帝又能則法上天而行
之故蕩蕩然其德之大而民無有能指名之者亦若上天之
蕩蕩其德哉之德人亦不能指名而窮極之故也德於堯如
此其大故孔子所以曰大哉堯之爲君君哉舜也巍巍乎其
功德之大如此而天下之事未嘗自與及焉無他以其爲君
得人而輔之可所以但無爲而享之故不必自與及焉無則
堯帝舜帝之治天下豈爲無所用其心哉以其但急用心於
得賢者耳但不用於躬耕耳孟子所以言至於此者蓋欲排許
子於陳相欲以勝君賢民並耕而食故俱之以此也是所以
謂之之云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至亦爲不
善變矣者此蓋孟子又欲以此而譏陳相事於許行者也言
其聞用中夏之禮義而變化於蠻夷之人未聞以蠻夷之道
而變化於中夏也且陳良自楚國而生也悅學其周公仲尼
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
之則中國在北之地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之陳
良彼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子之兄弟以師事數十
年矣至師死而棄皆去其所事而事於許行故以此而譏之

言性曰孔子喪沒至於三年之外其門人有治擔任而將歸字者乃至子貢之所入揖於子貢相向面而哭乃至悲不成聲然後歸之室復感發子貢追思孔子又反至祭室於孔子家上之壇獨居又至三年然後方歸家室而歸家又及德日子夏子張子游三人以有若之貌狀似孔子聖人二人以彼以生日所事孔子之禮曰夕奉事之有季勉強不可子同以此事之曾子乃曰不可言江漢以濯之自至清而不可尚以秋陪絜明曰之不可而不尚以其明以孔子至清如此江漢秋陽之清以暴之陸而事門人尚歸與子貢相向而哭乃至悲而不成聲又宮子貢復築室於家上而追思之以至子張子游子夏改題其必恩乃強曾子司以往日事孔子之禮而事之有若曾子尚不忍以有若加於孔子而今子之先弟但自師死之未久遂便以背去之而敬所以許行為師而就學之何忍之如是郭故以此非之然背又所謂用夏變夷即陳良北學中國以周公仲尼之道又從孟子明言之也豈見如許行陳相兄弟用變夷之事而從之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而學之至為不善變矣孟子言今也許行乃東夷之師而學之者也所行皆非先王之正道也而子之

兄弟皆背去其已之師陳良而以學許行是亦有異於曾子不忍以有若加孔子矣我聞出自幽谷之內而有登於高大之木者未有下高大之木而入于幽谷之內者又頌閟宮之篇有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周公方且擊之今子人亦以不善變周公之所擊也蓋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而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所以則之於許行乃更變者也道者為其許之行此自相從之為不善變則學有道焉若從許行之道則市中無二價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也斷言於孟子曰夫物之不齊是物之情也至有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其不同有如此者也又然從而相比之是亂天下也

今以為上皆同之而無二價是使天下交爭而亂之也大蓋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屨而賤之而大發宜為之行言凡物之貴賤者不可以相比而同之也今許子從之道者是使天下之人皆為偽也至於治國家之理亦不可得而治矣正義曰案周南以比而貴賤大小之相若不同也許子之說也〇註神農至皇帝〇正義曰案皇甫謐云炎帝神農氏作是為炎帝也

圖云乘殺民耕蒸節也〇正義曰左傳昭公十七年云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〇註古火正曰祝融〇正義曰史記云祝融為高辛氏火正也〇正義曰禹治洪水注甲子辛日也〇士孔氏傳曰禹治水過門不入〇正義曰案史記云禹之治水也以薄衣食卑宮室致孝乎鬼神〇註稷后〇後以壇場為家上亦云孔子家〇徐氏云在魯城北上皇覽曰孔子家去城一里家塋百畝家南北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家前以瓴甓為祠壇方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〇傳言孔子弟子異國人各持其方樹來種之故世世無能名其樹者

是辟文〇五味竟種之〇管中不生荊棘及刺人草〇註魯頌閟宮之篇〇正義曰此詩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箋云戎狄文也僖公與齊桓舉義兵北當戎狄南艾荊舒楚是其辭也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徐辟孟子弟子也求見孟子欲以辯道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病我常願見之今值我病不能見也病愈我將自往見以辭却之〇〉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是日夷子聞孟子病故不來求他日往見之〉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言徐子曰今我可以見夷之矣不直言之則儒家墨家道不見我且欲直攻之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我聞夷子為墨道者墨治喪貴薄〉

而康厚夷子欲以此道易天下之化使從巳豈肯以薄爲非是而不貴之也始使夷子葬其父母厚也是以所賤之道事其親也如其薄也下言上世不葬者又何鄙足以爲戒也吾欲以此攻之者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言何謂也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之夷子名也蓋儒家若曰古之台即若愛赤子此何謂乎之以爲當同其恩愛無有差次等級親疏也但施厚之事先從己親爲始耳若此何爲獨非墨道也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親愛也夫夷子以爲人愛兄之子與愛鄰人之子等耶彼取赤子將入井雖他人子亦愛救之故謂之愛同也但以赤子無知故救之耳夷子必以愛況之未盡達人情者也故曰亦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

本而夷子二本故也天生萬物各由一本而出今夷子以他人之親與己親等是爲二本故欲同其愛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上世未制禮之時壑路傍坑壑也其父母終擧而委之棄於壑也○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蔂梩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嘬相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汗出泚泚然也見其親爲獸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泚泚然出於額非爲他人而然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蔂梩籠臿之屬可以取土者也而掩之實是其道則孝子仁人掩其親亦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孟子言是以爲墨家薄葬不合道也徐子復以告夷子夷子憮然者猶悵然也爲閒者有頃之閒也命之猶言受命教矣

疏墨者夷之至命之矣○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緣情制禮奉終墨子迺同質而違中以直正枉崇然改容而受命也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夷之治墨家之道者姓名也徐辟孟子弟子也言治墨家之道者夷之因孟子弟子徐辟而見孟子也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且待病之瘳愈我以往而見之也夷子不來此日又求見孟子夷子聞孟子以爲尚病故不求見至於他日復往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孟子見夷子不復來求見遂不得已先言於徐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微不見則不得直己之道而正之儒家先王之正道則誤而不見我且見而直己之道而正設也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至是以所賤事親也此孟子以此告徐子是其直己之道和正夷子也以其夷子既以厚葬其親而尚治其墨家之道故不知以此厚其親是儒家之正道而已孟子所以反覆直而正之乃因徐子而告之曰我聞夷子治墨家之道者也夫墨者治喪不厚恒以薄之是爲其道也夷子思以墨道以變易天下之化豈以薄其喪而不貴之者也然事夷子葬其父母以厚薄之則是以墨家所賤者而事父母之親喪也以其墨家賤掌而貴薄也徐子以告夷子徐子因孟子此言以告之夷子也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

保赤子至施由親始此又夷子以言於徐子而以墨道爲是也乃曰儒者之道有云古之人治民若保安赤子者是言何謂之乎是則以爲恩愛之道無有差等之異也但施行恩愛之道當何父母之親爲始耳我所以厚葬其親何爲獨非以墨道也之夷子自稱己之名也徐子又以夷子此言言於孟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爲人之親其兄之子至亦必有道矣孟子又言今夷子以爲愛無差等是夷子言以爲人親愛其兄之子爲若親愛其鄰家之赤子乎然彼夷子盡亦有所取而云耳故亦不足怪也彼夷子於請孺子有將入井人皆有昧惕惻隱之心故云愛無差等人以古之人若保赤子爲言也蓋其赤子匍匐將入於井非赤子之罪惡也但以赤子未有知人故不忍見隱故救之可今夷子必以此況之而遂以爲愛無差等如親其兄之子爲若親其鄰之赤子同是則親況之子於亦將將入井然後救之矣是夷子未達人情者也且天之生萬物也皆貴其由一本而於矣今夷子以此人之親與已之親同是爲有二本也又安知先王制禮而稱人之情以爲之孝傳施於父子者不以同於凡弟行於同宗者不以行於鄰救此濫上世於太古未嘗禮之時常有不葬其親者其親之死則傷舉而委棄於溝傍坑壑之中他日子過之於此見其狐狸野獸食之蠅蚋飛蟲且共嘬食其子之顙泚

泚然出汗故睨而不敢詳視夫子所以有此泚然之汗於顙而出者非爲他人而慙也故亦是而泚出此泚然而出於也以其中心有所不忍其親之如是故自中心之所痛恨改而之於面目所以有泚然之汗出於顙也蓋不忍之如此乃歸取虆梩籠臿而反土而掩之誠是其不忍其親之道也是則孝子仁人之心而掩其親亦必有道耳孟子所以言此者蓋非墨家薄葬爲非而以厚葬爲是故以直其正道矣夫以謂大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爲蠅蚋所食尚知掩之之道況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薄之墨家道而以薄葬爲是而以厚葬爲非邪夷子既以能厚葬其親而尚不知墨家之所薄爲非所以執此而直之使三耳徐子以告夷子至命之矣者徐子又因孟子此言而告於夷子夷子乃憮然而覺悟其己之罪故頃然爲閒曰其命受孟子之教命而不敢逆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五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註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有十章一章言脩禮守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二章言以道正君非禮不運稱大丈夫附意用謀善戰務勝事雖有剛心歸柔順三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苟容干祿踰牆之女人之所賤四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積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爲素餐五章言德脩無小暴慢無强六章言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言輔之者衆也七章言道異不謀斯强之段泄已甚倜之得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八章言善改非坐以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九章言憂世饑荒勤以齊之義以正之十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奇特凡此十章合上卷五章是滕文公一篇十有五章也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陳代孟子弟子也代見諸侯有來聘請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爲孟子欲以是爲介故言此介得無爲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志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己信道故言宜若可爲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虞人守苑囿之吏也招之當以皮冠而以旌故不至也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志士守義者也君子固窮故常念死無棺槨沒溝壑而不恨也勇士義勇者也元首也以義則喪首不顧也孔子奚取取守死善道非禮招己則不往也言虞人不得其招尚不往如何君子而不待其招直事妄見諸侯者何爲也已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尺小尋者尚可枉大就小而以要其利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

[illegible]刊校

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趙簡子晉卿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子幸臣也以不能得一禽故反命於簡子謂王良天下賤工之工御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聞嬖奚賤之故請復與乘強而後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以一朝得十禽故謂之良工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掌主也使王良主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王良不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嬖奚小人也不習於禮也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臧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貫習也我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同乘故請辭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孟子引此以喻陳代云御者尚知羞恥此射者不欲與比子如何欲使我枉正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見之乎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謂陳代之言過謬也人當以直矯枉耳己自枉曲何能正人

疏陳代曰至未有能直人者也○正義曰此章言招禮以正非招不往枉道富貴君子不許也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者陳代孟子弟子也謂孟子以謂今不見諸侯是宜若小其身求今一往見諸侯大則行道可以輔佐君為王小則得行道而佐君為之霸且記云枉一尺而直其一尋宜若可以為之也尺十寸為尺八尺為尋也陳代欲孟子往見諸侯故以此言問之孟子曰昔齊景公田至何哉孟子言往日齊景公田獵招其虞人以旌旃招之如有虞人不至者則將殺之虞人掌山澤苑囿之吏也然而志士守其義者常念雖死無所恨在於溝壑之中而不謹也勇義之士念雖喪其首而且不顧也孔子於此所以取焉孟孔子以取非其所招而能不往者也如此則虞人不得與所招之禮尚且守義雖死而且不往應其招如何為之君子曰以不待所招聘而往見諸侯是何為哉蓋先王制招聘之禮旌所以招其大夫者虞人之招但以皮冠而已今齊景公以旌招虞人虞人守其職分所以雖死而不往也孟子引此意以謂今之諸侯所以聞其能招也若又非招已之所招而許之也故我何往見之哉所以不往見之也且夫枉尺而直尋者至亦可為與孟子又言之且夫子今以謂枉其尺而直其尋以利言之而已如以利為之雖枉其尋而但直其尺而利亦可得而為之耶孟子所以言之以此者蓋謂我苟志於利雖直尋而直尺我亦為之況子以謂枉尺而直尋乎本其我志於分義不肯枉道以徇利所以不敢枉己而求見於諸侯也以良見之諸侯但為之富利若夫枉尺而直尋下為也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孟子又引往者晉卿趙簡子嘗使其御人王良與幸人奚乘而敗然日而不能得一禽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天下之賤工師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能復之或有人以嬖奚報簡子之言為王良之賤遂告王良王良聞之故請復與嬖奚乘而敗強而後可王良強嬖奚乃肯行一朝而獲十禽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言一日遂得十禽

嬖奚乃反命報於簡子曰王良乃天下之良善工師也非賤者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至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趙簡子言於嬖奚曰我使王良與女乘於是簡子謂王良而使之良乃不肯遂言於簡子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我與嬖奚驅馳而終日而不能獲其一禽為之詭遇而横射之止一朝而以能獲之十禽且詩小雅車攻之篇有云不失其馳驅之法而所中者應矢而死如破矣此君子之所射也我今不慣與嬖奚小人同乘而敗也故請辭之不與掌乘御者且羞與射者比至未有能直人者也孟子引至此乃自為之言曰夫王良但為之御者且尚能羞恥與嬖奚之射者比雖使王良與嬖奚比之如得禽獸若丘陵之多亦必不屑之何如哉今子欲使我枉己失道而從彼驕慢諸侯而往見之是何如哉且子言此者若枉己之過也如枉己之正道者未有能直其人者也以自正己之道然後可以直人矣是亦揚子所謂詘道而伸身雖天下不可為也同意○註招虞人以皮冠○正義曰經於萬章篇云萬章問孟子招虞人何以孟子曰以皮冠是其文也○注趙簡子晉卿至工師○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趙景公卒趙鞅為簡子為晉卿晉出公十七年卒張華云簡子家在臨水界家上氣成雙闕○註詩小雅車攻之篇○正義曰此篇蓋言宣王復古也我

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謂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二矢發則中如錐破物也○註伯哭亦不屑就也○正義曰此乃公孫丑篇末之文也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孟子時人為縱橫之術者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常佩五國相印為從長秦王之孫故曰公孫張儀合從者也一怒則構諸侯使強陵弱故言懼也安居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熄也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匡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安得為大丈夫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

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廣居謂天下也正位謂男子純乾正陽之位也大道仁義之道也得志行正與民共之不得志隱居獨善其身守道不回也淫亂其心也移易其行也屈挫其志也三者不惑乃可以為之大丈夫矣

疏此章言以道匡君非禮不運故云妾婦以況儀衍者也景春曰至此之謂大丈夫○正義曰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景春與孟子曰公孫衍張儀二者豈不實為大丈夫之人哉夫二人一怒則諸侯懼之以其能使強陵弱故也安居處而不用辭說則天下兵革於是乎熄成是二故以此遂謂二人實為大丈夫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至妾婦之道孟子荅之景春曰二人如此安得為之大丈夫乎子未常學禮也夫禮言丈夫之冠也父則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則命之孟以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也以女子之婿婦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女子曰雖性女之家必當敬其男姑亦必當戒敬以貞潔其已無違遵徹夫子以其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

違為正而已則妻婦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貞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實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孟子所以引此妾婦而言者蓋欲以此妾婦比之公孫衍張儀也以其二人非大丈夫耳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導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君諫毀衡辯言無不陰宣怒可否勢無不行雖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未免夫此人以順為工者也是則妾婦之道如此也豈足為大丈夫乎居天下之賢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至此之謂大丈夫孟子言能居仁道以為天下之廣居立禮以為天下之正位行義以為天下之大路得志達而為仕則與民共行乎此不得志則退隱獨行此道而不回雖使富貴亦不足以淫其心雖貧賤則亦不足以移易其行雖盛世而加之亦不足以屈挫其志夫是乃得謂之大丈夫也今且以公孫衍張儀但能從人而不知以此正其已是則妾婦以順為正之道固不足以為大丈夫者焉○註景春至華熄也○正義曰云景春孟子時人經傳未詳公孫衍魏人也號為犀首為秦王之孫故曰公孫者史記云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名衍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魏王所以欲貴張儀者但欲得韓地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委焉以為衍功則

魏必圖秦而棄儀後相衍犀首儀去復相秦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從長司馬彪曰犀首者魏之官名若今虎牙將軍是也張儀者案史家本傳云張儀魏人也嘗事鬼谷先生後相魏而卒凡此是皆公孫衍張儀之事矣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魏人也問君子之道當仕否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質臣所執以見君者也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仕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爾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公明儀賢者也言古人三月無君則弔明當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乃弔於三月無君何其急也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絜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

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諸侯耕助者躬耕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粢盛粢盛絜也夫人親執蠶繅之事以率女功衣服祭服不成不實肥腯也推辭也言惟士祿之上無圭田者不祭牲必特殺故曰殺皿所以覆器者也不祭則不宴猶喪人曰不亦可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周霄問出疆何為後載質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魏本晉也周霄曰我晉人也亦仕而不知其急若此君子何為難仕君子謂孟子何為不急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

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言人不可觸情從欲須禮而行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言古之人雖欲仕如不由其道亦與鑽穴隙者無異

疏 周霄曰至鑽穴隙之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務仕思播其道達義行仁待禮而動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周霄問孟子曰古之君子欲為仕乎否孟子曰仕傳曰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者此孟子荅之以為古之君子欲為仕也傳文有云孔子三月不得佐其君則心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也出其疆必載質而行贄者如所謂三帛二生一死之贄也臣所以執此而見君也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又引公明儀亦云古之人三月天時之一變如不得佐其君乃弔問之明其欲仕也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周霄怪此言復問之曰三月無君則弔問之不以失之大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至亦不足弔乎孟子又荅之曰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如此三月無君則弔豈足謂之急歟且禮有云諸侯躬耕藉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

給其粢盛後繅夫人乃親蠶繅以為之祭服如犧牲成肥腯粢稻無以致陳衣服[illegible]皿時備則不敢以[illegible]宗廟惟士之失位無田祿者則不祭[illegible]皿亦[illegible]不以祭也非時不識祭又且不敢以其粢盛如此云亦不足弔乎之急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illegible]喪人孔子[illegible]司徒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之[illegible]士之[illegible]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illegible]出疆必載其質是如之何曰士之仕也[illegible]士之出疆舍其耒耜哉孟子[illegible]之耕[illegible]士之仕[illegible]以出疆[illegible]士之出疆猶農夫之耕也[illegible]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之急[illegible]周霄又問孟子曰今之晉國亦可為仕之國[illegible]有仕者如此之何[illegible]是如之何[illegible]之有家[illegible]母之心人皆有之[illegible]丈夫之生[illegible]而願為之有室[illegible]之有家而曰丈夫之[illegible]事之[illegible]

而[illegible]父母其[illegible]室家[illegible]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而相窺踰牆而相從[illegible]父母[illegible]國人亦且皆賤之而又惡其不由其道而往者[illegible]之[illegible]父母之[illegible]相[illegible]孟子所以[illegible]以此[illegible]而[illegible]二以生一君至[illegible]一死[illegible]以[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也其[illegible]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泰甚也彭更孟子弟子孟子居三十輛多而傳食於諸侯之國得無為甚泰者也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簞笥也非其道一笥之食不可受也子以舜受堯之天下為泰乎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曰不以舜為泰也謂仕無功而虛食人者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孟子言人當通功易事乃可各以本其用梓匠木工也輪人輿人作車者也此人乃得食於子之所作矣則僅以木之往化梓匠輪輿是其所能易食也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入則事親孝出則敬長悌守德此行先王之道以待之士可以化俗者若此不得食悌之孫子何尊梓匠而賤此也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以爲君子志食祿也亦但志食也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孟子言論以食功乎

[illegible]曰食志彭更以爲當食志也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言人但破瓦畫地則復墁滅之此無用之爲也子寧食之乎則自反曰否彭更曰不食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曰如是則子果食功也非食其志也

疏彭更問曰至食功也○正義曰此章言百工食力以承養賢者尚其國之治移風易俗其功可以國食諸侯不爲素餐也彭更問以後車[illegible]有以以傳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彭更弟子問孟子以[illegible]里有數十乘之多從者數百人之衆以傳食於諸侯不以爲泰乎傳食者言以君子食於諸侯事之又食於孟子更之何食之謂皆出於諸侯之所以耳故云傳食諸侯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若舜受之天下不以爲之泰乎今以傳食於諸侯爲之泰以其不足爲泰也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彭更又言否不以爲泰而言此言以士之無功事於諸侯國不可虛食於諸侯也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至於輿人之徒子又告之曰今且以子言之而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飢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本其事梓則梓人識其器械以制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輿人作車輿以承載是皆得食於子矣事其功者盡所作以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孟子所以言之者蓋謂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況有君子之道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故以下又言之於此有人焉入則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是子又言今有人焉入於閨門之內則以孝爲之出於鄉黨州閭之間以悌爲之其行先王仁義之道以待學於後之學者是有功於道者也而乃不得食於子是則子何獨尊於梓匠輪輿小人之功而以輕爲仁義者有功於道者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君子之爲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彭更又以此言於孟子曰彼梓匠輪輿者是其有志將以此事而求食者也今以君子之爲於道其志亦將以爲道而求食歟彭更之意以謂君子志於道不志於食故以此問乃問孟子也曰子何以其志爲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然以子言之則子今有食於人者是則食其有志於爲食者乎是則食其有功者乎曰食志彭更又答之以爲有食則食其有志於求食者矣曰有人於此毀瓦

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孟子又欲排之故以此論之言今有人於此但以毀破其瓦而畫墁之又復墁漫之畫其志將以此求其食也則子食之乎曰否彭更以爲如此者不食之也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孟子乃言之曰然是則子非食其有志於求食者也是則食其有功者也以其毀瓦畫墁但有志而無功者如彭更不食之是則知彭更是亦食其有功者矣然則孟子志非欲傳食於諸侯而諸侯所以食之者亦以孟子有功而已矣○注周禮梓人之匠正義曰此蓋[illegible]以下皆周禮之文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仁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萬章孟子門人也問宋何如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葛夏諸侯嬴姓之國放縱無道不祀先祖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

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肉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甚也書尚書逸篇文仇怨也言湯伐葛伯怨其害此餉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四海之內民皆曰湯不貪天下富也爲一夫一婦報仇也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載始也言湯初征自葛始也十一征而服天下一說言當作再字再十一征而言湯再征十一國再十一凡二十二國也書逸篇也民曰待我君來我則無罰矣言望而止不止不以有軍事征故不行也不使芸者變行也有攸不惟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從有攸以下道周武王伐紂時也皆尚書逸篇之辭也攸所也言武王東征安天下士女小人各有所執以迎其類也不惟念臣子之節篚厥玄黃諸侯執贄二之言周王見休善使我得附就大邑周家也言武王之師救殺民於水火之中討其殘賊也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太誓古尚書百二十篇之時泰誓也我武王用武之時惟鷹揚也侵紂之疆界則取于殘賊者以張殺伐之功也民有簞食壺漿之狀止於湯伐桀爲有光寵美武王德優前代也今之尚書泰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泰誓皆古泰誓也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萬章憂宋迫於齊楚是不得行王政故孟子爲陳說湯周武之事以喻之能行之天下思以爲君何畏齊楚之國焉〇疏萬章問曰至齊楚雖大何畏焉〇正義曰此章言修德無小暴慢無強也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者萬章問孟子言宋國小國也今將欲行王者之政齊楚大國惡而伐之則宋國當如之何而孟子答之曰湯居亳與葛爲鄰至此之謂也者孟子答之曰湯王居亳地與葛爲鄰國葛伯放而不祀湯王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其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爲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以助其粢盛又從而殺之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者葛伯殺之而奪其食書云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爲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爲匹夫匹婦復讐也者孟子又言湯之所以征葛伯者以其殺是童子故征之是以四海之內皆曰湯王非富天下也是爲天下一匹夫匹婦復讐之人也湯始征自葛至後來其無罰者言湯王初征自葛國始十一征而天下無敵者東面而征其西夷之人怨南面而征北狄之人怨曰何爲後我是其民皆望湯之來若大旱之時人望其雲霓而不見也故湯王其君而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又能喜悅之書云民待我君之來我君來則無罰矣一說云十一征當作再十一征言二十二國也再字不足以當之者以十二征二十二國也有攸不惟臣至于湯有光者此皆尚書之文也言殷之民有所征之則女則爲之士女篚厥玄黃以明周王見休美惟臣皆得附就于大邑周家也故其君子實則以玄黃之帛以迎其君

子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是各從其類也武王之師救
中有君子有小人故商民有君子有小人迎之者也言武王
所以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君子小人其迎民者也今尚書
乃曰昭我周王而此乃曰紹我周王臺紹者也民皆以
黃之帛寔於篚而隨武王之師後而迎之也蓋周武王者即
武王也然以其玄黃於篚者蓋天謂之玄也謂之湯武王能
華夏之不而泰之是不能如天地以覆載以養民若也又言
女昔以其求王所以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揚之士大夫亦
之女亦月俘之故曰綏厥士女大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
即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此古之大誓篇之文又則取于
鑿有云我武王用武之時惟懼湯也侵于紂之疆則取于大
殘賊者於是殺伐之功用張之行之故比于湯王伐桀雖大時
有以光于前代也不亦宜乎王武云爾苟行王政故至齊楚雖大何
畏焉孟子於此乃曰今宋國不行王者之政則四海之內皆舉首而
伐之爾如宋國苟能行其王者之政齊楚二國雖大然何畏之有〇
引頸而望之欲以爲之君也〇正義曰案地理志云梁國爲宋國
註葛夏諸侯嬴姓之國〇正義曰案地理志云梁國寧陵有葛鄉
陵有葛鄉葛亦引之而證史記云亳在梁國穀熟爲南亳湯都也
書曰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
穀其土地山川及宗廟神祇皆不祀之湯乃始伐之言伐始於葛也

也書云於是乎湯征今尚書仲虺之誥曰乃葛伯仇餉初征
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孔傳云葛伯游
行見農民之餉於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
湯爲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西夷北狄舉遠
以言則近者著矣曰奚獨後予者盡怨之辭也〇注匪厥玄黃至有
數下至殷已〇正義曰云篚厥玄黃謂諸侯執玄黃之幣二
之帛者盡云諸侯田子執贄公之孤執皮帛附庸之君入爲是
帛也雖云青云三帛之繅此亦周禮鍾氏有三入爲纁故
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戴不勝宋臣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孟子假喻有楚大夫欲使其子學齊言曰使齊人傅之不勝曰使齊人傅之曰一齊人傅之當使齊人傅之使傳用之邪衆楚人咻之雖日撻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言使一齊人傅相之衆楚人咻之咻之者讙也如此雖日撻之欲使齊言不可得矣言寡不勝衆也莊嶽齊街里名也多人處之數年而自齊也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孟子言戴不勝常言居州宋之善士也欲使居於王所如使在王所者小大皆如居州則王誰與爲不善者也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言如一薛居州

者皆非居州之疇王當誰與爲善乎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而能化之也周之末世列國皆僭號自稱王故曰宋王也
疏孟子謂戴不勝至如宋王何〇正義曰此章言
人在所變化故諺曰白沙在涅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故曰直之類也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
之臣也姓戴名不勝孟子謂之曰子今欲子之宋王爲善
我今明言而告子且假今有楚國之大夫於此欲使其子
學齊人之言則當使齊人傅諸使楚人傅諸
不勝荅之以爲當使齊人傅相之孟子又言如使一齊人傅
相其子衆楚人咻之雖日加撻其子而求其子爲齊言
齊言也不可得已如引其子置之齊街里之間數年雖日撻
如楚言而求其子言楚亦不可得也孟子又謂薛居州善士也
至如宋王而何孟子言今不勝謂薛居州善士也使
於宋王之所如在宋王之所者長幼卑尊皆如薛居州
者也則宋王誰與爲不善者也如在宋王之左右長幼卑尊
非薛居州之善者則宋王誰與爲善今以一薛居州不能
其所於宋王爲其能如宋王何以其一人之寡不能勝
其衆也故孟子所以齊人楚人而比喻之也薛居州宋國之
善士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六下

滕文公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肯每應諸侯之聘不見之於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古者不爲臣不肯見不義而富且貴者也）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孟子言魏文侯魯繆公有好善之心而此二人距之太甚迫窄則可以見之）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魯大夫也孔子士也）陽貨矙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矙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矙視也陽貨視孔子亡而饋之者欲使孔子來荅恐其便荅拜使人也孔子亦矙其亡而荅心不欲見陽貨也論語曰饋孔子豚孟子曰蒸豚非大牲故用熟饋也是時陽貨先加禮豈得不往見之哉）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脅肩竦體也諂笑強笑也病極也言其意苦勞極甚於仰夏之月治畦灌園之勤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未同志未合不可與言而與之言謂之失言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由子路名子路剛直故曰非由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已矣（孟子言由子路之言以是觀君子之所養志可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疏】公孫丑問曰至可知已矣○正義曰此章言道貴不可諂不迫斯已然已甚偏亡得其宜正己直行不納於邪諂不迫斯爲上也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丑怪孟子不見諸侯故問之曰不見諸侯其義謂何也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至可知已矣孟子荅之公孫丑言古之不爲臣者不肯見不義而富貴者也如段干木踰垣而避魏文侯於外泄柳閉門而拒魯繆公於內然皆不見之者是皆安侯於公而況見已甚迫切斯可以見矣然干木泄柳且不見之耳陽貨欲賢見於孔子而畏孔子惡己之無禮而不見之意已謂己爲大夫而有遺賜孔子伺爲之亡往不得受其遺賜於其家則以往謝其門故陽貨揣孔子不在遂饋送孔子蒸豚之禮然而孔子至後亦以揣陽貨不在乃往其門而拜謝之故當是之時陽貨宜先不得卽孔子以其不合觀孔子不來乃饋蒸豚又孔子所以不笑見亦復其亡而往謝之也蒸豚熟豚也曾子又有云脅肩諂笑竦縮其身強容不笑者其勞苦有甚於夏之日大月而畦園也治畦曰灌園也子路有云未合其志而與之言觀色也赧赧然面赤心不正者非我之所知也由子路自稱名也孟子曰由此論者觀之則君子之所養以義可得而知矣蓋觀此言者論之孟子必荅孫丑以此者則孟子不見諸侯是亦今之一也孫丑乃不知之奈之何哉今丑以孟子不見諸侯亦以干木泄柳陽言者蓋謂魏文魯繆二君欲見之二子如此之迫切而二子尚不見之而況已往見諸侯敘以以陽貨爲言者蓋謂孔子不見陽貨而乃陽貨自取之閒今已之不見諸侯者亦以諸不不固於者矣以以曾子所歸而言者蓋謂已如往見諸侯亦是曾有諂笑者也以以子路所謂而言者蓋謂已如執是諸侯亦是不同而觀其色赧厥然之人也此孟子所以執此而喻其意於公孫丑也說文云畦菜畦也莫在卽園也○注論語曰饋孔子豚○正義曰案孔安國傳云陽貨欲使孔子往謝故遺孔子豚陽貨陽虎也名虎字貨爲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欲見孔子將使之仕也豚之小者故論語云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凡此是荅陽虎也○注子路剛直○正義曰案孔子弟子列傳云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是爲剛直也後死於衛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戴盈之宋大夫問孟子欲使君去關市征稅復古行什一之賦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之待來年然後復古何如）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攘取也取自來之物也孟子以

此爲前知攘之惡當即止何可損少月取一雞待來年乃止乎謂盈之之言若此類者也

〔疏〕戴盈之曰至何待來年○正義曰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爲之罪重於故譬猶攘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戴盈之卽戴不勝字盈之也爲宋國之大夫問於孟子曰欲使宋君去關市之征我今年未能盡去且使輕取之以待來年然後盡去之如之何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至何待來年者孟子以此諭之以荅盈之之言非也言今有人日日攘取其鄰家之雞者或有人告之曰此攘雞乃小人盜竊之道非君子大公至正之道也乃曰請損之但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止而勿攘今子如知宋君取關市之稅爲非義若此攘雞之非道然可速而止之耳何可待來年然後已乎此孟子所以告之是耳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

公都子孟子弟子外人他人論議者也好辯言孟子好與楊墨之徒辯爭

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言我不得已欲救正道懼爲邪說所亂故辯之也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營窟

天下之生生民以來也夫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盛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定居卑下者於樹上爲巢若鳥之巢也上者高原之上也鑿岸而營度之以爲窟穴而處之

書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

尚書逸篇之水逆行洚洞無涯故曰洚水也洪大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

禹治洪水通之掘地而注之海也菹澤生草者也今青州謂澤有草爲菹水流行於地中去之民人得高平之地故遠險阻也水去故鳥獸害人者消盡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

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

暴亂也亂君更興殘壞民室屋以其害爲汙池棄五穀之田以爲園囿長逸遊而棄本業使民不得衣食有飢寒並至之厄其小人則放辟邪侈故作邪僞之說爲姦寇之行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也至紂之世田獵不已故禽獸衆多縱之持也

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

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大猶舜放四罪也滅與紂共爲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方曰王來自奄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

書尚書逸篇也丕大顯明承繼烈光也言文王大顯明王道武王大纘承天光烈佑開後人謂成康皆行正道無虧缺也此周公輔相以撥亂之功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世衰道微周衰之時也孔子懼正道遂滅故作春秋因魯史記設素王之法謂天子之事也知我者謂我正王綱也罪我者謂時人見彈貶者言孔子以春秋撥亂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

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興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以干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橫議於世也

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

有饑莩此率獸而食人也公明儀魯賢人言人君但崇庖廚養犬馬不恤民是為率禽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言仁義塞則邪說行獸食人則人相食此亂之甚也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閑習也放[illegible]也言[illegible]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與上篇同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illegible]膺夷狄之人懲害人之猛獸也亂臣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詩云戎狄是膺荊舒

是懲則莫我敢承此詩已見上篇說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膺也是周公所欲伐擊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我亦欲正人心距詖行以奉禹周公孔子也不得已而與人辯耳豈好之哉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自謂能距楊墨也徒黨也可以繼聖人之道謂名世者也故曰聖人之徒也

疏孟子曰予豈好辯哉至聖人之徒也○正義曰此章指言憂世撥亂勤以濟之義以匡之也公都子問孟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與楊墨之徒爭辯敢問是何如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孟子言之曰我豈好與人爭辯之我但欲正人心不得已所用辯之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至此者為甚當孟子言天下之生民以來至于今以久矣其間一治一亂其多當堯之時水逆勢流[illegible]濫於中國蛇龍由是居處於其間民無所定其居處以[illegible]下者乃於國上為巢如鳥之巢也上者為營窟高原之上者乃為穴處而處之書曰洚水警余洚水洪水也使禹治之禹

掘地而注之海至黃後人得平土而居之言尚書逸篇之文以洚水警戒我此蓋舜言故爾余我也孟子引之故自解之洚水言洚水則洪大之水也故舜使禹治其洪水禹乃掘地因其勢而疏注之海又驅逐蛇龍而放之菹菹澤生草之所也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氾逆所謂導江導淮導河導入于海[illegible]險阻既以遠去而無[illegible]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皆得平坦之地而居之所謂水逆行[illegible]中國蛇龍居之[illegible]矣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至乃紂之身又至成王以正其[illegible]者孟子言自堯舜沒之後聖人所行之道衰廢暴虐之君更興乃毀壞民之宮室以為污池而民皆無所安居休息又棄五穀之田以為之園囿而遊樂乃使民不得衣食又民有飢寒其小人皆放辟邪侈之為甚之行作園囿污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為大亂周公乃相武王誅伐其紂又伐奄國終始之三年討殺其君[illegible]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illegible]與紂共為之亂之國者有五十[illegible]驅虎豹犀象之獸而遠去之天下之人已皆大悅[illegible]書所謂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無缺與蓋言大顯哉文王之謀丕承哉武王之功烈佑助開

人皆以正道行之無虧缺也後人[illegible]成王康王在後者也世衰道微邪說暴行又有起作孟子又言臣弒其君者[illegible]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於此時乃懼而作春秋[illegible]春秋天子之事也[illegible]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illegible]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illegible]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illegible]無父無君是禽獸也非人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illegible]孟子又引公明儀之言[illegible]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為此懼又至吾言矣孟子又言楊墨之道不息[illegible]孔子之正道不得明是邪說誣其民充塞其仁義之道也仁義既以邪說充塞而距之則不率獸食人而人亦將相食也孟子言我為此懼[illegible]

防閑衛其先聖之正道而排斥拒其楊墨放逐其淫辭使邪說者不得與作然此所謂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此蓋孰在上綿此更不發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此皆孟子言至於此又復自堯至於孔子再詳總說之也言在昔自堯使禹以治其水而天下於是乎得平安至周公相武王誅征夷狄驅逐暴亂而人民於是乎得寧靜以至孔子作成春秋而褒貶著而亂臣賊子於是乎恐懼之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孟子言如是則無父無君者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言我今亦欲正其人心止息其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禹周公孔子三聖者豈好辯哉不得已也然而能言拒楊墨者亦聖人之徒也〇註自堯時洪水通九州又從東南通於兗州兗州既達又從西南通於青州青州既達又北通於徐州徐州既達又從荊州既達又西通於梁州

梁州既達又從梁而北通於雍州雍州既達於是又通乎冀州冀州乃帝都也凡此是皆禹通之耳〇註云奄東方無道國至王來自奄正義曰案鄭玄云奄國在淮夷之北[illegible]而踐奄王也伐奄者孔安國云周公歸政之明年淮夷奄又叛[illegible]又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illegible]是也〇註禹三過其門[illegible]出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揚雄云禹手足胼胝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動於為主民言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匡章齊人也陳仲子齊一介之士窮不苟求者是以絕糧而餓也螬蟲也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巨擘大指也比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指中大者耳非大器也蚓丘蚓之蟲也充滿其操行似蚓而可行者也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蚓無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一介亦猶蚓也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孟子問匡章仲子豈能必使伯夷之人築室粟乎若食之邪抑亦得盜跖之徒使作也是故未可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曰惡人作之何傷哉亦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纑以易食宅耳緝績其麻曰辟練其麻曰纑故云辟纑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

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避兄離母處於於陵孟子言仲子齊之世家大夫之家兄名戴為齊卿兄食采於蓋祿萬鍾仲子以為事非其君行非其道以居富貴故不義之處於於陵也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鵝者己頻顣曰惡用是鶃鶃者為哉他日異日也歸省其母見兄受人之鵝而非之曰仲子也頻顣不悅曰安用是鶃鶃者為乎鶃鶃鵝鳴聲他日其母殺是鵝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鶃鶃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異日母食以鵝不知是前所頻顣者也兄疾之告曰是鶃鶃之肉也仲子出門而哇吐之孟子非其不食於母而食妻所作

蟺易食也不居兄室而居於於陵人所築室也是尚能充人擬乎蚓之性然猶可以充其操也是以孟子喻以丘蚓而比諸巨擘不已【疏】匡章曰至而後充其操者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耿介特立可以激濁不可常法者也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至目無見者匡章齊國之人也仲子齊國一介之士也匡章謂孟子曰陳仲子之爲人豈不誠爲廉士哉言仲子居處於於陵之地三日無食故不求食以至飢餓使耳聾而無聞目無所見井里之上有李果爲螬蟲所食者其實已過半矣乃匍匐往而取食之食至三咽然後耳方有所聞而不聾目乃有所見而不盲言仲子之至如此之甚尚不肯苟求於人是所謂豈不誠廉潔之士哉孟子曰於齊國之士至下飲黃泉孟子言之以謂於齊國之衆士中吾必以陳仲子但如拇指之大者耳雖然大指又安能爲廉潔之士哉如充其仲子之操守則必似丘蚓而後可行也故蚓但本食其槁壤之土下飲其黃泉之水是謂極廉矣今仲子所居處之屋且以爲伯夷之所築而居之歟抑亦即盜跖爲利者之所築而居歟仲子所食之粟米且以伯夷之所種而食歟抑亦即爲盜跖之所種而食歟故孟子以此問之匡章乃曰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歟亦盜跖之所築歟所食之粟伯夷之所種

歟抑亦盜跖之所種歟然孟子必以伯夷言之又必以盜跖言之者蓋謂伯夷之清最爲廉者盜跖最爲貪利者而仲子以不能使伯夷之族築室樹粟乃居食之也但亦盜所築歟也而居食之也言兄謂之廉士當然曰是未可知也以其所亦盜跖所築之與也若未可得而知也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纑以易之也匡章又言於孟子曰此何傷於仲子爲廉哉言雖盜跖之徒而築與之而仲子所居食之亦不足以害仲子爲廉潔之士也以其彼仲子親織其草屨妻纑績其麻以更易室與粟而居食之也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至歸而後可充其操者也孟子又言仲子者乃齊國世卿大夫之家也其仲子之兄名戴者食采於蓋之邑祿有萬鍾之多仲子乃以兄之祿爲不義之祿而不食以兄所居之室爲不義之室而不居遂避其兄離去其母而自處於於陵於陵齊之別邑也異日歸省其母兄有饋遺其兄之生鵝者乃頻蹙不悅而言曰惡用是鶃鶃者爲哉又至異日其仲子之母乃殺此鵝與仲子而食之其仲子之兄自外而歸至見仲子食此鵝肉乃兄告之曰此是前日所饋鶃鶃者之肉也仲子覺爲鵝肉出門外哇而吐之以其母所殺之食而且不食乃食其妻子所作爲而易所食而食之以兄所居之屋而且不居乃以於陵之人所居之室而居之如此尚何能充爲人之類乎若仲子者但如蚓之性然後可充其所操也孟子意謂仲子之廉以此是不足爲廉者矣人安可得而法之邪匡章子所以言仲子爲廉士者以其欲則法之宜孟子以是言而比喻巨擘丘蚓之類而擯拒之也巨擘大指也○注緝績其麻曰辟練麻曰纑○正義曰釋名云辟分擘也纑布縷也是知爲緝績練麻也○食采於蓋○正義曰蓋齊之下邑也公孫丑之篇亦有說焉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六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離婁章句上　凡二十八章

趙氏註　孫奭疏

離婁者古之明目者蓋以為黃帝之時人也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索之離朱即離婁也能視於百步之外見秋毫之末然必須規矩乃成方圓猶論語述而不作言而好古故以名篇

疏 正義曰前章首論滕文公問以古道故以滕文公題篇次於公孫丑問政謂其為政莫大於反古道 [illegible] 孟子首言離婁之明 [illegible] 凡二十八章趙氏分之以為上下卷此卷有二十八章而已一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 [illegible] 二章言 [illegible] 十二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十三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 [illegible] 孔子重人命之至者 [illegible] 二十一章言 [illegible] 二十二章言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二十四章言學師 [illegible] 二十六章言 [illegible] 二十七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 [illegible] 二十八章言天下之富貴不若得意於父母 [illegible]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公輸子魯班魯之巧人也或以為魯昭公之子雖天下至巧亦猶須規矩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師曠晉平公之樂大師也其聽至聰不用六律不能正五音六律陽律大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黃鍾也五音宮商角徵羽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當行仁恩之政天下乃可平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詩大雅假樂之篇愆過也所行不過差矣不可忘者以其循用舊故文章遵用先王之法度未聞有過者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盡己目力續以其四者方圓平直可得而審知故用之不可勝極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音由律正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盡心欲行恩繼以不忍加惡於人之政則天下被覆衣之仁也**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仁者能由先王之道不仁逆道則自播揚其惡於衆人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愚人

幸亦寖遲也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亡在朝夕然後有則是言國無禮義必亡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詩大雅板之篇天謂王者蹶動也言天方動汝無然沓沓但為非義非禮背先王之道而不相匡正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為堯舜行堯舜之仁是為恭臣陳善法以禁閉君之邪心是為敬君言吾君不肯不能行善因不諫正此為賊其君也故有恭敬賊三者之義

疏孟子曰離婁之明至吾君不能謂之賊○正義曰此章言雖有巧智猶須法度國由先王禮義為要不仁在位播越其惡雖君不諫謂之賊明上下相須而道化行也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者公輸子魯般魯之巧匠也孟子言離婁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公輸子其性雖巧然不以規矩之度不能以成其方員之器規所以員也言物之員者皆由規之所出也矩所以方也言物之方者皆由矩之所出也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者師曠樂官名也孟子又謂師曠其耳雖聰善能審音然不得六律以和之則不能正其五音也六律五音大略既詳有矣則無射黃鍾是六律也宮商角徵羽是五音也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堯舜二帝唐虞之盛者也然而不以仁政故不能平治天下故不能平治天下而寒疑為之功矣以其天下平治由仁政之施也如暢之方員必由規矩之所出五音之正由六律以和之者也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聞四方然而民者不得蒙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它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為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聲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為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

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復言之者也徒善不足以為政蓋謂雖有先王之道而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蓋謂雖有規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規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後能成其方員正其五音也堯舜之所自不足以為之必待人而行之然後能平治天下而為法於後世也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道而過者未之有也者孟子引大雅假樂之篇文而云也蓋謂不愆違不忘去其故舊典章皆循而用之未有過失者也故復言之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典章者知先王之法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為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竭已自力而視續以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故其用之不可勝極也蓋規所以能員矩所以能方準所以能平繩所以能直故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盡其耳力而繼之又續以六律而正五音故其用亦不可勝極也蓋六律所以正五音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者孟子又言聖人既已能盡心之所思慮續以施其不忍人之政則仁恩德澤足以覆蓋於天下矣無他以其仁恩廣大矣故云覆天下故曰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者孟子言至於此又所以復言之者也蓋譬言人之欲為高者必因其丘陵而為之也為下者必因其川澤而為之耳無它以其丘陵之山其本高矣川澤之地其本下矣言為政於天下皆而不因先王之道為之豈足為之智者乎言不可謂之智矣以其先王之道是為之所本隋也智足以有知苟為政而不知以先王之道為本豈謂之智乎大抵孟子言規矩準繩六律者皆譬而喻也而言也譬如孟子長於譬喻者則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者孟子於此章其譬喻乃曰是以惟仁者之君宜其貴高位為尊也不仁之君而處高位是其貴高位而播揚其惡於人民之眾矣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者孟子言上之為君無道術以度率其下下之為臣無法度以守其職朝廷之士皆不信其道德百工之作皆不信其度量君子之人以之犯其義所其小人之人以之犯其刑然而如此而國尚有而不亡所者以其僥倖得存焉故云幸也蓋少有存者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者孟子言至此所以復言之此故云城郭須當而不完兵甲之器少此非為國之災害

也言野荒無而不闢貨財竭盡而無聚此非為國之害
也然而上之為君無禮法以檢制下之為人臣不學法度以
守職賊民相殺戮以之興起是則國之喪亡興在朝夕無復
有日矣詩云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事君無義
進退無禮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沓沓也者自天之方蹶至
泄泄猶沓沓也是詩大雅板之篇詩也自事君至沓沓也是
孟子自解上云沓沓之義也其詩蓋言王者方動而為非為
之臣者無更沓沓以復為非禮義以事其王者也故曰天之
方蹶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蹶動也天謂王者也泄泄則
沓沓是也孟子復自辭之言事君以無義之事事之其進退
無禮即其言則非先王之道而為言者是若沓沓者也以其
當廷正其君不可復長君之惡耳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者孟子言至於此所以又
復言之者也故云君之有難惡當責之以善能責君難惡以
為之善是為恭臣恭其君也陳之以善事而閉其君之邪心
是謂敬其君者也知不責君之欲不陳善而閉君之邪而
曰吾君不能行善因不諫正之者是謂殘賊其君者也故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注曰
公輸子至規矩也正義曰案墨子云楚欲攻宋墨子聞而
往之見楚王曰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子天

下之巧工作為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
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
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乃止至不攻是公輸魯般也
或云是魯般公之子也○注師曠晉平公之樂太師至聰也
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晉平公鑄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師
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
知音者將知不調臣竊為恥之至師涓果知鐘之不調是師
曠善聽為晉平公之樂師也云六律陽律太簇姑洗蕤賓夷
則無射黃鐘案律曆志云呂不韋春秋言黃鐘之宮律之本
也下生林鐘林鐘上生太簇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
姑洗下生應鐘應鐘上生蕤賓蕤賓下生大呂大呂下生夷
則夷則上生夾鐘夾鐘下生無射無射上生中呂淮南王安
廷致儒生博士亦為律呂云黃鐘之律九寸而宮音調因而
九之九九八十一故黃鐘之數立位在子太簇其數七十二
姑洗之數六十四蕤賓之數五十七夷則之數五十一無射
之數四十五以黃鐘太簇為商姑洗為角角生應鐘不比工
音故為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為繆曰冬至音比林鐘
浸以獨曰夏至音比黃鐘浸以清以十二律應二十四時之
變甲子大呂之徵也丙子夾鐘之羽也戊子黃鐘之宮也庚
子無射之商也壬子夷則之角也其為音一律而生五音十
二律為六十音因而六之六六三十六故三百六十五日以
當一歲之日故律之數天地之道也凡此則以律正五音之
謂也○注詩大雅假樂之篇○正義曰愆過也率循也
言成王之令德不過誤不遺失循用舊典之文章舊典謂周
公之禮法也○注云詩大雅板之篇○正義曰箋云蹶動
也泄泄猶沓沓也箋云天斥王也王方欲艱難天下之民又
方更變先王之道無沓沓然為
之制法度違其意以成其惡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至極也人事之善者莫大取法於聖人猶方員須規矩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堯舜之為君臣道備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弒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于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詩大雅蕩之篇也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以前代善惡為明鏡也欲使周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

疏孟子曰規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法則堯舜監戒桀紂也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聖人人倫之至也者孟子言規矩所以為方員之至者以其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聖人為人倫之至者人倫謂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者凡欲為人臣者當盡其為臣之道欲為人君者當盡其為君之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

所以治民者盡其仁之道也義所以敦其君者也仁所以愛其民者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者孟子言孔子有曰道有二是仁與不仁爲二而已暴虐其民以至於甚極則身必爲下之所弑而國必亡矣不至於極甚則身必危難而國必削所謂之曰幽厲之君既謚爲幽厲以章惡於後世雖有孝子慈孫所以欲改之亦不能改此謚也厲王但止於流彘幽王滅於戲是謂身危國削矣如身弑國亡而孟子不止歸於八名者以其被殺發國已喪亡足以章其惡固不待於謚而彰之矣如桀紂者也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之謂也者蓋詩大雅蕩之篇文也其詩已謂殷之世所以鑒視在近而不遠者以其即在夏后之世是也以其前代善惡足以爲明鏡而可鑒也孟子所以云此之謂也者蓋欲使周之時亦鑒於殷之所以亡也。註堯舜之爲君臣道備。正義曰書云堯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蓋爲君之道盡於此矣是君道之備也舜自元德升聞以之事堯而攝政五典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其後坐常見堯於牆食常見堯於羹是爲臣道盡於此矣是臣之道備也。註桀紂幽厲。正義案史記本紀云桀爲虐政淫荒湯伐之於是桀敗於有娀之墟湯

王乃改正朔易服色是爲湯王爲殷之始王又云紂資辨捷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好酒淫樂醢九侯脯鄂侯武王東伐至于盟津伐紂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頭懸之白旗殷民大悅武王於是爲天子以爲天子以爲周之王又云厲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之於是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也漢爲縣屬河東今曰永安是也厲王終死于彘於是太子靜即位是爲宣王宣王崩子幽王宮涅立幽王以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乃爲烽火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悅之爲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不至幽王以虢石父爲卿用事國人皆怨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烽火徵兵兵不至遂殺幽王驪山下汲冢紀年湯滅夏以至于紂二十九王凡四百九十六年自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註詩大雅蕩之篇。正義曰蕩云此言殷之明鏡不遠近在夏后之世謂湯誅桀也後武王誅紂今之王何以不用爲之戒孟子於此所以引之以戒其時之君臣也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 三代夏商

周也國謂公侯之國存亡在仁與不仁而已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由惡醉而強酒 保安也四體身之四肢強酒則必醉也喻惡亡而樂不仁也

疏 孟子曰三代至強酒。正義曰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爲仁惡而弗去患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國之所以廢興存亡者亦然者孟子言夏商周三代之王世所以得天下也以其皆以仁存心爲政於天下而得之也三代之中其有以失天下者以其不以仁存心故失之也以至公侯之國所以有廢而不興有興而不廢者亦如三代之以天下也以仁失天下也以不仁也以其皆在於仁道而已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者孟子言天子不爲仁則不能保安其四海諸侯不仁則不能安其社稷卿大夫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宗廟士庶人不爲仁則不能安其四體四體身之四肢也天子守四海諸

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因其所守而言之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以樂爲不仁是若惡其醉酒而以強飲其酒耳亦猶語孔子言惡濕而居下之喻也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 反其仁己仁獨未至邪反其智己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己敬獨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此詩已見上其義同

疏 孟子曰至自求多福。正義曰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爲責己之道也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至而天下歸之者孟子言愛人而人不親之者吾仁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責之治其人而人不治者必吾之智有所未盡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禮於人而人不以禮答之必吾之敬有所未至也故當反己而責之也凡所行有不得於人者皆當自反諸己而已以其身之所有未至也故當自反而責之以其身未自己而下之則天下之人皆歸之而服其德也如詩云永

帝天下歸仁焉是也詩云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已說於上篇此國不說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恒常也人之常語也天下謂天子之所主國謂諸侯之國家謂卿大夫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爲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爲本治其家者不得良身無以爲本也是則本正則立本傾則[illegible]而已

疏孟子曰至在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各依其本本正則立本傾則[illegible]孟子言人之所常言皆曰天下國家天子有天下公侯有國大夫有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者言天下之根本在於公侯公侯之根本在於卿大夫卿大夫之根本又在於身也如大學有云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必先修其身又在於身爲之根本也云天下國家者天子有天下謂之天下諸侯有國謂之國卿大夫有家謂之家有天下者可以稱國有國者不可以稱天下故諸侯謂之邦國天子謂之王國家文從或又從國爲其諸侯之也故國之也至於家則自天子達於庶人未嘗不通爲之矣

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 巨室大家也謂賢卿大夫之家人所則效者言不難者但不使巨室罪之則善也

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 慕思也賢卿大夫一國思隨其所善惡一國思其善政則天下思以爲君矣沛然大洽德教可以滿溢於四海之內

疏孟子曰至四海○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國家之政爲善也孟子曰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者孟子言爲政於天下不爲難者但不得罪於巨室巨室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爲天下之所慕以其君所特以爲國之政者也言不得罪於巨室則可以爲政也如大夫之家人之所則效者也不難於君之政以言君欲行其政則先得巨室之心然後可以行天下之政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一國之所慕天下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者言一國之卿大夫所思慕則一國亦慕之而思慕一國所思慕者天下亦思慕之故沛然德教溢乎四海言一國所思慕則天下亦從而思之故沛然大洽其上之德教可以溢乎四海之內而四海之外猶中國則

謂之天下夷狄則謂之四海可孟子之意蓋欲當時國君正其身直其道正其心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去則近者悅而從之遠者望而歸之近者慕之以德教可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不均遠者近者說而從之遠者望而歸之蓋其意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有道之世小德小賢樂爲大德大賢役服於賢德也無道之時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也此二者天時所遇當順從之不當逆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 齊景公齊侯景諡也言諸侯既不能令告鄰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強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大國不與之通而遠之

涕出而女於吳 齊景公畏吳之強而以女嫁於吳蠻夷也時爲強國故齊侯畏而恥之

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 今小國以大國爲師學其道而恥受其教命不從其進退譬猶弟子不欲受命於師也

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爲政於天下矣 言皆欲行仁政以教民之心使師文王今行仁政以文王時難故百年乃洽今時易故五年七年必得爲政於天下矣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以爲政小國之年故七年也

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殷之孫子衆多其數不但億萬人天既命之惟服於周無常以爲殷士臣膚大敏達也此天命之無常也殷之美士執祼獻之禮將事於京師若微子者

孔子曰仁不可爲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 孔子云行仁者天下之衆不能當也諸侯有好仁者天下無敢與之爲敵

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雅桑柔之篇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其為國誰能遠仁而無敵於天下也［疏］孟子曰天下有道至逝不以濯〇正義曰此章言遭衰逢亂屈伏強大據國行仁天下莫敵雖有億衆無德不親執熱須濯明不可違仁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者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小德樂為大德小賢樂為大賢故小德役於大德小賢役於大賢以其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則亂則小國弱竊畏懼而役於大國從國以其力有小大勢有強弱故有小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順其天者故存逆其天者故亡以其所遭之時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齊景公曰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者孟子引齊景公謂諸侯既不能以令制鄰國又不肯受命以制於鄰國是自恥於交遊朝聘之事也於是景公泣涕以女事於吳是時吳為強大也故女於吳此乃小役大弱役強者也今也小國師大國而恥受命焉是猶弟子而恥受命於先師也若言今也之之小國者既以師其大國而恥養受大國之命焉如此是若恥之弟子者必蓋恥受教命於先師也如恥之莫若師文王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矣者言如取受命於大國莫若師法文王也如師法文王則大國不過五年小國不過七年必能得施政於天下矣以言其時之易也詩云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者此蓋詩大雅文王之篇文也孟子所以引此者蓋言其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之意也其詩言商王之子孫雖相附遷而不足以為強雖數至億而不足以為衆至文王膺受上天之眷命而為之孫子乃為君侯於周之九服中然為君處服于周是天命靡常惟德是親也不特商之子孫如此其為殷之孫者為壯美之士亦莫不執裸獻之禮而皆助祭于周之京師也孔子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者言孔子者曰為仁者不可為衆而當之也大國君能好仁則天下無敵與之敵也今也欲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者言今也欲為無敵於天下而不以仁為之是猶持其熱物而不以濯也濯者以水濯其手也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孟子於此所以引之蓋謂詩有云言誰能持其熱物往而不以水濯手也以其執熱須濯手於水也如救熱敵於天下必須為仁也〇註齊景公齊侯景謚也至為猶〇正義曰云景謚也

在下人之所賤水濁而濯足見賤者人之所賤也孔子曰小子當聽之清斯濯其纓濁斯濯其足貴賤人所自取之也孺子童稚也小子則孔子稱弟子也清斯喻仁濁斯喻不仁言仁與不仁見貴賤亦如此也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者孟子言夫人有自為可侮之事然後人從其事而侮慢之家自為可毀之事而後人從而毀之國必自為可誅戮之事而人然後從而誅戮之斯亦自取之謂也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謂也者已說在上篇〇註云如臨深淵戰戰恐懼也〇正義曰此蓋詩之小雅小旻之篇文也註云戰戰恐懼也趙氏致之而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離婁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爾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為淵敺魚者獺也為叢敺爵者鸇也為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為之敺矣雖欲無王不可得已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埋下獸樂寬野敺之則歸其所樂獺獸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為民敺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為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知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為喻之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刺時君臣何能為善乎但相與為沈溺之道也

疏孟子曰桀紂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用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至勿施爾也者孟子言桀紂決亡天下是失其民失其民乃是失其民之心也得天下有道至勿施爾也者言人君所以得天下有其道也得其民斯為得天下矣所以得其民有道者得其民之心斯為得民矣所以得其心有道在民所欲而與之聚之民之所惡而勿施於民則近得其民心矣民之歸仁也至不可得已者言民之歸於仁人之君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野故為淵而敺聚其魚而歸之淵者獺也為叢而敺聚其爵而歸之叢者鸇也為湯武而敺聚其民而歸之湯武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能好行其仁政則天下之諸侯皆為之[illegible]蓋敺其民而歸之矣故此雖欲不王不可得而已矣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至於死亡者言今之國君欲為王者如七年之病欲卒而求三年之艾苟不畜之前不積一旦終身而死亦不得此三年之艾也若苟不志於仁又雖終身憂辱亦以陷於死亡之地矣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之謂也蓋詩之大雅桑柔之篇文也蓋言何能為善乎但相與及其沈溺於患難也孟子所以言此者欲時君之[illegible]行其仁不但欲為之王然後乃行之耳○註獺[illegible]也○正義曰案釋名云獺形如猫居水食魚者也[illegible]鸇鷂之屬也能食鳥雀○詩大雅桑柔之篇○正義曰此詩蓋芮伯刺厲王之詩也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言人尚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為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也

疏孟子曰至哀哉正義曰此章言曠仁舍禮自暴自棄之道也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自棄者不可與有為也者孟子言人之自暴者不可與之言議也自為自棄者不可與之有所為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者言孟子自解自暴自棄之言也仁人之安宅至哀哉者孟子言仁道乃人之所安之宅舍也義人之正路也今有空曠其此宅而不安居之捨去此正路而不行之者是可得而哀傷之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是而言於當世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患人求

之義也謂不親其親以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者也孟子曰至天下平者孟子言道在近而人乃求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親其所親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仁也長長即義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己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疏孟子曰至未有能動者也正義曰此章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也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者孟子言居下位而爲君上之臣者而不見獲於上則民故不可得而治之也以其上之所以得民者乃治也獲於上有道至不誠其身者言獲於上者有其道如不信於友則弗獲於上矣以其君之所以親乎臣者忠也如臣弗信於友則其忠不足獲於上所以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其道如事其親而弗悅其親則亦弗信於友矣以其友之所以貴於已者仁也如事親弗悅則其仁不足稱矣此所以弗信於友矣悅親有其道如反已而不誠則弗悅於親矣以其親之所望於已者孝也如反身不誠則其孝不足稱矣此所以不悅於親誠身有其道故不徒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以其所謂誠者所明乎在我之善而已如不明其善則在我之善有所未明則又安知所謂善故不明乎善則不誠其身矣由此推之則信於友是獲於上之道也悅親是信於友之道也從見是悅親之道也而明乎善者是又誠身之道也是故誠者天道也思誠者人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者孟子言此故誠者是天授人誠善之性者也身爲天之道也思行其誠以奉天是爲人之道也然而至誠而有不感動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不至誠而能感動之者亦以無也故曰未有能動者也詩曾

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論語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是曾子三省之事也大雅矜矜此蓋矜矜之言然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歸往也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以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與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爲政

疏孟子曰至必爲政於天下矣○正義曰此章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七年爲政以能諸侯者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養老者孟子言伯夷辟紂之世乃辟紂而逃遁居於北海之時乃聞文王作者起王道乃曰盍歸乎來歸周也我聞之西伯善養老者也太公辟紂至養老者孟子又言太公辟紂之世辟居於東海之時後聞文王興起乃曰盍歸乎來歸居也吾聞西伯善養老者也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至其子焉往者言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猶父也而皆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天下之父既歸之其子焉往天下之子又焉往是矣皆歸之也○註伯夷讓國至歸周也○正義曰案太史公云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後因叩馬諫武王武王伐國與一人武周學與於首陽山且死焉孔子云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是也子云太公望東海之上人也或云與士隱海濱西伯將呂尚呂尚亦曰吾聞伯夷居北海之濱往焉○註云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正義曰書云五紀曰歲月日星辰曆數今云七紀者矣

僖公十年左傳云天以七紀注二十八宿四七是其与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爲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

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也不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衡之人也【疏】孟子曰求也至次之○正義曰此章言聚斂富民棄於孔子重人命之至也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至攻之可也者孟子言冉求爲季氏之家臣不能改其君改其德以爲治國而乃聚斂其粟倍於他日孔子責之曰求非我之徒弟也乃令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之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至罪不容於死者孟子言由此冉求所爲觀之以孔子所攻則今之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是皆棄之於孔子者也又況爲之強戰爭地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野爭城以戰而殺人至於盈滿其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之肉也其罪必不容於死以其罪大雖死刑不足以容之也故善戰者服上刑至任土地者次之者孟子又言故善爲衆而戰者服於上刑上刑重刑也合從連衡之諸侯罪之以其罪次於善戰之上刑也爲闢草萊而任土地不必務脩德者又次之以其又次連衡合從之諸侯者刑也○注求孔子弟子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冉求字子有鄭氏曰魯國人又案論語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孔安國云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鄭注云小子門人也云季氏魯卿季康子者案左傳云季康子魯卿季孫肥也曰康

法曰安樂撫民曰康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之哉【疏】孟子曰存乎人者至人焉廋哉○正義曰此章言目爲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者孟子言存於人者莫善乎眸子眸子目瞳子也眸子不能蓋掩人之惡也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者言人胷中正而不邪則眸子必瞭乎明瞭明也胷中不正則眸子矇矇而不明眊不明也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者言知人之道但聽其言觀其眸子明與不明則人可見又安可匿之哉此孟子言知人之道但觀人之眸子耳○注眸瞳子瞭明眊不明之貌○正義曰是皆據釋文而言之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

惡得爲恭儉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爲之哉【疏】孟子曰恭者至爲哉○正義曰此章言人君恭儉率下以臣恭儉明其廉恥也孟子曰恭者不侮人至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者孟子言爲之恭儉者必不侮慢於人亦不能僭奪於人蓋以恭敬則不侮儉約則不奪故也如有侮奪人之君惟恐人民不順己之所欲假借以爲恭儉者焉爲之恭儉又豈可以聲音笑貌爲之恭儉哉言人爲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於聲音與其笑貌爲之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淳于髡齊人也問禮男女不相親授孟子曰禮也禮不親授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否邪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告髡曰此權也

權者反經而善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髡曰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乎

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

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疏

淳于髡曰至子欲手援天下乎○正義曰此章言權時之義子也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者淳于髡齊國之人也問孟子曰男女授受之禮不用親授是禮然與否孟子曰禮也孟子答之以為是禮然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者髡又問孟子如是則嫂之沈溺於水當以手援以手乎曰嫂[illegible]不援是豺狼也孟子言如嫂之沈溺於水而不拯援之者是[illegible]豺狼之心者也以其豺狼之為獸其心常有害物之意者以諭之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illegible]孟子又告于髡以謂男女授受不親是禮當然也嫂之沈溺援之以手者是權道也汝嫂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有時乎不然反經而善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之何也髡復問孟子言今天下之道以充溺之也夫子之不援之是如之何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孟子言天下之充溺當以道援之嫂溺則當以手援之今子之言是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此言不可以手援天下當以道援之矣斯亦明淳于髡之蔽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

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

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

則惡矣父欲教子其勢不行故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患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若更相易也子之心責於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之得未必自行正道也故以意則是反夷矣故曰惡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

離則不祥莫大焉易子而教不欲自相責以善也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疏

公孫丑曰至不祥莫大焉○正義曰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善者也公孫丑曰君子之不

教子何也公孫丑問孟子言君子以不自教誨其子是如之何孟子曰勢不行也至父子相夷則惡矣者孟子答公孫丑以謂君子所以不教子者是其勢之不行所以不自教也教之者必以正道而教之以正道而教之而子不行則續之以怒既續之以怒則反傷其為父子之恩矣[illegible]恩則以父慈子孝為父子之恩也今[illegible]也且以子比之大子既教我以正道而子之身自未能出行其正道也如父子之間子以是言而反父是則父子相傷矣父子既以相傷其恩則父子以相夷惡也故云則惡矣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者孟子又言古之時人皆更易其子而教之者以其父子之間不用責其善也如父子自相責以善則父子之恩必離矣父子恩離則不祥之大者也所謂易子而教者如己之與他人教也人之子與己而教之所謂易子而教也所謂不祥之大者則闇之大者矣○註更有二說一說則以夷訓傷一說以夷為夷次其義皆通矣孟子曰事

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

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

親者吾未之聞也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

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

也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

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

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

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

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將徹請所與問曾皙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為至孝

疏

孟子曰事孰為大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上孝養志下孝養口體者也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至吾未之聞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事者何事為大以其事父母之親為大者也人之所守者何守為大以其守己之身

為大也不失其身而為能事其父母之親則我嘗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父母之親則我未之聞也蓋以己身尚不能守之況能事其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者言人誰不為所事凡有所事也然而事父母之親是所事之本也人孰不為所守凡有所守於我者皆是所守也然而守身是所守之本也所謂身安而國家可保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此所以事親守身為事守之本也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者孟子又言昔日曾子奉養其父曾皙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子必請所欲與者如曾皙問有餘曾子必應曰有曾皙已死曾元奉養其曾子亦必有酒肉將欲徹去曾元不請所欲與者如曾子問有餘則曾元乃應之曰無矣遂將以為復進曾子也曾子之養其父乃可謂養其父之志曾元之養曾子但為養其口體而已必若曾子之事親則可矣蓋曾子知父欲有所與故每請所與問有餘故每應之曰有是其能知親之志意而不違者也故曰養志也曾元但欲復進以承其親之口體者也故曰養口體也非養志者也故孟子所以言事親若曾子則可以為之孝子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閒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閒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訾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

疏 孟子曰至一正君而國定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閒非賢臣正君使握道美為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閒者孟子不能人不足與適也至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言小人在位不足過責也其所行政教亦不足閒非也惟大人為能格正君心之非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者言君之所行皆仁則臣下亦莫不仁君之所行皆義則臣下亦莫不義君之身正則臣下亦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家定矣臣所事其君故能格正君心之非也○注詩云室人交徧讁我○正義曰蓋詩國風北門之篇文也箋云我從外入在室之人更迭徧來責我使己去也言室人亦不知己志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也言人之行有不虞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者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

疏 此章言…正義曰…全歸…

不虞之譽求全之毀者也孟子言人有不虞度其功而終獲其名譽又有欲求全其行而終反受其人之毀者以言其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恤人之毀是皆行義以俟命而已矣○注呂生與陳不瞻之事○正義曰此皆徵史記之文而言之也其事類故不重述耳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患在好為人師也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孟子言人之有患非它特在其好為人師也蓋在人患在於不知己未有可師耳如務在好為人師則惑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

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

樂正子曰先生何為昨克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問子來幾日乎曰昔者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見我出此言亦其宜也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深恩望重也曰舍館未定克曰所來止舍館未定故不即來也舍館客舍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疏 樂正子至克有罪○正義曰此章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孟子樂之責賢者備也樂正子從子敖之齊樂正子從子敖往齊而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孟子見樂正子來驩敖日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為出此言也樂正子問孟子向為於我而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孟子又問樂正子從子敖到者以後曰乎曰昔者樂正子曰往曰來至若幾日之閒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孟子又言子到敖曰而今乃來見我則我出此言是其宜也曰舍館未定樂正子又曰為客館所止未定故不能即來也曰子聞之也舍館

克然後求見長者乎孟子又言子曾聞見長者之禮必待舍館定然後乃見長者乎曰克有罪樂正子於是服所咎乃對孟子曰是克有罪也以其待舍館定然後見非尊師重道者也宜孟子以備責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

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

疏孟子謂樂正子至餔啜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餔啜沈湎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者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者孟子言我不意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至今隨從子敖徒食其飯食也孟子所以言此蓋謂子敖者也今子乃隨之游是說道以從人之謂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正義曰此蓋以經文推而知之也案公孫丑篇云孟子為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為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不以言公行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也子敖以我為簡不亦異乎是知為齊之貴人右師王驩者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

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窮親老不為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為大

舜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疏孟子曰至猶告也○正義曰此章言量其輕重無後為不孝之大者言不孝於禮有三惟先祖無以承後世為不孝之大者也孟子言不孝於禮有三而阿意曲從陷親於不義家貧親老不為祿仕以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之大者而已以不告而娶其為不孝之小而已孟子乃言此以謂舜受堯之二女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之者以其無後也告之則不得娶故也君子以舜不告而娶之也以其反經而合義故君子以為猶告也○注堯二女○正義曰案古史云舜有二妃一曰娥皇二曰女英並堯之女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

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禮義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故中心樂之也

樂之實樂斯二者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

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

疏孟子曰至手之舞之也○正義曰此章言仁義之本在孝悌蓋有諸中而形於外也孟子言仁之本實在事親是也義之本實在從兄是也以其事親之孝從兄之悌而已孟子所以言仁義之實者是也智之本實在知事親從兄二者是也禮之本實使事親從兄者是也由此言之則事親之孝是為仁之實從兄之悌是為義之實凡所以為仁義者則以事親從兄者為之本實也禮之實則節文斯二者是為禮之實樂之實則樂斯二者則知凡所謂智禮樂之華者皆以仁義為之實知此則生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也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也蓋仁義之實在於心而形之於外生生之不已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孟子言此而教當時之人以孝悌為本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為然

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為樂號泣于天

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厎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

舜以不順親意為非人子盡其孝道而頑父歡樂也瞽瞍頑父也厎致也豫樂也天下化之為父子之道者定也

疏孟子曰至大孝○正義曰此章言

孝○正義曰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也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者孟子言天下之人皆大悅樂而將歸就己視天下悅而歸己但若一草芥不以爲意者惟大舜爲能如此也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至此之謂大孝者孟子又言人若不得事親之道則不可以爲人若不順親之道而不能順事親之志亦不可以爲人之子惟舜能盡其事父母之道而瞽瞍頑嚚且亦底豫瞽瞍既以底豫樂而先天下而天下亦效而化之瞽瞍底豫故天下父子者慈孝之道定此所以爲舜之大孝矣故曰此之謂大孝○注瞽瞍頑父也○正義曰瞽瞍者案孔安國尚書傳云無目曰瞽舜父有目不能分別好惡故時人謂之瞽配字曰瞍瞍無目之稱瞍者左傳云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七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離婁章句下　凡三十二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爲此卷也此卷凡三十有二章一章言聖人殊出而合其揆一二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三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恩爲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四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五章言上爲下傚言從言大人不爲非禮非義七章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八章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九章言疾之已甚亂也十章言大人所求合義十一章言親民如子則民懷矣十二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務事死送終謂之大事十三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十四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朴十五章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十六章言進賢受賞蔽賢蒙戮十七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十八章言禽獸俱含天氣衆人皆然聖人超絕識仁義之主於己也十九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二十章言詩書春秋二十一章言五世一斬上下通流二十二章言廉惠勇三者二十三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二十四章言貌好行惡當修飾之惟義爲常二十五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二十六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二十七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路仁行禮不患其患二十八章言君子之心有同禹稷二十九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三十章言曾子子思處義非殊易地則皆然三十一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三十二章言小人苟得謂不見知君子觀之與正者同蓋凡三十二章合前卷二十八章爲離婁一篇有六十章矣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也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illegible]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言[illegible]**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

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孟子曰至其揆一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者孟子言舜帝其始生於諸馮之地其後遷居於負夏之地其卒死於鳴條之野是東夷之人也以其地在東方故曰東夷之人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者孟子又言文王其始生岐山之下其終卒於畢郢之地是西夷之人也以其地在西故曰西夷之人岐山本是周邑故曰岐周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者孟子言自舜帝所居終始之地與文王所居終始之地有千里以外之遠自舜所生之世文王所生之世相後有千二百歲之久其皆得志行政於中國以致治如合其符節有同而無異一為先聖於前一為後聖在後其所揆度則一而無二也以其同也揆度也○註生始至東夷之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舜冀州之人也耕於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年二十以孝聞三十堯妻以二女遂舉用之五十攝行天子事五十八堯崩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山是為零陵今云舜生於諸馮則諸馮在冀州之分鄭玄云負夏衛地案地理志云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今之東郡是也其本

顓頊之墟推之則衛地與冀州之地相近是負夏之為地名也一云負夏鳴條者書云湯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孔傳云地在安邑之西鄭玄云地在南夷云東夷之人者案史記云帝舜為有虞皇甫謐云舜嬪于虞今河東大陽是也○註岐周畢郢至鄗鎬也○正義曰案本紀云古公亶父去邠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岐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illegible]案皇甫謐曰邑於周地故始改曰周古公有少子季歷生昌有聖瑞後立為西伯移徙都酆徐廣曰酆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鄗在上林昆明北有鄗池去鄗有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徐廣云文王九十七崩諡為文王諡法曰慈惠愛民曰文忠家按禮曰文武王即位九年上祭于畢馬融曰畢文王墓地名也南越志云郢故楚都在南郡則郢畢在郢之地故曰畢郢○註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則從有六節○正義曰案史記世表括之是自舜至文王有千二百歲矣其文頗更不錄周禮六節案周禮云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鄭註云以金為節鑄象焉必自以其國所多者所以輔則為信明也今漢有銅虎竹使子春云蕩當為帑謂以函器盛此節或曰英蕩或曰函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註云符節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璽節者今之印章也旌節今使者所擁節是也將送者執此節以送行者也凡此是周禮有六節之別爾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子產鄭卿為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

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以為子產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為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苦涉水乎周十月夏九月可以成涉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

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

故為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君子為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為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悅之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

疏子產聽鄭國之政至亦不足矣○正義曰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者子產鄭大夫公孫僑也溱洧鄭國之水名也言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溱洧之水乃

不忍遂以所乘之車輿濟渡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至曰亦不足矣孟子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而以陸地乘輿而濟人於溱洧然而不知行其不忍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其政也言渡中以十一月雨畢說所之躡乃以政命成其徒杠徒杠者說又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從木所以教其貨步之石十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與君者蓋橋上橫梁之板皆東輿治政謂之與浮如此民皆得涉所以木有要病其註者也君于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若此則何也又安得人人而濟病之于如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哉應者有不足馬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說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不之矣但平其政事使人杠成於十一月輿梁成於十月月病涉之民無不寒矣子產不知為政之道在此而徒知以乘輿濟人為之惠救宜孟子言之於當有以義勸而徒知之也○註子產鄭卿為政聽訟溱洧水名○正義曰案左傳云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也又魯襄三十年執鄭國之政故云鄭卿為政聽訟也云溱洧水名者蓋鄭國之水名也地理志云溱洧水在河南又說文云溱水在鄭國南入于洧則知溱洧水名在鄭國也○又於註周十一月即夏十月十月即夏九月已說上篇叔向云十月而

率乎成是其自也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以爲服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

疏 孟子告齊至之有。正義曰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孟子告齊宣王曰至如寇讎者孟子告齊宣王謂君之視其臣如己之手足則臣亦視君如己之腹心君之視其臣如畜之犬馬則臣不視其君但以國人遇之也君之視其臣如土芥之賤則棄之則臣視其君亦如寇讎惡而絕之也況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爲用矣蓋無爲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爲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而一體也此言相待施報均於尊也若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臣視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搏也以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無之此言不相待施報均於服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宣王問孟子於禮爲舊君有喪服何如斯可爲之服言舊君所去之國君也曰諫行言聽至則爲之服矣孟子答之謂臣之於君君有過擧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爲而言之則聽而膏澤之恩擇姓之又下洽於民也得行其道也然不幸遭其事故而去之則嗣君使人導之以使其情至出國之疆界又先去其所往之邦以稱譽之夫三年之久而不反歸然後國君乃收其田業里居此三者是謂三有禮焉如此三有禮則可爲之喪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至何服之有孟子又言今之爲臣於國君君有過謬及其諫也則折之而弗得行言則還之而弗聽而審擇又不得以丁陳此不得行其道也及其所遺事故而去之其乃不使人導之出搏執其親後族戮之又田極而務之於其所往之邦卽自雖去之日遂服收其田業里居此是當過其臣如寇讎之惡既以寇讎遇其臣則臣尚何有無以爲撤。註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如儀禮言以道去君而未絕者服齊衰三月禮記云臣之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爲之服是爲舊臣服喪服之謂也。註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正義曰案左傳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爲左師自止華元于河上後及奔晉得五月日乃反書曰宋華元出奔晉宋華元自晉歸于宋是也云隨會奔秦者案文公七年先蔑奔秦隨會從之至十三年晉人患秦之用士會也晉侯乃使魏壽餘偽以魏叛者以誘士會士會既濟魏人譟而還杜注云十社得士會也是矣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從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 孟子至可以從。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孟子謂國君無罪而殺其士則爲之大夫者可以奔去無怨大夫雖於士爲尊不可命以爲士然亦未能守士之難也其恐傷其類耳也君無罪而誅殺其民則爲之士者可以從而避之與也孟子於民雖以爲尊不可命以爲民然亦不罷乎民之類也是亦害傷其類耳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illegible]言之皆然也況而言之則數又輕於殺矣察周禮同哲掌殺市子凡有罪者擬殺而則之是加殺不過於而季之月而叛乃至於凡命故也史記前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乃[illegible]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皇不翔君子諱傷其類也今訓云語曰鳶鵲蒙害仁鳥增逝況亦史記之文趙註引之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是上爲下則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國君率衆仁義是上爲下効者也孟子謂

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也○註云上為下効者○正義曰如所謂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是也又荀卿所謂表正則影正盤圓則水圓盂方則水方是其言也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為中是以大人弗行之也孟子謂有所為禮有所為義如非禮非義惟大人能弗為之也○註陳質娶婦藉交報讎者○正義曰蓋游俠之夫而云然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成其賢也父兄之賢以養己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以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父兄之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孟子言君子能以中和之性而教養之人欲其皆得其賢父兄以不推己之性以教之故人樂有賢父兄也如君子有賢父兄之賢而不推己之性以教之則是棄之也故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此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人不為苟得乃能有讓千乘之志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貴賤廉恥乃有不為不為非義義乃可由也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是而成之矣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人之有惡人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惡難以及之矣故君子者也孟子謂人有好說人之不善者必有患難及之矣故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如莊子云留人者人必反留之謝語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亦與此同意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仲尼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已甚泰過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仲尼不為已甚也孟子所以言仲尼不為已甚者也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蓋謂如留門者為已甚者也○註云孟子所以識喻猶距門者如論語云疾之已甚亂也是所以喻猶距門而拒之安公之為已甚者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 大人仗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為父隱也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身許友也義之所在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其重者不以信為重也孟子言大人者其言不以必信為可以信則信行則行惟義所在也○註云大人仗義者孔子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是言不必信也若孔子欲往佛肸是不果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大人謂君國君視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大人之行所謂莫過於赤子之心也孟子言大人者是其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蓋赤子之心純一無偽所謂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故謂之大人如老子所謂復歸於嬰兒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 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為大事送終如禮則為能奉大事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養生送死人情所難孟子言人子養父母於其生竭力人情所同其死則致哀盡禮送終之事乃為大事也故以當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造致也言君子學問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已得其原本自得之也故曰欲其自得之而已 自得之則居之

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左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其自得之也[疏]孟子至得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學必根源如性自得者也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至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者此孟子教人學道之法也言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者是欲其如己之所自有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使權利不能移奪群眾不能移天下不能蕩是也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者既安則資取之深則取之左右無非自本自根也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得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莊生所謂黃帝遺其元珠使智索之不得使喫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象罔得之蓋元珠以喻道也於言語之不能得其道也亦不能以言求之故言以言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是其所謂自得也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學之美者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者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廣博學之又當詳悉說其至要者也是以必先廣博以學之詳悉以說之然後可以反說其要約也非廣博學詳悉說之則不可得其至要而約之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謂以仁恩養人心服者也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疏]孟子曰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王霸之道異也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者孟子言人君之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者言人君以善養人然後天下皆服之也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者言天下之人不以心服而歸往之而能爲王宗之者未之有也以其以善服人者是以爲之王者使天下心服而歸往之矣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矣若文王被時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也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於不善之實也[疏]正義曰此章言進賢以蔽賢爲不祥之實孟子曰至蔽賢者當之者孟子謂人之言無其實者不祥之言也以虛妄之言言之則或以善爲惡者也故其爲不祥莫大焉不祥則偽是矣所謂蔽賢則掩人之善矣不進賢而不事功知賢之不進又此之類是謂蔽賢者也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

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科至于四海者以其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

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天之大雨水潦集溝澮皆盈然其涸也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潢潦無本可立待其涸也故君子恥之[疏]徐子至恥之○正義曰此章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者徐子問孟子以謂孔子數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者孟子答之曰原泉之水混混然流不舍晝夜至於盈科而後進以至於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者言有本者如是之水孔子取之是以數稱之也苟爲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者孟子又言苟爲無本如周之七八月夏之五六月之間天之大雨集溝澮皆盈然其涸也可立待之而已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者言大者則如溝澮之盈無本其涸可立而待是以君子恥之如是也

有過於情實而君子所以羞恥之亦無本之水矣然則孟子答徐辟以此者非特言源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而已矣蓋有為而言之也以其原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放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注云徐辟○正義曰徐辟孟子弟子也者案滕文公篇云墨者夷之因徐辟而見孟子又曰徐子以告夷子是知徐辟為孟子弟子也○注溝澮○正義曰案周禮遂人掌邦之野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上有道鄭註云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溝畎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四尺也洫又倍之是洫廣深各八尺也澮廣二尋深二仞然則註云大溝小澮又非以常制言之爾論語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是仲尼常稱於水者也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眾民去義君子存義也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強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於堯舜但君子存之庶民去之而不由爾

疏孟子曰至行仁義也○正義曰此章言禽獸俱含天氣安人皆能聖人超絕識仁義之在於己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至行仁義也者孟子言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幾希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所以皆能去其害而就其利矣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今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禽獸俱不知仁義所以為禽獸而夫舜之為帝在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雖禽獸而居其閒然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莫不從之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舜能明於庶物之理無滯之耳即此是舜能明於庶物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非所由仁義而行之非如常人行仁義而不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曰舜亦人也我亦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但當存其異於禽獸之心耳如此則由於仁義入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昌言湯

執中立賢無方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為相也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泄狎也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三王三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之事也不合已行有不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孟子曰至坐以待旦○正義曰此章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也孟子言禹王惡其美酒而崇好人之善言以其旨酒而世為眾情之所嗜者也故禹王所以疏儀狄而絕旨酒而然而甘之遠儀狄是也善言乃人之所難入常情之所棄者也故禹王所以好之耳蓋聞皐陶昌言禹受而拜之是也湯執中立賢無方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不肖者得以輔而立而不為狂者遇者不肖者得以賢而沒而不為猶者矣未嘗立一偏抗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所謂中道而立雖當從之是其旨故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于民是其事也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其人之材因有長短小大不同而以致之實云人治精德以其良臣事失察以為言之則王所謂常善教人故無異人合善而人故無遠聲是其旨故文王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孟子言文王常有恤民之心故視下民常若有懼而不撫以積以後而勤之也尚書曰文王不敢侮鰥寡又曰懷保小民是其享矣蓋以望商之有賢道未得至故不肆於紂也故曰未之見也武王不泄邇不忘遠者孟子言王於在邇之臣則常敬之而不泄狎在遠之臣則常愛之而不遺忘所謂不泄邇不忘遠也非特臣也雖邇遠之民亦如是尚書云武王一戎衣懷柔遠人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惇信明義是其事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至坐以待旦者孟子言周公輔相成王常思念兼三代之三王而施行此四事以為功業於三王即禹湯文武之三王也然以孟子則曰三王者蓋文武明父子也言其父則子不言而在其中故但云三王四事者即惡旨酒好善言湯執中立賢無方與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不泄邇不忘遠是四事也然以孟子其事則云四然父子所為有不同所以別言

之也言周公施為其自不合於此三王四事則皆仰望而思
秦之必夜以繼日而未嘗敢忘去之也又幸而思索得合於
此三王之四事則雖鷄鳴而起坐以待其旦明而施行之耳
是其急於有行如恐失之謂也○註三王三代之王也○正
義曰禹夏之代始王也湯殷之代始王也
文武周之代始王也是為三代之王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王者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此三大國史記之異名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霸所理也桓文五霸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為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爾

疏 孟子曰至竊取之矣○正義曰此章言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至丘竊取之矣者孟子言自周之王者風化之迹熄滅而詩亡歌詠於是乎衰亡歌詠既已衰亡然後春秋褒貶之書於是乎作春秋其名有三自晉國所記言之則謂之乘以其所載以田賦乘馬之事故以因名為乘也自楚國所記而言之則謂之檮杌以其所載以記嚚凶之惡故以因名為檮杌也魯以編年舉四時記為一事之名故以因名為春秋也凡此雖曰異其名然究其實則一也孟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是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耳○註云乘為乘馬之事檮杌為嚚凶之類○正義曰乘馬之事已詳於不再述云嚚凶者案文公十八年左傳所謂窮奇窮凶其言檮杌乃曰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告之則頑舍之則嚚天下之民謂之檮杌杜預云檮杌嚚凶無疇匹之貌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人也

疏 孟子至諸人也○正義曰此章言五世一昧上下通流君子小人各有時孟子恨以不及仲尼也孟子曰君子之澤至予私淑諸人也者孟子言君子小人雖有賢不肖之異然自孔子服而推之則餘澤之所及但皆五世而斷耳以其親屬皆之者焉惟孔子有道德之澤流於無窮雖萬世亦莫不尊親者矣孟子所言我未得為孔子徒黨者矣我但私有所善於己未有以善諸人也蓋孟子學孔子者也然必於此乃言予未得為孔子徒者蓋亦公孫丑問夫子既聖矣乎則曰夫聖孔子不居之意也孟子之志又可知矣斬斷也淑善也○註云自高祖至於玄孫○正義曰自高祖至玄孫者凡有九等高祖曾祖祖父己身子孫曾孫玄孫是也今註乃以此證五世而斬者據己身而推之則上自高祖至玄孫是為無服者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離婁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可以取可以無取取傷廉可以與可以無與與傷惠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三者皆謂事可出入不至違義但傷此名亦不陷於惡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廉惠勇三者人之高行也孟子曰至死傷勇者蓋言凡於所取之道可以取之則取之故無傷害於為廉可以無取而乃取之是為傷害於廉也又言凡所與之道可以與之則與之而不為傷其惠可以無與而乃與之是為傷害於惠也又言凡於所死之道可以死之則死不為傷害其勇可以無死而乃死之是為傷害其勇也如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斂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比干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格君心之非而然死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羿有窮后羿逢蒙羿之家衆也春秋傳曰羿將歸自田家衆殺之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羿不得人也故以下事喻之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曰薄乎云爾惡得無罪鄭人使子濯孺子侵衛衛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吾死矣夫孺子鄭大夫庾公衛大夫疾作瘧疾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僕御也孺子曰吾必生矣其僕曰庾公之斯衛之善射者也夫子曰吾生何謂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

端人用心不邪辟知我是其道本所出必不害我也庾公之斯至曰夫子何為不執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曰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雖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廢抽矢叩輪去其金發乘矢而後反庾公之斯至竟如孺子之所言而曰我不敢廢君事故叩輪去鏃使不害人乃以射孺子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假使如子濯孺子之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疏】逢蒙學射至乘矢而後反○正義曰此章言求交取友必得其人也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己於是殺羿言逢蒙學射於后羿既學盡后羿所射之道乃思天下惟后羿所射有於己於是反殺之而殺其后羿孟子曰羿亦羿有罪焉于後害逢蒙所以殺其后羿是后羿亦有可罪之道者焉公明儀曰宜若無罪焉孟子引公明儀於往日嘗曰逢蒙殺羿宜若羿無罪而見殺焉又引公明儀之言曰薄乎云爾言羿亦得罪之焉昔鄭國之君使子濯孺子為大夫以侵衛其國衛乃使大夫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子乃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執弓矣庾公之斯乃問其僕曰追我者誰也其僕曰庾公之斯也曰吾生矣其御僕乃問曰夫子何為是言也曰庾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夫尹公之他端正之人也其所友亦必端正之人也故曰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追至子濯孺子之所見孺子乃問曰夫子何為不執弓以拒之乃自稱已為小人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夫子今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矣雖然今日之事乃君之命也我亦不敢廢其君命於是抽矢叩之於車輪之上乃去其鏃然後乃反歸而不追之蓋去其鏃則所以無害也○乘矢者四矢也蓋以四馬為一乘是亦取其意也○至羿之○正義曰羿有窮后羿者已詳於前篇矣云逢蒙羿之家衆至殺之者案襄公四年左傳云羿將歸自田家衆殺

殺之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于賊○此註云于邪之子也不忍食又殺之國門○注孺子鄭大夫此公○正義曰襄公十四年左傳云尹公他學射於庾公差庾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軥而還尹公他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公轡而射之貫臂然則孟子之言與此不同是二說以所取一焉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西子古之好女西施也蒙不潔以不潔汙巾帽而蒙其頭面皆掩鼻以其臭不潔人惡之書者自掩鼻懼聞其臭也雖有惡人齊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惡人醜類者也面雖醜而齋戒沐浴自治潔淨可以侍上帝之祀言人當自治以仁義乃為善也

疏孟子至上帝○正義曰此章言貌好行惡西子所以蒙不潔醜人潔服供事上帝明當修飾惟義為常也孟子言西子之好雖好然如以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以為醜而避之更不顧也如惡人雖云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自潔其已則猶可享而況於人乎然如人能治其已不可以已過如註云子掩其

西施○正義曰案史記云西施越之美女越王句踐以獻吳王夫差之幸之每入市人願見者先輸金錢一文已而西施掩之也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若杞柳為桮棬非杞柳之性也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而改道以養之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其空虛無事之處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如用智者不妄改作作事循理若禹行水於無事之處則為大智也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天雖高星辰雖遠誠能推求其故常之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能修性守故天道可知也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至可坐而致也者孟子言今夫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如所謂故常無十故之故同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矣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固不待於有為則可也是則為性矣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而為性者耳是則為事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之所以有事於利然後行之矣是謂故者以利為本矣然而利之為本者非其智也為其不本性之自然為之利而為智者但穿鑿然之性而為惡者矣故曰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孟子言此又恐人因是遂以為智之所以為不美所以明言之故言如禹之智者若禹之治水則我無惡於為智矣以其天下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之性引而導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使其水逆而行之也若人之為智但因其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所無事耳而其為智亦大者矣此孟子所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且天之最高者也星辰之最遠者也然而誠能推求其故常千歲之久其日至之日亦可坐而計之也孟子所以言此者蓋謂天之高星辰之遠耳以其人不知已前之故常以為美也謂人之為言性者但當本乎天與星辰而言其常之故所以為此言者

故常自然之性而為性不以妄自穿鑿以作則身之爲不若天與星辰之故故之事而千歲日至之日可坐而致也此所以明其前所謂故者為事之故終以日至之日云可坐而致者是以義亦謂常所謂故也循其故之故同○注云乃知故常之故義曰經之言二篇文也○註星辰日月之會○正義曰國語書傳云星辰日月所會也書云辰弗集于房是也

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大夫也右師齊之貴臣王驩字子敖者也公行之喪齊卿大夫以君命會各有位次故下云朝廷也與言者皆諂於貴人也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右師謂孟子簡其無德故不與言是以不悅也孟子聞之曰禮朝廷不歷位而相與言不踰階而相揖也我欲行禮子敖以我為簡不亦

異乎孟子聞子敖之言曰我欲行禮故不歷位而言反以我為簡異也云以禮者心惡子敖而外順其辭也○

疏公行子至不亦異乎○正義曰此章言循理而動不合時人也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公行子齊國之大夫喪其子故有子之喪王驩字子敖者公行子家而弔時入公行之門其間有進揖而與右師王驩言者又有就右師王驩之位所而與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至不亦異乎者言孟子獨不與右師言右師見孟子不與之言乃不說而有憤簡之色曰諸君子之衆賢皆與我言獨孟子不與我言是孟子簡略不禮於我也孟子聞王驩此言乃告之曰不與右師言者乃是禮然也於禮則朝廷之間不歷位而相與言以不踰越階而相揖我欲行其禮故如是不與之言也子敖今以我為簡略而為不禮是其言不亦甚異於禮乎○註右師齊之貴臣○正義曰古者天子之卿尊者謂之太師卑者謂之少師諸侯之卿尊者謂之左師卑者謂之右師故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常愛之敬人者人常敬之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愛敬施行於人人亦必反報之於己也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此物奚宜至哉橫逆者以暴虐之道來加我也君子反自思省謂己仁禮不至也物事也推此人何為以此事來加於我也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君子自謂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妄人妄作之人無知者與禽獸何擇異也無異於禽獸又何足難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乃若所憂則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

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由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君子之憂憂不如堯舜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若夫君子所患則亡矣非仁無為也非禮無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不患矣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如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己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疏孟子曰至君子不患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責己小人不改比之禽獸故不足難也蹈仁行禮不患其患也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至人常敬之者孟子言君子之人所以有別於衆人者以其存心與衆人別也君子之人常以仁道存乎心又以禮存乎心以仁存乎心者是愛人者也有禮存乎心者是敬人者也愛人者人亦常愛之敬人者人亦常敬之蓋人所以亦常愛敬之者抑以能有然之道也有人於此至又何難焉孟子又設言今有人在此其待我者以橫逆暴虐之道而待我則為君子者必自反責於己也以其是我必不仁又無禮也此所以待我以橫逆故曰此物奚宜至哉言此人何為以此橫逆加我哉是必於我有不仁之心有無禮之行此人所以如是而加我矣既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禮矣其橫逆加我又由此者君子之人又必自反責其己以為是我必有不忠之心矣自反既以有忠其橫逆加我猶又由此君子之人乃曰此人以橫逆暴虐之道加我是亦妄人矣如此為妄人矣則與禽獸奚擇有異哉既為禽獸於我又何足責難焉此君子之人又自歸己而不寵彼之累矣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至君子不患矣若孟子言如此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患而無一朝之患難乃若君子有所憂慮是亦不為無焉然而有憂者但憂慮而為舜帝亦一人也我亦一人也舜帝既為法於天下可傳之於後世以為人所取則而我猶尚未免為鄉俗之人此則君子可憂也既以憂之是如之何憂言憂但慕如舜為法可傳於後世而止矣然則君子其於有所患則無矣非仁之事既以無為非禮之事既以不行然而如有一朝之患則君子亦不為之患矣縱宜以非己之有猶過行招之也其所以有患者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前所謂橫逆待我是必妄人也已於禽獸又何足難焉正此之謂也孟子言之是亦欲人以仁禮存心其有橫逆加已又當反己故無患及耳

禹稷當平世三過其門而不入孔子賢

之顏子當亂世居於陋巷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
其憂顏子不改其樂孔子賢之孟子曰禹稷顏回
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
飢者由己飢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
地則皆然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窮而樂道者也孟子以
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急民之難若是顏子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任其位故勞佚
異今有同室之人鬭者救之雖被髮纓冠而救之
可也鄉鄰有鬭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惑也雖
閉戶可也纓冠者以冠纓貫頭也鄉鄰同鄉也同室相救是其理也喻禹稷走赴鄉鄰非其事顏子所以
閉戶而高枕也【疏】禹稷當平世至可也○正義曰此章言顏子之心有同禹稷者也禹稷當平世至易地則皆然

者孟子言大禹與后稷皆當平治之世急於為民三過家門
而不入其室孔子皆以為賢故尊賢之顏淵當危亂之世不
得其用居處於隘陋之巷但以一簞盛其食一瓢盛其飲而
飲食之時人皆不堪忍此之憂顏淵獨樂於道而不改其樂
孔子亦以為賢孟子乃至於此乃自曰禹稷顏回三人其道
則同耳以其大禹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洪水而沉溺也后
稷於是時思念天下有因水土未平而被飢餓之者亦如己
被其飢餓也是以三過家門而不入其室而為民如是之急
也禹稷與顏子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禹稷顏子在禹稷之世
亦能如禹稷如是為民之急禹稷在顏子之世亦能不改其
樂是亦為同道者也若其有異但時之一平一亂矣今有同
室之人至可也者孟子又以此言比喻之謂禹稷為民如是
之急若今有同室之人有鬭爭之者救勸之者雖被髮而纓
冠於頭而救勸之可也無它以其人情於同居是為親者也
如有鬭爭而不救勸之是疏其親也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
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憂民者也孟
子固以同室之人救鬭為喻禹稷在陋巷而不改其樂若今
有同鄉之人有爭鬭者如被散其髮而纓冠於頭而救勸之
則為惑者矣雖閉戶而勿救之可也無它以其鄉鄰於己為
疏非親也如往救之是親其疏矣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

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
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由此推之則孟子
謂禹稷顏回同道是其不誣於後世也孔子曰賢哉回也是
孔子賢顏回之謂也又曰禹吾無間然矣是孔子賢禹之謂
也南宮括曰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孔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
若人以此觀之孔子美南宮括云及此二人者如此是知孔
子有賢於禹稷也抑亦是孔子賢稷之謂也然而三過其門
則主乎禹今孟子則兼稷言之何也曰孔子言躬稼其亦主
於稷而乃兼禹言之以禹之治水非稷之播植則無以奏
粒食非得禹之平水土則無以為躬稼是二者未常不相待
為用耳孔孟交言之是亦一道也蓋躬稼而有天下雖出乎
南宮括之言然孔子美之者亦孔子之言也故云孔子言也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
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匡章齊人也一國皆稱不孝問孟子何為與之遊又禮之
以顏色喜悅之貌也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
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不顧父

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母之
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為父母戮四不孝
也好勇鬭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
是乎惰懈不作極耳目之欲以陷罪戮及父母也此五者人所謂不孝之行章子豈有一事於此五不孝中也
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責善朋友之道
也父子責善賊恩之大者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天章子豈不欲有夫妻
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終
身不養焉夫章子豈不欲身有夫妻之配子有子母之屬哉但以身得罪於父不得近父故出去其妻屏遠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

者是則章子已矣章子張設其心執持此屏妻子之意以為得罪於父而不若是以自責罰其罪則罪益大矣

疏公都子曰至則章子而已矣〇正義曰此章言匡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己衆人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至敢問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匡章通國之人皆稱為不孝者夫子乃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是何也孟子曰世俗之人所謂不孝者有五至五不孝也者孟子答之言世俗之人所謂為不孝者有五惰懈其四支而不顧父母之養是一不孝也博弈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是二不孝也好貨財私愛其妻子而不顧父母之養是三不孝也縱其耳目之所欲以為父母之羞辱是四不孝也好勇鬭很以危其父母是五不孝也章子有一於是乎者言章子於此五不孝之中有一事於此乎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至賊恩之大者言夫章子以子父相責以善而不相遇合也責以為善者朋友切磋琢磨之道也如父子相責以善是賊害其恩之大者也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至是則章子而已矣者孟子又言夫章子豈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屬哉為得罪於父不得近焉故用出其妻屏其子終身不為妻子所養也其設心以為不若是則罪之大者矣是則章子之行如此而已矣蓋章子之所以有此行者以其父不義而己不敢從其所為故也以其不從父之不義而得罪於其父是以出妻屏子以自責罰焉此章子之行所以為可與之遊而可禮貌之也孟子所以與之遊而禮貌之者蓋謂章子有不義之父雖爭之而不從其所為而與其得罪於州閭鄉黨寧熟諫而不從也此言章子之行可以明為子者之道而父有不義則子不可不爭之以諫之也又言為人子者當以爭之可也不可言其不從而不諫也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

曾子居武城越寇至何不去之也

或曰寇至盍去諸

或人曰寇至何不去之

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

寓寄也曾子欲去戒其守人曰無寄人於我室恐其傷我薪草樹木也寇退則曰修治我牆屋我將來反

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

左右相與非議曾子者言武城邑大夫敬曾子如此而寇至先去使百姓瞻望而放效之寇退而反殆不可如是曾子何以行之也

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有負芻之禍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行謂左右之人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氏有作亂者曾子弟子七十人皆去之不與其難言師賓不與臣同也

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

伋子思名也子思欲助衛君赴難

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

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也故去留無毀子思微少也又為臣委質為臣當死難故不去也子思與曾子易地皆然

疏曾子居武城至易地則皆然〇正義曰此章言曾子子思皆為不去非不為也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至或曰寇至盍去諸者言曾子居武城之邑有越國寇至或人乃謂曾子曰寇至何不去之乎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牆屋我將反者曾子乃戒其守舍人曰無寓寄人於我居室恐其毀傷我之薪草樹木及寇退則曰修治我牆屋我將反也寇退曾子反至殆於不可者言寇退而曾子乃反居此左右之人曰武城之大夫待先生如此之忠敬也寇至則先去以為民之望寇退則反殆於不可如是也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至未有與焉者沈猶行曾子弟子也謂左右之人曰此非汝所能知也昔沈猶氏有負芻者作亂從先生者七十人未有與此難者子思居於衛至君誰與守者子思居衛之國有齊寇或人曰寇至何不去之子思曰如伋去則君誰與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至易地則皆然者孟子引至於此乃曰曾子子思二人同道也曾子居於武城則師之道也如人之父兄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留則以臣微之故也其以無所拘也子思居於衛則臣之道也其去留可以無定其以所拘也

微小也當赴君之難不可去也無它以其有所拘也雖然二人如更易其地則皆能如是也謂子思居於曾子之所而為之師亦未必不能如曾子去而無所拘也曾子居於子思之所而為之臣亦未必不然如子思赴君之難而不去也故曰曾子子思同道案史記弟子傳曾子名參字子輿武城人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故教之業作孝經死於魯國○注伋子思名也○正義曰案世家云子思名伋字子思伯魚之子孔子之孫也年六十二嘗困於宋子思作中庸沒於衛

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儲子齊人也瞯視也果能也謂孟子曰王言賢者身貌必當有異故使人視夫子能有異於衆人之容乎

孟子曰

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同耳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我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衆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疏 儲子至同耳○正義曰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儲子謂孟子曰齊王使人視夫子果有以異於衆人乎以其齊王必謂孟子之賢貌狀須有異於人也孟子荅之曰我何以有別異於衆人哉雖堯舜之盛亦與人同其貌狀耳但其所以有異於衆人者特以仁義之道與人異耳孟子言此則知齊王足為不達者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注儲子齊人也○正義曰蓋亦因經而為言之也故孟子仕於齊今此乃曰王使人來者是知為齊人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良人夫也盡富貴者夫詐言其姓名也其妻告其妾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吾將瞷良人之所之也妻疑其詐故欲視其所之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徧國中無與立談者卒之東郭墦閒之祭者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此其為饜足之道也施者邪施而行不欲使良人覺也墦

閒郭外冢閒也乞其祭者所餘酒肉也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於中庭妻妾於中庭悲傷其良人相對涕泣而謗毀之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施施猶扁扁喜悅之貌以為妻妾不知此欺驕之也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由用也用君子之道觀之今求富貴者皆以枉曲之道昏夜乞哀而求之以驕人於白日此良人為妻妾所羞而泣傷也幾希者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

疏 齊人至幾希矣○正義曰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指羞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至幾希矣者孟子記此以譏時人苟貪富貴而驕人者也言齊國中人有一妻一妾者而居處於室其良人出外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其妻問所與飲食酒肉者良人則盡以為富貴者與之也其妻遂告其妾曰良人出門則必饜飽酒肉而後歸問其所與者良人皆以為富貴者與之也而未嘗見有富貴顯達者來家中我將瞯其良人所往妻疑之故欲視其所往也明日蚤起乃邪施其身微從良人之所往徧盡一國之中無有與良人立談話者終往齊國東郭之冢有冢閒之祭者良人乃就乞其餘祭之酒肉不飽又顧視而求之於他人以此遂為饜足之道其妻乃先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乃若此而乞之祭者為饜足遂與其妾非訕良人而相對涕泣於中庭之間而良人未之知其妻妾非訕其已又施施然喜悅從外來歸後驕泰其妻妾孟子引至此乃曰由此齊人觀之則今之人所以論求富貴利達者其妻與妾不羞恥不相對涕泣於中庭者幾希矣言其少也若君此齊人耳蓋孟子之言每每及此者所以救時之弊不得不如是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八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上

萬章章句上　凡九章

趙氏註　萬章者萬姓章名孟子弟子也萬章問舜孝猶論語顏淵問仁因以題其篇也　孫奭疏

疏　正義曰前篇論離婁之明此篇論萬章問孝盡以明者當明其行而行莫大於為孝今萬章問孝故以萬章為此篇之題以次於前篇矣此篇凡十八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據此上卷凡有九章而已一章言孝為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其父母也二章言仁聖所行若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三章言仁人之心四章言孝莫大於嚴父行莫大於蒸蒸五章言德合於天則天爵尊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六章言義於人則四海宅心守正不足則聖位貴保者也七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齊時物守已直行不枉道以取容八章言君子大居正位以措進退屈伸違節不道直信九章言君子時行則行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其餘九章分在下卷洛有說焉○註萬章至篇也○正義曰萬章孟子弟子已說在叔段云論語顏淵問仁者蓋論語第十二篇首顏淵問為仁孔子曰克己復禮為仁因以顏淵目其篇蓋其文也孟子於此則而象之爾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　問舜往至于田何為號泣也謂耕于歷山之時然也　孟子曰怨慕也　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之厄而思慕也　萬章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然則舜怨乎　言孝法當不怨如是舜何故怨　曰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吾既得聞命矣號泣于旻天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公明高曰是非爾所知也　長息公明高弟子公明高曾子弟子旻天秋天也此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　恝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舜號之故為言高息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悲豈可恝然無憂哉因以萬章具陳其意耳　我竭力耕田共為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　我共人子之事而父母不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己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　帝堯也堯使九子事舜以為師以二女妻舜百官致牛羊倉廩致粟米之餼備具餽禮以奉事舜於畎畝之中由是遂賜舜以倉廩牛羊使得自有之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孟子時尚書凡百二十篇逸書有舜典之敘亡失其文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典及逸書所載獨丹朱以胤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於堯典[illegible]子也八三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載見於經　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　天下之善士多就舜而悅之胥須也堯須天下悉治[illegible]而讓之而舜不安也為不得於父母故其如窮人無所歸往也

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illegible]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言為人所悅將見禮君子天子皆不足以解憂獨見愛於父母[illegible]　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　[illegible]　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　大孝之人終身慕父母若老萊子七十而慕衣五綵之衣為嬰兒匍匐於父母前也我於大舜見五十而尚慕父母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

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疏萬章問舜往于田至予於大舜見之矣○正義曰此章言大孝百行之本無物以先之雖富有天下而不能取悅於父母也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為其號泣也者萬章問孟子謂舜往耕于田乃號泣于旻天是何為其號泣於天也旻天秋天之號也孟子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是也孟子曰怨慕也孟子答之曰舜所以號泣于田者自怨遭父母之惡而思慕之也萬章曰父母愛之予然乎萬章又曰父母以慈愛之而思其子子則當喜悅而不敢忘其父母之所愛父母以惡之其子亦當勤勞奉事之而不可怨恨其父母今舜若是則舜誠有怨其父母乎曰長息問於公明高至亦非爾所知也孟子雖以自為言拒之乃記以長息問公明高之言而答也言長息常問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我既以得聞教命矣號泣于旻天則我不能知也故問之公明高乃答之曰此非爾所能知者也以其所問不得其義汝答之此也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恝至於我何哉者孟子又言夫公明高以謂孝子之心有不得意於父母為不若此怨恝彼而無憂也以其有不得父母意故有是怨也其舜所謂我竭力盡其力而耕作田業共為子之事以奉養父母而父母今反不我愛而誠於我有何罪哉故自求責於己而號泣怨慕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

至予於大舜見之矣孟子至此乃繼其言而答萬章言舜為帝使其子九男與二女兼百官及牛羊倉廩咸皆備具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善士多就歸舜而從之者堯帝又將胥以天下而遷位讓之舜尚以為不得安於父母其亦憂懣若窮困苦極之人無所歸告者矣天下之善士悅而就之是人之所欲也而尚不足以解舜之憂好色之女是人之所皆欲者也妻以堯帝之二女而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富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之尚亦不足以解舜之憂貴是人之所皆欲者也而堯將以天下遷而讓之而為天子尚亦更不足以解其憂是以人悅之好色富貴此數者無足以解舜之憂惟得於父母然後可以解其憂夫人少小之時則知思慕父母及長壯則好其女色則思慕其少艾有妻子則思慕其妻子至於為仕則思慕其君如不得遇於君則熱中心而恐懼之也是則人之常情如此如為大孝者則終身思慕父母而不忘也孟子言至於五十之歲者而思慕父母而不懷忘者我於大舜見之矣故疑以見答其萬章之問○註辭于壁上○正義曰上卷首章已說詳矣○注堯也至不復見○正義曰云堯典曰釐降二女不見九男惟丹朱嗣之子臣下以距堯求禪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二女即娥皇女英是也案尚書堯典放齊曰胤

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孔安國云胤國名子爵朱名之名也皋陶云無若丹朱傲孔注云丹朱堯之子是堯九子但見丹朱一人矣其餘八子亦未詳以其經傳無見焉云晉獻公九人以事見於春秋餘四子亦不所見者按莊公二十八年左傳云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凡此人得見其五人此五人是也云獻公有九人按史獻公有子九人而大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慕至人之情○正義曰云少年少也艾美好也經傳無見焉子若以少女為少艾也又說文云艾老也長也又曰五十曰艾是則艾謂老長之稱也謂之少艾又安可乎文美好也者又不知何據為之說也亦未可知○注老萊子七十而慕○正義曰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萊子者按高士傳云老萊子楚人少以孝行養親七十父母猶存萊子服荊蘭之衣為嬰兒戲於親前焉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啼誠至發中楚室方亂乃隱耕於蒙山之陽著書號萊子莫知所終又云老萊書云楚王聘之衣出列女傳○今不長萬章問

曰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詩齊風南山之篇言娶妻之禮必告父母信誠也誠詩之言何為舜不告而娶也孟子曰告則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倫也如告則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是以不告也舜以父母惡舜常欲害之告則不得娶懟是廢人之大倫以懟父母也萬章曰舜之不告而娶則吾既得聞命矣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帝堯也舜須告父母先合以舜是帝堯何不告舜父母以妻舜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帝堯知告舜父母止之舜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完治廩倉階梯也使舜登廩屋而捐去其階焚燒其廩也一說捐階舜即旋從階下瞽瞍不知其已

下故焚廩也使舜浚井舜入而即出瞽瞍不知其已出從而揜其井以爲舜死矣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象舜異母弟也謨謀蓋覆也都於也君舜也舜有牛羊倉廩之奉故謂之君咸皆績功也象言謀覆於君而殺之者皆我之功欲以分舜之有取其善者以爲已之功也 牛羊父母倉廩父母 欲以牛羊倉廩與其父母 干戈朕琴朕弤朕二嫂使治朕棲 干楯戈戟也琴舜所彈五弦琴也弤彫弓也天子曰彫弓堯禪舜天下故賜之彫弓也棲牀也二嫂娥皇女英使治牀欲以爲妻也 象往入舜宮舜在牀琴象曰鬱陶思君爾忸怩 象見舜生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爾辭也忸怩而慚是其情也 舜曰惟茲臣庶汝其于予治 處此也象素憎舜不至其宮也故舜見來而喜曰惟念此臣衆汝故助我治事 不識舜不知象之將殺己與 萬章言我不知舜不知象之將殺已與何爲好言順辭以答象也 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奚何也孟子曰舜何爲不知象將殺己也仁人愛其弟憂喜隨之象一言思君故以順辭答之 曰然則舜僞喜者與 萬章言如是則爲舜行詐偽也而詐喜以悅人矣 曰否 昔者有饋生魚於鄭子產子產使校人畜之池校人烹之反命曰始舍之圉圉焉少則洋洋焉攸然而逝子產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孟子言否云舜不詐喜也因爲說子產以喻之子產鄭國之子公孫僑大賢人也校人主池沼小吏也圉圉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校人出曰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愛兄之道來故誠信而喜之奚僞焉 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故子產不知校人之詐

食其魚象以其愛兄之道來向舜是亦其類也故誠信之而喜何爲僞進也

疏 萬章問曰至奚僞焉〇正義曰此章言仁聖所存者大舍小從大達權之義不告而娶守正道也萬章問曰至何也者萬章問孟子言齊風南山之詩有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如信此詩之言宜莫如舜信之今舜乃不告父母而娶是如之何也孟子曰至是以不告也孟子答之曰舜如告父母則不得娶也男女居室是人之大倫者也如告之則舜必不得娶也不得娶是廢人之大倫以致怨懟於父母也是以舜爲此所以不告父母而娶也萬章曰至何也者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不告而娶則我既已得聞教命矣然堯帝而以二女妻於舜而不告舜父母是如之何也故以出聞之妻者以女嫁人謂之妻也曰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又答之曰帝堯亦知告舜父母則舜父母止之則不得以妻之也萬章曰至不知象之將殺己與萬章又問孟子言舜之父母使舜完治倉廩舜既登倉廩即捐梯而下瞽瞍不知已乃焚廩欲因此以燒殺其舜又使舜浚之深食其井舜既入井即反出之瞽瞍不知已出又從而揜之以爲殺其舜有弟名象乃曰謀揜舜而殺都君者皆我之績之功也都君則象稱舜也象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

爲之都君矣註曰都於也其說亦通又曰牛羊父母倉廩與父母干戈留我琴亦留我弤亦留我二嫂使治我之牀以爲我妻欲復父母分此故象謀言爲蓋都君者咸我績耳於是象往舜之宮適舜又在牀而鼓五弦之琴愕然反其辭曰我鬱陶精思君故發此遂往視其面而乃慙恥於舜宮也以其恐舜知己欲其二嫂故見此舜曰惟念此臣故其于予治是舜見象素不來至其宮乃甚見至宮乃喜曰念此臣之衆汝其來助我治耳如此故萬章乃問孟子言舜不知其弟象之將欲殺其己與故以此好言而答其象也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孟子又言舜何爲而不知象謀殺己也以仁人愛其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故以好言答之已曰然則舜僞爲喜以悅人者與曰否奚爲喜子又答之曰舜非爲喜以悅人者矣又引鄭子產有饋生魚事而辭之言往者有人饋生魚於鄭之子產子產使之乃役主池沼之吏曰校人者當養於池校人烹其而食之遂反命告於子產曰我始初放之於池則魚尚羸劣困然於水以爲未然乃曰此魚是得其所哉故重言之乃嘆魚之得志於水其悠然也其校人乃出而與人曰誰謂子產爲智者有而於人子既烹而食其魚子產乃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此孟子故於此言故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也彼象以愛兄之道來至於當是以但斯以其方欺也故舜遂以誠信而喜之奚偽焉亦其求故以好辭苓之矣何爲以舜爲喜以誠信之而不偽也人謂子產之謂校人其在幾以之間故也○注正義云方云猶云以其方欺君子必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曰欲去舜使舜上塗廩瞽瞍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瞍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爲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瞍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瞽瞍象喜以舜爲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父母分於是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愕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瞍愛弟彌謹凡此亦其事也以爲史記之文也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爲實無是事也至其妻帝二女與琴弤朕棲之說○昔注不可以爲生者有判之文也云干戈孔安國云干楯也周禮五兵之戈戟也今之句孑戟或謂之雞鳴擁頸義曰云干楯也云戈戟也云琴舜琴也云弤雕弓也說文云弤弓也爾雅云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鄭注云弭以骨角爲飾爾雅又云弓以象骨爲飾者謂之弭云戈句孑戟也胡以內接者也外博四寸胡六寸

三鋒戟也內長四寸半胡長六寸以其與戈相類故云戈戟也論語云彤弓一彤矢百者形弓赤弓也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規士之弓合三而成規彤弓爲天子賜諸侯之弓也說文云弤弓也云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規諸侯之弓合七而成規大夫合五而成規士合三而成規云琴舜琴者史記云舜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是其琴也云二嫂帝之二女娥皇女英是也○以其注云鄭子產鄭公孫僑也姓公孫名僑字子產而言曰子產者鄭大夫公子發之子子國之子也云正義曰子產姓公孫名僑字子產鄭公子發之子子國公孫之子爲鄭大夫云公孫僑者以其公子之子稱公孫故曰公孫僑子產相鄭三十年卒孔子聞之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萬章怪舜何以放之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有庳之國以爲象封之或曰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誅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舜誅四凶以其惡也象惡亦甚而封之仁人用心豈當如是乎罪在他人當誅之在弟則封之曰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身爲天子弟爲匹夫可謂親愛之乎孟子言仁人於弟不問善惡親愛而已封者欲使富貴耳身爲天子弟爲匹夫豈可爲親愛之哉敢問或曰放者何謂也萬章問或言放之意曰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故謂之放豈得暴彼民哉孟子言象雖封爲有庳之君象不得施教於其國天子使吏代其治而納貢稅焉故謂之放象不得暴其民也雖然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不及貢以政接于有庳雖不使象得豫政以常常見之其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也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此之謂也

疏萬章問曰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仁人之心也萬章問孟子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者萬章問孟子以謂象日以殺舜爲事舜既立爲天子乃則放之何如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者孟子答之曰是封之也有人言是放之萬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至在弟則封之者萬章言舜流放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誅殺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此四者不仁之人而天下咸服之則象至不仁者封之有庳之國則有庳之國人何罪焉仁人之心固如是乎在他人則誅之在弟則封之是如此乎○注尚書云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孔安國云幽州北裔也崇山南裔也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爲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之山也羽山東裔在海中殛鯀方命圮族績用不成

史記云共工少皞氏不才子天下謂之窮奇者也驩兜帝鴻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渾沌者也鯀顓頊氏不才子天下謂之檮杌者也曰仁人之於弟也至可謂親愛之乎孟子又荅之曰仁者之人於其弟也不藏怒心不宿怨但親愛之而已以親之者以欲其貴也愛之者以欲其富也今舜封象於有庳者是所以富貴之也如舜身自為天子而使弟只為匹夫可謂為親愛其弟者乎有庳國之名號也或問放者何謂也萬章又問孟子或人言放之者是何謂也曰象不得有為於其國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荅之曰象之於庳不得施政事於其國中天子使吏代之以治其國而納天子之貢賦焉故謂之為放也象豈得暴彼有庳之民哉其吏代之計也雖然欲常常見之故源源而來如水之流與源而通不以貢常禮乃來也其自至而見天子如天子以政事接見有庳之君也故孟子云此之謂也○註云自常常已下蓋尚書逸篇之辭○正義曰按隋書經籍志尚書逸篇出於齊梁之間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書之殘缺者故附尚書之末曾有三卷徐邈為之註焉蓋其是也

咸丘蒙問曰語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識此語誠然乎哉

咸丘蒙孟子弟子語者諺語也言盛德之士君不敢臣父不敢子堯與瞽瞍皆臣事舜其容有蹙踧不自安也孔子以為君臣父子危岌岌乎不安貌也故曰殆哉不知此語實然乎

孟子曰否

言不然也

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

東野東鄙田野之人所言耳咸丘蒙齊人也故聞齊野人之言書曰平秩東作謂治農事也

堯老而舜攝也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

孟子言舜攝行事耳未為天子也放勳堯名徂落死也如喪考妣思之如父母也遏止也密無聲也八音不作哀思甚也

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舜既為天子矣又帥天下諸侯以為堯三年喪是二天子矣

王二言不得並也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

不以堯為臣也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

詩小雅北山之篇普徧也徧天下循土之濱無有非王者之臣而曰瞽瞍非臣如何也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

孟子言此詩非舜臣父之謂也詩言皆王臣也何為獨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養父母乎是以怨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欲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文不顯乃反顯也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孑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己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為天子父尊之至也以天下養養之至也

尊之至貴為天子之父養之至舜以天下之富奉養其親至孝也

詩曰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謂也

詩大雅下武之篇周武王所以長信孝道欲以為天下法則此舜之謂也

書曰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

書尚書逸篇祗敬載事也夔夔齊栗敬慎戰懼貌舜既為天子敬事嚴父戰栗以見瞽瞍瞽瞍亦信知舜之大孝若是為父不得而子也以此解咸丘蒙之疑○

疏咸丘蒙至不得而子也○正義曰此章旨言孝莫大於嚴
父而尊之身行又得於天下然而親子之以者也咸丘蒙
問曰至岌岌乎哉者咸丘蒙問孟子曰古語有云盛德之士
君不得而臣之父不得而子之今舜南面而立為天子堯
帝乃率天下諸侯北面而朝之而舜見瞽瞍其容蹙然而
不敢自安孔子亦云於此時也而天下殆哉岌岌乎如此岌
岌不安之貌也然未知此語誠實如是乎孟子曰否此非君
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者孟子曰否不然也此語非君
子之言也此乃齊東邑野人之語也堯老而舜攝之至是二
天子矣孟子又言堯帝既老而舜於是攝行堯所事所以為
天子也堯典之篇有云言舜攝堯行事至二十有八年故放勳
乃徂落而死放勳堯之號也[illegible]
則死也堯既死天下百姓如喪其父母三年四海之內絕盡
八音八音哀思之甚也禮記曰生曰父曰母死曰考曰妣鄭
註云考成也言其德行之成也妣之言媲也媲於考也八
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是也孔子云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也
舜既為天子矣又率諸侯以為堯三年之喪是則為二天子
矣古曰與王不可得而並也以其兩方為堯行喪為天子
故也咸丘蒙曰至非臣如何者咸丘蒙又言舜之不臣堯
覵識既得聞教命矣然而詩小雅北山之篇有云溥天之下
莫非為王之土也率土之濱莫非為王之臣而舜既為天
之臣而舜既得為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是如之何
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至是周無遺民也者孟子又答之曰
此北山之詩云非是舜臣父之謂也此詩蓋言勞於王事
而不得奉養其父母者也故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濱莫非王臣言皆是王臣也以我獨為王事者也何為獨
使我以賢才而勞苦不得奉養其父母也故以是而悲之也
故說詩者不以文而害辭又不可以其辭而害其詩也
人之志以己之心意而逆求於詩人之志是為得詩人之辭
旨人如說詩者但以歌辭之餘為然而不以己之意而求其詩
人志之所存而求得詩人之旨而已矣則雲漢之詩有云周
餘黎民靡有孑遺信以言此是周無遺民矣殊不知此雲漢
之詩其詩人之志蓋在憂旱災以其多有死亡者矣今其辭
民無有孑遺謂殘不遺旱災者非謂無民也子謂此孟子
引此所以證此北山之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亦非謂舜臣父之義此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至
是為父不得而子也者孟子又言孝子之至不可以有加者
莫大乎尊親為之至也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其親
是為尊親之至也今瞽瞍為天子之父是舜尊親之至者也
舜以天下奉養之是養之至者也詩大雅下武之篇云武王

長言孝心之所思所思者則法太王王季文王三后之業
行耳此亦舜之謂也書於大禹謨篇亦云舜敬以事見于父
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信順之見舜以賢為父而不
得子之也孔安國注云夔夔悚懼之貌也允信若順也○註咸丘
蒙○正義曰云為孟子弟子齊人也者以經齊東未詳今按春
秋咸公七年有焚咸丘杜預云咸丘魯地以此推之則此所註
謂咸丘蒙者豈咸丘之人有以蒙為名者邪是未可知也註
乃云齊人也者蓋魯國孟子時為齊之所侵故咸丘之地乃
為齊之地故也有所問於孟子即為弟子矣○註書尚書篇
帳○正義曰孔安國傳云甲內次亭吏作之事以為虞也○
註詩小雅北山之篇○正義曰此篇蓋刺幽王役使不均己
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也○註大雅下武之篇○正義
曰此詩蓋言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也○註
逸篇○正義曰據今大禹謨有云此非特止於逸篇故也言記
矣

孟子注疏解經卷第九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萬章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萬章問知堯實以天下與舜否）孟子曰否（堯不與之天子不能違天命也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是也）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天下當與天意合之非人之命名）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萬章言誰與之也）曰天與之（孟子曰天與之）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萬章言天有聲音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曰天不言語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又以其事從而示天下也）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萬章欲知示之之意）曰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使天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不能使天子與之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不能使諸侯與之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孟子言下能薦人於上不能令上必用之舜天人所受故得天下也）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萬章問天人受之云何）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百神享之祝禱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舜相堯二十有八載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為也天與之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故曰天也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而居堯之宮逼堯之子是篡也非天與也（南河之南遠地南夷也故言然後之中國堯子丹朱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此之謂也（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

【疏】正義曰此章指言德合於天則天爵歸之行歸於仁則天下與之天命不常此之謂也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堯以天下與舜有之乎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者孟子言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者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舜有天下也誰與之也曰天與之者孟子荅以爲天與之也天與之者諄諄然命之乎者萬章又問天與之舜者天有聲音諄諄然命與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者孟子又荅之以爲天不以言語命之但以其人之所行善惡與其事從而示之而已矣曰以行與事示之者如之何者萬章又問孟子以行與事示之其如之何曰天子能薦人於天至示之而已矣者孟子言天子但能進人於上天而已又不能使上天必與之天下諸侯能薦人於天子而不能使天子必與之爲諸侯大夫能薦人於諸侯而不能使諸侯必與之爲大夫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曰敢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如何者萬章又問薦之於天而天受之暴之於民而民受之其如之何也曰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者孟子言使舜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也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天與之人與之故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也書云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是天受之也所謂百神享之亦可知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是暴之於民也所謂百姓安之亦可知也曰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爲尊者也民近而在下是爲卑者也然於天則謂之薦於民則謂之暴者聖人之於天則薦之而已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於民則顯其功業而使之向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

之者，即是與之也。舜相堯至此之謂也，孟子又言舜雖行堯事輔相之，得二十八年之久，非人所能爲之也，乃天與之也。堯帝既崩死，舜乃天下諸侯爲堯三年喪，三年喪既畢，舜乃逃避堯之子丹朱而居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而來者，不往朝覲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朝覲於舜，訟獄者有未決斷者，不往求治於堯之子丹朱而往求治於舜，謳歌吟詠者亦不謳歌吟詠堯之子丹朱而謳歌吟詠於舜，故曰天與之也。如此然後往歸中國，履天子之位焉。如使舜不避堯之子而居堯帝之宮，逼堯之子，是則爲篡奪者也，非謂爲天與之也。泰誓篇亦云天之所視，從我民之所視；天之所聽，從我民之所聽，是天與之、人與之之謂也。○注「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正義曰：案論語堯曰「咨爾舜」有此文，書亦有此，何晏曰：曆數，列次也。孔安國云：曆數，天道謂天曆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曆數謂天道。○注「河南，南夷也」。○正義曰：案劉熙云：舜與禹同之南，九河之最南者是也，是爲南夷也，所謂中國者，帝王所都爲中，故曰中國。○注「泰誓，尚書篇」。○正義曰：孔安國傳云：泰誓者，大會以誓衆也。又云：天因民以視聽，民所惡者，天誅之而已。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陶禹之德衰，不傳於賢而自傳於子，有之否乎？孟子曰：否，不然也。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言皆天也。昔者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喪畢，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天下之民從之，若堯崩之後不從堯之子而從舜也。禹薦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喪畢，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陰。朝覲訟獄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啓，曰：吾君之子也。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堯，禹之相舜也，歷年多，施澤於民久。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益之相禹也，歷年少，施澤於

民未久。舜薦禹，禹薦益，同也。以啓之賢，故天下歸之；益未久，故也。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之中以藏處也。舜禹益相去久遠，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爲也。莫之爲而爲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自無也。人無所欲爲而橫爲之者，天使爲也；人無欲致此事而此事自至者，是其命而已矣，故曰命。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故仲尼不有天下。仲尼無天子之薦，故不得以有天下。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假以先之位，非如桀紂，天故得有天下也。繼世而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益値啓賢，伊尹値太甲能改過，周公値成王有聖德，不遭桀紂，故以匹夫而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於天下，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于亳。太丁，湯之太子，未立而死。外丙立二年，仲壬立四年，皆太丁之弟也。太甲，太丁之子也。伊尹以其顛覆典刑，故放之於桐邑。處，居也。從湯之墓行於治也，治而能遷善以聽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湯都之亳也，反天子之位也。周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於殷也。周公與伊尹、益，皆有聖賢之德，不有天下。孔子曰：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唐虞禪賢，夏后殷周繼世，其義一也。疏「萬章問」至「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義，仁則四海宗之，守正不足則退位也。萬章問孟子曰：世人有言至於禹之代而德衰，不傳於賢而傳於子，有諸此事否？孟子答之曰：否，不然也。天與之賢則與賢者，天與之子則與子，以其贍天如何耳。昔者舜薦禹於天，及得十有七年，舜於是崩死，禹以三年服喪畢，避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之民從禹若堯之

民之舜而不之丹朱也禹其後又薦益於天及得七年禹崩
崩既益以三年服喪畢益避禹之子啓避於箕山之陰朝
覲訟獄謳歌者皆不歸益而歸禹之子啓咸曰我君之子也
無他以其賢子丹朱不肖舜子商均亦不肖而舜之輔相佐
禹之輔相舜而歷年多矣施恩澤於民已久天下之民所以
歸舜與禹不歸丹朱商均也啓以賢能敬承繼禹之治民而益
又輔相禹但七年其歷年尚少不如舜相堯二十有八年禹
相舜十有七年之多而施恩澤於民亦未至久所以天下之
民不歸益而歸啓也又況啓有賢德與丹朱商均之不同舜
舜禹益相去年代已久遠其子之或賢或不肖天使然也非
人所能為之也人莫之為然而為然者故曰天使然也人莫
能致之此事而其事自至者是其命有是也言天與命者究
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天也天之使我有是
之謂命故曰命也天下善否天實使之然也祿位恣服乃其
所命故也今丹朱商均與啓三者之或賢或否是其天也天
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
常孔子云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丹此亦天與命之意也匹夫
之賤而有天下者其義必如舜禹而又得天子薦之者故得
有天下也故孔子不有天下蓋言有德然而無天子以薦之
者是不有天下也繼世之君雖無仲尼之德然而藉父之位

又非有大故得有天下也夫天之所以廢滅者必若桀與紂
之暴虐然後無乃廢滅之矣故益伊尹周公三者不有天下
以其特值啓太甲成王三君皆賢天不廢此三君故益伊尹
周公所以不有天下也伊尹相湯王天下也及湯崩死太子
太丁未立而卒於是太丁弟外丙立外丙即位二年崩外丙
弟仲壬立仲壬即位四年崩太丁子太甲立太甲即位後頗
覆湯之典刑伊尹乃放之於桐宮又三年太甲乃自悔過而
然其已隱遷善身於桐宮於是居仁徙義以聽伊尹之教訓
後歸于亳都反天子之位焉周公之不有天下者益之於夏
禹伊尹之於殷湯故也孔子曰唐虞二帝禪讓其位夏后殷
湯周武繼父之位其義則一更無二也謂其義則一而無二
者蓋唐虞與賢夏后殷周與子一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
亦為與天則一而已故曰其義則一也云禪者蓋唐虞禪
而告傳位故曰禪也○注陽城箕山之陰皆嵩山下深谷中
正義曰案史記裴駰注云劉熙曰陽城是今之潁川也箕山
嵩高之北是也○注太丁湯之子至位也○正義曰案史
文已具在公孫丑篇內此更不錄然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
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稱孟子之過也○注丹朱
商均○正義曰堯舜之子皆有
益云娥皇無子商均女英生也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有諸 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有之否 孟子曰否不然 否不是也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焉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 有莘國名伊尹初隱之時耕於有莘之國樂仁義之道非仁義之道者雖以天下之祿加之不一顧而覦也千駟四千匹也也舉多不一顧視也一介草不以與人亦不以取於人也 湯使人以幣聘之囂囂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若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哉 其湯以幣聘之時囂囂然自得之志無欲之貌也曰豈若處畎畝之中而無憂哉樂我堯舜仁義之道 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與我處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哉 幡反也三聘既至而後幡然改本之計欲就湯聘以行其道使君為堯舜之君使民為堯舜之民 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 覺悟也天欲使先知之人悟後知之人也我欲以此仁義之道覺悟未知之民非我悟之將誰教乎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伊尹思念天下以仁義之道化民若己推排內之溝中其自任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說之伐夏桀救民之

命也吾未聞枉己而正人者也況辱己以正天下者乎枉己者尚不能以正人況於辱己之身而有正天下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欲潔耳或遠者處身遠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肯就也或不去者去爲能浼我也歸潔於身不汚己而已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以割烹也我聞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爲王不聞以割烹牛羊爲道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伊訓尚書逸篇名牧宮桀宮朕我也謂湯也載始也亳殷都也言意欲誅伐桀造作可攻討之罪者從牧宮桀起自取之也湯曰我始與伊尹謀之於亳遂順天而誅之也

疏萬章問曰至自亳○正義曰此章言賢達之理世務推政以濟時不枉道以取容期於益治而已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者萬章問孟子謂世人有言伊尹以負鼎俎割烹之事而干湯有之否孟子曰否至朕載自亳孟子答之曰否不是也伊尹耕於

有莘之國野而樂行堯舜二帝之道如非其義與非其道也雖祿賜之以天下之大且不顧而若無也繫馬雖千四之多亦其不眄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雖一草介亦不取諸人也以其伊尹所操守如是也湯聞如此之賢乃使人以幣帛之幣往聘之伊尹且囂囂然自得而曰我何爲以湯之幣聘是爲出哉我豈如居畎畝有莘之畎畝之中歸此以樂堯舜之道哉湯至三次使人往以幣帛聘之既至而後反然改本之計曰與我居畎畝之中由是以樂堯舜之道我豈如使此君成湯爲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湯之民爲堯舜之民哉我豈若吾身今得親見致君爲堯舜之君致民爲堯舜之民哉於是又曰上天之生此人民也是使爲先知以覺悟後知者也是使爲先覺覺悟其後覺者也我今亦以天民之先覺者也我將亦以伊尹樂堯舜仁義之道以覺悟今之民如非我覺悟之而誰能也孟子於此又言伊尹思念天下之之民雖一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恩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於溝壑中也其伊尹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然後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桀而救人民之厄也我未聞有枉其己而能正人者也而況伊尹肯辱己負鼎俎割烹之事以爲正天下者乎且聖人所行之迹不同也或遠處其身而不仕或近而仕君或去而不肯就或不去以爲爾爲爾焉能浼我哉但歸潔其

身而不汚己而已矣如是則我所以聞伊尹以堯舜之道干說其湯未聞以鼎俎割烹之事而要湯也故尚書伊訓之篇有云天誅伐始攻之罪者自牧宮起也湯言我始與伊尹謀之自亳也以此詳之則知伊尹非以割烹之汚而要湯伐桀者也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亳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亳所謂或不去是也○注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正義曰案史記殷本紀云伊尹名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于王道或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湯擧任以國政伊尹去湯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illegible]列女傳曰湯妃有莘氏之女劉向別錄曰九主者有法君專君授君勞君等君寄君破君國君三歲社君凡九品圖畫其形是也○註有莘國名至人也○正義曰案左傳莊公二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杜注云莘虢地也又云虢今滎陽縣是也云千駟四千匹○案論語孔子云齊景公有馬千駟孔安國註云千駟四千匹○註伊訓至牧宮○正義曰云伊訓尚書逸篇之名今之尚書亦有伊訓之篇乃其文曰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孔安國傳云造攻始也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又云湯始居亳孔安國云帝嚳都亳湯自商丘遷焉是則亳乃

嚳之都也今云殷都即因湯居而言爾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瘠環有諸乎有人以孔子主於癰疽瘠環之家者也瘠姓環名侍人也衛君之所近狎人也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爲之也否不也不如是也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爲之辭爾於衛主顏讎由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癰疽與侍人瘠環是無義無命也顏讎由衛賢大夫也孔子以爲主彌子彌子瑕也因子路欲爲孔子主孔子知彌子幸於靈公不以正道故不納之而歸於命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必曰有天命也若主此二人是爲無義無命者也孔子不悅於魯衛遭宋桓司馬將要

而殺之微服而過宋是時孔子當阨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孔子以道不合不見用於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欲殺乃變更微服而去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亦無諂惡之罪故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遭阨難不擇大賢臣而主貞子為陳侯周臣也於衛辭無阨雖何為主癰疽瘠環者也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近臣當為遠方來賢者為主遠臣當自遠而至當主於在朝之臣賢者若孔子主於卑辛之臣是為此人耳何謂孔子得見稱為聖人乎

疏萬章問曰至孔子○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大居正以禮進退屈伸達節不違貞信故孟子辯之正其大義者也萬章問曰至有諸乎萬章問孟子曰或有人謂孔子於衛國主癰疽之醫者於齊國主侍人好所名環者誠有諸此乎否孟子曰否至何以為孔子孟子之曰否言不如是也但好事賤人德行者為此言也夫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讎由賢大夫也彌子瑕之妻與子路之妻

是兄弟也彌子數乃謂子路曰孔子如主於我則衛之卿孔子可得也子路以此言告孔子孔子遂曰我有命也以其得與不得皆命也孟子於此言夫孔子進以禮而有辭遜之心退以義而有羞惡之心其得用與不得用則曰有命如為主於癰疽與侍人瘠環者是無義無命若也是孔子所不為也然則孔子於衛主顏讎由若以其義也於衛不主癰疽以其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宜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知所處也然而孔子以窮不悅於魯衛二國遂之宋國是時宋國司馬桓魋將要求孔子而殺之孔子乃變更微服而過宋當此時也孔子是遭其所不得已遂至陳主司城貞子家為陳侯周之臣孟子於此又曰我聞觀遠方之來臣若以其所為主者如何則知其賢否也今孔子如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二人但卑安之臣耳為卑人也可得為之孔子今以司城貞子之行不可得而評由貞謚而推之則司城貞子亦為守正之臣者也所當癰瘠環之述也然則孔子當阨不得已而主之者且如是況癰疽瘠環者也謂孔子皆主之乎蓋司寇之今以宋六卿考之則司城在司寇之上右師左師司馬司徒之下其位則六卿之中也古有司空之官無司城之名特宋有之者按左傳魯桓公六年宋以武公廢司空杜預曰武公名司空廢為司城也○註癰疽之醫寺人姓環名侍人也○正義曰

未詳其人但以經文推之亦誠然也○註顏讎由至靈公○正義曰案孔子世家史記云孔子自魯適衛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是顏讎由即顏濁鄒也為衛大夫又案魯哀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彌子飲衛侯酒杜預云彌子彌子瑕也是其有幸於衛靈公者也○註遭宋桓魋之厄至陳侯周○正義曰案史記孔子自衛過曹及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適鄭與弟子相失遂至陳主於司城貞子家歲餘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由是云陳之則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之卿非宋卿也亦恐史家誤云陳侯周陳懷公子也今案史記世家陳懷公之子名越者為湣公又案湣公年表六年孔子來是則陳侯周即湣公是公公之子湣公即位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伐陳殺湣公當哀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在陳孔子世家云孔子去則三歲晉楚爭強更伐陳及吳侵陳孔子遂曰歸與歸與陳孔子遷公六年來至吾三歲遂復適衛而歸魯是湣公入年去陳也由此推之則孔子主於司城是為湣公之臣侯今任子乃云為陳侯周臣是陳侯周即湣公也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信乎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羖羊皮為人養牛以是而要秦穆公之相實然否

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好事者構敗人之德行者為說此言也百里奚虞人也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名屈產良馬所生乘四馬也宮之奇虞國之所賢臣也諫之不欲令虞[illegible]百里奚不諫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已七十矣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穆公之為汙也可謂智乎不可諫而不諫可謂不智乎知虞公之將亡而先去之不可謂不智也時舉於秦知穆公之可與有行也而相之可謂不智乎相秦而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之

乎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年七十而不知食牛干人尹之為汙是為不智也欲言其不智下有三智知食牛干秦為不然也卒相秦顯其君不賢之人豈能如是言其實賢也

自鬻以成其君鄉黨自好者不為而謂賢者為之乎人自鬻於汙辱而已傅相成立其君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不肯為也況賢人肯辱身而為之乎

疏萬章問曰至賢者為之乎○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時行則行時舍則舍故能顯君明道不為苟合而為正者也萬章問曰至信乎者萬章問孟子謂或有人曰百里奚自賣五羖羊之皮於秦為人養牛以此而干秦繆公為之相令信乃為實然乎否乎孟子曰否至而謂賢者為之乎孟子答之以為否不信然也百里奚虞國之大夫也晉獻公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借道於虞以伐虢國虞之大夫宮之奇諫之令虞公無受璧與馬以借與道也百里奚不諫之以其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遂往秦時百里奚年已七十歲矣豈不知食養牛干秦繆公之為有汙辱也苟如是不知以食牛為汙辱可謂為智者言不可謂之智者矣知虞公為君不可得而諫故不諫可謂為不智乎言如此可謂為智者也又知虞公將亡其國而乃先去之而之秦不可謂之不智也特得舉用於秦國百里奚知秦繆公可與有行其道也遂輔相之可謂不智乎言可謂之智者矣及輔相秦繆公而顯其君名揚於天下又可傳於後世不為賢者而能如是乎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為自鬻以汙身今乃謂百里奚為賢者而肯為乎云百里奚不肯為是也○蓋宮之奇者按杜預春秋傳云虞之忠臣也○註五羖羊皮○正義曰說文云羖夏羊牡曰羖羊也○註垂棘至晉道○正義曰左傳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預曰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匹馬曰乘史記云百里奚者晉獻公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繆公媵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請以五羖羊之皮贖之楚人許之繆公乃釋其因授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矣又僖公五年云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為二年假晉道滅下陽是也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其虞虢之謂也宮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在此行也冬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此孟子之所以諫且云爾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九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萬章章句下　凡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註分上卷為下卷也。此卷凡九章：一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它人丘陵，猶可踰。二章言聖人制祿，上下差叙。三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三公友賢，養之以爵。四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不合則去，亦不淹久。五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六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七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八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九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遺同姓。凡此九章，合上卷九章，是萬章有十八章矣。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與鄉人處，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當紂之時，居北海之濱，以待天下之清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

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處，以為足以配其聖人，故數章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萬見上篇矣。此復言不視惡色，謂行不正而有美色者，若夏姬之比也。耳不聽惡聲，謂鄭聲也。後世聞其風者，頑貪之夫更思廉絜，懦弱之人更思有立義之志也。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如己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也。

說與上同

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也。爾為爾，我為我，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者，鄙夫寬，薄夫敦。

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接淅而行；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處而處，可以仕而仕，孔子也。

淅，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也。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宜，動中權也。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

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皆得聖人之一道。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孔子集先聖之大道，以成己之聖德者也，故能金聲而玉振之。振，揚也。故如金音之有殺，振揚玉音，終始如一也。始條理者，金從革，可始之使條理；終條理者，玉終其聲而不細也，合三德而不撓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

智者知理物，聖人終始同。

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

智譬猶人之有技巧也，可學而益之。以聖譬猶力之有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受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遠而至，爾努力也；其中的者，爾之巧也。思改其手，用巧意，乃能中也。

疏　孟子曰伯夷至非爾力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由力，力有常也；賢者由巧，巧可增也。仲尼天高，不可階；他人丘陵，猶可踰。所以小同而大異也。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至薄夫敦，已說上篇詳矣。此言不視惡色，不聽惡聲者，言伯夷清潔其身，不

欲以亂色留於明姦聲留於聰也於是使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莫不變而為廉潔之人懦弱之夫莫不發而為讀有立其剛志也聞下惠之和風者薄夫不鄙狹而為寬厚變溥寬而為圍厚也孔子之去齊至孔子也曰孔子之去齊淅遑但漬米不及炊而即行以去避惡故如是也去魯則遲遲曰得遲而不忍行去此為去父母國之道也所謂以去父母國孔子所生於魯國故為父母之國也大抵孔子聖之時者其去國可以速則速無於齊不憂如而行也可以久而久未去則久之故於魯國所以遲遲吾行也可以處此國則處之其未嘗有三年之淹可以仕於其君則仕之故有行可際可公養之伯也凡如此者故曰孔子如是也孟子曰至非蔚方也孟子又曰伯夷之行為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污其己而成其行於清也伊尹之行為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自為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為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是為也不以己異於物而無有所擇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之可以和也[illegible]

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成為孔子之和而不至下惠一於和也然則伯夷伊尹下惠皆止於一偏各未得其大全也[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能和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皆是其能全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變而殺者也知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以其孔子其旋加金

孟之隘而能清能任能和其終且如玉振無隘殺又能清而只任任而已知和而且清有始有終如一者也然則孟子於此且合金聲玉振之條理而終條理歸于孔子是其宜也然而始解理者是為智者之事也終條理者是為聖人之事也以智者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巧也以聖人而譬之則若人之有力也如射於百步之外為遠其射至於百步之外是人之力也其所以中的者非人之力也以其人之巧耳此譬伯夷伊尹下惠但如射於百步之外能至而不能中者也孔子於射能至又能中者也蓋能至亦射之善者矣而能至能中者又滿其善者也能清能任能和是聖人之善者也能至能中是滿其聖人之善者也此一段則孟子總意而解其始終條理也而其聖始終條理又解金聲玉振者也金聲玉振以喻孔子集三聖之大成者耳蓋條理者正條則有數而不紊按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注曼鄉韶聲○正義曰云夏姬者按史記云夏姬夏徵舒之母陳大夫世叔之妻三為王后二為夫人納之者無不迷惑陳靈公與大夫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廢失朝政徵舒遂殺靈公及申公義將夏姬來奔於晉晉人殺巫臣又娶夏姬丹此是也云鄭聲者已說於公孫丑篇○注伯夷清伊尹任柳下惠和○孔子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者○正義曰已說於上篇

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北宮錡衛人班列也問周家班列爵祿等差謂何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聞也諸侯惡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詳悉也不可得備知也諸侯欲恣行憎惡其法度妨害己之所為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籍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軻孟子名也略粗也言嘗聞其大綱如此矣今考之禮記王制則合也然而軻也嘗聞其略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公謂上公九命及二王後也自天子以下列尊卑之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諸侯法天子臣名亦有此六等從君下至於士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達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此凡

四等士也之等差也天子封畿千里諸侯方百里象雷震也小者不能特達於天子因大國以名通曰附庸也

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視比也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

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卿祿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公侯之國爲大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大夫祿居於卿祿四分之一也上士之祿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轉相倍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士不得耕以祿代耕也

次國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伯爲次國大夫祿居卿祿三分之一也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卿祿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子男爲小國大夫祿居卿祿二分之一也

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爲上農夫其所得穀足以食九口庶人在官者食祿之等差由農夫有上中下之次亦有此五等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

【疏】北宮至爲差○正義曰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言其大綱以荅北宮錡之問也北宮錡問曰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者北宮錡問孟子以請周室所班爵祿高下其等差如之何也孟子曰其詳不可得而聞也至嘗聞其略也者孟子荅之謂其詳悉則不可得而聞所以諸侯皆惡其害

侯有妨於己之所爲惡威去其典籍故今不復有然而軻也嘗聞得其大綱也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至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者皆孟子言周室班爵祿之大綱也云天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盛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侯候於外而以君人爲德者侯也爵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者字也以安而其爵以德澤淺故曰子男者任也任安也以其使之足以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而尊其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於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至所以異天子同此班君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天子足是以正衆者也自此以降遞而其隨上隆者至凡六等者以爲人命者足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卿也皆有道以爲人君之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有自者之列自國君所以臣國君同此其凡此者皆臣乎國君所謂君之之官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千里之制差也故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千里蓋不方千里不足以待以待天下之諸侯故地公侯畢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百里不足以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故地不有七十里伯又卑於公侯故地七十里待伯故其地以之侯殊不有也千里五十里之差子男又卑故地四

籍其不足以合端於天子而寄其地因大國以不名足以識實於公侯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共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大夫四命元士三命則元士之命視子男伯以二七受之命則卿以四命受之上士三命則元士之命視二七之命則卿以二七之命之諸侯以西命受命之說大夫之則蓋所受之地則以所受命之地則視其命之所受之地蓋所受命之地則以所受命之地則視其封則五倫受之故受命之地則以所受命之地則視其耕五倫受之故受命之地則以七命之地則五倫受之地則視其耕公男而

故大國是爲大國者也大國之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也侯之國是爲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者是爲大國倍四分之一也而卿祿大夫而上士之爵居於上士而中士上下之祿是爲大國之倍於卿也而卿祿大夫之大夫是居四分之一也祿居於卿也大夫之祿居大夫二分之一所受中士下則一倍而上士之祿是爲相倍所以爲中士倍於中士者也其祿比上農夫此者所謂府史胥徒之屬以其在官不得耕者也所以代其耕不命於天子國君者是也其祿比於上農夫以士勢力於事人不爲無備也而祿以代其耕者也此方一十里君十卿祿至無足以代其耕也者蓋伯之國爲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以卿大夫相差倍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

小國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子男
之國是為小國百地若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
祿足以代其耕亦然耕者之所獲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
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庶
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差者蓋耕者所得一夫一婦佃田百
畝而百畝之田加之以糞是為上農夫其所得之數足以食
費其九口上次則食八人中食六人中次則食六人中丁下食土
人其在官者食祿之等差亦加農夫有則上中下之次食有
此五等奚若今之斗食佐史之屬上吏是也王制云王者之制祿
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下士凡五等其不及天子又有六等君與孟子不合者蓋以
孟子所言則周制而王制所言則夏商之制也王制云公侯
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
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而孟子不言田而言地者蓋以田為
主王制主於分田以制祿孟子主於制地也
為主此所以有田地之異也王制云天子之三公之田視公侯
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視附庸而
孟子則言天子之卿受地視侯大夫受地視伯元士受地視子男同
者亦以周制與夏商之制不同也孟子所以不言天子之公
受地視侯而特言其卿者蓋卿與公同其所以是所謂卑

以見尊之意也此又孟子所云班臣之祿也○註詳悉之
則其合也正義曰云諸侯僭陵行禮惡其害己法諸侯皆已
所為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
之故使不滅也者蓋自周衰以來諸侯強大王法不行而皆已
發丁無法守而有諸侯相并兼而小國多被大國所并
封於百里至孟子時齊國之地方千里是時周室之班爵祿
侯所以惡其害己而去其籍者以其不得開其時以大國之侵
隨王子以惡其籍者不得聞其詳特以大略而答之
今考王制所以合也者蓋自王制以來未有不以其詳
前所註則公謂上公九命二王之後至有不五等者
周禮典命職云上公九命為伯二王之後亦為上公是也
德者加命為二伯二王之後方為上公○謂五等之爵
土地之等差也至曰州牧○正義曰云天子封千里
方百里象賢也者按周官建國之法諸侯之地封疆
百里象雷實者按周禮大司徒云諸侯之地封疆方
云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是以
月之大亦略同也天子方千里以謂縣內諸侯其
元士自公侯百里至子男五十里鄭氏注云大國
附庸者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也

田也○註視比也王制曰天子之三公
視公侯天子之卿視伯天子之大夫視子男天子之元士
視附庸鄭註云視猶比也元善也善士謂命士也此
夏爵三等之制也殷有鬼侯梅伯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
合伯子男以為一則殷爵三等者公侯伯也異畿內謂
周武王初定天下更立五等之爵增以子男而猶因殷之
以九州之界尚狹也周公斥大九州之界制
武王既封王者之後為三恪又有太平功大者皆方
百里其小者侯四百里其次伯三百里其次子男二
百里所以諸侯之地封疆方其
百里為有公者不合天之
內不用者有寡民之小國大國
法其地中以制主爵其亦得之同者以
里其食者半以諸侯之地封其地方四百里
之地封疆方三百里其食者參之一百里
里其食者四之一諸侯男之地封疆方二百里
又周禮云本此而言之云天子之大夫之士其受采地
按鄭註云凡此諸侯有言地者以其所封地之數之
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二百畝再易之地三百畝
註云不易之地歲種之地美故家百畝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地薄故家二百畝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故家三百畝

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之國二十有一
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
于但言其大界所以為采地之數也○註周公既攝政
國至三代自而其國分之也又以侯伯為之國子男為小
至二百分之一國也正義曰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
里建三百里之國三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八州州二百
十凡二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閒田
州二三百百三十三國則又立六十二國立六十三國
十十六卿財不得立小國三十百三十一大夫三為一
與民同者財不得而過其地界之七十里為方七十里為
方千里者九州以其餘為四十九各立八方一千里者
其方一為畿內方四十八其七千九百六千里者
制方五百里者不過四州之大國九方百里者二十七方百里者
其方三百里之者不過十謂之州方十一者四十九方一百里者
地封方三及百里者不過一謂小國又方千里設法一封四
之二十五百方餘里者二十四等方二十之百里并四十
偏二十五百一餘十方百里國六十四方百里者三
六二州百一十國則餘者百里者六十四四一凡附庸地方
千里者五方百里者五十九其百里方者百里者四十一附庸之
也又云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然三云三國二卿皆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王人上士二十七

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然而先王之制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此所以有公侯伯子男而又有大國次國小國之殊制歟故三十里之遂二十里之郊九里之城三里之宮是大國之制如此也自二十里之遂九里之郊三里之城一里之宮是次國之制如此也自九里之遂三里之郊一里之城以成爲宮是小國之制如此也大抵上繫於大國下繫於小國其地雖廣狹不同其祿雖多寡有異及君之所受均十卿之祿而已自卿以下至於士祿各視卿以一比卿祿居於君祿十分之一大夫居於卿三分四分之一上士居大夫祿二分之一次國大夫居卿祿三分之一小國大夫居卿祿二分之一也其間王制周官與孟子雖有不合者亦茲略言其大槩也○註獲得也一夫一婦佃田百畝至若今之斗食佐史除吏也○正義曰古者制民之産以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百畝爲夫此耕者之所得夫受田百畝也王制云農夫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以謂農夫皆受田於公田肥磽有五等收入不同其說是然孟子言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三等又與此異蓋以周禮以一易再易不易之地言之所以有三等孟子王制論所以食人之衆寡此所

以有五等也周禮上地家七人而孟子言上地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者蓋上農夫只以食九人而其家七人者亦得以受之此呂氏所以有餘財自七人以下則不得以受上地矣先王之制祿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庶人在官者與下士同祿其多寡之數視五等農夫爲差而班祿亦不外此

萬章問曰敢問友問朋友之道也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長年長貴爵貴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爲友謂相友以德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予忘之矣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無獻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獻子之家則不與之友矣獻子魯卿孟氏也有百乘之賦樂正裘牧仲其五人者皆賢人無位者也此五人者自有獻子之家富貴而復有德不肯與獻子友也獻子以其富貴下此五人五

人屈禮而就之也非惟百乘之家爲然也雖小國之君亦有之費惠公曰吾於子思則師之矣吾於顔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事我者也小國之君若費惠公者也王順長息德不能見師友故曰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爲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之晉平公於亥唐也入云則入坐云則坐食云則食雖蔬食菜羹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而已矣大國之君如晉平公亥唐晉賢人也隱居陋巷晉平公嘗往造之亥唐言入平公乃入言坐乃坐言食乃食也蔬食糲食也不敢不飽敬賢也然於此平公但以此禮下之而已弗與共天位也弗與治天職也弗與食天祿也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尊賢也位職祿皆天之所以授賢者而平公不與亥唐共之而但卑身下之是乃匹夫尊賢者之禮耳王公尊賢當與共天職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于貳室亦饗舜迭爲賓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尚上也舜在畎畝之時堯友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貳室貳室副宮也堯亦就饗舜之所設更迭爲賓主禮謂妻父曰外舅謂我舅者吾謂之甥堯以女妻舜故謂舜甥卑與之天位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謂之貴貴用上敬下謂之尊賢貴貴尊賢其義一也下敬上臣恭於君也上敬下君禮於臣也皆禮所尚故云其義一也○正義曰此章言匹夫友賢下之以德王公友賢授之以爵大聖之行千載爲法者也萬章問曰敢問友者孟子爲朋友之道如何也孟子曰至挾也孟子答之以謂不挾年長又不挾貴勢又不挾兄弟有富貴者而友朋友也是友其德也以其不可以有挾而友之也孟獻子百乘之家也至其義一也孟子又言孟獻子百乘之家也是有兵車百乘之家者也有友五人焉其二人曰樂正裘牧仲其三人則我忘其姓名者矣夫獻子之與此五人者是

友也以此五人無獻子之家富貴也此五人如亦有獻子之家富貴則不與獻子為之友矣無他以其兩貴不能以相下故也獻子與之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今五人與獻子為友者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非惟百乘之家為然也雖為小國之君亦有如是也費惠公乃小國之君也嘗云我於子思則師事之矣我於顏般則友之矣王順長息則不足為之師友但事我者也非惟小國之君為然也雖大國之君亦有如是矣晉平公者乃大國之君也嘗往於亥唐之家亥唐言入則入其門言坐則坐言食則食雖疏食菜羹之薄亦未嘗不飽蓋不敢不飽也然終於此以禮下之而已矣而平公弗能與之共天位也弗能與之治天職也抑又不與食其天祿也故云弗與共天職位祿皆云天者蓋此三者皆天之所以授人也故云國君之位以曰天位云職以曰天職云祿則曰天祿因言乎公以其王公大人尊賢則當與共天位此所謂王公大人尊賢者也舜於往之上見於帝堯乃館舍之於副宮又亦饗舜於所設更為之賓主然卒禪其天位也此副宮之方其副宮也云匹夫者蓋舜不為天子則為匹夫也云甥者蓋堯為舜之舅故也云下敬上云上敬下云匹夫者蓋堯為舜之所以謂之尊賢也

○注：上如舜之上見於堯故堯館舜於貳室將欲與之為友是謂貴貴堯用上敬下如堯館于貳室故所以將而與之為友是謂尊賢其義則一而無二也蓋敬音所向故曰其義則一而無二也閻子云魯子云有五人者蓋謂貴貴尊賢以此二者皆然亦名字云○正義曰此蓋禮記所云也則宋之詳證事父曰外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萬章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萬章曰敢問交際何心也（際接也問交接道當執何心為可也）孟子曰恭也（當執恭敬為心）曰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問卻不受尊者禮謂之不恭何為然也）曰尊者賜之曰其所取之者義乎不義乎而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弗卻也（孟子曰尊者賜己己問其所取此物寧以義得乎得無不義乃後受之以是為不恭故不當問尊者不義而卻之也）曰請無以辭卻之以心卻之曰其取諸民之不義也而以他辭無受不可乎（萬章曰請無正以不義之辭卻也以心知其不義以他辭無受之不可何鄉）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言其來交求已以道理其接待之以禮若斯孔子受之也）萬章曰今有禦人於國門之外者其交也以道其餽也以禮斯可受禦與（禦人以兵禦人而奪之貨而以禮道來餽之可受乎）曰不可康誥曰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譈是不待教而誅者也殷受夏周受殷所不辭也於今為烈如之何其受之（孟子曰不可受也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康叔封越于也殺於人取於貨閔然不知畏死者也凡民無不得譈之者也若此之惡不待君之教命遭人得討之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曰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禦也苟善其禮際矣斯君子受之敢問何說也（萬章曰今之諸侯賦稅於民不由其道求之無異禦人也誠善其禮道以接君子君子欲受之）

[illegible]也君子[illegible]子也

曰子以為有王者作將比今之諸侯而誅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乎夫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孔子之仕於魯也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獵較猶可而況受其賜乎

孟子謂萬章曰子以為如有聖人興作將比地盡誅今之諸侯乎將教之其不改者乃誅之乎言必教之誅其不從者也殷之諸侯亦猶周之末[illegible]謂非其有而取之者為盜充類至義之盡也[illegible]獵較者田獵相較奪禽獸得之以祭時俗所尚以為吉祥孔子不違而從之所以小同於世也[illegible]

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

問孔子之仕非事道與

曰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仕者欲行道也

事道奚獵較也

萬章曰孔子欲事道如何可獵較也

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

孟子曰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簿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illegible]所宗[illegible]

曰奚不去也

萬章曰孔子不得行道何為不去也

曰為之兆也兆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

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兆始足以行矣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是以孔子未嘗得終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仕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仕也

行可冀可行道也魯季桓子秉國之政孔子仕之冀可得因之行道也際接也衛靈公

接遇孔子以禮故見之也衛孝公以國君賓賢者之禮養孔子孔子故宿留以答之也

【疏】萬章問曰至公養之仕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憂民樂行其道勞善辭命不君遇距不合則去亦不虛受蓋仲尼行止之節者也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萬章問孟子以交接之際當執何心而交接也孟子曰恭也孟子答之曰但當執恭敬之心也曰以之卻之為不恭何哉萬章又問孟子言曰本之卻去之而不受是為不恭敬乎也何哉者是何於也言尊者賜之曰其所其之者義乎至故弗卻也孟子又答之義其長賜已已乃問之曰其所取此物卻以義取之乎不以其取之乎乃方受之以此是為不恭敬也但當受之不盡問其長所毋不義取卻亦之也請宜受之故不可卻去也曰請辭以辭卻之王不可子萬章又問曰卻尊虞賜己之當其所卻之不義但請無以宣言不義之辭卻之但以己心卻云而不受為取民之不義也然後辭以他辭而不受不可乎故以也尚孟子曰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矣孟子子者之曰其以物際咬已以道理其接苟於曰亦以道受此孔子受之矣言其如此交接則可乎之也萬蓋曰今有寧人於國門之外至於可以受賢與焉章又問曰偃使今有人以丘學人其國門之外昔而事得其資毋其衆安已也以道理交之其罷賜卮也亦以孔受如此說可以受與事之物與曰不可至如之何其受之孟子又答之以為不可受也且尚書康誥之篇有云殺越人而取于貨皆然縱暴為不是死者雖凡之衆民無有不悉惡之也如此昔是可不待教而於殊殺之書也言即殺之更不從待其發命之後也如特罪受貨之天下周受閔之天下所不辭也無於以無鬼禁罰射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稱比聖三之不而承以殺人而受由於人為之暴列如之何可受之言可可矣先之罔也曰今之諸侯至並問何也萬章又曰公之諸侯戰說於民不以先道亦如學人而尊貨昔也苟善其禮以又發之斯君子且受之敢問何謂也曰子以為有王者作至而先受其賜乎孟子又謂萬章曰于今以為後如有王者與作將比今之諸侯無道而盡未之乎其荷教之其不於者乃誅之乎言之待數之不次旨也天所謂禁其所有而而之者之者盜如如充取民賊其之類至之為無但義之盡耳亦不為盜者也故曰亦於謂非其有而取之者是為盜也充類至義之盡也故孟子以以此言者其意蓋謂今之諸侯雖取於民不以義然而受致之緣既幾能省刑爾萬就務為善攻也此固在所報而不辭今萬章乃曰今之諸侯猶業也殊不知與樂人之元惡不待教而然者異矣然則萬章之所問乃云此者是其謬也宜孟子答之此耳孔子

之仕於魯定魯國之人田獵較奪禽獸孔子亦田獵較奪其禽獸然而獵較而孔子猶尚可爲而況受其賜而乃爲不可也言此者但有道禮以交接則可受而不可辭卻也曰然則孔子之仕也非事道與萬章又問孟子言如此則是孔子之爲仕也非欲事其道與曰事道也孟子答之以爲孔子之仕是欲行其道也事道奚獵較也萬章又問曰孔子既以欲行其道何以田獵較奪禽獸也曰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獵較者以其孔子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故先且即簿書而正宗廟之祭器既欲正其祭器又不以四方之珍食供簿正祭器所以擁較而供簿正耳然而孔子亦以獵較奪禽獸而供簿正祭器且不以四方之珍食者但為四方珍食雖常有之恐後人繼參食以共其祭之器故又能其祭之當所以如此也曰奚不去也萬章又問曰言孔子既仕於衰世不可以卒暴更變以行其道何為而不去而言其仕也曰爲之兆也至兆也若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去而仕且獵較者以其假爲行道之端也兆始也獵較爲非既足以行之矣而君不可以行道者孔子然後去之也如此是以孔子未嘗有所終三年淹留而不去去也是其時君不行孔子之兆也如得其兆孔子遂大行其道以輔佐其君雖留而弗去可也孔子有見行可之仕畜則被

至公養之仕也孟子又因而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如於魯卿季桓子有三見行可乃得仕於魯君爲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所謂見行可之仕也孔子曰夫子之仕於衞靈公是際可之仕也其見既有行可之仕乃擧且以其蕢故之曰夫子罪我以此罪我以孔子見行可之仕也今按世家又云衞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故曰際可之仕也孔子於衞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也以其接遇孔子而孔子因言之也又孔子是謂孔子有際可之仕也非於衞靈公有際可之仕乎於衞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仕也者史記孔子世家於衞靈公卒以後不復言衞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衞靈公以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孔子世家衞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衞靈公則孔子居衞又去衞是則孔子適衞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孔子去魯適衞衞靈公有衞孝公則吾亦未能信以其無以致粟六萬養之是也如衞孝公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衞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也當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衞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閔陳之將則即位之四十三年衞出公是年卒後之學者宜精究之○註康誥尚書篇名周公戒成王封康叔○正義曰案尚書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孔安國傳云命康叔之誥康圻內國名叔封字也云按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弗憝註云殺人顛越人於是以取貨利閔強也自強爲惡而不畏死人無不惡之者言當消滅之耳云然于也於也○註爲頑民五十○正義曰此蓋爲之殷頑民之文也是從此遷交公之論頑民也○註書鄉季桓子魯之政至答之○正義以左傳定公五年夏平子卒桓子嗣立杜預云季孫斯也云衞孝公養賢者之孔養孔子不知何據

孟子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娶妻非爲養也而有時乎爲養仕本爲行道濟民也而有以爲貧親老而仕者娶妻本爲繼嗣也而有以事親餘不得娶妻而養者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爲貧之仕當讓高辭之位宜當有辭富居貧惡乎宜乎抱關擊柝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惡乎宜乎居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柝門關之木也擊柝

擊柝者也或曰柝行夜所擊木也傳曰魯擊柝聞於邾孔子嘗爲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嘗爲乘田矣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位卑而言高罪也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孔子嘗以貧而祿仕委吏主委積倉庾之吏也不失會計當直其多少而已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芻牧者也牛羊茁壯肥好長大而已茁生長貌也詩云彼茁者葭位卑不得高言豫朝事故但稱職而已立本朝大道當行不行爲己之恥是以君子祿仕者不處大位

疏

孟子曰至恥也○正義曰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失其義蓋言其志也○孟子曰仕非爲貧至道不行恥也○孟子言爲仕者志在欲行其道以濟生民非爲家貧也然亦有時而爲貧也娶妻本爲繼嗣以傳宗業非爲其欲奉養然其已故娶妻也然而有以親老無以親乏養而娶妻者是娶妻亦有時乎爲養也然以孟子於此乃言娶妻之謂者蓋言之也所以於下又不復敘之而獨繼之以爲貧而言也言爲貧者不苟貪但朝不食夕不

貪餓不能出門戶足矣高尊非所慕也故辭其尊而處卑重祿非所慕也故辭其富而與貧凡此者以其爵有尊卑祿有多寡故然也以其祿之少者則又以貧言之非若謂家貧之貧也此又知孟子立言之法也言辭尊而處卑辭富而居貧是安所而宜之乎言抱關擊柝者是也抱關擊柝之職乃監門守禦之吏也擊柝者所以擊關門之木以警夜也以其是爵之卑祿之貧者也故曰惡乎宜乎抱關擊柝又引孔子而證之言孔子嘗以貧而祿仕但為委吏以掌倉廩又嘗為乘田之吏以掌苑囿主芻牧也為委吏則曰會計當而量多少斯已矣未嘗侵官犯分也為乘田之吏則曰牛羊茁壯肥長斯已矣又未嘗侵官犯分也是皆但為祿職耳孟子於此遂因言之曰如位處卑而言高位者是罪也如立乎其乎人之朝而道不得行者君子之所恥辱也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又曰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皆此之謂也○註親老而仕至要者○正義曰傳云任重而道遠者不擇地而息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是其意也○註傳曰魯擊柝聞於邾○正義曰已說在叙篇○註孔子至道也○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孔子貧且賤嘗為委氏史而料量平嘗為司職吏而畜息蕃由是為司空已而去魯是其事也云詩云彼茁者葭注云茁出也葭蘆也箋云言葭之始出者

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 託寄也謂若寄公食祿於所託之國也 孟子曰不敢也諸侯失國而後託於諸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 萬章曰君餽之粟則受之乎 士窮而無祿君餽之粟則可受之乎 曰受之 孟子曰受之也 受之何義也 萬章曰受之何義也 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 氓民也孟子曰君之於民固當周其窮乏況於士乎 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 萬章言士窮居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周者謂周急貧民之常料也賜者謂禮賜橫加也 曰不敢也 孟子曰士不敢受賜 曰敢問其不敢何也 萬章問何為不敢 曰抱關擊柝者皆有常職以食於上無常職而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 孟子曰有職事者可食於上祿上不仕自

以不任職事而空受賜為不恭故不受也 曰君餽之則受之不識可常繼乎 萬章曰君餽賢臣賢臣受之不知可繼續而常來致之乎將富貴以君命將之也 曰繆公之於子思也亟問亟餽鼎肉子思不悅於卒也摽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馬畜伋蓋自是臺無餽也 孟子曰魯繆公時尊禮子思數問數餽鼎肉子思以君命煩故不悅也於卒者末後復來時也摽麾也麾使者出大門之外再拜叩頭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以犬馬畜伋責君之不優以禮也臺賤官主使令者蓋自是之後臺不持餽來繆公慍也 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 孟子譏繆公之雖欲有悅賢之意而不能舉用使行其道又不能優養之豈可謂能悅賢也

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 萬章問國君養賢之法也 曰以君命將之再拜稽首而受其後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不以君命將之子思以為鼎肉使己僕僕爾亟拜也非養君子之道也 將行也孟子曰始以君命行禮拜受之其後倉廩之吏繼其粟盡則給之不復以君命賢者不答以數拜所以優之也子思所以非繆公者以為鼎肉使己數拜故也僕僕煩猥貌謂其不得養君子之道 堯之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諸上位故曰王公之尊賢者也 堯之於舜如是是王公尊賢之道也九男以下已說於上篇上位上養之於畎畝之中 疏 萬章曰至尊賢者也○正義曰此章言孔子賢之道惟上可以為尊賢之養繆公不能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宜也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何也萬章問孟

子言士之不寄公食祿於諸侯是如之何也孟子曰不敢也至非禮也者孟子答之以為士之所以不託於諸侯者以其不敢也如諸侯失其國然後託於諸侯是禮也士之託於諸侯亦是禮也以其諸侯去國不得繼世而託食祿於諸侯則所託之者侯不敢臣之也以賓禮之而已故為請託於諸侯有賓首為上之於諸侯則臣道也有臣之道故不敢託而如託於諸侯則非禮也萬章曰君饋之粟以受之亦焉章又問孟子士既窮而無祿如國君賜之以粟則可受之乎曰受之孟子以為可受之也受之何義曰萬章又問受之是何義也曰君之於氓也固周之孟子又答云君之於民固當周謂其窮之况為於乎曰周之則受賜之則不受何也萬章又問謂國君周之則受之也君亦賜之不受是如之問曰不敢也孟子又答之以為貴不敢也曰敢問其不敢問也萬章又以此問之曰抱關擊柝者至恭也孟子又答之曰抱關擊柝為監門之吏者是皆有常職事可以食於君也如士者是無常藏事若空見賜於君者是以為不恭故不敢也以其受與不受以常在義之而已曰君餽之則可受之不識可常繼乎萬章又問以謂國君之餽之以粟則可以受之不知可以常繼而餽之與曰繆公之於子思至可謂悅賢乎孟子又答之言魯繆公尊於子思數數問之而又數數饋鼎肉子思以

君命如是之煩故憤而不喜悅於卒末後復來饋之時子思乃麾使者出諸大門之外北嚮稽首再拜辭之而不受曰至今而後乃知君以犬馬畜養其伋也伋曾子自稱其名也蓋自子思如是辭之之後僕臣臺後此不持饋來也孟子於此又因而言之繆公既能悅其子思之賢而不能舉而用之又不能以保養之可謂為能悅賢者乎言不可為悅賢之君也曰敢問國君欲養君子如何斯可謂養矣萬章又問國君今欲養賢如之何可以謂之養也曰以君命將之至王公之尊賢者也孟子答之以為始以君命將行禮拜而受之其後倉庾之吏繼其粟將之又送饋之肉宰之人繼送其肉而不復又不以君命欲使賢者不答以敬以是為優其養所以非繆公以為鼎肉使己數數拜而僕僕然也僕僕即煩猥貌也如此是非所以養賢之道也且堯帝於舜也使其子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女者以女嫁人謂之女也又以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側陋之中後能舉用而加諸帝位如此為王公大人所以尊賢者也孟子引此適所以譏繆公不能舉用子思徒使己肉有迫子思之煩猥也抑又所以救時之弊著焉○註記寄也謂若寄公○正義曰案禮記大喪服云君之喪未斂為寓公者是也註九男二女更不復說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問諸侯聘請而夫子不見之於義何取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言市井之臣在野居之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人之謂民也質執贄也見君之質執贄以為禮也庶人未得為臣不敢見君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庶人以使役事則往供役事君召之見不往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且君之欲見之也何為也哉孟子曰庶人當給役以往役義也庶人非見君者往見不義也且君何為欲見之乎曰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萬章曰君以其多聞也曰為其多聞也則天子不召師而況諸侯乎為其賢也則吾未聞欲見賢而召之也孟子曰天子有所不召況賢不禮而可往見乎繆公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子思之不悅也豈不曰以位則子君也我臣也何敢與君友也以德則子事我者也奚可以與我友千乘之君求與之友而不可得也而況可召與古人曰賢人當事之豈云友之乎不悅所以不悅者豈不謂臣不可以友君弟子不可以友師也若不德亦不可友也況可召之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旌所以招大夫非虞人之招也曰敢問招虞人何以

問招虞人當何用也曰以皮冠庶人以旃士以旂大夫以旌孟子曰招禮若是皮冠弁也旃通帛也因章曰旃旂有鈴者旌註旄首者以大夫之招招虞人虞人死不敢往以士之招招庶人庶人豈敢往哉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招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也欲人之入而閉其門何得而入乎閉如閉禮也詩云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詩小雅大東之篇底平矢直視比也周道平直君子履小人比而則之以喻虞人能効君子守死善道也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俟待也孔子不待駕而應君命也孔子爲之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萬章曰至召之也○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志志於行道不得其禮亦不苟往者也萬章問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萬章問孟子所以不見諸侯其義謂何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至禮也孟子答之以謂凡在都邑謂之市井之臣在郊野謂之草莽之臣然總而言之皆謂之庶無之人如猶庶之人未得傳質爲臣者故不敢就見於君也以其無禮也傳質者所執其物以見君也如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又諸侯世子執繅孤執皮帛附庸之君執黃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是所以爲贄也萬章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萬章又問孟子曰庶人若君召之給役則庶人往就其役事今君欲見召之乃不往者是如之何也萬章見齊王召孟子孟子不往所以有是問之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孟子答之曰庶人往應其役是其義當往也以其庶人於君其去當爲之役故也往而見君者是不義也以其庶人非臣也甚不當往見君故也且君之欲見之也者何爲也哉孟子又以此問萬章言且國君所欲見之者何爲也故曰爲其多聞也爲其其賢也孟子答之曰君之所以欲見之者是爲多聞又爲其賢有德也曰爲其多聞也至而召之也孟子又曰如是爲其多聞也者則雖天子亦且不召師而況諸侯可召而見之乎如是賢爲有其德也則我未曾聞知有欲見賢者而以召之之也繆公亟見子思至不往也孟子又引繆公而說之言曾繆公數見於子思乃曰古者千乘之國君以友其士何如子思留而不喜曰古之人有言曰見賢人則當事矣豈當云友之乎然而子思所以不悅者其意豈不謂以位推之則子是爲君尊矣而我則臣下也何敢與君爲之友交也以有德論之則子事我爲子之師也矣可以與我爲友是則千乘之國君求賢者與之爲友而尚且不可得也而況諸侯於今可召賢者而見之乎齊景公至不往也就於上篇矣此更不云曰敢問招虞人何以萬章見孟子言齊景公招虞人之事述因問之曰招虞人當用何物而招之曰以皮冠庶人以旃至賢人乎孟子以答之曰招虞人當以皮弁而招之也庶人則以通帛招之士以旂大夫以旌如以大夫之旌招虞人虞人雖死亦且不敢往應其招也以其上之旃而招虞人庶人豈敢往而應之哉而況以不賢之招而招賢人乎不賢之招

則不以禮之謂也欲見賢人而不以道也小人所視孟子又言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是若欲人入其門而反閉其門也如此尚何可得而見之乎夫義是若路也禮若門也惟君子之人能由行此義之路出此禮之門上今乃反塞其義路而閉其禮門使君子何由而出入哉此孟子亦引此爾今之諸侯欲見賢人而乃欲召之則賢尚可得而見邪而小雅大東之詩有云周道平直如砥之平箭之直也君子亦所當履行此平直之道而爲小人所常視而則法之矣欲以此證之者蓋謂賢人所以不往見於諸侯者是則守之以義而爲君人所若式耳萬章曰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然則孔子非與萬章又問孟子以謂孔子常於君命召則不敢坐待駕而服行矣此則孔子誠爲非與曰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孔子所以不俟駕而行者以其當於爲仕有官職而國君以其官而召之也豈得爲辭○註質執雉之屬○正義曰已說於前矣○註孟子曰至首者○正義曰案士冠禮註云皮弁以白鹿皮爲之象舊禮圖云以鹿皮淺毛黃白者爲之高尺二寸今虞人以皮弁者以田故也又案周禮司常職云交龍爲旂通帛爲旃析羽爲旌旗註云通帛謂大赤從周正色無飾析羽皆五采繫之於旞旌之上所謂註旄於首是也○註詩小雅至道也○正

義曰此詩盖刺亂之詩也譚國在東其大夫作是詩故云大東註云如砥貢賦平均也如矢賞罰不偏也言君子皆法効履而行之其如砥矢之平直小人又皆視之共之無怨也○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至宜可見也○正義曰論語云君命召不俟駕而行是時孔子爲中都宰以其有官職也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此乃國風東方未明之章文也箋云挈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也云伊尹三聘而後就湯孟子云湯三使往聘之是亦又也云沮溺耦耕接輿佯狂按論語云長沮桀溺耦而耕注云長沮桀溺隱者也耦耜廣五寸二耜爲耦又云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盖楚狂接輿是楚人姓陸名通字接輿也昭王時政令無常乃被髮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也趙註引而證其解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斯友一鄉之善士一國之善士斯友一國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鄉一鄉之善者國一國之善者天下四海之內各以大小來相友自爲疇匹也以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爲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頌之故曰頌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爲上在五帝之世爲次在三王之世爲下是爲好上友之人也

疏孟子至尚友也○正義曰此章言好高慕遠君子之道樂其崇茂者也孟子謂萬章曰至是尚友也者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中有其善者所友亦一鄉之善士者也一國之中有善士所友者亦一國之善士者也天下於四海之內有其善士者所友亦以天下之善士者也如以友天下之善士者爲未足以極其善道則又上論古之人而頌歌其詩看讀其書如此不知其如是之人可以友也乎然猶不知其人之可友也抑又當論其人所居之世如何耳能以此乃是尚友之道也孟子所以謂之以此者盖欲當時之人尚友也子云無友不如已者與其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其意與

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曰卿不同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爲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問貴戚之卿如何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曰貴戚之卿反覆諫君君不聽則欲易君之位更立親戚之賢者王勃然變乎色王聞此言慍怒而驚懼故勃然變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曰王勿怪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其正義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王意解顏色定復問異姓之卿如之何也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言異姓之卿諫君不從王而待放遂不聽之則去而之他國也

疏齊宣至則去○正義曰此章言國須賢臣必擇忠良親近貴戚或遭殃禍者也齊宣王問卿是齊王問孟子爲卿者如之何也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以王謂王問何卿也王曰卿不同乎宣王見孟子以爲問何問之曰然是卿有不同而異之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孟子又荅之曰卿不同也以其有貴戚內外親族之卿有異姓有貴之卿也王曰請問貴戚之卿宣王又問貴戚之卿是如之何也曰君有過謬則諫諍以至反覆數諫君不聽從則欲更易君位更立其君者也王勃然變乎色宣王聞此言遂憤而驚恐乃勃然變乎顏色曰王勿異也王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孟子又曰王勿怪異我之言也王之所以問臣臣不敢不以正義對王也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宣王見孟子此言頗色遂解而心凡安定然無驚懼然後又問其異姓之卿是如之何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又荅之曰國君有過謬則諫諍之以至反覆數諫而不聽從則去而之他國皆是也知此之一違微子比干諫之而不聽一則雖爲之死則一則抱祭器而從周伊尹發於有莘之野而爲殷湯興治天下一盡亦本湯立賢無方故也宜孟子有是而告齊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告子章句上 凡二十章

趙氏註 告子者告姓也子男子之通稱也名不害兼治儒墨之道者嘗學於孟子而不能純徹性命之理論語曰子罕言命謂性命難言也以告子能執弟子之問故以題篇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篇首論告子言性所以次於萬章問孝之篇者以其為孝之道其本在性也故此篇首以告子之言性遂為篇題次於萬章不亦宜乎此篇凡三十六章趙氏分之以成上下卷此卷凡二十章而已一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以殘木為器變而後成二章言人之欲善由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三章言人之性與善俱生四章言明仁義由內以曉告子五章言公都告子受命然後乃理六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其七章言人稟性俱有好憎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麰麥不齊雨露使然也八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則山木茂人則稱仁九章言弈為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若竭其道何由智哉十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十一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十二章言舍大務小不知其要十三章言莫知養身而養其樹木十四章言養其行治其正俱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食思禮十五章言天與人性立其大十六章言古修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十七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十八章言為仁不至不反求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為亡矣十九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二十章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人由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其餘十六章趙氏分在下卷各有敘焉○注告子者至題篇○正義曰云告子名不害者盡心篇有浩生不害告子姓告名不害以告子名為字趙註又云浩生姓名不害二人其它經傳未詳其人云論語子罕言命蓋論語第九篇首云也以其篇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義猶桮棬也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

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桮棬也杞柳柜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南山有杞桮棬桮素也

孟子曰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桮棬乎將戕賊杞柳而後以為桮棬也

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桮棬乎將斧斤殘賊之乃可以為桮棬乎言必殘賊也

如將戕賊杞柳而以為桮棬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

孟子言以人身為仁義豈可復殘傷其形體乃成仁義邪明不可比桮棬

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

以告子轉性為仁義若轉木以成器必殘賊之故言率人以禍仁義者必子之言夫蓋歎辭也

疏 告子至言夫○正義曰此章言養性長義順夫自然殘木為器變而後成孟子拂之不假以言也告子曰至為桮棬○告子言人之性譬若杞柳義若桮棬也以人之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也以杞柳之木為作之也以其杞柳可以揉而作桮棬也揉之以為桮棬乎言以子之言夫孟子乃拂之曰子能順杞柳之性為桮棬乎以子其將以斧斤殘賊其杞柳能順杞柳之木性以為桮棬乎然後為之桮棬也如將以斧斤殘賊杞柳而以為之桮棬是亦將殘賊人之形體然後以為仁義且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之道者必子之此言也孟子所以譏之以此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桮棬以杞柳為之也○注杞柳至桮素○正義曰案說文云杞枸杞也柳小楊也所謂柜柳以為桮木作是也詩云北山有杞南山有杞也劉又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決諸東方則東流決諸西方則西流人性之無分於善不善也猶水之無分於東西也

湍者圜也謂湍湍瀠水也告子以喻人之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孟子曰水信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其性亦猶是也

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

往也水豈無分於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顙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顙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 告子至是也○正義曰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附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告子曰性猶湍水也至東西也告子言人之性猶湍迴之水也湍圜縈迴之勢也縈迴之水決之使流於東方則東流之使之流西方則西流之而人之性無分於為善為不善也如縈迴之水無分於東西也孟子曰至是也孟子言水之性無分於東西上下乎言有分於東西上下也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者水無有不下者今夫水之勢其而躍之可使過顙激而行之可令上山如此豈水性在是其勢如是也人之性所以可使為不善者亦若此就之勢也以其人之性不善乃利欲而為迫之也亦猶是其不之謂也○注湍者圜也○正義曰說文云湍急瀨也又云瀨水流沙上也今謂縈迴之水者然矣水流沙上縈迴之勢湍湍然也

告子曰生之謂性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孟子曰生之謂

性也猶白之謂白與猶見白物皆謂之同白無異性曰然告子曰然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與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曰然告子曰然誠以為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孟子言犬之性豈與牛同所欲牛之性豈與人同欲乎

疏 告子曰生之至性歟○正義曰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告子曰生之謂性告子言人之生與物之生皆謂之性以其為同也孟子曰生之謂性也猶白之謂白與者孟子以為凡物生同謂之性故問之曰然則生之謂性是猶凡物之白皆謂同白無異性也曰然告子以為誠如是也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蓋孟子又言是則白羽毛之白亦如白雪之白白雪之白亦如白玉之白然故以此三者同告子然孟子以謂羽毛之白則其性輕白雪之白其性易消白玉之白其性堅是其性有不同其白也同於告子不知為有異故亦以為誠然也言則同也然則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歟孟子曰又如是則犬與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亦猶人之性與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犬之性金畜也故其性守牛之性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備於我者也是其稟陰與陽之氣所生也故其性最靈則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粗者也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人之甘食悅色者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在外也不從己身出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怪告子是言也曰彼長而我長之非有長於我也猶彼白而我白之從其白於外也故謂之外也告子言見彼人年老長大故我長敬之長大者非在我者也猶白色見於外者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曰長異於白白馬白人同謂之白可也不知敬老馬無異於敬老人邪且謂老者為有義乎將謂敬老者為有義乎且敬老者己也何以為外也

曰吾弟則愛之秦人之弟則不愛也是以我為悅者也故謂之內長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故謂之外也告子曰愛從己則己心悅故謂之內所悅喜老者在外故曰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歟孟子曰耆炙同等情出於中敬楚人之老與敬己之老亦同己情性敬之雖非己炙同美故曰物則有然者也如耆炙之意豈在外邪言耆秦瑜遠也

疏 告子曰食色至亦有外歟○正義曰此章言事者從外行其事者皆發於中也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內也非外也義外也非內也告子言人之生其甘食悅其好色是人之性也仁由內出義非自外而入者也義在彼非在我故為外也非內也孟子曰何以謂仁內義外也孟子見告子以為仁內義外故問之曰何以謂仁內義外曰彼長而我長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言食

人之年老而我從而敬長之，非有長在我也；如彼物之色白而我從而白之，是從其白於外也。我故謂義為在外也。曰異於白馬之白也，無以異於白人之白也；不識長馬之長也，無以異於長人之長歟？且謂長者義乎？長之者義乎？孟子乃駮之曰：彼長而我長之，異於彼白而我白之也。以白馬之色白，以異於白人之色白，無以異於白人之色白也，是則同也。不知長老馬之長，無以異於長人之長老乎？以其是則有異也。白馬之白與白人之白者，彼白而我白之耳，我何容心於其間哉？固無異也。長馬之長與長人之長，則有欽不欽之心矣，此所以有異。以其長人之長者欽，長馬之長者無欽，是則長者在彼，長之者在我，而義由長之者生，非自長者生也。如此，告子何得言之外乎？故謂之曰：且謂長者為義乎？長之者為有義乎？曰吾之弟則愛之，至故謂之外也。告子又謂我之弟則親愛之，秦人之弟則我不愛，是愛以我為悅者也。愛主仁，故謂仁為內也。敬楚人之長，亦長吾之長，是以長為悅者也。長主義，故謂義為外也。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炙，夫物則亦有然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孟子又以秦人之炙而答之曰：耆秦人之炙，無以異於耆吾之炙，夫物則亦有如是者也。然則耆炙亦有外與？所以終之以此者，蓋謂仁義皆自我者也。以其秦人之弟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遠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長為悅，則非矣。是亦由秦人之炙、吾之炙，雖不同而耆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外以生於外者也。云云……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季子亦以為義外也。

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公都子曰：以敬在心而行之，故言內也。

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季子曰：敬誰也。

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也。

酌則誰先？季子曰：酌酒則誰先酌。

曰：先酌鄉人。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

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季子曰：所敬者兄也，所酌者鄉人也，如此，義果在外，不由內也。

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公都子無以答季子之問。

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子

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彼將曰：在位故也。子亦曰：在位故也。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孟子使公都子荅季子如此言，弟以在尸位故敬之，鄉人以在賓位故先酌之耳。庸，常也。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隨敬所在而敬之，季子以為外。

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敬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復謂之外也。

疏 孟季至是亦在外也 ○正義曰：此章指言凡人隨形，不本其原；賢者達情，知所以然。季子信之，猶若告子；公都受命，然後乃理者也。孟季子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內也者，孟季子以告子言義外，故問公都子曰何以謂義為內也。曰行吾敬，故謂之內也者，公都子荅之，以所敬在心而行之，故謂義為內也。鄉人長於伯兄一歲則誰敬者，季子又問之曰：鄉人有長於伯兄一歲，則當敬誰？曰敬兄，公都子曰當敬兄。

也。酌則誰先者，季子又問之曰：如在是，則酌所先酌誰？鄉人也。公都子曰當先酌鄉人。所敬在此，所長在彼，果在外，非由內也者，季子又言所敬在兄，而先酌在鄉人，是果在外者也，非由內而出也。公都子不能答以告孟子者，公都子於此無以荅季子之言，故以告孟子。孟子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將曰敬叔父，曰弟為尸則誰敬，彼將曰敬弟者，孟子謂公都子，如在季子又問之，則問之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則彼必曰敬叔父。又問之曰：弟在尸位則誰敬？彼必曰敬弟。曰惡在其敬叔父也，子曰在位故也，故先酌之也。言常敬者在兄，斯須之敬者在鄉人，以其所先少頃之間故也。季子聞之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果在外，非由內也者，季子聞孟子之言，又曰：敬叔父則敬，敬弟則敬，是亦在外也。公都子曰：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然則飲食亦在外也者，公都子又荅季子之言，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是飲食亦有在外也。蓋謂冬之寒，夏之熱，其飲湯飲水，得其寒熱之宜，而欲之者在心也。然而非心所欲，則雖有湯水之名，安得謂之在外乎？是在我而已。所謂季任者，任處守者。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

公都子道告子以為人性在化無本善不善也

或曰性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是故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可教以善不教以不善亦由告子之意也故文武之化之起民皆喜為善幽厲虐政之起民皆好暴亂

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堯為君而有象以瞽瞍為父而有舜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

公都子曰或人以為人各有性善惡不可化移堯為君象為臣不能使之為善瞽瞍為父不能化舜為惡紂為君又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亦不能使其二子為不仁是亦各有性也矣

今曰性善然則彼皆非歟

公都子曰告子之徒其論如此今孟子曰人性盡善然則彼之所言皆為非歟

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

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裏性善勝情情則從之孝經云此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强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才者也

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相倍蓰或至於無筭者不得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故使有惡人非天獨與此人以惡性其有下愚不移者也譬若乎被疾不成之人所謂童昏也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詩大雅蒸民之篇言天生蒸民有物則有所法則人法天也民之秉夷夷常也常好美德孔子謂之知道故曰人皆有是善者也

疏公都子曰至懿德○正義曰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趍之善惡異衢高下自懸賢愚行殊其本者乃能一諸者也公都子曰至然則彼皆非人者公都子問孟子以謂告子言人之性無有善亦無有不善但在人之所為如何耳或有謂人性可以為善又可以為不善但在上所化如何耳如此故文王武王興起常以善養人則民人皆好善至幽王厲王興起常以暴虐於民則民亦皆好其暴亂或有人又謂人有性善有性不善所在所化稟之於天而已如此故以堯之為君而有象之為臣以瞽瞍之頑為父而有舜之聖有子以紂為兄之子且以為君而有微子啟王子比干之賢為臣今孟子乃曰性皆善是則彼告子與或人之言者皆不是歟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至好是懿德孟子言人之乃順其情則皆可以為善矣是所謂性善也若夫人為不善者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為不善者乃自汨喪之耳故言非稟天才之罪也且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則善之而欲為善者非性也以其情然也情之能為善者非情然也以其才也是則性之動則為情而情者未嘗不好善而惡惡者也其不欲為惡者才也才者乃性之用也而才者上有以達乎天下有以達乎地中有以貫乎人其有不能為善者乎此孟子所以云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是乃所謂善也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惻隱之心人皆有之至智也者孟子說於前矣蓋以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是心也人能推此而為之是謂仁義禮智也仁義禮智知善也而仁義禮智之善非自外以鑠而已也我有生之初所稟之性但人不思而求之耳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以其人所以有善有惡相去之遠或相倍蓰或至於千萬而無筭其多少如此之絕者是不能自盡其性才者也言才無有不能為善者但能盡其才而為之耳故詩人歌蒸民之篇有曰上天之生民有物則有法則民之秉執其常善故好是美德彝常好善也所謂善即美德也所謂美德者即仁義禮智是也孔子亦云為此詩之人其知道者也故言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也然則物者即自人之四端五[?]

六畜九穀姜之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皆非物也所謂則者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禮之於夫婦兄弟信之於朋友也是無非有物則有則也由此觀之孟子所以言至此者豈非人性皆善者耶故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彝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註紂與微子比干有兄弟之親○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微子啟者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又云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是知有兄弟之親矣○註大雅蒸民之詩○正義曰此蓋尹吉甫美宣王之詩文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富歲豐年也凶歲飢饉也子弟凡人之子弟也賴善暴惡也非天降下才性與之異也以飢寒之厄陷溺其心使為惡者也今夫麰麥播種而耰之其地同樹之時又同浡然而生至於日至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則地有肥磽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也麰麥大麥也詩云貽我來麰言人性之同如此麰麥其不同者人事雨澤有不足地之有肥磽耳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故龍子曰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屨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龍子古賢人也雖不知足小大作屨者猶不更作蕢蕢草器也以屨相似天下之足略同故也口之於味有同耆也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口之於味也其性與人殊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耆皆從易牙之於味也至於味天下期於易牙是天下之口相似也人口之所耆者相似故皆以易牙為知味言口之同也惟耳亦然至於聲天下期於師曠是天下之耳相似也耳亦猶口也天下皆以師曠為知聲之微妙也惟目亦然至於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不知子都之姣者無目者也目亦猶耳也子都古之姣好者也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謂無目者乃不知子都好耳言目之同也故曰口之於味也有同耆焉耳之於聲也有同聽焉目之於色也有同美焉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言人之心性皆同也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謂理也義也聖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理義之悅我心猶芻豢之悅我口心所同耆者義理也理者得道之理聖人先得理義之要耳理義之悅心如芻豢之悅口誰不同也

疏孟子曰富歲至我口○正義曰此章言人稟性但有好憎耳目口心所同者同或為君子或為小人猶若麰麥不齊雨露使然者也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至猶芻豢之悅我口者孟子言豐熟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善賴善也凶荒之年凡人之子弟多好暴惡然而非上天降下才性與之殊異也而其所以由飢寒之厄陷溺去其良心而為之惡也無他所謂禮義生於富足盜賊起於貧窮是也且譬夫今之大麥也人播種而耰鋤之其地高下以同樹殖之時又同浡浡然生長秀茂至於日至可以收斂之時皆熟矣雖有不同為不熟者則是地有肥磽與雨露之不均而人事之所加有不齊也故凡物以同類者皆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為不然雖聖人亦與我同類者也故龍子之賢人有曰人不知天下人之足而為屨者我知其人不能為之蕢也蕢草器也故屨之相似者以其天下人之足同也故曰口之於食味人有同嗜也然而易牙先得我口之所耆者也如使人口於味也其性所好與人殊異若犬馬之與我不同類也則天下何以皆耆其味皆從易牙之所好之味也至於食味天下所以皆期指於易牙者是天下之人口相似也惟耳於聲亦如是也耳於聲天下之人所以皆期指於師曠為知聲之妙者是天下之人耳相似也又不特耳如是也惟天下之目亦如是也至於子都天下之人無有不知其姣好也不知子都之姣好者是無目之人也故曰人口之於

其有所同好者焉耳之於聲以其有同聽者焉目之於色以其有同美者焉至於心獨無所同亦如是乎言人心性亦若口耳皆有同而無異也然人心有所同然者何也是謂理也義也唯聖人者但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故曰理義之有莫悅於我心者如芻豢之味有悅於我口耳蓋理出於性命天之所為也義出於道德人之所為也而理義又出於人心所同然也是則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天命之謂性是性命本乎天故為天之所為也天之所為雖寂然而未嘗不有理焉如此豈非其理有出於性命者乎人能存其性命而不失之者是所謂有其道德也故為人之所為者也人之所為道德雖寂然而未嘗不有義有焉如此則豈非其義有出於人心者乎合而言之則性命道德是為理義雖是理義出於性命道德者耳○註麩麥至薄也○正義曰釋云麩麥大麥也又短粒麥也詩云貽我來麰此盡周頌思文之篇言后稷匪天之詩也○磽說文云磽石地名也○註易牙為知味○正義曰案左傳云易牙齊桓公大夫也淄澠二水為食易牙亦知二水之味桓公不信數試始驗是易牙為知味者也○註師曠為知聲之妙○正義曰案呂氏春秋云已說在離婁篇首左傳杜氏註云晉樂師子野者是也○註子都詩云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正義曰案詩國風山有扶蘇之篇文也註云都世之美好者狂狂人也且辭也箋云人之好色不往覲子都反往覲狂醜之人凡此是知子都為美好者也○草性曰芻穀養曰豢○正義曰說文云牛馬曰芻犬豕曰豢是其解也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告子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以其郊於大國也斧斤伐之可以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潤非無萌蘖之生焉牛羊又從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見其濯濯也以為未嘗有材焉此豈山之性也哉 牛山齊之東南山也邑外謂之郊息長也濯濯無草木之貌牛山未嘗盛美以在國郊斧斤牛羊使之不得有草木耳非山之性無草木也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旦旦而伐之可為美乎其日夜之所息平

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 存在也言雖在人之性亦猶此山之有草木也人豈無仁義之心邪其日夜之思欲息長仁義平旦之志氣其好惡凡人皆有與賢人相近之心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 則其旦晝之所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人見其禽獸也而以為未嘗有才焉者是豈人之情也哉 旦晝日晝也其所為萬事有梏亂之使亡失其日夜之所息也梏之反覆利害干其心其夜氣不能復存也人見惡人禽獸之行以為未嘗有善才性此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苟失其養無物不消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與 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

告子上

有不盡也孔子曰持之則存縱之則亡莫知其鄉鄉猶里以喻居也獨心爲若是也【疏】孟子曰牛山至之謂與○正義曰此章言秉心持正使邪不干猶止斧斤不伐牛山山則木茂人則稱仁也孟子曰牛山之木至惟心之謂與者孟子言牛山之木嘗爲秀美矣然以其爲齊國之郊外也以斧斤常伐之不可以爲美之斤斧之伐何可以爲秀美乎言以其斤斧常伐之則不可爲美也雖爲斧斤所伐然以其日夜之所長息雨露之所潤澤非無萌牙櫱栽生焉奈何萌櫱既生而牛羊又從而牧之於其間是以牛山若彼濯濯然無草木之貌也人見其濯濯然無草木以爲牛山未嘗有材木焉是豈牛山之性無草木哉言牛山之本常有其材木其所以無之者以斧斤牛羊伐牧之而廢滅之矣言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以放去其良心而無仁義者亦如斧斤之伐於牛山之木也是日日而伐滅之何可爲美乎言夜之所息長草木與人平旦之氣矣以其牛山日夜所息牛羊殘害之所氣絕靜莫不欲爲之善也其日晝之所爲利欲有以梏亡之所以爲日之中矣且人欲平旦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者幾希則其旦晝之所爲有梏亡之矣

孟疏十一下　二

以動之則未至於不善矣以其尚閒存於此時也亦如牛山夜所長其木焉而美因已有萌芽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害之則未至於不美矣以牛山曰晝所爲利欲之不足以存之則所以違禽獸不遠矣得不爲利欲之所亂既不足以存其夜氣則其違禽獸不遠矣氣於禽獸之不遠人見其爲禽獸以爲未嘗有才性焉是豈人之情也哉人情本欲爲善其所以不善者以利欲陷溺之故苟得其所養無物不長苟失其所養無物不消日夜之所息長而平旦之氣亦無物不消矣則與物之不長是失其所養之故也若此之則存之舍之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所向持之則存捨之則亡而孔子之言如此所以言人心惟當有常操而存之者矣○注牛山齊之東南山○正義曰善亦以理養之必可見也遊於牛山之上是也

孟子曰無或

乎王之不智也王齊王也或怪也時人有怪王不智而孟子不輔之故言此也雖有

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種易生之草木五穀一日暴溫之十日陰寒以殺之物何能生我亦希見於王既見而退寒之者至謂左右佞諂順意者多譬諸萬物何由得有萌芽生也今夫弈之爲數小數也不專心致志則不得也弈博也或曰圍棊論語曰不有博弈者乎數技也雖小技不專心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爲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爲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有人名秋通一國皆謂之善弈曰弈秋使教二人弈其一人惟秋所善而聽之其一人志欲射鴻鵠故不

候番禺劉校　孟疏十一下　鄒林重校　三　王進高刊

如也爲是謂其智不如也曰非也以不致志也故齊王之不智亦若是也【疏】孟子曰無或至非然也○正義曰此章言弈爲小數不精不能一人善之十人惡之雖竭其道何由能成者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者孟子言時人無怪齊王之不智也以其孟子不輔佐之故言雖有天下易生之物如一日溫燠以暴之乃十日寒凍以殺之是以未有能生者也雖有能生之者然於我見之亦罕矣我自輔佐齊王而王萌而歸而有攻其善者至多矣然而尚如吾有心欲使王萌而爲善是如之何哉蓋謂吾君不能者是謂賊其君者也所以言之不智也當輔佐君爲之而已孟子云臣又以爲善也一日暴之有激而云此之齊王以爲君當於爲惡故有爲喻孟子輔佐齊王也蓋天下易生之物齊王以不智也一喻其心未有能生者也今夫弈之爲數則數雖小技如不專一其心致其篤志則亦不得之以是故弈秋通國皆稱爲善能弈者也使弈秋誨其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言是聽一人雖聽之其一心以爲有鴻鵠將至乃思援弓繳矢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弈然亦不若其專心致志者精矣爲是弗若之者非謂其智

弗若也以其不專心致志而聽弈秋之誨故也此所以曰秦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言不然也孟子所以引為此者蓋謂齊王不如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則孰不與王為善乎奈齊王不能專心致志惟賢是聽但為姦臣之所陳故所以如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矢而射之者故弗若彼之精而遂不為善矣然則時人亦不可謂齊王不智特當輔之而已然既輔之亦當齊王能專心致志聽從之然後可矣孟子所以既退而尚如有萌焉奈何綵輔之而齊王姦佞諂諛之衆而不能聽從為善耳此故以弈秋諭已而以鴻鵠諭姦佞其一以為有鴻鵠思援弓繳而射之諭齊王雖聽已之言然不專心致志惟在於鴻鵠耳。註弈博也至不得也。正義曰案陽貨論語第十七之篇云不有博弈者乎而解弈為博也說文云作簙局戲也六箸十二棊也古者烏曹作博圍棊謂之弈說文弈從廾言竦兩手而執之棊者所執之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棊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義也。註有人名秋善弈□。正義曰案傳記有云弈秋通國之善弈也有過者止而聽之則弈敗笙汩之也又云弈秋首天下之善弈也有鴻鵠過弯弧擬問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與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熊掌熊蹯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為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為也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患而辟患也有甚於生有甚於死凡人皆有是心賢者能勿喪亡之也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嘑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人之饑餓者得此一器食可以生不得則死嘑爾猶呼爾咄啐之貌也行道之人凡人以其賤己故不肯受也蹴蹋也以足踐蹋與之乞人不潔之亦由其小轉故不肯而不受也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為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與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辯別有禮義與不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豈不為廣美宮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宮室之美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妻妾之奉為之鄉為身死而不受今為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鄉者不得簞食而食則身死所不受也今為此三者為之[illegible]所謂失其本心者也[illegible]

疏孟子曰魚[illegible]失其本心[illegible]正義曰[illegible]取義[illegible]所以[illegible]義之[illegible]者也[illegible]能[illegible]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之[illegible]熊掌[illegible]也以[illegible]熊蹯[illegible]在水[illegible]物[illegible]在山者故為一者不可兼得也[illegible]魚所以[illegible]故[illegible]以其義[illegible]所欲也[illegible]不可[illegible]得[illegible]但[illegible]舍生而取義也[illegible]於生也如[illegible]有[illegible]死也[illegible]而取義也然而[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皆以[illegible]而有所惡[illegible]所[illegible]心之所欲[illegible]心之所惡[illegible]死者[illegible]心[illegible]所[illegible]人之所欲[illegible]無有甚於生[illegible]可以得生者何不用[illegible]

而行之也今人之惡者無有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擇而為之也蓋可以得生可以辟患者皆是不義也故不為苟得故患有所不辟也者是皆有義也由此言之則生而有不用也是不苟生也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為也是不苟為惡以辟患也如此故所欲有甚於生所惡者有甚於死非獨賢者有此心也人皆有此心也但賢人能常存之而勿喪亡之耳蓋所欲有甚於生者是義也所惡有甚於死者是不義也且以一簞所盛之食一豆所盛之羹得而食之者則生其生不得此而食者則餓而死然而嘑爾叱咄而與之雖行道路之中況人且不肯受而食之也如雖爾蹴踏而與之雖乞丐之賤人且以為不潔而不肯受而食也言萬鍾之祿則不貴辨禮義而受之者與萬鍾之多然於我何足為益為求我何益以其已身不能獨食之也已不能獨食則為宮室之質美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而已如是則向日不得簞食豆羹則身死尚不受今乃為宮室廣矣供奉妻妾與施所知之人窮乏首而受為之如此是亦不可以止乎言此可以止而不止者也是謂失其本心者矣是忘其義者矣故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注熊蹯○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宰夫胹熊蹯不熟晉靈公怒而殺之裴駰註云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註鍾量器也正義曰齊大

夫晏子云已說在梁惠篇

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

不行仁義者不由路不求心者也可哀憫

哉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人知求雞犬莫知求其心者惑也學問所以求之矣

疏孟子曰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由路求心為得其本追逐雞犬務其末也學以求之詳矣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仁者是人之心也是人人皆有之者也義者是人之路也是人人皆將而行之者也今有人乃舍去其路而不行放散其心而不知求之者可哀憫哉且人有雞犬放之則能求追逐之有心放離之而不求追復然而學問之道無他焉但求其放心而已矣求放心則仁義存矣以其人之所以學問者亦以情此仁義也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屈而不信非疾痛害事也如有能信之者則不遠秦楚之路為指之不若人也

無名之指手之第四指也蓋以其餘指皆有名無名指者非手之用指也雖不疾痛妨害於事猶欲信之不遠秦楚為指之不若人故也

指不若人則知惡之心不若人則不知惡此之謂不知類也

心不若人可惡之大者也而反惡指故曰不知其類也

事也

疏孟子曰至不知類也○正義曰此章言舍大惡小不知其要惡指反心不即於道是以君子惡之者也孟子曰至此之謂不知類也孟子言今人有第四指為無名之指屈而不信且非疾痛有妨害於為事也如有人能伸者則 [illegible]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人苟欲生之皆知所以養之者至於身而不知所以養之者豈愛身不若桐梓哉弗思甚也

拱合兩手也把以一手把之也桐梓皆木名也人皆知灌溉而養之至於養身 [illegible] 豈於身不若桐梓

疏孟子至甚也○正義曰此章言 [illegible]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兼所愛兼所愛則兼所養也無尺寸之膚不愛焉則無尺寸之膚不養也

人之所愛則養之於身也一尺一寸之膚養相及也

所以考其善不善者豈有他哉於己取之而已矣

考知其善否皆在己之所養也

體有貴賤有小大無以小害大無以賤害貴養其小者為小人養其大者為大人

養小則害大

害貴小口腹也大心志也頭頸貴者也指拇賤者也不可
舍貴養賤也務口腹者爲小人治心志者爲大人故也今
有場師舍其梧檟養其樲棘則爲賤場師焉場師
治場圃者場以治穀圃園也梧桐檟梓皆木名樲棘小養
棘所謂酸棗也言此以喻人舍大養小故曰賤場師也
其一指而失其肩背而不知也則爲狼疾人也
謂醫養人疾治其一指而不知其肩背之有疾飲食之人
以至於害之此爲狼藉亂不知治疾之人也
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飲食之人無
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爲尺寸之膚哉飲食之人人所賤之者爲
其養口腹而失道德耳如使不失道德存仁義以往不嫌於
養口腹也故曰口腹豈但爲肥長尺寸之膚哉亦以懷其道
德也疏孟子曰人之於身至膚哉○正義曰此章言養其行
也治其正狠用智力善惡相厲是以君子居處思義飲
食思禮者也孟子言人之於身也至於己取之而已矣孟子則
言人之於一身也無有所不愛也以其兼愛之矣兼所愛則

必兼有所養也是則一身之中無有一尺一寸之膚不愛
焉則亦無有一尺一寸之肌膚不養焉以其兼所愛兼所養
所養而已然而所以考究其有善不善者亦豈有他爲
哉但亦於一己自取之而已矣所謂養其大體則爲大人
其小體則爲小人豈非己自取之謂也蓋孟子一云尺寸之
膚言則心在乎中又有居特而言者也且心爲一身之君所
謂心爲天君者也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此之謂也言
人既愛尺寸之膚雖心亦在所愛焉既養尺寸之膚雖心亦
在所養焉所謂愛養心者亦以仁義之道愛養之而已人之
心由人所趨向如何耳故曰所以考其善不善於己取之而
已矣體有貴賤至尺寸之膚哉孟子又言人體有貴而亦有賤
有小亦有大於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
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爲一體之貴者大者
以賤小則耳目口鼻形爲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
不可舍愛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
則爲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爲之大人以其耳目口鼻形五
所好不過利欲而已而心異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有於
其間是以養心者爲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欲爲
小人耳故孟子所以有是言也今有賤場師爲治場圃者如舍其
梧檟之良木而特養其樲棘是爲賤場師焉梧桐也檟山楸

也樲棘小酸棗也梧檟可以爲琴瑟材是良木小酸棗無用
之才也是賤才也此所以喻養體不養其貴者而養其賤者
也又如醫者其一指之小而失其肩背之大則爲狼疾藉亂而
不知醫治者也此所以比喻養體不養其大者而養其小者
也且務飲食之人則人皆賤之者矣無他是爲其養小而失
其大也如飲食之人亦無有失其養大則口腹豈但肥長
爲尺寸之膚爲哉言是亦懷仁義之道者也○註樲棘小棘
所謂酸棗正義曰說文云梧檟山楸又云梓杼也樲棘小酸
棗也是所以
棗此爲之云公都子問曰鈞是人也或爲大人或
爲小人何也鈞同也言有大有小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爲大
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大體心思禮義小體縱恣情慾曰鈞是人也
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言人何獨有從小體也曰
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
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

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弗能奪
也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曰人有耳目之官不思故爲物
所蔽官精神所在也謂人有五官六
府物事也利欲之事來交引其精神心官不思善故失其道
而陷爲小人也此乃天所與人情性先立乎其大者謂生而
有之也小者情欲也善勝惡則惡不能奪之而已矣疏公都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天與人性先立其
大心官思之邪不乘越故謂之大人者也公都子問曰鈞是
人也至何也者公都子問孟子曰世之人皆是人者也或有
名爲大人或有名爲小人者是如之何也孟子曰從其大體
爲大人從其小體爲小人孟子答之曰從事於大體而以仁
義養其心是從其大體故謂之大人也從其小體以利欲養
其耳目之官是從其小體故謂之小人也曰鈞是人也或從
其大體或從其小體何也公都子未曉故問之曰既皆是人
也或以從養其大體或從養其小體是如之何曰耳目之官
至此爲大人而已矣孟子又答之曰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
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欲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已
失則是亦爲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爲物引之喪其所
得矣惟心之官則爲主於思如心之所思則有所得而無所

我如不思則失其所得而自以喪之耳是以天之所與付於我者所以先與立其大者則心是也既與立其大者則小者弗能奪之矣小者即耳目是也是以為之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主視聽是以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矣荀子云心居中虛以治五官者也是以心思之大者而小者不能奪其耳目不為利欲之所蔽故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欲所蔽故也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以德人爵以祿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人爵從之人爵自至也以要人要求也終亦必亡而已矣棄善忘德終必亡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古脩天爵自樂之也今要人爵以誘時也得人棄天道之忌也惑以招亡小人之事者也孟子曰有天爵者至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言有所謂天爵者有所謂人爵者仁義忠信四者又樂行其善而不厭倦者是所謂天爵也自公卿大夫者是所謂人爵也孟子所以自解之也自古之人脩治其天爵而人爵自然從之如舜耕於歷山樂取諸人以為善而堯自然聘其祿位是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者也又如伊尹之徒亦是也今之人脩其天爵以要求人爵及既得其人爵而又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illegible]其人爵而已如此者終亦必亡而已矣孟子所以指今之人而言也是故孟子所以有是言而勸之矣

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貴於己者弗思耳矣人之所貴者非良貴也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己身不思之耳在己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也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也者他人不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言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詩大雅既醉之篇言飽德者飽仁義之於身身之貴者也不願人之膏粱矣文繡繡衣服也

疏孟子曰至文繡也○此章言所貴在身人不知求膏粱文繡己之所優趙孟所賤何能比之是以君子貴其所貴也孟子曰欲貴者人之同心也至文繡也孟子言凡所欲其貴者是人所同其心也以其人皆欲之也然而人人有貴者在其己者但不思之耳如其所貴者非是良貴也良貴者不以爵而貴者是謂良貴如下文所謂仁義廣譽者是也且以趙孟晉卿之貴者為所貴者然而趙孟又能賤之是人之所貴者非為良貴也此孟子所以引而喻也以其趙孟者即晉襄公之臣趙盾者是也是以為晉卿然入為晉卿出則為盟主是謂貴矣案[illegible]則不及趙衰其良則不及宣子則所貴特人爵之貴耳如此則[illegible]故曰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也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illegible]於孟子之意同謂德則仁義是也言飽乎仁義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乎[illegible]之至者也然而不願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加[illegible]譽之名聲既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illegible]

為顯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願人之文繡則以令聞廣譽為文繡也令聞廣譽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不待見而善之又有以聞也令聞令善之者也故云令聞[illegible]也聞名譽之人所聞之也廣譽者以內有仁義之德[illegible]特近者美之而遠者又有以美譽焉故云廣譽[illegible]譽其美稱也凡此孟子所以教時人之云耳故[illegible]君子賢而[illegible]是其樂者貴之謂也

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猶水之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不熄則謂之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亡而已矣水勝火取水足以制火一杯水何能滅一車薪之火也以此謂水不勝火為仁者亦若是則與作不仁之甚者也亦終必以亡仁矣

疏孟子至已矣○正義曰此章言為仁不至不反諸己謂水勝火熄而後已不仁之甚終必亡矣為道不卒無益於賢者也孟子言為仁勝於不仁也猶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一不熄滅則謂水不勝火以為不仁

紅095 508

廢仁此又與於不為仁者又甚之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之仁而欲覬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吾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孟子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苟為不熟不如荑稗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 熟成也五穀雖美種之不成則不如荑稗之草其實可食為仁不成猶是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荑稗是勝是以為仁以其成也孟子言五穀者是天下種之美者也苟五穀不成則不勝荑稗之所奮夫仁者亦天下道之美者也苟為仁不成則不勝不仁之所害故云夫仁亦在乎成之而已矣此章與前章杯水救火若亦若之 宣有愛牛之仁而功不至於百姓梁惠有移民之仁而民不加多於鄰國是為仁不成之過也五穀已說於前矣云荑稗者即禾中之莠草也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必志於彀學者亦必志於彀 羿古之善射者彀張弩向的者用思要時也學者志道猶射者之張

也大匠誨人必以規矩學者亦必以規矩 大匠攻木工規所以為圓也矩所以為方也誨教也教人必須規矩學者以仁義為法式亦猶大匠以規矩者也 疏 孟子至規矩 正義曰此章言事各有本道有所隆彀張規矩以喻為仁學不為仁猶是二教失其法而行之者也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以志在於彀彀者張弓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使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其規矩為法度之至者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羿教人既求之於力分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力分之內矣大匠誨人既求之於法度之內則學之者亦必求於法度之內矣然必皆求於力分之內者以其力分所不到則射亦未如之何矣法度者亦如是矣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注羿古之攻射者與匠為攻木之工者○正義曰此已說於前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一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告子章句下 凡十六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趙氏分為下卷者也此卷十有六章其一章言臨事量宜權其輕重以禮為先食色為後若有偏殊從其大者二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由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焉三章言生之膝下一體而分當親而疏怨慕號天是以小弁之怨未足以為愆也四章上言之所欲下以為俗五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道享見之儀亢答不差其六章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七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八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九章言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觀十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十一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十二章言民無信不立十三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十四章言仕雖正道亦有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十五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十六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教誨之方或折或引丹此十六章合上卷二十章是告子之篇有三十六章矣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 任國之人問孟子弟子屋廬連問二者何者為重 曰禮重 荅曰禮重 色與禮孰重曰禮重 重如上也 曰以禮食則飢而死不以禮食則得食必以禮乎親迎則不得妻不親迎則得妻必親迎乎 任人難屋廬子云若是則必待禮乎 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 於音烏歎辭也何有為不可荅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金重於羽者豈謂一鉤金與一輿羽之謂哉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食重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而比之奚翅色重 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

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者寧可謂寸木高於山邪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鉤之金豈重一車羽邪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辭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往應之曰紾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食不紾則不得食則將紾之乎踰東家牆而摟其處子則得妻不摟則不得妻則將摟之乎教屋廬子往應任人如是紾戾也摟牽也處子處女也則是禮重食色輕者也

疏任人至摟之乎○正義曰此章言臨事量宜稱其輕重以禮爲先食色爲後者也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孰重任人曰任國之人有問屋廬子曰禮與食二者何者爲重曰禮重屋廬子答之以爲禮重屋廬子孟子弟子也任人又問色與禮二者孰重曰禮重屋廬子又答之以爲禮重曰以禮食則飢而死至必親迎乎任人又問之曰人若待有禮然後食則飢餓而死不待禮而食者則得其食而不見飢餓必待以禮然後食乎任人意以爲不待禮而食也行親迎之禮則不得其妻不待親迎之禮則得其妻必行親迎之禮任人意又以爲不待親迎也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堂周人迎於戶凡此是也今任人不知此爲重故以食色並而問之屋廬子不能對明日之鄒以告孟子屋廬子未有言以答故不能對任人之問乃明日往鄒國以任人之此言告於孟子孟子曰於答是也何有至則將摟之乎孟子見屋廬子不能答此言乃而嘆之曰答此之言何有難乎何爲不可答也言凡物有常如不揣量其本但齊等其末則雖方寸之木可令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峯也此乃所等其末而不量其本之謂也言雖可謂之一帶鉤之金與一車羽毛之謂哉是亦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謂也以其端之以本則方寸之木不能高於岑樓一帶鉤之金不能重於一車之羽也如不揣其本取食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論之何啻食爲重也取色之重者與禮之輕者比並之則何啻爲色重也如此是猶累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猶疊一車之羽毛可使重於一鉤金也是則任人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且爲不以禮食則得食則人誰不以食爲重也不親迎則得妻則人誰不以色爲重也故孟子所以於此又教之屋廬子使往應於任人曰紾戾其兄之臂而奪之食則得其食不紾戾之則不得其食則可以紾兄之臂乎踰越東家之牆而牽其處女則得爲之妻不牽之則不得爲之妻則將可以牽摟處女乎言不可如是也故以是言之所謂東家則以言之矣如謂鄰家也然而鄰亦有西南北何不言之蓋言東則西南北不言而在矣○注任國○正義曰任附庸之國在齊楚之間後亦有案文在孟子告鄒之民○註岑樓山之銳嶺○正義曰釋云山小而高者曰岑是知岑樓則知爲山銳嶺之峯也○[illegible]樓亦取其山高之意也○註云屋廬子○下卷亦云屋廬子也

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曹交曹君之弟交名也答曰然者言人皆有仁義之心堯舜行仁義而已

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交聞文王與湯皆長而聖今交亦長獨但食粟而已當如之何

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爲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爲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爲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爲患哉弗爲耳孟子曰何有於是言乎仁義之道亦當爲之乃爲賢耳人言我力不能勝一小雛則謂之無力人言我能舉百鈞百鈞三千斤也則謂之有力之人烏獲古之有力人也能移舉千鈞人能舉烏獲所任是爲烏獲才也夫一匹雛不舉豈患不能勝哉但不爲之耳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爲也長者老者也弟順也人誰不能徐行者患不肯爲也

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孝悌而已人所能也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也堯行孝弟之行桀服譎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爲堯似堯爲桀似桀而已矣

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

告子下

而受業於門（交欲學於孟子願因鄒君假館舍備門徒也）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言堯舜之道較然若大路豈有難知人苦不肯求耳子歸曹而求行其道有餘師師不少也不必留館學也）

疏 曹交至餘師○正義曰此章言天下大道人病不求不患不能是以曹交請學孟子辭之者也曹交問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曹交曹君之弟也姓曹名交曹交問孟子曰凡人皆可以為堯舜二帝有諸否乎孟子曰然子答之以為誠如是也交聞文王十尺至如何則可者曹交又言交嘗聞文王身長十尺湯王身長九尺今交身亦長九尺四寸但獨食粟而已當如之何則可以為堯舜曰奚有於是至為之而已矣孟子答之曰何有於此言之子言奚有於身長短之謂也以為堯舜若是亦為之而已且託今有人於此其力不能勝一匹大之雛小則為無力之人也今又曰能舉任三千鈞之重則為有力之人也如是言之則能舉烏獲千鈞之重任者此亦足為烏獲之徒而已矣且夫人豈以不能勝一匹大之雛小為憂患哉但不為之耳如用刀舉之則勝矣以言人之所欲為堯舜者豈患其不能為之哉亦但不為之耳且以徐緩而行後於長者是謂之弟順急疾而行先於長者謂之不弟順夫徐緩而行者豈況人所不能如是哉但所不為徐行之矣夫堯舜二帝之道而已子今若身服堯之法服以衣服不越禮口誦堯之法言以其言有法度所行則行堯所行之迹以其行不違禮誦如此是亦為堯之徒矣若子於今身乃服非常之服口誦非禮之言所行乃行桀之行如此是亦為桀而已矣交得見於鄒君至於門曹交聞孟子言至此乃曰交得見鄒君可以因而假館舍願留此而受業於夫子之門而學於孟子也曰夫道若大路至餘師孟子乃答之曰夫道若大路較然易有也豈為難知者哉言不難知也但人病不求之耳子歸曹而自求之而行其道亦不少師也何必須受業於我孟子所以答之此者蓋為曹交欲挾鄒君而問是挾貴而問者也是以辭之而已抑亦不屑教誨之謂也○注鈞三千斤○正義曰已前篇說之矣○注烏獲有力人也○正義曰案皇甫士安帝王世紀云秦武王好多力之士烏獲之徒並皆歸焉秦王於洛陽舉周鼎烏獲兩目血出六國時人也孟子假是所聞以開曹交之教而已矣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高子齊人也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也怨者怨親之過故謂之小人）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為詩也（固陋也高子年長孟子曰陋哉高父之為詩也疏越人[illegible]也我其兄故號泣而道之怪怨之意也伯奇仁人而父虐之疏於小弁之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辭也[illegible]傷高叟不達詩人之意也）曰凱風何以不怨（詩邶風凱風之篇也公孫丑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孔子曰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孟子曰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悅也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而曾不閔己知親之過大也[illegible]）

疏 [illegible]公孫丑至而慕○正義曰[illegible]公孫丑問曰高子云小弁之詩是小人之詩也[illegible]孟子曰高子何以言之丑又答之曰為其有怨也曰固哉高叟之為詩也[illegible]乃小人之詩也然孟子所以重言之深嗟而高子之不達詩人之[illegible]

意之甚者也曰凱風何以不怨公孫丑再問孟子然則凱風亦是詩也何以獨不怨凱風即凱風之詩也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至五十而慕者孟子又答之曰凱風之詩是親之過小者也以詩觀之有曰有子七人莫慰母心是爲親之過小者也小弁之詩是親之過大者也以詩刺之有曰何辜于天我罪伊何是則怨以責己爲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益疏其親也親之過小而怨之是不可以磯激之者也是親之過小而又怨之是不可磯也

數太子宜臼之過非特放之又將以殺之是以小弁之詩作焉而刺父之過是爲親之過大者也先王制禮夫死妻稺子幼不能從其妻其子不安其室而欲去嫁人今親之過小而不可磯之者也孝子事親以著過爲不可也故曰益疏而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是不孝者也謂父母之過小者也不可磯之者也孝子之事親也所以微諫以成其親之不可者也謂父母之過磯亦謂之不孝也又引孔子云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者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證之曰舜之爲孝至矣五十之年尚能慕其親也

者耳以其有大過所以至五十之年尚能慕之也又引孔子云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所以謂孝

至孝則當外慕之者也然則小弁之詩可以爲孝也小弁之人所以處之者何宜高

于天○正義曰按史記云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母申侯女而廢后得褒姒愛之欲廢后

曰后并去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以伯服爲太子後立爲平王

書是宜臼者也以宜臼隨申又別伯服宜門也故小弁之詩以太子宜臼之故云

幽王娶申女生太子宜臼又說褒姒生子伯服立以爲后而放宜臼

故宜臼將殺之故也○凱風之詩曰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正義曰凱風美孝子之詩也云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云相視投之行道也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墐之

言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云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者言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壅之者言其心所不忍

云掩之者道中有死人尚有覆壅之成其壅者言其心所不忍

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

宋牼宋人名牼學士年長者故謂之先生石丘地名也道遇問欲何之也

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 牼自謂往說二王必有所遇得從其志也

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 孟子敬宋牼自稱其名曰軻不敢問其指欲如何說之

曰我將言其不利也 牼曰將爲二王言興兵之不利也

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

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爲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 孟子曰牼之志大矣所號名不可用也二王悅利罷三軍士樂之而悅利則舉國以利相接而忘仁義則其國從而亡矣

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爲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爲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爲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 以仁義之道不忍興兵三軍士悅之國人化之咸以仁義爲俗何以利爲名也故王

疏 宋牼至曰利○正義曰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爲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利久而致亂是以君子先仁義而後利也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者宋牼宋國之人也名牼將往之楚國孟子乃與之相遇於石丘之地也曰先生將何之者孟子問之曰先生將欲何往也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者宋牼答孟子言我聞秦楚二國交兵我將見楚王說之而罷其兵楚王不悅我將又見秦王說之而罷其兵二王之中我將有所遇合而得從其志也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者孟子言我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意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者宋牼答之曰我將說之以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至何必曰利者孟子又答之

曰先生之志則誠為大矣先生之名號則不可用也先生今以利說秦楚二王秦楚二王說於利是必罷三軍之衆為三軍五百人為軍三軍之衆乃三萬七千五百人也如此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尚懷抱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又懷抱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又懷抱利以事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終皆去其仁義懷抱利以相接待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言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衆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抱仁義以奉其君為人子者懷抱仁義以奉其父為人弟者懷抱仁義以奉其兄是則君臣父子兄弟皆懷抱仁義之道以相接待如此則可以為王者未之有也何必以利為言乎孟子所以言此者以其為利則其害至於亡身為仁義則其利至於王天下故曰何必曰利也○注云宋牼宋人名牼者蓋以其二子云不知其壹也案荀卿非十二子云宋鈃辯異懸君臣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宋鈃也楊倞云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同時孟子作宋牼與宋鈃同口莊子作宋鈃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　八

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

受之而不報處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

而不報任薛之同姓小國也季任任君季弟也任君朝會於鄰國季任為之居守其國也致幣帛之禮以交孟子孟子受之而不報平陸齊下邑也儲子齊相也亦致禮以交於孟子孟子受而不答之也**他日由鄒之**

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喜曰

連得閒矣屋廬連孟子弟子也見孟子答此二人有異故喜曰連今日乃得一見夫子之閒隙也**問曰夫子之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

子為其為相與屋廬子謂儲子不見儲子者以為其為相故輕之邪**曰非也書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

不成享也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也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也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我不見也**屋廬子悅或問之屋**

廬子曰季子不得之鄒儲子得之平陸屋廬子曉其意已義服故悅也人問之曰何為悅之屋廬子曰季子守國不得越境至鄒儲子為相可以至平陸○正義曰此章指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差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孟子居鄒至平陸而不見儲子故屋廬子喜以問孟子孟子答之曰書言享多儀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為其不成享也○注任薛之同姓小國季任為任居守其國也季任為任國之處守以幣帛而交孟子孟子受而不答其交也孟子居鄒之時季任以幣交之受之而不報故他日由鄒之任至任國乃見季子儲子為齊相孟子居平陸之時儲子以幣交之而不見以其不成享故也屋廬子見孟子於此二人一見之一不見故喜曰連得間矣其間於孟子曰夫子往任見季子之齊不見儲子為其為相故輕之耶孟子曰非也尚書洛誥有云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

孟子注疏卷十二上　九

如儀不及享獻之物是曰不享以其無儀法雖有幣以享之但亦如不享耳惟在上者不役使下也我所以受之也是以見諸子者為其儀不及物不成享也屋廬子已曉是故問之謂孟子言而不喜者說之曰季子以其守國故不得越境至平陸見孟子孟子所以答之也是所謂儀及物者也儲子為齊相得循行國中可以親至平陸見孟子然而不親至但以幣交之是不成享也不尊賢者也故不見而不答之也○注任薛之同姓正義曰案春秋左傳云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侯曰我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知薛與任為同姓也○注尚書洛誥篇正義曰此乃孔安國傳周公既相成王營洛邑既成使來告卜周公作洛誥之篇云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人之於上惟曰不奉上矣孔安國傳云奉上之道多威儀威儀不及禮物惟曰不奉上人亦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曰不奉上矣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夫子

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淳于姓髡名也齊之辯士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齊大國有三卿謂孟子嘗處此三卿之中矣未聞名實下濟於民上匡其君而速去之仁者之道固當然邪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子者不同道其趨一也伊尹為湯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歸湯湯復貢之如此者五思濟民冀得施行其道也此貢人雖異道所履則一也一者何也髡問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孟子言君子進退行止未必同也趨於仁而已髡為其速去故引三子以諭之也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髡曰魯繆公時公儀休為執政之卿子柳泄柳也子思孔子之孫伋也二人為師傅之臣不能救魯之見削奪亡其土地者多若是賢者無所益於國家者何用賢為

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孟子言百里奚所去國亡所在國霸無賢國亡何但得削豈可不用賢也曰昔者王豹處於淇而河西善謳緜駒處於高唐而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諸外為其事而無其功者髡未嘗覩之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髡必識之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詩竹竿之篇曰泉源在左淇水在右碩人之篇曰河水洋洋北流活活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於淇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緜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緜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効其哭曰是故賢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髡不睹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髡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孟子言孔子為魯司寇臣不用不能用其道也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胙燔肉不至膰矣吾可以云燔炙芬芬反歸其舍未及稅冕而行出適他國不知者以為不得燔肉而慍也知者以為為君無禮乃欲以微罪行肉不至我黨從祭之禮不備有微罪乎乃聖人之妙旨不欲為誠欲急去也衆人固不識君子之志也之所為謂髡不能知賢者之志也

疏「淳于髡曰」至「不識」○正義曰此章言見機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是以淳于髡國之辯士也淳于髡問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也後名實者自為也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楚而

治國濟民則名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中而名實未加及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是乎此髡之意以以為仁人必不如是也故以此譏之蓋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其上為仁以匡其君而下以治其民者是髡之意也孟子乃答之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所謂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是也所謂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所謂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是也不惡汙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所謂柳下惠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是也此三子雖所行之道不同然其所趨則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言君子之道雖有進退行止之不同亦以仁為歸而已故孟子引此三子而答之以是君子何必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髡又曰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柳子思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

昔不能救之是賢者之無所益於國家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至何可得與者孟子又答之曰虞君不肯信用百里奚而亡其國秦穆公任用之而得為霸是則不能用賢則國亡矣何待止於見削也曰削何可得與蓋百里奚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之秦而穆公舉其國委之以國政號曰五羖大夫是其事也又識於高唐首卷之末詳矣曰昔者王豹處於淇上至識之者髡又曰往日昔之善謳詠者王豹居於淇水而西河之人又善歌齊之善謳詠者緜駒居於高唐而齊右之人又能善歌比此是皆以筆相尚苟然也習之二大夫室周杞梁皆死於戎事其二人妻哭哀哉為之竊國俗化之而皆助其哭是以如此歌哭者尚能變化其俗則無錯中必見於外如梁其功者髡未曾見之也如此是故無為音也有留者則髡必知之矣淳于髡所以久言之此者以其不知賢又以公不能師公儀休泄柳子思三子之賢徒此之以為不賢又以此明孟子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亦若是矣故引而言之復譏於孟子淇水河西高唐齊右皆地名也曰孔子為魯司寇至眾人固不識也孟子又答曰孔子嘗為魯國司寇之官不得用其道從魯君而於宗廟當賜大夫以脤膰肉不至孔子孔子緣反歸其舍未及脫祭祀之冕而適它國不知孔子者以謂孔子不得燔肉故為此而行也其知孔子者以謂

孟子十二上　二二

為君無禮乃故以微罪行微罪以其孔子為司寇大夫之官凡有祭則大夫之黨從君祭既從祭之禮有不猶所以有罪矣然則君子之所為者儒報之人固不能識而知世去子言此者又有以識謂髡也意謂言之去齊是亦君子之道也豈淳于髡所識也○註淳于髡至然也正義曰案史記列傳云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飲酒不治委政於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左右莫敢諫淳于髡曰國中有大鳥云云文恐煩更不具述○註髡曰魯繆公至曰霸正義曰云公儀休為執政之卿者案史記云公儀休魯博士以高第為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讓書曰公儀子拔書之貞家見萊弟怨而出其妻於會而拔葵擾而拔其其曰吾以魯禍夕奔國夫織女利乎是公儀休執政之事也云子鄉泄鄉也魯弓云子柳鄭註云丑柳魯繆仲安之于子孫兒祀子思孔伋已識於前矣○註孟子云百里奚去虞至賢危正義曰云百里奚所去國三所去國霸者即經所謂知實之猶云而先去之相秦而霸其君是也云稱位得削者功是子云或人聞魯用儒而削雖曰魯不用真儒故也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亦是意也○註王豹衛之善謳至知之○

正義曰云豹衛之善謳者注案衛詩以淇水在衛地說文云淇水出河內共北山東入河又晉世家云晉西有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是也竹竿碩人皆衛國之詩也云高唐齊西邑案齊莊公元年晉伐齊至高唐杜氏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是也云華周華旋也杞梁杞殖也二人齊大夫案魯襄公二十三年齊莊公還自晉不入遂襲莒杞梁華旋載甲夜入宿於莒郊明日先遇莒子於蒲侯氏杜注云近莒之邑也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盟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也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莒人行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弔之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弔齊侯弔諸其室杜注云杞梁杞殖也華周即華旋也或云齊莊公襲莒逐而死其妻孟姜向城而哭城為之崩○注孔子為魯賢臣從魯君而祭於宗廟燔肉不至者○正義曰案孔子世家云魯定九年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三年季氏將墮費十四年孔子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喜色門人闕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於是誅大夫亂政者少正卯齊人歸女樂定公日怠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止於是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此魯國之南地也王肅曰燔祭肉也孔子因適衛矣

候官劉校　孟子十二上　鄭林直校　二三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上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告子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五霸者大國秉直道以率諸侯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三王夏禹商湯周文王是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謂當孟子之時諸侯及大夫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臣惡謂之大夫罪人之事下別言之）天子適諸侯曰巡狩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有慶慶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蕪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有讓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五霸者摟諸侯以伐諸侯者也故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巡狩述職皆以助人民慶賞也以地益其地讓責也掊克不良之人在位則責讓之不在位當有以也朝而至三則討之以六師移之就之地討者上討下也伐者敵國相征伐也五霸強摟率諸侯以伐諸侯不以王命也於三王之法乃為之罪人也）五霸桓公為盛葵丘之會諸侯束牲載書而不歃血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

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故曰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五霸桓公之盛者也○言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束縛其牲但加載書不復歃血言畏桓公不敢負之不得專誅不孝不得擅易樹立也已立世子不得擅易也不得以妾為妻也尊賢所以育才所以彰明有德之人敬老慈小撫恤孤寡不忘賓旅勿忘忽也仕為大臣不得世官賢臣乃得世祿也官事無攝職也取士必得賢也立賢無方也無專殺大夫不得以私怒行殺也無敢違王法而以己意設防禁也無遏止穀糴不通鄰國也無以私恩擅有封賞而不告盟主也言舉此五命而今之諸侯皆犯之故曰罪人也）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君有惡命臣長大而宣之其罪在不能距逆君命故曰小也逢迎也君之惡心未發臣以諂媚逢迎之而導君為非故曰罪大今之諸侯之大夫皆逢君之惡故曰罪人也）

疏孟子至罪人也○正義曰此章言王道浸衰轉為罪人孟子傷之是以博思古法以匡時君者也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至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孟子言齊桓晉文秦穆宋襄楚莊其五霸者乃為夏禹商湯周之罪人也今之諸侯謂孟子時之諸侯乃為五霸者之罪人也今之大夫亦為孟子時之大夫乃為今之時諸侯之罪人也自天子適諸侯至三王之罪人也者此一段是孟子自解五霸為三王之罪人也言古天子適諸侯曰巡守[illegible]行巡守之[illegible]入其諸侯之國見其老者[illegible]俊傑之才能在位治其政事如此則有慶賞以其慶賞益其地也入其疆土地荒蕪遺棄其老者失其賢者[illegible]不侍賢而[illegible]在位[illegible]則[illegible]民如此則有責讓之責讓之[illegible]不朝則貶其爵位二不朝則[illegible]其地[illegible]三不朝則以六師移之[illegible]是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illegible]蓋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討其罪[illegible]師以加之[illegible]五霸者[illegible]三王之罪人也以其五霸[illegible]自專[illegible]不待天子之命[illegible]征伐之[illegible]

後殺者也特率從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
人歟故邦殺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伐曹秦穆率諸
侯以伐晉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摟諸
侯以伐諸侯者也五霸桓公爲盛至五霸之罪人也此一段
是孟子自謂今之諸侯乃五霸之罪人也云齊桓公爲五霸
最盛者也以其土地之廣甲兵之強強制諸侯謂其未嘗
已也於是朝約諸侯爲葵丘之會葵丘杜預曰陳留外黃縣
有葵丘會也也諸侯皆束縛其牲但加載書而不復歃血歃
血歃血也言不敢負桓公之約也桓公於是初命之曰誅不
孝言所誅在不孝矣無易樹子言世子已立更不得擅自
易也毋以妾爲妻言不得以嬖妾之妾而立嫡妻也其再命
之曰尊賢育才以彰有德言賢者當尊之於朝以崇其才德
者當養之於學以成其德是所謂以尊明有德者也其三命
之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言當敬其老者慈愛其幼少以
當無忘其賓客羈旅其四命之曰士無世官不得推擢其
職也以其一官不專則一事不舉也取士必得言所取之士
必得其賢不得使之賢小數罷之也無專殺大夫言大夫有
罪者當皆請命於天子而諸侯不得專殺之也其五命之曰
無曲防言不得曲防其水以專利於當走水利而阻滯之而
已無遏糴言不得遏止穀糴不歸於鄰國也無有封而不告

言不得有私自封賞而不告於天子也五命之後於是又布
告之曰凡我同盟會盟之人自今既盟誓之後言當歸於交
好無更讎怨也然今之諸侯皆犯此桓公之五禁故曰今之
諸侯五霸之罪人也五禁即五命是也長君之惡至今之諸
侯之罪人也者此一段孟子自解今之大夫爲今之諸侯罪
人者也蓋言諸侯之下皆爲大夫者也言苟有順命之臣長君
而宣布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匡逆君之命而君之惡未
著而爲之逢迎乃謂逢迎而導君爲非欲以順其欲以其有
以容之也然今之大夫皆有以迎君之惡而導之故曰今之
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五霸至者也○正義曰云謂齊桓晉
文至楚莊五者今案史記諸侯年表云周僖王十年齊桓
公小白即位周釐王三年始伯會諸侯於甄周惠王十
三年齊侯伐鄭周襄王元年夏會諸侯于葵丘天子使宰孔
賜胙命無拜襄王九年卒是桓公自釐王三年始霸至此凡
得四十三年晉文公重耳自周襄王十六年即位凡得霸五
年卒諸侯以伐曹襄王二十四年晉即位七年而已宋
襄公茲父自周襄王三年即位十三年伐楚十四年與楚戰
是歲周襄王十五年吳秦穆公任好自周惠王十八年即位二
十八年會晉伐楚朝周是歲周襄王二十年三十五年伐晉
報殺役于汧三十九年卒以人從死是歲襄王三十一年楚

楚莊王侶自周頃王六年即位十三年伐陳十六年率諸侯
誅陳夏徵舒立陳成公年二十三年卒是歲周定王十六年
矣云夏禹商湯周文也蓋於前矣○註齊桓至罪人也正義
曰云與諸侯會于葵丘案僖公九年左傳云夏會者實于
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
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是之謂也是歲所謂周襄王元年
矣云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出其父蒯聵楚世子商臣弑其
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樹子者如晉獻公立奚
齊以易申生是易世子者也云無以妾爲妻者正妃曰嫡
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妾爲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
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菁菁者
莪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慈小
也矜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
幼二曰養老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是其旨
也云賓客羈旅無忽忘也周禮大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
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關市譏而不征是不忘羈旅也云
仕爲大臣不得世官乃得世祿者如魯有孟氏叔孫氏
仲氏孫氏晉有狐氏趙氏荀氏郤氏欒氏范氏齊有高氏
國氏崔氏衛有甯氏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
岐仕者世祿是世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官者孔安國云曠官

也曠空也尚書註云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爲
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大官私非其人亦其官而事無
攝則爲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所以誚之矣
云取士必得立之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讎國湯之賢無
方是矣若晉○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
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
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鞫居殺陽處父成公八年
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
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
也云無曲防者亦以己意私設防禁者然而此隱亦通義
矣案何休其下文曰無障谷無曲防是爲無曲防壅其水以
專利者也故先王制畎澮以爲此矣是齊桓會諸侯
于陽穀公羊以爲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爲無壅泉凡
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閉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
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
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後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
凡命案公羊穀梁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樹子無以妾爲
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障谷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才士無
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
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

為衆事而不見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用終始而已又案春秋凡書諸侯會有四十九而齊桓十有八焉內臣會凡二十有六而齊居四焉書外相會凡十有三而齊居六焉案史記云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穀梁傳云衣裳之會十有一范注云十三年會北杏十四年會鄄十五年會鄄十六年會幽二十七年又會幽僖公元年會檉二年會貫三年會陽穀五年會首戴七年會甯母九年會葵丘凡十一會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謂之殃民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之世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慎子善用兵者不教民以仁義而用之戰鬬是使民有殃禍也堯舜之世皆行仁義故好戰殃民者不能自容也就使慎子能為魯一戰取齊南陽之地且猶不可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慎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滑釐慎子名不悅故曰我所不知此言也何謂也

[illegible]

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廟之典籍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太公之封於齊也亦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儉於百里今魯方百里者五子以為有王者作則魯在所損乎在所益乎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為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孟子見慎子不悅故曰明告子天子諸侯制如是諸侯當承朝聘故言守宗廟典籍謂先祖常籍法度之文也周公太公地尚不能滿百里儉而不足也後世兼併小國今魯乃五百里矣有王者作若文王武王者以魯為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言其必見損也但取彼以與此為無傷害仁者尚不肯為況戰鬭殺人以求廣土地乎

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

已言君子事君之法牽引其君以當正道者仁也志仁而已欲使慎子輔君以仁也【疏】慎子至而已○正義曰此章言招攜懷遠貴以德禮義勝為上戰勝為下明賤戰者也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慎子名滑釐善用兵者也魯國欲使慎子為將軍戰鬭孟子曰不教民以仁義之道而用之戰鬭是謂殃禍以殘害民也故好戰而殃民者不容於堯舜二帝之世也以其堯舜之世民皆仁義也如四方諸侯則誅戮之是不容殃民者也今就使慎子為魯一戰而遂取齊南陽之地然且猶不可也慎子勃然不悅而慍之曰此則滑釐所不知也故孟子乃與之曰我分明告子以其不可之意也且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則其中無可以待諸侯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則其中無以守宗廟之典籍常籍法度之文也謂先祖之典籍也周公之封於魯為方百里者也非其地不足而儉用於百里然以不敢欲以勝臣制也太公之封於齊亦儉於魯國方百里之地有餘五以其方五百里者也子今以為有王者興作則此魯國之地在所損之乎在所益之乎吾言必在所損也是則務戰鬭取彼以與此也是則仁者且不肯為而戰鬭殺人以求廣土地乎○注慎子善用兵至南陽也○正義曰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學黃老道德之術著十二論徐廣曰今慎子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荀子云公輸子墨子等三百人已持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矣是禽滑釐子與墨子同時是也又知是慎子與宋鈃孟子同時禽滑釐子到矣前非十二子為慎子者著矣六州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者尚書禹貢云岱孔安國云山南曰陽岱山即太山在齊國之南者也周公封公魯大公封齊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今魯方百里之封州之方五百里諸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報附庸也[illegible]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辟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辟土地侵小國也充府庫重賦斂也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者也賊害民也故謂之賊也君不鄉道

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為惡君聚斂以富之是為富桀也謂君夏桀也

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連諸侯以戰求必勝之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同上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今之道非善道隨今之俗為惡俗孟子止君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

歟廢久矣君不變更輔得天下之破碎治之不能自安一朝之間居其位也善為國者必藏於民賊民以往其餘何變俗移民也以弱諸民不知其善者也孟子曰至不能一朝居也言今之世為臣而奉事君者皆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以為皆招克之人也今之所謂良臣者古之王治世所謂為賊民者也孟子於此又言君既不趨向於道其心之所之又不志於仁是為桀也而乃臣以聚斂而求富之是如富於夏桀之君也又且曰我能為君約與國戰鬭以必能勝如此是今之所謂良臣即古之所謂民

賊者也君既不向善道不志於仁而為臣者又求為之強戰鬭於與國是輔桀也若由用今之不善之道又不能變今之田俗如此者雖與之以天下亦且不能自安一朝之間以居其位也是以孟子於魯欲使慎子為將軍所以有闢之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白圭周人也節以為賦欲什二十而稅一

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貉夷貉之人在荒服者也貉之稅二十而取一則可乎家之國使一人陶瓦器則可乎以此喻白圭之言而祀矣

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曰一人陶則不足以供萬室之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惟黍生之無城郭宮室宗廟祭祀之禮無諸侯幣帛饔飧無百官有司故二十而取一而足也貉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黍早熟故獨生之無中國之禮如此之用故可二十而取一而足也

今居中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今之居中國當行禮義而欲效貉無人倫無君子之道豈可哉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以行尚禮義乎以此為喻欲輕之二十而稅一者是夷貉為大貉小貉也欲重之過什一則是夏桀為大桀而子為小桀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是以孟子為之分明也白圭至小桀也○正義曰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者白圭周人也白圭言於孟子曰我今欲以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孟子荒服之國也故與之曰子之道乃夷貉之道也以萬家之國但以一人陶瓦器而與使用則可乎否乎白圭曰不可器不足用也白圭言於孟子又以謂不可為其器不足用也曰夫貉五穀不生至大桀小桀也孟子又言是為器不足也又曰夫貉居於北方其氣寒冷五穀不生惟黍生

故以寡少不可以為國況無君子乎又以其無中國之城郭宮室又無宗廟祭祀之禮又無百官之俸供饋故以二十而取一食亦足也今居中國去人倫之禮無君子之道如之何其可乎言不可以為國也而況無君子乎孟子之道自堯舜二帝以來皆以什一而稅今子欲二十而取一則夷貉之道而過於什一則夏桀之道也故欲輕之於堯舜之道者以為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注陶以寡且不可以為國注云白圭周人也○正義曰案史記云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務盡地力而白圭樂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鷙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又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什一行而頌聲作矣何休云多取於民比於桀也寡取於民比於貉也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又案詩傳云古者什一而藉○以孟子所謂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注云已見前矣杜預曰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收其一乃

具什一取其二故魯哀公問有若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周禮載師云凡任地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漆林之征二十而五此謂王畿之內所共多故賦稅重諸書所言什一皆謂畿外之國故鄭玄曰云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為天下之通法言天下皆什一耳不言八內亦什二也孟子云方百里為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鄭玄云詩箋云井稅一夫其田百畝則九而稅一其意又異於漢食貨志云井田方百里是為八九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為廬舍然而諸儒多用孟子為義如孟子所言則家別一百一十畝是為十外稅一也是為鄭玄有異於此也又孟子對滕公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鄭玄周禮匠人注孟子此言乃云是邦國亦異外內之法則鄭玄以為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郊內十一使自賦其一郊外九而助一是為二十而稅一故鄭玄又云諸侯謂之徹者通其率以十一為正郊內郊外相通其率為什稅一也杜預直云十取其一則又異於鄭惟謂一夫百畝以十畝歸公能註不解夏五十殷七十而助周百畝而徹好惡取於此鄭註考工記云周人畿內用夏之貢法邦國用殷之助法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名圭字也當諸侯之時有小水白圭為治除之因自謂過乎禹也孟子曰子過矣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是故禹以四海為壑今吾子以鄰國為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吾子過矣子之所言過矣禹除中國之害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害水故後世賴之今子除水近注之鄰國觸於洚水之名仁人惡為之白以為愈於禹是子亦過甚矣

疏白圭至過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除害普為人也白圭壑鄰亦以狹矣是故賢者志其大者遠者也白圭曰丹之治水也愈於禹丹圭名也據注所以知其為圭字也孟子與之曰子此言翅過謬矣夫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此故禹以四海為溝壑以受其水害故當時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溝壑以受害而又有逆其水道且從水者所以潤之洚水混洚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之也今子之如是乃云有愈於大禹是吾子之過謬矣白圭云所以言此者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功也於禹為治水之功是又白圭未得禹為分之一也宜其孟子辭而闢之以為過謬者矣耶亦不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謂也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皆信將安所執之邪

疏正義曰此章言重信之至者也孟子言君子之道如不以信為主則君之道惡乎執言執君子之道特在乎信也亮信也然言亮而不言信者蓋亮之為義其體在信其用在明君子之道推明為能明善此信為能誠身不明乎善不能誠其身矣是則君子不亮又惡乎執歟以其誠也若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故論語云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是重信之至也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樂正子克也魯君欲使之執政於國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其人道德得行為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丑問樂正子有此三問之所能乎孟子皆曰否不能有此也然則奚為喜而不寐丑問無此三者何為喜而不寐曰其為人也好善孟子言樂正子之為人也能好善故為之喜

好善足乎丑問以但好善足以治國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孟子曰好善樂聞善言是采用之也以此治天下可以優之寬是也何況於魯不能治乎人誠好善四海之士皆輕行千里以善來告之誠不好善則其人將曰訑訑賤他人之言訑訑者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訑訑之人發聲音見顏色人皆知其不欲受善言也道術之士聞之止於千里之外而不來也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懷善之士止於千里之外不肯就之則邪惡順意之人至矣與邪惡居欲使國治豈可得乎

疏魯欲至得乎○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概禹聞讜言答之以拜訑訑䀻之惡人

亦出書云惡來革若合以者也魯欲使樂正子執政故言於
弟子曰我聞魯欲使樂正子為政喜而不寐以其樂正子
將得行其道也公孫丑曰樂正子強乎至曰否公孫丑見孟子
曰此言以為喜而不寐乃問孟子曰樂正子有強力勝乎孟子曰
否孟子言公無以力勝也公孫丑問有智慮能善謀乎曰否
子又否之曰無剛無强知謀多聞識乎曰亦否公孫丑又問曰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其
為人也好善孟子曰其為人也好善言是以能為治國乎曰好善優於
天下至可得乎孟子曰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千里而來告之也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
聲音顏色不以告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千里之外而不來告之則讒諂面諛之人至矣以為諂諛者之言以為善言而從之治國可得乎
讒諂面諛之人至也
治也莊子云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以為諛諂之人
者而言以為諛
聞善言則拜是也○注禹聞善言則拜者蓋尚書云禹拜昌言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正義曰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舜聞善言則拜之類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正義曰舜聞一善言則拜昌言荅之而行是所謂舜聞善言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是之謂也

弟至此之論也○正義曰此章指言仕者有三就三去之道也
矣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日也○正義曰正義曰詩小雅角弓之篇文
室之意也
何禮可以仕也
陳子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迎之致敬以有禮
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貌未衰言弗行也則
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
就之禮貌衰則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飢餓
不能出門戶君聞之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之
亦可受也免死而已矣

不屑也故不言去免死而已為死故

正道亦行量宜聽言為上禮貌次之困而免死斯為下矣
比三科無疑者也陳子問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孟子曰所就三所去三
古之君子何如則可進為之仕所就有三下此所去三也
荅之曰古之君子為仕所就有三所去亦有三孟子解之曰是國君所
迎之致敬至死而已矣是所就有三言所去亦有三孟子解之曰
請之以其言如禮貌接之以有禮則為是也國君所
行可之仕也如之用其言而去之以其為道而不行
也如其言以禮貌衰而去之是其次也

於門戶君聞之乃曰吾大為之君不能使之得行其道又
不能從其言而使飢餓於我土地吾羞恥之
君有以周賙之亦可以受之而不辭也無他免死而已
矣以其為貧而仕是公養之仕也是以孔子去魯如此
以此孟子答陳臻之問所告之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
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
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
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
性曾益其所不能
舜耕歷山三十徵庸傅說築傅巖武丁舉以為相膠鬲殷之賢臣遭紂之亂隱遁為商文王於鬻販魚鹽之中得其人舉之以為臣也管仲自魯囚執於士官桓公舉以為相國孫叔敖隱處耕於海濱楚莊王舉之以為令尹百里奚亡虞適秦隱於都市秦穆公舉之以為相也言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以任臣賢必先勤勞其身餓其體而瘠其膚使其身乏資絕糧所以行不從所欲動驚其心堅忍其性使不違仁困而知勤曾益其素所不能行之者也
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
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

後乃更其所爲以不能爲能也困瘁於心衡橫也橫塞其慮於胷中而後作爲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徵驗見於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於聲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而已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可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也死亡也安樂怠慢使人亡其知能者也

疏 孟子曰至安樂也○正義曰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慮凡人佚樂以喪知能賢愚之敘也者也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至死於安樂也者孟子言初起發自歷山畎畝之中而堯禪其位傅說築於傅巖之間而高宗舉之爲相膠鬲舉於魚鹽之中而周文王舉爲賢臣管仲爲舉士官之囚而桓公舉爲相國孫叔敖隱處海濱而楚莊王舉爲令尹百里奚亡虞歸秦而隱於都市秦繆公任之以爲相故天欲降其大任與之輔相之位於此六人也必先所以如是苦其心志勤勞其身已餓其體使之焦枯瘦瘠其皮膚又使其身空乏無資財所行不遂而拂戾其所爲又所以竦動其心堅忍其性曾益其素所不能而已又言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窮於心而無所通則其謀心也竟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而後乃能奮發其大勲於枯槁之容而驗於色而後有所發歎息之氣而發於聲然後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爲矣又言在國居者入爲國內人無大夫諸守其業而爲之法家又無輔弼諫諍之士出爲國外則無强敵之大國爲危難之警如是者其國未有不亡矣故曰國常亡如是則然後困而知人以憂患其慮而生以安樂怠慢而死也故曰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註舜耕歷山至不能行○正義曰自舜耕歷山至繆公舉之以爲相也是皆案史記之文也○註若屈原憔悴與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正義曰案史記屈原名平與楚同姓事懷王爲三閭大夫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因讒之王怒而疏平後遷放之乎乃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時有漁父釣於江濱怪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乎何故至此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原曰吾聞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誰能以身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魚腹中耳遂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以死後百餘年賈誼爲長沙王太傅過湘投書以弔之甯戚角歌者案三齊記云齊桓公夜出迎客甯戚疾擊其牛角而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曼曼何時旦桓公乃召與語說之遂以爲大夫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教人之道多術予我也屑絜也我不絜其人之行故不教誨之其人感此退自脩學而爲仁義是亦教誨之一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學而見賤恥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折或引同歸殊塗成之則者也孟子言教人之道非特一術耳以其多有也我之所以不絜其人之行而不教之者此亦我有以教之也以其使彼感激自然脩爲之而已是以亦爲教誨之者也蓋謂多亦多術者有君子之五教或三隅不反則不復也或叩兩端而竭於鄙夫或憤則不啓或請子之歸求有餘師或爲挾貴而不答是教之多術矣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二下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上

盡心章句上　凡四十五章

趙氏注　孫奭疏

盡心者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心者人之北辰也苟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故以盡心爲篇題

疏　正義曰前篇章首論告子之言性此篇章首以論盡心蓋以情性有主於心故次之以盡心也言盡己之心與天道通是道之極者故孟子七篇所以終於盡心也此篇凡四十四章趙氏分成上下卷此卷即有四十五章而已一章言盡心知性二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三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四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五章言遠佞不爲憂六章言不慕大人何能有恥七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八章言內定常滿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九章言小人待化十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矜十一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十二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道霸者德小民人速覩十三章言明法審令崇寬務化十四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十五章言聖人潛隱十六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十七章言容悅凡言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己十八章言育養賢才樂過萬乘十九章言臨莅天下君子之樂尚不與焉二十章言王政普大二老聞歸二十一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二十二章言能大明者無不照二十三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二十四章言楊墨放蕩子莫執一二十五章言親不妄食二十六章言下惠不恭二十七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二十八章言仁在性躬其次假道二十九章言放惡攻伊周有爲凡人志異則生篡心三十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三十一章言人當尚志善之所由仁與義也三十二章言審輕重行有小大三十三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章孝榮父遺天下三十四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三十五章言章言嬰服器用人用不殊尊貴居之志氣以舒三十六章言服人之道以恭敬三十七章言聖人踐形三十八章言備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息厭思戒其日三十九章言奉人之術覓善五者四十章言道大難追人能弘道四十一章言竊達養誘取伸異變四十二章言學尚虛己四十三章言賞反淫刑濫及士季文三思四十四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思四十五章言狠衰持須正羅惟淵其餘三十九章言氏分在

候番刻校　一

下卷各有叙焉○註盡心者至篇題○正義曰云人之有心爲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之猶人法天者蓋以性之得於天心之主於性天賦之爲而所以命人者性也性則湛然自得所以爲主者心也則人之心其精氣主思慮可否然後行由人法天也云天之執持綱維以正二十八舍者北辰也者二十八舍案一百大文志云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凡此四方之星分布四方凡二十八舍也然所以正之者蓋在乎北辰論語曰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包注云北辰常不移而衆星拱之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注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北辰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又按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大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屬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琁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爲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係於斗是衆星所拱也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性有仁義禮智之端心以制之惟心爲正人能盡極其心以思行善則可謂知其性矣知其性則知天道之貴善者也

候番刻校　孟疏十三上　二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能存其心養育其正性可謂仁人天道好生仁人亦好生天道無親惟仁是與行與天合故曰所以事天也殀壽不貳脩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貳二也仁人之行一度而已雖見前人或殀或壽終無二心改易其道殀若顏淵壽若邵公皆歸之命脩正其身以待天命此所以立命之本也

疏　孟子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盡心竭性足以承天殀壽禍福秉心不違立命之術性是爲命者也孟子曰盡其心者至所以立命也者孟子言人能盡極其心以思之者是能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存其心養育其性此所以事天者也以其天之所性而性者人所以得於天也然而心者又生於性性則湛然自得而心者又得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根於心是性不因術而爲天所賦也盡心以思善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知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所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爲事天矣又言人之於命雖有或殀或壽但操執其心而不二也既夫壽不一而脩其身以待其在天者知何耳知是所以爲能立命之本也以其殀壽皆定於未形有分之初亦

此而不二也不可徼求之矣但修其在我以待之是爲立命也如於殀壽而二其心以疑其所以終其在我者則非所以立命者也尚書云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其意也**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莫無也人之終無非命也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爲受其正也**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知命者欲趨於正故不立於巖牆之下恐壓覆也盡修身之道以壽終者得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畏壓溺死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孟子曰至非正命也○正義曰此章言人必趨命貴受其正巖牆之疑君子違之也孟子曰莫非命至非正命也者孟子言人之死無非是命也然當順受其正盡道以生死也書云惠迪吉是其順受其正之道也是故知命之君子不立身於巖牆危險之下以其能壓覆人也是以盡其修身之道而死亡者乃爲受正命而死也陷於刑獄爲桎梏而死者非受正命而死也以其不能盡修身之道而順受其命而死也桎足械也梏手械也今則欲運手足者也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

是疾共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共殺之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共殺之者也又云人有三死而不弔有畏而死者有壓而死者有溺而死者○注莫無一也至正也○正義曰云命有三行善得善曰受命者如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而莫之禦而終得升于帝而爲是也行善得惡曰遭命如顏淵子伯牛有斯疾論語曰伯牛有疾孔子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包曰伯牛有惡疾是也行惡得惡曰隨命如舜之四凶之類是也○注畏壓溺死所不弔○正義曰禮檀弓云死而不弔者三畏壓溺鄭氏云謂輕身忘孝也畏人或有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死之者孔子畏於匡是也壓行止危險之下是也溺不乘橋船是也荀子曰畏之南有人曰涓蜀梁其爲人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爲立魅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是亦畏死者也又秦武王[illegible]五子援蛇壓殺五女是壓死者也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是溺死者也孟子之言其指則一也**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謂修仁行義事在於我求則得我舍則失故求有益於得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謂爵者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曰求之有道也修天爵者或得或否故曰得之有命也爵祿須知己知己者在外非身所專是以云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爲仁由己富貴在天者也孟子言仁義禮智性之所有如就性而求之則得之舍而不求則亡是凡仁義禮智求之有益於得者也是求之在我者也以其仁義禮智有生之初性固有者是爲在我者也是爲天爵也求之有道以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故也就脩其天爵而人爵或有不得者是或得或否是得之有命也是則人爵求之無益於得也是求之在外者也以其人爵非身所專故爲在外者也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爲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是得之有命者也孟子所以言之以此**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物事也我身也普謂人爲成人已往皆備知天下萬物常有所行矣誠者實也

反自思其身所施行能皆實而無虛則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當自強勉以忠恕之道求仁之術此最爲近也

疏孟子至莫近焉○正義曰此章言每必以誠恕己而行樂在其中仁之至者也孟子言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於我矣但能反己思之以誠不爲物之喪己是有得於內矣有得於內則爲樂亦莫大焉以其外物爲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於我故爲樂也小以內爲樂則所樂在己不在物其爲樂也大又言強恕以忠恕之道而行之以求仁之術爲最近矣傳有云仁者必恕而後行是之謂也斯不力行近乎仁之意歟**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人皆有仁義之心日自行之然無所愛而不著其道以施於大事仁妻愛子亦以習矣而不能察知可推以爲孝曰用也終身用之以爲自然不究其道可成君子此衆庶之人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人有仁端達之爲道凡人所之不知其爲[illegible]也孟子言仁義之道人皆行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明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用而行之而不知其是爲道凡知此者非君子者也是以爲凡衆[illegible]

者矣故孟子以此閔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人不可以無所恥也論語曰行己有恥無恥之恥無恥矣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為改行從善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之累也疏正義曰此章言恥身無恥以獨無所恥斯必遠辱不為辱矣孟子言人之不可無其羞恥也人能無恥而尚有羞恥是為遷善改過之人終身無復有恥辱累矣○案禮云君子有五恥朝不坐燕不與君子恥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如此則人可以無恥乎此孟子所以有此言而救將之弊與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為機變之巧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恥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於廉恥之心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不恥不如古之聖人何有如賢人之名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不恥大人何能有恥者也孟子言人之所以取者以其濟■宜善恥而無為之也是為恥之於人為大者也今之人乃造機變阱陷之巧以為攻戰者不正之道也不正之道

卷十三上

是為不正之道也是無所用恥之也然不恥不若古之聖賢何能有古聖賢之名■○註機變至之也○正義曰此已見於趙註有所要者雖於文義不翁然於事亦宜數衆之而不明今有以陽開不及黃帝故孝經以有動躬翁廉舜仲尼歎序縱也案杜預春秋傳云陽開大夫也史記云公廣曰或作崩宮哭恥不若黃帝之為人後齊桓得之■佐趙公四十一年卒顏淵篇案虞舜案論云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孔子所以曰何也其恐乎學之忘其數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樂善而忘其勢也自是若而然註所以引而為解之高宗得傅說而稟命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何獨不然何獨不者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亟數也若伯夷指其君不事伊尹樂道堯舜不致敬盡禮而欲見之乎許者七人隱居有方豈可得而臣之者乎疏孟子至之乎○正義曰此章言王公尊賢以貴下賤樂道忘勢不以富貴動其心者也孟

子曰至而況得而臣之者乎○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己之勢古之為賢士者亦然以其樂己之樂而忘人之貴勢也如此故有王公大人不致其敬而盡其禮則不得數數見其賢者然而見之且猶尚以為不可而況得而臣之者乎○註高宗得傅說而稟命○正義曰案尚書說命篇云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岩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曰朝夕納誨有命○孔安國傳云名說稟受王命也○註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正義曰案高士傳云許由潁川人也堯聞之聘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潁水之濱巢父見之曰吾欲飲牛污吾牛口於是牽牛上流飲之由大慚而還是也○註亟數也至作者七人○正義曰云伯夷伊尹者此蓋孟子之文也七人已說之詳矣云作者七人者案論語之文也七人包注云七人長沮桀溺丈人石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是也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是此七人者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宋姓句踐名也好遊遊說也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以道遊說行其道者自得無欲之貌也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何如斯可以囂囂矣

卷十三上

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尊貴也孟子曰能貴道德而樂行義樂善而行之則可以囂囂自得無所欲矣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窮不失義故士得己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己之本性也達不離道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於民人不得志謂不遭遇也見立也獨治其身以立於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疏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內定常滿囂囂無憂可出可處故云以士修身立出處不失其道乃得其要孟子之言然善天下乃用其囂囂可以處之者也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我今語以子之遊也言人之知已亦但囂囂然自得人不知已亦但囂囂然而自得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句踐問之曰當何如此可以囂囂然自得

曰尊德樂義至乎也則兼善天下。孟子又與之曰尊貴其德所樂以義，以此則可以囂囂自得矣。蓋德有所貴，義有所樂，在於內而不爲於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於內，所樂在義而寡理於外，是以窮天知命，安人知則囂囂然自得矣。如此故士窮而在下則不失義而不爲苟得，而在上則不離道而常思利民。窮不失義而不爲苟得，故得己之本；達不離道而常思利民，故民不失其所望。以古之人得志遭時，其澤則布恩澤而加被於民；不得志則修治其身以立於世，顯見其窮則脩善其身，達則得行其志而兼善天下也。言古之人所以兼善之者，如顏子之徒窮而不得志則不改其樂而獨善其身，是其窮之者；伊尹之徒得志而澤加於民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凡民，眾自知善者也，待文王之大化乃能興起也。以善道若夫豪傑之士，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自起以善守其身，正其行，不陷溺也。〔疏〕孟子至猶興。○正義曰：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俗，君子特立不爲俗移，故孟子言必待文王之化而後乃能興起以發善者，凡民也，以其無自知者也；若夫有過於千萬人之才者，不當遭文王之化猶能自興起以從善而正立其志也。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欿然，則過人遠矣。附，益也。韓魏，晉六卿之富者也。言人既自有家，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欿然不足自知仁義之道不足也，此則過人甚遠矣。〔疏〕孟子至遠矣。○正義曰：此章言人富而貴之，如其自視欿然謂不如人，則過人遠矣。孟子言人既自有富貴，復益以韓魏百乘之家，其富貴已美矣，而其人自視欿然，以爲不足，是其過人遠矣。充溢富貴之家，富而貴之，如其自視於仁義之道欿然不足也。○註韓魏晉六卿。○正義曰：已說於梁惠王篇。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謂教民趨農，役有常時，不使失業，當時雖勞，後獲其利，則佚矣。謂殺大辟之罪者，以坐殺人故也，殺此罪人者，其意欲生民也，故雖伏罪而死，不怨殺者。〔疏〕孟子至殺者。○正義曰：此章言勞人欲以佚之，殺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孟子言國君如以佚道使民，則民是樂耕於農而不怨，又以生道殺民，則何緣恨其勞以故民不怨也。殺其罪人者，以其所欲而患有在

於欲生其民也，是則罪人雖被殺雖死且不怨恨殺者也，故曰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註若大辟之罪。○正義曰：已於滕文公篇說之矣。○註大辟之罪死刑也，正義曰：孔云大辟之罪死刑也，前已說。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道大，浩浩而德難見也。殺之不怨，故曰殺之而不怨；利之而民不庸功也。是王者之功，教使日遷善亦不能覺知誰爲之者，言化大道之大也。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君子通於聖人，聖人如天，過此世能化之，存在此國，其化如神，故言與天地同流也。天地化物，成其功，豈曰小補之哉。〔疏〕孟子至之哉。○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浩浩，與天地同；霸者德小，民人速睹。是以賢者志其大者也。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而樂也；王者之民皞皞然自得而不知王者之功，是以王者道大，若天浩浩而不可見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以其民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以王者之民若此也。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仁言，政教法度之言也。仁聲，樂聲雅頌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善教使民尚仁義，心易得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

民財善教得民心畏之不逆息故賦役舉而財聚於一家也愛之樂風化而上下親故歡心可得也【疏】孟子至民心○正義曰此章言明法審令民趨君命崇寬務化民愛君德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者也孟子曰至善教得民心孟子言人言為政教法度之言不若仁聲樂聲雅頌感人心之深也善政使民不違上又不若善教得民之易也以其善政出於法度之規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誘之故民有以愛之亦以善政有九以繫萬民有九兩以繫萬民九職任萬民故一曰三農以平地山澤生黍稷禾稻麻大小豆大小麥之九穀二曰園圃以育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澤之才四曰藪牧養蕃鳥獸五曰百工飭化八材八材鄭司農云珠象玉石金木革羽是也六曰商賈阜通貨賄七曰嬪婦化治絲枲鄭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嬪婦人之美稱也八曰臣妾聚斂疏材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玄云疏材百草根實可食者九兩繫萬民一曰牧以地得民二曰長以貴得民三曰師以賢得民四曰儒以道得民五曰宗以族得民六曰主以利得民七曰吏以治得民八曰友以任得民九曰藪以富得民凡此善政為民財而已善教為民心以教之故能得民心矣此所以為仁言不如仁聲以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

之得民然而善政非不能得民但得民財而巳又不若善教得民之心矣○蓋移風易俗莫大乎樂此證之文然也孟子所以聞其聲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不學而能性所自能良甚也是人之所能甚也知亦猶是此也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者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孩提二三歲之間在襁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以知愛親長知敬況此所謂良能良知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疏】孟子至天下也○正義曰此章言本性良能仁義是也達之天下怒乎已者也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至達之天下也者孟子言人之所以不學而性自能是謂良能者也所以不持思慮而自然知者是謂良知者也孩提襁褓之童子無有不知愛其父母及其長大無不知欽順其兄是則親愛其親欽順其兄是仁義也仁義既良知良能者也言人欲為善者無更於他求也但通達此親親敬長之良能良知施之於天下耳○註襁褓者○正義曰釋云襁褓負也負兒衣也織縷為之廣八寸長二尺以負兒於背上者也是亦知孩提為二三歲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舜耕歷山之時居木石間鹿豕近人若與人遊也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舜雖外與野人同其居處聞人一善言則從之見人一善行則識之沛然不疑若江河之流無能禦止其所欲行也【疏】孟子至禦也○正義曰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藏同舜之謂也孟子言虞舜初起於歷山耕時居於木石之間以其近木石故也與鹿豕遊以其鹿與豕近於人也然而舜於此其所以有異於深山之野人不遠但能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其從之若決江河之水沛然其勢莫之能禦止之也○註聖人潛隱若神龍者○正義曰此蓋周易乾卦之文也趙註引之以將其經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無使人為己所不欲為者無使人欲己之所不欲者每以身先之如此則人道足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仁恕之道也孟子言人無為其所不為以其所不為者不義也無欲其所不欲者以其不欲為不善也人能無為不義又不欲其所不義則人道於是足矣故曰如此也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疢疾人所以有德行智慧道術才智者以其在於有疢疾之人疢疾之人又力學故能成德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此即人之疢疾也自以孤微懼於危殆之患而深慮之勉為仁義故至於達也【疏】孟子至故達○正義曰此章言孽尊自危故能顯達膏粱之正多用沉溺是故在上不驕以戒諸侯也孟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智者常在於疢疾之人也疢疾人之有小疾常常在身不去者是為疢疾也如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常危其慮患也常深是若疢疾也此孟子所以執此喻以自解也言孤臣不得於其君者也孽子不得於其親者也不得於其君與不得於其親者故能秉心常危慮患常深以勉力於為道德故能顯達也操心常危慮患

常采是人之疢疾常存在身而不去也是孟子所以為疢疾之人有德慧術智也然而非謂德慧術智必贅乎有疢疾者但常存乎疢疾之久而已蓋有得於己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其慧達術又以智達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譬耳是則所謂智慧生於憂患豈非德慧術智存於疢疾之意有同於此孟子所以有是言之而戒當時之人者也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事君求君之意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忠臣志在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天民知道者也可行而行可止而止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大人大丈夫不為利害動移者也正己物正象天不言而萬物化成也疏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爲悅凡臣社稷爲國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化四科優劣之差者也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孟子言事人事其君以求君之意者是爲苟容以悅君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孟子又言有以忠臣爲安社稷臣者也在於安社稷而後爲悅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言天民爲之先覺者志在於行道然而窮達而在也可以行其道於天下然後乃行之也以其若窮而在下未可行其道則亦止而不行矣是其窮達一歸於天而已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言有大丈夫不爲利害之所易動是則自正治其己而物後自取正於我也凡此是其四科優劣差等也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王天下之樂不得與此三樂之中兄弟無故無他故也不愧天又不怍人心正無邪也育養也教養英才成之以道皆樂也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君子重言是美之也疏孟子曰至存焉○正義曰此章言保親之義兄弟無他誠不愧天育養英才[illegible]人能之樂過萬乘孟子重爲一章焉云者也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至存焉者孟子言君子有三樂而爲王天下者不得與於其間父母皆在兄弟無有他故者以其[illegible]除之事也此乃一樂也存誠於己而[illegible]無以有愧怍於人此乃二樂也已之有[illegible]得天下英才大賢而惟已以教而養育之此乃三樂也三樂如此故孟子又重言之然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以其有天下之樂不若此三樂矣故重言之而美此三樂也是以舜得天下而舉足無憂暢子云解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廣土衆民大國諸侯也所樂不在此行禮也中天下而立謂王者所性不存乃所謂性於仁義者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大行行之於天下窮居不失性也分定故不變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四者根生於心色見於面睟然潤澤之貌也盎視其背而可知其背盎盎然盛流於四體四體有匡國之綱雖口不言人自曉喻而知也疏孟子至而喻○正義曰此章言臨莅天下君國子民君子之樂尚不與存仁義內外充身睟養方四體不言蟠際用張心邪意溺不進退無容於是之際知其所不同也孟子曰廣土衆民至不言而喻孟子言廣土地之大人民之多以為大國之諸侯君子者心欲好之然其所樂不在此也中天下而立以度四海之民是為之王君子若雖樂此然而所性不在此焉蓋君子欲廣土衆民以其足以行一道於一國故樂其所樂又在於定四海之民而未樂於此一國而已雖樂在於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得以行道於天下奈何所性不在此焉是所性者特在仁義禮智耳故言於天下亦是則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於天下且不能加益其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減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於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於心顯而形諸德容其生於色則睟然潤澤見於面又有輝光乎其前盎然見於背又有充實乎其後而旁溢流通乎左右上下四躰則一動一靜一行一止固雖不言而人以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此所以故云四躰不言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三下

盡心章句上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已說於上篇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天下有能若文王者仁人將復歸之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無飢矣五雞二彘八口之家畜之足以為畜產之本也所

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所謂無凍餒者教導之使可以養老者耳非家賜而人益之也疏孟子至此之謂也○正義曰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凍餒二老聞之歸身自己所謂衆鳥不羅翔鳳來集亦斯類也孟子曰伯夷辟紂至此之謂已說於上篇矣此以大同小異更不復發為然其類亦孔子所云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此亦類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易治也疇一井也教民治其田疇薄其稅斂不踰什一則民富矣食取其征賦以時用之以常禮不踰禮以費財也故畜積有餘財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

火無弗與者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菽粟饒多若是民皆輕施於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 孟子至者乎○正義曰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倉廩實知禮節也孟子曰易其田疇至不可勝用也孟子言如使在下者易治其田疇而不難耕作則地無遺其利又在上者又薄其稅斂而無橫賦則民皆可令其富足也又食之以時而其用不竭用之以禮而其欲不窮則財用有餘而不可勝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至焉有不仁者乎孟子又言人民非得其水火則不能生活然而昏暮之時有觸人之門戶而求之水火無不與之者以其水火至多矣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菽粟亦如水火之多則民人孰不以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爲仁者乎故曰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此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者也○註疇一井也○正義曰說文云爲耕治之田也不知一井何據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

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自小也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瀾水中大波也

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容光小郤也言大明照幽微也

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

盈滿也科坎也流水滿坎乃行以喻君子之學必至成章乃仕進者也

疏 孟子止不達正義曰此章言弘也明者無不照包羅道者成其仁也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至難爲言者孟子言孔子登魯國之東山而所覽者大故小其魯國以魯國莫大於東山也登大山而能小其天下亦所覽者大而天下亦莫大於大山也知此故觀於海者難爲水也以其水所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爲百谷主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於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同意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孟子又言人之觀於水以其有術也有術者所謂觀不必觀其波瀾是爲能觀水者也云此者以其人之觀書亦若是也言觀書亦當觀其五經而已矣五經所以載聖人之大道者也日月有明容光

必照焉者又言日月之有明凡於幽隱但有容其光者則必照之亦若道之在天下無往而不在也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至不成章不達者又言流水爲物所流遇於科坎不盈實其科坎則不流進而行也如君子之學志在於道也不成章則不達而進仕以其君子於道至於成章則充實美在其中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爲美之至者也此孟子所以有水爲之喻焉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跖盜跖也跖舜之分故以此別之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小各一趣也孟子曰至間也者孟子言人之雞鳴而起孳孳勤篤於爲善者乃爲舜之徒黨也如雞鳴而起孳孳但勤篤於爲利者乃爲盜跖之徒如此言欲知舜與盜跖爲君子小人之分別無他事焉特一趨於利一趨於善之間而已○註盜跖○正義曰案李奇漢書傳云盜跖乃是秦之大盜也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

楊子楊朱也爲我爲己也拔己一毛以利天下之民不肯爲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

墨子墨翟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下至於踵以利天下己樂爲之也

子莫執中

子莫魯之賢人也其性中和專一者也

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執中和近聖人之道然不權聖人之重權執中而不知權猶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也

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白也

所以惡執一者爲其不知權以一知而廢百道也

疏 孟子至百也○正義曰此章楊墨放蕩子莫執一聖人量時不取此術孔子行止唯義所在者也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至爲之孟子謂楊朱所取以爲己者拔己之一毛以利天下且不爲之墨翟兼愛他人摩突其頂而至於踵而利天下且以爲之子莫執一子莫魯之賢人言子莫執中和之性而不專一者也以其執爲己兼愛之過而已故曰執中爲近之言子莫執中爲近聖人之道者也如執中而不知權變但若執一介之人不知時變者也然而所以惡疾其執一者是爲其有以賊害其道也是若知舉一道而廢其百道也故曰執中無權

擇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舉一而廢百也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飢渴害其本所以知味之性令人強甘之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爲利欲所害亦猶飢渴得之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人能正不爲邪利所害謂富貴之事不及逮人猶爲君子不爲善人所憂患也

疏孟子至憂矣〇正義曰此章言飢不妄食君[illegible]飢欲賤不失道不爲苟求能無心害夫將何安者也孟子曰飢者甘食至不爲憂矣孟子言人之知味則易爲食故以甘之渴者易爲飲故以甘之然而不得飲食味之正者也以其但爲飢渴害其本性耳豈獨飲食於口腹爲有飢渴以害之言人心亦皆有以害之也以其利慾害之故也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之害則所養不及於人亦不足爲可憂矣蓋無以飢渴爲心害則孟子以飢渴之害亦猶利欲之害故假託而言之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恥汚君不以三公榮位易其大量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柳下惠不恭用古人也無可無不可以貴爲賤者也孟子言柳下惠不以三公之榮位而移易己之大志也以其所守之介在道而已是所以不羞小官者爲今夫三公者乃百官之卿師也人臣之位極者也衣則服袞圭則執桓圭而世之所謂富貴榮顯者也無以過也

孟子曰有爲者辟若掘井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有爲爲仁義也軔八尺也雖深而不及泉喻有爲者能於中道而盡棄前功者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爲仁由己必在究之九軔而輟無益成功者也孟子曰今之有爲之道者譬猶掘井者也掘井至九軔之深而不及泉則止之是棄其前功井之功者也喻爲仁義之道而不及之則止而不爲是亦棄其仁義之道者也孔子曰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與此同意〇註軔八尺也〇正義曰案釋云七尺曰軔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性之性好仁自然也身之體之行仁視之若身也假之假仁以正諸侯也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五霸而能久假仁義譬如假物久而不歸安知其不真有也

疏孟子至非有也〇正義曰此章言仁在性體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行仁視之若身也王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甚而久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其非自有也故曰假[illegible]衣書服而誦之三月不歸孰曰非歸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丑怪伊尹賢者而放其君何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人臣秉忠志若伊尹欲寧殷國則可放惡而不即立君宿留冀改而復之如無伊尹之忠見間乘利篡心乃生何可放也

疏公孫至篡也〇正義曰此章言憂國忘家意在出身志在寧君[illegible]有焉凡人志異則篡心生也公孫丑問孟子謂伊尹言予不狎于順己者故放太甲于桐宮而民心大悅及太甲賢其過而歸賢則伊尹又迎而反之以復君位商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有不賢者則固可以放之歟孟子答曰如賢者有伊尹愛君之志則可以放君如無伊尹秉忠之心以愛君則放君而生篡奪君位之心者也以爲不可也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詩魏國伐檀之篇也無功而食則謂之素餐世之君子有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之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君子能使人化之[illegible]移其習俗身安富而保其尊榮子弟孝悌而樂忠信不素餐之功孰大於是何爲不可以食祿

疏公孫至於是〇正義曰此章言君子正己以立於世世美其道君臣皆貴所[illegible]化又無素餐之謂也公孫丑問孟子曰魏國伐檀之詩有云不素餐兮言無功不食謂之素餐然而君子有不自耕而食何[illegible]之何孟子對之曰君子居此國其君任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安國保其尊榮子弟從之則能孝悌忠信是則不素餐兮[illegible]此考言何爲而不可食祿〇註魏國伐檀之詩也〇[illegible]曰此詩序刺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王子[illegible]

子墊也問士當何為事者耶

孟子曰尚志尚上也士當貴上於用志也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言志之所尚仁義而已矣不殺無罪不取非有者為仁義欲知其所當居者仁為上所由者義為貴大人之事備矣

疏王子至備矣○正義曰此章言人當尚志志於善也善之所由仁與義也欲使王子無過差之行○王子墊問曰士何事者王子墊齊王之子也問孟子曰士者當以何事為事也孟子曰尚志者孟子答之曰士當以尚志為事也曰何謂尚志者王子又問孟子何以謂之尚志也曰仁義而已矣至大人之事備矣者孟子又答之曰尚志者但仁義而已矣言能以仁義為尚則為尚志也如殺一人無罪是為非仁也非已之所有而取之是為非義也以是為非仁非義者亦以所居有惡在於仁所行有惡在於義是非仁義者也如仁以為居義以為行則大人之事亦備矣此孟子所以欲使王子墊於無過差之地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仲子陳仲子於陵者人以為廉孟子以為仲子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受之若二章所道簞食豆羹無禮則不受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仲子辟兄離母不知仁義親戚上下之敘何可以其小廉信以為大哉

疏孟子曰至奚可哉○正義曰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小信大以不義而與之小可也以大小而信之不可也孟子言陳仲子以不義而與之齊國而不受之以其小而信其大是舍簞食豆羹之小義也人之罪莫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之大分今仲子辟兄離母是亡親戚也不仕於君是亡君臣上下也以其小者而信其大者何可哉以其非義之本也○注仲子至之敘○正義曰此於前篇已說矣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問皋陶為士官以執罪人瞽瞍惡暴而殺人則皋陶如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孟子曰皋陶執之耳然則舜不禁與桃應以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不禁止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曰夫舜惡得禁之夫天下乃受之於堯當為天理民王法不曲豈得禁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桃應問舜為之將如何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孟子曰舜視棄天下如棄敝蹝蹝草履也敝喻不惜舜必負父而遠逃終身訢然忽忘天下之至貴也

疏孟子至天下○正義曰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榮父遺棄天下虞舜之道趨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人之情者也○桃應問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者桃應孟子弟子也問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官以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是則孟子答之但當執之而不縱也然則舜不禁與桃應問曰如是則舜為天子使有司執其父而不禁之耶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孟子又答之曰夫舜豈得禁止之哉夫以其法有所受之而已然則舜將如之何桃應問曰如是舜不敢禁止孟子又答之曰舜視天下猶棄敝蹝而不惜也竊負其父而逃循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是以解憂也舜得天下且不足解憂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也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范齊邑王庶子所封食邑也孟子之范見齊王之子儀聲氣高涼不與人同還至齊喟然歎曰居尊勢之所若使之然也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若是乎故人當慎所居也所養使之形身充盛大哉言人之居處豈非盡人之子也

疏孟子至子與○正義曰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王子殊於眾品者也孟子自范之齊至盡人之子與者此孟子自范邑往齊而見齊王之子儀體聲氣高爽不與人同乃喟然歎息之曰大居足以移易人之氣所養足以移易人之體以其王子之儀體聲氣如是者亦以所居所養之大移之使然也大哉居乎言人當慎所居以仁為廣居凡眾之人豈

孟疏十三下　七

侯番刻校　孟疏十三下　鄒林宣校　七

非盡人之子與言齊王之子亦人之子也凡人亦人之子也下文擬宜合此章

孟子曰：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言王子宮室車馬衣服皆人之所用不異然而王子若彼高涼者居勢位使之然也見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垤澤宋城門也人君聲相似者以其居處勢位同故音氣同也以戒門不自開故君自寵了

[疏] 正義曰此章言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者也不當分而為二上章孟子言王子所居宮室與車馬衣服之飾凡皆與人同然而王子若彼儼然氣高涼者以其居勢使之然也然而王子所居宮室車馬之皆與人不同耳言王所居勢位能如此而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且以魯國之君往宋乃呼於垤澤之門以仁為人君者之身也何其呼聲似我君也言以皆居諸侯之勢故其聲之如是相似也曰此非吾君之身也何其聲似其君之聲也言亦以皆居其尊故其聲之相似也垤澤宋門名無他事異焉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人之交接但食之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恭敬者如有幣帛當以行禮而未以命將之者也恭敬貴實如其無實何可虛以拘致君子之心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人之交接但飲食之而不愛之則是以豕交之也愛之而不敬則是以獸畜之也蓋以豕畜之者是謂愛而不敬也孟子言人之交接非以愛相接者也是為豕畜之也如愛而不以敬為之至而敬心弗如者是謂獸畜之也然而恭敬者皆幣帛之未將之時先有恭敬之心也如恭敬以為之以其禮之可以行也夫幣帛以將之恭敬以行之乃君子之所必以恭敬也苟恭敬無其實則君子不可以虛拘而留也然則君子之所以待之者亦以禮文以為之本然後可以親附之則君子之所以安也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形謂君子體貌尊嚴也尚書洪範一曰貌色謂婦人妖麗之容詩云顏如舜華此皆天假施於人也踐履居之也易曰黃中通理聖人內外文明然後能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色主名尊陽抑陰之義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體德正容大人所履者也孟子言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形有道之象色為道之容人之生也性出於天命道又出於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人能因形以求其性體性以踐其形故體性以踐所以為仁義之形而得於其形之聽以至踐目之形而得於色之明以至於百骸九竅五臟之所形無不踐其形也色則有喜怒哀樂之變形則有吉凶何踐之以其無常也又孟子之深意然也○注云形謂君子體貌尊嚴者蓋以五事之一曰貌者至抑陰之義也孔安國云貌容儀也又云顏如舜華者此蓋有女同車之詩文也謂婦人妖麗之容是也易曰黃中通理者蓋坤卦文言之辭也言君子黃中通理正位居體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此亦以正道履居此美形不言居而言踐尊

侯晉刻板 林旦校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為朞之喪，猶愈於已乎？齊宣王以三年之喪為太長久欲使朞而已之因公孫丑使自以其意問孟子既不能三年喪以朞年差愈於止而不行喪者也

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悌而已矣。紾戾也孟子言有人戾其兄之臂為不順也而子謂之曰且徐徐云爾是豈以為差者乎不若教之以孝悌勿復戾其兄之臂也今欲行朞喪亦猶徐徐之類也

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王子之母死而王之妾也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傅為請於君欲使得行數月喪如之何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為者也。孟子曰如是王子欲終服其子禮而不能者也加益一日則愈於止況數月乎所謂不當者謂無禁自欲短之

故識之也疏齊宣至者也○正義曰此章言禮斷三年孝者欲益富貴怠厭思減其月君子正言不可阿情丑欲朞之故譬以紾兄徐徐者也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者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公孫丑勸之以爲朞年之喪猶勝於止而不爲者矣朞年十二月也孟子曰至而已矣者孟子言如此是若或有紾其兄之臂者子以謂之姑且徐徐然紾其兄之臂云爾但當教之以孝悌不得紾兄之臂也今子勸齊王短其三年之喪而且謂之爲朞年之喪亦若徐徐然之謂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何如也公孫丑又問孟子曰王子有其母死之者其傅相者爲之請行數月之喪如此者是如何也以其王子庶生之母也至爲者也以嫡母而不敢終喪者也欲已之欲終之而不可得也至弗爲者也孟子答之曰是王子欲終其喪有所厭而不可得而爲者也雖加益一日亦愈於已而止而不爲者矣今齊宣王欲短三年之喪以其當所嘗終而且謂朞年之喪猶愈於已以勸之是謂夫莫之禁止而弗爲者也此孟子所以不取之也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孔子以責之曰予之不仁也汝安之則爲之是亦孟子於此不取公孫丑之意也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illegible]

[illegible]

品

有如時雨化之者教之漸漬而浹洽也有成德者有達材[illegible]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illegible]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illegible]去之道無差也

疏孟子至教也○正義曰此章言教人之術莫善五者育英才君子所珍聖所不倦其唯誨人君子之術也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至所以教也者孟子言君子所以教人者有道有五品也有如時雨化之者以德化之如時雨之養萬物之澤也是其德之以漸而入之則其德秀而其性之有其若時雨而養之使長其因其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是爲有若時雨而養之使長者也有成德者也有達材者[illegible]也是其能仁不能反者[illegible]而教之成德也有達材者以其因之材[illegible]而不能用者則教而達之使明[illegible]也有答問者以其[illegible]也[illegible]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是爲有達材之教者也有答問者以其在答問之數也有私淑艾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是不答不悱不啓擧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有私淑艾者以其獨善其身使彼去之也

也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不語怪力亂神凡此之類是有私淑艾之教也故重言之曰此五者之教乃君子之所以教者也論語云有教無類同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丑以爲聖人之道大高遠將若登天人不能及也何不少近人情令彼凡人可庶幾使日孳孳自勉也

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大匠不爲新學拙工故爲之改廢繩墨羿不爲新學拙射者變其彀率之法也彀弩張弩表率之正體望之極思用巧之時不可變也君子謂於射則引弓彀弩而不發以待彀偶也於道則中道德之中不以學者不能故卑下其道將以須於能者往取之也疏公孫丑至從之○正義曰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獲正者不枉執德若不同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公孫丑曰至孳孳也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聖人之道則

至高至美矣學者跂慕之宜如登天之難似其不可得而跂及也何不使彼之道幾近令人可庶幾能及而使之日孳孳自勉而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至能者從之孟子答之曰大匠之師不爲新學拙工改去其繩墨之正羿之善射不爲新學拙射更變其彀率之法彀率張弓向的正者極思用巧之時也君子備禮諸而引人於道不以開發又且躍如使進而然退也是其不爲不早但於中道而立教使賢愚智者皆能從而學之也此孟子所以語於公孫丑也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殉從也天下有道得行王政道從身施功實也天下無道道不得行以身從道守道而隱不聞以正道從俗人也疏正義曰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施其功實也以其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而卷藏守伏也以其道藏則身伏也未聞於此無道之時以道從人而警富貴也論語云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同意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滕更

已疾祭故不得與親同也**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先親其親戚，然後仁民仁民然後愛物用恩之次者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事得其宜故謂之義者也孟子言君子於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以仁加之也若犧牲不得不殺也於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之也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愛其民先仁愛其民然後愛育其物耳是又見君子曰恩有其倫序也故揚子所以爭得其宜之謂義也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急親賢之為務。知者知所務善也仁者務愛其賢也**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物事也堯舜不徧知百工之事不徧愛衆人先愛賢使治民不一一自往親加恩惠也**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尚不能行三年之喪而復察緦麻小功之禮放飯大飯也流歠長歠也齒決斷肉置其餘也於尊者前啗食大飯長歠不敬之大者齒決小過耳言世之先務捨大譏小有若大飯長歠而問無齒決類也

疏 孟子至不知務○正義曰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大化以隆道爲要者也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爲急至是之謂不知務者孟子言爲之智者以其多知故無所有而不知者也然而但當知要務所急耳爲之仁者以其凡愛故無所有而不愛者也然而但當急親其賢爲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徧知百工之事但急於知賢之爲先務也爲仁不能徧愛於衆人但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今夫不能三年之喪爲不孝之大者也而察緦小功之禮是其之小者也放飯流歠不敬之大者也問無齒決責其不敬之小者也知不能以知賢爲先務而務徧知百工之事爲之先不能以親賢爲急務而務偏愛衆人之爲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大者而乃反察孝之小者食於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大者而乃反責問不敬之小者也如此又安知先後之務爲緩急乎蓋緦麻三月之服者小功五月之服者也荀子云若摯裘領詘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綱擧而網疏振其綱則萬目張與此同章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上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九章

趙氏註 孫奭疏

疏 正義曰此卷即趙注分上卷爲之者也此卷凡三十九章一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以及所親二章言春秋撥亂時多爭戰[illegible]以文反正[illegible]聖人不[illegible]其道也四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五章言規矩之法[illegible]六章言[illegible]窮不[illegible]而思[illegible]怨以行仁遠過[illegible]以盛民[illegible]八章言修理[illegible]九章言[illegible]人之道[illegible]行[illegible]十章言務[illegible]十一章言[illegible]名亦[illegible]十二章言親賢[illegible]十三章言王者當天然後[illegible]十四章言[illegible]君爲臣重民爲[illegible]之所先十五章言伯夷下惠[illegible]十六章言仁恩及人能[illegible]十七章言孔子周流[illegible]去[illegible]十八章言[illegible]上下無交無賢援也[illegible]章言正己信心不患衆口二十章言以明照暗[illegible]二十一章言聖人之道學而[illegible]二十二章言[illegible]三王一體何得相喻二十三章言[illegible]以非時迎[illegible]情性[illegible]禮二十四章言[illegible]以下[illegible]善[illegible]下二科二十六章[illegible]二十八章言寶此三者[illegible]二十九章言小知自[illegible]怨之所大雅[illegible]福之所聚三十章言[illegible]之道[illegible]三十一章言善[illegible]仁義[illegible]三十二章言道之善以心[illegible]吾子之行動合中禮[illegible]三十四章言[illegible]五章言[illegible]三十六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illegible]獨者衆[illegible]三十七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illegible]不合[illegible]三十八章言[illegible]似是而非[illegible]三皇已來人倫攸敍聖人不出名世[illegible]不遠焉是以仲尼以[illegible]凡章合前四十五章[illegible]盡八篇有八十四章[illegible]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

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梁，魏都也。以，用也。仁者用恩於所愛之臣民，王政不偏，普施德教，所不親愛者并蒙其恩澤也。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則有災傷所親愛之臣民，亦并被其害。惡王好戰殺人，故孟子曰不仁哉。

公孫丑問曰：何謂也？丑問及所愛之狀何謂也。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言惠王貪利鄰國之土地，而甚其民死亡於野，骨肉糜爛而不收，兵大敗而欲復之戰，上卒少不能用勝，故驅其所愛近臣及子弟以殉之。殉，從也。所愛從其所不愛而往赴死，故曰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東敗於齊，長子死焉。

疏○正義曰：此章指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此以戒人君者也。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至及其所愛者，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之人是梁惠王也？仁者之君，以其用恩及所不親幸者，是自近以及遠之謂也。不仁之君，以其用不仁之政加於所不親愛幸者，則有災傷，及其所親愛幸者也。公孫丑問曰何謂也，公孫丑未曉其言，乃問孟子曰：所謂何也。是以孟子答之，以謂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者，是所以為不仁之甚也。左傳云：其所不親以及其所親。○注梁魏都至鄰國之土地者，蓋所謂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是以見梁惠王不仁之甚也。○注曰：東敗於齊，長子死焉，此蓋言梁惠王之事，已說於前篇矣。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春秋所載戰伐之事，無應王義者也。彼此相覺，有善惡耳。孔子舉毫毛之善，貶纖介之惡，故皆錄之於春秋也。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春秋之世，諸侯相征，於三王之法，皆不得其正者也。上討下之謂征，諸侯敵國不自為征。

疏○正義曰：此章指言春秋之時，霸者以力相征，是以春秋無義戰。孟子曰：春秋之世，凡兵之所起，皆小役大，弱役強，以貪利或因怨興師，或因討亂，未嘗有救民之義也，是以謂春秋無義戰。然而其彼國之戰有善於此國者，則有之矣。夫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如有天子之國則可以上伐下，以結禍亂於上之所以伐下者也。相攻皆出於上之所以伐下者也。毛詩序云：征伐自天子出。正義曰：此蓋言春秋無義戰，敵國不相征也。○注孟子曰春秋云云，如前之說也。

孔子以書為言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書，尚書也。經有所美，言事或過，若康誥曰冒聞于上帝，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人不能聞天，天不能問於民，萬年永保，皆不可得為書。豈可案文而皆信之哉？武成，逸書之篇名，言武王誅紂，戰鬬殺人，血流舂杵。孟子言武王以至仁伐至不仁，殷人簞食壺漿而迎其王師，何乃至於血流漂杵乎，故吾取武成兩三簡策可用者耳，其過辭則不取之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文之害辭，辭之害意，聖人之經不可盡信也。若此其文，不可錄其意也，孟子曰盡信書至血之流杵也者，孟子言人多盡信尚書之所言，則不若無書之為愈也；以其書有過言，不可盡信。蓋以仁人之於天下，無有敵於仁，故以至仁伐至不仁，何用血之流至於漂杵乎？是吾所以於武成之書，取其二三策而已矣。○注書尚書至不取之也者，蓋武成言武王伐紂，血流漂杵，孟子以為不仁者之事也。云康誥曰冒聞于上帝者，蓋康誥云：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此蓋周公以成王命告康叔之辭也。云甫刑曰皇帝清問下民者，甫刑云：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蓋穆王命呂侯作刑，以訓夏贖刑之辭也。云梓材曰欲至于萬年，又曰子子孫孫永保民者，梓材云：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是周公戒康叔以為政之道也。今云武成逸書之篇名者，蓋孔安國云：武成，周家之書也。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

善為戰，大罪也。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我？此人欲勸諸侯以攻戰也，故謂之有罪。好仁無敵，四夷怨望遲願見征，何為後我，已說於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革車，兵車也。虎賁，武士為小臣者也。書云：虎賁三百人。言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來安止爾也。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三百兩，三百乘也。武王令殷人曰：無驚畏，我求安止爾也。百姓歸周，若崩厥角稽首，首至地也。欲令武王來征己之國，安用善戰陳者。

疏 孟子曰至焉用戰。○正義曰：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旱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故云罪也。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者，孟子言今有人言我善為陳，我善為戰者，此乃大罪之人也。國君好行仁政以及民，人民有所征，天下無敵。南面而征則北夷怨，東面而征則西夷怨，曰奚為後我者，此已在上篇矣。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武王令告殷之人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百姓若崩其角，皆稽首至地，無所容頭也。征之言正也，人各欲正己，不欲武王之征，何以戰為，是以言其各欲正己也，焉用戰。○正義曰：此蓋孟子所以有是而言之也。○注革車者至稽首。○正義曰：革車，兵車也。書云：虎賁三百人。孔安國云：兵車百夫長所載，車稱兩。一車步卒七十二人，凡二萬一千六百人，以陳於牧野之戰。蓋言其國家也，以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稽首崩角，民皆百姓之不欲與商之有也。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拙者雖得規矩，亦不能成器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規矩之法，喻若典禮，人不志仁，雖誦典憲，不能以善。孟子言梓匠輪輿之工，能與人以法度，而不能使人之巧，以其人之巧在心，不如以規矩法度而不能成其器也。喻當得之於心。

在仁，雖誦典籍，亦不能成善也。梓匠輪輿已說於上篇矣。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糗，飯乾糒也。茹，食也。袗，畫也。果，侍也。舜耕陶之時，飯糗茹草，若將終身如是；及為天子，被畫衣，黼黻絺繡也，鼓琴以協音律也，以堯二女自侍，亦不佚豫，如固自當有之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凡人所難，舜降聖德，所以雖窮不失其身，故能終其為天子而不改其樂，若固有之也。孟子言舜之飯糗茹草，將終其身焉；及其為天子，被畫衣，鼓琴以樂，二女果侍，若固有之也。○注云糗乾糒也。○釋名云：糗，乾飯也。孔傳云：袗衣，畫衣。○註袗畫衣也。按說文云：糗乾飯也。云袗玄服也。許慎云：袗，玄服。果為侍，說文侍曰婐。是以有或於許說是說，而遂以果為侍云。實而言也。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

侯喬刻校

如林查校

郭元憲

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父仇不同天，兄仇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知其重也。一間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與自殺其親何異哉。

疏 正義曰：此章言惡以加人，人亦以惡加之，戒人之為暴。孟子言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君子好生惡殺，反諸身者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凡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以其與自殺其親何異。○註父仇不同天。○正義曰：案曲禮云：父之讎弗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交遊之讎不同國。周官云：父之讎辟諸海外，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又云：凡殺人而義者，不同國，令勿讎，讎之則死。謂之義者，蓋所以謂殺之而不義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古之為關，將以禦暴亂，譏閉非常也。今之為關，反以征稅出入之人，將以為暴虐之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脩理關梁，譏而不征，如以稅斂，非其程式，將以為暴亂之也。孟子言古之為關，乃征之稅，而不譏，將以為暴亂之道也。周禮司關云：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內外之送則以節傳出內之。

以譏傳出納之是以為關將以禦暴之孟子之時司譏征而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

身不自履行道德，而欲使人行道德，雖妻子不肯行之，言無所則效；使人不順其道理，不能使妻子順之，而況他人乎。

疏正義曰：此章言率人之道躬行為首者也。孟子言人身自不履行其道德，雖妻子之間亦且不能行之；有所不行，以其無所做法者也。使人如不以其道，雖妻子亦有不順，既一妻一妾而亂，亦與同意。荀況云：有分義則合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論語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亦其意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

周達於利，營苟得之利而趨生，雖凶年不能殺之；周達於德，身欲行之，雖遭邪世不能亂其志也。

疏正義曰：此章指言務利蹈姦，務德蹈仁，舍生取義，其道不均者也。孟子言周于利者，隨其利物以為富，雖凶年不能殺之；周于德者，所蓄者厚，雖邪世不能亂之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好名者，爭簞食豆羹變色，訟之致禍，鄭公子染指黿羹之類是也。

疏正義曰：此章指言廉貪相殊，名亦卓異，故聞伯夷之風，懦夫有立志也。孟子言好名之人，則重名而輕利，故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好名之人，則重利而輕名，故簞食豆羹見於色。○注云伯夷、季札與鄭公子之類。案史記列傳云：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季札者，吳王壽夢之少子也，名季札。兄諸樊、餘祭、夷昧，皆欲立季札，季札讓不受，封於延陵，號曰延陵季子。壽夢卒，諸樊以適長攝行事，當國，及卒，以次傳至季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夷昧之子僚為王。○公子宋與子家者，案左傳宣公四年云：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故經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是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不親信仁賢，仁賢去之，國無賢人，則曰空虛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政事以教人，則財用有所不足，故曰不足也。

疏正義曰：此章言親賢正禮，明其五教，為政之本也。孟子言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國無賢人，故國空虛；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敘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不足。以三者為急，是以聖人去則國無賢，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信仁賢則禮義由賢者出，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財用之所以不足也。孟子言之，亦其勢之然者也。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不仁得國者，謂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以親親之恩而得國也。雖有誅亡，其世有土。丹朱、商均，天下元子，以其不仁，天下不與，故不得有天下焉。

疏正義曰：此章言王者當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得者也。孟子言不仁而得其國者有之矣，不仁而為匠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注云象封有庳，叔鮮、叔度封於管、蔡者，象已說於萬章篇矣。孟子於萬章篇言之詳矣。○史記管蔡世家云：管叔鮮、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杜預云：管在滎陽京縣東北。杜本曰：蔡叔故城在上蔡，即此是也。丹朱，堯之子也。商均，舜之子也。又言於上篇已詳矣。

福州府儒學……重校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君輕於社稷，社稷輕於民。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殷湯、周文是也。

得乎天子為諸侯，

得天子之心，封以為諸侯。

得乎諸侯為大夫。

得諸侯之心，諸侯能以為大夫。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為危社稷之行，則變更立賢諸侯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

犧牲已肥……

已成粢精祭祀社稷常以春秋之時然而其國有旱乾水溢之災則毀社稷而更置之 疏 孟子至社稷○正義曰此章言得民爲君得君爲臣論民社稷之輕重也孟子曰至則變置社稷者孟子言民之爲貴不可賤之者之社稷次之於民而君比於民猶以爲輕者如此者也如此故得乎四邑之民以樂其政則爲天子以有天下得乎天子之[illegible]爲諸侯以有其國得乎諸侯之心以爲大夫有其家諸侯不能保安其社稷而危之則變更立其賢君是社稷有重於君也犧牲既成粢盛既絜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illegible]救斯民之時而其國尚有旱乾水溢之災則社稷無功以及民亦在所更立有功於民者爲之也是民有[illegible]也故孟子所以自解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之[illegible]稷百蓋先王立五土之神祀以爲社立五穀[illegible]以告無以自顯帝以[illegible]周句龍爲社[illegible]稷其社是而知社稷之變置又有見於湯之[illegible]經於此稷至於禹湯閒[illegible]也○正義曰此云[illegible]案司馬法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illegible]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illegible]之地也今五十六井盖有[illegible]侯所受者也云周湯問[illegible]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天下之是得[illegible]聖人之清和[illegible] 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聖人之一概也 [illegible] 也百世言其遠也興起志意興起也非聖人之行何能感人若是[illegible]尚然況於親而[illegible]炙之者乎 疏 孟子至[illegible]○正義曰此章言伯夷柳下惠[illegible]聖人之[illegible]至者乎○正義曰[illegible]孟子曰至而況於親炙之者[illegible]猶言[illegible]之聖人也言聖人之道無窮爲百世之師法者也伯夷柳下惠二人是也故千載之下聞伯夷之清風者頑貪之夫化而爲廉[illegible]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和風者鄙薄之夫化而爲寬厚[illegible]以奮發乎百世之上而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無有不感激而志意興起而化之也然而非聖人其能若是乎百世

之下莫不興起若此聞而化者尚如此況當時有親見熏炙之者乎○註頑貪至美其德[illegible]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能行仁恩者人也人與仁合而言之可以謂之有道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仁恩須人人能弘道也孟子言[illegible]爲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爲人也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揚子云仁以人同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遲遲接淅說已見上篇言此[illegible]說焉 疏 此章言[illegible]孔子周流不遇則去[illegible]其說但見上篇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論語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乃尚遭不[illegible]三國之間君臣皆惡上下無所交接故戹也 疏 正義曰此章言[illegible]道有可否[illegible]孔子見戹於陳蔡之間君子亦有窮乎言孔子見戹於陳蔡二國之間不免所以無上下之交孟子

言孔子見戹於陳蔡之間[illegible]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姓稽名[illegible]爲衆口所訕[illegible]已[illegible]其無所[illegible]爲[illegible]子路[illegible]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illegible]能與子路[illegible]道者能如是乎○註君子[illegible]者三義無能焉謂[illegible]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是三者[illegible]不能[illegible]之[illegible]名[illegible]者也[illegible]不須人之口訕如之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illegible]審己之[illegible]人之[illegible]仕者口無傷也[illegible]多口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之篇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illegible]小人[illegible]而非之[illegible]言孔子之[illegible]曰[illegible]大雅緜之篇曰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illegible]文王不[illegible]絕[illegible]慍怒[illegible]亦不能[illegible]失文王之善聲問也 疏 信心不[illegible]至[illegible]○正義曰此章言正己[illegible]大聖[illegible]於凡品之所能禦者[illegible]貉稽曰[illegible]文不理於口貉姓稽名[illegible]當世之士也貉稽自稱名問於孟子曰稽大不能治人之口

慍不殄其己者如之何孟子曰無傷也至文王也者孟子不以為無傷己之德己雖人之所訕亦不能傷害其己之德也又以其為士者益此多口不能免人之訕也故此引柏舟之詩有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言憂心悄悄常在心見怒于群小衆小人也以其孔子取此詩亦不能免武叔之毀故曰孔子尚如是惜多口也大雅緜之詩有云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言不能殄絕畎夷之慍怒亦不能損失文王之善聲以故曰文王尚如此亦惜多口也此所以答貉稽大不理於口為無傷也○註云至善言○正義曰此蓋言衆人不遇也註云慍怒也悄悄憂貌論語云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仲尼不可毀也仲尼日月也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云大雅緜之篇者此篇言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注肆故也今也慍恚殞墜也畎狄國也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昭昭明也昏昏闇也賢者治國法度昭明於道德是躬行之道可也今之治國法度昏昏亂潰之政也身不能治而欲使人昭明不可得也疏正義曰此章言以明昭闇者以闇闇以闇昭明者愈遠賢者可遵譏今之非也孟子曰至昭昭者孟子言有諸己然後求諸人之道也

孟子注疏十四上　十

賢者之治國以其昭昭明己之道德然後使人昭昭今之治國者乃以昏昏不能自明己之道德而欲使他人昭明誠不可得也是亦所謂曲其表而求影之正濁其源而求流之清同其旨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高子齊人也嘗學於孟子鄉道而未明去而學於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為路為間有間也謂廢而不用則茅草生而塞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於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反中止正若山路故曰茅塞子之心也疏正義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學而時習舍而弗脩猶茅是塞明為善之不可已也孟子謂高子曰山嶺有蹊徑其間之路介然而已如用而行之則成其路也蓋高子之蹊或大路不用而行之茅草生塞之不能成其路也蓋高子之為善正於中道而止其心為利欲之所充塞亦若茅塞其路矣故曰今茅塞子之心矣蓋高子嘗學於孟子為詩而不通乎道是塞其心之一端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之高子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孟子

之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高子曰禹時鍾在者追蠡也追鐘鈕也鈕磨齧處深矣蠡欲絕之貌也文王之鍾不然以禹為尚樂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孟子曰是何足以為禹尚樂乎先代之樂器後王皆用之禹在文王之前千有餘歲用鍾日以久追欲絕耳譬若城門之軌齧其限切深者用之多耳豈兩馬之力使之然乎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兩馬也○疏高子至力與○正義曰此章言前聖後聖所尚者一體何得相踰故以追蠡為一隅孟子言之將以為也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者高子言於孟子以為禹之尚聲樂過於文王之聲樂也孟子曰何以言之者孟子問高子何以言禹之聲尚文王也高子曰以追蠡者高子曰以其追蠡之貌欲絕故云然也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者孟子又以此解高子之惑言追蠡何足以為禹之聲尚於文王乎且譬之城門之軌齧其限之深豈以兩馬之力如是之深乎言禹王在文王之前鍾使然也非特兩馬之力而能然也亦以其用之久故能至於欲絕也此又見高子之意不審於詩也故曰譬太山之溜穿石單極之綆久而斷幹言

孟子注疏十四上

非一日也兩馬說如注所謂春秋外傳云國馬八匹馬是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前齊饑孟子嘗勸齊王發棠邑之倉以振貧窮之人今齊人復饑陳臻言一國之人皆以為夫子將復若發棠時勸王也殆不可復言之也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馮姓婦名也勇而有力能搏虎卒後也善士者以善搏虎有勇名也故進以為士之於野外復見衆逐虎而迎也虎依陬而怒無敢迫近者也馮婦恥不如前因見虎而迎攘臂下車欲復搏之衆人悅其勇猛其士之黨笑其不知止也故孟子謂陳臻今欲復使我如發棠時言之於王若是則我為馮婦也必為知者所笑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逆指猶若馮婦暴虎無已必有害也齊饑至笑之○正義曰不可復若

盡齊國之人時皆致飢孟子嘗勸齊王發粟以賑之今者尚飢而孟子不復發棠邑之粟以賑陳臻爲孟子之弟子乃問之曰孟子言之國之人皆以爲夫子將以發棠邑之粟以賑救之今夫子不復發棠殆爲齊王不可以勸是如之何故以此問孟子孟子曰至其爲士者笑之者孟子乃以此馮婦之事而比言於陳臻也言如將復發棠是爲馮婦者也馮婦之事也言晉國有馮婦之人善搏虎後爲之善士則之於野外見有衆人逐虎虎倚山嵎而怒衆莫之敢攖而之對於者望見馮婦來乃皆趨迎之馮婦乃攘臂下車而搏之衆之衆人皆悅其勇猛其爲士之賞者知其則笑其不知止也言今齊王特威虐以斂民亦若虎之負嵎以難合之說述於暴人之前又若迎而搏虎也是以孟子將復爲發棠不述於以免衆自君子觀之亦若爲士者之笑矣也以其不知止也○註棠齊邑也○正義曰棠齊邑也家云棠公事見於左傳云賈逵曰棠公齊邑大夫也是棠之爲齊邑明矣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口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臭香也易曰其臭如蘭四體謂之四肢四肢懈倦則思安佚不勞苦此皆人性之所欲也得居此樂者有命祿人不能皆如其願也凡人則有情從欲而求可身君子之道則以仁義爲先禮節爲制不以性欲而苟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性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仁者得以恩愛施於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於君臣好禮者得以禮敬施於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得以天道王於天下此皆命祿遭遇乃得居而行之不遇者不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故可用也凡人則歸之命祿在天而已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修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亹亹不倦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疏 孟子曰至命也○正義曰此章言尊德樂道不追佚性治性勤禮不專委命君子所能小人所病究言其事以勸戒者也孟子言人口之於美味目之於好色耳之於五音鼻之於芬芳四肢之於安佚無事以勞之凡此五者皆人性所欲也然而得居於此樂者以其有命存焉君子以爲有命在所不求而不可以幸得也是所以不謂之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以義理施之於君臣禮以禮敬施之於賓主知以明智施之於賢者而聖人兼統四者而與於天道以王天下者也凡此五者皆命稟之於天而有是性在所可求而不可不勉也是所以不謂之命也君子所以爲有性存焉君子以勸戒時人孟子言之所以分別凡人君子以勸戒時人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問樂正子何等人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樂正子爲人有善有信也

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問何謂善何謂信

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己之可欲乃使人欲之是爲善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也有之於己乃謂人有之是爲信人不憶不信也

充實之謂美充實善信使之不虛是爲美人美德之人也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充實善信而宣揚之使有光輝是爲大人

大而化之之謂聖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

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聖人有聖知之明其道不可得知是爲神人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樂正子能善能信在二者之中四者之下也

疏 浩生至下也○正義曰此章言神聖以下優劣異差樂正好善應下二科是以孟子爲之喜故有此問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等人也浩生不害齊人也以其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而喜故有此問孟子答之以爲樂正子是善人信人者也何謂善何謂信不害又問之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孟子又答之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者孟子又詳爲之辭曰己之可欲使人欲之是謂善已有之於己而人亦有之是謂之信也充實之謂美者充實善信使有光輝於外是爲大人故謂之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者以其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爲聖人故謂之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者凡此六者之善以其[illegible]在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但不能充實而至神也註[illegible]盡心下孟子聞樂正子爲政於魯正義曰此蓋經文說是上

依宋本校 孟子注疏十四上 餘杭重校 卷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

盡心章句下　趙氏註　孫奭疏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疏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己愛身雖違禮尚得不敢毀傷之義逃者去也去邪歸正故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苙闌也招罥也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逸之豕豚追而還之入闌則可又從而罥之太甚以言去楊墨歸儒則可又從而非之亦云太甚疏孟子至招之○正義曰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其前罪君子甚之以為過者也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歸斯受之而已矣者墨翟無親疏之別楊朱尚得父母生身不敢毀傷之義儒者之道幼學所以為己壯而行之所以為人故能兼愛無親疏之道必歸於楊朱為己逃去楊朱為己之人道必歸儒者之道也然而歸之儒道則當斯受而安之矣

今之與楊墨又從而招之者孟子又言今之人有與楊墨辯爭其道者如追放逸之豕豚既還入其闌又從而罥之者也以其逃墨而歸儒則可受之而已而乃又從而罥之無以異於追放逸之豕豚既入其闌又從而罥之也以其為亦太甚矣此孟子所以比之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為衣也縷紩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廝養之役也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竝此三役更發異時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竝用二則路有餓殍若竝用三則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疏孟子曰至父子離○正義曰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也繇役竝興以致離析殘民之道也孟子言有布縷之征至用其三而父子離者此所以救時之弊者夫孟子言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布所以為衣縷所以紩鎧甲粟米所以為糧力征所以給負廝養之役然而君子為之其於此三者之賦未嘗竝行也用其一則緩其二今夫二者之賦皆取民之類也如用二則有餓殍而民至於餓死用其三則有害民而至於父子離散是豈君子之為政然歟為其之者義也緩之者仁也此君子以仁是守以義是行然而兼之至而義之盡者君子所不為也此孟子不得不推所而救時之弊也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其土地也使民以時居不離散寶其人民也修其德教布其惠政寶其政事也若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侯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殃及身也疏正義曰此章言寶此三者以為國珍寶於爭玩以殃其身諸侯如茲永無患也孟子言諸侯之所寶者有三曰土地曰人民曰政事使鄰國無侵犯其封疆是寶其土地也撫恤鰥寡煢獨以時使民不離散寶人民也修德布惠是寶政事也若不以此三者為寶而以珠玉為寶者殃必及身矣此孟子見當時之君爭城殺人橫賦重斂不以土地人民政事為寶所以有是言而救之耳○和氏之璧隋侯之珠○正義曰案韓詩云楚人和氏得玉璞獻楚山中獻武王武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怒則其左足後成王即位和抱璞泣於楚山下成王使人琢之果得寶名曰和氏之璧又隋侯姓祝字元暢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上

血出隋侯以杖挑於水中而去後回還到蛇處乃見此蛇銜珠來隋侯前隋侯意不懌是夜夢腳蹋一蛇驚起乃得雙珠後人稱為隋侯珠矣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姓括名也嘗欲學於孟子問道未達而去後仕於齊孟子聞而嗟歎曰死矣盆成括知其必死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門人問孟子何以知之也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答門人言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君子仁義謙順之道適足以害其身也疏盆成括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小知自私藏怨之府禍之所聚然終吉者也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者盆成括嘗學於孟子未達其道而去之後仕於齊國孟子聞之乃曰死矣盆成括以其盆成括之必見殺也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者盆成括果見殺門人乃問孟子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也此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者孟子答之曰盆成括之為人小有才慧而未知聞

君子仁義禮恕之大道是則足以知其將見殺其身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館舍也上宮樓也孟子舍止上賓客所館之樓上也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也置之窻牖之上客到之後求之不得有來問孟子者曰是客從者之廋匿也言子與門徒相隨從車數十故曰是從者所竊匿也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孟子謂館人曰子以是衆人來隨事我本為欲竊屨故來邪曰殆非也館人曰殆非為是來事也自知問之過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孟子曰夫我設教授之科教人以道德也其去者亦不追呼來者亦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受之亦不知其取之與否君子不保其異心也見館人殆非為是來亦云不能保知謂以益之而已

疏孟子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拒雖獨竊屨非已所絕順答小人小人自咎

也孟子之滕館於上宮者孟子往至滕國乃舍止於賓客所館之樓上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者言業屨之有次業而未成之屨置之於窻牖之上自客到之後館主人求之不得或問於孟子曰若是乎從者之廋匿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者孟子乃問之以為從者之廋匿其屨乃謂之曰子以是從者來隨我本為此竊屨之屨故求與曰殆非也館主自知責已問之過也乃曰殆非為是來事夫子之設科也至斯受之而已矣若孟子又曰夫我之設科以教人往去之者則不追呼而來求者則不拒逆誠以是學道之心來至我則斯客受之而斷論亦且不保其異心也然則不拒從者之廋隱亦何累之有論語云不保其往有教無類其斯之謂與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愛不忍加惡推之以通於所不愛皆令被德此仁人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言人皆有不喜為謂貧賤也通之於其所喜為謂富貴也抑情止欲使若所不喜為此者義人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皆有不害人之心能充大之以為仁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穿牆踰屋姦利之心也人既無此心能充大之以為義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爾汝之實德行可輕賤人所爾汝者也既不見輕賤不為人所爾汝能充大而以為行所至皆可以行義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餂取也人之為士見尊貴者未可與言而強與之言欲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見可與言者而不與之言不知賢人可與之言而反欲以不言取之是失人也是皆趨利入邪無知之人故曰穿踰之類也

疏孟子曰至類也○正義曰此章言善恕行義充大其美無受爾汝何施不可取人不知其賤也者比之穿踰之類也孟子言人皆有所不忍而能推之所不忍於其所忍者仁人之為道如是也人皆有所不喜為謂貧賤也如能推之所不喜為而達之於所喜為謂富貴也是為有義之人也人能充大不欲害人之心而為仁則仁道於是乎備故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無穿踰為利之心以為義則義於是乎盡故義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大其不受人爾汝之實是不為人所輕賤故無所往而不為義者也言所為皆可以為義也蓋君子之人所以有不忍者仁之端也羞惡有所不為者義之端也但能推而大之則為仁義矣夫人之為士於尊貴者未可與之言而與之言是以言取之也是失言也以其言之而可以與之言而不與之言是以不言取之也是失人也以其失人之故也此者是皆為穿踰趨利之類也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言近指遠近言正心遠可以事天也守約施博約守仁義大可以施德於天下也二者可以為善言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正心守仁皆在胸臆此口而言之四體不與焉故曰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身正物正天下平矣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

自任者輕。芸，治也。田以喻身。舍身不治而欲責人治，是求人太重，自任太輕也。章指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

【疏】「孟子曰」至「自任者輕」。○正義曰：此章言道之善以心為原，當求諸己而責於人，君子尤之，況以妄芸，言失務也。孟子言：言之近而指意已遠者，乃為善言者也；所守者簡約而所施博大者，乃為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是孟子自解其言近而指遠也。不下帶，以其不遠於近也，所以言近而所指者遠。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是孟子又自解其守約而施博也。是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又見君子之言非特淺近而已，乃所守者至約，而所施者博也。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言人之病在舍其己之田而芸治他人之田，是所以喻人不治其身而治他人。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堯舜之體性自善者也。殷湯周武反之於身，身安乃以施人，謂加善於民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人動作容儀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死者有德，哭者哀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經，行也。體德之人，行其節操，自不回邪，非以求祿位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夭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矣。

【疏】「孟子曰堯舜」至「而已矣」。○正義曰：此章言君子之行，皆合於禮，不為其所以然而然，故盡性而已矣。孟子言堯舜之性善，自不假修為者也；湯武之性，乃反之於身而後行者也。以其堯舜性之，故自然而善；湯武身之，故須反之於身而安乃以施人，是為一則性之，一則身之也。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言人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者，是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言哭死而哀，非為其生者也，是盛德之至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行德而不回邪者，非以求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言言語必信，非以其正行為名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言君子行其法度，以待天命而已矣。

命而已矣。章指言：君子之行，動合禮中，不惑禍福，修身俟終，堯舜之盛，湯武之隆，不是過也。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謂當時之尊貴者也。孟子言說大人之法，心當有以輕藐之，勿敢視之巍巍富貴若此，而不畏之，則心舒意展，言語得盡而已。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仞八尺也。榱題，屋霤也。堂高數仞，榱題數尺，奢太之室，使我得志，不居此堂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極五味之饌食，列於前方一丈，侍妾眾多至數百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般，大也。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言其多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恥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章指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

【疏】「孟子曰」至「彼哉」。○正義曰：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遺咎也，茅茨采椽，聖堯表也，以賤說貴，懼有蕩心，心謂彼陋，以寧我神，故以所不為為之寶玩者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者，孟子言說當時之尊貴大人者，當以心藐之，勿視其巍巍富貴若此而畏之也。以其如是則心意舒展，言語得盡也。又言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者，言堂之高有數仞，八尺也，屋霤之長數尺，如此之室，我得志不為之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者，言食之前有方丈之廣，侍妾至數百人之多，我得志不為之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為也者，言大作樂而飲酒，驅騁田獵，其後車有千乘之多，如我得志於行道，亦不為之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者，言在彼之富貴，皆我所恥而不為之也；在我所行之事，皆是古聖王之制度者也，是皆恭儉而有禮也，如是則我何畏彼之富貴乎哉？是以孟子言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也。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養，治也。寡，少也。欲，利欲也。雖有少欲而亦尠矣。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謂人之情，雖有不存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謂貪而多欲之人，雖有存者，亦寡矣。

【疏】「孟子曰」至「寡矣」。○正義曰：此章言清淨寡欲，德之高者，畜聚積實，穢行之下，廉者招福，濁者速禍，雖有不然，蓋非常道。

蓋非常道，是以正路不可不由也。孟子曰云云雖有不存焉者寡矣者，孟子言此以教人養心之術也。言人之存其心，莫善於少欲也。其為人也少欲，則不為外物之汩喪，雖有橫暴而亡者，蓋亦百無一二三也。然而未以全生也，以其少也。是如單豹臥巖穴，心於深山而猶遇飢虎而亡之是也。其為人也多欲，則常為外物之所汩喪，雖間有不亡其德業於身者，蓋亦百無一二三也。然而未必多有者，為以其亦少也。是如羊舌虎為人多欲，然於晉國者是也。荀子云養心莫善於誠，誠亦與孟子同其旨也。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羊棗，棗名也。曾子以父嗜羊棗，父沒之後，唯念其親，不復食羊棗，故身不忍食也。公孫丑怪之，故問羊棗與膾炙孰美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言膾炙固美也，何比於羊棗。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孟子言膾炙雖美，人所同嗜，獨曾子父嗜羊棗耳，故曾子不忍食也。譬如諱君父之名，不諱其姓，姓與族同之，名所獨也，故諱之也。

疏「曾晳」至「所獨也」。○正義曰：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異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孟子言之，是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者，曾子父曾晳嗜好羊棗，曾子以父嗜之，而曾子不忍食也。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者，公孫丑問孟子，謂膾炙與羊棗二者孰美也。孟子曰膾炙哉者，孟子答之，以謂膾炙為美也。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者，公孫丑又問曰，如是，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者，孟子又答之曰，膾炙所同好，羊棗曾晳所獨好者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者，以其姓為族之所同，名為君父之所獨，故諱名不諱姓也。○注「羊棗，棗名也」。正義曰：蓋羊棗與羊棗一物，然而有二名者，羊棗大棗而小者也。云曾晳曾子父名點者，按史記弟子傳曰曾蒧字皙，則蒧與點同也。孔傳云曾參父名點。○正義曰：此蓋言其義而乃不與膾炙所同，羊棗之所獨而曾子之心，言之是也。

云云然也。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小子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孔子在陳，不遇賢人，上下無所交，蓋歎息思歸，欲見其鄉黨之士也。簡，大也。狂者進取大道而不得其正者也。不忘其初，孔子思故舊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州為鄉，故曰吾黨之士也。萬章怪孔子何為思魯之狂士也。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中道，中正之大道也。狂者能進取，獧者能不為不善。時無中道之人，以狂獧次善者，故思之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曰：人行何如，斯則可謂之狂也。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子張之為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晳，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同，皆事孔子學者也。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問何以謂此人為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嘐嘐，志大言大者也。重言古之人，欲慕之也。夷，平也。考察其行，不能掩其言，是其狂也。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屑，潔也。既不能得狂者，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惡行不潔者，則可與言矣，是獧人次於狂者也。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憾，恨也。人過孔子之門，不入則孔子恨之，獨鄉原不入者，無所恨也。以其鄉原賊德故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問鄉原之惡如何。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

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孟子言鄉原之人言何以嘐嘐若有大志也其言行不顧則亦稱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鄉原者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但當取爲人所善善人則可矣其實但爲合衆之行媚愛也故閹然大見愛於世也若是者謂之鄉原也

萬子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萬子萬章也孟子以其不解於聖人之意故謂之萬子子男子之通稱也美之者欲以責之也言人皆以爲原善所至亦謂之善人若是孔子以爲賊德何爲也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言鄉原之人能匿蔽其惡非之無可非者刺之無可刺者志同於流俗之人行合於汙亂之世爲人謀居其身若似忠信行其身若似廉潔爲行矣衆皆悅美之其人自以所行爲是而無仁義之實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也無德而人以爲有德故曰德之賊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似眞而非眞者孔子之所惡也莠之莖葉似苗佞人詐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聲淫人之聽似若美樂紫色似朱朱赤也鄉原惡人似有德者此似之而非者孔子之所惡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經常也反歸也君子治國家歸於常經謂以仁義禮智道化之則衆民興起而家給人足矣倉廩實而知禮節安有爲邪惡之行也

疏萬章曰至斯無邪慝矣○正義曰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爲上狂狷不合似是

而非色厲內荏鄉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於己子率以正孰敢不正之謂也萬章問曰孔子在陳至何思魯之狂士者萬章問曰孔子在陳國有言不遇賢人上下無有交者乃歎曰盍歸乎來吾黨之爲士進取於大道而不得其中道者也亦以不忘其初而思故舊也故問之孟子謂孔子在陳國何爲而思魯國之狂士者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至故思其次也孟子答之曰孔子不得中正之道者而取與之必也思其狂狷者乎狂者以其但進取於大道而不知退宿於中道狷者有所不敢爲但守節無所爲而應進退者也孔子豈不欲中道者而與之哉不可以必得中道之人故思念其次於中道者爲狂狷者也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萬章又問孟子曰人行當何如則斯可謂之狂矣曰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孟子又答之曰如琴張曾晳牧皮三人者孔子所謂狂者也蓋論語嘗謂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琴張曾晳牧皮三者皆學於孔子進取於道而躐等者也是謂古之狂者也琴張曰君子不爲利我曾晳風乎舞雩詠而歸是皆有志於學亦志於狂以爲進取者也牧皮經傳並無所見大抵皆學孔子而行有同於曾晳琴張二人耳此孟子所以皆謂之狂士何以謂之狂也萬章又問何以謂此三人爲之狂士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

至鄉原德之賊也者孟子又答之曰其志嘐嘐然大言乃曰古之人古之人及考驗其所行之行而未始掩覆其言焉是言過於行者之狂者也孔子思與狂者又不可而必得之欲得有介之人能恥賤汙行不潔者而與之是爲狷者也是又次於狂者也孔子有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以恨之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所以者以其爲賊害於德者也然則孔子如此以自非鄉原之徒者過其門而不入室者是則恨之矣此亦見孔子自非鄉原之徒者無不與之入室者以思於中道而不可得則思其狂狷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萬章又問何如則謂之鄉原者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至是鄉原也孟子又答之曰鄉原之人其言何以是嘐嘐然若有大也以其言不顧於行行又不顧於言則亦稱之曰古之人古之人所行之行何爲踽踽涼涼有威儀如無所施之貌也是言鄉原之人外欲慕古之人而其心乃曰古之人何爲空自踽踽涼涼而生於今之世無所用之乎以爲生斯世也但當取爲人所善則可矣故閹然大見媚愛於世也者是則謂之鄉原者矣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至何哉者萬章不解孟子之意故問之曰如一鄉皆稱爲原善之人則無所往而不爲善人矣孔子乃以爲有賊害於德是爲德之賊者何爲者哉曰非之無舉也至斯無邪慝者孟子又答之曰言鄉原之人能掩蔽

其惡佞人欲非謗之則無可而非者使人欲譏刺之則無可爲譏刺者其志則有同乎流俗之行所行又合於汚亂之世居其身則若有忠信而實非忠信行其身若有廉絜而實非廉絜也衆人皆悅美之而自以爲是而無其實故不與入堯舜之正道者也是與之似而爲有得故謂之爲德之賊者也孔子有曰惡有似眞而非眞者惡莠之莖葉似苗者以其似苗恐有亂其苗種者也惡佞者以其似義恐有亂其義者也惡利口者以其辯辭似信恐其有亂於信者也惡鄭聲之淫哇以其似樂恐其有亂於雅樂也惡紫之間色以其似朱恐其有亂於朱者也惡鄉原之惑衆以其似有德恐其有亂於德者也凡此六者孔子所以惡之以其似之而非者也君子者乃歸其常經而已矣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鄉原者是不經也惟君子則反經而已矣孟子夫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以正經以正而不邪故義以立而不爲佞亂信以立而不爲利口之亂德以立而不爲鄉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爲兩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慝之行也○註周禮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故曰吾黨之士也○正義曰案論語云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今云周禮五黨而解其文蓋亦不案此論語而有誤也誠如周禮五黨言之則論語何以云吾黨之當不曰

引此爲證所謂黨者蓋五百家爲之黨是其旨也○註孟子言至學者也○正義曰子張之爲人踸踔譎詭論語曰師也僻故不能純善者案家語有衛人琴牢字張則此與左傳所謂琴張者琴牢而已非所謂子張善鼓琴也趙註引爲顓孫師亦未審何據而琴張曰師所云曰曾皙曾參之父孟言於前矣牧皮者未詳○註似眞而非至孔子所惡也正義曰案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其序與此不同者蓋孟子以亂義不及亂信亂信不及亂德其所主三者而已苗莠朱紫聲樂所託以爲喻者也是所以爲異者也○註色厲内荏至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正義曰此蓋本論語之文而云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歲故言有餘歲也見而知之謂輔佐也通於大賢次聖者亦得與在其間親見聖人之道而佐行之言易也聞而知之者聖人相去卓遠數百歲之間變故衆多踰聞前聖所行追而遵之以致其道言難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伊尹摯也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是則伊尹爲右相故二人等德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太公望呂尚也號曰師尚父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呂尚有勇謀而爲將散宜生有文德而爲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適可以出未爲遠而無有也鄒魯相近傳曰魯擊柝聞於邾近之甚也言已足以識孔子之道能奉而行之既不遭值聖人若伊尹呂望之爲輔佐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殷高宗也然而世謂之無有此乃天不欲使我行道也故重言之知天意之審也言則亦者非實無者也則亦當使爲無有也乎爾者歎而不怨之辭也

【疏】孟子曰至無有乎爾○正義曰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建始三皇以來人倫攸敘弘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出名世承閒雖有斯限蓋有遇不遇焉是以仲尼至獲麟而止筆孟子亦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者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至由湯至於文王又至由文王至於孔子又至由孔子而來至于今止無有乎爾者此孟子欲歸道於己故歷言其世代也言自堯舜二帝至於商湯其年數有五百餘歲如禹臯陶爲堯舜之臣則親見而知之其年有五百餘歲行之也如湯王之去堯舜之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二帝所行之道而遵而行之者也又自商湯至文王周時又有五百餘歲如伊尹萊朱二者俱爲湯之賢臣則親見而知湯所行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文王之去湯世則相去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湯所行之道而遵之者也又自文王之世至於孔子之時又有五百餘載如太公望散宜生二者爲文王之臣則親見而知文王之道而輔佐之者也如孔子之去文王之世則相去亦有數百歲之遠則但聞其文王之道而遵之者也故自孔子以來至于今但百有餘歲以其去孔子之世如此之未遠自鄒國至于魯國其地相去如此之甚近然而猶可應備名世如傅說之中出於高宗也然而世之以謂無有此名世而出於閒者乃天不欲使我行

遠也故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矣此所以歎歸於已而歷舉世代而言之也○註伊尹至于爵德也○正義曰史記云伊尹名摯號為阿衡也為湯之相萊朱亦湯賢臣一曰仲虺是也春秋傳曰仲虺居薛為湯左相者蓋魯定公元年左丘明之文也杜預云仲虺奚仲之後也○註太公望散宜生○正義曰太公望於前詳言之散宜生案論語云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馬融云十人以散宜生在焉散宜生之也○註至今者至而由自也○正義曰前曾於拔魯哀公七年公伐邾之文也亦於敘言之詳矣云傅說殷高宗者亦言於前篇矣然而仲尼作春秋必至獲麟而止者也孟子亦必止於無有乎爾而終其篇者蓋亦見孟子擬仲尼而作者也又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杜氏云麟者仁獸也聖王之嘉瑞時無明王出而遇獲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故因魯春秋而脩中興之教絕筆於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固所以為終也孟子之書以是言者蓋亦有憫聖道不明于世歷三皇已來推以世代之有限然可有遇不遇焉故述仲尼之意而作此七篇遂以無有乎爾終於篇章之末蓋亦深嘆而不怒之云爾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十四下